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6/61

六一・經部・詩類

詩通四卷 〔明〕陸化熙撰……一
詩經偶箋十三卷 〔明〕萬時華撰……一四一
詩廣傳五卷 詩譯一卷 〔清〕王夫之撰……三〇九
白鷺洲主客説詩一卷 〔清〕毛奇齡撰……四〇五
毛詩日箋六卷 〔清〕秦松齡撰……四一五
詩觸六卷 〔清〕賀貽孫撰……四八三

陸羽明先生著

詩通

書林李少泉梓行

詩通自序

經旨為附說所淆多矣獨不能淆毛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之或正言之或託言之或反覆言之或參差言之總言人情所欲言而又以韻為體章各分韻乃叶成章依咏

諧聲情指自見非若他經專說道理使後人之窮深極微以求合者也紫陽氏說詩亦重叶韻說道理處絶少故所集詩註比他經集註特長至微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彼變風刺淫之詩槩認為淫變雅

迹箋之剩即判為箋耳要其旨亦止在詩柄而於詞義無礙依文衍義原是舉業家讀而詩義益欲以其聲韻度為筆下之韵含詞義安所求之歟少從先子受詩以是口傳先兄則畧標文指於書頭令予更將來傳尋繹

無從見所謂講說也己丑始從錢氏整得一二種畧處則畧繁即太繁裒以聽見附於先兄所標之後於考證猶寥寥耳後見晉陵徐氏翼說乃思涉獵序傳箋疏摘其精者筆之書偶有會及有聞於友人皆筆之他如商

周書之通於雅頌王國之通於風三禮之通於祭祀燕饗者隨閱隨記積之數年書頭塗說殆盡無非期擬管可微存根據不致純謬畢露而已後先錯雜未遑臨也壬子北征付兒曹分錄以當工課稍有倫次遂為書肆

物色因予告以果欲灾木須為伊整頓一番而止休沐之辰擬依紫陽分章小箋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疏為證所逸者次乃錄紫陽總證說以小序最後乃綴以家庭所聞與管窺所見合而成編使讀者一開卷而專門

訓詁與大儒把柄了了在目參觀互
證於經學不無少裨而俗緣賜之不
休追蓼莪既廢心緒棼然不堪作此
瑣細工夫無以謝肆中人聽手持初
稿玄總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闡中四
義作計層意甚逸取資甚便如予向

之粗加料理間有筆記即已是迂是
愚剔変兆多手裁風雅未淪淵博代有
揚花綜正何患無人貼識予初意如法
戊午夏日海虞陸化熙羽明甫書於
用拙齋中

詩通國風卷一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輯　男　休徵 明徵　編錄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已之詞蓋平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成宮中人向何處去求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無可抒寫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淺人說詩謂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淑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憂從何生況大邦有子文定吉祥其衆已非一日亦何事懸虛勞此寤寐為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謬此意

關關雎鳩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句而洲字與逑字韻叶窈窕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不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幽者淺露之反閒者輕躁之反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就容儀動靜間眾寫其德性若此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頂著窈窕總之女

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認得女字則知太姒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面目自知逑爲配匹爲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内治等語與窈窕好逑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淑字逑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樂意

荇菜柔順芳潔可盡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荇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總括下求之不得四句脈與脈膺義同轉之留者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緊頂寤寐思服起下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

○左右采芼無所不用其采與芼也故亦曰無方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淑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有旋繞綢繆順意則云親愛鍾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則云娛樂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尊奉無已只是心上謹祈湧躍不能自已而如此叠咏耳

葛覃

此詩說者多以治葛爲主尋味語脈却以爲將歸寧而追叙葛之生成與治之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爲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關情則殊覺其成爲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脈而諸美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葛反似太難而帶上歸寧政似贅疣且幾于自誇孝敬矣

黃鳥飛鳴只閒閒點綴葛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勸女工之思也註中鳴于其上亦不必泥是刈二句正所謂親執其勞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如三繅之類看脈最是須遺其心之所期如此非就話澣時言也註意不須入講大約勤勞愛惜意思俱在言外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也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私衣禮衣不必是葛

害澣害否單承禮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汙詞與楚詞蹇與羌一例不必認是暑褻其工無取過飾註中且曰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將字宜玩未要煞收幸得葛成意思

卷耳

采物登高飲酒總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爲主寘彼周行寘采者于不采也中間二永字有意蓋君子亦安能不思只要稍稍寬懷耳姑字亦有深味馬是駕車者僕是將車者云何吁矣言我當人如之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總來上三章只是一意層疊言之○首章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

後三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以解，總為懷人在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與，緒耳，意言在外。

樛木

三章總以早順受益為興，樂只即指遠下之德言，脉脉在衆妾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我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纍是繫于其上，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纍纍相似，荒是徧覆，將有陰扶默助意，與偏覆相似。縈是旋繞之周，成有萬福完聚于躬，無有缺陷意，與盤旋相似。通篇意無淺深，而層叠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螽斯

此詩總是喚和氣之致福，而層叠言之。說螽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點正意。詵詵群聚之和也，既化而群飛則和聞于聲，故曰薨薨。既飛而斂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揖揖。子孫是已然事，故曰宜。振振以壯盛言，繩繩以生育不絕言，蟄蟄以盤聚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章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桃夭

桃之夭夭便含着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也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兔罝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罝兔武夫之才，層疊實美之耳。註中維字猶字俱贅，罝兔即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為名世，處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丁干城止韻叶，中林腹心便相關矣，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逑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亦復相應，察渾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

肅肅是網罟綱舉目張之象，杙謂之椓，椓入地，張罝其上也。赳赳非贊詞，只大槩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推纂少文，公侯二字亦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別的人猶無奇耳，公侯何等謀猷蘊藉，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說壯猷碩抱，足以折衝禦侮，說扞外衛內一串看，說不應作匹偶說，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腹心是情投意契，足任公侯心膂之托，非即是同心同德，亦非止謀猷相合也。好逑腹心總說才字，不得。

芣苢

小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下亂離，兵役不息，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illegible]知此，方見芣苢之采非無為而相樂，亦有根除

却平平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果有擬將桔槔、逐字緊項直下摘者拾其穗，捋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桔槔須想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害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溢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嗟嘆意思，通重在不可求上，興以喬木起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深不可犯也，詮中端莊靜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就游女身上，令人望而知敬說，吾總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着漢廣江永，不為泳之方之者說。泳以絕流橫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刈楚有愛其翹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是預擬之詞，從來將秣馬作願為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迴覺雖工，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為服御良光景，而不可妄求意在其中矣。

平平看此詩，則不可求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二章遂言之子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吉士誘之不同，秣馬是于歸時實事，說詩者只為欲見挾化，強為秣馬之說，看詩人語却失巧，不知即如此看，其挾化亦可想見。

汝墳

此詩由盡久役物歸甚之慰，籍情既註中追賦，只指前章言，通章亦不專重父母孔邇，此總是慰解積勞之深情耳。

○伐條枚條肄，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訓大防，蓋防以禦水，其狀如墳也，惄訓饑意，參小弁訓思兩義方備，蓋人饑而思食，其意惄然，思君子之切，如重饑而思食也，便有惄邈(?)、索意，棄不是拋撇，臨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遂慰君子。

取魴魚見君子勞分之瘁，赬尾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之別，覺顏色有大異去時者，如燬，就使事不息言，父母本患難(?)休戚說，孔邇即有怙有恃，可瞻可依意，蓋民望仁君在上，近固近也，遠亦近也，不作地說，亦不須說到忠愛遙是慰以身雖已瘁役，雖尚繫，猶有父母可恃賴耳。

麟趾

全詩以親疏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話頭，只重在以麟趾定、角與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行于家庭，便是于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莫其同于麟也，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漢人稱說符命禎瑞以與王，須說得渾融。

鵲巢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與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

總守。而其說有此盛禮者。則總也。君之謂始來攝之。方是君之定盈是君之滿詩本以媵言註言與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窮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無送迎而成于歸之禮言見得無贖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兩雖是車而儀從俱載于車上故註又補出娣姪以貼與意章首却不重以

采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含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僮僮祁祁上見得總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之意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登執籩刀羞齊夫人薦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事之宮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為立言之序。

于以采蘩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緊相呼應箋曰于以猶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蘩似艾狄香美可生食非水產沼沚之尚者沚即池中之沚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爾雅曰小洲曰沚公侯祭祀之事不止薦豆而蘩則于此用之彼之二句各一章說下言如此其悚然乃夙夜在公以薦蘩也祁祁亦然只重僮僮祁祁夙夜旋歸不須多說僮僮者步維穆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者行有節而被無意慮之意也俱要照與公侯之敬相協意昧晦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夙是一時事非自夙而夜也凡祭必晦入晨出家禮所謂質明行事

草蟲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實見者見其顏色親則有接遇密邇意矣忡忡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緊相叫應惙惙而憂傷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議之詞則字就重必既見既覯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如何不憂乎陟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夷平也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

采蘋

此詩以有齊一句創構上三章采而盛盛而湘是循序筐莒錡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蘋藻整飭即此意也大宗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奥，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奠是陳設此蘋藻，尸之藻頂奠字來。

甘棠

此詩為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弄變樹，亦不知何以變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斧斬曰伐，手折曰敗，低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淺，寓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純是不忍意。足上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芳懸說，只是循行時偶息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行露

全詩總是女子自述其守禮遠嫌之志，不必認作絕人語。下章亦非是怨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肆其貪淫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須以禮自防。即人以非禮誣我，亦只是以禮自守。行露夙夜，俱是寓言。速獄速訟，亦未然事。合而觀之，則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奈我之不出何也。○夙夜只是清早，不必分夙與夜，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誣，猶云那個說道雀無角也。將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強暴之速人于獄，豈待有家哉。角齊鹿觜尖也，牙為壯齒是齒之大者。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章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雀淫物，鼠貪物，故取為強暴之興。無家速獄，益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絲縫裘，因以為飾，委蛇義取委曲和婉，與逶迤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善正直，則在委蛇上一層，蓋惟其正直，方能從容自得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宜，神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革者毛落而革存也，緎者革敝而縫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見，亦是一證。

殷其靁

序曰，殷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勸以義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殷殷輕靁不動聲也。靁點上斯字，南山點下斯字，在點遑字，歎歎點莫敢或遑，此反興也。行無二三曰信，無剛薄曰厚，下振振二

守有許多、思想深慈。畢竟是朱子代婦人周旋語意、恐
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摽梅

此詩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
之轉切耳。摽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
則僅可存十之七、又即僅存十之三、正繞夫已過時也、莫
作熟梅看、傾筐塈之、亦是追遞意想如此、未必遂是實事。
求我重在以禮上、迨吉迨今皆是行婚聘之禮、謂則始先
定約、修其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庶是未定
之詞、士是知禮義之人、迨有遲遲、恐晚之意、正其執、自
守之深處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眾、與
已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
一道破便無蘊藉、即說命亦須得心和氣平之象、若少識
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貼然尊奉毫無牽強意思。
后為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以稱
星三五之少、興夙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
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
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視
夫人專夕之進、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昴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昴二
宿興衾裯二物、亦有取義。案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謂妻
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惟在君
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嬪婦與其御進、雖值后之不在、而其
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夕也。見星往還、仍是
通宵、但進于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齋滌
濯、進慎自衣服以及衾展、進則承恩寵于貴處、掌即叙于
燕寢、退則俟雞鳴奏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之、比
女君多如許敬慎勤勞、抱衾與裯、即掌御叙于燕寢事也。
衾裯、是君所寢夫被、女御或抱衾或抱裯、以進于君、是其
職分、但使僕女君之妒忌則雖欲脩其分以效其勞、亦不
得矣。歎為可幸。

江有汜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慶幸之意、三不我處、辭氣和平。興各
止三句、江決疑于長往、而到末猶然復入、江流似不能容
二水、而有岐則諸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別處、而流
長亦有別深、總見不能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也。媵嫡
肅然、皆是媵行時、還想正嫡如此、于禮未安、故悔。幸與禮
合。故處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說、倒重

在歌〇許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若未
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麕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
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
則摽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興恣言不潔之物取之尚以
茅包吮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顧以非禮誘之乎次章以
三句與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依註以色言亦有不似抹
饋不交然涂意思以濮樕藉死麕而束以白茅見人之厭
惡也女而如玉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使起
下意紓而脫脫非教也以禮來分明教他莫來猶云爾且
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帨是不得近身無使尨吠是不
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〇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據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何彼穠矣

此詩要會詩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觀贊嘆光景不枝貴執
婦道等語此際具無所處却須倒從平王之孫一句認出
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雝是文王
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
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
敬且和故設為問詞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此人所乘之
車也不驕是肅雝前一層話執婦道是雍肅落一層話下
將平王二句反覆詠嘆亦不必泥着婦道說只為前一乘
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乎配何等合故與意再
發端問俱有咨嗟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
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
三侯二字末章却要輕此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允至仁無心群
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為修傷求是物之必遂
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所之如彼為葭為豝自茁
自蕃而我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
推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餘恩益贅度
下吁嗟亦不用轉
葭蓬草蓬陸草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得五豝

柏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末有二句只是一堅貞孤
質矣其所依因此備受侵凌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
況流情景歷石匪席不離柏舟意義情上二章正是隱憂

中若趣不得不明明說出也。首二句只一亦字使含愁無限耿耿四句一氣直下憂而曰隱有未易語人意緒大全云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于憂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朮是隱憂而加一如字使愴更深。

不可以茹只寬寬說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瞎引起下章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據之理怨而見憫庶無故疏棄之情猶可稍紓耳愁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知兄弟說壞。

不可轉是安貞不屈撓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意全偹

為罰全偹而從容中禮為閑習兼二意總是棣棣此六語是展轉求自已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己也與上節匪鑒相應。

憂心悄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慍然相待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慍遇我反若得過于彼者然由此媟嫚中傷是謂覯閔由此而褻慢侵陵是謂受侮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此豈情所能堪所以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不究苦根因一齊摽到心頭之意繞窘便拊其心自怨自艾也

迭訓更直是更馳不止更代日月非真更迭而微待以已

意欲說言之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註中煩冤是心煩而屈曠眊心皇惑而亂也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為一決絕之詞非幾不可去而安之也然如匪句自得其解○按小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詩

綠衣

此詩比柏舟慍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之道首以衣裳比幽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尊卑之失序。心憂不須推其流禍襯下兩章只思反變則憂亦隨而各

章上文遇變難處為是幽微是安置處衆之意既已幽微勢必至妻居其上不必拘夫所益甚

況平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之道耳我得作者婉約至意

綠作為絲所以治之妻惟少艾所以發之此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說又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絺綌並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根妻之見發來蓋嫉妬由此而生未免履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履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一後思古人根已之過時來蓋自描冷淡光景原無爭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蓋栽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伊字與實字還相呼應下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景

燕燕

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弑也歸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危難方迫悲人亦還自悲此豈容尋常臨岐但步步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言瞻望弗及意皆蘊閟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思消尾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著思仲氏之賢耳○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燕伙影看已與嬀相依光景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也頡頏飛相上下也上下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著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泣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情景實字絶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

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嫡妾相與上單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慎所從出終字亦認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

夫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日月

此詩重不見答意以定字為骨定正與回慼反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闇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末二句俱有其辛一悟意不古處即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蒙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顧眷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類然皆伙于戲慢故曰無良德今人云俊好說話耳言我不卒猶今人云贅嫁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蓋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

此詩說風霾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体不同須体會不敢斥言口氣看言狂暴只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聞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後來愈深意矣

顧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浪浪笑無之敖而已

霾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傳得癡態曖昧勿泥註

但又有三字
在威暫開在不旋日內稍也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須帶風霧說顧言則嚏備甘心首疾之謂
曀曀以喻惑也、以喻狂、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曀之陰、陰陰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比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瀉也。

擊鼓

道詩皆危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爲主首二句倒下鼓聲鏜然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爲如此土國二句不重役使不免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之憂見已之尤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于則謂兵凶器戰危事。正爲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露。何妨說此補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節失神矣
次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備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仇故合二國之兵與之伐鄭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圍鄭又止五日而以死亡爲憂者人不樂爲州吁用也
居坐所安也處行所止也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伍中當居當處之所。與喪馬分三項味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袁上憂心來所謂無鬪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二章亦總是此離次時閒思過處只壘壘說下。
契合也濶離也死生合離便不忘棄是約誓渾成語不必爲下文不言死生苦苦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情繾綣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截作亦原說不我活脫下須領其憂危之神。

凱風

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孝子之心。
首章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就幼時說
次章以母子應凱風棘薪故爲與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風美而材不美也以與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睿悅無令人猶云無一克肖子也且多露不能養親悅親意母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又不能悅故下二章兩言有子七人是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母氏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劬勞不同末章美字全是自怨艾意

雄雉

金詩以懷字爲主末章正是畧懷意首言阻隔只是遠行
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悠ゝ我思俱含恐其不能自畧寫
直至知德而臧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
寬耳註從役該得廣不止託從軍
自貽伊阻以君子急于公義畫瘁事國誌自貽二字亦有
味展矣二句聯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耳
根上伊阻含下保身瞻彼日月二句是言已之思隨日月
之往來而俱長瞻字緊關思字置眼見日月之非而況ゝ
而復非明而勝ゝ而復明而不見君子以除千端萬緒來
上心來而不能自遣飛思豈不悠ゝ不止思從役之久遠

之云遠二句正是失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
又恐遠道爲阻也
不知德行猶云這箇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忮不求
正所謂德行此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役爲爭功爭能
之地亦宜曉此明ゝ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善此
要之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匏有苦葉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只托喻至案
後言古禮不可悖非類不可從總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
禮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從者矣識刺意在言外

匏有苦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
嚴也凡渡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匏
此時豈得爲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深則厲深字
不蒙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處水自帶以上至腰曰厲
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衣
裡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
量度意
濟盈喻淫欲之盛雉鳴喻春心之動欲勝則必害理而今
曰絲害懷春則當求偶而從非其偶總見其無復顧忌盡
反人道之常而已不必將禮義不度非偶相從分屬男女

○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際旭日
之始升而奠雁此是納采請期常禮求之未泮尚未是歸
妻時而預先行此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如字迨字照
相呼應註納采用雁該請期在內以納采爲六禮之始也
此約采請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從若不待此禮而以
妹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招而漫從舟子之招矣莫
可貳須字家有味○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
人並爲淫亂

谷風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言夫婦之常道在

德不在色夫之棄舊憐新重其色也而已之治家勤勞免于顛覆可謂德音之莫違者如此德而不一動其念故章末動以念已為新昏時則悽惋極矣

首言夫婦宜和采其德而略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實承上說以陰以雨非有言陰而雨也是勉同心有要之于久意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勤勞意莫違者不改其初也對顏色之遠說

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送之則不復送之矣誰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為比與平常比体異語意甚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謂苦耳形容新昏之樂正以形已之太苦

涇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衰弃棄德音之善欲戒新昏者猶戀戀不忘其家之心也我梁比閨中我笱比閨中事我躬二句是毋逝轉語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逐舉其事盡言之

治家恤隣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恤隣従是治家中事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婆云匍匐救之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號脩親也如此解以于婦德更切

昔育即何有何無時事忽字貫到顛覆凡病者于危迫不得已而用毒藥愈則棄之故曰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二句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項氏云洸水湧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洸潰是形容他暴戾剛狠氣象詒肆非上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罔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此自其將棄時說来塈來娶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弟情態詑絕悲逸

式微

微字與下中露泥中看即後篇瑣尾流離之意胡不二字是衰勵其君舉兄歸以與後主說微君之故為君圓與後之故也中露泥中俱借字不作喻說

旄丘

此詩以靡所與同為本旨但先設疑寬解而後諷之因總以切責耳

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闊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驚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問次章何其久也即是多日而又須必有與也義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眀眀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

言葛又言衰時歷冬夏其久可知蒙戎二字亦可想見客

逸之嗇靡所與周謂我心則既悴危亡文思與瘦而揔不
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耳豈真為有與有以哉
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從有威靈氣嫋弱此流離本為名
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即燕燕偹之
之意充耳褎也褎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不聞豈深安
然不救猶有徼其來救意思

簡兮

此詩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
蓋所以脫畧形迹不拘繩檢只為當世不可人意若遇西
方明主先不容我做此事我亦安得任其簡哉

簡兮二字高唱而下振起前三章神態不必粘定舞上說
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日方中而在公之前處
上處已居然是一舞人人亦無木偶目矣
俁俁就形體魁梧求帶儀度不拘說才備重在如馬一途
萬舞直其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處有力二句一連
說言出其勇力以執轡而桀桀無不如意也
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事赫如渥赭以枝
藝得還無所悵怍而見于顏色如此工者樂備則主人厭
工主人宰夫之然必錫之于君故曰公言錫爵
旌之思二句從公言錫爵落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

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駘宕處
疑之術不尋其遠也而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
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多少感慨

泉水

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
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末章尚是有懷于衛神脉未嘗
絕望
首章亦字聊字俱堪尋味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
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不瑕有害
究是謀度之詞
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不足衛地隋志邢州內丘縣
有千山言山在周為邢國賦泉水者當是邢侯夫人
脂牽平看載脂是先以脂塗牽載牽是設牽在車上還車
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不瑕是得無二字口氣
末章出遊是歸寧寓言與我思字緊挽着寫字當虛字看
註中安得二字宜玩

北門

北門鬱憂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興冀不必
出正意窶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是下章室
人莫知指上人說艱貢窶貧看已焉哉言固不見知

于人亦繇望于人矣謂之何哉猶云不消說詩遺我於到我身上之謂埤益謫摧叢集意我我者獨我身上不復顧恤也須知以奔王事政事必皆瑣細不切非常賢所當任者摧是使其氣不得伸又甚于讁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喈凄惨之象狐烏喻不祥之徵

風疾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雪霏霏而密則不止于雰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狐烏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人行政之類為不祥者亦非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烏也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耳前耳抑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失耳

古者筆與針皆有管彤則管之色也毛傳以為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新臺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得非所求泚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籧篨戚施非宣公真有此疾只國人惡之而以惡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不成人形不鮮猶言豈不鮮也是少有的人

乘舟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設為憂疑之意

柏舟

柏舟不亂堅緻只取有定在之意而髧借之以指共伯髧髦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邊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特有孤特之義而訓匹者猶治之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其弟即武公和

牆有茨

中冓是閨內隱奧之處上漏曰滲下溼曰報

偕老

通詩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偕老二字是詩人史筆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雞形橫于髻頭珈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作三游一串搖象服即副笄珈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句形容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偕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鋪張盛服居尊氣象耳

玼兮二句言服翼髮二句言容貌玉瑱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宣姜言見與他人之翟不同揚訓上廣上卽
滿字意廣卽長字意古人以眉為舂山横黛以此天與帝
俱以神言見驚怪意猶今盛賦所謂眇眇忽忽若神仙之
髣髴也

翟是祭服展是禮服與上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清揚
顏作三件撥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為有子之不
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寬和愈味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
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采唐

沬卽衞妹邦紂之舊都

鶉奔

鶉與鵲奔奔鵲與鶉彊彊○按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孫
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
穆夫人惠公卽朔昭伯卽頑宣公之長庶而頑之說也

定中

定中一篇以營建為主而歸重秉心上蓋營建時不忘恤
民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德地詳審纔營
建了又德此勤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騋牝以驗富庶
見得操心之效如此

究之四句文平而意實貫如云當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
以作室也定星昏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
建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月入則影東倒以繩
正之而來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從正
之而南北向定矣此詩作楚宮時事種植亦營建中所不
可廢者但其所樹必取可以充籩豆伐琴瑟應係關禮樂
大用耳無謂禮樂必待此與便是呆話

望是望一國之勢看適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
之向背何似故又用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臬蓋
樹臬止正宮室方面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降說下度言
非從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謂民之所資也望
景觀卜止求後來好故後來果然好允臧隱隱指民安物
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卽指農桑之人言秉心不是空空
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卽秉于此事也分明說文公如
此操心所以能充淺藩業而却在收處輕輕點出此詩旨
所以為妙

蝃蝀

首戒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女子有行二句言婚姻
正婚之禮也雖不顧冒行正不顧此正猶大無信二句一
五叠說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失貞信之節卽昧天理之正

卷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
化無禮儀也○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
鼠見爾雅翼儀指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反為文明乎者
是謙抑退遜之意禮則舉全體而言

干旄

三章只一意車馬旌旂不過大夫常儀為見賢而[illegible]
遂其盛如此禮意之勤只就見賢上看不重在儀衛何以
[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矜翔不盡然意盡事出創見故為賢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難何[illegible]陳述于[illegible][illegible]識遇也
車後而建者為隼之旗孑孑特出貌注旄曰旄詩曰縿者蓋
旂之正幅為縿斿則末彙著也建于車之後素絲以繫之
載夫良之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旄言○漢制太
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書曰
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處更儀
衛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載馳

序以此為許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歸唁其
兄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是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以救
于大邦二語證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實事蓋
大夫之來愁大夫之泪俱非實情不過曲寫其煩懣難遣
遑迫無聊之意耳言下却若歷歷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
境

歸唁內有控大邦以救國難值意只未說出詩作于廬漕
時故曰至漕而涉是來漕地道不過水草跋涉之言至俱
是意中摹出虛景

不遠者此心依依只係于衛也而陟止一意而層疊言之
以見思之迫切采者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說亦
[illegible]尋可見下二句所思正謝善懷者拜則少不更事不識
人情往則[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illegible]有衍相[illegible]
歸途涉麥亦是設言蹈盡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按
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至于見麥芃芃則為今年
夏尚未聞許邦救恤亦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
事耳因猶云因某人達于某人也極指大邦言百爾所思
只是多方為我畫謀致書達人子義不悖而情得以達
者不必言請救果有此意正中所該何以云不如我所之
哉上云衆稚且狂其詞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婉

淇奧

與各止五句各照說雖有進盛尊敬成就之別然章首五

見淇力全在切磋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德成斐
與服稱得到末方說出耳要側赫咺與末章下兩句亦各
就其德之發見處味實一番非有淺深也
竹內虛外剛清勁無滓有似心体故取為興如切是割析
事理一一看得分曉磋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琢是
過絕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礱到光明瑩淨地位不必分
知行瑟是端莊慎密意僩是可畏可象意與大學說瑟僩
不同赫是氣象光盛意咺是光輝發越揚之而愈揚意有
斐二句只根上句說終字猶云到底不消沒世
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
玉為飾謂之綦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數以七亦不過常
飾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美其服飾即美其德也
詩人口中無德稱字言下有瞻望羊僕肅然贊嘆之意
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
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鍊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著
下句德就切磋琢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較與軾皆車上
橫木較在軾之上致敬則俯而憑軾無事則但依較有自
如氣象稱重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其在重較也
戲是戲動謔是謔言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
說是自如之意而重較以嘆之戲謔著一善字已有不虐
意了下句只是上來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考槃

通詩以寬字邁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澗之旁有
阿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考槃句不要看作深實境界寬
邁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注此字各就此三
字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
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
樂
邁從草從過有草草過得之意軸訓盤桓不行亦見從容
自如意○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

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人情禮儀俱就此情易見者言意謂
人歸齊為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嗟之味
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頎然而長衣錦褧衣之碩人其族
類之貴如此耶周公之後諱近齊子爵其言侯者通稱也
倩正是笑之巧盼即是目之美
來嫁事輕還重在人情權喜上四牡二句是馬翟茀是車
朱字翟字要緊朱幩襯人君之貴翟茀極小君之儀朝謂
入君之朝也末二句分明畫出來朝洶洶為人在嚴重大

總光景說出相覩却似呢

河水章重末二句禮儀盛備即在士女娭好上看

氓

評味此詩其主言最有序捴是悔之無及真可扼腕前文若之夫身曹聃柳〻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

私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責所無以難其事兆是卜之体卦是筮之体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吁嗟鳩兮二句是興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士猶可說極形容女之不可也三歲食貧是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聚便見棄也賠後章說使我怨可見不爽就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總相背矣罔極二句緊承上恨〻耳數其過是通篇之主罔極反覆無窮也淇則有岸二句與至不思其反有岸有泮言事皆有到頭處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敘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則非婦人自作

竹竿

竹竿釣淇是託言淇亦不遠又為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嚻然作自已出游之想自恨不得與語游盛意在言外說詩者多以駕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嶄然說定遂歸纔見其絕意也

芄蘭

芄蘭之短弱而有莫生之枝本不勝末故以興童子之佩觿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容乃容貌之容遂如直遂之遂末句即足上文此倚重杖乎一例亦有情而不自知其無能意甲是狎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安為推崇言方渾厚能治煩决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見說苑

河廣

二章俱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誰謂二字最可玩一脊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曾不容刀涮言河之小不須強解容作用字

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伯兮

爲王前驅、非必王眞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之役、即爲王也。執殳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周遍在衛之衆、故云之東。齊所以澤髮、沐所以滌首、是飛物衆、造徒喜以膏沐勞齊師、可証膏滑也、滑內則訓漸米汁、飛言、即甘心之意、莖草食之忘憂、非取玩物適情也。光下爲詩二字。轉到不須得更有深情。

有狐

有狐獨行、尚綏夫、憂其無裳、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欲托秘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設托無衣以憂之、從梁而渡、故可以裳以衣而涉曰厲、故必出濟東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瓊琚之寶、比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講○小序、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此詩。

黍離

詩爲閔宗室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字睛指而已、此是感慨寂深處、二彼字有到處盡爲禾黍之意、行邁二句承上來、亦須會興意、所謂我、指靡靡情狀言也、搖搖即是心憂、細味風指、初未嘗嘆人莫識已意、只言我知此情狀、惟知者以爲心憂、第不知者豈不謂我將何所求、正見我知此搖搖心緒、眞是隱痛、向何人說、言下便有欲呼天意矣、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指斥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

小弁之次章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篇顯料有黍離之目

君子于役

通詩語意向法、俱參差變換、惟而與君子于役、及雞棲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獨至處、章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眞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連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堪復有家中日常接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雞向時棲之時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即有暮、而欲付萍蹤飄泊、而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朱注依傾性語法、直下最得、但不應作對物思人、思則思其歸、即無歸期、亦思其現今所至、是同室至情自不能已者也、日之夕矣向會上起下、

不日不月、是往事、冀其有佸、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幸無饑渴則後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君子陽陽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述陽陽陶陶喚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逌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翁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大夫東房西室作樂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由敖意輕、此是招己同樂、末句緊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說即掃興。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以戍申作主、朱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倫像戍申即并甫許亦可恃以無怨、故兼言之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從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中谷有蓷

以蓷之乾燥無潤與己之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蓷、一名充蔚、一名萑閭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萎、脩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仳離是相拋棄不淑以凶荒為不善事也、即艱難意、何嗟及矣是因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幾作安命語。

兔爰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賢愚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為、今刑爵本倫小人、而反加君子、嫉群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為忠直既不容論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禍之及己、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與意以綿綿終遠字相應蓋綿綿是長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三章俱是極嘆其窮無實實依人之意、莫我有視之若無也、

采葛

彼采葛兮、彼采葛之人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一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衆三月蕭采于秋故下衆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衆三歲○序曰采葛懼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如久別、

大車

此詩以畏字作主大車二句是即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氣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不須摘破政刑字面哼哼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或云留是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盈疇是其教民農桑所致存以備考

此詩顒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疑說

緇衣

此詩專為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為無已之愛所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自覺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不須泥定首句為致愛根源試味他說何宜字好字蓆字便躍然見愛之之意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說是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好有美盛意思蓆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為卿士者授館于王室粲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玩敝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粲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將仲子

此詩以畏字為主以懷字相形無踰我里二句順說並假托之詞也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小序以此詩刺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仲氏即指祭仲于詩之詞義不類姑存其說

叔于田

此詩要會國人喜段之與己狎暱沾沾誇美之意而段輕儇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

美還以態度言方有着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仁者相周相恤恤恤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騁控馳騁力能使馬也以其與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為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
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
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其私黨而贊美如此
亦全為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故章歸重下四句首二章總是獵時事
凡道他好處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不要折開多
才好勇看火烈具舉具揚具阜所謂焚林而田也
執轡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
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

非才不克傷汝須累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
非而示之戒之正愛之也
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藪二句起善射意磬者
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控者止馬待
獸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他良御抗是矢尾
着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矯弓弭頭也覆倒也
弓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
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磬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
送不是二事○齊首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后兩驂不進而
蒲使有關整象馬行遲矢發希納矢于掤而釋其掤以
覆之弓則舉弢而韔之總見從容整暇而得意可掬不重
在喜其無傷上玩注亦字是從戒其傷女者來詩意實各
開說

清人

重責文公不善將將上馬以駕車者以衛乘馬既不用而
曰翱翔不恤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翱翔逍遙
是將卒言之左旋二句只舉將師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
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鄭惡其
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禦之後師潰高
克奔陳

羔裘

三章總是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舍命不渝安處于
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自不得渝矣義
極精而包得潤註言當生死之際見非生死所閑可知孔
武有力指豹飾言司直不枉指諫君反斜國人之是非乃
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亦持直道之謂彥以德言光養既粹
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故謂之彥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寁二字二章一意故只便是情好之

人不必以義與情互說

雞鳴

此詩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從弋鳬調交際、居常則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脩戒脩德。便是大帽子語。
雞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作想像、然據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明星係所謂曉星也、此句是因夫有財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翱翔、有急速、爭時、意、弋鳬與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為下文飲酒作計。
弋言加之、緊項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見憂勤中樂處知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琴瑟亦用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莫不三字宜玩、御以樽卅言、凡物在手曰御、安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淫矣。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本念、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順好是我去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忍其疎澗。欲恩問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人。

有女同車

西東美志、只根上頻字來、翱翔、是車中衣服、迎風拉舉之狀、瓊琚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其性情之和厚、描為美麗也、不忘、久而不渝也、于瓊琚見德之容、于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齊大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刺之、前詩中孟美、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

此以宜有者有之、與不宜見者反見之也、子都子充是古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非真以為狂與狡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序亦以此為刺忽之所美非美、

蘀兮

以葉蘀而風飄、興彼唱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者、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我思與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

淡特明其至之易耳。○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之丰兮

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實由虛生也。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志其所居而冀其來。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依此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衿

青衿，以青緣其領也。佩，玉也，士佩瑀琚，而以青組綬帶之，故曰青青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縱我二句有如怨如責之意。

序曰，子衿刺學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揚之水

水力之微弱，與我與女兩人之寡儔，見不得更相棄意。誑

女。所歎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誑人多矣。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出其東門

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匪我思存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如雲狀其綺麗可觀，如荼狀其盛白可愛。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縞衣白色，下茹藘則絳色之衣也。聊樂者，自樂也。與娛則與之同樂矣。所字有自足之意。

野有蔓草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曰賦而興。重相遇二字，適願，以一人之欲言，偕臧以兩人之欲言。序以此為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而思會之作。

溱洧

序以此為刺淫之詩，玩詩格良是。二章俱以觀字將字為主，首四句敘其時事，如此女月下見人往而已，亦欲往也。芍藥一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

雞既鳴矣

詩人美賢妃意，只在敘事中耳聞目擊，無非為君。而末章尤凜乎能色廢禮之懼，有一步緊一步意。○古者太師奏

鷄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起、朝既盈、只盈乎朝門之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階也。匪雞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覺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警覺字、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憎在歸上見。非有兩層。不曰君之荒于內。而言已弗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已之故及君。言最微婉。

子之還兮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儇字應還字看、茂者技藝之美也、昌者才能之富也。總不出便捷儇利意、通重在譽人一邊、

讀詩一般　齊風

俟我于著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毫無刺不親迎意、而俟我二字已含譏刺矣、俟我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面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俟之次也、充耳俟時之飾也、充耳必有繞、繞用雜采、故有素青黃、每章舉一色言之、華瑩英一瓊而異其名、非緊要處、便用此飾、

東方之日

以日在東方興之子在室、不是因時以起興、室在寢內、闥在門內、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興居無節、故至此、末句雖屬誚令、正是興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見這等早、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纔見無節、末句莫字、只作無字看、

南山

此詩全是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駕言于屨、屨有繶黃白墨赤殷、凡五等、故云五兩、衡東西耕之、從南北耕之也、鄭氏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甫田

前二章、喻驕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躐等也、孌孌、特然獨出之貌、怛怛、惻然不安之意、字義與前稍別、

詩通一卷　國風

盧令

首章美其才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即便捷輕利意、仁者寬厚之意、鬈與偲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所畜發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

敝笱

通詩重、一敝字、魴鰥本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

閟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
而惟文姜驕令也。從字最有味，唯唯喻其出入自由

載驅

此言文姜衆車馬之美，統徒御之衆，來會于齊，總是一個
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昨夜猶在此，明日已往矣。行
人以從行僕從言

猗嗟

通詩譏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猗嗟字，諸則字亦是微詞，
首句各兼威儀技藝說，長以体貌言，揚以容止言，抑若貺
損狀斂之意，而反若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而
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目，正狀其趨走之巧，射兼大射
賓射言，威兼巧力言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
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射只主賓
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
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
也，自齊人言則稱其為齊甥，是本肯明非齊侯之子，恐無
此意
清揚婉兮威儀之妾也，下四句技藝之妾也，舞兼文武言
選謂于以。故上國君之子教于成均，成童舞象，既冠則
舞大夏四文，反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故禦
亂六即貼上二句說，作未然事看。○金僕姑矢名，南宮長
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葛屨○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亦不止使女
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
詩指也。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同，葛屨履霜
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褊急也，可以二字婉約可味，
玫與宜岸宜獄一例，註繚戾猶云繚峭也，是不相宜之意
皮屨貴，葛屨賤，女字重看，裳男子下服，之之賤者，使女縫
裳則衣可知，裳統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襋，使治其襋，正
是縫紉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朱子要形容他
急促，故下又使遂字，余以為只依文平平敘下，諷刺意肯
躍然。
好人提二句，美其容，象揥句，美其飾，左辟者，古人以右為
尊，提提者讓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
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箋曰
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此解于女字更為關切，

彼汾沮洳

此詩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實重殊異二字美就儀容上說如英言俊逸閑雅如華可愛如玉謂縝密溫潤如玉無瑕殊異乎公路正所謂殊不似貴人公行公族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園有桃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之興意止四句以狀充殺興以變度曲也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假此以什憂也宣暢是倡侮眊朧攄于胸臆而于歌謠嘆淺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國之休應如是也國之無政正坐此悠游似緩遠不羈者故曰罔極

陟岵

詩意以瞻望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已正是他念親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將指何事為慎亦猶未無止氣斷語連摠見情之迫切

十畝之間

閑閑有無累自適之意泄泄有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謂老農老圃附其為道桑採桑也行字可味蓋維不能遁還此意已一挽矣

伐檀

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砥行自食其力猶用世者謂碌碌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逼為忌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遇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思求售因其不售而失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摹擬其寧甘窮約決不苟得之意如此注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胡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末二句緊承上文嘆美不必推到仕而不苟祿上

坎坎二字是摹擬攻苦意象河水句是寫喪涼光景一夫所居曰廛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廛則一夫兼三百夫之獲也伐輻伐輪雖泛言實蒙上伐檀說禾秉猶俗云禾把

碩鼠○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

此與有狐綏綏一例借鼠以指在位諱之也只依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久也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土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

滑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也、

蟋蟀

通詩以思為主、三相戒處、以漸而深、然思居畢竟是所最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認、居字外字憂字與下瞿瞿蹶蹶休休、照看瞿瞿。正是思居情態、思及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蹶蹶、思憂乃能樂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抽動處想像發揮。而特將良士作訖。非必待就彼取法也

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閒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興矣、居正指農事言、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總謂之外

未既到事變、翁就所做事內生故變故、則變也。朱注孟其事變三句是起下蹶蹶、話頭若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看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亦不須十分危迫。總兼着思居說來。自然有味。

孔疏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事畢也、

山有樞

人有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興、衣裳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

洒掃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處、酒食四句、一串看、日

字、即歲晚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姑勿深思、且乘暇為樂也、來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揚之水

通詩以從字為主、下聞命而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故為之隱、

石生于水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素衣者、諸侯朝祭服之裹衣、衣本丹朱而曰素、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以從桓叔、見欲奉為諸侯、既見、正成其代晉之謀處、欲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盛顯也、命字作謀字看、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謀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潘父弒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敗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作于潘父之徒、國人罔勿與也、序以此為刺昭公分國以封沃、則此云不敢告人者、正以泄其謀耳

椒聊

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兩手為匊、兩匊為升、碩大與蕃字一意、只說人、心氣勢上言、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

為使是遠條之勢、末二句致嘆而已、不是兩層、

綢繆

通作詩人叙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綢繆二字晧照男女情好、周禮仲春嫁娶、星三星昏而不見之時、今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註忽見二字、從何字生來、有喜慰驚疑悅然如夢之態、各子兮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星隨天轉、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

杕杜

此詩以獨字為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興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止第三句、踽踽睘睘、就情義上說、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踽踽睘睘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比、有眷戀之意、使有扶持意、開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嘆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羔裘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居究究、若從好逆說、則一是身與之相依、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居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合首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

鴇羽

通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凡體之似興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盬壞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職之常、

豈曰無衣

此詩只是自陳其所以請命、而倨傲自見、無自誇意、亦未嘗自謙、安還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叔乘翼之難入晉、為晉人所歸、莊伯弒孝侯、又為晉人所攻、又乘鄂侯之卒伐晉、晉人立哀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吉、有尊榮交集意、燠、詡煖服久則煖也、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有杕之杜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噬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說。盍恐適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收斂說是不肯。曷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無由肴便式說煞了

葛生

思到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誰字、獨字。映相呼、應言予美既不在此、我誰與乎、惟獨處耳、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月、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

則月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總為出之久耳，承前章獨字來，

采苓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故借一物言之，首二句不必依註，將子欲字喝起，只依本文于于說采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方得題旨，為字亦重言出于為，便不可信矣，信字即然字意，中間含旃亂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終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胡得是我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讒人自止，

苓生于隰，苦生山田及津中，對生于圃，

車鄰

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誇美意，下章樂意，已含于誇美中，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致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槩，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使人羣的氣象，未見未字，作將字看，既見因寺人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古人席地，故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樂只說當此鼓瑟鼓簧時言，不須指出所樂何事，逝者其耋言

晉入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

駟驖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首言從狩事，次言方狩事，終言畢狩事

六轡在手，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曰驖孔阜，轡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開開說為是，媚子乃便嬖使令之人，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奉時二句，要見公苑有歧豊，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撥摹之地，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者，驅此及時之獸，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莫獸見，備官亦見，預蓄此意最重，碩只帶言，公曰左之，然公所乘一車，而言命左，即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矢即中，則射之善矣，舍拔是公親射，

既閑是閑暇，不必泥調習，人游而馬閑，輕車有和鸞之聲，而犬載其上，總是寫一畢狩光景○狩以講武，主習騎射擊刺，以犬從禽，猶仍戎俗，

小戎

小戎對大車言，俴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輈是轅端之軏，鈎衡以駕馬者，其制從軌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頭，當轅端處

不以鈎衡、々當服馬項上、有鉄處、以扼馬頸、謂之軛、轅[illegible]
上曲者、恐碍馬體肩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戕、不造
未理不堅固耳、鞣字、即在束上、看游環脅驅、制驂之具也
是二件、陰靷沃續、係驂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把[illegible]
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illegible]
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驂[illegible]
然、故曰驂、陰靷重在靷上、驂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illegible]
鋑二靷係兩驂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鋈形圓鑿[illegible]
其中以貫軸、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驅險阻、而鼓
短則脫輻、故比大車長些、曰騏鼻者、見齊足而不齊毫意

皆一篤字、還重在車上、極大張就其做久和厚言、在其板
屋用除光雲耻意、
騏騮騧驪駵服之色也、龍盾以衛車、不重畫龍、畫合載、尚
其備也、續鞹以御馬、不重續軜、重鋈字、而其文也、有如今
邊前牌、軜乃驂馬之內轡、驂馬運于脅驅、不得內入、其內
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軾前續上、非前之靷也、方何向、只是
那人未得意、胡然句、言情上亦放不下、
俴駟孔羣、言被輕甲之馬、諧和中節也、厹矛以敵人、蒙伐
以自衛、鋈之畫之、俱尚文采之意、干大者爲櫓、中者爲伐
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弓體欲止、故必以竹爲閉象

弓之形、納于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韔也、厭々以德
之安靜言、即首章溫字意、秩々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
近及遠、無非間之言也、此兩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蒹葭

通詩反覆詠歎、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
一篇俱說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爲叙秋水盛時景色、而蕭
索淒涼、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蕉可想秦人悲歌慷
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個一
方、故然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
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遡水亦是借說。

〇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是意念遺他如此。非果可
見也、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
在中間。
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坻、小渚也、能遏水使遲流、
故云
𣥂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紆廻也、

終南

興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正是遂戎之後、始封之初、錦衣
狐裘、言衣狐白之裘而加錦于其上也、黻繡于裳、言黻衣
者裳亦衣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顏之移也、佩玉

將ゝ佩之玖也、上章言能稱其位、是歎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祝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ゝ黄鳥

此詩以殲我良人為主、誰從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曰將曰防曰禦、逈說才猷智慮言、○雙回入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晨風

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末二句、是直言

不當忘、非疑詞也、久而不返、使是忘之、日積一月、便以為多、緊根憂心說、

無衣

此詩、以、王、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袍襗裳、是綿衣與師、泛言將來事變同仇、以敵為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設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俱靠一王字說、

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渭陽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悠ゝ我思、要于言外見。

思親意、不要說破、路車、繁纓也、就、象革二路也、瓊瑰玉作二件、爾車馬之贈、蒙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佩服、乃一腔餘情所寄也。

權輿

夏屋、作、校、室、看、供、億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其訓屋、渠渠訓勤ゝ言厚故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ゝ然、則遲作食亦不妨、但人不識耳、蓋傳以為黍稷稻粱、公食大夫禮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權輿只借来當始字、以造車自輿始造、衡自權始也、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適恒關于禮意、故美之

宛丘

詩意、以、刺、蕩、為、主、蕩兮內、就含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也、擊鼓值羽、合看鼓所以節舞、ゝ之久、則鼓亦久矣、值訓植、當持字看、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文武以翟、鷺羽鷺翿亦非正樂、

東門之枌

一章言舞歌之處、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不必相承看、其下指枌栩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子仲陳大夫氏、穀旦如今云良辰美景、箋曰、嚴總也、欲男女合

行、

此詩玩不績其麻二句，是刺人之詞，序所謂疾亂者近是

衡門

此詩須會隱若自家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疎遠，不須粘合分析。首章可以二字，正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著衡泌，亦不外衡泌，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序曰刺時也，疾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反覆道之，賠訓解猶今人所謂知趣，隨其歌咏言語，輒能會其情也

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　序曰此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首言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次言其條禍無及，故慮其終，提醒處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以宜有之物興不當有之事，巢在防之[illegible]，非在防也，中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甓磚屬，砌于徑上者，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草色似之，鷊善相地，安則為巢，苦宜荒也，不成則肯中唐有甓，人牢殘之，則成其美，邛有旨鷊，人莫成之，則成其文，倘張，謂以虛誕之詞，眩惑其心，使之無定也，憂心正為此說，但謂之曰誰，則尚在疑似之間，

月出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三章只一意，興止二句，懍美好之意，懰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頻𢤱而悲苦也，夭紹糾緊而急迫也，悄慘憂也，慅動搖之意，慘悲恰也

株林

首章一開，一應，又二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為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澤陂

以物與地相稱，興人與願相違，澤水之鍾也，澤障，障水之岸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

羔裘

羔裘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狐裘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脩飾，不容心于治可見，卻不重在遠利○忉忉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細味此詩，于檜君所以

可惡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禫、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鞸是也、不行、則一脫齊衰、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庶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棘人欒欒、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同歸者、趨向與之同、如一者、爭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主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萇楚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趣躍于言表、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然本文卻無處下賦役字、要說得含蓄、

匪風

詩之神、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但且弔之、西歸未暇、冀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誰字最可味、

蜉蝣之羽

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與歸

處者、將從容曉喻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庶幾得免于禍也、掘閱、箋以為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或云閱與穴通、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候人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三百、況又皆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職可知矣、服冕服則必用赤芾、故注云冕服之鞸、服媾俱從三百赤芾來、鵜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服不稱矣、媾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薈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焰可畏、

鳲鳩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化入得天、雖衆儀一實本心一來、儀、包一身之所形言、循其常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人除卻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

儀之貞一不忒豈非見心之固結不散
帶弁是能儀中指而端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騏者言無他
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儀之一
○儀不忒則已之儀足以正人非又來取正也不忒須寬
說帶弁亦在其中朗不萬年重在垂法之久不是說壽

下泉

前三章皆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須于比下貼明
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黍苗比大國之澤所陰雨比王朝之膏盛有王者紀綱法
度出于朝廷大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勞則又有恩

識澤而弱小受其庇矣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
國遂相凌逼意

七月流火

通章以陳卹俗之厚為主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而衣食
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畢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禦
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
首章備一篇大義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
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
方七月西流是暑退寒來之兆授衣家長舉衣褐以授家
衆也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觱發以風而寒栗

裂則無風而氣亦寒矣何以卒歲為民言而帶君說于耜
往中田之廬以修田器也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備卯
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田畯雖為民喜而
亦兼君要衣必先為衣第言耕尚未盡為食故云言衣食
之始
楊用脩云觱大歲是人吹角也其聲悲慄故名歲栗冬月
寒風緊發其聲似之
次章春日載陽五句對遲遲二句一是采葉以供始生之
蠶一是采葉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遲照前
歲發栗烈者有當春而念及于寒意祁祁中便該得女無

貴賤皆力于蠶桑所以同歸公子之女處時傷悲也味之
二句有無窮情景還重在其思與下章條載命題乃以力
于蠶桑為重耳○按蠶之未出者以蘩鬻而沃之則易出
今飼蠶者皆然故毛傳曰所以生蠶非以喫蠶也
三章七月流火與次章不同前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蠶事
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蠶事也要想禦寒之備已
成意薄如今蘆薄可以棲蠶蠶月四句已在上節桑桑內
了只為言蠶蠶之備故重敘明蠶之事見得蠶而衣衣而
再蠶歲歲不改也重在采取不重愛養意萑葦之月并績
其麻則一月而兩事也鵙以夏至鳴蓋應陰氣之動三陰

用兼美鳴摔尤多則衆芳歇而麻以時成矣故可續衣三
句總承蚕績言玄黃朱皆色之正者故染以獻不用於而
四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實
藝只含其說上大意為詩
四章有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
狩獵非燕物而知時也凡物生于陽成于陰萎蕐滑陰氣
之甚先者蜩亦陰類貉是狐屬出則為狐之渠故貉賤狐
貴武功是即于貉之事名之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
民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為獵而武在其中也一之日止
是正卒往二之月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其同纘新皆取

詩通一卷　豳風

其皮為亦可禦寒也古者士坐犬豕
五章同言為衣故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耳此章對前
章前重時變此重物變斯螽莎雞屬莎雞促織也蟋蟀蛩也
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暑而漸寒物亦
故動于始而收歛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
蓋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良是蓋古人章
法多用倒插頓此
六章眉壽以上是宣于養老下是薄于自養亦要看活語
蓋老者生長農家瓜壺苴荼何嘗不食但卹民之養其老
則特有菜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敢以為常食耳註老疾

賓祭是老而有疾者為賓而助祭者皆有介壽之意故并
言之詩則止說養老不必擬賓祭獲稻為酒是一般事賦
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助也如調和其血氣讀春其
精神是也與別處作頌禱不同
鬱薁棗是果葵菽是蔬薪樗以樗為薪也食瓜斷壺亦要
理會去圓意
七章註言終始農事蓋納稼為農之終而思及播穀則衆
之始也論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
出勤農意耳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我稼之同
也自野入都邑故曰上入執事宮功即是宮功並其字與

詩通一卷　豳風

其始相應見稍稍懈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
末章祭韭以上是相勸藏冰以待君啟冰之祭下是相戒
滌場以竹比祝壽之禮四之日二句正言所以亟趨冰役
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沖沖有速趨意
獻羔祭韭祭司寒之神也祭而啟冰重節陽氣上滌場不
是止掃場也凡農功所未畢者汲汲欲完事也朋酒斯饗
只重享君註中鄉飲云云將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
却宜玩有不容少緩旦夕意思

鴟鴞

全詩重毀室上俱作鳥言正意隱隱在言外首言鴟鴞欺

室、未言風雨搖室、皆將捎流言偶亂耗、
呼鴟鴞者、呼武庚也、取我子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含、
不歸於二叔、恩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
之必不可毀、
次言迨未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來、只寫得自家、
謀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己緊在一迨字、或取捋
予亦底然、却是斯無人侮也、照下翹翹飄搖自見、
傳曰徹剝也、釋文土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
三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
勞自不暇恤矣、拮据言手、卒瘏言口、互文也、惟手口並作

故手口俱病、蓄租、皆虛實、謂捋荼以積起來也、不平衡微
土綢繆與捋荼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
一章自為一意、疊疊相承、
予羽二句緊承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
侮在其中、維音嘵嘵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已、蓋一身勞
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多以此為作詩之由
東山○序箋同、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
　政三監與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
　歸
通作歸士口氣、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說起、總

要得歸途自言意、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途之勞也、曰歸而心
西悲、從我不得歸上來、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
亦見完師意矣○謝却行枚、與得處車下、亦無兩層、但從
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敦字亦字俱堪尋味
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
次章皆述中意想之詞、果臝六句作五件看、伊威亦名委
黍、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慈着鼠背、故曰鼠負、今訛作
婦、宵行獨不着地言、蓋室廬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
不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逼出懷字、不要泥註中然豈可

畏一轉、既此淒涼光景、懷亦可懷、此淒涼地面也、若說為
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
三章重婦嘆于室、我征聿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
而行者遠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鸛是水鳥、知天將雨、故
長鳴、不必作食蟻註、鸛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
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遇雨耳、有敦四句、念夫婦之
相見而言見瓜栗、又不言見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
久、無限離合感慨、益于言外、喜幸不足以盡之、
末章雖極鋪張新婚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與至
其儀止、註中移者、繫佩帶也、帨佩巾也、即綿也、結之者欲

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往以之禮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細玩此章即以足前章所未了

破斧

破斧缺斨正三年徒征內事亦衆勞苦而極言之也周公二句從周公心上看哀我人斯緊項四國看皇者匡其反側使一于正叱者化其悪薄使安于善道者歛其渙散使歸于一蓋三監流言則四國煽惑周公止征一方而曰四國者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叱與遒俱衆是皇來將字嘉字休字各根皇字叱字遒字意說

伐柯

此詩作于旣見之後只重在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乎已遣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卺于門祖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罭

東土喜見周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衮衣繡裳便宛然有奔走

聚觀相顧贊嘆之狀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留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捨則說到信處信宿已見悲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意意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狀不暇恤矣

狼跋

全詩要看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齊之完美皆公之常也俱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興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起公之常變自如孫碩膚有遺疑謗之美名也公則何嘗有意于孫几人之所見以為安故几几為安赤舄几几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余于衛鄭之詩多存小序以備參考蓋從序說則多寓言否即諷刺之言殊堪令人尋味若槩作淫詩抹殺誰復誦之詩三百篇皆夫子所存以備勸戒者余不忍菲廢也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休徵明徵編錄

鹿鳴○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此是將自己該燕本意說與賓客之詞只意指在人之好我二句中蓋技席求教迄今猶沿之故應以此爲主若平

平看此詩則首章先言在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己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總見其爲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節將示教叮嚀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說者多謂應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遨遊杯酒乎時上下之交亦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以引起示我耳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承筐是將幣酬幣侑幣即行于鼓樂時者末二句是冀望之詞周行渾渾說

德音二句總是稱賓之賢處德音指平日之令聞德只在淳厚一邊視民不恌是德音是以如此非已他而及之乃旌時于未能也君子泛指在位言則效以德音爲主而帶民在內上云乞言此則并及耆老矣敖游有從容和順之意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鼓瑟吹笙正是飲酒時事和樂且湛緊承說重在湛字安樂其心最重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廉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爲君心與臣心合而爲一耳上章式燕以敖使會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實非待以先安樂而始好也

四牡

通詩俱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全詩不遑將三字自首至尾皆四騑翩騑兩章王事却將來作個話頭不甚重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末章之懷歸則緊頂不遑將父母說盬不盬也出河東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火而易敗故訓不堅固爲盬王事是宣上德達下情之事傷悲兩字渾渾含情

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居則坐也啓處且不遑則空有諫矣

四駱騤騤、只敘出使事以起下文、非是歎使事不已、作歌
來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說卷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
是欲知我將命遠臣、有如許悲惋衷曲耳、要知此是勞詩、
作歌說使畢後言、
按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
周知天下之故
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憫其情、是以出則盡
職、歸則忘勞也、

皇華

通篇重每懷、靡及、句、總之下四章意思、俱括于首一章中

看每車我馬一句、即是駪駪二字光景、詠不已而諏度不
已而詢、諏謀度詢又必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驅說、究然是
個每懷靡及、善謂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〇傅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
其色、最有味、依朱註只是以華之隨地皆有、興臣之所懷
皆然、駪駪與皇皇相應、雖泛言征夫、實重使臣、王者君臨
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耳、宣
德達情、原是一意、須融會說、靡及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
此在駪駪趨事之時、念之不置、故曰每懷、
我馬四章、四平看、各載馳句、有奔走急疾之意、周字最重

是無廢不問、無人不問、無事不問也、諏謀度詢、正是方使
臣聞諸耆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墜、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
內、詠有聚議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究問意、
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諏謀度詢、必諮
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
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
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
度、咨親為詢、其文稍異、

常棣

通篇以莫如兄弟為主、二三四章意每加切、乃發明莫如

之意、只為人家兄弟、多在安樂時視為累不相關、故末三
章極言安樂之必須兄弟、究圖兩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
鍵、一究圖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箋曰、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棠棣之花、一拊生
二萼、兩兩相覆、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言為興者
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據、莫如兄弟、渾含下七
節意、只平平以情說義、重言而語氣已不勝感嘆、
死喪之變、猶曰在內、到積尸相求、其變尤慘、懷者具衣衾
斂棺槨之類、求則求于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感字可
味、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矣、懷字情上見

力求字力上見情
箋云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
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而平
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言良朋則非淡交曰永嘆亦非無情
但力不能相及耳
閱墻禦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不容滅者閱墻良
朋正相對看○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
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
五章是上下過文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
起下而究圖意喪平則無死喪衰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

樂侮之事亦是詩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然前面喪
亂一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
儐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當以無故而
成在主說孺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繾綣不舍之意
妻子好合泛說平日耽翕者相好而無相尤也照他人具
而兄弟不具妻子翕而兄弟不翕看其孺與湛自見
兄弟具而樂之真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翕而樂之久是
兄弟與妻孥也究圖不必推深只平心靈氣看室家妻帑
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猶將世人提醒

伐木

適爲以求生作主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
總勢分無欲令人總己之勢分非專爲燕飲而自謂推燕
飲可以將之則有不得不鄭重綢繆頓之而速之之必來
常應欲應悠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兩章修完得一
求字
首章首句只興正第二句箋云嚶嚶兩鳥聲也伐木非一
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爲興聽字即鑒字義照本文看神之
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終無怨恫而已文家
故做法不得不說到泰交成治上
次章與五末以伐木盡其力與篤受盡其情也釃酒五句

對下六句看釃酒肥羜酒掃陳簋是五文速字只顧其眷
臨之意寧適不來是常望他來意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
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明友有疏薄之咎也
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傳曰天子八簋貟曰粲然已灑掃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
禮
三章與止四句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興燕飲必于所親
之人兄弟兼同姓異姓言上皆尊行故不敢必其來此同
輩故必欲無遠民之二句是比方之詞蓋即常情之小失
以喚起上當篤交也失德以愆亦只就自處說與弗顧有

各一例有酒六句極言禮意之真率交情之親厚如此不出上三段設燕意而寫情更爲親切發曰湑蕳之也謂湑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笸曰醴以籔曰湑連用五我字正與上文微我相應。

天保

通詩以天神爲主前二章言天福君四五章言神福君三章六言各形容其盛如此雖總是極臣子之稱頌而戩穀編總二意。自是頌中有規

首章保字照命不于常看定照厥位惟危看孔固常常保定也下四句正保定而使之如此不除不庶各緊頂上說

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

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皆用虛字形容故次章遂提保定之最緊切處言之俾爾戩穀宜如俾爾單厚看下句宜右何福不除看上虛而下實也戩有一齊之意善亦有個源頭一善則無不善矣宜者恰當之謂亦只在事上說戩穀罄宜正是受天百祿了雖日不足言日日降之而不見其止是也正是遐福

以莫不興承上二章福來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說五如字叠叠說下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非待莫不增而後爲進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總是形容不盡之詞

四章首四句只輕輕一直遞下以爲下錫福引子不甚重諏日卜吉日也擇士選與祭之士齊戒致潔于內也滌濯洗祭器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祠之言食也禴禴新麥也嘗嘗新穀也烝進物品也禴祠所以迎氣之來烝嘗所以送氣之往君曰二句是尸傳先公先王之意

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所以爲人主之多福只將浇訛之世其民之巧僞智故何如爲主德之累反照則質之即德爲德之即爲主德自見矣詩至成周民風漸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不恌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偏爲爾德只是言偏斯民之爲皆爲爾之德也註中明象良是却不須云助爾爲德

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

采薇

雙提玁狁之故是一篇骨子下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于此首三章叙其始出時事四五章預道其在疆圉事末章則預道戍歸時事也

箋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薇亦作止是今歲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而期而

遲時也此已明就是離家與身下將抽出言之家與身是
下二章總冐
次章承靡室家來憂止憂歸期之遠也憂心烈烈際頃憂
止挽饑渴之苦從離家來戍事未已就今往者言以方往
途也靡使歸聘字就同戍人言言兩番戍役皆有戰守之責
無暇寧家也
三章承不遑啟居來陽止是明歲之十月不遑啟處以在
邊防守言與不遑啟居者止就上邊言者不同憂心孔疚以
憤激固難成咏剥斷未可逆知故也不來是竭力致死以
守邊隱意精起下二節

戍主于守而四章言戰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帥
承天子之命車啟謂稱路與下戎車有別戎車二句承上
起下二建說不定若只為欲克敵一月三捷言常常勝也
古者禦虜必用車戰故張皇將車戎車正以作我之氣
度下豈敢定居不須用轉不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堅則運
轉行則共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則在心上看
○五章首二句亦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
我恐之以運轉共衆所者先之以進退止齊翼翼以車之
行列言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豈不二句承戒備離戒
注求月戒日日存此戒心也孔棘即警戒之詞一時一急

詞氣甚緊
末章要認須通意蓋人懷敵愾之心則公事可畢歸家有
期故須從之楊柳依依即首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首
歲亦暮止之時也因來而追往重在雨雪之句上行道二
句俱根雨雪來遲遲行邁而又饑渴也莫知指君言方遣
戍時而系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盡知之
爾待可無復顧慮意

出車

全詩重美成功上以獫狁于夷作主而其本在憂心悄悄
二句前三章敘出師之事先戒懼而後奮揚後三章敘班

師之盛先勞苦而後悦樂
首章上四句是以詩人敘詞述大將語自天子二句只言
承命之重非師出有名也召僕夫內猶有棘意所謂君言
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
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爲後軍則所見止是旐旄旌
而旂旟旐旄已在彼牧故際頃曰彼旟旐斯蓋因言表章
而兼衆前後軍言之也旆旆飛揚重在純衆上不專取其
象憂心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平敵以副君命耳古之御
者實與大將比肩非僕夫非將車者況瘁重在將有以感

三章奮勝意根次章戒懼來其實戒懼與奮揚非兩時憂危是戚僕夫而成靈遂已猶爲衆矣首四句皆詩人敘詞以爲天子二句乃本傳王命重作士氣上城以祀除勦樂言所謂出入之防羅荒服之限來則懲而去不追者也赫赫本奮揚來裏訓除益乘我御侮我樂不滑爲除此則不假攻伐而陸梁者息也雖本赫赫之威名要見守備有道虜不敢犯意作已然看

四章至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見於言外昔我四句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役得方華甫歲之季憂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于

簡簡書即出師時所受誡勅方之策命也要見即却獵狁而在塗之感慨猶如此方與下章有情

五章代爲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正是暮春景物即將帥在道感慨雨雪載塗時也末二句全是爲師征不歸遙想其夫之詞不是實事○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繫于簡書將帥歸意與戍人迎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挾兩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

末章首四句只述敘光景不重時可樂意至執訊二句方照上春日風光重黃可樂處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朔方明不敢退陵此言于夷則以去用方淺言使有截世平定意此是一詩之主輔氏曰、歸曰凱旋、覲、業也

杕杜

此詩通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首念其當役者方畢成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過度之四則過期而不至故以卜筮決之

杕杜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杕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繼嗣我日指往役至今日言陽止即杕杜睆實之候進止言此時從未即歸難道還不得暇

杕杜睆實是去年十月其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爲今年之二月矣卉木二句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看將卉木代杕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陟山固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則春已暮意禮本三句全是億度料想之詞

匪載四句承上起下輕看重在下並上匪載匪來指陽止涉萋止時言期逝就來邑時言多爲恤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會字連偕字生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

魚麗

詩旨全重偕賓二字首二節極道其盛已含曲全意下三節特抽出以贊其曲全耳下所謂多偕有即上多有字意嘉旨時即上旨字意上言酒已兼羞下言羞亦兼酒嘉與旨稍別嘉以品言旨以味言也以二魚與旨多取二者之兼備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且字重多或轉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矣偕則旨而亦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禮意也。

嘉魚

全詩以樂賓為主曰樂曰衎曰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有酒猶言旨酒穀在其中首二章言取物必以其道與燕賓必以其誠式燕以樂一聯說樂衎俱以心言樂只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到下綏字方是勢分兩忘形迹俱釋矣樛木下垂使甘瓠得以纍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又燕只是一時事如酬酢不已之意

南山有臺

此詩要旨總注尊賓字美德祝壽所以尊之也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祝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蓋古人頌美未嘗忘規也各章樂只總就其形于晉接時者言之不甚重美德全在邦家之基等語邦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昇月盛意保者保合太和之謂艾者順養元氣之謂爾後就本身說與無有後艱後字同保艾爾後雖是祝壽隱然規以修德

此詩舉草木為興各有倫類臺與萊是附地者故與邦家之基桑與楊是沃若者故與邦家之光杞與李是多子者故與民之父母栲杻與枸楰是耐久者故與眉壽黃耇

蓼蕭○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

此詩極重既見二字蓋以天子與諸侯聯屬一脈只在來朝否則非與菀柳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心寫即美其德處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卑舉來朝之儀作結束矣或謂全詩以德為主者非是

心寫湑湑在睽違想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觀德意然是故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承心寫來重君忘分與之笑語亦譽處舊多推開一層說細看不如只說燕時言天

子稱其美曰恭。諸侯適其情曰處。
龍猶言寵、貴我光猶言光寵我、此即是德、不爽即此德之
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勸戒意、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
享滿封、而求作龍光也。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
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故此言
龍光不爽下遂言宜兄弟。似頌實規、
孔燕孔字帶豈弟說、言燕會閒。見其為人甚豈弟也。宜兄
弟則、因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此即令德而足
以獲壽豈者壽豈不平看、
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皆是謹侯度處、萬福就、得天就、

與、壽考、壽豈一、例看、

湛露

全詩、只以君、之燕、臣、為主、令德令儀、俱就燕上見之因美
其善是飲也。讀此詩要想見周家盛時光景
首章以天澤厚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合、安久是三字、
俟是猒猒安者無事久者夜深是者情意浹洽也、無歸非
禁臣之歸、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
次章以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恩意厚重。兩
在字考成其燕禮也、翼古夜飲之礼在宗室同姓諸侯、則
成之于庶姓。其儀之則止。

杞棘異物、而無不得露、與君子皆有所主、而不爽德、桐椅
異物、而無不下垂、與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失儀、顯允豈弟、
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有分別、令
字照上解字看、

彤弓

此詩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我有嘉賓句宗重
叠鼓愧之功。關係宗社生靈則貺之自不容己而不覺饗
之々為速矣。往中誠與速字不是王者口氣、前二句、是追
原之詞、要總重其與以待有功意、中心四句、相承說、饗雖
指燕言而最要入貺弓意、蓋弓正燕上所用、以酬賓、侑賓

者、錫必先饗、々必用樂、蘇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礼行之、饗
言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
不得終日故曰一朝載則抗謂以弓抗之于弓檠使其
体常正也櫜則韜謂以弓韜之于弓櫜使其色常新也
右者勸以酒而以賓礼尊之酬者情厚而頻勸以酒也蓋
一獻一酬報施已均而又有酬爵是其厚也

菁莪

全詩總是極道喜樂之情、各既見君、子、句、是重、蓋此君子
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儀指燕飲
言正是樂之所寄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吾心則喜、寔根

于中也。貝有五文貝、紫貝、名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只說喜上極擬其情不是將滑重貨形容滑賢休字正對汎汎浮沉舊休本即在樂中

六月

此詩詳敘北伐之始然前二章敘王命伐北之由中三章敘其所以成功末則敘班師之慶雖是言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之閒包括最多關係中興氣象最大

首章重一急字棲棲是倉卒興師人情挖挖意戎車三句正出師事也載是常服對用字看戎服當臨陳乃用之在

道故載之也我說朝迷言急字總首四句來匡王國者正華夷之大分也

次章比物已在上騤騤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之閑之是人去閑馬謂舉平日所教者一試之也維則謂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執度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還重在遠典斂而常度之不失在其中我服我字說軍衆說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

三章上四句輕馬為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耳有顒正形容脩廣宜一直看膚公謂攘夷安夏之功奏膚功即定王國也嚴儆約束士衆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言翼就

自心持平有戒慎而無解弛言翼翼便是武事此二句是言甫成功根本二以字上作是以看下作欲以看○首言我是用急而次言應敵從容則急中有暇次言不失常度而此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贊吉甫之妙于行師。

匪茹是不度順逆暫居大原盤據也內侵至涇深入也此正犯獫之勢織文織上有文也即所謂鳥隼之章白旆是以帛綴旒末為燕尾故曰綴旒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元戎車絳輪馬被甲衡軏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車十乘用馬四十匹甲士三千人步卒七百二十

人所謂選鋒此先發程其餘車徒皆在後也

戎車既安非指元戎即首章所飭者輕軒分前後不滑車必輊于前而不倚于前亦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輊如軒猶云輊如軒如也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閑非如前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總見兵威之盛足以掃蕩獫狁以起下薄伐文武二句是因其成功贊其為將之賢不必粘定上文

燕喜舊多主私燕說蓋為戒行永久飲御諸友似是言甫意中語也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體其意而立言婉轉如此還主飲至說方見君臣將相關會處受祉即蒙燕喜

說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者正見與燕諸人而吉甫之賢益可知也桐臣謝諸忘是說詩者須出詩只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采芑

此詩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先從軍容說起次及軍律又次乃及誅獸而歸于以望收功大意還以方叔元老二句為主要知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容如此

首章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菑畝亦有之興所統之兵不惟衆而且練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不言新田菑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其實徒即車之徒也師干之試自素習言謂扞敵之師教皆平昔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嚴蒞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路車乃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四騏即駕路車者簟茀以蔽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領有鉤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皆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路是革車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其命服意同

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轂以皮束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此兵車也和鸞則非戎馬所有服朱色之芾于膝則皇然瑲蔥色之珩于裳則瑲然皆命服也要見不必服戎服而威靈已著意

隼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興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司伐鉦鼓人司伐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陳師而告陳旅而告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其進方銳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亟集以治之則散故鼓聲闐闐而靜治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伐鉦可推題元句雖輕卻與他處不同要粘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先是賞罰信

蠢爾蠻荊二句只是引起下文非鄙其眾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元老是尊稱之詞不作雖老看克壯其猷言方叔之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也不與兵威對說執訊獲醜全在師之武勇上見戎車三句通指車言嘽嘽言其數焞焞言其勢如霆句即自衆盛而狀其雄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慮而來威不專恃此元老所以異于人也總之在軍行時說若想此行為真不用戰則呆矣

續修四庫全書

車攻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却重在田獵節節要認
中興復古意
既以選徒中庭而車堅緻也既同是擇得精而馬齊疾也
兩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是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以馬
為車之滿于衡軛之間故曰充實且東又言往東都不言
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行狩分明是
大意以震蕩宇內之人心不止為區區獲禽也
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王而以有司言之䇿䇿只
重車徒聲衆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徒有麓入以戒途

歟入以擇獸司常掌旂虞入植旌故選之䇿䇿建施即以
𢓊徒皆有司預備如此擇獸是未然事數又是甫田中地
名周禮大司徒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冬教大閱遂以
狩此詩言行狩于苗只用其名不必拘其時也下用會同
字亦是來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有此兩起
篇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道將事赤芾二句是諸侯入觀
時事宜依文直下重舄同上奕奕者前後維進彼此錯綜
也有擇者九斿有序五等有班隊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續
也要見人心齊一意
五章方言田獵事弓調而得夫之重弓弱而滑矢之輕故

曰調射夫既同二句一串見人情踴躍意同者同心同力
也不是比耦舉柴以射而獲者言諸侯衆之則其左右面
共舉之矣助我指天子言
四黃二句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倚只言調習未說到
御之善獨言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舍矢二句相連
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一時技藝之精如此亦須根
人心輯勸來正是射夫之同處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
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曰矢
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
箋曰御者之良得疾徐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

物也
蕭蕭悠悠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
總是形容整肅意三等之獲惟下殺乃入君庖而又止于
得入其餘皆頒于士大夫之習射者故君庖未嘗盈也
于征通就田獵往還言故注云總叙始終師行嚴肅全是
一段精明之氣貫徹羣心整齊百度在心則無惰息在事
則無廢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君子又大成之本也允
矣展也對平日稱為君子則以大成說為此詩者似覺見
意正之解終

吉日

前章狩于東都、此即狩于西都、東重在東、二章人必裝舞
上、悉率左右二句。又會得末章、不必歸美宣王、但看下之
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雖然言外矣、要見中興濟治
意
祭用戊者、外事以剛日也、重在禱上、不重剛日、房四星謂
之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祭之
車牢馬徙、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歷險從禽、只言
車馬足為田獵之用、與下章皆未然事
次章只平平指出將狩之地、是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
之有力者乘之耳、既既乎、不重在馬上、獸之所同的句只

是一句、禽獸眾多莫如漆沮、猶東都之甫田、其為天子田
獵之所舊矣、非陪田而始擇也、
中原蒙上漆沮來、其祁以地言、孔有指數言、儦儦、疾行也、
俟俟、相待乃緩行也、或三為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友、
其文不可計也、悉率、或射或御也、燕天子、不必拘定獲禽、
全在想見天子合羣心、振武烈、以賢與欲共成其盛、上既
張二句、即蒙上文、說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
客酌醴、却要帶言、

鴻鴈

一篇凡三言劬勞、前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築室
言、終之劬勞、合離散與築室言。喜幸意只見于中矣、而仍
以感慨氣脉發之。
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離散、未得所止、鰥
寡、不專指老者、凡室家相棄者皆是、正見可矜處、此章要
體、追言話意。
百堵皆作句、宛然見周道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為
板、以高言、板高二尺、廣六尺、五作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
矣、百堵非一家也、
鴻雁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比、時當安宅、劬勞已往、似不
須作此歌、不知痛定思痛、自有不容默默者、非恫瘝民窮

者不能知也、末二句重哲、人、一、邊。總是慶幸感慨之詞、

庭燎

夜如何其、是臣下敘次王者問夜之詞、一節深一節、重在
不安上、夜未央、紫指何其說、若曰夜豈猶未分乎、故下皆
想像其可以視朝之時、不消泥註鋪字、庭燎原為君子而
設、不妨以見閒乎者、
疏正義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
執之曰燭

沔水

全詩本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亂、即說人之不救也、故

極言讒之可畏而以深告之
首章以水之猶歸其壑興人之不反其本說即指讒言煩興陷入罪呂言念有恐懼傷背意非徒然念之而已雖無父母舉入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卒意自悚然
次章以水方盛而未艾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未息也不讀即指訛言之入無故搆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不孫隱承上二句順說孟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慮自不能什然也
寧莫之懲猶曰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自我視彼曰訛言自彼譖我曰讒言徽是戒戒兢兢臨深履薄意

思其興言不興也此處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鶴鳴

全詩托諷之旨皆在言表欲王深思而自得也并識明行悉舉字目俱傳注以己意貼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〇二章一意而次章添節下字比前章多進一步
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曰樹檀見容悅可近曰山石見粗直可憎

祈父

全詩以胡轉句為主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見役之非職末章言不當以國之抓子而遠征見役之非法根重在爪牙上應所底止言遠役無已時也責祈父即以責王

白駒

此詩總是深惜賢者之去疊疊相承說縶維公侯金玉爾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末章似為去後之言實都是將去一時語耳
食我場苗上要着安淨兩字今朝今夕言駒逍遙嘉賓言人俱要得托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看不浮一過接語一朝一夕非可言永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一夕亦已永矣嘉客

對主人留他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逍遙也
公侯逸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無期不是久長是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遁思以高蹤之懷言曰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可想挽留極苦
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爾音只是音聞相聞并音聞而重之則有遐心矣送來辭榮長往之夫每每如此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若云異聞經國之言則賢者何不留作公侯乃為此出往之思乎

黃鳥

此詩比意與碩鼠一例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集穀

啄粟、以喻人之害已、即所謂不得其所也、此是興比、不我
肯穀、不相周恤也、不可與明、休戚不相知也、不可與處、強
陵弱、衆暴寡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困苦愈甚、
而思則愈親、

我行其野

依樗自蔽、言無所居、采蓫采葍、言無所食、各不我畜、皆無
居食、言婚姻之故句、重看、見得以親誼望彼、求我新特我
字、作彼字看、不責以猒貧趨富、見得未必然也、恐薄責以
棄舊擇新、見得他或者恥不得止、情其實此人原自取貧、
詩人特代為諱之耳。

斯干

此詩首言築室之美、而願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願
男子之賢、大意重。似續妣祖、上追遠、全為似續計、而兄
弟相好、生男以嗣、有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故首尾頌
禱及之、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也、即歡樂之義、
或云是祭名

首章秩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
內美

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在近、故臨之、秩秩言旋
繞也、南山在遠、故望之、幽幽言朝拱也、竹苞、喻下而根基

之堅固、松茂、喻上而結構之牢密、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
說、相好無相猶、一正一反看、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時
合、後面室家、君王。
似續妣祖、本築室之由也、興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
幾廢頹墜、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作室墻垣四
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西南其戶、百堵以內
之制也、居說朝廷言、處說宮闈言、笑語則通內外言、俱含
似續意、此章築室、便拜起下垣墻堂室、居處笑語、便拜起
下攸芋攸躋攸寧、
古者作室、以治垣為先、舉板築之工、見室宇之牢密也、室
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然、兩大意
註以為二字可玩、
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棘是
屋柱、宇是室之四垂、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翹出
之側簷、革者、振兩翼革也、矯翼者奮飛也、攸躋作賓升中
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
庭是宮寢宮前之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是當戶牖之地、
奧是遠于戶牖之地、蓋一室而有向陰向陽之別也、古人
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
為窔、西南為奧、東南為窔、攸寧是順聖躬、來天和之謂

○六章微起前面嗣績一段憂勤而埋後段生男女的張
本乃安字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經畫言乃占二字與
下占字不同乃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様朕兆只好說是
耳目所不及且勿露陰陽字
七章說為占夢之詞拌字全在下二章照出
乃生乃字將然之詞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豢豫徵之法箋
曰裳晝日衣也衣之裳者明當主于外事也玩以璋者欲
其比德焉純朱黃朱色有淺深也庶服黃朱以因為家室
而為君嫡服純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俱未然事
寢之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卑賤裼既謂是禘
兒被箋曰夜衣也明當主內事女以紡績為事故弄以紡
磚

無羊

詩重中興考牧而末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物
阜開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夢之有無不足深論
韓謂宇打從前此所無說來羊以三百為一羣至其羣數
則不可悉數九十其犉以例其餘也羊昔不和牛昔不安
今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驗其衆多
中二章正如一幅牧事畫圖參差敘述總見其盛若以人
類物情為物所由盛反看小了別其色有三十様非毎色
有三十也雕無祭祀燕享說何笠負餱薪蒸雌雄俱是寫
景不必拘泥牽合四以字俱粘牧來說爾羊來思舉羊以
見牛也矜矜兢兢有壓殘之狀不騫不崩無損折之虞是
一正一反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汚故曰羣疾
畢來自野入家也既升自家入牢也
衆魚旐旟只是恍惚之意非人變爲旐變旟也豐年家室
內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豫儲卒痒意陰陽
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為豐年生聚不繁旟何所
兆故夢旐而旟則為人衆不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節南山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綱領其目在用人行政詞俱刺尹氏
而尹氏得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凡
言天言民俱以聳動尹氏之心即以諷王心也
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人行政之善下五章章有民字正
與此相應
山谷本盧而草木之長茂實之可見山猶均平不平在用
人行政上兆喪亂弘多疊上句懲指心言嗟指聲言
維周二句一連說重在秉國均上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
而曰國均秉國均則必須秉以平心矣維以安民言毗以
總言俾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也此三

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其贍桐應下廉民必信以其不自爲政無以慰其瞻而疑之也正與俾民不迷相反

此章通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姻婭了弗問是不由于咨訪弗仕是不由于歷武以此等人而委之政便是罔上此全是心之不平故緊緊地說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蹴云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故兩婿相謂曰亞

昊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四天之責歸之人天方荐瘥則窮極矣故同鞠凶民言無嘉則反常矣故曰大戾君子單指尹氏言如屆以行政之動言如夷以用人之公言俱根心上說而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

惟不能屆且夷故天不弔亂靡有定承鞠凶大戾言式月斯生言不傭而降凶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國成即國均也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耶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有終不改之意

駕彼四牡三章相承說下蹙蹙云者舉世皆亂若見天地是狹也須知詩人非果欲去國但以見致亂者之罪耳故下遂極言尹氏與其徒反覆好亂見國事都被他攪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怨易轉喜說見喜易轉怨意

不懲其心與前謂備莫懲相應覆怨其正與前不我戒誠相應稱弗惟天子是毗一句說王而此章明指示出王之不寧為下說心章本

式訛爾心要本感悟誦言之意來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此篇全為告王而作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詩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是聳動王心處

正月

此詩大率以憂訛為主訛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寵盈感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憂之深也

繁霜雖言天變訛言雖言人亂然天變特與起訛言下皆承訛言說獨對衆者憂之大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生民憂也此即是他癙憂而小心之可哀處○癙逆凥凥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已所隱憂為癙憂

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瘉之意訛言之人安得好言好醜既幾莠言也莠害苗之草莠言即害正之言而自口可味有妥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

以為憂勤與衆違。便侮自不免矣。
三章言己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首四句一
連在自家說起。而衰亂國之人。重憂國。上仕于公曰臣。仕
于家曰僕。臣僕從祿。皆亡國之憂也。受祿乃脫禍之苦。
事生全之樂意。不要說煞了。○徐經云。烏向佛背樓而招
集。流亡稱烏。合之衆以烏。易合亦易散也。故借烏言。
瞻彼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
無別。方殆正說言所為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勝。然
福善而側重禍淫。逆伊誰云憎。聚根上說。正見造惡之不
可救。

謂山二句。是影借說見訛言之不實。大抵如此。亦見其易
辨。莫之懲指君言。召彼四句。自臣言。而臣莫能辨。政由君
不能懲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訊之。所
謂執依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具曰予
聖。心實懼禍。縣為大言也。烏之雌雄亦是借言。
局者卷曲而立身之僂也。則不見天為高。蹐者累足而行。
步之狹也。則不見地為厚。總是憂亂之甚。不敢自遂之意。
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而妄言之。脊謂近于道理。非無
此理而設言之也。全在禍亂難容上見。得今之人即訛言
之人。虺蜴是借字。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

專指自己。
七章是作詩者自己一身所處。以見遭際之苦。而與王之無
不用。即然其永懷章意也。抗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
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榜樣也。不是求為
修己治人之則。執我仇仇。是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之意。
力謂力于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
正是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剝為膴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彼照著末句。燎之二句是
反言以起下。言大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前七章皆憂
訛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訛。皆由于此滅

周。是未然事。
終其永懷句。接上陰雨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
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
乎。窘陰雨。正所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
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税駕也。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
固不知也。
無棄爾輔章。與上句句相反。重在輔。不可與僕平對。亦與
上章輔將伯文勢相似。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
喻繼用之賢。故曰屢顧。屢字有旁招之意。
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念國句是

念國之信訛以為蹙政者皆亂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看
○末二章皆言小人得政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
訓旋是周旋維繼之意念我獨兮當作我獨念兮看憂心
憂國憂民也
佌二句是卑小者而豈大蔌蔌句是窶陋者而富是無祿
與有穀對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與念
我無祿不同末二句於椓彼求惸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
病者其實貧富皆受病矣

十月之交

全詩專為刺幽王用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以

皇父為首而下四章述極言皇父之為害看不用其良句
及艶妻字明明指者幽王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
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首章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月日之辭十月為純陰
之月辛卯為重陰之日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
則正在朔也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支寅
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為陰木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
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蓋十干寄宮辛寄在戌戌
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箋曰微不明也
箋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離無日月實蹤頂上日
食說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即謂日月告凶矣不須無用
食說四國指王國也不用其良已暗指用皇父了下豈曰
不時正四國無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月而微稍別前以
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陰至勝陽必有大不
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字最有味
不臧正打著告凶二字
爗爗單指電言電光一發雷即繼之此不足為異異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擁其外是
以演出不寧以震動暴戾言不令以乖時失序言為谷為
陵因沸騰崒崩來以兩為主人暗指幽王莫懲謂不能懲

其用人之失也○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
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
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
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
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
之事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
艷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
蠱王心者政未有艾而群奸之專恣安有極哉故下文遂
備陳皇父之惡
抑此六句相遞說豈曰不時是度皇父之心胡為二句際

從上來欲我墻屋正是動民以從田卒汙來又是從居役事蓋亦不時徒我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從之詞此章合下章總奉作都一事

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貴其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歟右害民皆由于此三卿邑中之卿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不慭遺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顧他自家便不思為國杞藉日者德之且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末二句與豈庶白相應三卿多藏指貴者言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總見皇父但知有財而已

黽勉從事即從前遷徙之役也只借以起被讒意詠即讒之于皇父無罪遭讒即下民之孽也匪降自天即此起由入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沓皆陽為相說情狀而轉背便私抵鋑譖人之反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實由皇父

我里孔瘁空說四方二句是傷于財民莫二句是困于役正見其孔瘁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羨不敢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不敢效我友自逸有悲天憫人而冀王心一悟意不上是無可柰何而安之

而無止

此詩通以君臣之義責去者其詞婉轉曲折若有冀其必反之意尤以各敬爾身一句為主

首章始爲怨天之詞以戒責人之端曰斬伐四國則有罪無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弗慮圖而使禍之并及善人也舍謂置之于側淪伏則明正其深

周宗既滅以危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擧正大夫見羣臣皆散三事大夫內臣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莫見曰夕曰莫肯夙夜朝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此節猶未深責諸臣只借言人離以見王宜改圖為惡即淺説好佞惡直意

如何昊天緊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自盡耳敬爾身者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處相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並無人己天人而屬

戎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難覆出為惡之意輕點上夫以起下當以此諷王也憯憯日瘁即上文所謂僕勤曰瘁有言苦不信去又不敢忽自放吾欲身之諠意聽言不須説是王欲聽其言只是謝王問及耳答亦是被事而言但不

背盡言極諫不是面從此二句曲盡史臣容身畏罪情態與敬身相反二則字可味爲重在下句

哀哉章處上聽言二句來匪舌是出與書不書答是其口出句法相似由衷之言胸々爲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言甚難正與巧言如流相反此與下意皆歎時事之窮以原其所以難若見得我亦不體汝若情但所謂潔身者不容於耳

類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享處不可使卽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卽上巧言之人侶直道枉道所聞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者方見任之棘且殆語意況

重正入一邊

謂爾遷于王都正指其夙夜朝夕撤身以事王也不曰難任而曰無家此特其言則然而出言時衆思泣血其苦楚情狀如此乃是他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爲詞耳若果爲無家則出居時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言原是自作之也出可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孔氏謂人洟必由悲聲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小旻

此詩以謀猷回遹作主而歸咎于王之不斷不斷則謀猷而喪亡至矣

回遹卽猶謀猷二句言臧不臧以成事敗事說潝々訿々陽與而陰排之深爲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狀如此就是他自家肺裏也原有相知相訿不必是黨邪伐正下面而具字全從潝訿生來具有衆口一詞之意謀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看自王謀于人言此自小人編載王言我視謀猶卽頂小人看

厥字多字俱含王心不斷意我龜二句不過引起之辭發言盈庭正是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事用不集執其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爲已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國々危則先之然後謀定而事以集若曰偏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場話說而已

哀哉句承上貫下兩匪字與兩維字口氣極緊兩是字正反一匪字先民是程謀所出程先民卽是大猷通言是初發邇言無關社稷生靈之計者總是上人聽之爭則辨以威其聽矣聽字爭字固是不斷之意而卻重在通言上不讀于成與不得于道一例就築室言

聖哲謀肅艾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是以謀下四德故特就言之或聖或否要看斜同冕言否之中未嘗無聖也重在聖上洪範五事思之德睿而作聖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恭而作肅言

之德與否作文文訓治請有條理也如彼流泉言善人為
群小所淪沮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末句報善人說到同
事羣臣沉淪國亦與之俱敗矣
不敢三句吟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
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卻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喪
亡之禍在他字中亦須含蓄只以隱禍言之乃得凡禍必
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有禍卒以及禍而已安得不
懼

小宛

此詩只重求無忝于親意以進儀教子作眼而吃緊在一

敬字轉到來路更洗發出敬之精神
以爲上違乎天與己之憂不能不上及乎親念皆先人只
空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明發二字
有味見一日間發爲之初思慮之始此心便惕然爲我父
母與懷蓋常恐辱之也含下而許多意思
齊聖四句是就儀上指出常法與當戒者意重在戒一邊
說之恭曰齊思之密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作兩人溫克
以儀言克訓勝謂勝乎酒而不爲酒所勝也一醉日富形
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溺之意蓋其初僅一醉足而日甚一
日遂不可回也政與溫克相反敬儀要認得廣不必粘住

飲酒天命指自家身上說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
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莫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注
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令變
爲己子也蓋所以然桑蟲之與似所以似螟蛉之與然作
文亦須順講所謂教者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
之克肖不正求其肖我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興兄弟之進脩不得暇逸而戒字
與而斯字相應邁有勇往意征有進趨意不外進儀教子
然此只指他一跌不可自已處戒日而月須看得周洽要

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即與俱至之意夙興夜寐疊上二
句以起下句言月言日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
應首節有懷二人意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
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
自善之道以起下章握粟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以見人
之意想已窮耳
末章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必遂謂此心以自救也是處
亂世的要訣恭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只個謙和的人
小心是個畏謹的人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而履冰又不

止。如。集。木。臨。谷、

小弁

此詩哀怨本旨。只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讒。讒迷于易言。此、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宴字是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首章興意、取歸飛字、義宜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矣。我云雅烏、即慈鴉、亦取反哺意、箋云斅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而何字重數其辜、以覆被廢之由、微有自反無缺意、

平易之道、塞之則草生、我心之憂、疢之則痛生、與山四向、鞠、窮盡也、言盡為茂草也、雖是興意。而說見某時暮睹景象。如擣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擣其心也、事閑心者。夢中亦長呼。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用老。疢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為興、恭敬、是且視某撫、不敢輕戚斬伐意、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靡匪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不屬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裏內不屬其心腹、是驚、怪、不自、信之詞、

四章、以物皆有所容、與己獨無所依泊、譬彼舟流、以被逐而無所歸也。是以首四句、與中二句、

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須、興己反見逐而不蒙矜憐也、寧莫之知字字是怪嘆辭、口、入字只泛言、

墐、路塚也、左氏道殣相望、兩或字、與維字相應、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忍是不憐恤之意、對不忍者、非戕忍之忍、滯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君子信讒四句、一順說凡飲酒一獻一酬、往而必返、至酬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足上直受意、不究根不惠來芳加惠焉。必不遽信讒言而究察之矣。椅如椅角之椅、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扡、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妄扡析意、罪人不當則是安也

我王不謹言、非原致讒之本也、蓋以信讒見廢、尚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山猶陵其巔則不得為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為深、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總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毋逝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毋發我笱言覬覦問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廢逐終不忘親之意。

巧言

通詩、俱是刺王之聽讒以致亂、僭始既涵。則王之病根也、

善以讒人則其心何難知言何難辨人何難除只爲王之
涵容不察耳

亂如此憮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已威謂
讒言之棲居太憮謂讒人之罔極而予慎深致其察有天
威我盛救使我得免于讒意

亂如滔亂剸僭之亂不必推開說亦不可嚮讒字看初以
始生之訛言又以既成之勢言備始既涵一句中訣着讒
人之猾賊微巧與聽讒者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
是全篇中王要窍處也察讒信讒則不喜君子已在其中
如怒如祉項上口氣極急正與始涵相反兩庶字與兩如
字相應遄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間而已

屢盟與賢者盟也人有疑乃盟若與臣剖心析肝相信何
盟之有況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是分明猜疑在心牢不
可破示讒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蔵屢盟二句正承
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如怒二句而反之孔甘二
句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長暴餤三字無淺深但長自屢
字意來暴自盜字意來餤自甘字意來止共謂止于共職
無出位之思也與請共之請字同

四章總言小人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他人二句爲主
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不忘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作也奕奕是
品節裁成曰秩上節是莫字毚兔遇犬則獲比讒人遇智
則明遇字着力只緣未遇君子故得以濟其奸苟一遇之
情僞立見矣

柔木物之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之不同故必以
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與曰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
所準也數之重在巧言一邊須說得渾融蛇蛇正形容碩
言出以之庹如此攝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絶無回互
故曰自口出推下宜也二字是斷章語不必泥此兩句只
以起末兩句意

末章是反覆其詞以賤惡之非真居河麋言其地位卑也
非真有微尰言其醜惡甚也皆是賤之之詞拳訓力亦屬
勇邊勿誤作權勢看

何人斯

全詩本爲絶交而作都爲望其來之語胡逝不入等語俱
是託言以剌其譖也蓋既已譖之自然無面目見之也開
口就個孔艱直指其心事而終曰以極反側真堪令暴公
愧也

孔艱未可直指譖已說只就逝梁不入見之一胡字緊接
上孔艱意怪其與己殊也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周
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

既譖之使失位寧有後啓之理不我可根不入唁來盍逝梁而不入唁此其意全不以我爲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如今以我爲不可即一唁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吹壎二句照看

不入其門使是不見其身非別有躲閃處不愧正言可愧也倒重下句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皇遽之狀疾如飄風就徒聞其聲者出自北自南則影響絶不相聞我心及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疎我而又若近意其親我而又實遠適是以攪我心矣胡不二字與攪心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脂車是逝梁逝陳之託詞盍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託詞一字宜玩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也照往而不入言否字與可字反即云不我可之意難知照心易自見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總之多方攻詰使無說耳

伯仲是同官實話壎箎則是借字吹箎吹壎猶謀國謀論不相爭件言及爾如貫只承上二句看如貫者心乎意契若相連而不解也斯字正指相知意看凡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暴公譖已在前故獨言詛也說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逝梁不入情狀宛是鬼蜮而面目則猶是人必不得與人相見則情安所逃揔若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我而又譖我說

巷伯

詩肯重看二節兩成字正是說入罪狀爲下投畀有昊之案

萋兮二章比意總是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萋菲無所指止是小文之貌錦文如貝謂之貝錦此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哆哆不是星只擬其做張傳曰言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最有味成是南箕有擴充展布之意太甚言其所爲之恣也誰適與謀言誰專爲他畫這計較詭秘一至于此

緝字從糸緝緝者如績之繼續不已翩字從羽翩翩者如鳥之往來不定俱自譖上說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之信捷捷是習于應答幡幡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譖言譖人之言也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遷既字作終字看

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草草猶慄慄有懼禍不測意視者熟觀而別白之鑒別驕人正所以憐恤勞人也再說簡誰適與謀此責自覺恨恨投之有昊即視此驕人

之意。單節皆設為痛惡之詞。
楊宜下濕，故楊圍為下地。畝田之壠也，丘如田壠，故曰畝
丘。從楊圍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欲而聽之
者，警惕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招詢而取此草草之言以
自防也，非是空聽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實為說口周極
不止及一人而言。

谷風○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此詩俱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
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興比
各止四句。

惟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也。有相須意，轉字最重。言昔日
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風迴從上而下曰頹，有風便有
頹，亦周旋不舍之意。寘于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深于綏予
與汝如遺，比前轉棄，又形容深刻一層。
谷風為長養之風，山顛之草木猶能及之，然且有萎死之
草木，山巴之交誼篤厚，不能無一時之小失也。

蓼莪

通詩是傷已不得終養意，以哀哀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
我，言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
為痛絕。

匪莪伊蒿，非莪變而為蒿也，只是終之所成，不能如始之
所望，莪蒿都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哀哀
二字，聲氣慘戚，以父母逮下向看。餅比父母，罍比子，只取
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鮮民，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孤子。怙
恃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所謂如窮人無所
歸。
生氣本于父也，鞠形成于母也。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拊
防其跌墜也，畜時其乳哺也。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育
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顧則旋視，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
回視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也。腹者懷抱于股間

也。此等皆是父母生我劬勞處，就人子所報于親者言。
以德報德，必取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德可稱矣。
山高大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莫不
穀以終養者言。

大東

通詩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周役傷財作眼目。
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
其形容，非是亂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西人而怨
之也。詩柄所指，皆病全在此處看。
首章興意以簋與棘字起，砥與矢字，饛滿滿則不平，棘曲

由則不惑且反興也分張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所履是履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役紛乎時令人有然遡遡氣象顧之出涕介情未發

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疏曰謂致飧黍稷言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用匕載之載于鼎而升之于俎

杼柚其空猶無杼軸是杼柚上無經緯也既往既來往來之不一也因役傷財衆羞互見不必分析配合葛屨履霜已無道路淒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憚人可見

契契者勞苦切心之意契契寤歎就詩人自言哀我憚人之也憚人葉指東人說此章前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嗟之詞出之唇吻斗作兩截便誤

四章總是言賦役不均而舉小得志在內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蓋財力言政與憚人可息之意相左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百寮之位言得百寮之寵俾任用以見其安逸也

或以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珍不必實指酒漿之供鞙鞙即酒也璲訓瑞佩璲者以瑞玉綴于佩綬也漢有光而無明亦有二字只就漢言之未說到監視困苦跂訓隅織女三星鼎足而成其形隅然終一日也天有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七次即是所謂肆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女者如此未嘗望其成章

織女至箕斗絶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此物于民則何所濟所以感言下土之空虛也

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箋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服箱以輸載言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長庚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于此載施句總承啟明三項說

維南有箕上四句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轉翕舌西柄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疾意態特寫言于箕斗耳未嘗怨天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況不要着相說

四月

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則是遺禍根由

四月維夏夏者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

災燕困人天亦有私乎恐故以與己之遠禍宜為先所
不忍也
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以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免與亂離
為害則無處可安瘼矣二字言亂離衆病人也其辭淒然
○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殺而我害其情相
懸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然己也秋日冬日二字
作時看註禍亂日進意恐用鄭箋不是此前三章興意
卉是草木之通稱殘賊就處國殃民說與意以山有嘉卉
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莫知賊指王說禍
亂之生實由于此

五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與己之遭亂無已構禍謂搆亂叢
集也本上殘賊釀禍來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是無情之水猶能為池所
有以與己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益反興也有即春秋不
有寡君之有是後有這箇人在心上
匪鶉四句承上莫我有來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意正言
己之所處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維以告哀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九山
重不均意偏賢是不均好名目宜以首章朝夕從事

為主言偕偕強壯便代下未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便於
了盡瘁所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
溥天四句詞平而意卑走重在王臣一邊大夫不均亦只
言不均勞而已
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偏賢經營
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畫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
燕燕重言之見安之甚息偃之偃作卧字看偃仰之偃作
俯字看偃仰從容閒暇之意也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說
手則為奔而不可御矣總覽國事之然故曰鞅掌風議是
主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此三章俱以一勞一逸極相反
者相形看數或字未嘗說着自己而已隱然在中大夫之
不均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
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憂至于不欲思
正其憂之深也自塵說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
將車之人不辨西日不出于熲者人在塵中昧昧然何知
之而不能自遣之也重猶累也謂空自煩惱一番
小明
此詩是西征大夫因己之勞思共人之進而以立朝大義
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達前心之憂矣箸語俱非怨

詞旨三章各畏字分明有已亦有勉君靖共之意
呼天意輕難者位曆之意寒暑則歲暮矣君子舉事尚
早故以朝爲言共人是在朝共事相滑之素者含悲在心
非知己莫可與譚而身投遠荒無由滑見故念之涕零罪
君說王事不盬同說多作苦之刑罰失宜言
懷顧謂懷思而頭念之譴怒本從事未畢說采蕭穫菽止
見歲暮時收拾過幾年的光景自詒伊戚與樹風自詒伊
卧一例是以分義自安非自欲不能見幾之說也與言出
宿言既卧矣復起而宿于外憂念之甚也反覆言朝廷之
法度不測

詩通二卷　小雅

無恒安處句喚起下意靖是自靖之靖安其義所當盡也
共是處共爾位之共靖共云者自靖以敬共其職也親賢
與共位是兩事實相關切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
有祿以保全善類之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爲黑張臣全
伏良友

鼓鍾

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回一句中如所以不回則此之回
自是未節只說簡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言
樂是人非
各章鼓字只作擊字代較繞真是鼓柚詞動歷結于心爲
爲妯動而不寧也淑人君子是指周之盛王懷加允字言
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下二章
說靈出德字德之不回如周遊乎樂閣遊于遠處也其德
不由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徵徵即到王身上而覺
氣意未嘗説出
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以
雅是以青而奏夫雅也以南是以青而奏夫南也以籥是
以籥而協夫音也凡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
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謂不僭
馬貴與曰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孟作以

詩通二卷　小雅

笙爲主笙止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
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
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閒之舞容亦
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奉祭爲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總前章是通篇冒子
如言祀妥侑已引起迎牲至燕私等事介福也引起萬
壽綏祿等事歷章事神受福次第井井以欲字貫
首章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盈在黍稷是祭之酒食
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爲主而牛羊俎豆皆之倉貯之于

室、庚、積之于場、以為酒食以宇指黍稷言、享祀祖考、妥侑
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様、妥安坐也、侑是
恐尸未飽、而勸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
○濟濟有威儀之意、蹌蹌有駿奔之意、盖主祭與祭說、此
句直貫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祊以求神言、祀事句、項
上二項說、絜作者牲肴皆其色純角正之類也、烝嘗只泛
言祭、烝剝亨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房獻牲也、四
或字以事言、祊以人言、祊者神之所接、乃其生時所出入
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
備、禮節昭著也、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也、神無形

故曰皇、尸曰象、故曰饗、萬壽即是福、福即是慶
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
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三章前九句重、合衆人之敬以為獻意、踖踖會下二句、莫
莫皆為豆句為俎、而牲體肥碩、其物以從獻、而燔炙畢陳
為豆而穀物之內羞、牲物之庶羞無不備、此三項皆獻尸
事、賓客已與祭、不重盃戒上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
錯綜互飲為錯、交錯雜兼少長、亦須從賓客、起下、要知此
是導飲能祭畢之燕、卒度卒獲言無不合于法、得其宜也
與上三平看、總要推本到主人之敬上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敷一義、再下章總承此三
章說、
我孔熯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
無過差也、禮儀文禮物言、徂賚是祖孝孫主祭時晉尸
之位傳解工祝二句言、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而以誠齊
之物往于主最為明析、苾芬即前牛羊俎豆燔炙之類、齊
稷匡敕即前濟濟蹌蹌踖踖莫莫之類、如幾謂所欲即得、
如與意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
之、稷者整而不亂、稷者敕而不緩、匡者端正而無跛倚敧
者戒慎而無怠玩、極者至善之謂、萬德以事言、事不一而

得乎善之極則、止所謂永錫爾極、照章首二句、應、則重、
在禮容一邊
五章總是祭畢而徹禮之次、並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
者、皆舉祭時禮節、一句接一向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
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誥、謂告終也、徂位是復未祭時
所立之位、無事駿奔矣、致告安孝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
是傳神意、此是傳尸意、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
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廢徹、諸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
徹所獻之豆也、不遲有如見神之在上、不敢復褻之意、燕
私要認偕字

末章燕私受福而徵之與燕者之慶辭與上章末二句是一時事燕與祭不同樂ゝ具入奏者聲歌雖異樂器則同也綏者受祿而安固之意對祭時所受之福為後祿非必指子孫為後綏觀人心如此懽悅如此祝嘏則後祿之綏亦可知矣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疎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辭點出上言福壽只以得說子孫又說此復補完遂無纖微滲漏

信南山

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粢盛瓜菹犧牲供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具一義而無先後而以黍稷為重為瓜獻牲處要見與粢盛並為意

首章從治田說起為奉黍稷章本助ゝ根禹甸來疆理正田之ゝ事而東南向又疆理中事也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理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是也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洫又廣之為澮為川此言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遂是井中通水小道畝是沿遂的小畔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南田之南首使無以障之便遏在南邊田內故為畝于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

滿溢也即過畢而東引溝水以趨于澮亦猶此故以為之障東其畝可例南東二字要看得活或南或東或東南隨皆有畝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審觀理自知疆之大

雪欲盛而偏故言雰ゝ雨欲微而潤故言霡霂雨雪兩字虛二句串下土膏饒潤承天澤來優餘裕也渥厚漬也霑濡澤也足充滿也

疆埸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章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懽悅以奉祭意畀尸是安侑之禮畀賓即卿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酌酢賓獻賓次以為神也

○瓜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適際瓜熟故剝以為菹而并獻之禮所謂菹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是也壽考即是天祜

○祭以清酒二章通作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膋以上是既灌迎牲事苾芬以上為既奠芥奧之事凡明總承上兩段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執鸞刀以下皆迎牲而殺之事執以鸞刀只以啟毛毳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殺之先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燔膋在其烝以燎此時精未燃止以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全不重求神于陽烝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烝事

也。專以壯言，不兼酒說，亦明君終始不遺，節次不紊之謂。

甫田

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以重農一念，則畝畝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詩或當作于秋祭時，然不必泥。

首章是從公卿飲散之法，說到省勞之勤，文義疊疊相承。倬彼公私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穀一鍾，千千只是田數，自古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適南畝，亦是本省耘之務言之，不是說作詩之時而言。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烝髦士是進而嘉其黍稷之盛，慰其耘耔之勞也。髦士是農之通稱。

二章是言公卿眾方社田祖之祭，無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既義云因報成而知有賴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方社止言用犧，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我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章既欲承上省耘，又欲起以穀

法，後說不去，只宜通融看。

三章是將省耘時上下情景覆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耘，以君、曾孫以之也。後宇見得農夫不放上歡而自狡耶之，左右見其取而嘗之者無方也，禾易本耘耔來，不怒來善有來，益者實穎實栗之矣，有者穫億及秭之說也。○看來此章是前章今適南畝五句未盡之意，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之意。

稼以在野言，庾以在場言，倉以處之，箱庾一邊來，車以載之，稼一邊來，此正著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甚夫之衆，俱取給是矣。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順從意，萬壽即介福也。

大田

此詩通是農夫口氣，重歸美公卿上，允顧望之詞。使與前章相關，以曾孫是若一句為主。

首章從首句平平遞下，一氣直趨末句，稱其種者不雜，以穀秀也，修其具具，田器使下穀繞也，以舊年事說，既備句承上以起下，以我覃耜二句打轉，既成來橫要百谷打轉既種來庭直，不窠兩也，碩大不低小也，攜始生時言，皆狀是若、本、殺、士女克國，用說。

次章重在除苗害上，既方自孚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阜

自孚甲始合而將實者言方訓房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曰孚曰甲皆稟皮也甲在米外若鎧甲然不稂不莠本言擇之精耘之密來總揔苗之已碩者去四蟊對下田稺言稺乃禾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獲穉之穉祈田祖以除害者孟曾孫嘗琴瑟擊鼓以祀之故望之如此

三章重冀天澤以成地利上皆未然事有渰四句本上祈𤰈雨來先公後私乃朱子推言農夫之心如此本文還重雨澤以次均沾意穉是禾低小刈獲所不及者一束曰穧束縛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葦栽之所不及者滯謂刈之散亂者一莖曰穗此皆收成狼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見到處皆有餘惠及人亦曾孫穀士女意也故願之

末章首四句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孫挾婦子以嘗耘若悅乎民也此則收獲之際農見曾孫之省斂而相告以往饁民悅乎君也祀方者以收成之寡雖由田祖去苗害之功亦方神捍禦力也文當作來禋祀方此倒說法獲福固是農夫祈願亦須承神福來

瞻彼洛矣

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前二句不可忽蓋言朝會之所據天下上游是以起天下之朝宗也福祿只在四海一王人心一統上着韐是教勝之而不無弁者而韋弁韋衣在其中韐是韐之染色其色與然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一以奮揚意琫珌之上飾玉為之琫鞞之下飾珧為之珧蜃甲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若于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字連下亦不作壽

裳裳者華

此詩要提起前章登登贊美歸到才德上總見天子之心寫有自亦像美諸侯體我遺通就洛水言

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入者此便合下章威儀才德在內文章以光輝精采著于一身者言有慶即彼慶意第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之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儀者明明是才德了

末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從說設施言到維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末注先提在前乃倒解法左右是借用字眼宜者大小常變處之皆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不竭宜有此互見總是言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才德非二件皆自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与上有字不同

桑扈

此詩頌禱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敖作主，匪敖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而蔽那，即匪敖之在平日者也。首章受天之祜，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興取桑扈交飛而有文，興君子上交而獲福祿，係指豈弟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發者。受祜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重在天之降福于君子。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是已然事。

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為憲重我足以為憲上，指屏翰中條已治人附衆底敵事也，非法共

屏翰，戢是收斂而不敢恣肆，難是畏懼而不敢驕，交兢兢時吉匪敖，重在心上看，此篇言福祿皆出于天，不作君恩說。

鴛鴦

此詩四平看，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歷年之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兩宜字皆順適安享之意，但上以福祿就我言，下以我享福祿言。斬芻曰摧，粟食曰秣，艾是愛圍府責之意，不單指飼養，綏是雍然寧謐之意，不單指安身。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令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

頍弁

此詩反覆道自己設燕本意，三章文體相平而意相足。宜以喜見為主，首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從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各說見俱要在與燕上說。

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辭相應似，與體耳，不必泥。蔦蘿松柏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以兄弟是一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維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

何期是問何期，約於下應以兄弟具來、藏對了者，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藏，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惟燕飲取天倫之樂則滅矣。

如彼二句，是從以天道喻人生，是光陰幾何，駒隙易過之意。非看自己與子燕者說，維燕際衆此說，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懽而已矣。維字有去前身後俱置勿恤意。

車舝

通詩為燕樂新婚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

（）首章是追述始事，雖無好友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欲知此，見燕會有好友在家為可樂，故以此聯此德音來括之，當相樂也。

辰是嫁之及時來教來想助我內治也不是言燕燕偕同
牢之禮言燕樂之即韓詩燕燕之燕或作粉稱揚其德非是
語射亦只是一時情思不可到說後日去
雖無字不重謀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爰斯春之松而無
以爲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顧我是冀望之詞正與雖
字緊緊呼應無德未令德來
析薪而其葉湑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爲興鮮我遘爾鮮
雖得見爾覯字指上來佶來教言心寫寫其鐵渦之憤也
木德來飲食歌舞無非心之所托以寫者
末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幸有馬服御良可望來

括不勝欣慰之意勿泥註總敘始終

青蠅

全以無信讒言爲主要其終極于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
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首章
以青蠅對讒人故屬比重在營字
變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
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棘所以爲藩也罔極人心之
艱險反側言構訓合合一人而構搆之使相猜也

賓之初筵

全首只無俾太急一句是以族之射飲來飲是飲之始終
所善者第三章初筵溫柔則始未嘗不善而終懲以淫
奏前章初筵初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第三章說
○孔偕以上是奔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此章言酒者二
曰飲酒孔偕曰舉酬逸逸曰以祈爾爵皆爲射也左右是
賓之分列逸逸者秩秩言其坐次凡殽實于豆核加于籩
清楚者列其器也維旅者陳其物也孔偕重在肅敬如一
上○往設既設謂宿懸之樂于堂下以避射位也儀禮主賓
一獻一酬主人又酬以酬賓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
旅時主人乃舉以酬賓謂之舉旅賓舉于作階之東主舉
于作階之西往來交錯禮度安閑所謂舉酬逸逸也還次

其才相近者曰比耦發彼有的二句是射者心上自期如
此不可作自我之言者曰祈爾爵則非謂自飲矣
及章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
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酬酢之辭
即是烝衎舉籥舞以該武舞舉笙磬以統八音洽者以樂
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百禮自迎牲以至獻尸言壬者
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詳錫爾句從承禮樂說以奏爾能
就洗解獻尸尸酢以辭受而飲之言侑食賓佐尸食者也
于賓客之中取入令佐主入爲尸就獻名曰佐食所謂室
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爲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

容所酌之爵再加滿世之謂爲此說者只爲看賓入是執
爵一類不知此亦賓也酌彼康爵無賓與室入言康爵即
是尸所酢之爵
傳曰東蕃而舞與笙鼓相應
賓之初筵不𥊍射飲祭飲說溫々其恭即抑々反々二其
未相對看反々尚知顧禮幡々則欲頗而不可得矣抑々
猶自鎮容怭々則欲鎮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屢幡
喻佚以飲酒之常禮言反々抑々是也惟爲酒所困而不
知其常此所以幡々怭々
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僛々身容之不正也側弁

之俄頭容之不真也不知其郵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
動之肆承上屢舞說下側弁令儀及々抑々之謂也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非謂監
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
醉者意中事數語一直說下今明寫出代他羞愧情狀言
自言也語々入也

魚藻

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美而保泰之謨在
其中在鎬以居重馭輕言豈樂以君臣同游喜起一堂言
太平景象在那居上見樂豈飲酒那居全要貫串所以然
之故

采菽

全詩以彼交匪紓爲主蓋予之而猶以爲薄者正爲諸侯
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欲從厚
錫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君予無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民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
也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九就繁纓七就玄
衮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有然不必分析欲以爲薄蓋
言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
以有善其至止之意其詩三句作三件看只見其讓餘

之變寓于其中驂服以兩馬也駟合服而言
赤芾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芾服于腰而垂于膝所以蔽
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于脛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此
雖是常度亦見慎重不苟意匪紓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
心敬謹來天子所之一節感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
虛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
將之故曰命々之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
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承匪紓者
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得敬意天子之邦指王朝也
殿邦亦只就來朝說錫福就寵承君恩渥齊平々調辭治

致則不黷。治則不亂。總是二散意。左右之散。亦諸侯之散
也。此兩章言獲福。上重一宜字。下重一必字。此章含其身
而言左右。正以決福之宜。同下章含在朝而言。戾止。正以
決禍之必然耳。

緜維二字。與葵膍二義。葵者。真知其忠愛之素也。亦以匪
行知之。膍有厚積之意。優游是戾。一氣讀。言非為畏威惧
誦。不得已而來也。須得形容贊嘆之意。

角弓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
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

望王以厚反薄。篇中說民。不過借民家來比方。而意實
重在王族。蓋所謂讒人。即相怨以攘爵位之兄弟也。
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
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邑邑同心之意。遠字。
惰。猶信讒。
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向邊說。傚者。效其所為也。就作為
邊說。
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世間。如此
令兄弟能得有幾。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
人較量彼此。遞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交相為病

無良。即指不令之兄氣。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遠。不是的。亡
指爵位言。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于已斯亡。猶
云至于亡斯已。是倒語法。
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
足。一章應作一氣直下。蓋當日知足。正所以免後之覆敗
也。如食句言其貪黷無厭。如酌句言其攫取太甚。宜字孔
字。以嗜矣諷。喻行其警戒。
六章中前兩教之義而禁止之。正無胥遠矣之意。四句一
反一正。如塗句蒙毋字來。教猱即能親九族而不為讒佞
所間便是。

末二章。總是感慨讒原。可止。而王反長之。居者。居此位也。
異者。不一之詞。式居應不肯遺棄說。婁驕益長其讒譖之
氣也。夫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蠻髦。用憂憂世變之日
下也。

菀柳

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暱。毋自瘵。為主。始則虐
極欲以求于我。繼則虐過分以求于我。終則虐貪欲無厭
而加禍于我。俱根甚蹈來。甚蹈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
知。意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惜是以降。則天子有丁
當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猕

偃南面以主會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涖踐周之成璽何在箕始于畏周遂沿襲以至于滅周也。

都人士

通詩以彼都二字為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疊看不必分。

彼都人士原非概盛時人物只是未經亂離狐裘句是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表儀有章句是都人之繁華末二句純是慨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果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只是快覩之意。

臺笠句見其沖淡綢直句見其閑雅臺笠者以夫須為笠戴之于首緇撮者以緇布為冠撮之于髻綢密也綢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假髢也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

帶是身飾厲即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蠆是髮之上卷變曰而亦如也而厲如肇厲也肇必垂厲以為飾匪伊四句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采綠

通詩俱是托言如卷耳載馳一例兩不盈字全在思君子上來薄言歸沐含其至也五日六日大約如此勿泥三四章乃預擬事韔弓綸繩亦未嘗言從之獵釣只擬歸時相與之事耳觀者則有相親意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目擊之初不在歸時之與偕也。

黍苗

此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疊疊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殊統率之謂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在道言連營建功夫在

內也遠而時久故曰悠悠勞是勞其趨事之勤赴工之久如恤其飢寒等情

我任二章是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之則此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俱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

謝功包得廣肅肅周備整齊之意營之經度董治之有方也征師無在道作邑言烈烈勇于趨事之狀成之以檄循為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原隰句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

以潸泌言清者、回水勢之、流蓄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所係特重故抽出言之。祀宰叔觀待元舅之情。與式是南邦之命說、

隰桑

此詩、亟然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極喜耳。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便合遐不謂意。

著出者業之深綠似黑也。德音、主好賢之名、說周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爲賢者之音、而孔膠又要在己與賢而心孚契說、中間便有兩轉、不如仍舊爲直截、

題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二正一反、請字藏字、止相應、何日忘之、采藏字意來文勢甚緊要依註一氣轉下有欲道而不能道既不能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故。若謂恐忘故不言、便是有意非矣愛可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何等糊塗、

白華

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向爲遠之病根。各節相承說、各章首二句、皆比體、而四章八章爲正比、餘皆反比、

白茅束兮謂東野菅而漚之也、獨字與束相反、

水氣夜升而爲雲朝降而爲露、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彩曰、白雲下露、、被可以爲菅之茅、天步艱難、猶猶以尊代宗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猶訓圖謂忍也、

○滮池在咸陽縣西北流合鎬水、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念彼碩人與之子、不猶相應、爲下燥、、張本

念字就人倫大變言、非僅懷其寵澤、

鼓鍾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燥、即傷恨勞心意邁、、即不猶意、

綿蠻

此詩之體與碩鼠采芑相似、其所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己志、順本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

期必口氣

止于丘阿疲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周恤己也、教之誨之望人之指示己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援己也、

參云事未至則預教之、臨事則諭之、

瓠葉

瓠葉兔首、只就燕上指其一蔬一餚。以見主有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專有此以待賓、舉瓠葉則並不必嘉蔬也、舉兔見餚不必異膳也、賓之猶酒言與下獻酬酢一例、註中以是字正指瓠葉、

箋曰凡治兔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炮之燔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來酒于賓乃薦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酬酬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酬雖屬賓亦是主有以致其酬

漸漸之石

全詩以愁苦久役為主自首至尾由淺入深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三章言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則又不獨苦于險遠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山川悠遠每章各二句為義不宜分搭總承

有豕二句已然之雨徵也月離二句將然之雨徵也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汙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欲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此解最得詩意月是水之精畢是好雨之星月離于畢滂沱所謂月之從星箋所謂將有大雨徵氣先見于天也不暇及他事言勞苦之極也

苕之華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

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語

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芸為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

何草不黃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獸待其民抑且獸之不如也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幩鑣鑣之類

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司馬法周曰輜輦輦十五人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

詩通大雅卷三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 休徵 明徵 編録

文王

詩肯全是欲儀刑文王而揚文王之德則第四章穆〻兩句盡之通篇反覆唱歎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脩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而已叮嚀鑒戒無非揚以修德也德修而萬邦作孚則天命可常而本支其可百世矣

首章是通詩冒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于昭于天非真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故既沒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悅露出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贊昭字不時贊新字時者景運肇啓方興而未艾也朱注將陟降二句作推原看今以貴冥語氣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如大爾看說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着上帝之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出下章亹〻精神矣陟降二字相連看

○亹〻即勉〻惟含下緝熙敬止意德不已閉而不已正是文王德顯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所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我周正指後之有天下者而言惟錫子孫而并及臣庶乃見敷錫處照後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開理當如此耳是隱〻諷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倫下文翼猶者是也顯世要從輔佐本支來

世之不顯一章是凡周之士兩句意也不顯指後人言猷則即指周士當日言翼〻勉敬勉即亹〻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一德此便是多士之可美處周禎政根此翼猷說其事則所云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此節不重在文王得

人之盛只是開明周士之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藎臣正是發閱語脈所謂不敢斥王也

穆〻文王二句方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穆〻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意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緊體本明有息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亹〻須以法天之德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關竅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侯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暨楚上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乃重在商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侯服于周句，舂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在商則豈非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慨。含商孫而舉殷士，諱言周之孫子也。膚以氣度之美言敏，以應裸之疾言，猶實是殷周所同，冔冠則止是殷制，所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傷。然深省，故呼蓋臣而勤以念祖，全為興亡之機，顯然在目，可懼而不可恃。咏止於王知周之何以數此也，蒙上嘆息殷士，故急呼周臣念祖念厥猷，翼翼之謀也。而意則指殷之獻止之祖，所謂聲東擊西，一棒打着兩家，聽者誰不心動，豈必說是託辭以告王之盡臣，四字一二可味。

六章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爾無念氣脉，真搆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王之蓋臣兩句語意，但上文虛含自修此乃點破念之切實處，年修德只在敬上做工夫，註中兩自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亹亹緝熙心法，天付之為命，人受之為德，實一理耳。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曰自求全是責以自己努力，靠得恃有乃祖若祗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其子孫不宜墮此矣。不易與靡常相應

七章疊上言命不易，保而繁之，承此保命之道，只在法祖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宣昭義問，總見修德配命技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是勸勉子，有虞句所以決之，宜昭不須依程歸文，度字殷之所以廢興，天之載也，度身之事於天，豈有含其所享就其所欲之理。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雖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哉，亦如文王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大明

此詩陳戒本意，全于首章揭出，下只歷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之始，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配以功業，應若影響。王與章首二句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基于文之

昭事，故序云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此意亦須識得難忱以天命去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為信，不易維王承難忱說，曰天位則非若分茅胙土無以握天下之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入繼無以厭天下之心。使者天史之也

說文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之字，作與字看，惟德之行一惟德之是行也，只說大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王季為君，在生文王後，須斟酌

三章正言文王之翼翼小心，翼翼即緝熙敬止，上帝即以此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必與人歸是直下相承事體

見聖德之盛非必即以受方國為受命也懷多福重在允
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我能受之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直須遠
末章伐商〻命牽叅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猶不昌何
以永命配不定何以昌猶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
有子也初載渉初生乃幼時耳合由天作家重兩在字却
輕此章意脉一氣直貫到燮伐大商句
俔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仿佛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辟則
天矣而太姒配以幽閒貞靜之德雖則天之妹也文定吉
祥三句直遞下言以納釆之文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

為梁以通之也不顯其光就以此聖德成此嘉禮自此發
祥無窮上說
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此上更着力
周京不重王地只是文王在此故天于此命之耳纘女二
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姒為之歸故曰纘
篤字全是從以君德來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保者扶
持安全右者欲思翌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燮伐燮字最
重燮訓和其文從三火取和光之象照章首明明字及在
照用介以綏萬邦意看方得其解順天命不足以盡之此
三句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不過發燮伐大商一

句意耳
矢于牧野敘商周之歸說與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
帝臨汝二句正衆心興起之見亻者武王誓師曰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可見原無貳
心而人自貲決如此其競勸可見矣二心如顧名義最衆
寡懸殊敗背是凡此等暴白心事語多係詩人鼓為瞻衆
之詞非必實有此事
煌煌乾乾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鷹揚要見義氣激烈且
欽爽大難以快人心意不必是自戕肆字亦足人心用奮
不足武王繼之除去紂之穢濁宇宙便見清明故下會朝

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撫四方的結果與首章天位兩句
可以反觀

緜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詩提起篇首一句為比次第叠叠說下而歸太王為獨
詳註謂文王周之受命是也初生瓜生此相應瓜瓞之喻
足以盡之以為民意作骨子
緜緜瓜瓞只渾渾鼓喻發端重在瓜之大始于統比周之
盛始于微由文王上遡遷岐以及未遷時其有緜緜意象
不可依先小後大註脚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
之微也自土沮漆是太王以前事對竄于戎狄時言故曰

初生重宮、謂室之逆者、穴是土室之逆宮室者、陶復穴是三件、有民居古、正是沮漆間習俗如此、迨王太王猶相仍而未改也、家室猶居民言、邑廟社宮室門制在內、

來朝走馬要見太王保國安民之心、暴帶民徒意、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耳、走馬胥宇俱有跋發間關、而一段累也、相宅精神自、不可掩處、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賛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默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須知作者用意之密、

周原膴膴、然、賦、飛、胥宇、來並為高頭、即是附于、有事、或云是菜之義者、亦無可考、始從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説、是謀、以之人、便有民允意、爰契我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止句、然、承上地美、時之、作命同說、來築室也、下四章在內、同官蕃民穿此樣、契以稽卜事、誰契灼龜之木、

凡言廼者、總事之詞也、慰止左右、是居民疆理宣畝、是授田、末二句、繫頂上説、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之處、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宣者、隨田而居、以便田事也、畝者隨居而田、以服田業也、要見備營雜務、而五句如稱、執事、執安恭之事也、在周字而周于自也、未有宮室之前、尤見一

既汲汲為民謀念、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俱承此遍去、乃召司室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張冒、未便指定立廟、其從下方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致衆庶令徒役、司徒職也、俾立室家、只授以營建之規畫、亦有命以先給其急恭、其經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板築、則東版自下而上、如承載然、古之遷徙、義主而行、廟不先作、則先室未安、故于此尤急、雖又託廟宇而室寢照務俱在其中矣、亦須知引繩縮版、非特作廟為然、故下文百堵遷從築墻説起、猶此節之不言林度築削也、

○陾陾感土之人衆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登登謂杵聲之相應、馮馮謂墻聲之堅確、百堵皆興、謂西洛非一室、而群力一集、亟墻互舉也、興亦只以興起言、非以成功言、鼛鼓弗勝、有主鼓鼛不能自主者、殊無擬按周禮地官鼓人以鼛鼓役事、註云鼛者、緩也、以已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所為節者如時可以食則擎鼓時可以息則擊鼓、皆以止之也、今民自勸工、故鼓鼛節之不止、此句只説抹度築削之時見得、

皋門是宮室之郭門、朗宋在外、故曰皋、應門是宮室之正門、居中應治、故曰應、戎醜攸行、言他日有大事、獄動衆、則必宜祭于此而後出也、門社總要見規制一新、規模宏遠、

意

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為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命將出師必于此社授以政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王社有辨

此前五章俱是脫西戎之陋習建岐下之鴻圖康阜生靈肇基王跡政所謂自修之實而開所由起也肆字緊承上說但不隕厥問又重在太王修德上不應泥定營建祚祓四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德業在文之先還須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處岐時纔無滲漏木拔道通是人心歸順國勢既觀正由世德薰蒸以

致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銜尖故曉凡人氣不得伸則必聚衆而息故曰惟其喙矣喙字見不暇為他謀是極形容其畏服之狀與不殄慍相應

虞芮質成闕文王德感衆矣不須蒙混突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正以求其平也以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疏者如琴斯張弦不可紊也疏瀆也引其下以親其上故曰疏附先後謂引君當道是導之于前輔君進德是相之于後傳喻君德于人而宣布其聞譽不疾而遠若置郵之傳命則為奔奏禦未來而折其氣災至而折其鋒則為禦侮大約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人也須逐件提文王作主

細玩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起文王之德蓋此詩只要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為國為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祖宗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須推原到精神感應之微妙處也即如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人主所必不可不知者却云不要重四友恐妨了文王地步是何所見

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羣小用事于外妖艷蠱惑于內

成何國家景象則如此詩之言妻女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

棫樸

此詩重咏文德而所云濟濟勉勉原不露出德之實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摹寫聖德之妙藉此將末二章作推原人所以聯咏咏歌語脈或不必然不如作各開看更有意味

首章以薪槱二字應左右二字為興薪用之今日所用之他日根芃芃來濟濟與芃芃相應皆容貌言容貌即是盛德之容貌不必推出德來左右趨之從就匪戎歸附言左

右字宜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趣附影子。不可便總趨文王者止有此兩項人。

次章濟濟亦泛言。非就祭時說。左右則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不同。奉璋去者。辟王既執圭瓚以行亞祼。而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之亞祼也。峩峩來璋時衣冠俊偉體貌端莊。上看宜者宜此奉璋之職也。有與濟濟相匹意。須知重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上。不重贊美髦士。

涇舟來楫。即胡越同舟意。畧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于道。不專指征伐。凡君行則師從。進及與如不及義同。是人心爭先恐後之意。

四章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與聖德久而成其化者亦久。作人是文王有以根作他。若說人化則是上文人歸矣。但要知此是德感自然。不十分着力。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

五章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勉即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說其德之不已處。自有以維係總理天下而敎之。總括中也。即朱子所謂四方皆在綰索內。牽着便動。

旱麓

通詩只是反覆歌咏文王豈弟之德有以受福。不必爲後

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亦添出天字。凡天地間禍福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渾是和氣。與和順之氣自相感洽。其爲福祿所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爲福。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總之以咏歌文德爲主。

旱麓無意于榛楛。君子何心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爲興。豈弟二字合看。兼內外說。備此和順之德。自感致此和順之祥。是即干之以豈弟也。不必泥着干字。

次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諸之盛者福必盛。要認從中必字。

鳶飛戾天二句。躍然是一作字光景。鳶魚遂其性于上下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化一也。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棫樸作人不同。

清酒旣載章。原與上關說。只緣無豈弟字故傳曰承上章耳。實則伏在下章。牲酒不重。當帶德說。如云德與酒醴俱芳。牲牷並羙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看。下章言神勞自乎日言。

瑟彼章見神歆其德有素。不必待祭之日也。勞是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意。

求福不回。與干祿豈弟側看。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原不專主祁說、

思齊

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但不要太穿鑿。首章泛步聖
妃賢說到、文王本身上。蓋叙起法也、不重
齊字、媚字、並重。大齊為媚ゝ、乃不棄而婦道盡。母道始基
之矣。妃賢重嗣音上、徽音即思齊思媚之音、兼言百男、正
以驗德之盛、亦原說到母道。○左氏、晉蔡郄霍魯衛毛聃、
邵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次章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感神化人、則皆主德言、意是乎。
日所行、默順宗公之意、非祭時也、子孫頗及厥德、先人賦
之為怨、子孫恐駭不肖、先人痛惜之為恫、刑于三句、不重
有序、重無人不化意。刑謂以身儀之、感厥之間、纖毫有繞、
即不能刑矣、字義還專屬寡妻、至則以叢涂言也。御訓迎、
是相接之意、人方瑪ゝ下觀、而吾之表儀達與之合也。君
以一國為家、故云家邦、
雝ゝ在宮章、備美其德之純、都在心上、雍和極其至。敬極
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雙言肅雍上見、亦若有
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而亦字上見、雖
雝肅ゝ是心體之發見者、蓋未發之體、渾然一極和敬、不
分發之則隨在各呈一極、宮當和則極于和、廟當敬則極

于敬也、不顯是心境幽獨處、臨作天之監觀說、無射是心
與敬洽處、保以如有恭存言、此四句總是純亦不已、末章、
所謂無斁也、下二章通根此章說、
肆戎疾章不必推原到性天、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終之
純妙于純、即純是其本体。自然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耳。
烈假即指德之光輝盛大、式以本然言、入以當然言、不聞
不諫、要看得活、蓋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
天然妙合者、註引性與天合、單証此二句。而說詩者并將
上兩句牽合、益無為矣、
肆成人章、承上說來、詞雖是言性德之作人、意實是因作
人之盛。益贊美文德之盛也。有德、ゝ已成也。有造、總務修
德也。譽即德達之譽。俊乂以其有德有造也。無斁指雝ゝ
四句言。無斁即所以成就人才、不可云惟德無斁則作人
亦無斁。又添出一層來、

皇矣

叙三王各以德為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相連看、每上章
皆泛言、下方詳其事。首章求民之莫、一句則是全詩綱領。
○臨下有赫、還未說到擇善個處、只在明上虛說、下面監
字究疾頗予俱含在內。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
說、有个主君意ゝ、雖此八句只求民莫意說。夏商當活看、

不可分析矣此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失只是夫桀言夏
商之失道耳不獲正是失其莫民之道究是帝覔此人度
者求擇其能稱也者則致當將字者是上帝所欲得之以
安民者反覆數語總歸重在末二句
作屏修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椒開是去無用而存有用
須認註人物衆盛漸次開闢意非必太王自爲之而一段
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將柞棫拔矣四句象脅則此下可
直接帝夷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見太
王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
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内

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帝省五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木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
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自太伯王季
言自物生此二賢時而贊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
矣因心則友因是言平日愛兄出于天性自然實亦從事
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受之形迹而已
惟可受即受乃是其心上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天顯之愛
渾然流通其友乃爲因心耳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爲友
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修德以
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是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

所謂修德德不出安民外受祿以總先言有四方以格後
言
度其心者心有定衡而能制義理之宜也正是全德所從
出不與貊音對看德無玷缺則天下自無異議矣度心貊
音俱從言不必粘受祿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
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邦不重只言其
君臨岐周時爲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皆
親我耳靡悔即無歉之意德如文王是何等光大而只爲
六者之德贴贴在人所以無可亦間也悔字反照到太王
心上是字法之妙孫子二字不要拆開說

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托之帝謂便有告戒之意故曰
無然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也歆羨二字一意有歆
必有羨也四字要看入細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
理猶未免理與欲鬬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
未能與理爲一常人之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
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其機關甚捷故曰先登文王爲方
伯而密敢侵阮即是距文王非周家之禍亦非天下所望
于文王也曰篤曰對正見文王見理真而道心不動一意
奉若天道處此章下入句是方遣兵以遏密下章上七句
總是進兵以侵密從入我地而總之曰遏我入彼地而[illegible]

之曰俟
依字說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應上招字看可懿南懿
雖忽亦安全本無畔援歆羨來陵阿在高崗上泉池在高
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我字亦不必泥只是彼無險
阻可恃即密屬之我耳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不是
自京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
渭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據其形便萬邦
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曰方曰王皆自
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文王未為天子下語須有斟酌
只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邇之懷有所依便是勿作朝覲

皈圖等論
不大四句即是明德總一自涵而不自用之意聲者威聲
色者氣焰夏者侈大革者變更不大不長乃詩人圓活之
詞非謂尚有些子存只是不大猶有根在只是不長也知
識正是大與長之根苗與天理自然之則衡者四不字皆
脊說下意自融貫不須牽合亦不必泥注仇方要看得大
崇侯助紂為虐天下之仇也非以措己故仇之
閑閑猶狀之而不用言言任其高大而不即攻也類謂表
其罪于天禡謂昭其罪于神致附全為棄民而其君若肯
自新亦在赦例矣無侮謂人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接也

弟弟言必攻也仡仡猶頁固也伐是聲其罪肆則縱兵以
伐之絕是殄其祀忽則并國而滅之也即其已也忽為之
忽四方指兄弟之國言

靈臺

此詩要認詩人叙述民樂語意民樂意在贊歎上見如曰
靈臺靈沼曰子來曰於牣於論於樂皆羅點樂見子詞都
不須見出樂字
首章是一氣說話攻以庶民民便來了成以不日成便亟
了勿亟戒于經營時而子來即在不日內非申說上文也
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重始字經是度地以為臺營

是謹表以正位子來下須補攻成二字方是
兩王在字重看有幸王亦有暇時之意攸伏濯濯翯翯於
牣等光景俱就民模寫出來
植木為虡橫者為栒加板于栒曰業而業上刻畫其采色
樅然然是一物此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至賁鼓維鏞則
大鼓大鐘列于東西序者於論二句一串看於樂言作樂
于辟廱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可樂也
叠上於論二句雖以起下實有咏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
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而後奏必自鼓始故聞逢逢而知
方奏也方字作正字看賦取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

見章共末文意

下武

上四章言武王繼先而有天下由于能繼先德末二章言後世能如武王之繼先德則可以常有天下又從先上看出於後來德之以世德作求二句爲主武王以哉衣纘緒似難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質之于心實無分毫與前人發處故詩人反覆剖破即中庸達孝之旨

首章是下三章引子下字之義嚴在天自見章就武王身上說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已含世德除京不止言德但要見益大其緒意三后之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者鎬京以爲天子于下故曰配　者相當無忝之謂也曾

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以天理照看作求起而求之也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永言配命則無一息不與先德合矣配命之永即求世德之純纛非有兩層成王孚者謂此求德一念有以融洽天下之精神意氣而毫無所疑也總由人同此理一分着理有何可疑成字在武王身上說

式本作來則即是式孝思卽上求世德之思求卽配命之求但配命以理言而孝思則純就心上說愛慕哀慼無非三后而命自求配亦不知其配然維則重在武王之孝可法則上蓋主愛皆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爲法

媚武王而來以爲君本孚式來媚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感故曰應侯順德嗣服主業說而昭哉二字全在道先人之御濟天下之變光明正大與日月爭光上不止是光昭三后之服也此句正收結王配于京意

昭哉來許四字而截貼哉難承上說來寔后二節之血脈宜提起重發下文句句緊頂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哉語意蓋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爲人佐助者只取之武王垂裔以嗣服而遐但在能繩之耳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諸侯來賀則率土君公皆周奔翼故曰有佐此兩節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

此詩通重歸民意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鎬之由下言文之武功武之文教文之作豐總他忙迫武之作鎬總他慎重無非爲民也克君各就本章說

通求二句一氣不斷以文王之心言求寧虞虞就欲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也觀厥成正急于求寧心事此便含容民蓄衆意爲下伐崇遷豐章本

受命指受伐崇之命于天武功即指伐崇說爲作邑章本

第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版　反外

作邑正所以安民
城因舊溝邑稱其城自是體制如此無規模狹小意棘欲
只為武功甫定土功遂興有似乎棘成已欲耳來孝先世
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止是也追是追
而及之之意不須依註下來致兩字安民即安此歸附之
民不就作豐之民說
王公安民之功也功之濯即首章發之駿意作豐鎬尚未
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之王公所以著
明于天下也四方二句亦根此來攸同者心歸之也維翰
即鮮寡類以惠鮮小民類以懷保意

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為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
在擴水道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依同與上別上只
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獻上維翰只倚賴意維
辟便稟其政教號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豈淺豐邑所能容
○鎬京乃詩中大頭腦處當另講辟廱乃宅鎬中一事特
以教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所謂講學行禮則
又辟廱中實事也四自字皆帶鎬京說服者服武王之教
化也思字重見其為心服
考卜章總見武王遷鎬之不苟首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
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正以為可居遂成之也重在
考卜上蓋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如此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推
出武王之心事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孫字包得遠算
子則指成王

生民

此詩從后稷以配天說以天字作主天篤其生天啟其明
寔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篇中有
相之道是全詩綱領
厥初生民句所以喚起時維后稷且慢慢出后稷來只云
起初時生我周人者是姜嫄也禋祀弗說卻祥是求嗣之

祭註引帶弓衣執弓矢正求生男之祥歆震夙是三時歆
是感孕之初震是孕成之後夙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
以自戒慎也介止即郊禖之地載生二句猶言自是生育
出來乃是后稷也正與生民如何相應
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敏民
以歆歆為感動之速諸皆近理姑識之
不拆副即是無災害正所謂如達總形容得一个易字上
帝二句打轉上禋祀求子意來曰寧曰康總見上帝安享
其祭耳居然訓徒然只是不曾經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
入道此詩人即把生時驗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嫄時則

直以為怪異耳、
勝字以身遠庇有字要心也、會成乎林成木者遠至而不
果實也、覆翼以全獲也、法之捷入浮以次叙也、畢計亦見
氣体之異、
此是容貌之體格、是神采之吸發、口食又在匍匐淺稍
長之時、兼字貫下四件、禾役成行列也、此五句全要識得
事出於無心、天生于有意。不離童稚之好、已具參贊之功
○穡是天下生人之穡。后稷教之、則后稷之穡也。有相之
道、是于天地主成所不及、有栽成輔相的道理、管下七句
茀豐草、正以種黃茂也、方是尊中之生意、而蓊苞是甲內

詩經三要　大雅

之微萌欲吐、種是甲已拆而成芽、褎是芽附上而漸長、發
則苗出土而將秀、秀則未成穗而吐華、受氣足則堅、形味
全則好、以穗則皆繁而下垂、以粒則皆栗而不粃、此錄苗
生自然之序、實由人力之亟使然也、稷之有功於民、具見
此一章、即有邰句、確然說酌其粒民之功、說世祀姜源意
只帶言、下章重提降種、則為祭祀、東木也、意各有本、義原
相貫、不必認下章纔是祭民
誕降嘉種、數上即有邰家室而言、秬秠可以醸酒醴而和
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故曰嘉種、已在黃茂中
特枇出言之、祀禦宗廟辟神言、不專指養稼、其事具在下

文、
誕我祀句、緊承肇祀來、或舂四句、皆為餱米也、所以餴饎
而肇此等、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誅
是下來祭之入、惟是齋戒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
為束合脂而發之、使芬芳畜達、以求神于陽也、主內祀言、
取羝以軷、主外祀言、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軷、蓋封土為山
祭之以牲、既祭乃驅車轢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軷、五祀行
最小、又最淺。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燔以備庶羞、烈以
貫薦豆、皆取以獻神者、不必泥定獻尸、叠后稷義起之禮
未、可以周制一一附會耳。與嗣歲者、與起將來、使嗣茲歲

詩經三要　大雅　二一

所肇之祀也、有無窮之意
末章正就當日郊祭配以后稷言、亦微帶昭其祭統得來
此大祭之意、上五句從自家格天歸本到祖德上、無罪悔
言教民之功、克當天心、而不獲戾也、迄今猶然、所以遠又
格天之速、此正見稷之無忝于配天、

行葦

首章原設燕之自、下言燕禮之周、行射頌禱、皆燕中事、全
以戚戚兄弟二句為主、
以行葦本有生意、但懷其害、與兄弟本皆至親、但懷其遠
與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戚戚者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

已也。就父兄前老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具
邇。一正一反。肆筵使有所登。授几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
此。二或字宜玩。正是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
人當授之几也。
鋪陳物品曰筵。蹈籍曰席。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少
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緝御是相續代
而侍。即禮所為更僕。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酌罍。禮之
次也。洗爵以示不褻。奠斝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
斝。互文耳。脾臄是嘉殽中之二物。舉以例餘也。凡歌必拊
絃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歌咢。亦是舉二者以該衆音。此

上都要黙祭餘意。如侍御在駿奔之後。賓酢洽旅酢之餘。
飲食則自廟而徹為燕私之需。歌樂則自廟而入為後寢
之奏。
四鍭既均。泛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競飲
也。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內又序其敬與否。以
論德。飲也。兩序賓皆是一射間事。意只重在勸賓以飲。不
重德競。上挂揩三挾一謂揩三矢于帶內。而挾一大以射
也。侮是矜己之長慢人之短。中者往往有之。故以序賓。○
序賓以賢。禮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
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

者溼是也。須知古人真要正在常。防其失儀。
曾孫章只是願其壽而能修德以享之。更無而屬。曰曾孫
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為獻主不同。以尊尊親親
也。酌大斗祭屬下文。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
也。引以知言。翼以行言。要見相與意。益恐人老則知易昏
行易惰。故勉以交修。如此壽祺。壽而言也。有德則日休。故
曰吉。景福即壽祺也。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醉

通詩以令終二字為主。祝願大意見于前三章。後雖微指
戶告其實姿意也。景福昭明中晴含祚胤萬年令終即
永錫祚徹也。而屬
背二章醉酒向須會前篇意致之父老雖不以燕飲為
恩而一燕中恐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適後世
而言也。不作一下文令終正是萬年意景自福之亨嘉
和順言之胎其光明盛大言之昭明即景福之衰來
也。賜後祚撒以福胎明是人生所已有直欲進之于
萬年耳。
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言之延之萬年便是令終現全
有此便是有淑始善則萬年可知矣嘉告在前而祭時此
引以延已意嘉字正打着令字。

静嘉句邊豆中所薦之品物言。稱佐并言相恭秉以助祭也。稱以威儀以臣言。威儀孔時以君言。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不違者。誠心終始如一也。合之是君臣一敬。父子一敬。祝為嗣子奠酒于神席。在迎牲之前。子之舉奠。在旅酬告成之後。其誠易竭。不匱為難。類訓善。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善相類。合下祚胤意。永錫則含萬年意。

室家之壺。雖只以所居之地深邃嚴肅言。然脩玄默而近天休。實不外此。祚胤是已然事。重在永錫。

士章首句承胤。而下實言錫祚以胤。非祚無所措也。八章首句承祚。而下實言錫胤。以祚承胤無所托也。註中特字使字須理會。祿即是天命。被者自其數錫言之。僕者自其依附言之。只一意。凡僕御必附于人。故以僕為附。釐爾女士二句。重字緣上孫字。寫寢之積。曲到此始完。要打轉令終看。

鳬鷖

律取尋繹前祭之意。既祭明日。復其祭食以燕尸。如瀆祭也。賓尸以祭禮待尸也。與各止一句。福祿就燕飲作賓。厲沈哉。寧勝為尸時嚴謹不安言。成謂福來成就之也。宜是順遂之意。為是扶持翼相意。下者福祿降于其躬也。厚以賓待。故曰宗于宗之福祿。就廟祭時要補言。是起下之詞。重在又來燕飲之福上。欣欣湑湑之美而可樂也。

假樂

全詩以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二句為主。後三章皆與此相照應。子孫世有令德。世世治安。正王者之福也。詩意于頌中寓規。

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故令德以顯顯言之。宜民人。正顯顯處。宜民照下網紀四方看。宜人照下率由群匹看。人民咸宜。即此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扶有保右命三字作也。然之福者。重在自天中之以起下。子孫意中貫。只是常保常右常命耳。下文穆穆四句。威儀四句。猶此所謂令德受福。四句及燕目塈民。猶此所謂宜民人而受天祿也。而天之中重于王。即在其中。

千億不止就一世言。穆穆者德之聚。穆穆則有幽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皇皇者德之充。皇皇則有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皇。不愆不作聰明也。不忘常思繼述也。有典則之德。自無愆忘之敝。不愆忘自能率由矣。此正是宜君宜王實事。下二章則專就宜王而言。

威儀德音俱本德說。抑抑有威顯一致言。秩秩有終始不渝意。怨惡是人主與群臣相左之私意。此念横于中則賢

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恆無此
意自能率由羣臣受福繫連下句看凡人主長久之福全
在能係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禍無疆也
之綱狀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統係于綱者
綱既張則日自理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
及正以安民及之也須知朋友之燕亦只是以無事慶事
亦全不修職業媚愛全見于不解二句除卻傾治別無慶
然忠不解是無逸之心法民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也直
是常見當世之深安莫作幸今已安説此二章總究溥宣
王二字

篤公劉

亟始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
其始終理以下總其終通以厚民為主而思輯用光句是
一篇骨子止基乃理則其中血脉
首章就公劉之厚民全在思輯兩字當其在戎狄中民之
殘疾瘡痍曾無寧日安所將輯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
亟居亟康意正爲此乃埸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
埸疆率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徹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
界溝塗等語積倉從埸疆出裹糧又從積倉出輯和入民
正不以光顯國家也此意既在啟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小實則慎之于心必矣爰方二字最可味豈不如此冒昧
不敢輕行也
二章言相國都之大勢胥原陟降原是一事庶繁順宣皆
公劉相土而見從遷之民如此正后章于豳斯館之時也
則可見人情之相安亦可見邑居之不容緩陟則二句正
所謂胥原既從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何等致慮
之勞處字宜玩佩則玉瑤劍則鞞中有琫飾之容刀皆相
土時所帶者不重文事武備意○此章陟巘降原只大槩
搜形勢以定都下章逝彼四句則既得所居之地而度其
可以營邑居者

溥原在百泉之側逝百泉者通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
勢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岡者遠覽山之環拱以察丘
之地勢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于時
俱指京師之野言處處四項以安身待賓發令議政事
分看適就公劉當時營度規模說
于京斷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勞群臣舊勞其征國安
民之功也然同姓異姓言賓者群牧之所宰者言之一處
飲之食之有權然款洽意君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只是
一燕之間而公劉以一身為群臣之主耳四之字皆指臣
言

東西為橫南北為長既景三向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相陰陽之向背以攘寒煖使種植各遂土之宜求景來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岡來三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税法所以足食皆衆土田說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税說〇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千萬則人亦千萬成既千于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者則為羨公劉遷邠時遠満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單

末章通理前遷邠事正以結思輯用光一句之脉涉渭為然取材以作宮室也為亂所以涉渭鍛以制器厲以磨器皆作室所必資者止基是落成時事通理第四章事愛衆爰有澤衆定若授田來夾其皇澗二句正是愛衆而包有在其中夾澗而面相對而居也遡澗一面相連而居也此猶在既溥既長中芮鞫之即則度其夕陽矣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

泂酌

戒王之意德教布豈弟之德以保其民蓋民本以君為父母以下為歸為恐但非有是德民何所賴此是蔵規本意而拈出却似褒美

興於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泂酌彼茲四字宜玩正照君民之聯屬惟賴君之樂易乃有簡近下愛民的意思民之休戚得以相通宛如父母此全以德言不必泥強教悅安註脚為民父母重在我夫父母乎民上不重民載為父母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托之意攸墍頼以安息也

卷阿

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賡歌語氣發之前四章三伴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又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種種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共具待其人修己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引而不發令王自思

矢音與篇末遂歌相應中間包許多意思而尚說不出只云以欲吉之意於露于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己憂盛危明等語

伴奐二句根上游歌來要見天下昇平氣象伴奐是逍遥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乃休戚之之休非休息也伴奐之游即是優游優游即是休一聯下総形容心融神適一段閒散自如的光景彌爾性不是壽

考亦不止是於此生有係共天和意思宜暗與修德希合
章此句俱繫屬下句說胄只是終似先王詩則畜終也言
外要王思先公所以胄者
級章者截句要莞伸然分明無或便安紊亂也犯旱即承
此說是基圉不極意此中就有主有神意了主非徒為祭
主乃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
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
看爾字可見茀祿康謂繼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大
平也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看
此上三章說福一步進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
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俾爾彌性二句所謂
伴爾彌性者滑贊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覆以賢之當用
告之
馮翼孝德俱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見得無所不備逆
以待用意引如引君當通之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
字即後所謂使且命也為則以德言
顒二章直從德說起不復繼用賢蓋即以逆上章意也顒
卬二句亦狀上為則來顒卬是德之外形如圭璋是德之
內蘊令聞德之音也令望德之聞也一人建極而天下歸
之正如衆紀之統于一綱

鳳凰于飛兩章承上言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有
效忠之思取與于鳳凰者以共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
快覩也吉士吉人即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曰
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來言賢之可用者無所
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媚天子者輔之修其德以為則
為綱也媚庶人者固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愛
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鳳凰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翼挾義衷抱忠逆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
奮翼五光備舉云成平時遂有鳳凰至
鳳凰鳴于高岡梧桐生于朝陽名二句俱作一句讀高岡
鳴鳳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
字有想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末二句只疊上言生
朝陽者如此其盛鳴高岡者如此其和而盛名自見不須
下轉取喻萋萋全在志上與下章各開說扯作興意無謂
〇車庶且多見不獨可供宸遊也馬閑且馳見不獨可備
法駕也待賢意未嘗明言而隱隱自見故傍着其意若曰
句須知此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
止在車馬只就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矣詩以全詩
言不多字作字俻下景堪玩味言我所矢之音有幾何語

將為王之來歌同此而速歟之爲中心所欲言正本欲感飫盡也益歎王有諫於意言之表

民勞

此詩以相戒安民為主而開鍵在去小人蓋小人乃無良之人其言憯呶其惡罔極其狀醜厲其用心繾綣先用詭隨詭君以益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故各章俱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各無復四句一氣直下末二句則上不同俱與各節首四句相照有反覆丁寧之意

民勞無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蘇息之亦字正當汔可字緊相呼應京師豈夏之中故曰中國惠中國所以綏四方

施治先近意蓋為治次第自然如此箋曰王愛京師之人明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賊此解家切當時事語無縱者見必退之必遠不使得處君側之意所謂無良之誰寇虐之過只是一無復而已柔是寬而撫之能如相能之能是馴而習之也能邇即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王室之定不外乎此

書言柔遠能邇而曰難壬人詩曰柔遠能邇而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述通中國及四方之民就憯怛是巧言利口熒惑主聽之意

勞施施於平日勤勞王室誠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蓋小人之實雖除斥其一二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化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一等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無罔勞也總之此二句是誘掖之詞

罔極有給惡不復意作惡構惡于衆也敬慎二句直是以去小人的把柄全屬之自身蓋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惟忽威儀不慎則君子先望而去之耳

憂泄民憂盡寬解也正道以紀綱法度言以一身之繫於闕生靈之休戚責任豈不甚大

正反尤甚于正賊之止于殘虐反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為國安民故曰王欲玉女見安當自玉也

板

此詩為刺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大半重在安民上言天正惕其為民也出話為猶是安民切務尤以懷德為本

首章為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旨下文皆根此而闡發之天之反常即在民病上見蓋天心以安民為常也出話所以宣其猶下章所謂辭也為猶實出話之主靡聖二句正

不然不遠的病根凡人心知有聖人猶依傍名義以行而
不取盡悖今其心自以為是而任意為之何依據之有故
曰管管不實于亶違自己猷為的念頭亦全是虛偽也此
四句一步進步猶之未遠又進後上四句來言其未嘗須
思遠慮故天災民病若此而尚以靡聖靡實之心致不然
不遠之失也上猶字是謀畫此猷字又在話猷上一層
同列病痛不出此章下彝彝懌懌不然之反也爾用憂謔
不遠之徵也灌灌蹻蹻靡聖之狀也為夸為毗不實之形
也大諫直截到底
難者艱難而不易蹷蹶者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
總說民之不洽不莫上惡惡是欣喜而不知憂泄泄是
怠緩而不知急辭亦謂號令乃是朝臣僉謀聞切廟謨罔
計而下民係以休戚者辭訓和謂調劑脈而不拂與情懌
訓說謂懽愛多而可適衆意此全是為猷念頭猶然知有
民不然有已而辭以宜之故民之洽者以合操者以定也
四矣宗響下直接上面然然滯脈益謂當此天難天蹶時
只有此一着咪謂還可回天也
我雖異事以下二章反覆著僚友之不交善言分明畫出
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情狀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
之以見我謀之當聽也

灌灌是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即上我即爾謀也今
蹻蹻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以蹻蹻當灌灌使老成須屈
設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案
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責數之自矜以門
人曰夸毗同以附和曰毗此等驕矜畢端意態即是威儀
之迷亂而善人見他如此安所復矣其謀直如尸之無言
而已矣今之民急禍罔若有入焉蔑度其所以然庶猶可
洽之莫之而今使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禍亂已
盜咨而克執有順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息亂而必須善人
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曉儆得語言縫脈兩
句意
牖民章承上民之慇慇而言謂民惟所自主又本次章詞
辭四句而派言之天之牖民能善一邊說上之化下則混
混說壞荒以彝相應圭璋以形相合取携無益求之而隨
而未嘗費于已以益之皆是易之形似多辟罔極之後流
而放辟邪侈也不然不遠是渡立邪辟以導之○程子曰
牖開通之義室暗故牖以通明○疏半圭為璋合二璋則
成圭
藩在垣墻之外所以為限也垣在藩籬之內所以為衛也
屏設于門以隔內外所以為蔽也翰當讀兩邊以障土所

以爲幹也。大人德望之重。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故曰惟藩。大師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行伍軍師。故曰維垣。大邦世守封疆。奠居方岳。故曰維屏。大宗勳閥之舊。枝葉之蕃。是以聯合衆心。故曰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曰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故曰維城。體雖六開。意重懷德。無俾城壞。全本懷德來。德是主。辟之反。敬字不必深求。只及前寫之泄之謔之。看戲豫怠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踰閑之意。皆不敬也。敬不徒是虛念。有實求所以安民。而回天意。及爾云者。言一出入動息而天無與俱也。章首從天變說起。故亦以天結束。

大雅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此詩嗟嘆之神。總在殷鑒不遠二句。而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厲與刑。況湎炰烋。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處。而詩人嗟嘆爲任小人居多。

章首四句就天。即是說王。疾威二字。酷虐掊克縱樂然之狀。多辟即指疾威。未嘗斥天。只是委婉其刺王之詞耳。二命字俱就人所受于天言。其命匪諶。嘆下鮮克句。惟人之靡常不克終。故天之付與。亦似不可信也。若得盡如其初。則天何常不可信。

咨下四曾是。絕怪歎之詞。上二句曾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掊克者掊擊民而脧之。取其財也。貪酷是一套事。強禦掊克不是兩樣人。在位謂居公卿百執事之位。在服謂任公卿百執事之事。懤德即指強禦掊克。女興是力者。好暴多欲。實爲此輩之倡也。

義類是秉斯民之人。多懟寇攘。俱頂強禦看。談以對流言。是此輩所倡爲害民之言。而辨悖是以濟之者。曰用以惠對。亦見王聽信意。作祝就王身上言。蠹民不堪命。而斂藏之用此人也。

炰烋二句。承上章就王說。炰烋是極形容其氣勢威猛。如虎狼之狀也。斂怨即上詛呪。不明四句。只一意而重言之。蓋主德昏昧。非特無知人之明。亦無以爲取人之則。故國至空虛無人。非真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

天不二字直貫下去。言天未嘗使汝昏于任人。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見得字汝自沉湎以致爲人迷惑若此。既愆二句是以湎湎而失儀式。就二句是以湎酒而失言。此四句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畫。靡明靡晦與俾晝作夜一

意亦根上句說
如犍嚼言不齊也如沸羹言不寧也蓋國家氣象入情類
從驕動如此小大指國言世亂國危皆喪德從奸所致而
王尚不悛則無可挽之理矣末二句只是申上文以明必
喪之意西京賦云巨靈贔屓以流河曲則贔者怒而自作
氣之貌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不用舊無舊人舊法言當時原未嘗無
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總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
析之
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話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

動人主都在枝葉未有害上蓋昏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
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
撥而終不顛沛者乎

柳

此詩前八章俱是教為人命已修德之言而懲自己把作
空言於遁故後四章反覆在聽言上提醒虛其心以聽言
則德修而治入在其中矣凡如謨命言詁寐興洒掃之類
俱是即修為治工夫而首以威儀為德隅作于以不愆于
儀為臧嘉則慎儀尤德之實託處也聽言紧關只在靡聖
兩字

柳柳是自然縝密如此非如下文敬慎著在工夫一邊回
德之隅者謂德本渾融而此有可畏可象如室之有角有
稜也哲愚則說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
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膚淺人亦有言兩句
未必真有此言只是痛恨其無儀而設為之詞耳疾字戾
字俱下滑刺此四句總是承人言而極嘆之以發自警之
端
無競者卓然莫加之謂本自畫來覺者廓然直大之謂本
自修來道與德原非二自其德而由之即道也道德只在
訏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修政全從威儀即人道穀德行

覺也維民之則即四方訓四國順也謨即是猷命即是告
謨猶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萬民之術大與遠定
與時義各相成訏與定遠與辰字各相應維民之則重在
上可為法上
興訓尚箋曰猶尊尚也此一字管下三句一氣直下迷亂
于政即顛覆厥德正與上文訏謨三句相反荒湛于酒即
迷亂顛覆之病根也汝惟湛樂從即疊此句明刑指上訏
謨等意是即先王之道而可恃以承先人之緒者弗念罔
敷皆從上句一直遞下蓋責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求者
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氣

詳字承上來迷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〻〻之弟修天所尚
也如彼二句以用譬言眾與上句是不泄通不忘遠之意
正上所謂訏謨遠猷定與灑掃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
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莫作細看維民之章重在我示法
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貫用戒二句相承
說戒之即所以遏之也
質爾人民二句與上章各開說質成與定而義成即所
以定也其事不離敎养候度凡制自王朝頒于侯国者皆
是質之證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戒不虞非無虞也直是
常防其險艱祈免于禍諓之意慎出話敬威儀正所謂出

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應偏主修己說柔者
祖暴之反嘉者悖慝之反總承言與儀說白圭四句又特
抽出證言一節以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證開不出必
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可為者不可修為也乃不可復
救之意
無易由言章終慎爾出話之意無易緊根玷字來莫與附
適無言不讐就好邊說此二句總從言感應報施必然之
理以引起下四句意順也是以順理而順于人心之意無
朋是庶民言正所謂柔嘉之言也經〻謂言為泄法承者
遺來而不敢違也以御民吾淺乎哉

友君子章雖不專主敬儀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德
微密工夫上須之輯柔可以不媿君子而又曰不遐有愆
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說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屋
漏曾子所謂之當室之白蓋日光所漏入也雖以地言而
不愧則以心之存言無曰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謂不
顯莫覿即未免生厭射〻即斁于屋漏矣
總看此四章則白圭之玷合無易由言節從慎爾出話一
句來視爾友君子合下節遏從敬爾威儀一句來子孫二
句及下辟不為則皆歆以證言慎儀之效
辟爾章是總括上文而勸諭以必應修德之詞淑嘉總是

至精至密無一事不盡善盡美不必分析〻俾字正依着
上文工夫使之然也止與儀亦無天別愆懈不愆一正一
反以微維德之隅意少踰于理便是借少害于理便是賊
不僭不賊是淑嘉地位辟不為則就致仕辟爾為德一句
衆脉進應第二章維民之則句投桃報李是借言感應必
然之理不作喻說彼童二句則是感應之必不然反言以
決其應也實虹小子亦不粘彼童句說
木斲則折惟柔軟乃可以為弓人為則損惟溫恭乃可以
進德溫〻者馴心浮氣收歛已盡而純是一團和順之氣
也基如基址之基且渾〻說所以基德尚在其作哲人三

句內。明由虛生。恭人即哲人也。言之事即是德。順德之行者順所為之言而行也。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溫恭上體貼出來。愚人反以為不守全為不順故耳。哲愚二字與前章相應。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稱。謂維之愚人則所以成愚人之疾也。人各有心。是重寔愚人之遠于哲人不是推原于心之相遠

未知臧否。猶未使是愚昏之詳耳。切而謂然不知。雖道是哲此其病全為自負善哲一念。失之于盈所以違抱子而不知也。將望成于何日。盈則如前所云溫恭恭即哲哲即順德之行。與堂不早知而早成乎民字。苦迷言。實指武公說此章大義。只是將前章句句翻轉。打到武公身上

昊天孔昭。還應上皇天弗尚言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悲得罪于天之日。不是有可逸樂也。此托為痛詩者之言夢夢是不知為善去惡也。慘慘者憂其及禍亦事既耄言没已忽然老大矣。知待何時

舊止即修德內事以其為先王之朋刑故曰前庸用而數求與執之意太慘。即下天方二句。取辟即喪國之禍禍之不遠。即天之不忒。莫觀天所謂即是國所以與觀天所謂即是國所以使何遠之有。正打轉昊天孔昭

桑柔

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皆歎人民之受病。下皆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

不殄心憂。憂之不已也。塡漸也。積也。是悲閔積滿于中之意。我矜不但說自己。實望其憫人窮也。民之病而可矜憐在下二章。

四牡騤騤二句緒見祖役之不息。有耳聞目睹。無非厭苦之意。亂生二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諸侯也。民有姓也。燼者遭禍而存亡。如火滅而燼也。國以則隤靡然。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哉。

國步蔑資四句。一連說國將殄滅。先其可憚。以天欲困苦我民。使我君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也。君子實維四句重在下二句。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人忍心胥議正所謂競者。子安得有此。不須要後世黨禍主說。屬階猶梯屬。王用小人以釀亂而四韓者。她詞也。○儀禮疑主註云。戾立正立自定之貌。盖人有疑則飾細而若定也。棲水上浮木。墊水之漸侵也。瓮解靡所二句言我從兵使無有止息。今後云行當何之往也。亦自悽然土宇拒。徒者之宗御也。自西徂東者。周在西而出征乃在

東也。瘨瘵，謂有饑渴勞勩之苦。孔棘，謂有鋒鏑死亡之憂。正見上字之念不能自已。○此上三章，與作此詩者口氣以彩容民之受病，其所以受病之故，已微露于誰生厲階中。下文遂反覆言之。

為謀為毖，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慎于謀而違以長亂，國且日削。告以憂恤，在不得賢人任之也。序爵是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重在擇相。上誰能四句，言必用賢方可以止亂。若不用賢，則有日亂日削以至于亡而已矣。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困，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如彼溯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逆風而行，則氣噎而不得息。憂心抑鬱其氣悶之狀，類此。民指賢之在野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之意。世亂已極，欲忠莫效，故曰不逮。使之者王使然也。稼穡可以代食，故曰惟寶。代食可以免禍，故曰維好。相承者寶字以貴賤相形。好字以安危相形。盡于註，能勞無患一語。

厲王未滅而曰滅我立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引起下二句。稼穡卒痒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具字卒字可見。具贅則無復有他可以自安。卒荒則無復有入得以自給也。無力念天禍，國謂天禍之多，亦是困極與死為鄰雖欲念而不能之意。

上章所言賢者之不得志，全為王之不用。故此章以賢君用人之公，較庸君役智之弊。重在下段。秉心二句，提秉心直，實下秉其眾衷以周餙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處。正所謂考衆謀而適衆志也。自獨俾臧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所見。二自字正不順病根。上之人顛倒是非，使人不解其何心，而物然發憤，故曰卒狂。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下文用小人根本。

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譖。蓋及與也。朋友以在位之人言。不相信乃譖，故註訓不信。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蓋進既忌其進而擠之，使不得任用；退又忌其退而排之，使不得脫身。豈不進退兩難？谷，山谷也。窮疑之意。進退二字亦合。新方見無所不窮，不必泥註惡俗者。此正為上無明君容此讒佞在朝耳。

聖以通明之稱。瞻言，猶云據所見而言也。惟見之，故能言之。百里極言其遠，謂未形之禍變亦了然也。狂喜正是全不見禍敗之狀。匪言不能言字與瞻言相應。此二句正為瞻言百里之人說。蓋謂彼既能見，豈不能言？只無奈畏忌此用事之愚人何耳。此章之舉聖愚，正如小雅言或聖或否，不是以聖形愚。註中我字不須泥。

良人不用而用忍心。其所謂自有肺腸貪亂以亂為貪也。

猶所云貪天禍亂、如荼毒而民不知趨避之路。乃反貪其亂。安為之也、亦與上俾民卒狂相應。
以風行有道、與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人原易辨、而王自不辨、致棄彼而用此也。作為與征字俱自躬行上言。式字對以字看。式穀用善道也、是行己高潔、舉動光明之意。中則隱晦不明、垢則污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于事豈不逕庭哉。允如所謂忍貪同極善背善。皆中垢之行也、
以大風之有隧、反與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別是一路也。既非君子所上人、安得不敗善類、則對謂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自言自語、如酒醉撒、發于悖眊矣。而實因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雖用其良、是遠語屋要語。結上誨爾序爵之意。此下三章皆托為僚友之詞。蓋亦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
逕爾朋友猶王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中明首二句意、言我之作此詩、如憂國運、憫人窮、皆原兆禍之隱、遂咽止說之術、即不盡中于理、未必無一言中者。蔭女言其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國存則小人亦托在覆庇之中、豈不是蔭女、
末兩章另換小人之揣惡于民、而盡發其惡之情狀。罔極四通未來、各開說、小人方獲。則民罔極。小人用力于邪僻則民四通。小人為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定之期。總見民之禍無一不由小人者。為民不利、帶著背句看、涼曰不可者謂與君子為信時、亦以貪暴為非也。始既非小人、既又聆君子。正見他為盜處、非乎、單指善詈言。

雲漢

全詩重為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首二句乃詩人之詞、以下皆宣王口氣。
倬彼雲漢二句、提個旱字、為各章旱既太甚張本、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民之真切處、饑饉即是喪亂。靡神不舉、是求、庚、祀、而修之也、正周禮所謂索鬼神為荒政之一、雖與王皆存之神者如來西雖用青白、玉用青圭白璧南北雖用騂牲、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雖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卒。正因祀之編舉故然。寧莫我聽、言不知天何故而竟莫之聽。愿然。有引罪號呼意在
蘊者、陽氣之蓄積、隆者陽氣之驕亢、蟲蟲、是此氣熏炙不解之狀。不殄者言以次舉祀、綿綿不絕、自郊徂宮、該社在其中、上下又以天地相對說、奠是方祭而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埋之于土、凡牲、玉、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

之，凡此皆修大祀，故曰宗。不克者以后稷雖親而力或不能及也。不臨者以上帝雖能救而感格難也。寧丁我躬，言何其不先不後適當我身而有是災耶。意者以致之也。不可推，根靡祀大祀並脩而不一應，來如霆如雷，形容赫業之狀也。先祖于摧，言身喊則宗祀亦將喊矣。以我之故而使先祖之祀如之何不畏。此所以兢業如雷霆。不可沮，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赫三句一直說云我無所猜應，據所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靡瞻靡顧，是無所依賴之意。此句只懸虛說，以起下。三皆承此說去。群公二句特以引起下文，重在望，親上群公先正即首章所舉者，父母

先祖及下昊天上帝，即二章所云宗者。玩一忍字，分明見望以恩之意。胡寧是哀詞，不是怨詞。

山川已為焦土，旱魃方且為虐。是一套語，非謂滌滌之內魃之為虐也。憚暑而不能救，所以心之憂如火之薰灼，不聞不聞我之憂也。寧俾我遯，以災之無可避，說使果得遯逃而去，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災為之消耳。此寧字作那得字看。

黽勉畏去，氣上寧俾我遯來，言吾係天下之重責，無所委去將何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也。胡寧以下搃是自反之詞。農始耕而即祈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祈風也。稼方登而即祭四方，農始畢而即祭土神，不莫也。一祈一報，無不盡禮，即是敬共。宜無二字打轉憯不知其故。○註：瘵，宗日月星辰也。

散無友紀，以倉皇救旱，而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鞠是精神之竭，疚是形容之瘁。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鞠哉疚哉。下則平叙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註不秩，不以粟食馬也。弛其兵者，廢弛其所掌之兵也。徹膳者，進膳不供太牢也。左右布而不脩者，侍御諸臣布列于位而不脩其職也。此正所謂無友紀，未盡周字之義。周是下文所謂昭假云如何里。言如何使我憂之而有所聊賴也。

有嘒其星，與章首昭回于天相應。旱不止則民不寧，民不安，則庶官亦不得定。庚庶正，根安民說，舉長以該其餘也。曷惠其寧，有不容絕望，又不敢期必之意。

崧高

首章本申伯受封之自，下六章言封謝之事，末章表已贈行之意。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末章柔惠且直，又立功之本也。揉此萬邦二句，政與維周三句相應。

崧高四句，原其降生之異。下言其輔世之功。生甫及申，只重申。俗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姜姓也。要見

異而人濟吳意，翰以夾輔王室言，照下良翰、翰蕃宣是然
翰申，郵國以諸侯言，蕃者保而衛之，俾無相侵也，方以百
姓言，宣者宣布王澤以及之，無不被也，作已然看。蓋申伯
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章本。
亹亹忠勤不怠之意也。王纘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
申伯先世事，故曰纘。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重在申
伯為南國諸侯法式。上定與登不平。命之定宅，宅成則封
之而使世守其功也。功即屏翰蕃宣之功。王纘之事與世
執其功，兩意相屬，道節俱是詩人叙述王命之詞。
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
為纘事世功，述王之意，此則為經野遷居，述王之命耳。周
謝人因其民居綢密，可以為都也。作庸重建，因舊以作
城說。下徹土而後正疆，作庸言之。徹土田以供其祿食，遷
私人以紓其內顧，是分封常制。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
王所以一一申命，總為式是南邦。
箋曰徹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申伯之功，與上定宅相應。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俶。
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廟
以奉先，皆舉此功之大者，其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
車馬。四牡以駕車言，鉤膺以飾馬言。

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圖四句，申說莫如南土，非徒
以地美人衆，有兩全才，擇重地意。介圭即諸侯之瑞圭，上
可合瑞天子，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保守中有益捐屏
翰，並濟蕃宣，以式南邦意，非徒守國。○箋曰近辭也，誹是
辭，無非辭王而行也。
信邁就岐周言，惟王在岐周，故餞當在郿，誠歸對謝邑言。
還南者，又南還于鎬，然後達謝也。曰信曰誠，見王眷眷能合
伯，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邑勉辭去，即照下精
根猶亦見王自眷戀不舍，而南邦引領為之戒行久矣。上
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此徹其疆，是

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長積之用，總是營謝時事，申伯只
為預其委積所從出，非身親此委瑣事也。周禮地官遺人
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有積，少曰委，多曰積。
入謝，是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周邦指京師一帶人
言，女是周邦人自相謂，有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
日蕃宣維翰卜之也。不顯三句，分以親賢分看，重文武全
才，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式相應，正見其為良翰處。
柔惠且直，宜玩且字，凡柔順者多患詭隨，惟直則剛柔相
濟。揉者摩其使和調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聞者

懷惠而頌仁，譯直而須義也。本德來，亦大雅是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謝邑上。歌于工則為誦，誦之詞則為詩，詩之聲則為風。托頌鋪張揚厲之大也。肆好，意味雋氣之美也。此皆申伯德業所有，致原非自誇其能。詩肆訓遂，其詩既碩，則風遂好也。

烝民

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兼全，儘堪鋪張揚厲，遂斐娓成此大勳，職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為主，而舉德之實在秉彝，惟則正與章首有則相應。

天生烝民四句，是說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也。民之秉彝二句，似應作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為直截，而朱註依孟子引詩法，作所覺推原，似于無意，但于理亦無害耳。有周天子，俱指宣王言。

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此句貫下二句，儀以形于身言，色以見于面言，心又是儀色之主。其儀色令而無粗戾，其心小而翼翼乎自持，所謂柔者不過如此，則嘉可知矣。古訓二句，以知行言，脩德之工夫也。威儀是力不出令儀令色中，只令是現成者，而力則又能加勉也。是若，即是柔德發之。使字根若字來，此兩句從德業說向上，應上章保茲天子，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

王命貫到底，式是百辟，謂獎忠順，教不及，為諸侯於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出是承王命而布于庶職，內是既布而復命于王。喉舌只是樞要之意，敷政，猶行使國之事也。四方爰發，欲其布政四國，而四方皆發以應之也。益王之期望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

承王命，察國政，智以守身，忠以事主，四項總是盡職事，不必分貼上章。肅肅者付托尊嚴，貴以必成之意。將命，宜澤輝說，而數政亦在其中。與治同道為若，與亂同事為否。明之不止分別，就有勸戒意在。明于理總統說，察于事就纖悉上說。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見得真，故行將當行無過差，便是保身。事一人該得廣重匪解上

此上三章總見天降山甫而畀之以德。故能盡職如此。而德之美處尚說不盡，故下二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益其美德之全異于凡民處，以終首章之意。

柔則茹之章，是就德之柔加維則處抽出言之。吐茹三字

取諭于食物而、刪蕪定以、人試凡看人做來。所以認看人做刪所以吐。不茹不吐者中德。在我不隨人。分剛柔也。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實德者不能耳。不侮有秩弱濟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

德輶如毛一句是人言。下四備之以發論。如毛者衆人能知能行之謂民鮮克舉。氣拘物蔽也。舉者以身體之也。有其德而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克舉不外前面表衆知行皆項。蓋物具而則亦全也。愛莫能助。正極言其舉之易。補闕句須回護天子。凡彌縫匡救救心沃心皆是正

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全向有舉其德來。

每懷靡及正為城彼東方也。與下章永懷相應。起大事。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以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有靡及之懷。此正是山甫小心翼翼處。講者多欲將永懷照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詩後韓城燕師所完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周非缺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如云吉甫体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

式遄其歸言當早早事而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二靡及說。諸所以然。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倚詩所作。

韓奕

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脩職。以纘我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紛乎餞贈嫁娶。總是慶幸韓侯之意。篇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脩職業是欲其脩內治也。內治脩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三句粗。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親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体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纘戎祖考只命之繼世為諸侯無廢下。俱命之脩職業不易與無廢相

應。幹不庭方。又職業中之最大者。幹者文告有詞征討有備。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

四牡奕奕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為欲言受錫。故再提言之。非以侯服入見之說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後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王錫句管下六句。旂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等威者。初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予。又與尋常諸侯受賜不同。後而旂章所建以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然。鞗革言轡首之非一處。軛與厄同。

顯父餞之。承王命也。酒殽皆出自天府。乘馬路車蓋常制

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與之所重在餞故以蓮豆終之
然胥言韓侯與顯父相燕樂也重君恩上
顯父為周卿士所迎于蹶里則娶妻似不是反國後事不
顯其光雖承車馬賓重親迎上顯者顯蹶氏之光也祁祁
訓徐靚徐以行動言靚以態度言爛其盈門承諸娣有爛
者爛韓氏之門也者迎曰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從曰諸
娣是從以夫人之禮亦以著姞受命為諸侯
為韓姞相攸是因來使遊歷侯國而因為韓姞相之也攸
字與下令居相應流者為川瀦者為澤魴鱮甫甫以水產
言麈鹿三向以陸產言此節雖叙韓姞歸韓之樂原以見

詩通卷一 大雅

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叙事往往如此
溥彼八句本其世業而命以繼之終首章纘戎祖考意末
四句是命以脩戎業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意因者因俗
為政為康馴習之意此中已有奄受北國克脩職業意乎
故王後命韓侯纘先而為之伯也百蠻追貊北國總是北
邊荒服之地實墉四句蒙王錫為備來墉壑以固疆圉畝
籍以備田賦貢皮以度歲事時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
陲係蠻貊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循襲日
久使有名而無實矣亦豹貔羆以皮言或謂末四句是欲
韓侯如此經理此國然百蠻各有土俗其不可以墉壑畝

籍達今尚然惟貢獻可通行耳斡不庭方之法不離有稱
職業中不在務以遠略

江漢

此詩作于成功褒賞之後有君臣交美之意前三章叙經
營疆理事下叙褒賞事以召公是仰為主寵錫祝頌俱本
似召公意來
前章一言順流而下一意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叙之徐
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
路故首以江漢為言匪安匪舒是言人心競勸如此求者
求得其渠魁也

詩通卷一 大雅 六十

經營無路搆深處推陷廓清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
方即循淮夷蓋有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文四
方王國閱照可見告成露布以告也王國是言京師四方
平而王國定外難故內寧也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
順也不須只重王心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不是兼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
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尋土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
皆述王命疆理之意蓋地為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闢
土而隨布以徹法也疚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疚瘠
瘼來起說極枉頭也是一定而不可易之意來字在王心

上、爯、疆理、正徹疆土之事、闢地至南海。行徹亦至于南海
是召公所以承王命者。
來旬來宣、是詩人叙詞。來旬、謂綱治經營疆理之事也。宣、
即布此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
叙之、為下文褒賞地也。召康公宣布政教、日闢國百里、所
以為文武楨幹、而其績方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此以忠
孝勉之。末則以祉報欲之也。
釐爾圭瓚四句、正所謂用錫爾祉也。連下二句、總是將策
命之意纍括成文。圭瓚秬鬯之賚、特諭其秩數、寵之以禮、
故王自尊之。山川土田受之先祖、非後嗣所得私、故必告

先王而錫之、于周受命、亦只是錫與之。其于策書者、受于
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到彼始受也。有召祖命、全為欲揚
其世功、故曰寵異。虎拜稽首、只作拜于文廟。蓋奄策命于
岐周時也。
六章虎拜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蓋召虎于岐周拜受策
命、奉之以告家廟。復拜稽首、以揚美命于祖考之前、以對
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
作廟器而勒策命于上、則表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
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天子萬壽、亦是勒之策命後者。明
明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串說、蓋矢文德以洽四

國、乃明之所以不已也。此語似竊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
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
事、因以為戒然。
此詩專美天子自將之功、故末章反覆歸功天子、而推本
于允塞上、有美不忘規意。
首是命大臣以治軍事、赫赫明明、通說命上見此親命也。
佐居卿士、祖為南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整六
師以兵數言、備我戎以兵政言。敬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
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翼更別。南國、淮

南諸國也。徐州乃淮北之夷、徐州之夷南侵、則諸國為之
不安、故云然。
次命司馬以副兵事、此內史傳王策命。方右以下、皆策內
之辭。程、圻內邑、伯其爵、休父其字也。戒謂告戒、陳師鞠旅
是也。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
率、有環視意、省有熟察意、求其為亂者伐之。不欲濫及無
辜也。留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還延不還。高原下隰平地為
三農、皆在淮浦之農也。恐將驕而侵敵、則曰既敬既戒。恐
師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者之師。
三言王師在道時事。赫赫言威靈光顯、業業言氣勢昌盛、

即所謂有嚴蓋爲天子奮起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者此
王舒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斜緊亦不失之
敖遊也徐方驛騷四句反覆極言驚恐之狀
四言陳兵徐土時事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
承奮武來進厥四句是將師士卒皆以王之武爲武也如
虎之自怒其怒出于忠憤非必激之而怒也鋪言其衆之
集設言其陳之厚仍魏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
力者然以淮夷窮據之地而曰王師之所繞至其地而逐
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
五言征伐時事王旅嘽嘽是總冒綿捷如飛翰衆多如江

漢靜翁如山苞闞如流前後相襲則翼翼然左右相銜則
翼翼然機深則難測勢強則難勝王師之萬全如此濯征
徐國有一奔而蕩乎意
末章推開了前面自將一段威靈而歸于王猶上歸功王
猶本乎自修身修行內備外攘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
合之意就心服上就皆信實之敵寡之使然也四方三句
只說天子功成上鋪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
半截來庭稽首而稱臣也不回華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
就徐夷說王曰還歸且應前南國三農之意

瞻卬

此詩說幽王之亂形畫于孩賊厲階
哲夫成城引起哲婦之傾城也鴟鴞即數哲言比于梟鴟獻
惡之也上以蟊賊斥小人已該奄寺在內言婦而并指出
寺謂侍官校以爲好者莫寺若也重在婦一邊厲階與首
章大厲相應
鞠如鞫獄之鞫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忮害是鞫人
之根而忒即僭始竟背之根伊胡爲慝正是忮忒之常態
如賈如字作假如之如者不作喻說休其蠶織正以干典
公事也素所謂牝雞之晨
何以剌言何爲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爲不以大棄

富王也故爲諾問令王自思不必猶出其故是時犬戎之
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人夷狄皆陰類也中國用
婦人之言即夷狄入中國之兆矣不祥即剌與不富弔者
恐懼閔恤之意也罔色而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
根惟予胥忌來殄如脈絕瘁如病危卑承人亡說
優者紛至薦臻之意發者戕彰禍迫之意而言降罔罟根
上章末二句來罔訓作罟應前章罪罟人之所以云亡也
與下篇天降罪罟一例
乎自今矣言衍進衰如時心已先憂了不自我先二句依
鉅帶下說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爲而遠色爲本式救爾後

蓋幽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

召旻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通詩總是刺王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暗指可用之舊人饑饉即天所降之喪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往者散而之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意居以中國言圉以邊陲言無一瘠而不空虛也俱承饑饉來天降罪罟貴下說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此華羅饑饉良使手足無措其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

歸咎之詞曰蟊賊曰昏椓曰潰潰回遹總是醜詆此一流人。不須以椓喪為奄宦。禾稼之有蟊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疽之潰壞也。昏椓靡共謂心志昏亂椓喪不恪共其職業靖與俾乎請之意同夷與亂生不夷意同幽王致亂之由責在此二章皋皋訓頑慢頑不知道慢不共職也兩如彼對舉疊下以形容民生之憔悴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蓋為蟊賊昏椓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是以生意蕭索如此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凡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疚之甚也正根我相此邦說胡不自替是因其怙寵而惡之之詞怡況憂悅而無情緒之意也池之竭矣四句言小人明明階天下之亂而當時之人曾未有識此者此所以從滋甚而共禍且遍及于民也憂之弘矣害之溥來其害既溥我身豈能獨免故曰不災我躬註而憂之曰是訛詐者之詞辟國蹙國俱以國勢言日辟百里字則甚言之也不尚有舊若言有之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蓄感慨無限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法徵　明徵　編録

清廟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

百工伻從王于周、

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之耳○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此詩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首句要見新邑諸侯以祭意

肅雝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雝之德也、對、越、稱對之謂以心契心景仰昭事如將見之、布武而行則太廟疾、言駿事之敏、如將弗及也、亦根心言、但對從神之在天來奔從主之在廟來耳、駿奔正是其對越處、通本肅雝秉德、說顯者昭明不昧之謂、承者奉持之謂無射者至精至粹、盡善盡美、足當人心而不為人所厭也即于顯承見之、人字泛指天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奉廟中所見天下也

不顯不承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歟、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歟、言其承順之也、此詳設詞蓋不顯承承緊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顯、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致其和於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通詩只重贊文王之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篤字、俱根純字來

天之命自元化推行言、不必以賦予萬物為命、天命聖德並言、還重合天意、若說天命不已、是提出文德源頭、又分命與德為兩層矣、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處於穆不顯只贊嘆之詞耳、然、亦須、從、於穆深〻說到不已上說不顯亦然不已者玄機之所運循環無端也文德全以本體、論純只是如其本體不曾有一毫人欲之雜而已不雜即無間即是不已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

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卽大雅所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穆穆正與天命之於穆相應作豈不顯者者非是

假以溢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然來亦止為德盛者澤必是故深望其恤耳不作疑詞者亦不專就祭時說溢者致估後人之意也收之句連下句一氣說謂受其恤而順我文王之德以行不敢有一毫拂戾也篤者對我而言我既順之後王又順之世世相繼使見厚矣○箋云曾猶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盈溢也則假以溢我是文德大而其澤溢以及我之義○箋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周禮六官之職也則假非譽辭溢非字說今卽將假作嘏如義者亦還比何以為直裁

體之身為德昭于天為神昭于後為道然詩中無此許多名目不如只一德字為渾成

維淸　序曰奏象舞也○劉氏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淸

淸是奏行昭布之意與熙字義同緝熙重在緝上謂淸明之有常也與是文王致治之典章精神所運用不必將禮樂政刑填塞肇禋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創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有成治功成也禎卽在有成上看蓋據已然之治功知其為萬世太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淸明緝熙

箋以象舞為武王所制象用兵時擊刺之舞則肇禋迄用有成當專重創業

烈文　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全首重報功上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

烈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烈字正贊文字為國君故稱辟公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祉福自王者身上言保之二字卽指祉福言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子孫保之為無疆之實

無封是守我周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我周九式之規而費出有經崇是尊禮褒賞之意此二句不重只以平日在國之盡職引起助祭錫福以功所當報耳繼序其皇謂繼諸侯相傳之序而益昌大之也

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此重無競不顯道卽日用彝倫為天下所共由故從言四方德是人心所同得而臨民御衆所當盡者故寄言百辟註中先王之德已無道

享句用此道者，猶云用此秫也。前王不忘，即廟祭時，對越
顯奔，如將見之之意。是近指其思慕前王之心，來燕隱微，
使其惕然有感，都不費說破勸勉意。
此詩後兩節上，是念前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周，使勉以不
忘。語氣錯綜。

天作

此詩首尾要重在太王，以岐山與上荒之康之保之。保指
高山言。天作之字與作邦作字同，治荒而拊之荒猶治亂
而拊之亂也。荒如披田居民等事。即下所祈彼作此向最
重康以治岐之政言。當重在太王下，說彼徂二句懷入太
王上，象天命下啟文謨意。有夷之行，不止言遠略，直是徹
同維翰氣象。子孫所指者遠，保謂繼德，以世其業也。註中
當字要看，正從太王創業艱難來。

昊天有成命

此詩頌德處全要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分明是敬止
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于此，首二后之受命，正起成王
之保命也。宥密想是形容其心，之外無德矣，積德便是基
命，盡心盡其緝熙之心也。正與不敢康相應。
成命是一定不移之意，不敢康直是所其無逸，與所云夙
夜、敬止是也。德　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思精者然，故曰基

命。此亦是後人追補語。若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常，不敢
何以祈天而已。宏深浩然無際，淵乎不測也。沖寞機緘運
然處無縫漏也。全在心體上看，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
盡一般。靖者，政清刑平，禮陶樂淑，天下皆得休息也。肆字
說成王將言，蓋照註，深其所受之命，是對二后受之說。不
應說是後王。

我將

詩首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進
天之事，說文王右享處，可補出天來。若冀天及畏威保之
處，都不必強補文王，道現有見。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冀天之享，而又不敢違必其至
二我字最有深意，都不重在躬親。
黃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葉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
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
簋以為器，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來而進之曰將，奠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禮儀具備
與圜丘不同意。維天其右之，莫望居多，我盡誠敬以尊神
曰右。神鑒我而顧其祥，本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
則象肖之為儀，矩矱矜之為式，顧畏持之為刑，日靖四方
日以此典靖天下也。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層。此是文

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伊嘏祭時稱仰之詞
也既右享之亦是冀望之詞不必泥註中必然意
天威即陟降日監及爾出王時衍意時保時字泛說庇生
來右享與降監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監自神意之鑒
其誠言降監又原右享之意須知首節詞氣便凛凛有畏
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清四方
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邁

此詩以昊天子之為主首以巡詞發端次言子之之實末
言保所為子之之命俱自巡狩一時言
時邁其邦言乘干戈甫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
也此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亦
勿泥時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也之以命為神人主
言其字勿泥註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合
祈天之心而言耳
此二句是下文綱領朝會祭告正是時邁中事于之內就
包得下右序維后意後二節所允字欣與此其字相應
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嶽瀆之屬望而祭之
故曰望各詣于巡狩之方焉
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次受曆數言實字一直貫下衆者

自我動之下震字則彼自震動也震之猶未是震懷懾怖
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震疊是天下諸侯善者來
借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悚然怵惕意也懷柔是來格
來享柔訓安是無慈無恫亦我去懷柔他說及字中則有
稱為我懷為我柔意矣百神該得廣河岳特舉其大者末
句揔承說正與實右序相應
明昭有周要是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式序接
與章以定其功罪之等差也重在序上此來亦即行于諸
侯震疊時與展建考績法不同玩註該揭起此句歸重在
求懿德深與勞政教立說懿德如綱常倫理民彝物則我
所同有只為天下獨能人多喪失乎故以我為求之有德
益字正與既字相應蓋式序則善惡已明于天下而又求
美德以布之故曰益求耳既去肆者張設之言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書武成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所謂祭告懷柔也昭我周
王天休震動所謂莫不震疊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
周則式序在位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則我干戈櫜弓矢
也建官任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求懿德而
肆之也

執競

此詩總是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條以見前
作主不必將祖功宗德分看蓋執競即是德是皇何嘗
非功禮樂一時事福祿一樣看
執競以心言敬勝怠義勝欲不淈不忘是也不妨帶形上
帝撫民水火念頭說發強剛毅是以有執之使是競非有
不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不顯以德之明
言成之基命宥密緝熙光明康之對揚光訓率循大猷是
也上帝是皇緊兼顯德上說註亦要對武王言見二王之
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非皆要帝文
之主德積精業而已也

自彼成康三句緊上不顯兩字而並頌之奄有四方重在
德之無遠弗屆上緊承斤斤其明者明著周全由心休上
一私不驕而說君臨四方上說俾帶言禮樂文章經綸潤
色亦無不可
喤喤者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無奪倫也將將者磬以教之
管以間之無怠遠也包八音在內要見三后功德宣播其
中意降福重在功德之盛是以福從上
簡簡雖承穰穰來而失與多亦自有別降福已是工祝致
告之時威儀反反猶是式禮莫愆之意宜玩注念益二字
醉飽就尸言反者福而又福之謂也

思文

此詩大意是就后稷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字為主
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此一字便照陳常取義配天言德與
天同大非言可配天以祭也極字不但悠然字直晴瞬到
末句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
立我烝民四句一直看下就百穀中舉來牟者以麥粒既
良新穀未升非得此以續食則生養猶有不過也率序立
與烝字相應重率育不重帝命常通該得廣君臣父子與
大者陳字要活但就五倫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非此
據自陳之也立與思文相應

續為之續則見司空之功待後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
徒之績待稷以始

臣工

此詩以敬公為主咨茹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
戒嗟緊在維莫之春一句
臣工即是衆官如鄉遂有司稼司農都鄙有田畯田正之
屬但須說得寬大成法雖即下及時條事意所該尚多須
會王言發端大體鑒爾成此時始定為法以賜之非先王
之成法也二來字不重咨是衆度而行遵其科條若是量
度而行盡其意義總一悉心遵行不敢應以具文之意

箋曰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戒保介即以戒農官詢問種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畬難治故首問之如何二字正是求包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滾下且在將字迄字奄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來時急來牟不必粘新畬特即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新畬之當亟治耳厥明指來年說命衆人農官命之也錢銚也所以啓土可用于耕鎒鉏也所以去草可用于耘銍短鎌也可用以穫禾銍艾用銍以艾也奄觀銍艾緊村着迄用康年

噫嘻

此詩稱先王之戒命責農官以盡職重一率字昭告也格至也至爾農官而昭告之也率時以下作一氣說率見就率督率之意猶上章所謂命爾衆人九敬播必先耕故以播厥百穀引起駿發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内皆為私田不與公田對說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為駿發不可以地與人分看三爾字皆指農官乃着〻責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率之

按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鄭此詩之十千維耦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即此詩之說服假爾也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遂可知天下

說義曰偶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給惟視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矣

振鷺

上節擬其容之美下節卒其眷之生各開說人只為求其翔實所以總攝到後上終是平接予以為此且渠一見標鬱雍更責其將來之永終聞言耳為先代後主亦自感翻是即如有客一篇亦不說出德字

斯字指鷺之潔白言客就助祭時動容言客是尊之之詞我是親之之詞杞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遺而助祭又秉精白故借鷺之容以美之詩意便含喜幸微逞下無斁意彼謂彼國臣民說此謂王朝蓋君臣言與惡言愛也在頌之為君上見無斁言敬也在身之為客上見皆已然美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也庶幾是喜幸之詞不作期望說味之實有勸勉深意溢于言外

蓋終譽正所謂愛人以德成王告微子曰欽國應休也

世孫察又曰伻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按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殺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註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天子有事于宗廟則歸之胙杞宋來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豐年

此極言豐登之慶以見當求報賽之意以豐年二字為主年若不豐非旱即澇旱不宜黍澇不宜稌多黍多稌可例其餘所以為豐年萬億及秭皆說廩言正是多字之意酒醴正此廩之所藏者為之也。畀祖妣是宗廟之祭言者本文以洽字而則所謂百禮即是灌將妥侑求神獻尸之類而註解作備字則凡養老燕賓皆舉之矣即以祭祀燕享閒看亦不妨降福就方社田祖說尤皆即在上數句內見

有瞽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凡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通詩俱在樂上論惟先祖是聽一句見合格于祖之意宜以喤喤厥聲二句為主
有瞽有瞽如有客有客之例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又有眡相之庭是廟庭瞽在周庭所以和音律感神人者皆在是。故曰總叙其事。
設業節重備器上亦已兼奏設業二句以業為主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虡則持枸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采羽皆所以飾業也應是小鞞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鼓為衆音之統率此皆縣之虡業上者故曰懸鼓有夏商植足之制自此一變意鞉以節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圉以止樂皆樂器之大者既備皆上數者看乃奏分明是已奏但未言其感美耳簫管備舉又從所奏中拈其小者言之以見無所不奏也。喤喤是贊詞肅雝即所謂皦如雝即所謂純如繹如洽看繹如和鳴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見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然相合上說。永觀厥成不可說是九成式樂止六成而已我客然永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作者宜難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成可知總重在和鳴之至以格祖上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此蓋一詩而兩用非一時而兩祭。

薦魚取諸漆沮有。不。忘本之意潛水之深處也法積柴養魚及薄圍取之等語似看漆沮成小不必泥有鱣二句正

見其多不重在色享祀薦其時食之意也須知薦與祭不同祭于廟薦于寢祭有常期薦無定期薦魚者試而驗之也冬日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既肥故皆可薦季春則惟薦鮪而已講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

雝

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一右字最重末二節止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

有來至止勿分來在途至在廟觀注只言諸侯之來可見相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惟辟公也穆穆中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從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指名耳辟公天子俱是肅力字面末節右字全在此看

薦廣牡是諸侯助天子薦之也即是相予肆祀不必泥定是辟公所進之牲薦牡相祀本庸了雖了說曰予肆祀則天子之穆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二句通承上文來綏予當作章詞不作冀辭蓋此詩是徹祭時所歌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靈言文以徽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入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覺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克昌就文王滸天眷上說后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

綏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眉壽自末年受命言繁祉自贊為天子富有四海言俱作已然看右謂尊為天子之禮樂行轉得諸侯以助祭意文母只帶言

載見

此詩當以率見昭考為主而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覲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也

厥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秉承于新王之朝若其申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之要隱隱含着下意旂畫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軾前者也鞗革有金以厄轡首故曰有鶬作三件看烈光承上等威物采言有昭君賜鞗上飾

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俱主天子祀昭考言所謂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

以介眉壽三句平平從上孝享落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格先而介之眉壽是未然事多祜是已然事獲壽以保此見在之福便是純嘏亦重在綏上綏以自諸侯致之言俾緝熙自使我得之言惟諸侯綏之是以使我得之厎明也

析本昭明不拈則晦矣

有客

此詩為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舊人必于祖廟故來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注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開ゝ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萋苴就旅言謂萋苴然敬謹者皆選擇而來之旅也追琢是治玉之名猶所謂以賢美之故玉言之也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孫矣全人狀觀光累

宿ゝ信ゝ即是一宿再宿蓋因其廟見既畢歸國在邇而計其留之不久也縶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耳慢說出縶字就馬與下追之皆是鼓詞

追之以身言綏之以心言曰安而留之者謂安其心而猶之也既有淫威二句說國家待他優異正是綏之ゝ功要銘成等威也即所謂褊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降衷兼易與大二義易者無所顧忌大者莫與比倫也

註云用天子禮樂如大輅之車太常之旂雅奏朝廷頌奏

郊廟之類

武

序曰奏大武也○此大武一成之歌蓋以歌節舞非奏也

此詩重在武王能纘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以安民為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善繼述文王處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

無競惟烈渾ゝ合安民意思尚說不出允文字可味全在覩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着克開以脩和有夏轄寧邦家言纘武受之書武亦纘文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緒也遏劉姑多謂是止殺之殺周禮直教但在止于殺而殺下之殺機未盡消融則止于此或發于彼反如有不止殺之義而舉克殷後反商一段精神盡行抹殺亦恐非象成本旨還故開說為是但勿泥定示不復用耳着字構綱字氣脉來應轉無競維烈

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克成厥志○此正與此克開厥後嗣武受之意同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女未聞般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拉雜以此知訟止殺為此頌足證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予小子

此詩以思繼先序為主蓋以克襄朝廟則將致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

開口說个閔字含許多憫惜其可閔在下二句國家新造未集又以皇考即世煢煢在疚之中是不可閔此三句

就有懷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孝以續緒繼述言不言已正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念茲二句連上文說正見其恭之永念字來重陟降庭止。

卽此念而至懷須如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者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不敬故逑以自己思敬承之夙夜二字連說說不單是思念在繼志述事上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

於乎皇王只是卽其之詞序者王業相承之次第也繼序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忘荒失墜之也不忘指序言而全在思字主領此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重考者自不容已矣

訪落　大全云言宦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熙詩以率時昭考一篇為主要會諸于羣臣話竟方康其要道揚其難之躬是昭考未易率而又不容不率時

紹庭四句接之

訪予落止進群臣而咨詢于謀政之始也昭考之道即其修之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率謂循此而行之也之為言盡也未有艾本悠哉說來雖其道遠茫然不能究其盡度未艾而勉強以就則求合而愈見其難矣縱字對就之之初念言判者離而不合渙者散而不繫四工夫不能歸一言維予二句承上起下見率循之功不淂同難遂止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休道非謂道難及但沿其事也庭家分治周齊家者休者道之餘休休者積累羽

所憑藉而不殆，明者，心志有所開明而不迷也。此正是學昭考而賴其休處，亦只言，冇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待于群臣。

敬之

此詩道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于末二句。蓋率導群臣啟其端，尤終賴群臣克其識，所可要敬之全功。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敬之句重看，是一篇大旨，就心學說，不可認是敬天。下文乃稱天以儆勵其敬耳。天命一串說，惟天道于敬肆甚明，故命之于人難定也。陟降厥士，但日監在茲，一氣說，不作兩層。凡言陟降，即是無時不然意。此二句，正見天之顯，而命不易保在其中矣，何可不敬。

不聰以質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彖生急，如何能敬。日就二句，肯是一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能也。就是造就，進是精進，是言學之進益如此。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光明是此心不受纖塵之本體，熙即是其呈露，緝之則復其光明之常体矣。到此地位，即是文王之緝熙敬止，不可依疏義以光明作聰字看，仔冇以疑命言，示我顯德，便是佛時仔肩處，顯德行，對微詞渉論說，與光明亦非有二，但學求諸己，則自心体言，學資諸人則自德行言，

殷氏曰佛謂之弼者，言救正其失不順從之也。

輔氏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个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

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語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即是此詩首節之旨。王有感而述其言，蓋不欲托之空言，而欲踐之實事也。

小毖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

此詩以首句為主，而求助意又見于末二句

懲以已然言，毖以未然言，知懲即是能毖，予其二字有條。悟自艾，願與處，匡更始之意，勿泥註何所字看，莫予四句，一氣層疊說下，勿將信使開看，蓋信之所以使之也。莫予二字正與自求緊相呼應，而肇允二句則指一不可信之形狀，以見不得輕信，如云莫要自家使蜂自家求螫，起初信桃虫是個桃虫，及其拚然而飛，乃是个大鳥，此明明指管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發揮，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多難集蓼，俱指辛螫拚飛禍患說，但上句重在幼冲未能甚

此以跌出集蓼之更難堪耳集字有革聚之意不止一事
為然耶之云者凡可以謹始慮終之道無不陳也

載芟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甸師
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籍之言借也借
民力治之

此詩首節至及秭言稼穡之事為酒至其實言豐年之慶
末節總承二意而推其由來之遠玩振古如茲句似是祈
禱語意
載芟二句畧言春耕事千耦二句畧言夏耘事
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土之解散因由先
除其梗亦因凍塗釋而土青動周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
芟之絕其孕謂合實也安其絕則不成蕪矣
㽮因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或徂隰或徂畛
言耕夫適野無曠土也○箋又以耘為只耘去草木根株
則仍是夕芟柞事似于承上起下為順
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彊有餘力謂
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他人田事也有嗿
句只帶在饁上看思媚二句閒閒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
景若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媚都淺而俚矣耜來首斷木為
之

揣穀承上做載來由耕而播由播而生由生而成由田之漸
次自是如此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趁綿綿其麃
耳實字以穀種言函活是生意萌于中達是生機暢于外
驛驛有接續之意係即在達中見之厭厭疊上有厭正苗
盛而可耘時也詳審與莊子所謂滅裂相反
酒是三酒醴是五齊為酒醴貫下祀先尊賢養老三件祭
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礼祕其香
香如飶也椒其馨馨如椒也皆酒醴芬芳之氣和家鼓燕
耳之禮使英賢畢集便是光顯處非必借先仁賢牢亦不
[illegible]時胡考但看執觴而饋戴爵而酬便已序矣其
[illegible]民耆艾曰耆已上三事通為斟酌
匪且二句雖農事豐年分貼祈是一套事互見之重匪今
斯今適以起振古匪且者言非獨此天下也不是說一方
茲字重豐年上若作祈年看則是自古有年所賴神休已
久而今當更錫之年也

良耜　序曰秋報社稷也

通詩疊疊說下即有次第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此
與載芟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既在言外
畟畟訓嚴利嚴利而加以覆者極其銛利之意也播穀二句
帶在耕上說

荼是陸草薅荼以黍穀之宜高而寒者蓼是水草薅蓼以黍穀之宜下而暑者以字蒙其笠二句說積之栗栗與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秇穀多則穗頭撑起而不密栗栗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間爲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奉一族如此無彼不然矣

盈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止謂俯仰無虞也要見得豊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犉牡有捄其角取其体之正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似者踐其迹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祀所奈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容不奉

記曰君無故不殺牛此曰殺時犉牡蓋周家之重農如此

絲衣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礼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酧時通敘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

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士冠也大夫以上則芾冕此二句不重只言服此服之人而已自堂三句是將祭而行礼有序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食有儀初省牲次省鼎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般主人親視意三告皆告于基基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塾即是夾室祭礼壺設于東序邊至錋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廂士則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及西廂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牲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牲与鼎俱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士往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其充肥又出門外舉鼎幕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鼎之潔蓋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還也兕觥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不吳以笑語言不敖以禮儀言總是一不敢慢神之心爲之亦体王者妥假之思也夫以旅酧交錯之後猶若視濯省牲之初固宜神降之福矣

或云註中壺濯濯字是盥洗盆与洗滌之濯不同

酌

序曰勺告成大武也○或曰酌勺也勺即籥也所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此篇重在時字武須止殺勺須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

為武違天悖時、亦足以成功、
於鑠四句、只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事。却在
遵養時晦處看。於鑠以氣焰言、照大介說、遵謂守而不動、
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然。及其
盡歸于周、則周之時遂若光輝赫奕、不帶一毫晦色、所謂
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
用矣、用介正用此於鑠之王師、龍受二句、作一句讀、蹻蹻
王之造、謂王者天下大定之功也、蹻蹻、蒙大介來、曰造者、
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仍惟其蹻蹻、則後人受之者榮光
莫加矣、故曰龍受。有嗣、蒙王造來、用有嗣、則照下師字、師
其事者、師其時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
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止
是其善法履、而革損益其小者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泰誓曰、予弗奉天、致罪
惟均、此可以參純熙用介之旨、

桓

綏也。二字、是章旨、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歸重在
用賢、國、治上、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而及萬邦則人
心和于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謂而豐。而且屢也、天命
句、承上起下、是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常保天下
意。桓桓、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
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
全收其用意。蓋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來、閒時尚無
後世爲盡于藏薄德、不必照擬忌說。保、于以四方、所謂列
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
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共如此致治、而
此遂能重承之、質之天爲無負也。皇字是承上嘆美之詞、
間字方帶君天下說、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致
治馨香、感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

賚　序曰、賚大封之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
人也、

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爲主。重敷時繹思二句。通篇是代
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
之德在其中矣、
勤勞天下、指宗事言、應訓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
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繹思不當主功德說、正、理
上地人民皆共勤勞之可思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布其
可繹思、我徂惟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安

定也。是后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承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徒商之爵及惡德也。於繹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偏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此詩以哀時之對爲主。重朝會上。陟山道河是言祭告而朝會在其中。敷天二句正發其所爲朝會之意也。登高以祭望也。柴祀上天。望祀山河。墮山喬嶽正是高山。不作三樣山看。亦不可泥定是中岳。只大都說所陟之山如此。翕河不重河神之感格效順。只取由翕順之河以同四方之岳耳。敷天句中要點諸侯想望新令之須。以起下對字意。哀時之對。如脩五礼。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未作慶讓黜陟說。時字指方岳言。聚者諸侯各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命。就命令說。再言時周。見今之因朝會以布之方內者。乃是一代新命。欲令人洒然易慮知所遵守。

魯頌

駉

通詩以思字爲主。蓋詩人原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一馬政以驗之耳。無疆無期無斁無邪。亦無大分別。各章上思字。所包甚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臧才等字各應上彭伾等字看。

在坰之野。野民居及民田也。薄言駉者。謂馬之衆盛。不可盡言。始自其駉之在一乘者言之。下四馬正一乘之馬也。故遂承言以車彭彭。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彭只言盛大之勢。伾伾則言筋力之強。繹繹是長駕遠馭無厭之意。祛祛是強力矯健無委頓之處。馬之盛還見于彭彭等字上。彩色之不齊。特以驗其多耳。

驪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白色。騂者赤色。黃騂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爲純赤。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也。騏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驒駱駰雒。多以鬣言。駰騢驔魚。各帶白色。騅爲赤色。惟其黑鬣。故不曰騂而曰駓。駓訓形白雜毛。形赤也。今赭白馬。驔訓毫骭。骭脚脛也。蓋膝下之名。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篤中言牡馬者。亦是定中舉駿壯之意。

有駜

通詩以于胥樂兮一句爲主。而歸重自今以始四句。在公

明明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接以醉歸立言亦俱有洽
宜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頌禱中尤有交儆之意焉此明
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
興取鼓用駜字與鼓用在公字相呼應夙夜在公大祭言
時之久不必是自夙而夜以閑暇時言明明訓辨治辨則
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
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鷺是舞者所
執之鷺羽極其羽如飛鷺之下形容樂舞之善也鼓即所
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是飲者起舞與上伶人之舞不
同

乏失曰民有餘欲而君有餘息此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前上句即如鄭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之說而君以適當
無事與之飲酒亦說得有關係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
繼以淫意勿依不醉無歸說
在公載燕兼樂舞在內有今四句以巳民善後乎飲今字
與歲字相應是歲歲無窮之意穀字該得廣孫子子而又
子孫而又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者異
頌中寓規此于胥樂兮說想見異日雍熙之盛說
按春秋魯自隱公五傳至于僖公敦禮崇信有明德之望
焉故夫子于經閟宮有書郊孝先之常也每月書不雨見

恤農之志也于詩逐併存之以至于頌
泮水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為主通玩前後乃全為落學
而作文德固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
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
采芹觀旂相從處戾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旂建
馬動則鸞鳴總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猶云無論成
人小子也從邁有踴躍意象
其馬蹻蹻其音是擧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
幸泮宮講藝論道實累出之贍儀故聲音昭著如此也咲

詩通卷四　三頌　三三

匪怒一正一反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曰色笑則匪怒
矣書曰直而溫又曰敬敷五教在寬正匪怒伊教之意
飲酒是講學事畢時事雖老服衆作一串說難老緣承飲
酒來矣然是因飲而祝之以壽非藉酒以介壽也長道是
道之可久者與大學不同故註云猶大道順字須看勿屬
屈此上群醜就魯邦百姓言服者自我去服他不重在
民服乎我
魯人頌禱欲君之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
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是呼起之詞敬明者敬以明之也威儀是明德

之脊于身，重二微字，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飾表乎民，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持是有文武之烈者，益真能文武，則與之相契，故曰昭格，即此便是孝，故可以感神而獲福也。

玩此章德儀則民彝在上，文兩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揆一層，句是通篇關鍵。

克明其德，是平日服遠之本，故先從此說起，其實為受成釋奠皆在泮，故因脩泮而以服淮夷頌之，作還以振作，詠畧脩之是重作，而淮之則振作矣。故服須本崇文中寓耀

武來，矯矯四句，正是服淮夷處，重在獻功，不重得人，縱其人，割其耳獻馘也，受其詞，斷其罪，獻囚也。受成決其謀也，釋采奠幣，禮先師也，馘取左耳，以其無所也。

濟濟多士二章，言將吾兵威，因歸本到周獻上，以終淮夷攸服之意，多士以將帥言，徒御以方楯士卒言。克廣德心，從學中陶鑄來，重看允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為私欲拘蔽，致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故欲其一意為國立功，必須推而廣之，桓桓四句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以居功也。狄訓遏，是據遏使遠去之意，烝烝皇皇不重帥之衆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多益善，不吳是不諠譁，不揚是不輕躁，言紀律嚴也，訩訟也，闕頌之官也，各相推讓，器無爭端，故無可告于問訟之官，下句所帶在此句上，角弓弓事，與四牡脩廣章例看，重在獻上，號曰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既克二句，言器械利卒服習既之以克淮夷，使其有順命而無逆命也，固猷不尋是兵謀臧與下憬悟相應，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奪不可窺意，獲即上允淑，不逆卒字對看，此促援言與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興原不脫作泮，可見詩人通篇只歸重得作泮一事，憬是覺悟往日病而

病祀降楚附徐之非，獻琛正見憬悟處，此只以終上卒獲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淮夷之貢止，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九江納錫大龜，象齒出南越，惟金三品，荊揚皆有之，以荊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也，所獻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

閟宮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首尾皆言僖廟，迺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嘗四章詳言敬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致郊而復福，益魯之有郊為特典，故周廟祀而并張皇之，不並重。

閟宮合衆之群廟言也，衆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惟其深閟、故清靜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廟始于有國、始于有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源、故從姜源之德說起。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稷、有稷四句、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重穋者、穀之熟有先後、稙穉者、穀之種有先後、不必分屬黍稷菽麥。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只既為表宮、與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染此、四有字來、胡稼穡之教遍天下也。纘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讀、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耳。興隆在周、削凌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天之召以商命言、蓋紂之自絕于天、已無餘毫留存、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屆、則周命之齊有以致之矣。戴二句、正本屆字說來、即是敦商之旅意中語。曰旅、不止一人、周公之功在克咸句說出。王曰叔父要見公當留相王室意。侯以列爵言、啟字以分土言。侯則伯子男皆在其下。大啟則七十里五十里皆居其次矣。為周室輔、當作與國同休戚看、方見報功意。

乃命魯公四句、即上章建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鳧嶧、川如汶泗河濟、土田如常許鄆讙、附庸如顓臾句、須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賦也。附庸、使廣其封也。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與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曰莊公之子者、紀其世也。龍旂二句、主郊祀說。禮記明堂位所云、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怠、不忒謂禮與物無過差、大約見于秋而載嘗七句。皇皇四句是知而天神格享來饗也。宜者無怨恫意、降福之多如天錫壽事而下、一既字蓋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上尊稱后稷曰皇祖、稱諸公亦曰皇祖、亦其與既多字相應。

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用郊禮、而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秋而載嘗七句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設于角、衡設于鼻、預儆其事曰風戒。牡則正福衡所施者、白牡祀周公、則不直用時王之禮。騂剛祀魯公、則不敢悖時王之制、犧尊以盛酒而羞則有毛炰之豚、切肉之胾、太古不和鉶器和菜之羹作

三物皆有常品也。籩供鞠核，豆供菹醢，而大房載半体之
牲。作三器者，有常数也。萬舞兼文武言，文舞、大夏，象文
德也，籥師掌之。武舞、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掌之。皆言容
而包聲在内。
籩豆亦要分周公、魯公，周公十六，魯公十二。周語云：郊禘
之事則全蒸，王公立飫則有房蒸。全烝謂全載牲體。魯以
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大廟，俎用梡嶡，則全烝，非房烝也。舞
則周公八佾，魯公六佾，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以廣魯于天下者，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illegible]

三章

孝孫有慶，虛說。俾爾熾而下，皆有慶之實也。直管到魯侯
是若止。熾者方盛，昌則又盛大矣，以福言。壽者有年，臧則
又安吉矣，以孫言。各兩字相聯，重在下字。不虧，常盈也。不
崩，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以
干戈無驚擾言。從保彼一句一氣說來。三壽，三卿皆壽朋也。
有同心一德之意。如岡陵以國祚言，亦即是魯邦是常意
耳。
戎遠成功，原蒙上獲福來，益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即
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奧我敵承下方入廟祭。有
田則有賦，賦則千乘，誇成數也。有車則有徒，徒有三萬，舉

用數也。車右有矛，車左有弓，故矛弓屬車。貝冑而朱其綅
只是一件，是徒御之所服者。戎狄在魯西北，荊舒在魯東
南。彼入寇而我當之曰膺，我伐寇而彼畏之曰懲。即齊桓
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到于會事也。昌熾至英
試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佐。昌大至有害言既得福壽，
又得有壽之吉。總是反覆極言之耳。富是年壽之實，謂來
日尚多也。昌是明盛之意，大是恢弘之意。耆老艾乔也。無
害即無有后艱意。
跳曰騰，謂約之以繩，非訓騰為繩。
泰山兩章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福之最大者，重在服

來有上以而保，已有意，只帶起言之。大東海邦在東，淮夷在
南，而徐宅海邦，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亦皆連屬于
南者。前遂荒貫至淮夷，後遂荒貫至南夷，下皆言承之。
受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此解切近魯
國事情。荒字中有統懷截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
諾者，遵號令、聽約束之意也。是若，言象侯之心，于是而服，
莫作遠人順魯侯者。
天錫章是申言郊祭所獲之福，總撮虛說，下皆純根之實
也。看魯人大意，欲以恢復疆土為重。其言眉壽保魯，即如
上文以泰山鳧繹引起服遠之意，還重在復常許。眉壽是

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備享
家邦樂矣。而壽又有以享之。所以為純嘏耳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
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嶽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
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後之為頌居字正見恢復意燕喜
句處處照過承上起下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彝姜之善
也徐于廟以享夫人之壽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体之
意邦國是有將上輕說末句本上眉壽而言
徂來章與篇首閟宮二字相應斷是裁之于所生之地度
是量之于工作之處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供作
廟事舉松桷之大以見其他材木舉路寢之大以見一廟
之規制新廟句提次者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矣廟
以大勢嚴正言奚斯所作本衆君主之就註教護猶令也
監視也屬工謂付工以事謀章程謂考工以能也是以廟
之連比言頌以廟之廣大言打轉來說即首所謂閟侐
實枚也周公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咸慰而頌
民心者實在僖公。

商頌

那

通詩重作樂以興先之格上。恭敬意即在樂中。第四節只
逗其句來以見不敢不無耳。不煩分說本旨。
那字言樂器之多鞉與鼓小大並陳正見其多曰置則猶
未奏但曰奏鼓以其為樂之紀綱也衎烈祖只言用樂去
樂之。未說到烈祖樂上。
商人尚聲凡聲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禮記注曰殷人
之祭必先作樂蓋欲以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
間使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但奏鼓未有奐味故曰奐味
未成滌蕩宣揚之意
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
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鞉以將之賜子男樂則柷以將之
註云柷鞉皆所以節樂
箋曰置讀曰植鞉鼓者爲植貫而樹之湯定天下而作濩
樂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據此解置字則此節首稱鞉鼓專重革
夏然集傳沿習已久亦不可不知
奏假是三朋之後與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奏者
比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
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在綏字恐而不成則不能安感
則安矣奏假中即有思成意非直待奏樂假之始來慰我

跳鼓宜深遠而深遠管聲宜清亮而清亮彼此相濟故曰
和鳴下逼均故曰平磬非收聲之磬乃堂上升歌之磬玉
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
則為和平舉跳管亦例其餘也於赫二句重在嘆美厥聲
湯孫聽前衎我綏我而然後一氣相感之意穆穆之美盡
在上文
鍾鼓或作聞鼓鍾送尸之事傳曰奕奕然閑也蓋文舞武
舞陳列而階次序不紊而已不復舞矣須要見九獻告成
聲容猶成意亦不爽懌亦宇最有含蓄嘉容亦悅先祖可
知政不必須擀格祖觀出亦宇與上在念之詩儘可不說
自古在昔先民有言以成文有作之為祭禮也是作字之
作溫恭者溫溫其恭也事即朝夕所執之事有恪正是溫
恭處言古人持溫恭于朝夕之間而凡事之所執者無一
不恪也要認註不可忘意
碩字有冀望之意言孫者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
蓋恭敬之心藉樂以宣雖匆匆祖之來格而孝孫之心猶
若有不敢必者故以祖孫一体望之

烈祖

通詩以有秩斯祜為主重第三節得天得人上而得天得
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徒見今日所以奉祭獲福皆賴
烈祖之功德也末節與祖之來要照傳世不改天人相故
意
烈祖烈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全要本其功德如日躋聖
敷布昭聖武說祜止就其華介而有天下言有秩何然無
疆爾受歌工稱主祭之詞及爾斯所祜所及也還當存宰
有成業說註中脩祀帶言之蓋賴前人以繼天子之位故
有天子之祭也
此節推本得以奉祭之由與同頌克昌厥后得以依于烈
考文母同意下二節俱承此節末句說
載在尊之義也試灌獻在內載清酤而賚思成作求神歆
神至說說義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即灌獻之用也至
于既定則熟薦之時也原累分先後就本文既有與承字
自見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說
戒言備之預既平言味之美鬷假說進和羹說無振神之
謂也無言自主祭者言靡爭自助祭者言無疆總承靡爭
黃耇二項
此節即上文註中所謂脩其祭祀故說者食謂當提滿酤
和羹作主以見先祜所及不知載酤薦羹凡祭皆然何必
有為天子富有四海者有之如此粘合却看先祜小節不
如此作斯所之志協氣盡感神獲福平平敘次遞到下文

得人得天自見湯孫奉祭氣象
約軝二句要退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載濟酷進和羹之事也雖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溥將承上得人意以起下豐年英將人與人平看黍稷之多自適天下言不單指王國凡祭重在粢盛設本文言豐年而註點出黍稷不必泥定酷與羹得此而備也來假來享總承天人協應說要歸本先祖上節無疆以壽言此節無疆即以福言疆是疆界借地以形福也有藉先祖以舉祀與又籍祀典以永先祖意
顧予二句與前藉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則并將字亦重蓋謂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祜而將之者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願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復叮嚀如此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此詩首尾以天命為重特詳于湯與武丁者以始受命者湯幾失而復得之者武丁也中間土地人民是眼目武德是根本而後先相繼是血脈應以後受命咸宜一句結
天命玄鳥二句還依毛傳孔疏以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祈福之時適當玄鳥之至重之若自天來為瑞生契而曰生商以商人之生始于契也亦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古字一讀輕看不與帝字相連是後人進言之故曰玄
武湯武字不可輕放過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即書表正萬邦之正域即四方之封域大約是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天下意四方兼人土言
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是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不殆言同也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此二句只要截湯受命之固不重武丁賴福上
武丁孫子是並上說武王只是襲湯之緒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如起敝興衰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不單自征伐上言若其本原還要在恭默思道不敢怠遑不敢荒寧處看此句正與上武湯相照管下文五句
龍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箋武丁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此二句言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也
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肇只是開廣之意無上夫此二句言土宇無異于奄有九有也

四海來假二句蒙上文承糖而申言諸侯助祭之衆景員
惟河蒙上文肇域而申言王都建極之雄不過並言土地
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言景山見此起四方之拱極言
河見此革四海之朝宗不可以山川平對是畿內景山之
周皆大河之環帶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貫咸宜須先提
湯而說到武丁不宜並重亦不須扯契來契未嘗受命也
百祿是荷即帶受命上說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受之為祿
總不外人心土宇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四時之祫不陳人鬼之
主大祫則合群昭群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
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祫之詩矣

通詩以濬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
王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
撥相土則烈烈湯則聖敬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
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
濬是深沉而不淺露哲是明察而不蔽塞祥即兆字最長
發云者從成湯而追推到契也洪水四句不重只引起有
娀方將意敷下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水患
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彊直方
曰幅周圍曰員有娀正外大國之屬于幅員者方將正指

其為大國帝立子生商與玄鳥章不同彼只言生
商人此言這商室蓋契雖始封一國已潛開混一根基
矣所以為受命之祥
桓有武毅之意撥訓治有自治以治人之意受小國大國
者敷敷之地即所受之地也與奄有下土一例達即是百
姓親天品遜敷化無所窒礙意率履二句正見所以達處
履禮也即所謂親義序別信率之不越根桓撥來視與視
民不恌視字同發與四方受發發字同正應轉達字逆字
既字緊緊相應有速化意所謂以身教者經也
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
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截是畏其威懷其德一齊向化
之意非為之民也
帝命不違即自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惟其不違所
以積之而齊也湯齊未便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會不違
亦就齊字上見曰齊曰不違要見湯與天命適然會合之
妙敬同聖敬此自後人指見成者言不必在聖字上着相
日新又新所謂月躋也敬字方成湯心學全在心上看下
文數政奏勇皆從此出聖敬二句一連疊說昭假有與天
心合一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月字上便見遲遲上
帝是祇只是上意耳帝命式圍是使作君師為臣民式亦

王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受小球二章，一是即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
政之能敬，一是即九圍之貢，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
之能敬，總是以聖敬受式圍之命也，行政與奏勇，俱在朝
貢先事，綴旒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來，駿厖以
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戴得他起，此即天休天寵，各有祿
亦打轉此意。
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即書所謂
五瑞。不競不絿三句，作一反一正看，凡為政急則操切，緩
則廢弛，剛則喜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競亦

絿互用，剛柔迭施，便已落競絿剛柔矣，湯則一無所著而
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敬德之中正處。
震動戁悚四字，俱就我心上說，震動有張皇驚駭意，屬過
一邊，戁悚有惴惧畏葸意，屬不及一邊，亦如競絿剛柔之
相晴湯之矣，一惟代天行事，而反之于心，同非有所迷而
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周章，何所畏縮，此敬
德之鎮定處，要知此只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微
惟不震動戁悚，乃為大勇，敷奏其勇，與上敷政優優顛倒
說，看前四不字分兩句活看，後四不字合兩句活看，方得
其解，折開便非。

武王載旆章正伐桀而有天下之事。有虔二字，要提出重
看，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留，罪人不得也，
如火二句，正根有虔說，全是以戒惧為奮揚，理直氣壯，故
成雷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
敢遏一氣直下。遂達字在苞櫱上影借出來，三蘖既殄，則
小國懷，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
有截，不必說受朝貢，剪其蘖而徐及其本國，是行師次序
宜然，亦須發明侯集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
此一章是聖敬日躋以下三章實事，所謂不競絿剛柔，不
震動戁悚者，俱于此見之，而濬哲發祥亦結束于此。

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
安，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
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允也天
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有聖人之德，未說到敷政奏勇上，降
于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子降之也，箋曰阿倚，
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商王者
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兩實字緊應着降字，上實
維指其人，下實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殷武

魯申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
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伐楚是高宗中興第一擧括故從此說到諸侯畏服上蓋
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而因極言中
興之盛也揆見當時廟世祀意
撻彼殷武照商此罪世因衛後衰不振奮奮字緊承撻字
来此二字俱有獨斷獨行人不及謀猝不及距之意深入
三句正奮伐事而尤重在深入深冒犯也謂犯險而入不
憚勞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逃匿謂我不能致之是以
其地難平惟搗其巢穴使之形見勢窮而于以聚致其醜
類使無所復逃則其地自平矣此三句作一氣讀以其續
湯之績而可稱于後故不曰功而曰緒
傳曰有鍾鼓曰伐ㄗ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
北依涇塞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
居國南鄉見爲聲教所加正朔所及也畢獻方物曰享一
世一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周禮秋官行人
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世見
莫敢不三字極重從自彼字說來末句乃氐羌自言事商
常禮當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
天命多辟二句雖只是喚起下文來辟之詞然天命兩字
亦非虛設照下命于下國自見不擧爲績設都亦不足以

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就一歲言之故
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稼穡特其一端不知聖
王建侯之意全是爲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
事亦無民事匪懈如土地辟田野治皆耕者飲是也勿予
禍適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稼穡匪解即其庶幾可免禍適
者二語有凜凜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撻伐猶若以兵威服楚至引成湯特及羌責之詞極義正
而亦見用兵原非得已則楚人雖負固已久亦當心服何
況爲績設都之辟敢有不述其職者此諸侯所以凜然畏
服也畏字足領通篇之神
既第三節天命二字氣脈直貫至來辟與命于下國二句
更無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
有去有留虛懸以待其監而監實降而寄之下民ㄟ之視
民之聽即是天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
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僭不濫總是真能畏
民不僭濫處說是他不取怠遑處若一怠遑使僭濫矣不
必將不敢怠遑推深一層看不敢字正與發字相關畏民
即以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來對上天而言故云
下國建福要點內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切記封詩作
太

商邑二句蒙上建福來翼翼者欲教清明國勢改觀也總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說聲是風聲曰赫赫奕奕皆謳歌也靈是威靈曰濯濯奕奕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捷煞一番時將此聲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貴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派說

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斷二句言工之飭松桷二句言廟制之美截之所生之斲移之造作之處為遷正以繩墨為方以斧斤長短而截之為矣寢成孔安說後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孔字還在百世不遷上見但要知此主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時非始崩祔廟之日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詩經偶箋

〔明〕萬時華 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李泰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九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詩經偶箋序

箋詩始鄭玄玄以訛問釋詁所詳者名物而巳宋興諸儒始貫其義

國家懸之學官士無賢不肖

皆自幼伏習徒取爲文辭求富貴至於遺聲節廢吟嘆略草木鳥獸之名故攻者極衆治之益專而詩益亡求詳名物若箋者尚不可得況厥情旨乎仲尼之門子貢之徒言詩往往出意表而夫子取之視今學士言詩何等耶茂先偶箋蓋詁傳之變該理備物以暢其義匪夫人所能余尤

序 二

愛其委蛇詳達往往得詩人之情使夫學者童而習焉始可與言詩矣蓋鄭玄之歸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巳數百千人彼僅博物耳猶能若是是

書出而天下依之立言者則皆茂先之徒也吾知偶箋所淑不止如鄭氏之門也

社弟徐世溥書

詩經偶箋自引

余僻陋而無心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隨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跧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子夏讀詩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子尚以爲見其表未見其裏子曰吾嘗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詩之精微如是夫偶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

誦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詩雖埒諸五經而旨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歎或正而反今之君子知詩之爲經

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遏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乃在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

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于國風有味易入處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至於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

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泆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句字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

綴庸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
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
之大都日光所止晶晶着紙
上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
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
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
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
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旦暮
遇之者耶
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詩經偶箋 國風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周南

風之有二南周未有天下時也而其詩又多襍以民間之咏故不爲雅而爲風乃周既有天下即不與羣侯埒故不曰風而曰南

呂子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寔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係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關雎

文王之化起自宮廷而后夫人之德侔于天地故關雎爲風始看來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姜嫄生后稷以成其始太姒生武周以成其終太姒上承周姜太任下啟邑姜理陰教受天命關係甚重好逑處若只話作尋常夫婦唱隨便與冀缺梁鴻一例

一章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情然本無與于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見

關關之雎鳩而相匹河洲其聲應也窈窕之淑女而好逑于君子其德比也看他窈窕淑女三章凡四與

文王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敬乾之健也后妃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坤之順也窈窕二字只可以想像形容故註曰幽閒之意着一意字正分別不得如何是窈如何是窕幽閒厚皆不得窈窕字面

求之不得四句總是寤寐求之處點綴作一氣說模寫不寐光景宛然如畫服與服膺之服同如云注注在心也

采擇非一端烹芼非一道故亦曰無方樂之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他蓋以我友之樂之之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琴瑟絲聲有婉娩媚順意鐘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

葛覃

此詩本爲治葛而作首章要體認初夏光景描寫得

出人到意念難忘處時過景銷當時耳目經歷時似意中眼中一一活現此便是服之無斁根于首二章賦治葛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淺短氣象寂寞矣他却從治葛上說到歸寧歸寧中仍帶說衣服合而復離遠而復近后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殆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抑亦詞家之鼻祖也

黃鳥三句如今人作詩點綴一般飛而集集而鳴原是鳥之眞景若以見聞泥說則精神不活只閒閒敘綴亦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處

刈者斬之以斧斤濩者煮之以釜鬵兩爲字主織維言絺綌既成別其精爲絺粗爲綌非葛原有此兩等而擇之也服之無斁非此時已垢弊心之所期如此

古者女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大夫之妾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爲之薄汚四句乃自討之詞非並告師氏之語禮服非常服非比私之一槩當汚故曰害澣害否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蹇言羌也

張南軒曰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

此詩全用虛景曲繪眞情著一呆想不得下一呆語不得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輾轉想像展轉起滅君子意中人也采物登山飲酒意中景也寘卷耳馬病僕痡景中之景也曰嗟我懷人曰不永傷不永懷終之曰云何吁矣思境愈深妙不可說世儒于不盈頃筐處說手爲情奪于登高處說登此不遂更去之彼于僕痡處說馬病猶資于人僕病斷不能往試想以文王后妃提籠陌上策馬山中左引杯酒右提鞭箠成何光景俗儒拘泥眞可爲噴飯滿案也

寘周行生周行者仍寘周行非并頃筐所采棄之也

曰姑酌曰不永字法可想

云何吁矣當作如何其憂歎乎憂歎之極也

看此詩要得他思念之切不能爲情的意思又要得他哀而不傷的情性方好

樛木

三章無淺深咏歎自隹不妬忌固是立言之意但講樂只中還須含蓄方似宮人語氣　通篇以畢順受益爲與

纍者維繫而綏則有保定孔固意荒者徧覆而將則有陰助默佑意縈者盤旋而成則有完全盛大意語隱隱相應

履即踐履之履人以樂易爲心自然行與吉會所履皆福也

螽斯

凡物羣則爭螽斯羣而能和故其羣愈多此自然之理衆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說螽斯即是說后妃隱隱不道破意味自是無限今人類云螽斯特一羽族之微耳開口便差　詩意只重以和召和德福是晦翁補出

三章平看詵詵集也薨薨飛也揖揖聚也集而飛飛而聚亦詩人立言之序

鍾伯敬曰螽斯之和皆于飛處見之詵詵薨薨揖揖皆妙有意旨可思

桃夭

此詩還重文王之化化行故俗美俗美故閨門肅穆女士柔從詩人見其于歸知其必有以宜室家宜家人耳若必縛定以正以時亦安見親迎而來者便爲嘉耦當春而嫁者遂無凶德哉　木少則華盛女賢則家宜三宜字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停當相安便足求加焉則失之矣

沈無回云以時非仲春也男三十女二十之謂也古霜降殺內氷泮逆女桃夭者與之子年盛容華非以所見言也

後凡言被化者勿露出王民皡皡不自知其所至

兎罝

當時之人用則爲疏附后先不用則安于農桑狩獵各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廊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小試其才于兎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覩之見其未始不可干城好仇腹心耳然非爲國家惜人才亦非爲斯人嘆淪落平平敘述而棫樸作人

之氣象宛然矣
兎罝借所事爲起語用肅肅赳赳相呼應與之類賦
者也
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好仇是詩家鼓弄處
干城禦侮之具言其才便足爲公侯干城非侫其他
日爲公侯之用好仇敵體之謂腹心則精神相胞合
矣武夫爲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才亦是
古人看人才特達精細處
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
服
芣苢
此一幅太平士女圖也平平淡淡敘述數語千古景
象如見追慕不盡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正在其不知
處妙知則淺矣世俗衰薄萇楚苕華不足言蟋蟀之
無荒已慼然有憂生之嗟車鄰之並坐盍岌岌乎有
不能終日之意矣
喬木
三章無淺深首章述其端靜之德後二章志其愛慕

此等處呆人不曉反說不照上[illegible]

之誠各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不易一詞只將本文
唫諷自覺詩人之旨畢然可思
不可求語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見如言欲求之不
得則非詩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則非游女
秣馬如所謂執鞭云耳皆託詞箋云謙不敢言其適
已亦妙○後二章末四句反覆申咏嗟嘆之不足故
長言之詞旨俱絕可想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爲
秣馬反索然無味　横渡以廣言㳿流以永言
興以喬木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凛
不可犯也
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忘故
詩多熙皞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靡
之風其心悔故詩多滌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
召南之不同於周南者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
國故也
汝墳
防所以捍水其形穹然如墳故曰墳○伐枚伐肄
只是感時興慨不重親執其勞然平平說來初不紀

時而時戾自見其父詩之善立言如此○怒訓中飢
意意字大佳
不我遐弃者兩地相違事有難測一或不戒無相見
期旣見君子都無此慮喜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
篋中之扇長委秋風也
三章慰藉之詞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大異
往時故以赬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王室之如燬
銷鑠之也孔邇本父母來只是甚親之意此語不過
四字而想其氣象恰有依依膝下之意直稱父母便

是相忘正不必云文王德如母也此方是王民皞皞
人當安居粒食誰知天地之爲德康寧燕樂誰知父
母之爲恩孔邇之呼亦如燬有以激之也看來民已
去商勉强事紂畢竟以文王之故事商處反是歸周
處矣周安得不王商安得不亡

麟趾

麟趾之麟屬興指文王太姒也吁嗟麟之麟屬賦指
公子也麟兮猶楚狂之稱鳳兮耳時文王尚服事殷
詩美公子亦如今天上麒麟之語未可便以興王當
之

召南

鵲巢

首爲往迎次爲來嫁末爲成婚姻之禮平看
鳩之拙宜居成巢夫人之德宜受盛禮拙是鳩之好
處之子不言德政借鳩以見之
方者居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鄭氏
曰滿者衆媵侄娣之多以詩之寓意言也

采蘩

首二章采蘩僮僮薦蘩祁祁徹蘩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
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
嚌夫人薦豆
僮僮竦敬步雖移而敬不動之狀祁祁舒徐行有節
而敬不急遽之狀玩僮僮便有在上在左右之意祁
祁便有如慕如疑之意夙夜非自日而夜乃夜之夙
也

草蟲

夫行婦嘆情也蟲飛蕨拳女以春懷亦情也今古閨思何必不然然試取詩詞誦一過覺自有哀而不傷發情止禮義之意合葛生晨風諸什觀之氣韻天淵便可知文王之化

草蟲阜螽皆以蝗生于草間者曰草蟲生于陵阜者曰阜螽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

亦既三句是擬議之詞則字有義說既見方飜樂今猶未見丨憂不可已也

采蘋

通詩精神以有齊季女爲主前面疊疊說來歸併在此

古人奉祭非屑屑一蘋一藻之末特小物必備以將敬耳若謂薦有常品則蘋藻而外皆不登於豆矣謂生有常處則南澗獨生蘋行潦獨生藻矣至謂蘋藻二物故盛之二器湘之二釜亦不必然但器用紛陳總見飾治之意

宗室大宗之室大夫奉祭之所也諸侯嫡子世爲諸侯祭於都宮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始祖繼別子者爲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廟南向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爲奥乃神靈所棲之地所尊者在此故所奠者亦在此牖即鑿壁以通明處○牲體之薦大夫主之燔炙之薦賓客相之薦豆則大宗之婦也

季女少而能敬尤難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甘棠

蘇氏謂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伯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見樹即思人此後世去思生祠之祖然通章爲思召伯之德而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而不知何以愛至此勿伐勿敗勿拜字意愈淺愛意愈深至勿拜是何等奇摯情語至此巳開却詩家許多門戶　茇憩說只是巡行偶息不作布政其下說

行露

貞女以自守之素雖無妄之災行露借言之明其守

身防已不敢踰禮如此則獄訟之來愈無因矣此屬托言若說出强暴便與比體無異雀角鼠牙人都費盡葛藤其寔照他詞氣情旨自現如云雀今穿我屋矣誰肯謂雀無角乎無角何以穿我屋乎爾今速我獄乎誰肯謂爾無家乎無家何以速我獄乎然汝雖速我獄室家之禮終未足也至亦不女從則斬頭陷句不易其志幽谷之芳蘭斷非多露所及矣　雀淫物鼠貪物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角音鹿嘴資也牙牡齒註已明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備錄攷之

羔羊

時說羔裘二句節儉退食二句正直素不尚其華五不尚其多故見其節儉士大夫公朝無公亮之槩朝罷而歸畢竟不堪自對故委蛇見其直然節儉正直亦小序中斷語非詩人口中語也只閑閑敘其服飾其容貌而大夫之美思過半矣

羔裘私朝之服私朝尚在公非燕居也故自公退食紽縫之突兀也緎縫之界限也總合二爲一而縫之也一件裘豈有只五紽五緎五總之理只如此成文耳則以爲不尚其多者拘而多事

羊意兼絲已足見其儉與五紽只襯貼語必以爲不尚其多亦屬迂腐且節儉正直亦贊美字面未必分屬羔羊二句即羔裘直侯孔武之意委陀即赤爲几几之意耳向與明覈商之

殷其靁

在字與違字反相呼應在陽在側在下變文耳若云不惟在陽而又在側則雷聲又無定在恐礙興意

振振君子帶過語不重　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故即時即景而言

標梅

此詩莫作急于從人語氣全要得自守意欲言又不忍言懼辱話頭冷然言外　求字與吉士誘之誘字對看便知此女地步　謂者婚禮亦不及行先定其約而已　三求字可敬三迨字可憐

梅花繁初結落實最多初僅可存十之七久則僅十之三此視桃夭稍後非梅熟天氣說仲夏者誤

小星

讀詩者解此中着眼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矣

妙論不

有不知

后爲太陰之象妾特借餘光以自耀故取與于星三五在東初昏將旦皆然

此詩只說勤勞而安于命而夫人之不妬衆妾之感恩已自可見若要講如何不妬如何感恩殊難措詞詞亦不雅昔人謂易在畫中詩在言外言外之旨此類可見若將言外之意强入言內其去温柔敦厚之義奚翅千里

義命自安此是諸姬各諳本分處然一說到命便已知當夕之逸宵征之勞覩樛木螽斯諸咏已自不同

此便是周南召南之别但古今官闈之亂看來出於褒姒驪姬者十之七八出于戚姬人彘者十之一二女德無極幸已承昭陽之寵更思奪長信之席諸女以命自安而夫人通貫魚之恩羣小擁椒宮之戴所以爲二南之化朱子云怨處亦須還他些怨可謂解人善說詩者正不在曲回互也

當夕專夕也禮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王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以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自諸侯而下皆用五日之制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見星而往還也夫人入御君所從容有儀將旦太史奏雞鳴於堦下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媵妾則深自謹遨雖當夕猶不敢即安故曰肅肅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然玩肅肅二字便有安命意

抱衾與裯即君所寢大被禪被也如今云疊被鋪床云爾　首章以稀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頻二章以西方參昴二宿與在東對舉參昴二宿與衾裯二物亦有義

江汜

江決而猶復入江流而猶有岐江直而猶有别此興意

此詩于敘事之中寓慶幸之意詞氣要得和平不我以處輕輕帶過而急將雖不我以作轉語此乃是見已此行所由非怨之而追既往之失也

惟悔故嘯維處故歌

野麕

此詩若無末章幾與淫奔同類葢淫風方華時詩自

如此膚猶包以白茅女乃誘以吉士反與也吉士只
秀美之稱
樸樕三句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可喜可喜而
誘之豈禮也哉便起下意如玉舊以色言還是貞潔
之操瑩然比玉耳
末章要見凛然不可犯之意若詞氣稍緩反不如微
之會眞雀鶯僞責張生語更嚴毅矣脫脫見非可輕
易來得的玄扈云此是詩人惡强暴之言酷似當日
從旁呵止肰若作女郎口中不應舒緩乃爾亦一見

何襛

曷不肅雝二句人在此都費躊躇自緣眼孔不靈以
死人看活書耳看來呆誦王姬肅雝不如此二語更
覺意象縹緲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環立企踵舒
眸相顧讚嘆光景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
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雝只是旁人聚觀自覺
得範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非直言其人之和敬亦
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南子聞車聲
轔轔而知爲蘧伯玉正可例觀

二章言族類之稱先女而後男尊王也三章言婚姻
之合先男而後女從夫也亦要本德來不然王姬下
嫁不止一人昏因作合亦常事耳

平王劉安成曰即文王也猶棫樸之辟王有聲之王
后也鄭夾漈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平
王孫桓王女下嫁於齊襄公朱傳亦云不可曉備之

彼茁

王道以及物爲終故以此爲王道之成百姓有知聲
音笑貌尚可傾動若艸木鳥獸非仁恩灌洽安得有
此通章莫牽出仁民字樣不言民而言物正詩之善

立言也

射壹發四矢中有叠雙者故五物生之盛也

末句是賛歎語非推原其故也

邶鄘衛

按邶鄘爲衛所併而詩猶繫其故國之名抑滅人之
國者春秋不許也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得於衛者爲
衛得于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

詩經偶箋卷之一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栢舟

此詩極盡婦人之情狀往愬于兄弟反求于身心婦人之情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婦人之事也寤寐有摽婦人之自遣如此不能奮飛婦人之自分如此至于耿耿不寐如匪澣衣又婦人戚戚不得于夫之常態也

亦汎其流亦字含愁無限中流汎汎漂泊可憐耿耿

四句一氣說來耿耿欲寐不寐將後來夏簟冬釭梨花春院明月秋砧一語包却不曰憂而曰隱憂不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人到傷心之極轉覺下一語不得飲痛自知含酸無狀句法妙品只說微我無酒又不說非酒能解更可思

匪茹言我之心獨爲憂所繚亂不能度已見棄之故也愬于兄弟亦托言之逢字最妙正是適遭其窮之意于言外想其亡聊之致可也

我心六句俱自猜自疑正大舜于我何哉之意非揚已也匪石象其堅貞匪席象其平直棣棣儀之習也

覯閔讒毀之日生也受侮傲慢之相及也

迭乃更之義非更代之義猶言翻轉也

不能奮飛只緣上如匪澣衣來如云坐此愁城苦海中不能插翅飛去耳此自此愁人苦語舊云其如我從一而終義不能奮飛何轉回互轉滯轉繆

綠衣

綠以喻妾衣以喻上表裏以喻幽顯上下以喻尊卑綠惟爲絲所以治之女惟少艾所以嬖之不必用注

中汝二字

前思古人根妾之見嬖來蓋嫉妬叢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人有處過此事者以爲法後思古人根已之過時來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善處此者以自慰　實字覺有欣然會心之意

燕燕

戴嬀之歸以桓弑也當時子母存亡家國廢興之故剌剌傷心哀猿之腸已斷矣兩人一去異國詎相見期此時執手流連情悽意折去後行踪漸隱目斷征

車孜淚狐愁歸途蕭索至今千古如見至末縷縷載
媽生平許多好處人到別離時情思難割向來言語
行事定一一如在目前況說到先君便兩人半生情
事都在此中且又覺子母存亡家國廢興之由種種
牽動又不止相愛以德其言可念矣
李陵別詩良辰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
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
在天一闊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
子以賤軀宛然首三章意

任言相與之情塞淵存心之善溫惠淑慎持身之謹

日月

通詩絮語纏綿宛然閨閣中語呼日月呼父母總無
聊之詞刑于雍睦古道也不古處狂暴也德音無良
如云沒得好話對我可忘猶俗云放心言爾倘有定
庶我亦不爲爾牽罣肚腸畜我不卒如云爹娘養我
不全即令籬壁間哀怨聲吻耳
胡能有定二句當云何能使爾有定乎寧遂莫我顧
乎寧字作屬望幾有想頭注未妙

終風

注云莊姜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說終
風即說莊公與他處比體不同更不須補出正意即
如今人云終日顛狂沒張沒致乍陰乍晴乍風乍雨
云耳狂風不及夕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霾霧
于下掩曀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虺虺之雷無霽
期矣顧我則笑玩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冷笑
光景謔而曰謔浪笑而曰笑傲肯來而又莫來絕是
狂蕩人一幅行樂小畫大都莊公爲人半落癡騃半

落狂稱莊姜之不見答又與長門深閉不同中心是
悼此段假意又不好說破他看他浮浪默地悲傷非
敢怒不敢言之謂悠悠我思恐其終無了日也願言
二句各重下句皆思之非恨之也　莫往莫來往字
帶說正不必強作分疏

擊鼓

衛人伐鄭五日而還未宿師於外也州吁身犯大逆
衆叛親離衆莫爲之用耳死生之慼室家之念絆結
愁嘆居處狼狽士馬離披戍伍與衆合破斧無衣觀

之王伯氣象與衰亡迥別
踊躍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　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
死生四句本非二意葢死生甚契濶業已有成說矣
又執手而叮嚀之耳吁嗟四句亦相連說如云吁嗟
乎向謂死生之期甚濶今此去不我活矣則吁嗟乎
偕老之信今亦不我信矣諸說紛紛無謂

凱風

凱風一門兄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可得古人幾諫之道
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遂言毋氏之劬勞故
屬比次章風美而材不美與毋聖而子不令故屬興
○聖善元不必解一解便蠢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一例看
勞苦二字七子是極渾厚話頭却令毋媿死無地

雄雉

自治伊阻知往役之義不忮不求知善身之法此婦
大非尋常閨閣所有
雉分畿鵲分畔飛不越界泄泄下上飛鳴自得反與
也　看自詒伊阻此人多是負氣矜才攘臂功名之

人故下以不忮求望之
日月二句情緒萬端含愁無限傳中但言思從役之
久未盡其妙　展矣君子連下看言誠哉此君子之
勞我心也
百爾君子詩人詞不迫切處且衆人皆知德行然後
朋儕間和氣相親兩兩無傷若我不忮人人來忮我
亦如何安得不知德行只喝起之詞忮生于忿求生
于貪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所以爲德行不敢望其歸
而但願其以善處自全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此正思之最深切處王風苟無飢渴亦此意胡氏發
情止禮義之說太呆

苦葉

首章事適其可爲宜次章物反其常爲惟三章言古
禮不可悖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匏方葉未可腰喻昏
因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嚴也深厲
淺揭喻人之量度而行也濟盈喻淫者之縱欲也雉
鳴喻室女之懷春也不濡軌喻縱欲之必違禮也求
其牡喻求配之不待其匹也婚禮親迎用昏餘俱用

旦惟納徵用幣餘俱用鴈鴈取其不再耦亦取其和
且取其明亦重其始氷泮迎女則未泮而行禮矣用
手曰招用口曰召
深則厲深字與上深涉字別深涉則不可厲矣厲言
深者對揭之淺耳此就可涉之中又有淺深

谷風

古今棄婦鑒此爲第一情詞婉惻洗痛如怨如慕如
泣如訴令人欲絕首章寬說情理未粘著自家身上
然下語動人谷風可以極夫婦之常葑菲可以御夫
婦之變黽勉二字即張公藝忍字之旨正爲千古夫
婦開一和順法門曰不宜有怒傷已之怒也曰及爾
同死傷已之生而弃也行道四句摹臨岐躑躅之狀
不可聞不可讀此時不得不去又終不忍去不送猶
可及畿而返轉覺傷心無逝四語覺身所經歷處處
難忘旋又自嘆自解情事佪回一字一泪四章敘其
治家勤勞五六章反覆窮見棄之心事與棄婦之光
景末以初嫁相怜之事終之有無黽勉何其勤也有
洸有潰何無禮也以我御窮炎涼之可悲也伊余來
塈新故之可念也說到來塈則不惟舊人泪下新人
當亦掩韶顏佩新寵不無敝席之危矣
谷風葑菲荼苦涇渭梁笱皆比也荼苦二句以荼之
甘甚已之苦相形比之變例語意若云如我今日乃
可言眞苦也洸水涌也潰水之横暴而四潰也怒之
盛者如之　匍匐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式微

曰維君之故直有枕戈甞膽之氣激之也非怨之也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隱忍泥塗將欲以有爲也不然
則人臣視死如歸正在今日胡爲而困辱于此哉要
得此意而怨衞意自寓　中露泥中俱借字

旄丘

一章惟之二章疑之三章諷之四章責之通詩宛曲
有餘味不直斥其君而斥其臣是詩人立言處
旄丘四句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何處
四句爲他强開別路正令衞人語塞
言葛又言裘炎涼貿矣蒙茸想見窮途之苦
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瑣

尾正形容流離之狀二語蕭索淒涼為怨辭勝

簡兮

簡兮簡兮開口已有畀睨一切之意眼下心前是何等輿寄當時衛國君臣上下光景可知碩人夷猶其間覗其衆如桃梗土偶人等耳日之方中豈幽隱而不可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執籥秉翟渥正平之禰而撾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引刀而切肉也舞闌酒罷悠然有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屈大夫之夫君太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

兮若遠若近無限深情此人以極暢快之語寫極抑鬱之情足以長歌為慟哭者若一入 生不逢時等語大殺風景

萬者東萊呂氏以為二舞之總名也以萬人為義故謂之萬

俁俁非獨形體言其襟度威儀有過人者不獨善舞而又善御總是自譽處自譽即自嘲處

籥如笛以竹為之長三尺籥吹器何休謂吹以節樂陳氏亦云舞者執籥于左而吹之秉羽于右而舞之夫吹與舞本二事不可相兼意舞入庭下其去堂上之樂稍遠堂下之樂亦有編懸之隔或不相聞則舞者吹籥以先之而堂下之樂知羽籥之鼓動乃合作耳

鍾伯敬云要知末章意即在前三章內非兩層公現在處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駘蕩欲往之緒非歎其遠也

泉水

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也女子有行二句胷中分義

乃了然已無歸衛之意無柰鄉思迢遞萬轉千迴謀之諸姬問之諸姑伯姊總是其無可奈何之意首章亦字靡字聊字俱可想出宿二章中間許多曲折反覆吟詠情致宛然箇中領悟更可得詩理詩趣要知筆下意中妙寫情事原非定語即不瑕有害非到此始知當聊與之謀時已了然矣末章非絕意之詞傳中安得二字解經之妙者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欲歸之人其情偏向于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耳只云自恕之詞亦好

北門

小序云仕不得志也北門只隱隱見爲處乱世事暗君明說出恐非忠厚之旨終窶非憂貧也戹抑下僚奉入菲薄官况可知王事政事非避勞也鞅掌朝夕從事獨賢知遇可知上不見恤於朝廷內不見諒于妻子直是出入可怜巳焉哉如云今巳罷了謂之何哉如云不消說得

終者無計可免之詞無財爲禮曰窶無財自給曰貧怒責其貧曰謫行拂所爲曰摧適字一埋益字謫字

敦字一埋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取內外俱困情緒如何

北風

賢者愛友而忘國事不可爲矣三復北門光景事勢必至於此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不俟終日也

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寒不止於雰矣

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

靜女

搔首踟躕自寫光景肖似匪女之爲美情致宛然可掬　悅懌女美女字作汝與下匪女句一例亦似有致　益指彤管言也

內則婦事舅姑左珮刀礪觿燧右佩箴管彤管即箴管耳

新臺

新臺之作國人醜之覩其臺亦若泚然而汗出者然慚之賤之之極也洒有向河水求洒濯意洼泚鮮明

洒高峻意味較短不鮮猶言其不鮮也是少有的人蘧篨龜胸戚施駝背廢棄天理之人俯仰有愧非眞有此疾惡之之極也

二子乘舟

詩若直說遇害即一言巳竟豈不索然今但想其去時光景設爲憂疑之言則含情無限寥寥數語恰有千萬言不能書者汎汎其景描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但日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終不顯言

其死人至極傷心轉不忍言耳
春秋父奪子妻一見於衛宣再見於楚平以詭妾之言殺子一見於宣姜再見於驪姬此時天理人心滅絕盡矣然楚平之後吳入郢久而後定晉獻之後弒易相尋重耳始伯宣公之後朔代立爲惠公國人以殺伋之故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懿公立國人卒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而入殺懿公而滅衛嗚乎治亂之間可畏若此

柏舟

莊姜盡禮無慰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爲邶鄘之首
柏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兩髦內則注兒生三日剪胎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脫髦注年長垂著兩邊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沒不髦特孤特之義以特爲匹者猶治之爲亂也靡他謂無二心靡慝謂無邪心母也天只只就其恩愛罔極訴之也望之也更不必說壞原此亦老嫗念子常態欲爲之計久長耳或聞此言徐當自定也

偕老

通篇盛稱服飾容貌之美如今人云件件絕好只一件不好說得之謂耳然子之不淑一語已露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所以惟異之邦之媛所以賤褻之彼哉之意已宛然矣
君子偕老一句便是案副笄六珈正是象服言服此者必有偕生偕死之德發爲儀容始足以稱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偕老之德容也

胡然而天全是詫異聲吻如云恍惚天仙帝女下臨人世不知何處得來子虛賦眇眇忽忽若神仙之方髣正此意然爲蛟爲螭爲雲爲雨之狀筆端自寫出
副　祭服之首飾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笄所以連副簪也其端刻雞形惟祭服則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珈即笄頭所懸玉又笄飾之最盛者六其數六也惟后夫人有之作三件一串看
翟　祭服周禮三翟皆刻繒爲雉翟之形而畫彩之以爲飾褘衣畫翬素質五色皆備曰翬褕翬畫褕青

質五色皆備曰褕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
伯夫人褕翟子男夫人闕翟宜美宜用褕翟
展　以丹縠爲之禮衣也蒙縐絺之上恐縐絺之褻
不可以見君及賓客也。　揥今篦子也

采唐

瞿星卿曰采唐分明興體不知晦翁何以作賦
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稱美之詞以爲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恐未必然然此當亦詩人賦其事耳若此
人自作擁三美於桑中恐無此事

鶉奔

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鬭惡亂其匹也鵲傳
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鶉與鶉奔奔鵲與
鵲彊彊反興也

定中

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攘夷狄而封
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營宮室定中美文公也
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方位也種樹適國用也
夏正十月昏時定星昏見南方午位因以爲每歲營

作之候此便有重農意在爰伐琴瑟言異日可爲琴
瑟耳非謂今日之琴瑟必待此也今人因伐琴瑟遂
增出籩豆又以爲作禮樂玩詩意只閒閒說過並
無此意營建種樹不平首四句亦不平
望以覽國都之大勢景以正山丘之向背觀桑以察
土宜卜吉以協神謀皆未定國時事景山與京與揆
日不同彼是正宮室之方向此是正一國之方向此
亦用表但非八尺之臬允臧承上四件稍推開說
塞則無粉飾淵則無張皇的是帝王治法舊只頂農

桑似宜合通章意爲長舉一馬見無事之不塞淵也
若后世內多欲而勞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骨利之
驥雖汗血如雲視衛文騋牝霄漢矣

蝃蝀

蝃蝀淫氣映日而成在東暮虹也在西朝虹也莫之
敢指賤之也非畏之也崇朝其雨崇朝而雨止也遠
父母兄弟正始之大禮也女以不自失爲信理之不
可自失則命矣

相鼠

爾雅貍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蒱義或取于此　文公爲政國俗丕變人以慚悔振厲故其詞激　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

干旄

車馬旌旗大夫本等儀衛精神全在第二句惟忽見於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畀之不是望姝子原是讚大夫下賢之事此時巳屬曠典如云大夫之重親勞玉趾不知何所陳說纔副得此一片盛心報得他如此隆禮云爾五六字樣正不必強分疏

鳥隼爲旟建於車后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旌其寔皆旗也

徐玄扈曰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曰五馬書朽索馭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上下通行備之

載馳

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能欲救不得煩懣難堪皇迫無聊之意泉水竹竿與此全爲思衛之詩但彼二詩作於平居故思甚糾結語甚纏綿而其禮義自閑之意自在言下此詩作於宗國流離之後休戚相因故雖止於禮義而其低回眷戀之情愈不能巳驅馬悠悠所謂心急馬行遲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玩則字分明大夫未至巳懸知其必來矣與悠悠俱是虛摹光景我思不遠欲攄去終攄不開我思不閟欲丟却終丟不下各有意義兩段止一義而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女子善懷二語柔婉悲涼中情之極猶云我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箇至情在許人尤之意者皆稺乎皆狂乎何其不相休諒不識緩急如

此此等處謂非尤許人不可謂是尤許人不可總是無聊情事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急迫憂愁中有此一段經濟在前云許人尤之此云無我有尤詞愈近情意愈可念要識他到底說不如我所之到底無必返衛之意只是展轉難自降耳　百思只是多方開論就歸唁說非策其控何國而因何人也控大邦有諷穆公意在　芃芃其麥隱然宗國黍離氣象

淇澳

竹植物之君子也故以爲興注猗猗與其進脩菁菁

詩與大學不同兩句只形容其進脩無已無淺深

興其尊嚴如責興其成就然言有次第意無淺深骨
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
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似之故曰琢磨瑟無杌踈僩
無解弛赫氣象充盛咺英華發越總是盛德之容此
與大學取類既殊意旨各別終者到底不忘非没世
之謂單承瑟僩者亦非充耳二句便是說他尊嚴便
含盛德意在朱傳見其二字得旨若云服飾非重以
德而重又似蛇足金錫圭璧是以成就言其寔切磋
琢磨充耳會弁處即是此德非至此方成特至此纔

說出耳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
即生質亦由工夫熟後復還本質耳寬綽四句形容
其德之自然中禮處各上句意已盡下句足上意非
如此而又如此之謂也或謂首章猶有王敬意至此
方化於自然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咺
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如孔子時而踧踖時而申申
夭夭豈有寬綽善謔時不瑟僩赫咺者乎
會弁皮弁縫中爲會縫中結玉謂之綦天子玉用五
采綦飾十二諸侯三采綦飾七三采三色朱白蒼

考槃

考槃之樂亦自人觀之碩人不知也碩人胸中自具
一天地直覺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霞舒卷日月光
華無限曠洒故曰寬至獨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
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幾不知
世之有魏晉無論軒紱矣永字有若將終身意弗諼
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爲醒
者傳弗告之意也　薖軸難解依注姑衍去可耳

碩人

鍾伯敬曰篇中皆以常情望之深得告庸主之法然
反常則悖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
碩人二句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國君立后以
正陰陽以奉宗廟族類容貌俱所不重至於來嫁之
儀從通國之人情外家之形勢土產抑又瑣細之甚
矣詩刺宣姜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技藝之美
而不言其闕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至莊姜亦獨言
服飾容貌而不言其德若曰只此亦他人所無况其
德乎此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唐備不知此理

齊侯之妻只就本文平平說去不必驚張纔是詩家本色

四牡二句是馬翟茀是車以朝只敘來嫁之時如此無車馬之盛意鑣即鑣鑣鑣猶螽斯之言蟄蟄木梢之言梢梢也

氓

首二章私奔時事後四章總述見棄情事看他前半截大逞風光後半截大殺風景雖淫冶之婦亦覺蕭索可憐氓之蚩蚩即如今薄倖子負心郎語不必作解若就貿絲言之此時情傾意愜已幾爲卓氏之相如買女之韓壽矣豈有蚩蚩相目之理子無良媒語之也全認眞不得此語置匪我愆期之下將子無怒之上無限溫存無限慰藉朱子云責所無以難其事尚是道學先生譚鬪閙事耳爾卜爾筮正是賄遷時事多少鄭重都爲繾綣桑之未落章見弃後悔恨之詞正所謂蚤知今日悔不當初語意耳女之耽今四句若話到眞正道理上去便隔千山淇水湯湯二句光景悲涼視以爾車來時廻想可念女也不爽上二

其行即今人痴心女子負心漢之謂不爽莫作守正話頭罔極二三即貳行無兩層意兄弟不知四句寫出無聊可笑可哭老使我怨映上偕老來愁怨無盡不思其反三句如云當時一味過信不想後來反覆至此然當時已將反覆事一一忘却如今亦沒得說了自拚自恨結得有味

竹竿

首二章欲往而不得往身在此心在衛日遠者託言之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恍然左見泉源右見淇水置身於檜楫松舟之間巧笑媚於清波珮聲曳於河岸矣思境留連置身如夢舊講加安得二字便差

芄蘭

芄蘭弱艸而枝葉長蔓本不勝支服不旗衷此興意也

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不我知言其才能不足爲我所知也說者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

容容與也遂直遂也悸字大有義味服之不稱帶動

若驚亦像有皇恐不安之意

河廣

河既不廣何以不渡宋既不遠何以不往萬轉千廻只此數言自足詩家上乘

伯兮

殳擊兵也車有六建殳居一焉曰執殳志所事也無大才小用之意由飛蓬而首疾首疾而心痗思境愈苦曰甘心曰願言待不思量怎不思量的正是此意誰適爲容適字酸甚

有狐

此詩托言與緜蠻碩鼠一例言狐即言鰥夫其稱之子猶碩鼠之稱女也涉水自帶以上曰厲故曰之子無帶之子自無裳無帶無服強與人事繼裳結帶之意躍然口中

木瓜

此詩似賦而以爲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瓊琚等比重寶非眞以木瓜等相施報也此稍比與托言相似四句俱作比看不必另補正意凡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歉然常若無以報之則彼此意境自長須知投瓜報瓊意中原不見木瓜薄而瓊琚厚直是感恩難忘畧答無盡耳　近欲依小序作衛人感齊桓而作似有理備之

詩經偶箋卷之二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王風。

平王微弱降而爲風幽王流彘厲王滅戲反得列于雅者何也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爲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内故爲風

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爲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爲風

黍離

通詩不見一宗周字亦不見一宗廟宮室字只就黍稷生感不須一語道破如此自有無限感慨且于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俱有含畜行邁二句只平說有謂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者未是知我者謂我心憂詩意借知者以喚起下不知者意旨自明時講泥注中莫識已意从傳會之日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亦不知我憂所在尤屬蛇足謂我何求惟其久留黍稷之間而不去也不須點破宮室宗廟彼何人哉不斥其人而追怨之意更楚而深矣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佸傷來日也雞棲于塒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有所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沈廻緜邈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至苟無饑渴無可奈何而庶幾其免于饑渴非幸詞也非願意也亦非以此自解也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

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藻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夫子見大夫妻此詩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草蟲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

陽陽有氣象發舒之意陶陶有心志和樂之意執簧以聲言執翿以容言其樂只且只就上二句咏嘆之

安貧忘勞意總不消說出　故舞位即所舞之地非別設舞位也

注以爲前篇婦人所作此說沿習久矣然平詠詩詞安貧忘勞旣屬蛇足且如此一室中氣象和雅東遷後安得有此魯申公曰景王好音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序亦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意其簡兮之流與余欲作此解玩諸說遂有獲我心者故存此義

揚之水

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三章一意思處即是其怨處上之使下已絕父子之義故下之往役止深夫婦之情曹氏曰楚小于薪蒲輕于楚始薪次楚次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周之弱也

中谷有蓷

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至于不能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戕其生則民始有不聊生者矣中谷有蓷是也

蓷一名充蔚一名菴閭能旱草也生下濕之地耐旱者枯生下濕者亦枯宇宙燔焦物產憔悴甚于君華哀于萇楚矣泣甚于歗歗甚于嘆艱難不淑中無相原意何嗟及矣中無安命意總是深悲極痛之詞此詩合朱苢讀之至今令人欲淚室家相弃于仳僞中見之

兎爰

國家氣運全在人才消長朝廷威德全在刑賞得失黨錮而漢亡清流而唐亡黨人之碑設而宋南渡大

都刑賞不差則人才不盡人才不盡則士大夫之正氣與國家元氣尚相維持千古興亡一一不爽兎爰而雉罹文武之澤遂斬然矣

我生之初尚無爲莫說好話此時已不成世界矣百罹稍推開說不粘定刑罰無吪不動而死也無覺無聰不知而不聞也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正是此意

葛藟

通詩以嘆已之窮爲主貴人意輕葛生于山谷在河

滸河涘河漘非其所依故以爲興莫我有聞之如無也句法

岸上面平夷而下爲水洗蕩嚙入若唇故曰漘

采葛

采葛託言以指其人猶抵之言復關也

葛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曰三月蕭采于秋故曰三秋艾必以三年之久爲佳故曰三歲

大車

檻檻所聞也如菼所見也一時感靈氣發不覺望而

生思亦有鄄都王溫舒道不拾遺之意然相矢同穴淫心愈扇淫情愈深與行露野麕其致自別似已爲后來連理枝鴛鴦冢作偏千古所以爲王風也

謂予不信謂我之言有不出於誠實者皦日在上足爲予証也

丘中

有麻有麥有李詞出於疑故所指無定處子嗟子國不必問是幾人或一人而名字異呼或俱借言或竟兩人總不足穿鑿也　留我佩玖是寔話思之不至之子又眷于爾情故貽之佩玖以結慇懃殊覺有致有情舊作既來而與其贈既無意味亦光景不象

鄭風

緇衣

美武公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幽王被弒桓公死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父死其君子定其鼎當時列侯固未有如鄭桓武者既改衣復適館既適館復授粲總是周人無已至愛然其綢繆之意終非三者所能盡故曰好賢如緇衣

天子之卿既朝而退服緇衣以聽政就服緇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舒而德自想見此詩言好德却不露出德字止首一句微露之且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又可想見他意中摸擬之情適館授粲俱同此意俱非寔事

將仲子

畏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淫者之情至于無所畏而極有所畏猶非觴濫之日也　無踰二句詞雖拒而意則予之

上章于田不重引起之詞耳

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閭里悅之此皆其私党之言亦猶河汭之人以安史爲聖耳美者言其無可憎議也須各照居人服馬飲酒看出仁者相周相䘏煦煦相親好者獻酬欵洽情意交通武者磬控馳騁力能使馬以其衆相混處故見其仁衆共飲酒故見其好馳騁騎射故見其武玩味此詩叔當日輕薄浮動如今貴家游冶郎與閭里惡少呼朋引類徵逐比周宛然如見夫慈母居中惡黨居外那得不亂身無理義交無正人那得不死然服馬飲酒之儔足以死叔段雞鳴狗盜之雄反以生孟嘗固在各人身分

大叔于田

迪詩盛詞誇詡想見其深相傾接之意玩獻于公所一語祇上爲叔自出田此爲從公出田耳如組如舞初出狩事與下磬控不同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火烈具舉焚林而佃也袒裼暴虎狀其武勇亦有不啻口出之狀無狃誇美中長慮既驚絕人之技又戒咥人之凶非徒戒之使勿爲也上襄雁行與下齊首如手不作善御看磬者騁馬以從禽曲折有法如磬形然所謂逐禽左也控者馬行方速止之卽止也縱者發矢時放手任其去也送者含矢後弓彌隨轉向前如送矢然一縱便送其勢甚速非兩時事馬遲發罕釋掤鬯弓言叔從容得意如庖丁提刀而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還是誇美意多注中喜其無傷反膚淺矣　禽獸居之曰藪

合二詩觀之叔之負氣任俠下之背公死黨各從口中和盤托出已必非居無事者矣然叔之得衆如此爲魏之信陵齊之孟嘗不足爲晉之桓叔衞之州吁亦不足何也其智不深其勇不沈結納皆亡命之人終不足以舉大事莊公識破此人弄之股掌中亦久矣桓志殺段固不足言漢文寔友愛諸弟不朝賜几杖不問殺辟陽侯不問蹕稱制不問卒令以驕恣自敗損愛弟之名又知國家大体畢竟私情上稍姑息不得公義上稍寬假不得

清人

詩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閔公二年冬狄人衛

在鄭河北故使高克禦之河上在彭在消在軸便有爰居爰處之意在旁旁麃麃陶陶俱騶介言勿就人言重英二矛長短不齊故其英飾相重累也重喬則師久而英敝矣將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故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若士卒之車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此詩作于既散之后而尚曰翱翔逍遥作好者詩人之婉詞也然不必補師散只隨文描寫其失自見

兵國之大事弃之境上是以三軍之士戲也况君臣相貳更假之重兵優游歲月翱翔境土使克爲叛亂無將之臣鄭之既已不在河北之狄矣古今馭將從無此法故刺之

羔裘

三章皆德稱其服各章上下綰合相稱意自分明命者所賦之性也舍若以之爲安宅然命既訓性不應夾帶生死等語混之注未安豹有武力之獸以豹爲飾故見其武非形容羔裘之狀也司如司命司馬之類直亦非主諫君有危言危行之意彥文采照耀足以潤色皇猷勿詭聲譽上去　素絲以英裘三英古之制也

遵大路

谷風棄婦遲遲于送畿之時祇自痛心飲泣而已遵路摻袪娓娓故好淫者婉奕媚人光景自别

雞鳴

首四句賢夫婦莞簟之上彷皇問夜光景聲吻中一一晝出

注云射者男子之事中饋婦人之職固也然翱翔而出鳧鴈而歸杯酒勸酬豈賢夫婦無窮生事盡在于此須知弋鳧鴈亦不過治生中一事特偶舉言之宜言飲酒全就其勞苦中寫出德業相成意氣相得閨門中一段忻洽光景耳説到偕老宛然夫婦謀生共晷長久琴瑟靜好宛然搏拊之間刑于雅韻洋洋盈至女子生不踰閫未以親賢取友相規切看此婦何等見識何等胸期有婦如此儼然一良友明師雜珮贈遺固是緇衣之好亦見其幽閑之德不欲以鉛華事君子矣　既致其來思贈其往故贈順則不忍諫

閼故問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報

有女同車

于瓊琚言其美色于將將言其德音各從其類也
翱翔車中衣服迎風飄舉之貌神女賦婉若游龍乘
雲翔又曰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
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貌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冶
容艷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
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珮所謂娸作
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惡能閒雅乎

德音如霍小玉之引喻山河比誠日月皆是

扶蘇

淫者相調謔之詞狂且狡童總見相狎之意非眞以
爲狂狡也舉止輕佻不可耐日狂情詞詭誕不可信
日狡

蘀兮

此未得而急欲得之詞倡和相應相求之義也

狡童

若忿若憾若謔若眞情之至也以爲絶意者非以爲
婉意以求合者亦非

褰裳

說得淫蕩無耻之極大意與狡童相似狂童之狂也
且與起作唾罵調笑語耳

丰

鍾伯敬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復來申前約也看來似
應如此說更合舊說無味

東門

上二句志所懽之居下二句志相思之意

風雨

聽雨聞雞此思者最無聊之况也兩人在室言之遂
爾津津可知境以心造云胡二字懽幸之極
或以爲淒淒喈喈極道無聊之景旣見君子皆預擬
之詞似更好

子衿

禮不珮青玉而曰青青子珮者珮玉以組綬帶之

揚之水

流緩則浮沈而不去儔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

網繆之意總是與其情之相親而欲其無相間也古今男女情深往往于眤枕伍𢘽時援托鄙誠長恐篋笥見捐貝錦中作此正其鍾情極處未必有他志而急自解也

東門

聊樂我負聊且與娛二聊字中澹泊寧靜識得破守得定

茶英茶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如雲綺麗可觀如茶輕白可愛

蔓草

婉如清揚或曰如而通或曰猶清揚婉如倒句也

溱洧

士女以脩禊會于水濱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女曰觀乎數語宛轉流連曲盡游人語態然作淫者自敘之詞非也曰士曰女分明作詩者述語

芍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故相別者贈以芍藥

齊風

雞鳴

或曰美賢妃也或曰陳古而刺今也此俱不必强求但說詩者須就其聲响意象之間摹寫其彷皇不安驚疑不定之意當其中夜深宮時時恐雞鳴時時恐東方明無聞自聞無見自見忽而曰雞既鳴矣朝且已盈矣如匪雞之鳴也豈蒼蠅之聲耶既而曰東方明矣朝或已昌矣如匪東方之明也豈月出之光耶旋又曰蟲聲在耳今薨薨而飛矣同夢之樂豈不甘之然會朝者行且歸矣無以婢子之故而并累主君之明德乎汲汲皇皇語意可想至於雞聲之不可爲蠅東方明之不可爲月君未視朝群工決無遂歸之理一穿鑿便呆然不曰君之荒于内而曰巳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故憎我而曰以我故憎君則詩中渾厚和平之意耳匪雞則鳴注作他人口中代說又似間斷

人將曉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時下一甘字亦妙

徐玄扈曰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轂非軸妙在

于空又如鼓響于桴聲不在木火傳于新光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盡味如嚼蠟又如箭盡力墜氣勢索然矣讀詩者鴛鴦金針在此數語正索解人亦不得耳附錄于此

還

首句是巳譽人末句是人譽巳還儇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似兼技藝容止言之

茂技藝之美昌才能之富

蘇秦謂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鞠家敦而富志高而揚讀此與盧令二詩自見其交相稱譽處正是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

著

此是刺者設為新婦始見胥而誇示之詞俟著俟庭俟堂使人讀之而不親迎自見純用雜采青素黃每章用一色言之瓊華瓊英瓊瑩亦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東方之日

詩中之興語不相屬事不相因者始見于此乃因其時以起興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此殆朝隱而入莫隱而出履即近之也履發送之也室在寢內闥在門內

東方未明

二章惟其無節末章惟其易知而不知皆刺之也

人君果有勤政之心雖夜半投籤亦誠嘉事此云興居無節全是乖張任意忽然蚤起蚤便過當如此等人必于晏朝還多末句不夙則莫句是詩人命意所屬不刺其莫而刺其蚤亦微詞也

折柳以內外之限較晨夜之限也

南山

魯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疆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强以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恐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首二章刺襄後二章刺桓或曰詩是齊風刺桓正是刺襄處

屨有纁屨黃屨黑屨白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冠之下結者爲緌緌之下垂者爲緌　四如之何深恐之之詞

甫田

上二章喻蹶等者無益後章喻循序者自成意自相承　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醒出四無字精神

盧令

還是相譽盧止譽人

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美俱就獵者才藝說田獵時追逐草野儔侶相懽便是仁鬈鬈似帶武勇意在

敝笱

刺莊公也笱之敝不能制魚公之弱不能制母

前說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巳有往來招搖道路傳笑之意此云其從如雲如雨如水說得恁地無忌恁地無耻然公雖不能制母從者豈不可以君命持之亦亦有此意

唯唯狀魚出入自便意妙品如水猶水之就下也注訓多未安

載驅

數詩不曰魯夫人而曰齊子皆外之之詞也齊魯之間頻來頻往真覺魯道蒙塵汶水流穢詩人極狀其車馬僕從覥顏無耻發夕便有日暮而駕不及晨裝意豈弟以懿美字用代醜詆齊子毫無愧縮滿路春風顧盼臨淄忻忻入望情事兩字描出機鋒毒甚

猗嗟

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每章首猗嗟二字隱隱不露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技藝之美餘皆威儀之美

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抑若揚言公雖自家韜斂光輝竟不可遏句法能品禮有疾趨徐趨中其度故曰巧

儀既成與不可選相似此齊人之詩展我甥似亦本等稱羨之詞明非褒公之子亦太鑿

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而舞大夏

射皆三耦而止終日食侯美其久而能中也射則貫中而有力也四矢反則兼巧矣射必四矢象有事于四方

諸則字亦詩人微詞也

詩經偶箋卷之三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魏風

魏世家不可考周武以封同姓魯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皆未滅時作蘇氏以爲猶邶鄘之于衛也

葛屨

首章刺褊急以事言次章推其所以刺之故若曰威儀容貌非不可觀而無柰其褊心之若此也

摻摻四句總是褊急皆由俗之儉嗇來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奉舅姑事裳統于要衣統于襋好人三句以容言象揥以飾言褊心寬說縫裳在其中古人以右爲尊故左爲主位

汾沮洳

三章無淺深以二彼字相呼爲興無度如英如玉俱就容節言之如英謂如華之可愛也如玉謂如玉之無瑕也

蘇子由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大都國之教化卿大夫助之下之風俗卿大夫先之儉固美德然貴臣巨室纖謹拘促毫無餘地氣象狹小自非盛長之机且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二詩深以爲刺張叔翹云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采桑采莫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葢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意微蓄不露耳若止是儉嗇亦未見可刺也

園有桃

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

國家危亡必非一朝一夕之故君臣上下怡然處堂只緣不思其中賢人君子必有先見而抱杞憂者無柰我以爲非人以爲是銅蛇荊棘之歎千古皆然以核充殺以憂度曲即興意也以出納相對者大不必驕就歌謠說罔極即就行國說蘇氏云行國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空行走是者言式微之國無侯更張之令也詩人意中終有望他深思意在

陟岵

陟岵陟屺陟岡狄懷英太行白雲縹渺親舍之意父曰母曰兄曰臨風淒斷如聞其嘆息之聲矣尚慎旃哉轉爲室中人摹出一番疑慮一番叮囑視諸懷鄉望舍之什俱深一層着意惻惻可念

十畝

賢者有不樂圭紱之意故見桑者生羨慕想非見幾而作之謂也與子之子就同事言非桑者行字可味雖不能遽還此志決矣

伐檀

各首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末二句贊其人也伐檀亦是借意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眞伐檀凡謀不遂心之事皆是寘之河干亦只是爲其事無其功耳稼獵只疊上一層不是又將來與伐檀比例然時講于此又謂不改伐檀之思則以君子眞爲輪輿者流矮人觀場殊可捧腹五不字見厲志處胡取胡瞻如云休想的口氣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意趣不素餐即上看出不必更推深一層

碩鼠

此詩托言之比爲尊者諱故寓意于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文亦不必言鼠不必言人順文說去爲是

三歲貫女誅求之害非一朝夕也逝將去女欲去而尚未去亦尚有徘回故國意在樂土樂土每重言之似有想慕欣喜之意然亦臆想料度非眞有所指也

唐風

唐堯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即所謂剪桐葉而封之者也蘇子由曰唐風寔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

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讀蟋蟀詩可想其勞生敬業憂深慮遠之思

三章開說外深于居憂深于外瞿瞿未見于爲蹶蹶則爲矣蹶蹶未獲其安休休則安矣其意漸深

日月除有過此餘閒又營新歲職事不暇爲樂之意外不是外患若外患又與思憂無別旣爲思慮所不及又豈得指寔言之只虛說意味自長

好樂二句只是上語不是着力說非又欲取法古良士也　休休不是安樂是知止知足意人惟不勤儉便妄想妄想便妄爲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它意此雖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甫樂而憂思即隨之解樂而死亡以動之蟋蟀之氣象固局促山樞之情旨益悲涼然畢竟是勤苦生事之人故感念勞逸憫怜生死衣裳等旣不過尋常受享且說及時處亦未嘗荒廢時日

一味行樂須不可說得太高曠似晉以後人語

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幽處獨慇慇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則雖長而似短蟋蟀勞生者也

揚之水

作此詩者曲沃之黨如鄭人之私叚者然揚之水水柔石剛水石相激以喻晉曲沃之勢也素衣朱襮宛然黃袍加身之意矣我聞有命但隱隱說欲舉事便了不可明說傾晉　素衣中衣也王藻孔氏疏引皇

氏曰凡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加袍繭夏則葛
次加祭服若朝服用布衣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
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
上不加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朱襮者染繒爲赤色
爲中衣領緣黼則獨于領中也

椒聊

此詩鍾伯敬以爲誦功樂成之詞當未然彼其之子
外之也椒聊且二句嘆之也分明晉室忠臣見沃日
盛彊漸成尾大孔子龜山操云我欲望魯兮龜山蔽

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即此意也（手有斧何又奈龜山何尼父亦好商語如此）
上以椒之蕃盛與沃之強大下以椒之遠條而寔益
繁喻沃之將來而勢益盛埤雅茱萸氣好上椒氣好
下沃以支子受邑故與取義于此二升曰匊匊大于
升碩大言其氣馥篤則盤據愈深厚矣

綢繆

此以偶然而見爲與今夕何夕四字喜甚有喜慰驚
疑恍然如夢之意如此良人何歡樂有盡喜幸無量
唐人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此語止可意會著一語
講不得婦語夫夫婦相語夫語婦皆詩人述詞也

杕杜

葛藟之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常棣之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與此互相發此詩非求助于人也傷已之無兄
弟以爲助耳玩嗟字兩胡不字反覆傷悼分明只嘆
不相親助究竟亦無覬望責備兩心只見已無兄弟
之可哀與上不如我同父無二層比以心言有眷戀
意次以事言有扶助意　以獨生之杜甚茂反與獨
行之人無與

羔裘

此詩朱傳無定解或美或刺諸說紛紛當是刺意隱
然而口中祇作怨望之語居居我所賴以安居也究
究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豈無他人謂非無他
人之可從非我所托命則維子之故且好不容他適
也此責人之忠厚者也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閒之以豹皮飾袖口

鴇羽

鴇之羽不便樹止比民之性不便勞苦此詩比頭不

比尾又一比例是比体之似興者呼天者興幸之詞失養則失所故曰曷其有所征役無已故曰曷其有極了廢常職故曰曷其有常

無衣

詩若爲武公請命之詞偃蹇不恭無人臣禮或詩人惡之醜之特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豈曰無衣五代劉仁恭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正是此意安吉與非復顧天理重王命只是不借天子名色無以內制國人外抗與國便覺危而不安因而不吉服之不安穩便有不暖燠之意便不燠了　武公自立三十七年始以寶器賂周釐王

夫子存此詩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道之衰也堂堂天王豈有聽亂命獎凶人公行賄賂之理今日命武公于曲沃后日復命三卿爲諸侯在武公固爲不爽之報而周之于晉已爲再失道矣

杕杜

總好賢無已之意看來噬肎適我固未必君子肎以寡昧見弃曷飲食之注直作無自而得飲食之則中心妖之辰輕有甚意趣語意只一氣說俱是興望之詞非絕意之詞

葛生

前三章感物而自悲其無所依后二章則思而極望之詞近於傷矣

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易亦有之匪宼婚媾

誰與獨處如云誰人來伴我獨居獨則無與與必非獨正以不可解也

獨旦猶獨夜也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

夏日冬夜思境最難排遣維此二時江淹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陶詩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同此意有謂思到沈痛時日便如夏夜便如冬不以春夏言者亦似有致兩存之

采苓

此詩之比與碩鼠同例俱不欲斥言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爲言上不必更補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不必更說采苓凡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葑生于圃三者皆非山中物而曰顛曰下曰東歷歷可指此讒口之善狀也荀亦無

信或指讒言無信實看下無與無從即自聽之者無聽信說亦可讒言罔極原欲見用不期于舍原欲見信不期于無然今日舍旃日毋然則如簧之舌沮矣故曰胡得焉

秦風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

車鄰

此詩還作于襄公始爲諸侯時秦仲爲大夫未必有寺人也

美秦仲也秦伯翳之後栢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末孫非子周王使養馬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秦谷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爲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今觀列國諸詩大都流蕩淫昏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蒼厲激昂已有超八州畢六王之槩即逝者其亡數語與山樞同一感動流連然彼讀之尚不免王處仲擊壺長歌桓宣武扳枝拭淚而此詩慷慨悲涼真有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辟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意獨其壯烈處神氣矯露盡屬末世君臣鼓舞功名之象並坐鼓瑟雖復簡易宛然戎夷舊俗今者不樂便隱然惜時爭長不能坐待居諸視豳之朋酒羔羊公劉之執豕酌匏上下太和王伯之氣截然秦之興固于此可見即秦之終于秦亦在此矣

車馬寺人皆創見二有字有創意在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亦不必比肩今者不樂或以爲樂前車馬寺人固不是即以爲樂國勢之方新亦未是大抵看詩當得其大意不必如此拘滯也逝者其耋其亡還就國人身上非就君說即山東父老扶杖往觀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同意

楊升菴謂秦初政便用寺人其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閹人之禍已見于此夫子刪書以秦誓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者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特以近帷而不言耳

駟鐵

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創見也一章往狩時事二章方狩時事三章畢狩時事駟驖屬馬之盛六轡在手不是說御之善只帶在馬上說奉時辰牡虞人奉之也孔碩不重貪獸之多只重翼獸之儀上左之左公所乘之車也命左即左正五御逐禽左之法御者之範馳驅也舍拔即中射者之如破也遊于北園只將人遊馬閑車輕大暇平平散散重重疊疊敘去自見從容整暇光景

車鄰曰寺人駟驖曰媚子偏伯之氣當得意時遂有便嬖滿前之象然終事而載犬田以講武非以從禽走狗相逐視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景色又別

小戎

秦起戎落之間襄公初政遂能脩其兵甲致其果毅一時車精馬良器械工利有戰勝攻取之氣且其制度精巧處置周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舊卒不過于此秦之興尚武功而士女樂戰漢之亡重名節而女婦爭死風之所被其感如此

各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因及私情重報君父之讐上首章小戎五句是車騏馵句是馬析言之小戎句車軫之制也五楘句車衡之制也游環御驂之外出也脅驅馭驂之內入也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文茵車上之物文采昭也暢轂車之制馳驅便也二章四牡四句屬馬龍盾二句是車上用物之制也軜驂內轡也不可當陰靷之靷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此句所主在觼所重在鋈不重制驂上三章俴駟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餘悉車上之

制矛以擊刺伐以捍蔽韔以藏弓二弓以防折毀閉縢以示約束皆車上所用也厭厭二句本因思而想像其人若曰以賢故思之則失其旨矣厭厭言其安閑凝重秩秩無非間之言也餘注已明可一一核之自審

蒹葭

此詩意境空曠寄托玄澹秦川只尺已宛然三山雲氣竹影風聲邈焉如仙大都耳目之下不乏幽人豪杰句懷自有高寄只此杳杳可思正使伊人與作詩

者俱留千古不盡之味更不必問其所作何人所思何侶也兼葭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至此與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置今古文人秋咏都落下風至今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且覺心傷在水一方原從浩淼波光之外若滅若沒若隱若現恍見此境與下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更無二際此等處境象自知語言皆贅若以為意在一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宛在者固非以為旣遡洄求之復遡游求之者亦未妙得其解也

且長在彼濤洶湧上看且躋水高難上且右水廣難值也

終南

以終南與君子以條梅紀堂與容服君子至止便見始蒞新都意錦衣狐裘諸侯受皮弁之錫于天子歸而享國則服此告廟後不更服之矣顏如渥丹花名體之移也其君也哉口中始見驚喜之詞黻形如亞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皆裳裳亦衣故曰衣勿誤作二物壽考不忘非祝其壽也欲其久居此位

耳 錦衣黻繡見非緇衣之舊佩玉見非三命悤珩之舊

黃鳥

黃鳥羽毛聲音之美人所愛止于棘上桑亦人所采楚亦人所刈鳥性見人則駭故以喻三良之死非其所

如可贖兮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無死便失詩人渾厚之音

應劭云秦穆公與諸臣飲酒酣公曰生同此樂死同

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果爾三良之罪更甚于穆康矣夫君為其社稷死則死之齊莊之難晏嬰徒枕尸一哭而出况太平無事徒以七尺殉君杯酒之盟此安陵之所以孱螻蟻虞兮之所以等逝騅耳丈夫作事何至于此

晨風

雍州無鄭衛淫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如何如何無限忖度忘我寔多無限怨報却無限含畜然不須說向富貴上去

物有所托人無所依晨風之興也物與地相宜情與事相係山隰之興也　木皮青遙望如駁馬曰駁六據所見而言

無衣

岐豐周故地文武成康膏澤弘深東遷而后共主贅旒玩王于興師一語閭井小民一衣袂相結約遂欲拱神京戴天子同讐爾字明明捐私怨徇公憤嬴根躍馬之氣目眦可裂心血可瀝今讀其詩開口豈曰無衣豈惟意氣忼慷且其音節壯厲雄爽真有岳將

軍直搗黃龍之槩惜乎周不能用其衆秦鼓其銳氣而有之反以亡三十世蒼姬之脣耳　傳中章末數語殊可玩

鍾伯敬曰此詩要寫出壯狠親暱之象

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純著新綿爲襺襍用舊絮爲袍

我赴敵而子未嘗後至子陷陣而我未嘗却走曰同仇相死也非以相恤也　澤褻衣近汚垢故曰澤袴也

渭陽

只我送舅氏四字已說得極親熱極纏綿矣送之非以爲遠然渭水潺潺照人離別登山臨水送將歸自覺別路淒然送之非以爲厚舅氏之入當爲列侯故贈遺皆康侯服御之物悠悠我思對生者忽念死者意中淒楚口角悲涼欲言更不盡言大都別最銷魂更益以生死之痛其感更深且舅氏將離因而念母此亦情所必至文生于情其此之謂矣

夏屋

秦尚首功簡弃賢士夏屋之詩即坑儒焚書之漸也此詩與馮驩鋏歌相似夏屋四簋即車魚之意向以大俎爲夏屋不若以授室看更妥造車始于輿造衡始于權故以權輿言始　楊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

詩經偶箋卷之四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陳風

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大夫荒淫國人刺之變風始作

蘇子由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不善者日益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

小序云刺幽公也今以爲汎刺之詩

時講一章無儀二三章無節然首譏其蕩下面鼓缶而舞彌冬歷夏正其蕩之實耳

樂有聲必有容舞必應鼓舞之久則鼓亦久矣文舞以翟鷺羽鷺翿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東門之枌

咏不績其麻一語當是刺淫之詩若作淫者自道不大殺風景乎東門相聚復在南方市即南方之原之市行樂非一地也婆娑猶所謂蹁躚游冶非舞之謂也穀旦無姤雨盲風猶蘭亭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非擇吉之謂也視如荍男悅女也貽握椒女贈男也子仲大夫氏也大夫之女招搖如此委芩小姬田間匹婦又不知何如矣

衡門

人情畔援歆羡原無二種饑思飯牛渴思飲海牧人之夢或爲王侯卿相之夢或在孫子即秦王漢武海上求仙只是人心無極身爲帝王便于帝王中尋出欠缺事件如此人疎疎淡淡安安穩穩真有無入不自得光景衡門泌水兩可以字君子之素位而行也四豈其字連四必字君子之不願乎外也于自境中無不足想便于境外無他有餘想此不唯終南寄徑者不能即伐壇志士尚覺帶一分矜激意在飯蔬飲水富貴浮雲此或庶幾乎何意靡靡之陳尚復有此

東門之池

晤歌晤語晤言相晤而歌而語而言也紛紛何謂

東門之揚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因所見以起興明星煌煌旦時也

墓門

墓門凶僻之地也棘蕪蔓之材也鴞惡聲之鳥也物之不材斧所必除夫之不善人所必知不祥之地時有怪聲不令之人宜聞過端此興意也

夫也猶云夫夫也之謂上以人知惕之意已悚動下至以顛倒懼之則恐其及今不啚噬臍無及益切而厲矣誰昔然矣追其始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注云疇昔未妥

鵲巢

以物之有所止興已之無所定侜猶譸也書譸張爲幻　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名爲綬鳥草似之故曰旨鷊

月出

此詩徒作急調自喜寔無意味儵美好劉青亮燎開明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煩擾而生受也夭紹糾緊而意促也悄悄然心之愁悶也慅慅然心之騷動也慘慘然心之悲愴也

佼人潦正當月出時想見之予友徐巨源有詩云佳人與明月萬古長相憐余極賞此語

株林

首詰其何故往株林却逗出夏南旣逗出夏南下便只點綴其來往株林更不說夏南矣似羞似隱欲言不言此等詩立言之妙非慧心人千年故紙未易机鋒相對不言從夏南之母而言從夏南隱詞也說于株野朝食于株已有數往來意在

澤陂

月出男思女也澤陂女思男也觀碩大且鬈碩大且儼居然男子相耳

檜風

羔裘

檜小國也處弱小之勢者思深慮遠合蓼茹荼須有禹惡衣文卑服衛文大帛布衣之意服朝服以逍遙服朝天子之服以視朝不過怡堂之燕偷安歲月而

同歸如一 二詩同義

已故詩人憂傷而悼之切切思之也憂傷悲之也悼則知其不可救矣　檜君所以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時皆短喪素冠素衣素韠皆既祥之服也欒欒想見其枕塊寢苫哀毀憔悴光景博博傷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猶云行同歸志同方之意愛慕之至也庶字兾見而不可得見之詞

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詩與子同一身

萇楚

國小政煩閒閒愁嘆通詩皆深痛極悲之詞不堪入耳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樂生而吾民獨阽于危亡此語出于上所以為治朝萇楚之詩作于下所以為亂世南史某公主云願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同此意　只羨萇楚便有無限哀怨不得以已十分與萇楚較量共樂

匪風

此詩傷周之意與他不同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果使朝聘會同六服無擴而大國見陵之禍免矣想詩人處孱弱之勢偪亡遲大故感慨周道而得此詩東遷之後檜遂滅于鄭岌岌可知也

風發車偈皆出于陡然不測者故中心怛然匪風發匪車偈妙寫憂境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想此幽厲之時王室日卑故望之而感慨生焉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極可喜之事故欲有以致其無已之思耳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非周之既東也　好音動之以名也清議存而主權亡矣

曹

蜉蝣

此人玩細娛忘遠慮蜉蝣朝生夕死故以為比蜉蝣二語說得極險可謂寒心不言其死而言其生是比意妙處看他楚楚衣裳自覺目動心危故便以心憂接之鍾伯敬云歸處者猶云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你說歸息歸說者猶云急忙不得坐一會與你說皆

寔話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衣裳猶赤壁之孤鶴言玄衣縞裳也掘閱向解未暢管子云掘閱得玉當是閱與穴通麻衣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

候人

詩中遠君子近小人不平小人得志是以君子失位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彼其之子賤之也三百

赤芾小人之黨連累而進國家名器濫及于匪人矣曹小國止應大夫九人不當有三伯人鵜俗名淘河小澤有魚衆遂抒水令竭而取之今在梁而不濡其翼與咮亦有不事其事意故用以興不稱服之不乘也媾寵也遂字亦字法薈蔚草木崇蘢之狀看二字已覺遮人目際礙人行步極似小人盤結之象南山象崇高也朝隮象君復假之氣勢也婉孌象美也季女象貞也斯饑象君之復損落之也

鳲鳩

全詩總是狀君子用心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后只以儀言不說到心不說處更深詩中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或先言儀而后言心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故首章言君子之儀一君子之心如結次章帶弁之伊絲伊騏則儀一中之一端居然可見者儀一則不忒矣不忒則可以正四國正國人矣胡不萬年只願其久正國人壽意較輕

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飼之之心則一其子之飛不常而鳲鳩居以待之者則有常蘇東坡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矣

儀一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度便是亦非終始一節之謂結者凝聚不放逸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分而爲二也儀一心結唐荆川云君子之用心指心之見于儀者說薛方山云儀之一者由于心之如結也特說紛紛大于此費辨徐玄扈折衷之曰但用外占知内之說則反重在儀上二公之說總是一意元不相妨此甚有理大都唐說君

子之儀一處正是其心如結處也薛說君子之儀一惟其心如結也外占知內之說則云君之儀一可知其心之如結也三說毫釐判川更最

帶弁二句只說伊緜便見帶有常度只說伊騏便見弁有常度而時說必以帶弁合之相稱乃見有常度只因中一語重複朱傳遂云爾然詩中如此者甚多何必拘拘只如人涉卬否當作何解在我室兮美無度等又作何解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下大帶用素絲也

騏作綦注結也皮弁之縫中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侯伯綦飾七子男三玉用采

卞泉

三章傷今末思古正以傷今也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哀周之比也愾慨悶之意寤歎人之憂者夜甚于晝夜而寤則百感生矣

前三章哀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爲比而興然說者多于首二句纔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既非詩體或先說正意而以比意貼明因咏歎其詞以興下意則先正後比尤非託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

豳

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爲豳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閒豳者公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七月公劉皆詠先公之跡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托于豳氏之詠則豳非風而何

七月

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七月一詩想見其先公所以爲教不過一世閒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宋如

此其家必與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讀此詩要理會全篇一箇規模體段蓋一室之中無一人暇一年之中無一日暇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春而畊秋而穫仰觀天時俯察時物日星霜露草木昆虫一一皆勤苦感動因由而又忠愛孝敬憂勞儉樸無所不有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其爲王業根本也

邠人之業不過衣食衣食之事不過勤儉勤儉處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豫而已首章總一篇之義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二三章蠶績衣之事也四章狩獵褐之事也五章邠地苦寒朔易之後厥民惟隩又當入室深避故述衣裳既備之後又因而并及之以終禦寒之事六章嘉蔬旨酒以奉老壽常食以食農夫食之事也七章禾稼尤食中緊要第一件故詳述其終歲汲汲光景至末章鑿冰獻壽奉上之事然亦從食中帶出大都全章以衣食作骨而慈幼敬老奉上等意俱于各章點綴一一自見

詩首以七月及三之日爲言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此預爲治田之備火心星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黄昏火星中大暑退故七月西流授衣家長授之羣少也于耜者舉趾者饁者内外交作長少畢集有闔室爭時之意　說文云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風之聲似之

二三章總爲衣之事再喚九月授衣者見日月如流欲授衣于九月不可不桑麻于及時耳析分之女桑以上屬蠶鳴鵙二句屬績載玄二句合蠶績所成染之以獻舊說同歸以上今歲蠶事萑葦今秋預備來歲蠶事蠶月以下來歲蠶事傳注如此相沿已久亦無大舛然余意不必如此割裂上之采桑桑采蘩始生蠶時也下之取條桑女桑蠶已盛長時也中萑葦一句如云萑葦則備之入月亦見其預備云耳春日數語情景工妙至今如置人于桑陰遲日之中此與葛覃黄鳥俱千古詩家絕調懿筐亦是詩人點綴妙語說深筐便呆玩執懿筐遵微行便可想其旁求博采之勤玩祁祁句即可想其貴家大族里婦村姑

無不畢行之景蠶未齊故用柔桑或因蘩以沃蠶令易出非注中蠶之小者蘩以啖之之謂也女心二句邠女閑情詩人妙諳章法神品條桑重畢取意不重愛養上獻公子固非布縷之征亦無感恩圖報之念邠人老実忠厚自然一事不忘君上說圖報便覺淺矣

四章詳爲褐之事邠地苦寒故事詳裘褐邠國近戎故俗嚴武備狩于冬而言之自四月始者四月純陽一陰將生秀葽鳴蜩其穫隕蘀皆物成將寒之氣此不止履霜而識堅氷之至矣狩獵不專爲君然于勤生中見先公之義貉賤狐貴故獻其貴者豵小豜大故獻其大者武功亦只即邠俗狐貉之事言之非講武蒐苗之典載纘者繼前日于貉之役亦非必謂歲歲相續也

五章斯螽蝗屬莎雞令促織也蟋蟀今蛩也本自三種朱子以爲一物而异其名殊不可曉然莎雞並無由宇而戶之事當管下蟋蟀爲是古人多用倒插爲章法類此宇四垂曰宇半門曰戶窒熏寒不得自內出塞墐寒不得自外入

六章介眉壽食農夫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菓酒嘉蔬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爲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而肥甘釀醴老者所獨故舉所重言之介眉壽古人舉酒爲壽稱觴則稱壽此是常禮非必謂飲此酒遂得眉壽也

七章重農事上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即念邑居之當脩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工之當始此意如轉環不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復始稼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爲農也要形容他一段汲汲皇皇之意禾非徒黍稷重穋而已餘秫稻之屬尚多故中用一禾字以總括之麥收于四月而亦貫於納稼之中謂十月而萬實告成所謂我稼既同非謂必以十月登場也茅以葢屋綯以縛屋其始播百穀可想此時憂勤之意亦可想他時力穡之風

八章及藏冰獻壽者祭祀燕饗亦食之餘且二之日九月十月俱農隙時脩事上之節亦以足上意沖沖有速趨意孔疏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獻羔祭韭

皆爲啟冰而祭司寒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頒之耳朋酒羔羊二句對說有謂朋酒爲民間蜡祭自飲者可不從自請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眞雖在立國之初草草堂階間已宛然雍熙氣色

詩中全以月令紀事有倒有複有錯未可端倪文人妙手獨夏正周正說者紛紛然公劉正當夏時篇中皆夏正耳維篇首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似屬周曆然以卒歲屬之十二月則夏正矣至十月曰改歲不過謂至今而歲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

徐玄扈曰女心傷悲不過因治蠶摸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人千体物敘事題往往題外生意以爲警策益祖述于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弄未盡讀者于此領略便想見古人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若公子聚乎國中貴姬力于蠶事此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湮沈殊可嘆也

鴟鴞

據朱傳詩作于東征以後然有謂流言既起公辟位居東作鴟鴞以明志已王感風雷事迎公以歸始命之東征者則此詩猶未滅時也

看來此詩之意不在憂武庚之亂而在釋盈庭之疑篇中鴞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風雨何所喻精神全在此一句露出正指朝中之疑謗者言如云鴟鴞鴟鴞爾取我子無更毀我室然我向爲此室非不預也既綢繆之矣非不勤也既拮据之矣今日毛羽俱敝本爲此室鴟鴞未去風雨又生其間然則毀子之成者不在鴟鴞又在風雨維音嘵嘵安能自已大都人臣而用天子之事人主之所忌也當時流言一起成王必不能什然周公攝位朝諸侯于明堂召公猶不悅其他可知周公誠不爲一身起念然王室安危利害着寔一身担却安得不哀鳴如此篇中宛轉沈痛只爲此室情旨可哀偶味詩欲作此解向來風雨入鴟鴞混講風雨于鳴鴞必竟兩境相與正之通詩作鳥言不必更補正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有

乞怜鴟鴞之意恩斯勤斯說得取子之苦恁地凄切然意原在室而不在子如云取子已如此可怜室便可稍相寬假耳

綢繆牖戶既成之後又復綣綿補治以爲萬全下將荼蓄租則創造時事至下民或敢侮余只輕輕帶說以明已預防之密耳非斷無人侮也

拮据手口並作貌將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先言手之拮据後言口之卒瘏省文之法也

各章叠用予字見匪躬之義亦見体國之忠

世變人心愈變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

東山

此等詩字字生情境境生韻文章之妙直是形容一語不得千古才情第一只說他悅以使人了不得

二章將歸未歸時事三章方歸時事四章已歸後事

各章首熠熠四句悄悄有流而不止之意零雨有歸路蕭條之苦俱是公体恤征人處東歸極快活事悲却在此時可思可思纔說起便悲曰字更有味少陵詩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後山詩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人情類然蜎有獨義又以絲自裹善自完者也蜎卷桑葉中如士卒獨處亦在車下亦字喜幸之詞

二章室廬將近家中委悉一一上心無端忽生此一段情極真文極幻果臝等語要得想像光景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意與懷分兩個念頭不得畏處寔說可畏固情趣索然若懷處說父母妻子聚于此而不得不懷愈是呆語

三章鸛鳴四句述室家之望征夫適至光景有敦四句述方歸之時征夫感動光景軍士自感鸛鳴諒婦此時必嘆于室鸛鳴婦嘆有何干涉正在不干涉中干涉妙瓜苦栗薪離人乍返顧盼庭除不覺撫物生嘆夫妻相見不說相見之樂却從瓜苦栗薪寫出忻幸寄諷深遠無限可想樂天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着遠行人婦嘆之旨也唐詩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瓜苦之旨也

末章極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以鳥之飛其羽鮮與

女之歸其儀盛九十者猶云十分好也如之何無可形容之詞詩若直敘新昏之樂則光景易盡惟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此眞結局妙境有鏡花水月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聿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破斧

三章一意東山之詩公能体士之情破斧之詩士然得公之心上二句行役之勞破斧缺斨只裝點一勞字不必泥說下原公征伐不得已之志是時四國人心惑於流言習爲不正化爲反側渙爲携貳者多矣東征乃所以皇之吪之遒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處無兩層匡之歸正則天下人心復定豈不是大化于善則四海之人皆不爲凶人所煽豈不是嘉萃渙合離則皆蒙公之惠豈不是休

朱子初説云管蔡流言以謗公公之東征不知者以爲公以是救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

首章望見之難次章得見之易正意宜含蓄不露東人之喜亦秉彜好德之良但只望見則以爲幸至于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彼固有所不及計也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有則則斧亦無所事求遘之子則媒亦無所待矣

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肫合升于鼎俎曰同牢而食

竹豆曰籩木豆曰豆瓦豆曰登

九罭

此詩作于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皆一時事

設九罭之網始得鱒魴與巳何幸得見袞衣九章之服

鴻之遵渚遵陸亦偶飛至此與公信宿之意

末章只寫東人愛留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彼各自言其私情如此更不必說向公義一邊

無以無使一氣岦說方見其卷卷不忍舍之意

狼跋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俊偉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跋于形故進退皆病公周于德故無往不宜

公孫碩膚以此語瞽出疑謗話頭諱詞也如昭公出奔春秋書公孫于齊之謂說者輙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爲也乃公自遜其大美耳如此便已說明何諱之有詩人須公聖德處不在孫碩膚上而在赤舄几几德音不瑕上几人遇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亦善覩至德矣聖人不貴名然心事青天白日天下萬世無有不得而知之者故不瑕

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扆臨朝俱是亢龍有悔故文王孫于羑里周公孫于東山後世奸雄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以有篡弑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也

几人所憑以爲安故曰几几

詩經偶箋卷之五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小雅

譜曰大雅小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小雅自鹿鳴至菁莪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雅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宴享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然黍苗崧高皆詠召伯之營謝鴻鴈雲漢皆詠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其故難言之矣

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精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

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雍容大篇詞旨正大氣象開闊不維與國風夐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同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咏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享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瞍誦史諫

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義所重則在此不在彼耳平平看此詩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人之好我二句與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了

燕在寢饗在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

鹿得苹鳴而相呼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鼓瑟三句分言之則禮樂總言之則皆禮也瑟堂上之樂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有聲無詞鼓簧帯吹笙內人之好我不即指燕賓說言嘉賓素有忠愛之心而情適於燕樂之時庶幾志意舒展言語得盡若君以燕享結其臣之歡心則非所以爲君臣因君之燕享而后輸好我之悃亦非所以爲臣矣周行有非徧伯小道之意既曰周行切莫預擬題目

德音三句大畧言嘉賓之賢如此非謂其先有所教示也視字二是字俱重君子身上說不重不恌與則倣之者敖是燕飲時和順從容之意假此以遊衍其

心以字可味　末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是

四牡

通詩皆以明君聖主之言狀忠臣孝子之志人子思親懷歸羈旅必至之情王者一一從其意中道出然豈不懷歸各以王事靡盬貫之又見輶軒四馳畢竟不以私情緩其公義恤私者聖主之恩急公者蓋臣之義兩得之矣

我心傷悲中已含思親意在不遑啓處見其啓處且

不寧況敢歸也王事靡盬俱屬好意思非懷怨恨如北山之例盬亦盬也煮海爲盬煮池爲鹽盬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訓之

物猶得所止子乃缺乎養翩騅之興義也然謂翩騅之不如則幾於懟矣詩人未有此意

將母來諗言母則父可知詩中只欲以此上告使九重深杳亦知四牡在道有此失養之子已耳非以爲鳥之情乞桑梓之駕也

皇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御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非如今之持斧巡方者也

皇華之生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便來也

首章述使臣之心下四章四平看諏謀度詢正以有靡及之心而然耳走馬曰馳策馬曰驅諏謀度詢四字雖無大別亦不得不異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斟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左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

常棣

通詩以莫如兄弟一句作主後面懇惻淋漓可泣可涕可歌可舞總發明此句之義尋常文氣順衍自應由安樂而患難由患難而死喪此却就危亡說向安樂邊去大都世人兄弟相怨一方只是怨望他人刻責兄弟一有危難便首望兄弟救援兄弟即百計周旋尚謂是骨肉分義當然至於安平無事杯酒綢繆妻孥團聚而手足之念漠然矣此詩刻畫世故曉創人情先從死喪患難極摹他人不如兄弟所在又說他閱墻之后不廢懿親處眞令鐵石人意亦感動乃以喪亂既平節承上接下作一紐子點出世上人顛倒迷妄便急急喚醒飲酒不可以無兄弟妻子不可以無兄弟俱就良心深隱至性關切打動人心故末以是究是圖接之凡人疎於兄弟皆緣不思之故乎字提醒世人文字極警策處不可艸艸看過究圖不下於患難之日而下於安寧之日者患難則天理易明安寧則人情易蔽故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籠葢通章妙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　常棣一捐輒生二尊兩兩相麗故稱韡韡亦取兄弟同生之意跗花足也古文不字作不故不爲花跗揚用脩解華不注山亦云不謂花蒂也言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朱傳只解作何不似未安

死喪已是變故而原隰之求又就死喪中舉其甚者言之死喪下一威字何等慘惡兄弟下一懷字何等纏綿他人見威則避兄弟見威愈懷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兄弟不得不爾

脊令飛則悲鳴行則首尾皆動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急難舊只作患難至相救意却於朋友永歎中照出看來急字便是相救意春秋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

閱墻是兄弟極惡境界一遇外侮眞心便不覺發見此即是大舜不宿怨不藏怒境吩然極狠極戾之人亦有之作詩至此章法神品　永歎無戎亦不須說壞朋友亦不是感嘆世人交誼朋友道理自有朋友時勢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亦是一證况此詩語意原只形容他人莫如兄弟耳世豈無掯軀赴朋友之難如嬰杵侯嬴諸君子者大凡道理甚圓讀書者直須看其意思所在此難爲呆人道也

喪亂二句因上死喪等汎論其理寔不粘上說喪亂平即是安寧亦無兩層意雖有字可味有之而若無也

既具即莫遠具邇之義既翕即式相好矣之義二章揣摩人情激發天性極眞極切假如室家會和妻孥

嫣婉豈不是樂然或一二同生睽違異域相怨一方忽然念及不覺悽然此不獨友愛人有之此時雖云歡笑終屬强顏何孺之有忡忡惙惙既遣還來何湛之有然以籩豆妻子爲言者飲食之間衽席之上兄弟嫌隙往從此開故詩人又於此發他至性　孺字字法嬰兒之愛意思最眞

是究是圖二句問辭也須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圖之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乎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乎乃見提醒人意註說無味

伐木

首章與人之不可以不求友下詳求友之事周家明良道合太和俱從尊祖間流出須得他一段綢繆繾綣之意

首章以鳥之求友形人之求友却又以伐木與鳥鳴作興是其文字極波瀾處丁丁者聲相應也嚶嚶者氣相求也出谷遷喬亦有向於高明意人欲高明舍朋友何賴求字中有脫略名分全在道德意氣中彼此綢結意在和者天下泰和也平者方隅砥平也終者萬年如一日也

伐木無不盡其力與篤友無不盡其情微我二句語意最難斡旋若說來似富翁召客意到而止只似免咎塞責話頭何啻千里下民之失德亦然大都朋友之隙常生於遞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彼之於我何如寧適之寧猶就使之意若以寧可之寧解之則于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非所以爲厚矣有云寧適有故而不來乎亡其弗顧我也亡其我之有咎以致之也疑而自反亦自纏綿有味

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與飲酒必於所親之人民之失德徐儆弦云此北方之詞猶云百姓家只粢羹藿食不以分人便至有失況在王者其可自處以薄乎只引起下意非有所懲創而然然羊斟不予而華元因黿羹不及而靈公弑自是而後往亦有以此致大故者矣有酒而下雖就兄弟說意自總見連用五我字詞氣宛篤諄切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正與微我有咎我字相應鼓舞即燕飲中事不得以禮樂分言迨我暇矣二矣字直是汲汲皇皇無時不在心上稍有餘閑即謀尊酒相聚何等殷勤何等周至

毛氏曰天子八簋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之數也或曰酒一宿曰酤非沽買之謂

天保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而下五詩恩澤周普慈惠淪浹臣乃歌天保以答之首三章言天之福君而因以山阜岡陵川方至踰之後三章言神之福君而因以日月南山松柏踰之語意重復全無倫序不過其愛君誦君祝君之意蓬勃胸懷不啻口出意無可深求詞

無可拘泥善說詩者自得之三章與六章亦自爲一
章之意若拘定上文諸福爲引喻之端亦拘儒之見
也
天保二句末便是福致福之由也命不於常故曰保
汝位惟危故曰定俾爾字重看此政天之保定處福
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盛衰相倚之理今無時
不受福故盡厚無事不受福故多益各下句即足上
句極其形容之詞除乃除外之除非除去之除字法
妙品

戩穀馨宜俱是福上說戩穀即馨宜亦一正一反下
句倒足上句與單厚多福一例在人爲福在天爲祿
受者我受於天降者天降於我百祿以多言嘏福以
久言總是反覆申重之語維日不足是福多而日少
之意若作日日予之不以爲足便是呆話
莫不興昌隆盛大之象也山阜岡陵狀其福之高大
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川之方至狀其福之
盛長莫不增有總承者有單承川者並存之
吉蠲四句作末二句神福緣起與他處言祭祀者不
同吉日謝日擇丁兄之柔日也擇士先朝射於澤宫
卜與祭之士也蠲曰齊戒七戒而三齊也滌濯濯祭
器而除宗廟也饎酒食之屬也禴祠烝嘗爾雅注祠
之言食也礿新果可礿也嘗嘗新穀也烝進品物也
人君以天下爲福日用飲食民俗淳也徧爲爾德民
德厚也看來還一串意閭巷小民機智橫生壞法亂
紀奇衺種種俱由此作日用飲食此便是無懷葛天
之俗太和在宇宙矣徧爲爾德民無德民之德皆君
之德亦非象君德之謂也

末章總祝願無巳之詞故既欲其如日月之方進又
欲其如南山之長久又欲其松栢之代新舊以一方
言崩以全体言或者舊新相繼不見其長有時而新
故曰或字妙法品

采薇

五章歷敘出戍時事末章預道歸戍時事公義私情
各章俱有不必分貼此王者代言恤其私亦是告以
義即重私情邊亦不妨但不得語近怨懟便失盛世
君民奔走往役之意

靡室靡家四句述其往戍之由也傳中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最得肯

薇自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定只一時事載渴載饑靡使歸聘不遑啓處種種點出俱是王者善体人情處戍事未畢即是未定有以在道時未底成所言者未是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戍敗未可遂知故也我行不來葢忽爾奮揚自誓之詞須說來義勇百倍要知新息槩屍馬革之言千古而下誦之生氣原非衰颯語也

彼爾二章極道其車馬軍容曰三捷勉之以克敵之勇曰日戒教之以敬戒之志舊說皆以戰守分全屬夢話一月三捷原非寔事此不過遣役戍邊而已丈夫氣吞胡虜常有北空老上王庭直搗黃龍府與諸君痛飲之意然善兵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處女脫兎用本相須日戒正是其不敢定居而期三捷處是安得以三捷爲戰日戒爲守二章四牡凡三見不過錯舉成文元不必拘君子小人亦不得以將帥平說特因車而兼及君子耳依者安行之意腓〻進而部

伍賴其捍蔽退而營壘藉爲歸宿也末章預道歸途景况昔見楊柳景則和而心則慘今見雨雪心雖樂而景復悲總見其往來俱有關情至處莫知我哀莫知歸時復有此道路之苦也王者自曰莫知其知之也不亦深乎 玁狁北狄即夏之淳維商之熏鬻漢之匈奴在周則爲玁狁 路君車之名禮天子諸侯之車方得稱路采薇將帥當駕戎車以出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

出車

此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自受命以至還歸其事有序一二章遣將時事三章至朔方時事四章道路之苦方歸時事五章室家之思未至時事六章凱旋之樂方至時事詩中說王命便十分鄭重說敵愾便十分震揚末三章則以景物點綴情事憂喜之致宛然言下觀於黍稷雨雪而道路之風物可想觀於草蟲阜螽而閨閣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中人禽草木而歸來之精采可想不獨盛世之風抑亦詞壇鼓吹矣

閫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一則曰自天子所再則曰天子命我然自天子所與天子命我不同此在郊而自述出師之由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甲簡命之重此欲其急於行彼欲其嚴于守也

旐以制後旗以統前旄則旗旐皆有之上三句言設旐建旄而下曰彼旟旐斯互文也憂心悄悄只是臨事而懼亦非有鋒鏑死亡之憂僕夫況瘁還是將帥有以感之仍重帥上金仁山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士涕泣葢必死也惟必死所以勝之

首二句輕只以往字承上接下往城於方是城守非築城之謂天子命我二句是訓厲士卒語詞旨鄭重足令三軍聞者有枕戈躍馬之思赫赫于襄則其威靈氣焰果足以惠徼王命不假攻戰而奏清野之功矣

豈不懷歸二句是追述往日情事如此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故曰簡書

薄伐西戎只是擬議之詞室家居千里之外思維猜度無所不至此正是詩家妙筆若作實說呆絕癡絕

末章方說室家懷遠萬想千思南仲忽然而歸光景如夢此等處眞詩中有畫春日四句敘綴清艷色色動人以春日爲主執訊獲醜有謂於襄而歸不當有訊可執醜可獲者詩多鋪張揚厲之語正不須字字求眞今人作詩亦往往如此於襄自城守言是在朔方不敢憑陵於夷自凱還言便有幾世平定意

鳥隼曰旟前朱雀也龜龍曰旐後玄武也下章交龍曰旂左青龍也但熊虎曰旗當爲右白虎經文偶略之耳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

官載旟

杕杜

此詩勞還役却不言征士凱旋之樂只言思婦望遠之懷正是王者深悉人情處然其語亦自有序杕杜睆寔冬戍畢之時也故曰征夫遑止杕杜葉生春畢戍之後也故曰征夫歸止杞生則春已暮矣憂父母則不獨女心之悲矣征夫不遠則已知其歸而在道矣車敝馬羸總是閨中忖度至情而多爲恤備極思

境所苞者廣大全以爲疾病飢渴死亡之憂何嘗不是但并此不說却有無限淒楚且卜且筮正是多恤中彷徨輾轉事所必至曰不遠猶是疑詞曰邇止則決矣三四章將歸而望望極而疑信倏忽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凡大事則先筮而后卜小事則筮龜不相襲今曰偕止情之亟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魚麗

通詩六章總極稱燕禮之盛而反覆詳委以道之後三章亦咏難前三章頂上旨多有三字無兩層意凡燕之盛者只是多而旨旨而多畫之首三章有亦多之屬也後三章曰嘉曰時皆旨之屬也曰偕曰有亦多之屬也或謂前三章酒之盛後三章物之備何解

興意以鱨鯊起旨多取二者兼備之義以薄取魚者曰罶曲薄周匝後世魚麗之陣取象於此

一曰鱨魚黄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又曰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

嘉魚

此詩無大意致有嘉魚則必罩之汕之有酒則必嘉賓樂之衎之樛木則甘瓠纍之有情義綢繆之意故曰綏翩騅而烝然來之有往來頻復之狀故曰又此興意也　罩一名籗捕魚籠也罩罩不一罩之詞也汕今之撩罟以薄汕魚者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

南山有臺

通章美德祝壽各開說樂只不重不過就筵凡見之爲稱願之端耳之基之光等俱見成說非足以爲基云又之謂保身體之康寧也艾天和之順養也後指後日言所謂無有後艱也

蓼蕭

通詩或就燕飲時言或就在國時言或就來朝時言俱以既見君子貫之譽處之好能光之德豈弟之美兄弟之宜鞗革和鸞之飾皆于其既見而得之者也大抵君尊而臣卑則堂簾隔君弱而臣強則冠履淆當時天子下交與歎笑語接之諸侯服事小心鞗革

和鸞象之眞宛然盛世泰交景象即宜兄宜弟之誦諸侯内亂不戢每由兄弟嫡庶間箕豆相煎釀成厲階詩未必無深意在薀錐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即稱頌而未嘗無勸戒之旨看後諸侯不朝天子下席齊晉宋鄭之間紛紛爭立春秋且不勝書乃知詩人言外之意矣

蕭香物之微者故以喻諸侯露天所以潤萬物故以喻王者恩澤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

龍光便是德勿說德足以爲龍爲光龍光之德以晢

而一致便是不爽豈弟形於在燕由燕而度其在國之宜兄弟宜兄弟便是令德德不爽則壽考不忘見德之必不可爽也宜兄弟則壽豈見兄弟之不可不宜也

沖沖雝雝俱是德處萬福即首章譽處而寬言之

湛露

禮有饗有燕燕于寢享于廟燕必升殺于俎與之共飲以示慈惠與享禮不同蓼蕭湛露燕詩也彤弓享詩也通詩以君燕臣爲主首二章必盡燕飲之懽後二章更就其德儀美之舊說以君盡情臣盡禮分說未是

興意首章以匪字與不字應次章兩在字應後二章湛湛之露杞有之棘亦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椅亦有之與莫不字應蘇子由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艸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亦有味

顯允豈弟只呼起語不重

毛氏曰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陳祥道曰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

考訓成鄭氏曰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

三代而后不得漢唐諸君即宋祖于石守信輩何嘗不是一團疑忌只是作用歟殊耳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彤弓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彤弓賜之重者也每賜必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獨言弓者舉重以該輕耳周人尚赤故重彤弓賜弓不張故曰弨三章開看藏之志其重也載以正其体櫜以養其色皆藏中事貺之則必喜之好之饗之則必右之醻之饗禮烹太牢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徐儆弦曰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内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内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得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

菁莪

首三章既述相見之喜末章復遡其未見之思者有未見之懷則其見愈親有願見之望故其見愈幸也錫我百朋止形容其既見而喜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貝有五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爲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爲一朋也載沉載浮狀舟之飄泊中河上下游移可謂善言情致沉亦非没溺之義

六月

通詩固美吉甫還在宣王之命將中興上首二章出師時事中三章行師時事末章班師時事

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常服將帥之服也下我服始就士卒言之王于于字鄭云于曰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正華夷之大分曰匡安社稷之大業曰定

比比之也閑閑之也俱力上説維此六月四何注中分疏甚明但須總會此意不必拘拘分貼

三章作上下平對不可從車攻馬良固禦敵之具而嚴翼又行師之本也以奏以定但吉甫欲求如此尚未然事

匪如四句正應前孔熾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畫以鳥隼之章也鳥章所以統前舊説鳥章中帶龜蛇之旐在内白旆繼旐者也帶鳥章之旆在内余意下文元戎啓行原説前軍只鳥章之建其旆央央更自直

㦸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啓陣之車也

戎車連上章一路敘下織文二句言旌旗元戎二句言先鋒戎車四句言車馬如輊如軒猶云輊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如此非指物以形容之也薄伐太原正帝王羈縻戎索治以不治之道合當如此文武還就其平日言是歸美之詞漢唐而下稍紳介胄分爲二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見故金才不見於世而功名亦不與三代爭駈有由然耳

燕喜時說俱就私燕說然有謂既字難通者欲以燕喜屬公燕而以我歸永久轉下始作私燕看來亦曰層節全意還作私燕只燕喜二字與頌魯侯燕喜一例便於既字有着落矣張仲只道其一時之盛將相調和亦題外意從說詩者看出燕喜須摹出吉甫先憂後樂氣象大臣志在社稷功在疆埸指顧河山自然康豫只說生還者非是

采芑

首二章軍容之盛三章紀律之嚴四章則言其以威望而成南伐之功

新田新成柔田也菑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舊以新田在彼菑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爲典全無味不過因所事以起興耳秉鉞以臨之曰涖統御之以行曰率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然詩人之詞各數原不必拘師干之試言師衆所以扞禦乎敵者者練習也四騏二句車馬對簟茀二句車馬之飾對路車是將所乘之車非上三千之車魚服載於車上故言車飾而并及之　一說魚服非矢服與采薇不同即所以飾簟茀也左傳魚軒註云魚皮又可以飾車

也與此義同

上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起下意約軝二句以車馬對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兩服兩驂故有八鸞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下芾珩即是詩人只要發出方叔氣燄威望見於車旅珮服之間而武侯羽扇綸巾羊叔子輕裘緩帶之意自見

上六句亦輕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與師行進退之節用之有律而不亂也本鉦人伐鉦鼓人伐鼓而曰

鉦人伐鼓省文也本陳師而鞫之陳旅而鞫之而曰陳師鞫旅亦省文也兵法凡軍進止皆鼓動鉦止此特就動一邊說故淵淵以鼓之進兵者言闐闐以鼓之振旅者言而其中皆自有鉦之意在方叔訓練軍中種種嚴明顯允二句復就上嘆美之曰顯允方叔伐鼓云云謂自始至終皆進退有度也顯允要粘軍事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舊以鉦人句未戰陳師句將戰伐鼓二句纔是戰時事亦不必如此碎裂

末章方叔功成既以壯猷復以宿望總是歸美之意

蠢爾二句不過引頭意或云意方叔已老等語又屬蛇足叔歷事王朝而精習國體積起兵閒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壯猷謀之壯不以力之壯也執訊獲醜竟作寔事看戎車三句一串意嘽啍者狀其車之衆盛而雷霆者壯其聲勢之雄猛來威亦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先聲威敵所謂西賊聞之心膽寒云耳要知此皆褒美之體未可拘拘

車攻

宣王本因會同而行田獵然此詩却爲田獵而作須要見中興氣象百度維新會同舉而王者之大統正田獵舉而王者之遠略脩詩中既攻既同既好既㳄既調既同既駕俱見法度脩飾有夙具之意在

首章援起之詞既攻既同指平日言便見中興光景四牡二句正往東都事會同田獵俱含在徂東內不言何事而書逢曠典之意自見二章指往東都所爲之事也田者刈草爲防驅禽獸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甫大也甫草下敖山即其地也三章則選徒而狩矣囂囂人衆則聲衆靜治尚屬餘意搏獸於敖尚是未然事有司夙戒將以待諸侯之朝畢而舉耳此章

既言選徒四章自宜以行狩接之言會同者正以會同而田獵也奕奕有繹想見當時六服奔走車騎絡繹眞可謂復見漢官威儀四句一氣說下五六章正征狩時事決與拾相比曰佽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既同言同心同力正是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不是比耦四黃不但足之齊又齊色也不猗不但色之齊又中法也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善也看不失二字眞有御者羞與射者比之意七章蕭蕭

二句狀容狩畢後整暇之景如畫徒御句嚴也大庖
句惠也上中下三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中奉賓
客君止得其下故不盈末章之子於征只就田獵說
有聞無聲有合選徒及馬鳴章言者有單承馬鳴章
者看來有聞無聲四字可解不可解句法妙甚原是
檃括通詩作嘆美詞正宜渾融會意時說止聞選徒
有聲不聞徒聲止聞馬鳴不聞徒聲夫選徒之聲與
馬鳴即皆聲矣如何說無聲下二句君子就德言大
成就業言看來亦于會同田獵上不即不離想他規
模氣象如此聲靈赫濯政令昭明節制閑裕居然聖
主之行王者之治云爾天下事喧由于玩玩則苟簡
闒冗之弊漸生便是衰世氣色靜由于肅肅則精明
整暇之意可思便是中興氣色故詩中屢言靜治深
意可味

吉日

車攻狩於東都吉日狩於西都一章備其具二章擇
其地三章方獵而人心踴躍四章既獵而禮儀盛備
見非昔日氣象意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祭祀為內事田獵為外事
戊剛日也房四星為天駟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常祭
馬祖以春今將用馬力故又禱之重在禱上不重諏
日升彼大阜二句注可以字分曉此時尚未從群醜
也田車二句與上二句開說不必泥是神力
庚午亦剛日也漆沮二句語意宛轉言會獸衆多其
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其祁以地言孔有以獸言趨則儦儦後者疾行而追
其類也行則俟俟前者緩行而留其群也或三為群
或二為友極盡獸多之狀中興之世百物改觀言下
自見率左右燕天子不須拘拘獲禽上須以中興大
氣象說只說下之人心鼓舞所以致之者自在言下
亦不須歸重宣王身上反覺意味淺短
小豝言發射之即中也大兕言殪中之即死也有巧
力意賓客泛言非專田事之人醴維王享諸侯則設
之且以酌醴不獨可以舉常宴即酌醴亦無不具見
獲禽之多也

鴻鴈

詩作於安定之後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要知其喜幸處正是悲痛處悲痛處全是感激處惠鮮懷保文之所以興也晉矣富人哀此煢獨幽之所以亡也哀此鰥寡宣之所以中興也

一章述昔之苦二章述今之樂三章述已作歌之意三章俱有劬勞俱稍有辨首章就離散言二章就作室言三章則合前二章意映下宣驕言上二章以鴻鴈對之子故屬興末章不言之子故屬比矜人即下鰥寡維此哲人四句與黍離園桃意旨各別彼傷人

莫我知垂重不知一邊此全重哲人説愚人正是深感哲人處如云哲人洞悉民隱知我哀鳴苦哀使愚人則謂我宣驕耳亦不必暗指厲王

夜如何其

三章一時之詞通詩只夜如何其一句喝起下面意旨甚疑聲響甚急宛然目見庭燎耳聽鸞聲目視旂影註中夜雖未央著一雖字只尺千里矣

庭燎樹之於庭司烜供之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天子庭燎用百

說詩須解釋如良心臣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疑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恭嘿則反掌中興矣

沔彼

首章水猶有所宗鳥猶有所止反興人獨無憂二章水流之盛鳥飛之揚興已憂之甚三章以鳥不自縱興人乃縱讒以之惑衆則日訛言以之誣民則曰讒言憂我父母四字詞危意苦可思可涕我友敬矣五句玩矣字其字有能敬自然讒言不興不能敬自然讒言必興兩意在

鶴鳴

鍾伯敬曰句中透熟目擊道存此詩如易之取象不是譬喻

園有近習意山有疎遠意樹檀見客悦可近山石見粗直可憎

玩註中意似以誠明好惡立解然會得此意只將物理含泳不説出正意更屬深遠二章反覆咏嘆其趣無限亦見愛君無已之意

祈父

禁衛之士所以扞禦京師遠從征役行者怨之首二章見已役非其職末章更訴其徃役之苦則非維不當役而情亦大可哀矣祈父不敢斥王之詞猶北山之呼大夫也曰有母尸饔不維獨子更且無家然軍中未必皆獨子只甚而有母尸饔者亦有之有字可味

白駒

此詩作於旣去之後讀者須從音響字句閒摹寫其

綢繆繾綣無可柰何之意首二章謀所以留之之方欲留其人而訂及于白駒欲留白駒而訂及于縶維總非實事若着實認眞此觸客之道豈留賓之禮朝夕本非永淹延于欲去之時則片刻而千秋矣永字字法妙品三章曲道招隱之意若與欵曲商量旣以公侯逸豫勸之復以愼優游勉遁思望之要知此等高人決不以公侯動念白駒詩人若更以公侯富貴留之是又以腐鼠相嚇矣一片肝腸正欲共蒼生一出如謝安石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如范希文逸豫無期正喜見太平悅安社稷之謂也無期不是久長是無涯量也優游曰愼遁思曰勉知其泉石成癖宛轉相勸只愼勉二字想見挽留之苦至末章則人已去而情難盡思愈深而調愈苦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時藿苗無所用縶維無所施直是目斷行塵宛然手采在望至心傷意折人不可留僅欲其音傳跡不可羈更欲其心貽無金玉爾音處即無遐心處然讀至此眞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渭城朝雨之曲小山叢桂之歌不足言也

逍遙嘉客處求教請益等語一著便呆金玉爾音只欲其音問相通耳非望其有經國之言也賢者高尚寧肯作此詩人亦何敢復以此期之

黃鳥

此詩與綿蠻碩鼠一例三章一意黃鳥三句如所謂無寓人于我室我將反之之意善道者患難相收卹之道也明者察人之疾苦一說不可與之求明白亦好不可與處則益甚矣人情厚薄親疎自不可強舍其宗族鄉里而適他邦忘其父母兄弟親戚而就他人

情義漠然何足深惟要知詩人之意正傷其遭遇亂世展轉四方置身無所謀生無路耳井田廢而州閭族黨之養微風俗夷而睦婣任恤之義薄此所以爲雅之變也

我行其野

誠不以富二句見詩人忠厚之旨然詞怨而意愈刻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毒刺非眞謂其爲新故不爲貧富也

斯干

此築室後落成之詩落謂與賓客燕會飲酒以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或曰祭名首章首二句是形勝次二句是制度築室之大槩已盡下更詳言之耳似續四章雖俱是言築室之事而似續章又領三章曰築室百堵已該下墻堂室意曰居處笑語已該下攸芋攸躋攸寧意兄弟以見在居室者言子孫以後來誕育者言俱祝詞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業之艱多覆墜於子孫故二者寔人君莫大之福

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竹苞以上根基盤結言松茂以上結構牢密言相好相尤一正一反勿淅戒意注提居是室者四字出來正恐與築室意相遠是晦翁寄處

似續妣祖正見其中與百度脩舉乃作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以志其盛既盡吾堂構之美復非狹小前人制度自騁雄心非若後之勞民動衆者比也言西南則該東北謂西南爲與宜通明而戶牖之者未是

居則端拱朝堂處則燕怡宮闈此似祖妣之上下陟降者也笑則天顏有喜語則王言渙發此似祖妣之泮奐優游者也

閣閣以所見言橐橐以所聞言攸芋言居是垣墻者有宅中畝外規模非以垣墻形勢言

大勢嚴正自堂之大槩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宇之脊梁宇屋之四垂蛟起故如鳥之警革簷前後之正簷阿旁出之側簷華采故如翬之毛羽四如字形容之詞不作譬喻說

殖殖二句規模之大噲噲二句向背之宜楊升庵曰噦噦屋深奧也庭是宮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

廓廡閒柱正是當戶牖處寘是遠戶牖處

六章以下皆祝願之詞蓋築室而子女生則本文溯舅從此而開故設為夢以禱之乃占我夢乃自家思忖與太人占之不同

乃者言其果符是夢而生也寢牀亦是常事以女子繃看則尊之矣裳下飭半圭曰璋不衣之衣而衣裳不弄之圭而弄璋成人有漸故也朱芾帝王子孫自是如此不是期許只是預道室家指婚因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注中生于是室句全要常提醒築室意

來裼小兒被襁制方欲其方正事人也瓦紡時所用之物也無非無儀三句正陳眉公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意三句亦滾說下

無羊

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占富庶之祥此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謂牧事之所致也通詩或言牛羊衆多之羣數或言牛羊衆多之形象降阿飲池或寢或訛并牛羊動止情性俱從筆端畫出至於牧人之何蓑笠負餱糧取薪蒸搏禽獸從容自得宛見其追隨於淡烟衰艸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內蓋謂牧人之善牧者固非耑就牧人摹寫閒適者亦非映帶牛羊意境殊絕下之麾肱畢升又正其映帶關生最妙處耳咏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則淡無意味末章點綴已盡忽生一牧人之夢以致其頌禱之意蓋此詩以徵宣王牧事之成若只前三章不過卜式朐朱家蕃畜風光矣若離若合文字之妙不可殫言然要知夢本托言衆維魚旐維旟亦只是恍忽變幻

之景即豐年室家亦只以其意言之若沾滯作何解則大愚矣

首言誰謂有矜詫其新有之意三伯維羣三伯羊為一羣也若直言三伯羣便已說盡濈濈濕濕正是牛牛衆多景象讀者不必他求只就本文一形容想像之衆多之景膴然在目

羊性至[illegible]易耗故三章獨以羊言之少損曰騫全壞曰崩衆維魚旐維旟只是恍忽所見如是非似人寔魚似旐寔旟之謂亦非人變為魚旐變為旟之謂兩

言眞是夢境豐年室家影會發意正不必如時說強生議論認得此意即謂旗旐爲豐年衆魚爲室家亦何不可然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痒矣。

節南山

此詩之作刺尹氏也用尹氏者幽王刺尹氏正所以刺王耳尹氏流禍只在不平其心上而其心之不平只是不躬弗親而任用小人所遠君子舊說用人行政兩重詞氣不然用人而行政在其中矣析而分之首章挈其瞻一句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遂推本于其心之不平三章言其位高責重宜平其心申前具瞻之意四章則正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章承言禍亂之靖只在平心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生百姓滋病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以見其無可往之故九章深咎尹氏十章則原其作誦以冀王心之平而爲萬邦之畜也此章全爲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其有本領從前說尹氏可見字字是說王也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不平其心是一篇綱領故曰不平曰不均曰式夷曰不傭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

南山惟高峻則石自嵓嵓師尹惟尊顯故民皆仰望師尊位也尹世卿也不敢戲談道路以目之景也戲譚猶不敢况法言乎大都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獨如國家何國未常斬曰旣曰卒極危之詞字法妙品

艸木山之寔也草木無不猗猗山之平也反興下意

薦瘥二句是神怒民言句是人怨末句總承上六句責其失職下二句責其避位爲安危利害之所係故曰氏爲蕩平正直之所出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猶百揆宰衡之意四方二句承上二句俾民不迷又承此二句應前具瞻意空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言人類將滅甚言之也

四章正尹氏不平之寔舊說上四句分用人非也行政不親勢必委任小人便用人不當弗躬二句起下

弗問二句弗問弗仕者必小人即下姻婭瑣瑣者是也問者誅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此正平心事也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下一勿字下則無膴仕看則無二字口氣但屬姻婭便不使之黜辱縉紳又何小人殆之有

五章即承用人説言反之可以已亂也不傭即在鞫訩中看出不惠即在大戾中看出君子如屆四句如字中有持危定傾自有其道人自不爲之意如屆如夷舊照傳中分貼然細玩朱子之意寔重用人一邊但弗躬弗親與行政之苟不用其至意相近瑣瑣姻婭與用人之偏不平其心相近遂偶開言之耳讀者正不可泥屆至也葢勿躬勿親事安得其究竟弗問弗仕人安得其底裡是不用其至也故以如屆進之闋如樂之一闋然少息之意夷即平心之謂也夷則釋然無爭心民無侯咀侯呪之事矣

六章言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不吊昊天言尹氏不爲天所卹也語意滚下四句誰秉國成應國均不自爲政應弗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迷卒字有終不能改之意又應上如屆四句

七章言天下皆亂君子有窮蹙之勢八章言人情反覆小人極譸張之態小人愈譸張則君子愈窮蹙矣又何往乎

九章俛仰時事而嘆之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寧乎王之不定不獨民之不寧矣不懲其心二句自是小人常態然正是君子心傷處

末章正歸重王心上訛爾心有日改月化不知所以然之意王心訛自然窮極禍本知宗社生靈之寄全在誤用尹氏天變不作人心不離太平之理也故曰畜萬邦畜未便是昇平少救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人元氣難復必從容漸漬以養之

正月

凡讀詩宜作三等國風里巷歌謡之什寂寥短章意致無限正雅三頌並一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條理燦然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閔時悼俗之所爲纏綿愴怳層見叠出刺譏懲創縱横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評脉不必分章

析句以文詞牽合也如此詩以女寵爲主惟君心蠱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説便索然易盡他却説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許大筆力不能爲此

章内言天者四言民者五憂字凡七見低回綿結詞無倫序大都前六章詳訛言之可憂後七章刺王不能用賢以巳亂故使艷妻得志于内小人得志于外反覆以明其憂亂之意耳

一章憂訛言之大以發端四月繁霜天之變也民有訛言人之亂也然下四句俱頂訛言邊不可以天變人亂並言念我獨兮四句言我之憂所以如此其大者正緣小心畏愼是以幽憂而至於病憂之大承上孔將來其憂甚大故其心愈小鼠病而憂在於穴中人所不知

二章傷巳值訛言之世好言二句好醜之言皆出於口正如今人所謂説好説歹俱憑他口中出正是訛言之象有謂好言夸譽之言莠言譏謗之言尚未是見其獨憂以爲矯激見其小人以爲過計故曰有侮益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三章言國之將亡所以甚窮訛言之害念我無祿傷巳之不幸也民之無辜一路説下既爲臣僕便不知從祿何人如烏之三匝不知止誰屋矣有謂人屬有位民屬百姓者太鑿人泛指世人言即上無辜之民便是于何從祿舊説言忠臣義士巳不敢不勉但不知人之所從何所此言固是但亦不必加此周旋詩人原不過危言以動之即從祿向云非謂食祿只是脱災危之世享生人之樂此言亦是然詩非自道泛説世上人詞旨傷悼即説易姓受祿亦自不妨

四章不得巳而以止訛望之天中林四句舊説以物猶可見天乃無知作興牽强無味之甚蘇子云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傷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惡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詩故云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可薪樵喻周民死亡之迫又一説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用小人三説似皆有意天非夢夢以

時事視之若蔓蔓者然靡人弗勝就不善之人不能勝天說故終之曰伊誰云憎言天非有所憎於惡人也知後之禍非憎惡人則知今日之未既亦非芘惡人後定而今未定耳細味此詞正是詩人飲恨惡人之詞如世俗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蚤與來遲之意

五章正刺王不能懲止訛言謂山二句是訛言影子不是比喻舊分上四句無止訛之君下四句無辨訛之臣血脉殊不貫穿莫之懲歸重王說名且訊之者皆王也王既不能禁止而下又不能辨別總極痛恨之詞具曰予聖平居人人自負到實際處俱憒憒絕肖衰朝人狂憒光景有謂人皆懼旤不肯一分皂白者亦可然前說于具聖語意更肖烏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辨也

六章極言身之無所容正不能懲訛言之害跼天高憂將墜也蹐地厚恐地陷也形容賢者處亂世光景可謂曲盡然如此雖無是事而有是理故繼之曰有倫有脊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之則無倫脊之在背有條理焉故曰脊

七章又極言已進退無據以極王弄賢之狀扤者齟齬頓剉之意求我則猶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非以爲法則也求本非夢寀旁招只賢人在野故招來之便似求執亦非拘囚縲紲只賢人欲去強羈縻之便似執莫我力謂不能著實用我也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亂世處賢人置之不進不退待之疑舍疑用往往如此

八章正指亂本胡爲厲言必有所以致之者褒姒是也燎之二句言火反難滅國反易滅反言以起下意周宗未滅詩人口中語氣却便似已滅者唐明皇幸蜀民伏輦下者皆謂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政此意褒姒是禍源詩只一語而止終若爲尊者諱也

九十章進之以用賢者此正是救亂先著亦是今日急著二章一正一反行險喻淫虐陰雨喻大難又字中有行險必墜之意在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有謂輔喻已用之賢僕喻未用之賢輔喻大臣僕喻庶官者皆非輔僕總以將車統喻人君之用賢自

輔何必分疏

十一章俛仰情事而復歎之見處今世者如魚在江湖而處池沼我安得不憂憂心句似總從前許多意來念國之爲虐政胡爲厲矣之意

十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小人富則民必貧自然之理昏因孔云注云旋也謂周旋也余意二句合解謂洽比其隣里婚因云語助詞古文多有以云字煞者方有穀方字見小人正在得意之初胥矣二句非美富人也正以哀惸獨耳

十月之交

舊說幽王之時國家政令乖錯小人柄用天變作于上而作此詩看來此詩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序曰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寔之人情懐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是也首三章備述天變而獨詳日食天變之大者用皇父之所致也四章備述小人用事而皇父小人之尤其權獨盛其罪獨深一皇父用故諸小人皆依附以進也四章而下皆言皇父之惡詳於遷向一事者此尤皇父之惡之大者也詳味詩詞似俱是遷向者怨恨之語皇父是箇豪暴自大之人曰豈不時曰予不戕曰禮則然自作自由真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作都於向已居然董卓郿塢斂集富人又居然有漢徙富家以實五陵之意恣行胷臆其氣燄熏灼真有不可言者矣

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純陰之月辛爲陰金卯爲陰木純陰之日日食已屬天變而又日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故曰醜微字與食字不同食就陰陽之本體言微就陰陽之勝負言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強盛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日月告凶雖兼日月緊頂上日食不須兼月食說不用其行者月應避日日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月之失其常道也彼月四句就感應之常言則維其常亦變中之常耳

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婉詞也心警惕曰憯心創改曰懲舊以曾訓憯字似不如此解更好

四章即不用其良而詳言之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卿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師氏掌以微詔王艷以色言煽以勢盛如火之熾言方處以其寵方固安然肆志言奸臣女后勢常相倚後世宰臣故多有結連宮掖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重

此下皆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豈曰不時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恃勢而妄作也牆屋徹則無居田汙萊則無食猶曰非我戕女乃理之當然是何等倔強何等慘虐

只皇父孔聖一句已描畫當時小人無忌憚光景皇父只宜二卿立三有事儼然比于列國諸侯取富人寔之又全是自私自利封殖私門之意有車馬即上多藏者不慭遺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只是朝廷之土著在王室之臣皆不留之以衛王曰擇有車馬有字又非一人之詞也

七章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讒毒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為此言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罪無辜即下民之孽孽非降自天皆由讒口下繼就由人正與匪降自天語相呼應噂聚譚之意沓重複之意面相諛背相仇曲盡讒人情態

曰我里曰四方皆徙者對不徙者言之此時安得有美且逸人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只見人之樂自傷之至但覺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我不敢傚二句無可柰何而自已之詞正怨之極也舊說安命未然

雨無正

此詩暬御所作通篇情旨曲折倏而詞嚴義正極相責備倏而意折語淒極相體諒可謂極興觀羣怨之妙一章述饑饉以起離散之端其實離散之故原不在天亦姑為怨天之詞以志悲耳二章正言離散之事而歸責於王猶未深責諸臣三章以各敬其身望之四章以莫肯用訊責之凡百君子已當拜受法言無可逆卸無可辨析處矣然今日事勢在諸君子亦有萬不得已者徒責之而不盡道其苦楚所在似乎不近人情彼猶得以有辭故五六章又極言今世言

語之難仕進之殆若曰我非不知汝之艱危汝之迫切也然君臣之義終不可以若是恝則彼將心平意折而無詞矣至末章始窮其情而致屬望之意蓋去者原未嘗以義絕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所以返之也。

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故昊天言不駿旻天言疾威各反其義類以歸怨之無罪與有罪俱被滅亡正天之弗慮弗圖處舍猶云且置之勿論也周宗未滅而曰既滅故爲危詞與國既卒斬同義謂其忘形已成故也莫知我勩言無與我共事者我卽下暬御作詩者自謂曰離居則已散去曰莫肯夙夜朝夕雖未去而已不任其責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敬身者鞠躬盡瘁勉佐時艱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如上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便淡縱肆非敬身矣然不曰敬君而曰敬身者王臣蹇蹇自盡其義所當爲古來聖賢豪杰如伊尉幹國龍逢捐生不過了得自家身上事非爲人也夫爲人尚可諉自盡又安諉乎胡不相畏一路滚下語氣抑揚各人自已勉力便是各敬大家同寅協恭便是相畏各敬身卽相畏相畏卽畏天言其胡不相畏乎豈不畏於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又以天爲言。

不退者兵革成而勢不可退也不遂者飢饉成而生不得遂也如此比舊說較覺明白憯憯日瘁暬御之能敬身如此聽言則答二句摘出亂世臣子憂讒畏譏規望苟全之狀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亦未必是面從但雖據理而陳終非極口譖言不必說到譖及于己但有可譖之機卽退矣

二章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責去者之詞全在言外愈遠愈近愈婉愈切曰不能言能言曰不可使可使皆當時之詞耳匪舌是出吉人之言吶吶慎重恰似用力以出其勢甚艱正與如流相反有謂忠言內激根心而出亦好忠言反哀以其獲罪巧言反哿以其處休赫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兩云字總是恝然離羣時費商量語氣只重正人一邊末章窮去者之情以留之上文公義私情一一說盡諸大夫已是措一語不得故但以未有室家爲詞然至癙思泣血

無言不疾其中故有大不得已者在人涕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故無聲而泣曰泣血昔女出居有以昔出任時言者有以非離居去時言者出居對上遷字言還指離居時爲妥註亦然

詩經偶箋卷七終

詩經偶箋卷八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小旻

國家紀綱法度治亂安危全在謀猷上謀主於斷非斷則不成此中執一毫意見不得却又盈庭喧豗沒主張不得若明天子在上詢事考言如周召同心黼規曹隨房謀杜斷便是興朝氣色不然議論多而成功少便是宋南渡光景當時幽王昏亂羣小聚徒成羣撓亂國是無一箇不競是非却無一人肯擔利害

故曰諭諭訿訿又曰誰敢執其咎宛見當時回適之象曰先民言其棄祖宗之法也曰大猶言其背聖賢之經也曰邇言是聽是爭言其無四海之謨萬年之計也當世未始無賢人主不能用徒使羣小猖狂如處堂之燕焚棟及巢恬不覺悟人莫知其他而詩人臨淵履薄之意安得不切安得不言細分之一章發其端正刺王也謀臧二句就王說二三四章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正所謂謀猷回遹也謀之其臧四句就謀夫說四章言非無善士而王不用合二三四章正

所謂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也謀猷如此喪無日矣故
以已懼厥意終之
謫謫訿訿狀小人陽合陰離情態正是其同而不和
處具有同聲附和之意具違具依人人無眞是非事
事無真是非王之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正此輩誤之
耳。
我龜二句只借來引起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眞屢
卜也發言盈庭是謂孔多誰敢執其咎所以謀不集
人持一心人角一喙後來成敗不關自已身上自然
議論輕出底無畫一處若一人獨斷功亦其功罪
亦其罪謀安得不臧安得不集
上只說謀之不集尚未及所以爲謀者此乃承上而
傷其所以爲謀之謬也上不得於道與此不潰於成
俱頂上一句說
靡止靡膴只是引起話頭若因國論不定并求民所
以不多誤矣聖否否字帶言之膚作聖覗作哲聽作
謀貌作肅言作艾艾訓治謂有條理也
人知其一項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暴
與馮爲二而曰知其一者謂明於此一類而昧於他
處也他暗指時事言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
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謂將値於禍也如履
謂現在於禍也

小宛

此詩意旨即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之意時說以
無辱親爲綱敬儀教子爲目固是但須知詩人原因
念亂而懷二人因懷二人而及敬儀教子莫認客作
主在讀者自得之士君子身遭亂世觸目禍機七尺
之軀尚可舍置到念及父母遺體不可毀傷祖宗宗
祊不可隕墜此正是詩人念亂深情獨往處一章發
相戒之端下三章詳相戒之事戒意不出謹儀教子
二意而末二章則推廣之問卜于神効法于人總見
其迹涉畏途兢兢不敢自寧之意此是詩人百折千
迴處文字與意旨俱自委曲無限到此更不須步步
顧母又打到謹儀教子上去矣握粟出卜卽屈原卜
居意此事豈卜筮所及握粟亦非寔事不過心緒倉
皇不知所以自免故件件要做至於効法恭人小心

戰兢自守此正是處亂正經汚水之敬雨無正之敬身小旻之履薄臨深皆此意也

鳴鳩小物今飛鳴戾天有勉强意明發乃爲思慮之始非夜氣清明之謂

二章敬儀也貌之德恭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曰齊聖齊聖對彼昏看只論此二項人意却歸重温克一邊日富形容沉湎人初僅濡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如畫敬儀廣說而不爲酒困在其中天命不又只就敬不敬上决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是警惕

之詞指自家身上說而含下時變意在須知士氣國運盛衰治亂原是一體此以大氣數言之禍福在其中矣

三章教子也中原之菽物之可公者也螟蛉物之可似者也穀以終中原與意似以終螟蛉與意穀亦廣說不得拘上敬儀上

脊令飛且鳴亦有努力之意邁征俱勇往力行之貌夙與夜寐疊上意以起下文言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一息不停末句正應前有懷二人意

忝庖不食粟填寡不宜獄反與宜字與斜斜葛屨可以屨霜可以字同一言之間悲慘可掬

温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愼的人指當世賢者賢者尚如此在我又當何如集木雖危木猶可倚臨谷雖危地猶可藉氷則全無憑依見巳非恭人小心蓋當戰兢也自何能穀穀正在是

小弁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大舜地位只我罪伊何上說何辜于天

亦自以爲無罪相似合二語稱之小弁之品定矣通詩萬轉千廻巉心刻骨總之訴情處少說憂處多益處家庭父子之變更無別路雖有哀傷痛割而巳然中間曲諭宛譬盡態極妍悲痛迫切之詞含酸飲痛之言疑怍忖度之吻無所不具終未嘗作一决絕語怨而不怒顯而若微徐子先謂其文不在東山棠棣之下固定論也

首章鸒鳥名斯語助詞被棄之子如窮人無所歸曰歸飛便有人不如鳥之意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

斥言之二何字自審之詞云如之何注云安之而已非是若云將何處置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

二章舊說大道塞則艸生憂傷極則痛心亦非也余意周道之上草生蒙茸意亦唐人愁心似春艸時向玉堦生之意下六句古今說憂盡此數語詩人都自身親經歷中來自覺有此種種魔趣言之親切言之覼縷有謂用老甚於如擣疾首甚於用老者亦謬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蓼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鬒白故

曰維憂用老疢如疾首不病而自病也

三章桑梓雖屬興桑梓猶恭敬無一時不恭敬可知靡瞻匪父如云一舉目只看着父親一出世只靠着母親言父而及母帶言之耳不離於毛四句作詰問疑惟之詞如云父母如此豈我不是親生兒子只是我六親無緣生命不好我辰果安在耶口吻纏綿宛轉世俗之諺可味可想

四五章言物皆有所托與已獨無托物猶有所顧與親獨不我顧與意作蜩依於柳萑依于淵更順舊說作柳與淵猶然容得尚多一轉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反興下意舟流無所屆喻已之飄泊如窮人無所歸也壞木無枝喻已之憔悴孤特無復生人之樂也不遑假寐雖永嘆亦不暇矣寔有置身無地之意詩令肯字尚可刪寧莫之知玩寧字似言親豈不之知注言人莫之知非也

六章忍是不憐恤之意非殘忍之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可憐之極

七八章君子信讒始推原見廢之本無易由言又推

原見讒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說到末段知其不可柰何設爲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即自絕鄙云人情奮於自決者中有不自決者在也此語妙絕非解人不知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醻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於讒言全無阻卻推委核寔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醻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說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罪失宜亦不是望他罪讒言而不罪已又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莫高四句言以爲莫高矣卻不是山以爲莫浚矣卻

不是泉君子亦不可易其言恐人聞之如此說莫高莫浚較順舊以爲追戒之言亦非也事已遂矣戒之何益亦是追歎之耳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寬說

巧言

首章自訴其罹亂以啓讒言之端二三章推本其所由生之故至四五六章余意不過惡之之極予忖度之明其讒之易窮顏之厚矣明其讒之可醜至末章則極力形容醜詆河麋言其地位卑也微尰言其惡

狀猶新臺之戚施籧篨也居徒幾何言其無幾黨與也三段皆藐之之至曰職爲亂階曰爲猶將多又從而恠之舊以爲讒人之心不難知讒人之言不言辯讒人之黨不難除分說似尚未是

首章曰無罪無辜又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者葢身罹其毒反覆致審之詞舊以爲冀其獲免非是

僭始既涵四字說盡千古招讒之故讒人雖百般伎倆百般狙儈當初發難端亦有搖搖不敢自必之意倘遇明主如雨雪之消見晛耳此時優容不斷遂被

小人識破機關拿定筋節後來着着游其彀中矣安得不信信之日深亂之所以日長也下四句承上說來涵即不怒不怒即不能祉二如字有意見轉移之機只在王一反手間耳

舊說屢盟二句即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即如怒二句而反之亦是屢盟與君子盟也作會而畔作誓而疑果能祉君子何盟之有况屢盟乎屢盟則亂長信盜則亂暴孔甘則亂餤造字造句各各相應讒人乘間以伺君子如穿窬然故曰盜餤饕餮之謂讒

人甘言以致亂美灸適口以厝毒王之甘言是餤亂也匪其止共說出小人心事若就職事說小人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耳維王之卬見信之者王受禍者亦王也

寢廟二句見維王畫制大猷二句見維聖畫倫俱以能所難能爲典秩秩有經綸次第莫則規畫之使一定也躍躍二句即比上他人二句見有心忖度之易易也

柔不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不同故必以

心數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與下文蛇蛇四句足上數之之意重巧言邊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數之則辨不必言矣蛇蛇正形容碩言出口之度如此碩言由心而出順理成章不愧不作故曰出自口矣

末章着意形容不一而足玩朱傳居河之麋三句是一意微尰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上二意言之然此章只宜疊疊說去以見義不宜割裂破碎以就其說

何人斯

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暴公之惡只反側二字盡之此詩首之曰其心孔艱終之曰以極反側正首尾相應處中間專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其一來爲快若作瞻望若作疑忖便覺讒人愧汗慚顏羞澁難前之景與其雲雨翻覆鬼魅出入之狀俱一一畫出且暴蘇二人當時同心共事今月光初灤未又與人不同以此相責正如握西泰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患見讒搆排陷之罪不待言而顯矣讀者須于意中探取其痛心刻骨之情又於言下領會其綿裏藏針之妙徒曰責人忠厚尚得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一

孔艱舊說作艱險看此詩情吻不宜開口便罵正謂逝梁不入其用心太多耳章內胡逝我梁等語都非實事譖已者明是暴公若直斥暴公情詞便不委曲故特設一人以寬暴之罪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可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暴公之心大如芒刺矣

二章首二句雖已明知其譖而猶爲不知之詞上云維暴之云此復云誰爲此禍總是暗相敲打中二句不責其譖已而責其入唁可謂善于立言下二句云不我可便就不入唁言似更婉曲非謂譖已爲不可也

逝梁復逝陳光景最可思小人面相和背相詆然欲揜蔽若非已譖之者未嘗不欲一至其庭而良心終不能昧欲行又且自止眞有逝梁不入逝陳不入一段光景聞其聲不見其身蹤跡閃幻宛在目前不愧

予人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詩氣似蝨當云汝之不言我豈有愧於人乎汝固不愧於人者也豈汝有畏於天乎汝固不畏於天者也

胡不自南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只是因其相值而又不入轉可疑故曰祇攪我心

五六章非特脂車是托言即托以亟行亦是設爲之詞特多方攻詰之使捫心自愧耳上因其去而望之下又因其還而望之總同此意

伯氏三句言與汝義如兄弟相應和如壎篪勢相关比如物之貫盟牲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言三物統言之矣

視人罔極言爾靦然亦有面目乃視人若是罔極乎正發其情之奸也若依注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殊無味反側二字到此始直舉而言之然只言始厚今薄便了終不說出更覺意味深長

巷伯

巷伯掌宮中之獄者官爲寺人而燕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遍詩總之反覆怨訐以致其惡惡之意舊說一二章責之三四章誨之五章訴之六章絕之與此意也萋菲小文貌哆侈微張貌貝錦似錦而寔非錦南箕似箕而實非箕故以爲讒言無寔之喻舊以爲貝錦小者大之南箕虛者實之亦不必兩成字可味全是他造作出來正是讒人罪案在此緝緝言讒之接續增益如女之績也翩翩言讒之往來輕飄如鳥之飛也捷捷翻翻言讒之禦人以口給倏忽而變亂也愼爾言也舊說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舊說以術中之禍懼之亦無此意不過是深惡而幸其見及詞猶今人云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你也好好猶揚揚艸艸猶慘慘視彼驕人猶今人云看他們得意可憐我受禍也投畀豺虎四句極惡之之詞投畀昊天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猶今人所云這様人我只交付天公也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讒之方亦示人以止讒之道

楊園下濕其地最卑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隄防自固故曰猗於畝丘非加楊園則其上也

谷風

首二章傷友之見棄末章原其所以見棄之故也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氣類相應頹風廻旋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故以爲朋友之與維予與女義同鷄鮮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予于懐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路傍之敝屣末章言以谷風長養萬物巍巍之處不無死草萎木然生育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相棄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是亦祗以異之意此詩須得其怨而不怒處大德或即就前患難相救說似德色市恩非詩氣也

蓼莪

玩詩意當是孝子行役父母家居失養而死故作此以志其終天之痛通詩總道親恩之大子職之虧然情旨悽惻眞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宜王生之廢讀于門人也

莪蒿蔚一物始生爲莪長爲蒿蔚則蒿之猶麤大者莪可食蒿則無用合蒿蔚言之只見其不副父母初望以爲莪却是蒿却是蔚耳哀哀二句感念父母生養深恩八字中語無盡而痛無窮三復自見

缾資於罍親托於子理相似也只取相資之義不取象于缾罍之大小鮮民即今所謂孤子生不如死皆深悲極痛之詞無父無母之人入而哀思感動飲恨難言出而形影悲涼置身無所卹恤靡至神化之筆

父兮章即上生我劬勞詳悉言之生鞠拊畜長育時講許多分疏究竟無味此六字語既相近義亦無多只孝子繁稱之若形容不盡而已顧復則微有別子隨父母既旋視之更反復之眞情眞景昊天罔極哀哀父母說一德字已落第二義上比蒼天孝子亦從無可摹狀中強作此語爲人子者當自得之

南山飄風舊說以物理之常與人情之無常然孝子抱卹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見南山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故緣以爲興下二句極痛之詞

大東

此詩自不以其長以上敘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歷數天象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想頭甚奇出語似詭顛倒

淋漓變幻鼓舞總是窮極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以文字觀之亦天下之至奇也

首章困而思古也有皦二句原無大興意皦抹皆富足之象詩人似以皦抹二字興如砥如矢皦滿則不平抹曲則不直反興也所履所視王會車書一統之景言下宛然周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往來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沿途小民或息肩憩足于道路之旁或傴僂提携於阡陌之上莫不跂踵盱眙瞻望其丰采快睹其威儀或以視爲行視地者可笑潸然出涕含悲畜怨下意未宜露出

上四句困於財下四句傷於力有以末句總承者亦不妨然不如平分爰履霜寒洌之景也公子嬌羸之質也葛屨履霜公子周行何等景象只此四句令人酸絕

契契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舊說以爲契契而寤歎者乃可哀之憚人也于興意未協憚人即上章所稱不專指公子一邊契刻也有憂苦刻心之意

觀此詩所敘之星自漢箕至畢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也而又有譬衍之語作詩者口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薪是穫薪是字指穫薪言薪已穫則易腐故急須載也

職勞句只是引起之詞不與西人平重下只平平說去而羣小得志賦役不均之意自見舟人私人舉甲近以見其餘也東西人之子只大槩言東西人耳子家不必泥

五章以下文字到無義理處已入絕妙田地痴人說夢不得漢天河也不言日月而言雲漢光之不能下監者也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徙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曰不成報章舌張而曰翕猶治亂而曰亂也

匕其制如匙吉禮用棘喪用桑長三尺以載鼎肉黍稷之七則小

四月

通詩皆追感無聊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七章言避亂無策八章述已作歌之意

首三章興意四月二句以暑之難去興亂之難畢秋

日二句以肅殺無物可免與亂離無處可歸冬日二句以物寒而風疾其氣相似與民穀而我害其情獨不相似然余意此雖與體正不須如此牽合人情憂亂之極覺觸目生悲已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意夏則爍石流金宇宙燔灼秋則木黄草萎宇宙蕭條冬則日慘風悲宇宙淒厲總是傷心之景雖還他興體亦不須刻舟而求劍也先祖匪人言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注未是

四五六章皆反興嘉卉即知其爲栗爲梅也殘賊之

人竟莫知其所以致此之故也泉水之濁猶有清也我之搆禍竟穀無日也南國之有江漢以爲紀也我盡瘁竟曾莫我有也皆悲憤之詞莫知其尤不敢斥言于王曰搆禍有觸目羅網舉足顛陷之意莫我有猶云不當數也

七章合謂天葢高四句觀之可以見士君子憂危徬皇置身無地之狀

八章雜以告哀言其詞不敢他及其意亦不敢有他望也

北山

敖政集事鞠躬盡瘁不敢告勞臣之分也亦賢者之志也大小鉤連勞佚均遍無使壅閼政之經也亦朝廷之惠也汝墳之民能自忘赬尾之苦四牡之君能恤下將母之志北山不均之歎何自而作首章述行役之勞二三章正言獨勞不均之事四五六章以人已勞佚兩兩相形而不均自見

登山采杞只是羈役在外覽物興思借借注雖云強壯本指同行者即皇華詵詵同義有云恐碍獨賢意

王室百官布列豈有一人獨役之理只是勞者對佚者言便是獨勞耳憂我父母此章較輕以念子言非以其缺養也

二三章正言役使不均如云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王臣乎大夫如此不均獨以我爲賢使之從事王事如此徬徬也四牡如此彭彭也只緣謂我年華未邁筋力未衰故使之經營四方耳未老方將當是獨賢轉語時說以爲正獨賢處尚微滯注中猶字亦白活徬徬即旁午意未老即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

嘗此詩本爲不均而作乃云天子嘉我之未老少我之方壯嘉我膂力方剛故獨見任使若反以爲王之知己忠厚之至也然強壯者又豈止一人耶

後三章各就上下句比勘出不均來燕燕二句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以行止分叫號二句以動靜分棲遲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以親疎分鞅掌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故總攬國事曰鞅掌　看數或字不常稱着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

大車

將大車者必揚塵思百憂者必致病要玩無思二字猶云索性丟開憂而可思猶可言也不敢思憂不可言矣不出於頻頻訓小明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蔕如胷中所明白處只有此一事也不出二字絕可味自重有憂日益深病日益劇之意

此章詞旨沈痛似與風發同例傳行役勞苦而憂思然否

小明

此詩一説行役者孤苦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一説行者怨其居者之詞三復詩詞大都士君子處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行者固以罪罟譴怒反覆爲憂僚友之在朝廷者亦豈有樂事哉故思之涕零末二章復以自勉之道戒之蓋亂世暗君惟靖共正直庶幾獲免此即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之意且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巳之勞則訴之天友之福則徼之神俱有稟稟不能自保意在

明明二句有宜其昭察下情意我征二句地之遠也

二月二句時之久也念彼共人明明戀國懷鄉悲已念人含愁在心無可伸説故涕零如雨固非別久之懷思然未是我勞彼佚而致忿憾不平之感也畏罪罟與畏簡書情事自別共人即下君子曰共人見位在當共亦微詞也

歲聿云莫須記得不是承還字説睠睠懷顧亦內顧而悲非念朋友也譴怒明入之于罪罟也下反覆暗中之於罪罟也

自詒伊戚只以義命自安與自詒伊阻一樣若以爲

不然見幾遠去恐非渾厚之音且下戒他人靖恭而自欲去亦矛盾矣

曰無恒安處與起下意下言盡職親賢而親賢又盡職中事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虔恭爾位之恭正直詩人即指自己一輩人說是與言扶助正人使得以行其志非引正直以自輔也解則愈深矣

鼓鍾

舊說前三章直刺之末章陰刺之非也皆婉刺之之詞鼓鍾伐鼛本可樂而聞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而所懷者古之淑人君子微言之也其人自非其樂固是微言之也但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耳讀詩者須得其溫厚之旨爲妙

鼓鍾鼓字虛將將湝湝伐鼛有始作既作偕作意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有始盛中流終落意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妯甚于悲傷憂之甚也懷允不忘言懷之信不能忘也只說懷其人不言懷之所在含畜無限樂之有節便是不回不猶只空說與今君子不相似荒亾意在言外

鼓鍾句與上一例另說鼓瑟二句與以雅二句對琴瑟堂上笙磬堂下同音總承上四樂說清濁高下無奪倫始終節奏無錯雜是曰同音雅南樂章籥舞樂容不僭總承三事說以詩歌則音律清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曰不僭

按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皆已不爲周臣宣王曾命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此詩之義蓋不可考矣詩故謂記徐偃王僭王之事備之

楚茨

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嘏報時事也五六章皆祭畢時事也

首章主酒食言上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重黍稷以未穫言倉庾以已穫言總是言收成之富四我字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說祭神言妥侑專就獻尸言四以字皆就酒食言以介景福

神介之也勿泥以字作自我求福說其實連下二章通重奉祭不重求福上

二章主牛羊言七句分濟濟五句薦牲祝祭句求神此即祝事孔明也濟濟自容貌言蹌蹌自步趨言兼主祭助祭皆有之絜牛羊如視牲而色純角正之類剝亨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四或字即就牛羊說非就人說蒸嘗只泛言祭意于祊博求之也孔明訓備訓著儀文兼至日備典明昭明日著神無象故曰皇尸有象故曰享皇訓大訓君言其洋洋上下左右威神充滿如君臨之也萬壽即介福正所謂孝孫之慶

三章主俎豆獻酬之事言此章之敬皆歸公卿蓋賤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人不敬皆公卿之敬也至卒獲句分執爨君婦二段是祭時獻尸之敬賓客一段是獻尸後飲酒之敬執爨以供事言故曰踖踖主婦以交神言故曰莫莫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豆以獻尸也爲賓爲客爲字不重笲戒意獻酬三句皆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交錯指少長禮儀二句兼賓客少長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要知此是尊飲不是祭畢之燕卒度無不合於法卒獲無不得其宜萬福意只帶過

四章承上三章說來云久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此蓋飲福受胙時也式禮句有總括前三章者有謂此時行禮久而敬不衰者還是就此時言作引下語耳徂賚孝孫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孝孫以下八句皆嘏詞苾芬四句與齊稷四句對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獻酬踖踖莫莫之類如幾句與時萬句各足上句即俾爾單厚一例看不可以

爲百福與錫極之定如幾意之所期如所欲而至也如式天下有一事即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齊者不亂稷者不遲匡者不邪勑者無慢皆禮容敬處也極訓爲至言每事之至其善無以加也

五章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件皆祭畢時事禮儀既備終三獻也鍾鼓既戒終三闋也戒訓告樂告成也孝孫徂位二句此時祭祀既畢主人乃出立於阼階上西向祝出西階東向傳尸意告利成於公卿徂

位與上祖賚孝孫之位不同上是孝孫主祭時蹐尸之位此是阼階上西向即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工祝致告亦與上不同上是祝致神意此是祝傳尸意也受告之後則當送尸尸以神爲度則當徹饌諸宰向司爲俎至是則徹去諸饌君婦向司獻豆至是則徹去籩豆徹饌之後賓徹俎皆去惟同姓諸父兄弟在于是以餘饌羞燕所謂燕私備字有兄弟既具之意六章燕私之事承上章末二句來入奏者入奏于寢也後祿對祭時受福看彼爲先則此爲後矣爾殽四

句詩人敘事之詞神嗜六句與燕者頌禱之詞此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壽考作已然事惠者物理威儀之無差忒也時者蒸嘗禴祀之亡愆忘也盡即洽惠時言末二句是幸之之詞朱注當字只以意度之後當如此不是勸戒其當如此也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未盡之意此文章妙處

妥侑　妥訓安坐也尸即至尊之位或不自安故以拜安之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

剝亨肆將　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司剝事者內饔司亨事者亨人司肆事者外饔司將事者司徒小子之類

祊　禮公卿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內有待賓客之處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與正祭之祊在廟門外

爨　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饔爨在門東南北上

廩爨在饔爨之北

燔炙　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熱者近火易熱者遠之故肉以燔肝心炙

君婦　妻曰君婦妾曰女君

豆　內羞籩則糗餌粉餈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內羞在右陰也庶差在左陽也

賓客　尊者爲賓卑者爲客按禮家每以諸侯爲賓卿大夫爲客

交錯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賚孝孫。　主人醑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云云。又送尸　君迎牲而不迎尸，又送尸不出門，尸在廟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于神。

徹不遲燕私　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送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

信南山

前三章以奉黍稷而獲福，四章以奉瓜菹而獲福，五六章以奉犧牲而獲福，但章意當以黍稷為主，因及瓜菹，因及犧牲耳。

首章本原隰之自，二章述雨澤之饒，俱是作黍稷緣起，元不甚重。

疆畫其大界，理別其條理，然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姑就一夫論，則百畝之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千畝之溝畛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不然。南東其畝，余意疆理之中田畝縱錯，或東或南，不過言東南以槩西北，甚覺簡便，而注中云云，時說皆從之。叅田畝必順地勢水勢所宜，如地勢西高東下，水勢就東，其遂東縱入于溝，則為畝于遂之南以障之，使水自西來者得以就東之橫溝，不溢而南也。地勢北高南下，水勢就南者倣此。彼以畝為防水之具也。

雨雪　雨字虛，㬇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

雲。冬雪春雨，土膏饒洽，優是餘裕，渥是厚漬，霑是濡澤，足是充滿。

尸賓　尸即楚茨之妥侑是也。賓，三獻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非尸酌酢賓及祭畢而宴同姓于寢之獻也。

瓜熟時正值秋嘗，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也。

五章血膋以上總既灌迎牲之事，苾芬以上既奠升臭之事，合之所謂孔明也。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燔膋

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矣于是烝而進之享而獻之正薦熟升臭時事也此章所云清酒只用以求神亦爲迎牲而獻與三章獻尸之酒不同

甫田

一章勞農二章奉祭三章省耘四章收穫詩雖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内多歸美農人之詞此詩之祭猶今世俗青苗神皆夏耘時事也首章提今適南畝或耘或耔原未説向播種時去次章方社之祭曰我田既臧即上所謂黍稷薿薿報者報此非報

秋成也田祖之祭曰祈甘雨即大此薿薿之苗祈者祈此非祈來年也二章省耘亦非祭畢復省之説只前首章今適南畝又提起言之而末章則豫道之詞再曰農夫之慶如云我何力之有正所以勸也

首章文義疊疊相承只重自古有年今又有年意歲取十千猶三萬億及秭亦見收斂之多侈豐登氣象非謂什一之法取民有制也

齊明犧羊琴瑟擊鼓俱互文非禮樂分説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穀三以字相承遞説

祊方同

曾孫之來亦不是特地省耘乃因祭而來朱傳適見又見字可味然上下相親相昜相感相應一種勤勞親近真率之景巳宛然可掬

未穫時密比不秕故如茨定須碩而垂末故如梁若既穫則茨梁不足言稼多故方庾以載之庾高故于倉以貯之報以介福須像農夫方好有飽淳和安田畝意

徐玄扈曰此詩諸説紛紛有作兩年事者以爲夏勞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收成謬不待言矣有

作一年事者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農而欲報之此在今時以爲不易之説以愚而論大未必然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秋獮之禮羅弊獻禽以祀祊十有二月大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孟春祈穀於上帝季春爲麥祈寔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并無三夏之月祈報方社田祖之文惟龍見而雩當在建巳之月然此祭非祈非報唯億嘻序言春夏祈穀于上帝仍非方社田祖則以此祭爲在耘

耔之時乃曲說也第三章雖是勞農然亦安知其非
省穫之時徒以禾易長畆易字終善且有終字便拟
爲省耘不知易其田疇是通用字終字猶俗言畢竟
對自古有年而言如終溫且惠亦是常常如此之意
泥此二字遂以爲省耘又曲說也爲此說者不過要
將前面三章挨時溜月次第相因故爲此牽合附會
以就其所見耳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
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爲一義或
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事或

更端別敘或重言後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
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
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也如此詩
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
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
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
爲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爲省耘省穫都無
不可此說大有理故特存之

社方　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
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
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　四方之神東句芒西蓐
收南祝融中后土北玄冥是也

田祖　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謂之先嗇
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

大田

此爲農夫之答甫田也故多歸美曾孫之詞田之大
者稼必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既備二
字足上種戒意乃事二字起下覃耜三句意器戒故

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由是庭碩之苗可以順
曾孫之心矣由是方而阜堅而好不稂不莠底碩之
後漸見昌隆然蟲之不去雨之不降何以至此此非
農人之力非曾孫之貺無以致之曰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徼福于曾孫也由是收
成之富曾孫省歛于野報賽之典脩而景福介矣
既方章敘苗生之盛復云無害田穉是倒敘章法

方房也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甲孚以在米外若
鎧甲也穉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一束曰穧鋪

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謂束而撃截所
不及者滞穗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曾孫來
止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之勤此則農
夫相勸以慰上心彼爲耘時此爲穫時騂黑南用騂
北用黑各隨其方色也

瞻彼洛矣

此因朝會而講武與車攻同例看洛水泱泱所謂據
天下之雄畧都六合之上游朝宗之地也君子韐以
服之鞞以佩之振作六師于此福祿可謂如茨可謂

既同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循是道也豈不足以萬
年保家室與家邦乎三章之中或有講武而無福祿
或有福祿而無講武總是文字錯綜處作字重在天
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羣下皆奮揚之意
韐韍滕之服稱乎晃者
琫鞞之上飾珌鞞之下飾琫玉爲之珌珧爲之天子
玉琫而珧鞞諸侯盪琫而璆珌

裳華

此詩與蓼蕭相似首言既見而心寫尚未說到所以
然次章維其有章則之子之美見矣三章車馬之沃
若正有章之見于容飾者四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
可見曰是以曰維其見其非倖致也似字句法妙品
二章以芸黃與文章三章以黃白二色與騂服一色
芸黃亦有文章外見之意
首四句泛說設施言末二句方見才全德備有才即
是德非上四句是才下二句是德才德二字皆自内
說所謂惟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

詩經偶箋卷之八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桑扈

舊說四開說一章得天二章得人三章在國四章在燕余意詩情本自聯絡首言受天之祜就今日之與燕志其寵也次言萬邦之屏就平日之在國志其功也功高者易以驕不戢不難故福愈多矣寵盛者以肆彼交匪敖則福相求矣祝願之中寓規儆之意正是盛世君臣光景審如是周豈有下堂之天子亦豈

有請隧問鼎之諸侯哉

桑扈之有文章與君臣之有禮節樂胥二字只呼過之詞非謂以樂胥受祜也爲寔亦非法其屏翰法其在國時脩已治人者耳

鴛鴦

四章開說元無淺深下之頌上詞不一而足也

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

首二章以不一而足理有固然爲興後二章以馬爲人所養福爲人所安爲興萬年就福祿說非壽者之謂

頍弁

首二章各六句分上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末章詞旨哀惻以王者而有山樞宛死之感行葦伐木之意象杳然固知非盛世之詩矣頍弁本是賦伊何與下豈伊異人相應則興矣君子維宴有生前身後一切置之度外意注但當二字正解此

車舝

時說一章追敘往迎之時原其始也二三四章是既

至之時述其事也末章總始終而言之四牡二句即首章事覯爾句即上來教意慰其心即上燕譽歌舞意余意一章未見而迎之二三章既見而樂之四五章總是咏嘆之詞我心寫兮以慰其心未有心之寫而不慰者也

雖無好友二句友朋相聚人生至樂淑女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總形容相見之樂

首章德音來括望之也次章來教則見其有是德矣

辰嫁及時也碩女以德故大譽卽韓姞燕譽之譽俗作稱揚未是

三章雖無字不是謙意只是望其相樂庶幾字亦與之之詞緊與雖字呼應非食多寡之謂　鮮我覯爾猶云難得見汝也

陟岡而折薪折薪而葉湑所得副所求也高山人所瞻景行人所履仰之行之則心亦慰矣故以爲興

青蠅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汚人物變白爲黑營營二字狀蠅與讒人聚之成羣駈之不去可謂盡態止于樊有窺伺在旁漸漸親就之意首章以蠅對聽讒者故宜屬比下二章以蠅對讒言故宜屬興豈弟二字便有優柔不斷之意此詩人下語妙處

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儆之端三章言飲者始治而終亂四章則極醉者之狀而詳言之矣末章所以戒也

首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醻射而飲也祈爵方射而飲也凡飲酒者皆如射而飲安有酒禍是詩中意賓之初筵未射先行燕禮所以安賓也司馬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籩以盛殽豆以盛核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肅一而不喪德喪儀是曰孔偕既安賓則將射鍾鼓既設遷之堂下東階旁以避射位也舉醻射時主人有舉酬之禮逸逸往來交錯有次第也舉醻後遂射選其才之相次者或爲三耦或爲衆耦故曰同發矢能中是呈巳之能故曰獻以祈爾爵各人心中如此不惟勝者有此心不勝者初何嘗無此心亦可見其各各醒然處矣

二章上七句是祭時事下是祭而飲之事徐玄扈謂錫純嘏而上是主人獻尸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凡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凡各章內俱有尸酢之爵便是祭飲亦通依前說析分之籥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此一段總主人奉祭事不重重下面祭而飲上面祭飲卽於子孫賓客獻尸中見之

籥舞在廷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洽百禮有作以樂合禮者不必上作樂已衎烈祖何至此方合禮只開說百禮兼祭中禮文禮物俱包在內其規模之廣大故曰壬條目之詳悉故曰林壬林即旣至矣與祭有子孫子孫皆樂於趨事洗爵獻尸尸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此見子孫之與於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有賓客賓手把酒將以獻尸而賓客中所攜佐食之室人雖不敢自獻尸亦爲賓再酌而加滿其爵以有事爲榮酌

彼康爵之爵以奏時祭之禮斯時也尸飲乎三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助于祭者亦無一人不飲也凡飲酒者皆如祭而飲又安有酒禍也

三章未醉旣醉備述飲酒者常態然舉未醉正是點次旣醉處四章乃極陳醉者之狀末六句又若閑說道理以致其咨嗟儆戒之意兩章語本無倫序讀者正不須紐合分串然照本文疊疊說去懲創之旨自見不知其秩秩字即指上抑抑反反言末章反耻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丁寧以戒之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詳諷此旨想見他醒眼旁觀羞愧情狀分明目不忍視中不能安拊心跌足之狀宛然在目此等俱非實話全要描寫意況數句一直說下不斷俾出童羖蓋人至於醉雖監史二官不足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俱不能入即此兩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古人摸寫情境傳神肖象如此

首章賓之初筵與三章賓之初筵各就本章下面飲酒說若把三章初筵紐合首章則古人射而飲者亦

有喪儀之事大失詩旨矣

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妹土染殷之俗而武王之封康叔也惓惓以沈湎荒腆爲戒以剛制劼毖爲勸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

魚藻

苹藻魚所芘網罟之所不能及也魚養于此乘流險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樂之至也豈樂飲酒要見杯斝之間太平無事君臣相得所謂樂以天下也有那

其居則儼然苞桑之業居重御輕山河表裏四海九州之所輻輳九夷八蠻之所景嚮不止於飲酒之樂矣

小序云刺幽王也魚之瘠者首大而尾長故以為興按六月而下皆為變雅而朱傳槩反小序審如朱傳之說則桑扈采菽諸什宛然蓼蕭湛露之篇而魚藻鴛鴦亦較之天保猶為渾厚和雅不知篇什又何以置十月繁露諸什之后留此商之

采菽

此詩首章述諸侯之來朝而錫予之二章敘其來朝之儀三章之匪紓以入覲言著其康侯之節也四章之殿以平日言著其社稷之功也末章就上恩遇福祿而咏嘆以結之時說四章受福宜然五章受福必然二字詁中雖有之紐傳合經不知何解即首章錫予或以為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不知作詩者先後次第安得拘拘如此三章已言彼交匪紓而末又言亦是戾矣豈不更顛倒乎

象路賜異姓金路賜同姓袞畫龍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自公而下隨其等以降黼繡于裳九章之第八章也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衣有五章裳有四章但言袞黼各舉一耳雖無予之口氣難體如今人說饋送雖無他物維有這幾件物事然但有如此殊不足盡我意思要見馭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殊恩異數也

二章追其始至而喜之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驂句分言之則二為驂合言之則四為乘也末句承上三句來

三章正八覲事匪紓句最重獨言赤芾邪幅者覲君行禮芾以利拜跪幅以利趨蹌舉二者以見其餘耳天子所予予字不指首章錫予宜虛看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福祿又就予命上推開一步看首章方以為薄豈有即此為福祿之理

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入則能光出則屏翰故曰殿天子之邦平平左右猶有客之追琢其旅也優游忠愛自然之意君尊而臣卑者固有局迫疑畏之形君弱而臣強即如齊桓齊威晉文諸公之入朝

亦有跛跂揚詡之色如何說得優游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詩人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賢而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在道亦敬題外又翻出一段餘波

角弓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骨肉相怨九族化之然王之聽讒又不親九族之由故末二章又以聽讒爲言首章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昏因無相聯之理當是反興曰無胥遠矣正訓之也下章遂緊承之曰汝之遠矣民即無不然者汝之遠是以遠教之矣民即無不傚者三四五章正著胥然胥傚之事若曰世間好兄弟尚不爲汝所移不令兄弟隨風而靡交相爲病矣然世間兄弟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各懷私利各有肺腸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名位相爭不至共盡不已老馬章復終受爵不讓之意言其不自量如老馬之不顧其後不知足如食者酌者之饕餮無饜此皆爾之遠以教之乃至于此故七章復言王倡之薄則如教猱附塗不知所止教之徽猷則小人亦必羣起而附之以終胥然胥傚之意徽猷者敎睦之道也屬者有合離萃散之義雨雪二章極言王之不能去讒如雨雪之消于見晛式居婁驕使安處于高亢敖驕之域如蠻如髦則中國有侏儒左稚骨肉戈矛之風矣

家庭骨肉惟寛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綽爲令若彼此遞相責望意思巳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世間兄弟到相病時節亦無他故只是較量是非只覺巳是而人非較量肥瘠只覺人肥而巳瘠私見不化動至乖違故曰相怨一方此等處俱嶬刻人情至骨至于巳斯亡如云到末後定至敗亡如今人兄弟爭財兩俱破敗讀之又令人聳矣

菀柳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俾予俾字猶言假使也曷予靖之則正言何爲而靖之乎朝天子便是安靖王室亦非必如鄭桓之定平王于東都晉文之定襄王于郟也

君之威貴有以養之無以養之則威神之極反成陵替臣之忠必有以作之無以作之則疑懼之後轉成跋

扈此菀柳之詩作天子所以下席而周不復興也千古人君體貌尊祟至秦而極然秦二世遂亡又不獨周之衰微矣

都人士

詩人從離亂之後經行都邑流想當年似及見都人士之盛者武厲王流彘文物荒涼詩人傖而賦之亦非文武成康之際也詩中各章散散敘去各章首唱彼都人士一句章末志其不見之感無限悲涼無限悵憶總是昔日月中景今日意中事低回欲絕正如洛陽父老想復見漢官威儀唐父老說開元天寶遺事候景先所謂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哀感也首章狐裘三句有三平者有以容與言對者俱亦不妨總只見太平之世物力饒人文盛故景象閒雅雍容如此行歸于周二句言此時倘得行歸於周則萬民之望集焉歸者有味人必去而後有歸也二章臺笠撮笠綢直如髮宛然村落中樸茂之景三章男皆琇玉女皆尹吉宛然盡貴家大族舉止之風綢直如髮如而通言其髮容而直不屑髢也尹吉甫之先姞

嫄父之先言都人士之女皆大家風範也四章再以其帶與髮想象而美之末章又即帶髮上咏歎一番匪伊垂之匪伊卷之盛世景色風華件件綽有餘地只覺從風之帶如雲之髮飄灑優裕意思婉婉流露此等處文心詩景天工人巧俱絕漢魏而下文人斷不能道隻字也

采綠

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例通詩皆閨婦思境采物不盈事以思奪也手方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此中想頭暗暗轉動處大可味五日六日不可拘泥如云說昨日到今日還不到耳後二章總是思境付度處言君子今遠出如此倘使歸來狩則爲韔其弓釣則爲綸其繩釣魚而出行共觀之相親相暱豈至如今怨曠然歸果何時耶只如此說大妙注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亦是亦不是

黍苗

此皆從役者之詞首章言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二三章則自道其相勸而慶幸之詞四章則又歸美召伯

以終首章勞之之意末章曰王心載寧見不徒能恤
下情亦慰君心明召伯之功大也
二三章舊有謂行者自相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
者有謂召公勸戒之詞者還是行者共相慶幸言拊
循有召公我輩無有他虞維待功成旋歸而已我任
四件俱就人說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
牛者
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營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工
言成鼓舞之也原隰就疆理言泉流就溝洫言

隰桑

此詩大意與菁莪同例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也
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既見君子則
喜其德音之拏膠固而不可解舊說指好賢之譽尚
淺
末章文氣連說不斷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
反眞情懇惻宛轉曲盡味其語意更有一段不啻其
口出氣象隱然言下本不欲忘又却說何日而忘俱
詩人形容之妙註中數語可謂傳神

白華

通篇惟之子無良二語稍露怨意餘俱憂念之詞
白雲露彼菅茅當作霞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鼓鍾二句舊比誠意不足以動王還是言宮闈之事
不可掩爲長

黃鳥

此詩總是望人以意氣之事比意與碩鼠采苓同開
口托黃鳥爲言下便順文說去直言巳志不必更補
正意止丘所倦于飛也道云遠勞未巳也飲食望其
周恤巳也教誨望其指引巳也後車望其振拔巳也

瓠葉

豈以宴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
薄以待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
獻酢醻只當飲字看似不必拘獻賓酢主導飲等節
次然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

漸石

征夫驅馳險遠巳自難堪又崎嶇淫雨中其苦何極
然釆薇杕杜下不自言而上言之至於征夫刺刺自

訴而上之恤下下之忠上俱杳然矣

山川悠遠二句爲節有以維其勞矣總項上二者非卒字狀險峻可畏氣象沒字狀深箐悲洞杳杳深入之意曷何爲也下日不遑出正足上意杜子美行色遞隱見人烟半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可想此景

豕性負塗常時白蹢亦污今羣然濯泥而白蹢見積雨多停潦故也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月離畢又將雨矣此說於經傳俱合但于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總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

苕華

此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殘皆潚然在目苕華柔脆之草其青其黃總不能久生比周之將亡也牂羊以見陸產三星以見水物去無羊魚麗之風遠矣人可以食二語令人酸絕

何草不黃

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言有棧乃言車之狀也以實字當虛字如朱幩鑣鑣之類是也

一說棧閣也閣木于車上故謂之棧車役車駕牛棧車駕馬今以遠征非牛車所能任用駕馬之棧車而實役於民間故毛氏以爲役車耳此賦於公乘之外者也民困極矣

詩經偶箋卷之九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大雅

文王

此時周公所以戒成王通章總述文王以德受命而后王受祖宗之命者祈天永命須法文王總重文王之德上文王之德四章之敬盡之於昭之神不已之聞皆是也文維受天之命故子孫臣庶世世相承臣庶子孫不並既以周之臣庶映帶周之子孫又以商之子孫臣庶映帶周之子孫臣庶總是揚扢文之新命處而五章王之藎臣忽唱此二句說到法祖以明相戒之意正是文字喚醒精神處法祖無他只是法文之敬便是聿脩厥德德卽敬也永言配命永言卽緝熙也宣昭義問卽不已之聞也法祖則得天得天則不至如殷之喪師隕命監殷亦是說法祖中文字映帶處隨机湊泊宛轉關生而末以天之無聲臭歸到儀刑文王上與章首於昭於天正相關照文維於昭故得天後人法文王卽所以法天萬邦孚得人卽所以得天詩旨自明白痛快舊說以命周絕商監殷法祖分截牽紐反增纏繞蒙其生面矣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陟降二句註作推原看今以贊歎語意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如云爾看文王現今何在眞是一升一降不離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亹亹精神矣

二章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令聞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亹亹二句尚虛虛說四章敬止句乃實指之然亹亹強勉正敬止之意也陳錫句該下五句須重講福文王報子孫臣庶俱所以福文王也不顯亦世不指富貴言所謂代有聞人耳

三章蔣說世之不顯是已然事不顯亦世是未然事看來亦相承語無大分別也世之句一滚直串到之楨住時說傳世之顯就今日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厥猶翼翼亦敬德也思皇四句

承此句敷繹之文王以寧其神安也　楨築墻所立
兩木也亦謂之翰亦謂之榦榦今皆誤寫作幹
四章穆穆非就外之德容言文王之敬渾然無迹莫
可形容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淺露深遠之
意維純敬者有之光明者敬之本體緝如緝麻之緝
連而續之使其常明不昏敬德純矣假哉天命卽所
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不重商家命去悽惻上
五章侯服下緊接以天命靡常亦見警惕之意膚容
之美也敏應事之疾也黼冔與商同冔則商制雖是

偶箋　卷十　大雅　十三

尊禮先代亦有垂戒意在無念爾祖只就藎臣言戒
王在其中亦須說得渾融有謂不能法祖後將服周
之服助祭他人等語者詞雖激切大欠渾融
六章聿脩厥德只是敬永言配命只是緝熙其敬命
祖不外脩德常脩德所以配天命多福亦只在配命
之中此詩八命字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
言自求多福自字分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說得恳
地懇切殷之未喪師語意含畜不了不說到子孫覆
亡上去鑒周今日鼎盛正如殷未喪師時耳意味深

惻又說得是可思
命之不易就上語作勢卽下爾躬直說成王義問宣
昭亦欲其如文之不已也有虞殷自天語意連下不
屬監殷上說上天之載是又別起一語頭以轉下法
文王意非以上天之事爲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
禍福言則天又何難度之有此詩首末俱有天字大
可會儀訓表如儀表然刑訓法如律令然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句一篇綱領首章述天人相

偶箋　卷十　大雅　十四

與之機說來十分痛切二章以下述文武以明明之
德受赫赫之命文武是周家極大關係人故各本其
誕生之自揚纚而言之末二章牧野伐商則赫赫之
命集矣舊以明明在下屬文王赫赫在上屬武王者
固非近皆以二三章謂文王以德受命之事四章至
七八章武王以德受命之事世皆從之若論明明之
德周自后稷播種粒我烝民公劉以來代有明德豈
獨文武若論赫赫之命天心默屬當其未生文王時
郊鄗之鼎氣數已定豈待文王然凝膺受籙坐明堂

有天下畢竟在甲子觀兵之後文安得有赫赫之命
三章受方國事不過舉其當年錫弓矢三分有二事
耳通章合文武觀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自見不得
截然分析前面文王言德亦言命所云有命既集命
此文王正就天心之黙屬言從後面看出後面武王
處竟未說到德上詩人本自貞融讀者安得別尋支
節如此

首章天難諶斯緊頂明明二句非與不易平對維明
明在下赫赫在上天豈可信者乎天不可信故維王

不易維字語脉哭緊言天下安危禍福維天子爲甚
大也天位則非藩封殷適則非支庶如此亦不抉四
方使字更說得凛然可畏

二章一意歸到生文上自湯以下曰商盤庚以下曰
殷就父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

小心章正是微文德盛處不可以此爲文王受命之
事小心翼翼是敬止㨿予爲生處像心體之斂藏細
密非畏懼之心也翼翼亦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恭
愼二字尚替不得故注曰恭愼之貌昭事四句舊以
得天得人平看看來昭事上帝正應明明二句鼎照
有情不回又從昭事句推出方國之受又多福中事

天監在下二句不可草草看過回顧章首主腦貫通
後面血脉正在此句有命既集即代商有天下之命
天眷周德此時巳萬分堅決萬分停當乃生武王以
誕受之武王特應期而出者耳故不曰方集而曰既
集也此合下章俱是文字波瀾處不甚緊要

俔天之妹言太姒之德若與天相伯仲然句法妙品

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二句婚迎之終

有命自天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
叠句體有太任又有太姒故曰纘生文王又生武王
故曰篤兵本陰謀逆德以應天順人行險而順故曰
燮燮字字法妙品保保其身也佑助其行也命命之
爲天下君也

七八章所以終燮伐大商之義上章陳兵時事下章
交兵時事革車三伯乃有此氣燄丈人師師乃有此
英邁可見武王師中氣象既曰燮伐復曰肆伐燮則
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維德順天惟功

救世當時只誅紂汚濁便除氣便清明故曰會朝清明此所謂受赫赫之命也

緜

子孫顚墜先業多由不知先世艱難侈大豐亨習爲固然故周公戒成王既咏七月復陳瓜瓞七月居豳時事民事之艱難也瓜瓞遷岐後事王業之艱難也

詩意直自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興王舊說厥問以上言太王之興王業棫樸以下言文王之興王業其實聖子神孫積累有漸只叠叠相承說民之初生與文王蹶厥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矣固曰文王蹶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敘太王獨詳正欲成知王業之艱故也末又另發一意以及文王得人之盛葢又見祖宗既能脩德又能用人益知創造之非易矣

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謂太王小文王大葢太王迁岐而前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後作棫四句可見

緜緜瓜瓞比意以一句該全詩又是詩中一格文王受命如瓜之成太王未遷岐前如瓞之小既遷岐後如瓞之緜緜引蔓徑是到蹶生止然在首章則首章之比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小也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是太王以前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見先人之德之不可忘耳古者竆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複若高土則鑿爲穴謂之穴皆如匋然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未有家室兼民居并包下宗廟門社官室在內此章之太王不過自公劉沿及之下始言太王事

二章三章有謂形容其草昧時卜宅相地精神風采一一可觀者章旨只重太王創造艱難上此尚是餘意又有謂至於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恐碍下文詩人之意亦不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來朝朝早也猶言早早來云耳爰立姜女此處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

是開剏大關係周原二句驗之物爰始句謀之人契龜句卜之神曰止曰時言可以止於是也

四章乃者始事之詞篇中凡十三見俱可味慰止左右居民也疆理宣畝授田也慰之使無故土之思止之使無新遷之苦左右是分布其居乃周原之左右非公宮之左右也疆理與信南山章同解宣時謂給廬舍註一作布散而居一作導其溝洫還是溝洫於田事更合于宣義亦合畝則芟夷墾闢之功也周爰執事即申上意不必更開說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次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包下廟堂門社說其繩則直三句有專指作廟說者未是三句總是將所營建者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是廒庫何處是宮廟何處是門社揆其基址方面則繩以直之築之坦擁則版以載之特其所先營者宗廟耳故曰廟翼翼

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大畧也

捄之六句正就縮版者詳言之只味陾陾薨薨登登馮馮幾字而築墻之聲響宛然在目陾陾是盛土之人衆薨薨是投土之聲衆登登是用杵聲之相應馮馮是削墻之聲極堅鼛鼓以鼓役事鼓不能止非謂不能止人之力作人心競勸鼓自不勝其擊且如有不能相勝者然字法

宮室之郭門曰皐門宮室之正門曰應門社築土以爲壇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屋故曰冢土三乃立字明始建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以上三章皆營建之事也

柞棫四句要看得好祖孫相爲首尾自太王說到文王時去然不得遏爲分別周公歷敘世業遺却王季一段含在木拔道通内特不明言耳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維其二字有只知衝突避去不暇爲謀之意

文王厥厥生正逶應首章初生歐陽公曰初誦太王遷岐遷岐後乃曰文王厥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最是文之高致厥字王氣勃然奮起如蕨之未拳如竹之初籜怒生之象從筆端描出正與爪颺光景關生可味可思質成不是厥生之事特拈出言之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四友是文王當日事更借此作一點綴作一收拾于文字既有餘波于作詩勸戒之意亦無遺義然亦不得全歸重四臣失作詩大意此等處善說詩者自然得之耳

棫樸

首三章言文之得人後二章言文之得人由于作人綱紀之化正左右之所以趣也

濟濟以容言是贊詞雖根德來其實當不得德看左右字包下髦士六師在内然不可認趣文王者只有此兩項人

二三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奉璋王執圭瓚以行正祼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祼也用圭瓚統六師是王者事文王時未爲王當無此事須知此二章只是形容聖德得人偶拈此二事非必實實奉祭實實于邁也峩峩就奉璋時容貌言之于邁泛言君行師從自是常理不必征伐而后六師及之也

四五章作人則教行矣綱紀則教達矣雲漢維大故成文于上與文德維壽故成化于下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說追琢金玉舊以文質對余終覺興意不愜即傳中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追琢即以追琢此金玉說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須共衆之勉勉即文王章之所謂敬止也亹亹也綱總而舉之紀詳而理之朱子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内牽著便動精甚

旱麓

棫樸言人心之自趣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處二章皆多興少賦故曰詠歌舊說首二章德足以得乎天三章德足以感乎人四五六章德足以感乎神非也首二章天字固屬添揑即以作人爲

感人亦屬難通通詩重豈弟上此是咏歎文德故不
必實指其德只從其德福相因處反覆贊歎不必鑿
分肢節段落豈弟君子每章與出維清酒章無之此
㮣合瑟彼章以足其義者也首二章言君子以豈弟
受福即以自然必然分說者亦似不必三四五章言
君子之作乎人勞于神者君子爲神人之主神人之
協皆君子之福也首言干祿豈弟而末乃以求福不
回足之正與首章相照干之以豈弟則是求之以豈
弟福以豈弟求之可以爲不回矣

干祿豈弟句法妙品君子無干祿之心而有干祿之
道凡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
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
福祿而福祿歸之蓋聖人者理氣之所統會理合于
已氣全于天其道然也

鳶飛二句注中說鳶魚處大自有味作人與前章不
同前以周王之作人言此以人之感化而作言也

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秘不虛作德之勤也

思齊

舊說俱註皆毋兼並重看來首章專美太任以爲文
王之聖之張本也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
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太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
則能使嗣其美聲不妒嫉而子孫衆多以見文德之
所由起也維其有所稟受而來是以格先而鬼神歆
之齊家而家國順之畧舉二端幽明之理盡是矣因
推而進之見其所以格神齊家者一德耳其德之純
在宮則爲和在廟則爲敬境固有顯非臨不臨所可
分文自無射無保不保之可二總見其德體自然處

下二章又承此而刑容其居身與作人之妙戎疾二
句因而能亨文之德不以人而損也不聞二句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文之德不以人而益也無斁即三章
之事也第三章純亦不已也四章從容中道也五章
至誠爲能化也

惠宗公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不在祭時言子孫顛
覆典刑前人憾之曰忝子孫愚騃不肖先人惜之曰
恫刑于管下三句重人無不化不重有序上家邦即

是天下國自爲政家自爲俗此可証家邦二字之義肅雖俱在心上看惠近雖而在宮曰雍雍刑近肅而在廟曰肅肅所謂時措之宜也不顯二句最難體會文王之心只是臨保若說因不顯而加臨因無射而加保叅已加一番提省豈所語于文王之德之純不顯句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章俱就行事上說文王未始棄前聞黜諫諍然文王畢竟未嘗借力于此故曰亦式亦入

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也有造者磨琢以求成也譽髦字余意二字平看聲名之著爲譽才德之美爲髦註似強

皇矣

此詩舊依總注一二章太王三四章王季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非也大雅自文王至生民皆詠述祖德明周家受命而王之事以成成王此篇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最宜著眼前綿綿章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細在太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章意在敘王業盛大之由故詳細在文王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太王王季爲緣起凡讀書須看古人下筆意思所在雖千年故紙自覺靈通如此着眼便敘文王處亦是敘周業之興原不爲文王但詩人語氣却倒注在文王上看他敘王季着自太伯王季一句便見分曉作邦即上與宅之命也作對雖不言文王意實指文王也自太伯王季言天之命文王自太伯遜去王季嗣位之日已定詳玩朱註此老亦未嘗指定王季人自放過至

下章比于文王一語則又陳倉暗度函谷宵征已明明逗出人于此特未着眼耳伐密伐崇二事是文王當日聲靈振動處在文王恭行天討爲方伯則脩方伯之職正是其服事處然實實周家氣勢漸張大于此故特及之

皇矣四句是一篇提綱然尚虛虛說下纔及眷周事維彼二國至受命既固固是說太王然意在引起文王且反覆含咏維彼二國六句風肯即不窋公劉由戎翟而豳由豳而岐俱隱隱在內乃眷西顧二句始

是太王將事皇矣二句泛言天之臨下至監觀求莫方說到立君爲命太王張本二句極重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顧字俱與監觀應二國雖泛言夏商寔暗指桀紂總是形容周德得天將推有周故抑二代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桀更無干猶嵩高美申而及甫詩言固不甚拘拘也上帝耆之尚未說着太王然反覆數語總趕到末二句去耆註訓致猶言取也式如格式之式廓如匡廓之廓作屏脩平是去其死存其生擴闢啟剔是去無用存有用遷明德二句承上八句是一套事而天立厥配另是一意受命句總承上說

帝省二章人泥爲天命王季看本文上連太王中合太伯兩提維此王季趣入比于文王線索了然何等手眼省字妙卽上監觀意斯拔斯兊卽上作屏諸句之後開闢如此正太王將事作邦作對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與誰對對字字法妙品若非暗指文王而專屬王季則太伯豈不能當此邦者乎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維太伯晦跡荆蠻王季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宗祧可見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意無必無爾無我無假托無避忌其于天親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受授不過如是箇中尖子兄弟相知相成深處當時人不能知後世人不能到使王季稍以形跡自疑遜而不居反不是因心反是不友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志反薄靈長之

福不是篤慶於國反掩泰伯之讓不是錫光于兄四句三則字語極緊正是言王季之德而爲天作對之意一順說去自在奄有四方是文武事亦見是王季貽之者故云云

度心猶云天縱猶云天牖其心度物分明是心而云帝度清靜正言德音而曰貊其只是歸之天意明其爲天所眷耳克明以事言克類以人言克長以教言克君以治言克順以人無不服言克比以下無不親言王此大邦是串插句靡悔只于今爲烈之意受祉

卽與宅作對是施孫子卽奄有四方是
五章以後皆言文王武功而冠以心體語者聖人之
事功卽聖人之心體也凡脩征伐之績者不過欲弱
敵強巳思伯思王師旅欲其張皇聲威欲其振耀此
都從畔援歆羨聲色夏革中來功名愈高道德之意
愈微矣故曰登道岸曰順帝則雨申帝謂文王又見
其奉天而伐暴也離于我巳畔附于彼曰援歆物有
以動我如鬼神之居歆形未交而氣巳接也羨我之
慕乎物如行炙人有欲炙之色也人心卽道心無之

卽是道岸矣利欲之溺人如沉深淵如汨頹波如濡
泥淖故曰岸猶釋氏之言彼岸也文爲方伯屬國相
侵損巳之威失人之望故曰篤周祜曰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只依注安然周京未親戎事便是有依字
以心言太腐陟彼高岡提起高岡句高岡上有陵阿
下有泉池旣陟高岡則無敢陳于我陵我阿者無敢
飲于我泉我池者中二字不過衍文叠還有云我陵
爲我阿我泉必我池者殊俗儷牽強之見密服而歸
者日衆故有鮮原之度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

言然文王只遷豐伐密遷程只汲冢周書有之姑照
舊講以俟查考可也
此章言文德總是自晦不自用之意在人爲明德在
天爲帝則無兩物也聲色夏革皆知識之用也不長
不大宜說得圓非猶有聲色夏革而但不長不大之
云也聲色夏革化由于知識化知識化則帝則順而
德明矣有拘注作兩層看者反似未暢仇方與葛伯
仇餉仇字同旨若謂崇侯之讃文固仇之反看得文
王太小且崇侯譖文事維史記有之未必非太史公

因此詩傅會之也鉤援所以登城者臨衝所以攻城
者
八章正伐崇之事言言仡仡妙寫驕悍不服之狀執
訊攸馘不過備其人耳類天以討罪出于天也禡神
以兵法出于古也伐聲罪也肆縱兵也絕殄其世也
忽滅其國也綏攻宜侮滅國宜拂無侮無拂想見王
師氣象

靈臺

此是槩括民樂之詞以爲詩所謂民樂只是隨君所

有而喜談樂道之只須就臺池鍾鼓寫得斯民樂君意出直覺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有疑臺沼鳥獸與辟雍學校並舉者鄭氏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郊當是

經始經度之始也經謂度地定基度謂設表正位經始攻之勿亟子來俱一時事攻之是已來也不日成之是成已亟也下只咏歎上文形容至德之世上一味愛惜百姓下一味踴躍君公光景耳然此等光景都緣文王平日感民至此若說因文有勿亟之令始

動子來之誠不維道入騶虞且聖德意重民樂意輕亦失詩人之旨矣

二章囿沼俱承靈臺說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也

三章虡諸說俱謂懸下責鏞者非是責鏞固列于東西序虡是懸小鍾磬者今郡學有之其制固可覽而知也植木爲虡橫者爲栒加板于栒刻之捷業故曰虡業畫采于業曰崇牙樅樅然有文故曰維樅此懸樂者之制周也賁大鼓也列東序鼓字衍文鏞大鍾也列西序此統樂者之制偉也於倫二句意串而文平於樂辟雍不是樂得其地言以是樂奏是地爲可樂重樂上說

末章首二句如古文換章叠句演以成文固泳歎不已之意亦以起下二句見此樂正未艾耳人維心所喜悅維恐其盡俱是描畫民情處

下武

武王之事本與三后相反此詩開口說王配于京下面求德作孚孝思順德種種與配京關照蓋周家兄弟父子之間王季與夷齊分讓不讓兩局王季不讓

便是友讓便不友君臣之間武王與舜禹分征誅禪受兩局征誅便是孝不征誅反是不孝武王化家爲國化侯爲王全是曲體先人至孝處夫子達孝之稱正本于此首章王配于京一句是綱尚空說二章始發明之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世德原是天理配命是作求喫緊處此即成孚之本也三章就武王可以爲式言然所以能式者以世德作求也作求處都屬孝思故曰永言孝思而以維則詠歎之四章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武王者以武之世德作求也人應

武王處都是應武之孝思故又曰永言孝思而以嗣服詠歎之五六章總豁後事見孝思不獨可以配三后而又以示子孫子孫繩祖武處俱是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子孫上王之配京合此二章而意始全矣有謂五章創守一道六章天人一理者非也

下武世講作文武畢章于下文牽強不安余意下字對在天言之三后在上則武在下矣下武造周而世有哲王今其神在天而王配之于周京似覺理順而文情亦暢留此參之

王配于京虛說所以配者全在下面

二章王配句再提起下之詞世德在三后武王亦不是步趨先人循塗守轍作用故曰作求有述而兼作之意德與命非二合着德自合着理故曰配命成王孚即中庸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孚字妙有會作信字看尚淺

三章成王之孚連下須說得圓轉既孚契則實有相感者在故不徒信之必且式之孝思思字極深全在精神意用之先有一段潛相往來潛相征向者在孝

思即上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自人法之曰式自我可法曰則則字只就孝言若必欲如武王爲天子豈有此理

四章媚茲二句正是爲式維則事昭哉嗣服不但就王業光大言武王繼志述事一腔心事對先人處如青天白日正大光明故曰昭哉

五章昭茲來許四字兩截言武王之道昭然于來世如此來許繩祖武亦如武之求世德永孝思便是受祜亦如武之媚茲便是來賀又是受祜中事不平四

方來賀則屏幹在天下故曰有佐

詩中成王孚式下土與配京嗣服只一意詩人只要發明孝以纘緒故其言不一而足不必疊作幾層

文王有聲

前四章文王遷豐之事首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後四章武王遷鎬之事五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文甚聯絡分明各章以烝哉結之俱就本章說

遹求二句一氣不斷覩民如傷兩言摹狀如見可謂

傳神之語總見文王心在安民則祟不得不伐豈不得不遷所謂遷豐之由也

二章尸氣落重作邑上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也

三章正遷豐作邑事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制度簡畧如此疑于棘欲然實是文王追孝處追孝無他體先人之志不欲以土木累民而已

四章王公只就作豐言承天順人承先啓後便是功處攸同維翰與下攸同維辟要各像文武時勢此以

六州言彼以九州言此是方伯彼將有天下

五章豐水二句不甚重如奕奕梁山之例說攸同維辟亦爲遷鎬張本

六章鎬京二字提起下講學建都皆遷鎬中事也四自字就鎬京言之

七章前鎬京二字已包此章在內非學校既作又定居之謂也四句一直說下重考卜上言王考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果叶吉遂成之也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發出武王心事詒謀以遷鎬爲主詒謀之事不止建都幸學而二事已在其中詒謀及孫子又不必言矣

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補捄幹旋之意

生民

生民尊祖也后稷爲周人之始故南郊之祀推以配天前七章敘稷受孕降生見棄之異種植之功俱見稷可以配天處至末章始及尊祖配天之事此詩不

用于郊祀時而用之受釐頒胙之際故多以后稷爲言

生民粲以周人言猶云初生我周也攸介攸止亦是詩人常語不必定是郊媒之地夙訓肅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在燕寢之旁生子必居側室有不敢當尊之義故云肅

不坼二句便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二句即指郊禖之祀言心無怨恫曰寧安享祭祀曰康或疑既知爲上帝所生何故棄之不知此是後來追述之詞詩人

自每章一義不得拘拘也
腓字謂足不踐見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愛然
相者助五穀也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不能成物后
稷開粒食之教于天下萬世有輔相之義與天地參
者曰相此正天所以生稷稷所以配天處通章血脉
皆會于此十寔字皆着力之詞要見耕穫初闢人民
初粒之意所謂有相之道也有邰句重封邑以報有
功不重主姜嫄祀上
秬秠可以釀酒醴藨芑可以供粢盛故曰嘉種復言

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祀泛言
不止姜嫄之祀
或舂四句爲饎事也載謀句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
神事也載燔載烈句獻尸事也取蕭以祭內神取羝
以祭外神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軷祀軷者封土爲山
象以菩蒲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有謂祀
軷爲五祀之一言此以該五祀者有謂祭行道之神
使無阻鬼神之來者並存之以俟考可也燔爲庶羞
烈爲登豆與嗣歲就將來歲歲相承說

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德可謂婉而暢曲而實肇祀
正與前以歸肇祀相應見今日格天之速全賴祖德
惟稷配天維天歆稷南郊之祭可以事天可以事祖
按史記簡狄帝嚳次妃姜嫄帝嚳元妃而今以爲高
辛氏之世妃吞踐之說大覺妖異可疑蘇明允曰以
乙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吞踐
之事出于馬遷之疑詩而鄭箋又信馬遷之過是矣
然謂稷之弃無災無害姜嫄遂疑而棄之此終求其
故不得而傳會之說也洵之言曰莊公寤生姜氏惡

之姜亦惡莊而止矣況莊公以寤生惡叔段必以易
生愛稷又以易生而棄耶三代而上事皆滅沒隱見
殊不可知子由之論稷又曰虎豹之生异于犬羊蛟
龍之生异於魚鱉又或一道也竹王之生剖中流巨
竹而得之又況在開天之聖洪荒之間乎始無子而
弗之既生子而棄之弓韣之祥甫叶而呱呱之子數
置于牛羊林薄之間又不可解矣
玄扈曰六章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本一套語脈連接
不斷朱子以六七章爲稷之祀末章爲今日郊祀無

緣將一段事分爲兩截有部家室以上言后稷之功已盡誕降嘉種以下俱今日郊祀后稷配天之事但祭天不宜祀行道之神取蕭祭脂三句下依鄭箋云取蕭祭脂于行神之位馨香旣聞取羝羊以祭神又燔烈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云云似屬有理備之

行葦

此詩無先後次第只是就燕飲事歷歷摹寫以見親親之意凡筵几傳御獻酬飲食歌樂射飲俱故事也

詩中言之疊疊正于言外見其懇勤篤厚云耳

首章勿莫二字相應有味莫遠具邇一正一反語也

肆筵授几未燕時事二或字宜玩有於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當授之几意

二章以下俱燕時事此章作四項分肆筵三句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醓醢三句飲食之盛或歌句歌樂之盛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故曰重席必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或獻或酢二句一串下主獻而客酢之主見洗爵以酬之而賓終奠之所洗之爵即所奠之斝也

旣燕而射即席而後便云旣燕非燕畢時而後射也

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以侮愧不侮只與燕之人恐有一人不飲故假此以致勸酬之意

曾孫二句引起下文之詞酌以大斗三句與祈之爲此春酒思樂之既飲旨酒同此稱觴上壽之常詞不必向飲酒者推求所以壽之故以引以翼又另一意不承飲酒說人老則智易昏故言引行易惰故言翼

引翼只丈老輩自相扶助不必說向王者身上數以字有勸之之詞有德則日休故曰吉維祺便是景福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旣醉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大略與天保相類通詩皆感恩祝頌之詞感恩旣深故其祝頌語反覆重累不一而足前三章詩人祝之後五章復以公尸之嘉告賓之亦不過見巳之祝願者非臣子私情一人臆說耳福不外祚胤兩事自其嘉和順言之謂之景福自其

光明盛大言之謂之昭明而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在後日謂之令終在今日謂之有俶總無二意卽公尸以下亦原非另生一番意多一樣說詞也

首章景福卽含下祚胤意在內二章昭明卽接上景福來三章又接上昭明來有融高朗只是摹擬福之氣象如此萬年言其久不以壽言自我致之則曰以介自彼錫之則曰介爾

其告二章言奉祭之誠正致福之由也所云不過上

景福昭明只拈出祚胤二字來滌濯之治曰靜新美之薦曰嘉朋友二句助祭得人也威儀孔時與上句不同上句就朋友言此以主人言不疏不數不偕不賦曰時孝子只對祖考之稱不重孝字上誠敬不竭謂之不匱合朋友孝子俱重君子上類者以類相從之意德福相因爲類吉祥善事連類而至亦曰類永卽所謂萬年卽所謂令終也

其類章室家之壼卽那居意所以脩玄默而迓天休者于是乎在壼巷舍閫道也

其胤二章將胤祚反覆互言胤祚原是相須胤而無祚雖子姓繁多而無承藉之地祚而無胤雖河山鞏固而無受享之人此詩交互言之所以爲善須善禱僕御必附近于人故福曰有僕孫子無窮之稱直貫後世在

鳧鷖

天子之祭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曰公尸祭之明日則燖其祭食以燕之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五章一意首章而下不過反覆咏嘆之凡言福祿寬說非謂以妥以侑尊之祖宗卽福

也

鳧鷖二物皆居水中詩以樂得其所爲興興意或云止第二句或云至末俱無妨下四句緊承第二句說來寧來宜等字俱就燕時見之寧釋象神之勞也宜稱賓筵之盛也處得所安也宗尊之以賓禮也熏熏和也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爲猶助也言福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福祿攸降以前日祭祀言來崇以今日燕飲言今日之福猶前日積

第 19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反文內

之更高大也無有後艱泛就后日言非後日更爲尸
也。

假樂

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詩意以禱頌爲主只顯顯令德一語屬德德福之本也時講重此句作主亦不必。作此詩者原主祝頌以致其感荷之私而已。

時講俱首章述王者以德受命下三章詳子孫之賢以終首章自天申之之意而威儀二章又專嫡嗣言之看來亦多生支節不若鄭箋後二章徑說時王更

覺直詩人之體絕而實聯解而更起原不規規牽滯文義況致祝之詞但前說沿習已久姑兩存之

首章假樂句輕只如詩樂只豈弟云耳令德故民人宜民人宜故受天祿末二句卽從受祿而申言之顯顯德之光明也宜民者政教之善宜人者舉措之當卽所謂不得罪於羣臣百姓也保如天保之保右如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又保右命之不已便是申之。

二章因上言以令德受祿有千祿豈弟求福不回之意故又曰干祿百福此句不過引起下文下五句言子孫之多而又賢正百福之寔也穆穆是德之溫恭皇皇是德之純精庶者宜君嫡者宜王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又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頌之

三章抑抑秩秩無工夫總是脩德之驗凡國家制治必賴多賢之助率由二字甚有味凡人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生意氣不合便委任不專便有姑舍爾所學而從我之意率由一心付託不以中制所謂

奉社稷以從如宓子賤治單父曾君曰今而後單父非余之有也君之有也陳平受金數萬斤行間于楚不問其出入如此纔是率由如此豈有不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者乎

四章之綱句本上文來凡綱舉則紀自張故曰之綱之紀上備言子孫之賢可謂知所重矣此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善頌善禱之中曲寓規諷之意宛然一幅喜起賡歌從筆端畫出朋友之燕太平之餘休也天

子之媚忠臣蕩盡之至愛也不解于位正是其媚愛中一種至誠懇切深情悃款萬不能自已處須知朋友之燕亦非安然一味享用便且天子之媚亦非感徵燕及之恩藉此報答君上君臣交儆上下一心一德此等光景非堯舜湯武在上稷契伊尹在下不能有此此假樂所以爲盛世之音也

公劉

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康公志也合七月觀之可作邠上風俗沿革志合瓜瓞觀之正可作周人述祖德詩此詩六章皆以篤公劉冠之周家以忠厚開基公劉厚之始也各就本章見意析分之一章遷豳二章相土三章營度都邑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其大勢此則卜居之後詳細周覽爲營建謀耳四章落成五章授田六章舊說總經營疆理之始終而贊美之余謂此不過敘其國都既定人民日繁以結通章之意爰衆而下正承上邠居允荒而暢言之于邠斯館四句是文字敷衍點綴渡下處舟楫厲鍛原無緊要止基迺理亦檢帶之語耳安得遂以此爲總敘其始終乎

匪居匪康公劉當不窋失官竄身戎狄民生未安國勢未振不得不爾亦非專爲遷國而然場疆積倉正是其生聚深謀遠計慮疆場雖以經界言寔重耕墾上思輯用光不平思令其民脫侵侮横加之苦正欲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之地也弓矢等事亦不重足兵上遷國者務防閑森嚴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耳

于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宇下陟降處纔是而中擇既庶三句只見得邑居未定民已相安如此舊有云即民之允協知邠之可都大謬順至邠而安之也宜畢至而盡安之也陟而復降正見其上下山原之勞珮服不過帶言不重亦非文事武備意

逝彼百泉二句廣原在百泉之側故逝百泉而瞻之下觀之審也迺陟南岡二句高丘在南岡之下故陟南岡而觀之上觀之審也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京師之野

屬下文山高而泉居亦見此爲風雨之交陰陽之會故下四于時字緊承亦見其不能舍此他適耳處處以安身也廬旅以柔遠也言言出政令也語語謀政事也

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故曰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指京師已成都邑可依息也蹌蹌濟濟之貌濟濟脩飾之貌登依處兼同姓異姓爲下文君宗張本匏豕因此時物力未豐自應如此亦無訓儉質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耳君宗俱就燕上見凡

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成堂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堂遠廉高九閽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湛露蓼蕭燕飲之設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風櫛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獨言君宗各有所重也

東西爲溥南北爲長既溥既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言景岡相視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審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燠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勞之患時說陰陽頂既景來流泉頂乃岡來固是似亦不必只散敘爲妥有田必有賦三單者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有田必有稅雖云徹田爲糧公劉方夏時未有百畝亦未必行徹特後人追論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故以徹言耳

度其夕陽兼上辨土定則等事在內允荒單承夕陽句說

涉渭爲亂以通往來爲營邑鳩工取材計也以兩面夾居故曰夾以一面臨水故曰遡

洞酌

通詩重豈弟上此與他詩頌美之詞不同然語氣渾融亦只閒閒褒美而箴規之意自在三章關看有以民歸民塈承上父母者未是

洞酌以遠近相取彼此相益貴賤相資爲興豈弟君

子如今人稱聖天子一般只就王身上說民之父母是君子足爲民父母意正從豈弟得之不重民愛之如父母上攸歸如窮人無所歸義同不作歸附說攸塈亦是民賴以安息非已安息也

卷阿

讀此詩者須向音響字句間領取其盛世君臣喜起賡歌氣象召公元老重臣憂盛危明一腔忠藎瀝肝披膽却不作一衰颯語亦不作一規戒語只將太平極好事著力敷陳揚厲而諷諫之意自見如二三四

章已將福祿壽命說到極至處而曰彌性曰俾爾言外見若不能彌并今日所享者亦不能知然召公不言也味俾爾語意性非一人所能自彌已含下用賢意在五六章極道賢才輔君之効七八章極道賢才効用之思言外又見不引不翼則爲則爲綱亦成虛話多吉人吉士見非國之無人可用也媚天子媚庶人見非賢之無以自効也但君子不使則亦無如之何耳然此召公亦不言也九章喻君臣感召之機明明歸重君上而末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末二句復以作詩之意終之夫召公之失音不爲不多矣曰不多非謙詞也忠愛無已有言若無言若以爲君倡臣和之常耳無多詞也三復之可想盛世氣象亦可見大臣風度大臣告君涉一應係諫諍語氣不得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于漢文爲痛哭流涕之說憂國誠深然其言太過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一不加信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矣

首章敘其事以發端卷阿言其地也飄風言其時也

來游而歌因歌而公矢其音若無意於進規者然指顧河山翠華來往已與舜彈五絃時同一氣象公之矢音又何異賡載之歌乎　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三十三年間公治成之後

泮奐三章總是歆動他而語意一步進一步始言今之享休明而願其求保次言今之享疆土而願其永君三言今之受天祿而願其永受全福伴奐是無係累優游是無拘迫只形容當日太平無事光景游字承上來游說游則休矣彌性作終其壽命似是而非

逸主恣情典王養性性即孔孟所謂性也彌滿也滿性之量自然能似先公酋酋善終也善終曰似先公先公亦有以致之非浪得者
土宇之無紊亂無侵陵車書一統曰昄章不震驚不搖動河山鞏固曰孔厚孔厚承昄章來含百神主在內
受命長茀祿康正是純嘏而常保其命與祿便是純嘏爾常幼冲踐祚便是長盈成撫運便是康
有馮二章是言得賢之益然上章說到此不必緊貼

推原使少和平之氣但說得賢自輔之益使是四有字是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之意以引以翼以字即所謂維君子使維君子命也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如予爲汝翼之翼四方爲則四方則之矣非君子足爲則之謂
顒顒章過接當云德之足以爲則何如此承以引以翼來上言用賢自輔便接以四方爲則然未嘗言其所以脩德者何如故此舉其脩德之全言之顒卬德之形外者尊嚴也圭璋德之存者温美也聞問之照也望雲日之瞻也綱即與假樂篇同義
二藹藹王多吉士字字可味小人之在國家全是一團陰凝乖戾之氣君子全是一種陽明和煦之氣故曰藹藹小人于國爲妖孽君子于國爲禎祥故曰吉曰士期天子之所有矣多則用之不可勝用矣維君子使維字意絕可會見得王不能用則已如用之隨王所使定有一个報効所在
鳳凰章即上章鳳皇之說借勢作喻以發君臣感召之機上四句只並舉鳳皇梧桐二事下纔以萋萋二

句打合之見其兩相感應處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各兩句作一句讀若上謂鳳凰必于高岡梧桐必于朝陽下便難通然鳳而曰高岡亦見靈鳥之處自高梧桐而曰朝陽亦見治朝之色自耀也
君子之車四句只見得車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多不獨可以備法駕用以待賢是意中事非口中語矢詩不多正與矢音相應遂歌不是推原不多之故言吾所矢之詩能有幾何不過繼王之歌而賡載之未聲中心所欲言也此詩雖以戒王還以賡歌爲主故

語多諷而無規切之詞

民勞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此詩雖以戒同
列寔刺王也詩意以禁奸爲主奸不禁則民不安自
然内亂京師外訌四國朝廷濁亂君心顛倒而王國
亦隨之矣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
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氐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
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
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逞其無良之志

肆其噆吺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連
固結遂其繾綣之奸寇虐播于下民而王國因之以
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
奔走承奉之態隨者不詭雖敦懿操養亦無進身之
路合此二字眞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
辨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無縱則檢束而不敢恣是
謹也沮抑而不敢動是遏也各章末二句或正規之
或誘之或責之有反覆丁寧之意在
民亦勞止亦字與汔可字相應曰可雖此時爲可它

日將不及也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開口便唱
此二語已自淒絕中國四方雖治自有漸然先後意
不可太泥無縱四句一連說下小人一切君權無所
不至緊要只在無縱二字惟無縱所以謹之遏之寇
下以字自見憯不畏明緊項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
不畏明命之人也柔遠句都是除奸之後惠澤可徐
布說然不如就無縱上說亦好葢小人在則遠近騷
然去卽安矣能如相能之能書言柔遠能邇曰難壬
人詩言柔遠能邇曰謹無良言下凜凜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
逑民聚也不必指定中國渾渾還他民字便包含了
惛呶不止利口有恃寵得志足高氣揚之意無棄爾
勞當時非有除姦之勞在先只泛就平日勤勞王室
說不過往來其詞以誘之姑云云耳大都小人當去
有人心者便知之但慷慨發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拔
多至于畏避調停其禍愈烈故詩人之戒及之此于
詩意雖小遠理寔如是
敬愼二句親近有德正是遠奸妙着如陳丞相平呂

安劉必先交驩太尉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以自輔正是此意敬威儀者自治不謹君子亦望望然去之此又親賢之本也

正指國家綱紀法度言敗者敗壞之意反則全無正矣戎雖小子二句憂其責任之重授以除姦之擔也玉欲玉女二句告以主眷之重望之諫國之忠也通詩反覆詳委言之不已故曰大諫

板

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

王詠詩意信然五章而上猶是責僚友之詞六章而后則已漸及于王矣此詩光景詞旨大略與小旻相發三復之想見當日小人恣睢于朝廷之上無日無天妄言妄傚天子不能知羣臣不敢問詩人大諫之旨全在出話不然二句而融會通章語氣爲猶不遠又于出話不然中見之葢衰世亂亡之階邪人盤據必先以議論熒惑人心是非已亂乃紀綱法度從之漢唐宋三季之政及于今日罔莫不然三代而上可知也首章已盡通詩之意餘俱本此而暢言之上帝二句著亂形也出話四句窮亂本也猶之未遠二句述已作詩之志也下文說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天之牖民天之怒天之渝曰明曰旦或正言之反言之皆以終板板之意說民洽民莫民之殿屎民之多辟或正言之或反言之總以終卒癉之意因出話之不然因進之曰詞輯曰詞懌而憲憲泄泄囂囂謔謔蹻蹻夸毗又俱是靡聖管管不寔于亶的樣子歷舉而摸狀之而後乃進之以牖民懷德敬天葢不然不遠其靡聖管管等處都緣不敬生來致天災人亂不可救

藥故敬天是第一義而敬天之實只一懷德大諫之意舍此更無餘事矣牖民又因前卒癉而帶言之

首章已總通章意上帝下民二語不平是已然事出話二句亦側重出話邊些觀後面種種如詞輯詞懌即夸毗注亦就大言諫言說可見靡聖二句正其所以不然不遠處小人毫無忌憚毫無眞寔一味威福變詐言下可想二三四章皆反覆形容此四句意也猶之未遠即上爲猶不遠同有謂上專以謀畫言下統以討慮言者不必

三章承上大諫而言其所以諫之意以天之方難方蹶而遹憲憲泄泄故也詞不止號令凡廟謨國計謀猷議論皆在內所謂輯懌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意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福故洽莫之劾臻而卒瘴者蘇難蹶之天定而板板者安也

我雖異事三章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寔於亶三章誘之使聽其言也四章懼之使不得不聽其言也五章又承第四章之意上但言其憂此則直言其所憂者在此以切責之多謂積惡愈多也熇熇如火之盛也夸則驕矜毗則讒諂皆所謂喪其威儀者也如此光景正人君子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閉處安得不戢尸乎民之殿屎二句自今日言喪亂二句就後日言則莫我敢揆有不敢戲談之意

天之牖民在天之開民上說而上之化下即于此中看出無兩層牖所以開室之暗者也壎篪以聲相感圭璋以形相比取攜以手相得皆言其易攜無曰益言求之即得而無費于己以益之也民之多辟即不洽不莫也自立辟即不然不遠也

价人人之有德望者也大師百姓也大邦方伯連帥也大宗貴族大家也宗子宗室也懷如懷抱之懷與論語懷德同例六者之中德既爲本則懷德宜總在後而留宗子維城于後者接下城壞故也無俾無獨二無字是着力字無道之至親戚叛之故落垣屏翰城五者並舉而獨以城壞與懷德申言之章法錯綜變化

此章提出敬天正與前板板相應戲豫者慢易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態前曰無然者戒詞也此曰無敢者實事也下四句又言天之不可不敬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眼處便是天矣曰出王曰游衍逢着處便是天矣又何處可逃躲容人放肆得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蕩蕩

詩本賦體而卒無一語及當世葢有諷諫之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每章唱起已令人三復爽然而末復終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等文字興托深婉已到絕妙田地首章若歸咎于天旋自解之後章天降慆德而曰汝興是力曰天不湎爾以酒曰匪上帝不時又總見得敗德滅度皆王自作之孼于天無與葢反覆說紂賈山之借秦爲喻也反覆說天霍光之所謂王行自絕于天也大抵厲王之不道曰貪曰暴包烋以立威沈湎以縱酒而其原只在任用小人二三章刺其任用匪人之害四章數其包烋而曰無背側陪貳王之包烋小人教之也五章數其沈湎而曰不義從式王之沈湎小人導之也六章蜩螗沸羮則小人之敗成矣七章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其用小人棄君子從老成人說到祖宗成法上去總是徘徊屬望百爾所思而末章枝葉本根之喻葢厲王時諸侯尚畏王室荆楚自去王號而監謗用衛巫好利用榮夷公此正本實先撥之時王自不知詩人慮之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若無此語全不見詩人作詩之意眞章法之神品也

首章總是無所歸咎而無端怨爲怨天之詞以發其端時講云蕩蕩二句原其常疾威二句惟其變天生二句故作疑詞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便將絕妙詩解作死煞腔板天一也本自蕩蕩有何疾威命一也有何不可信詩人初若歸怨于天而反究天命之不可信以與起有初鮮終忽若尤之忽自解之似怨非怨似解不解十分委曲然其妙處全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意味無窮此立言之妙絕亦行文之奇絕者也

二章以下每章設爲文王嘆紂之詞文王正以法祖之思動之厲與紂同惡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四曾是作起語亦是惟嘆之詞力者着實用他與小雅亦不我力對看彊禦掊克皆惛德也小人之生寔亦氣運所關故曰天降

王章而秉義類言善人當用傷王之不能用也此獨言彊禦者暴虐所以濟貪掊克亦包在内詩人原不必一一瑣碎牽合只還本題字面自覺大方下寇盜攘竊則兼之矣彊禦之人轢衆横行自然衆心不服故曰多懟流言以對者小人媚主剝民必有一種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之類是也人主不察而用之明是引寇盜攘竊而居于腹心肘腋間矣咀呪之來寧有極乎

四章怠烋虐也斂怨以爲德句法妙絶凡厲王作事

本皆萬姓所愁四海所怒他却當絶好事件做去斂如聚斂之斂如云恐一事不曾做得凡不好事俱要聚于巳身而後快耳不明爾德四句正怠烋斂怨之故

五章沈湎而係之不義從式人君以酒亾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于前而不聞酒荒之戒古今類然不從而止四句有以容與止分者有以靡晦三句乎者俱不是既愆爾止二句統說號呼正是容止愆處俾晝作夜正所謂靡明靡晦也初學記齊顔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人皆晝有作爲俾晝作夜晝渾不視事也

六章蜩螗形容怨謗並興意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意凡太平之景自然静治衰世之景自然喧嚣此二語可謂善狀車攻之頌只是有聞無聲正與此可參看覃及鬼方又不止小大之喪矣不醉而怒曰奰

七章不時猶言不辰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上云而秉義類云無背無側無陪無卿本說他不用老成人至此復云老成人縱不可得典刑

尚在何不率由則又轉一想矣如此折之彼將何辭以對其實本意正要他用舊人也

八章總括上數章直指禍亂而示以當鑒戒之意人君大亂未至抱火厝薪不知國脉傷殘喪亡無日正意全在人亦有言上顛沛之揭就將然說

抑

此詩訓戒之旨亹亹不猒八章以上總是戒以脩德而九章以下則諄復往來無非欲其聽言此章旨之大略也然舊說沿習于支解處殊不得其要領識將

本文合咏數過分肌劈理周自井然首章設爲疑惟之詞以起相儆之端自無競而下至不虞爲一段此皆言治國之事二章無競之人有覺之德下訏謨等便是既云維民之則則四方之訓可知然此只說箇道理如此三章至淪胥以亡則切責而戒之夙興七句正是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寔在樣子而以質爾人民三句束之此一段也脩德之事不過威儀與出話二者爲大故愼爾出話至寔訌小子又爲一段白圭之玷至萬民靡不承則申出話之意而以

謹言之効終之覯爾友君子至寔訌小子則申敬儀之意而以敬儀之効終之此又一段也荏苒至未爲一段反覆望其聽言曰恭人曰哲人是能聽言以脩德者也拈哲人愚人正與首章靡哲不愚六句相關照而十章拈民之靡盈二句作精神哲人愚人只是盈與靡盈之辨十一章厲言以責之十二章危言以懼之只是欲其聽言以脩德而已文雖萬派千緒而阡陌條暢機杼分明何讀者之憒憒也

首章抑抑與下敬愼不同葢由敬愼工夫纔做到此隅者廉隅有處囊脫穎意維德之隅德正于威儀處見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非占外知內之說靡哲不愚如云天下極乖覺人都做出極呆蠢田地雖卽無儀而見其愚然愚處在無德不在無儀也下句爲惟嘆之詞如云尋常人愚是他本等號爲哲人而亦不免于愚豈不反常之甚有謂疾以天質言戾以學問言豈不呆絕

二章無競有覺俱有工夫競訓強盡人之道更無對得過底故曰無競覺訓直大全却德行更擱阻他不

得限制他不得故曰直大訏謨三句此之謂無競此之謂有覺維民之則所謂四方訓四國順也訏謨二句有以謨猷命于上命告令于下者有以遠猷申訏謨辰告申定命者有四平者然不如各句分項爲妥三章武公自言今日如此只使人箴警而爲是切責之詞非寔有是事也詞氣一直滾下言爾今作與迷亂于政者以顛覆其德而一維湛酒之從女雖湛意荒隆不念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法乎有以迷亂于政應訏謨

四件頗覆厥德應敬愼威儀者不可從
四章肆皇天弗尚三句承上言湛樂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下遂告戒之以申訏謨四句之意車馬弓矢戎兵固是國家大事夙興夜寐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實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此即無逸作所無窮治化皆基於此夙興夜寐與別處不同必當侵晨而起晚夜而寢也脩爾脩字直貫下戎作蠻方俱未然事
五章質爾人民三句緊承上來有以質人民頂夙興

二句謹侯度頂車馬四句亦是然余意只渾承爲妥蓋夙興灑掃誥戒俱是治民中事俱是侯度中事亦不必分也不粗暴曰柔不悖厲曰嘉白圭四句正申謹言之戒作推由未是
六章無易由言二句一順說下莫捫二句又是足上之詞無言不讐二句俱就好邊說惠者言順于人之心而不咈也惡朋友惠庶民小子則臣下百姓皆宜矣繩繩靡不承俱就法其善言說
七章寔舉敬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爾

威儀之意從友君子說向屋漏上去何等工夫不愧屋漏只是常存此不遐有愆念頭時時若鬼神臨之何況君子之可敬云爾乎
八章辟爾二句稍寬說俾字有工夫在內臧嘉只是盡善盡美之意淑愼二句承上爲德句不僭不賊又足淑愼二句投桃四句又承鮮不爲則句以足其意投桃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童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投桃須知是賦不作比說踰理謂僭害理謂賊

九章以下反覆望其聽言而此章哲人愚人正發首章之意溫溫正形容恭人處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程明道先生謂客氣常相勝只看消息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人纔溫恭便消磨了客氣便有進德基本溫故能哲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只是認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非方寸虛明朗徹的人如何做得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正是此意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亦好舊皆雙頂說

十章上言哲人惟不滿盈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非緣知識未開正以滿假爲累耳故曰民之靡盈云云手携巳指點之矣猶恐未明故復引寔事爲証佐面命巳口授之矣尚恐未切故復以提耳爲儆惺民字泛說實歸到武公身上

十一章詞旨很戾幾于罵矣武公自戒如此直悉剴切我生靡樂因孔昭來畏天之至遂以憂勤易其般樂也

十二章天方艱難而下正推原無大悔的緣故不遠

便是下不忒處見此章詞旨痛激又幾于喪無日矣總是望他聽言之意

桑柔

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値監謗之世欲直則不敢欲抑則不能故情旨沉綿不自知其淒婉文詞詳娓不自厭其重複讀者得其言外之旨凄婉處宜會其情重複處當略其語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若其分析之大略首章言巳憂民之病二三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以見民病也五六七章言民所以病由不用賢之故八章至十二章深言用小人以病民十四章至十六章則言巳作詩以窮其病民之奸也

首章言桑之始盛終衰以喻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然之意黃落有漸捋采立窮益歸罪于人也故曰瘼此下民二章至孔棘我圉皆述征役者之怨詞二章言亂生不巳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極言巳征役之苦則情益切詞益哀矣亂生不夷四句舊以亂生句提起靡國句對民靡二句作一頭兩脚又有以具禍句總頂靡國與

民靡句者俱無不可還以亂生二句對民靡二句爲妥國泯矣民滅矣國步可知頻蹙也

三章承上言國步將蔑亦可嗟哉何天之不我養而使我無所止息不知何所往也君子寔維四句意指厲王與諸用事小人故借君子說起然君子處亂世或以憂國之心過激除奸之術未工用壯太過如陳蕃王允之于東漢司馬君實輩之于元祐諸人競亦有之詩人此語眞經世之識也梗水上浮木也水有斷梗則壅

四章覯閔者飢渴勞勩之苦孔棘者鋒鏑死亡之憂
五章承上言民所以受病無他以不用賢故耳爲謀
爲毖如云任你謹愼亂亡之禍日見侵削我告以憂
恤之計誨爾以序爵而已序爵與式序在位之序同
分賢否也此時用賢如救焚然故以執熱擬之
鍾伯敬云考亭解執字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
豈便能執持熱物乎葢熱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
古文用字與處濯即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
六章言王不用賢賢者亦不樂爲用如彼遡風形容

憂亂之意深至如畫此句尚詩人自謂玩下民有字
自見維寶以貴賤相形言維好以安危相形言全是
發憂世熱腸若一味發農家快活光景于詩情又河
漢矣
七章稼穡卒痒則維寶維好又成虛話總見賢者之
窮哀恫中國四句皆承蟊賊二句具贅則無地可以
自容卒荒則無人可以自活靡有膂力又本具贅卒
荒說靡有膂力形容遭亂之苦一字一血淒入肝脾
直是無力可念如云那有力氣念他又憤激語非哀

痛之詞也
八章推亂亡之故只是王不能爲惠君而爲不順故
小人之亂如此意側向不順邊獨言擇相者舉序爵
之大者言宣猶考愼又擇相之最吃緊處者者辨之
明愼者用之謹秉心二句畫出一個惠自獨二句畫
出一個不順自獨俾臧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
私所見
九章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譖葢反興也朋友相譖
小人在位其傾險自至于此進退維谷或云上無明

君則進維谷下有惡俗則退維谷非是此朋友是在
位之人安得專屬退說只是遭此讒人無適而可便
是
十章俯仰時事四顧世人聖人則瞻言百里愚人則
覆狂以喜我雖不如聖人亦不至如愚人豈不能言
者胡若是畏忌之甚寫自家跼天蹐地憂讒畏譏之
景如畫瞻言註所見而言原分說于意瞻字作主瞻
言百里如云見及于百里言所見之遠也未知是否
十一章良人屏忍心用此王不能序爵處所謂不順

者也民之貪亂二句抄寫亂世民情萑稔惡之後既離不得無聊之極憤惋之極反貪亂而寧陷于荼毒如今人困苦到十分處生趣既盡轉樂死門云耳
十二章以風行有道興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君子小人原不難知中則不光明垢則不清潔作字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
十三章以大風之有隧反興貪人之敗類敗類害人傷物也聽言則對詩人自忖之詞王聽之則對知其不能聽只是自家默誦如醉人一般妙極形容

十四章朋友有與小人作兩等人者未是此朋友即是忍心不順之人朋友以譖上已言之矣飛蟲二句記是賦體正意在如字上
十五十六章正言今日之亂皆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職涼善背爲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遹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民之未定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涼曰不可三句又極小人言其不難知也末句既作爾歌又見其能拚主聽而不能逃桑柔之刺矣嚴云涼言刻薄兢言彊禦盜言貪饕三者皆謂小人當時必有所指由此三等小人故皆以職言之亦有理

雲漢

此仍叔美宣王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先提出箇旱的景象爲各章旱既太甚張本王曰以下皆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宣王憂旱所仰望于天者維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未有一言及雨其周章惶懼維恐言及之意言外可想且詞旨憂虞不倫不次讀者亦不得過泥支節以失詩人之意首章言索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旱如故也二章言天地鬼神之祭一時

並舉而旱如故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四章望捄于親若曰父母先祖生我者也胡亦若是之忍乎五章望捄于天若曰昊天上帝覆我者也將終俾我遯而後已乎所謂疾痛則呼父母勞苦倦極則呼天也六章曰得無有以致之與祈年則孔夙矣方社則不莫矣七章曰將羣工不同力與衆正以下靡不盡心脩捄矣其柰此旱何哉八章因儆戒而申勉之曰有嘒其星雲漢之昭回如故矣旱益未有已也大夫君子即昭格無贏其無以大命將近而棄爾成勞此非徒

為我亦所以安庶正也。于是又瞻卬昊天而呼之益悲切之甚矣。

首章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二曰索鬼神是也曰靡凡諸廢祀俱在內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用之易竭故曰既卒寧莫我聽咎已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連下數寧字有號呼瞻戀之意在

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按天河以有雲為雨兆夜晴無雲則天河明故曰昭回

二章自郊徂宮言自郊祀皇天至于宗廟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奠奠于地是方祭時事瘞瘞于土是祭畢時事上是索廢祀故曰舉此是脩常禮故曰宗后稷曰不克言力之不及也上帝曰不臨言格之不至也寧丁我躬言不先不後適當此時我必有以致之是自責語不可作怨望語

三章如雷如霆正是兢業之意周餘黎民六句舊以民與身與先祖三平不是周餘黎民二句即引下不

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自此而滅此所以不得不懼也。

四章云我無所應璩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憩正此意。靡瞻靡顧正起下文之詞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此即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今則因旱而祭為民祈虎禳災也胡寧忍予玩一胡寧字恰像親亦見棄有責躬意在忍之一字又見相望以恩之意

五章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寧俾我遯此與不能奮飛義同蓋我既退避或者召災之人去天變可回即唐明宗願天生聖人入主中國之意然此語認真不得着寔解便去不得俗解謂我去則災不能及又呆人說夢矣

六章黽勉畏去又承上寧俾我遯再一轉語如云始欲遯去民生可憫又欲捄之黽勉不能去也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先事而戒

故曰孔夙秋祭四方后土甫獲而祭故曰不莫有謂方社俱隨祈年而舉于孟冬孟春者非是則不我虞即不虞其祈報爲民之心也故共二句正申前說非不得于天又望救于神之謂宜無正與不知其故相應

七章友紀友字字法言相聯屬也散無友紀即于鞫哉四句見之蓋羣臣以憂旱之故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鞫是討處之窮疚是形容之病左右有以侍御言者有以臣庶之左右布列言者俱備之

八章亦是勉諸臣救旱而致望于天然情詞哀婉比前更甚若自已不能回天而倦倦望助于諸臣者大夫君子即上庶正諸人以戾庶正者諸臣閔雨原欲安民爲心民安則諸臣亦安矣曷惠其寧略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崧高

申伯王之元舅也朝廷之恩溢于外戚則私外戚之寵溢於朝廷則僭詩中歷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德望之著王眷顧之隆周人喜幸之意皆所以鋪揚申伯之賢見其宜此封典而王錫王命王遣王餞言王者不一而足又見天子慇勤寵遇之意然首章敘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分封之張本也次章始言封謝之事因及召伯經營之命三章徹土田遷私人正分封中事也四章築城建廟二者分封大事故曰城既就廟既成見就國之有日也四牡鉤膺錫以就國之儀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六章述王餞申伯之事七章述周人相慶之詞就國時事也八章見申伯

之德足以重其言表已作詩之意也然此詩詞多複疊須看其每章意旨所屬不爾便爲葛藤蒙冒如以敗絮行荒莽中矣如三章首四句與上章疊疊言分封之意不過與上同例衍詞也前已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四章復云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衍詞也四章已云王錫韓侯四牡云云五章又承之路車乘馬非重有錫乎承上文而述王遣告之詞又重言之也六章已云謝于誠歸式遄其行七章又云既入于謝亦過接以起周邦等語衍詞也讀者須自得之

首章本美申伯却及甫侯如今人倣古文詞每借一
人作點綴生色耳翰蕃宣三平看皆已然事也周以
王室言四國以諸侯言四方以百姓言
二章言王封謝之意欲如此云云非命申伯之詞也
申伯之先蓋嘗總領諸侯故曰纘之事定以經營言
登以成就言世執其功即上蕃翰宣之功作營謝之
功者未是
三章首四句有謂親命申伯之詞亦非也疊上文以
引下文耳作庸非作城乃建國也

四章申伯之功與上世執其功不同此言營謝之功
也
五章言臨遣之時又以分封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
馬只將上文衍說我圖四句述王者之詞往近二句
述王者之意介圭瑞圭之通稱介者大也南土保即
首章維翰之意　介圭非瑞圭也圭大尺二寸曰謂
之玠陳氏祥道曰王圭長三尺公桓圭九寸侯伯各
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為州牧則王以介圭錫之故申
伯韓侯獨有介圭此非朝會及王與諸侯相見所執
以爲寶而已
六章曰誠歸曰信邁見王與伯不能相舍惟勢不得
已黽勉辭去誠信二字妙寫眷戀之意上徹土田定
什一之規正則壤也此徹土疆取什一之賦儲委積
也
七章戎有良翰應維周之翰句不顯三句吉甫推威
喜之意而誇美之也
八章詩人要說到已所以作詩上去故復言其德業
所在柔惠且直只一且字見剛柔兼濟之妙揉者靡

弄之使和調也述于言爲詩歌于言爲誦其聲足以
感爲風辭之所敘氣象弘博爲孔碩聲之所泳意味
深長謂肆好使其人不足美雖善作者文自不足稱
此以美申伯非自誇其文也
五嶽嵩爲中嶽而毛氏以嶽爲四嶽山大而高曰崧
堯時姜氏爲伯掌四嶽之祀申姜後也故詩人以爲
四嶽之神降而生申伯以誇美之非謂崧爲嶽也堯
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崧無五嶽之稱矣

烝民

仲山甫大臣也大臣斟酌元氣維持紀綱非有盛德不足以繫朝廷輕重非有大業不足以繫宗社安危故詩前六章極述山甫高德業而末二章始及其城齊之事與巳作歌之意篇中曰保茲天子曰天子是若曰袞職有闕說得十分鄭重又見得山甫元老重臣只宜正色立朝雍容啟沃城齊之事豈宜以煩大臣末章仲山甫永懷吉甫深知山甫巳隱然默道其江湖魏闕之意而式遄其歸一語又蚤于車馬倥偬間漸衮繡還朝之望矣近時說者俱謂上言降生之異

爲舉德盡職張本下言德職之隆爲城齊之易張本城齊何事乃以如此盛德如此大業爲之張本哉俗學誤人正復不淺

首章首四句極淡極淺原只引起頌美山甫意蓋謂天之生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準則懿德者民之則也故論民之常性無不好是懿德者天生山甫懿德蓋有深意在正欲保茲天子故生之以爲佐命之臣耳詩意如是原不必過求須知詩人此作以美山甫之德爲主懿德即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即是好山甫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于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而結之以德輶如毛一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首章好是懿德相應讚揚既畢末二章乃插入本事以終之如是而巳世人不悟因孟子引用爲性善之証而此處亦用性善之意謬誤可笑即如此說下面全無關照巳屬牽強且此處既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發明山甫之同于凡民而五六章又深言山甫之异于凡民豈不兩相背謬之甚

二章至六章皆極言山甫之德山甫之職以美之二章言其德也三章言王命山甫之職如此四章則言其舉職之事也五章再就待人處剛柔得中以足上柔嘉之意六章則言其舉德而以補闕終之言德又及于職也總之德業二字詩人作詩骨子此俱是形容其盛德大業處二章柔嘉一句最重德以柔爲主書頌文王之德只是徽柔二字柔而失道則曰柔奸柔而中則則曰柔嘉則字正發嘉字意前章柔惠且直亦是此義令德二句貫內外無不柔嘉也式古訓

知此意[illegible]遑此

力威儀正其所以爲柔嘉者也天子若明命賦若之賦之者柔嘉之德也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又不同上就已然者言下就用力言天子二句非德之孚弗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德之運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都要体認重德上然此二句從德上說到事業上去亦以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語脉自相接

三章俱王命山甫之事國老爲衆流具瞻故曰式百辟者舊爲一人師傅故曰保王躬喉舌爲一身最緊要處出納者出將王命入而復之非如今之臺省凡端揆之地綜綸所出入者也賦政非如今之大行藩臬乃六官之長布政令于四海者也

四章正言山甫舉職之事作詩者原不膠柱不必分貼上章但肅肅王命即上章之命也肅肅付託尊嚴有期于必効之意邦國二句明以鑒物明哲二句明以周身皆舉職中所不可少者夙夜匪懈正所以將命也所以盡職也保身正以盡職大臣之身關係甚重世人妄以全身遠害認作保身又以殺身成仁認作致身山甫之保身正其致身寔際處看得自家身

千亦[illegible]往鄉不是中行

千萬分崇隆萬分珍惜不肯汚以尸素之名不忠之寔必置之于伊周稷契之間必寳之爲社稷宗廟之用與國同休正是眞能保處故繼之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五章合下章各以人亦有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德之異於凡民處正終首章之意不侮不畏正所謂不茹不吐不茹不吐又正所謂柔嘉維則也

六章維德輶一句屬人言只借之以發論言人多説德輕然竟人莫能舉舉之維仲山甫此處已極形容讃歎之妙愛莫助之又形容已愛之深處衮職有闕二句此維仲山甫四字與上維仲山甫舉之又相擊應

七章八章大意不過説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便當指日西歸歸則復當保王躬補王闕耳江湖魏闕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四牡八鸞三見不過疊詠成章穆如清風如清冷之風化養萬物感人之深也

梁山

首章言韓侯入朝而王命之二三章紀錫餞之事四五章述婚娶之事六章正言繼先脩職以終首章之意穆王以來荒服不至且韓近北邊爲中國屏蔽故首章言榦不庭方欲其正遠人末章脩職貢又欲其脩內治其中錫餞與婚嫁俱娓娓言之又所以道一時之盛也

首章梁山二句輕只帶起之詞夙夜匪解二句不平朕命不易有儆戒之意榦不庭約束羈縻俱是不專以征伐言

二章受賜與上章受命是一時事詩每章各發一義又推本入覲之儀爲王錫句張本耳時以前爲士服入見此爲侯服入見者非首二句是入覲來時所乘之車馬淑旂四句以旂車服馬四分而鞹鞃句又屬車鞗革句又屬馬

三章顯父之餞王餞之也路車乘馬行時又錫之益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

四章時講多于此強排時次謂娶妻當在出祖之前特以親迎而歸故置之此此俱多費無用心腸詩本非編年敘事何必乃爾迎止五句言韓侯親迎之盛諸娣四句言韓姞來嫁之盛着此一段快事文章生色

五章雖敘韓姞于歸之樂定以道韓風土之美

六章復就先祖言之正以終纘戎祖考之意溥彼二句帶起下二句輕自其種類之多故曰百蠻自其種之大者言故曰追貊自其所居之地言故曰北國奄非有二也因者因俗爲政羈縻馴習之所謂彊以戎

索也寔墉四句韓處北邊四者尤要務所謂虔共爾位者此也

江漢

淮之南北皆有夷淮北徐州夷也淮南楊州夷也江漢所伐者淮南故以江漢爲師入之路常武所伐者淮北故以徐州爲聯接之境此詩作于成功之後故言成功後事多首章正伐淮夷之事二章言經營雖就征伐言然已兼有返侵服叛之意在三章經營之後繼以彊理四章王命之詞舊俱以追述初遣時語

余以爲不若就報功將言徑接下章做一時事而末章則召公受命對揚語也

首章江漢四句與旣出四句一則言順流而下一則言整兵而往蓋一意而兩敘之非有水陸並進之異未求來鋪聲罪致討之辭匪遊匪舒固非急於爭利亦無儆戒不寧意自是人心競勸如此

二章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四方只大槩寛說蓋淮夷擾亂雖只在一方自王國言之卽謂四方不靖耳彼粘定

淮夷之四方與通指天下者俱謬四方旣平四句舊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而中以王國二句平對不若兩句各相連說四方平則王國定時靡爭則王心寧以王國王心承上告成于王殊覺直截痛快

三章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不是冊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在內此章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是述王命之詞淸其侵地曰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極者一定之制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極同疆理正徹土事至南海則盡淮夷之地矣

四章舊俱以爲追述王命召虎之詞余以爲只就賞功時言覺承接下文更便蓋曰王以旬宣命虎實以文武之時召祖楙功汝今日之功毋曰以予一人之故也蓋汝祖召公是似矣女于國爲功臣于家爲哲胤今旣肇敏戎功則錫爾以祉固其宜也故下便以圭瓚山川土田授之旬宣通解止承疆理未嘗來旬徧延行于江漢之上來宣布王政于江漢之民也

五章有以釐爾六句皆策命之詞者有以圭瓚四句

爲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爲敘事之詞大都六句皆以策命之意隱括成文原不必泥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責臣子以忠孝必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賞非先王之賞乃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國榮家慶感激一時勸功之道真非秦漢而後所有召虎此時稽首颺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只曰天子萬年一語尚非祝願正是形容不出處君臣之間雖不可以論報施君厚臣以率祖臣祝君以萬年亦可見篤厚

懕懯之氣象矣
六章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文廟受策書時下虎拜稽首是拜于家廟用圭瓚祀召公時對揚王休即宣揚策命于祖考前如後人升遷告廟之禮告祖既畢又作廟器以勒策命考成也紀一時茂績盛典之可述可傳者故曰考天子萬壽是祝詞既勒策命又勒此詞于其后志感恩之私也明明四句舊說勉進之詞劉安成云與天子萬壽俱作勒廟器之詞似更有理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寔忠臣愛君必望

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武節飈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旁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常武

周都豐鎬淮夷遠而負固故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既命召虎克定淮南此又自將淮北一時聲威氣燄昭布華夷出于積衰之後既屬中興又屬親征故詩中揚厲之詞俱十分張皇鄭重敘宣王則曰赫赫明明曰赫赫業業曰王命曰王謂曰王奮曰王旅曰王猶敘淮夷則震驚驛騷既來既同等語俱口角矜耀不一而足須識此意一二章命將之事三章在道四章至淮五章形容其兵勢之盛六章則言其功成而凱旋也

首章親命正將也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于泯泯滅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故曰赫赫明明曰南仲太祖則世將也曰太師則大將也曰皇父則名將也無非見此番治軍非小可意整

六師是總舉之詞詰戎兵除戎器皆脩戎事只串說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此之既敬既戒下云不留不處所以為王者時雨之師也徐夷南侵諸國不寧故曰惠此南國

二章策命副將也左右陳行蓋結陳而行不使步伍之錯越也而又戒吾師旅常存嚴翼不敢怠慢方可萬全取勝率者環視以行師之狀言省者省視以問罪之意言三事三農就淮上之人言高原下隰平地為三農

三章赫赫二句重看此與上赫赫明明俱極摸擬之詞有嚴即就上赫業見之王舒六句一氣滾下王師之行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自損却威嚴今匪紹匪遊而徐方無不驛騷無不震驚有如雷霆之作于上而若是震驚數句反覆形容急趂而下正極言其驚恐之狀又非徒疊言以成章已也驛騷者王師所至聯絡騷動不敢安居字法妙品

四章師至淮上矣描寫師中景色王怒于上將怒于下師徒如雲排列淮濆之上截彼淮浦一句即皇矣無矢我陵之意合入句覩之想當時屯兵淮上說得恁地可畏總見王師無敵仍字訓就如云不勞費力手到拿來然此時非便執之以來亦只言其勢如此

五章又極言王旅之盛俱自其氣勢言之王旅句提起下數如字不作譬喻乃形容之詞江漢言衆者六師之集如江漢之淼漫一望無際今人所謂排山倒海而來也不測只是奇正互變分合無常不要就謀上說此皆以氣勢言故耳餘注自明洗滌其穢咸與維新曰濯

六章王猶之信寔不專就行師言凡平日廟筭皆在內上四句趕到天子之功下四句趕到王曰旋歸餘只疊疊說只一意而反覆狀之不必纏繞歸附曰來集合曰同稽顙稱臣曰來庭革心歸正曰不回

瞻卬

當時致亂之由只是寵褒姒任奄人然女謁盛而後宦官進故詩中維匪教匪誨二句及下鞫人四句兼言婦寺餘俱著褒姒之惡而舍爾介狄一語驪山之禍詩人已逆睹之矣

首章瞻卬有望惠之意昊天以惠民爲德惟不惠所以不寧而降災惟降災所以邦危而士民皆病一氣滾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蟊賊四句承士民其瘵而拈出受病之事蟊賊句就王貪暴之貽害言蓋蟊賊者害苗之蟲故以為害民之喻而罪罟又從蟊賊中抽出言之

二章有以前四句承蟊賊後四句承罪罟說者有以有之奪之屬小人收之脫之屬王者更謬此還是形容罪罟不收之意民人四句咸討削黜之不當也下

四句出入死生之不當也罪罟之顛倒恣睢如此孟
疾從可知矣
三章正窮亂本以終首章之意維厲之階正與大厲
相應亂匪降自天又與瞻卬昊天二句相應爲鴟爲
梟深惡痛絕之詞匪教匪誨言正人君子之言足以
爲我教誨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爲譖
爲愬而已何教誨之有
四章中言婦寺之害上四句兼婦寺言下四句專言
婦人專政也譖始竟背不是言背于行今日譖言至

後日而不驗也豈曰不極伊胡爲慝正忮忒之常態
如賈三倍二句引起婦無公事二句君子精賈事婦
人與公事俱是事之反常者如字乃假如之如非比
喻也
五章天何以刺二句呼起之詞不祥卽指刺與不富
言威儀句輕如小子蹻蹻之意只足上不吊句意又
引起人之云亡句耳時講泥注兩又字以威儀人亡
並言注意自圓人自誤解看下節再與人之云亡自
見輕重

六章承上章重言之以警王警王意卽于重言處見
幾字猶今人云險些兒也
七章述已憂亂之懷更以回天善后期之正見忠臣
愛國苦心善後全要回天回天只是法祖后指后日
言非子孫也　鴞與梟不同鴞音驕梟音枵鴞鴞鴞
梟說文云不孝鳥也食母梟食母賊害其親者也鴞
攫鳥子而食賊害他人者也故以爲哲婦傾城之喻

召旻

此詩以喪亂無聊之詞寫低回不盡之感大約與小

雅苕華諸章相發首章陳亂象也二三章著小人之
害也四章狀亂世之景也五章冀小人之自引退益
絕望于王而反以致望于小人明知爲無益之言亦
無聊之極不擇音而然也六章亂有自而人不知非
不能知不可知乃不肯知也末章舉今昔盛衰以歎
之不尚有舊亦勉之亦醒之然正以歎之也
首章一氣說下天疾威故喪亂之降篤矣篤降喪則
饑饉之禍深矣饑饉之民安得不流亡流亡之後安
得不中國與邊圉盡至空虛然至此者小人也故小

遂及之

二章罪罟與前章言用刑者不同卽指小人言言小人之害民如陷之羅網中也蟊賊言其害昏椓狀其人回遹狀其心術皆反覆形容語耳

三章言用舍之倒置也孔塡塡字註解作久余意與前孔塡不寧都作病解更妥葢憂時而病也我指兢業者言

四章言國家憔悴如艸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本章兩潰字一訓遂一訓亂葢水之勢橫暴四出故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

五章維昔之富四句舊爲昔時之富不若今時之疚亦不意至于如斯也詩絕有境如此牽合將兩句扭作一句反覺味短徐玄扈云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之病也而今時之病不若此處之甚也得之矣然尚稍未妙余意只以上昔之富今之疚兩兩頓跌以見其慨嘆之意而下時字茲字只以不解解之當云維昔之富固不至如是之病也維今之疚固不至如茲之甚也茲字時字不必大分別感慨無限正自可想引以長言下文弘以潤言

六章池之竭矣四句口中說池泉所指在亂本非比非賦題面不着如字便與如彼歲旱局勢不同讀者正須如此辨體朱子常云看詩不須着意去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泉四句吟咏者久之此眞善讀詩今人尚兒殺此老不裁我躬繫連上溥斯害矣不專爲一已慮也

七章低回之意欲言不言欲盡不盡俱于句中見之

說个召公便見任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任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末遂說不尚有舊意自顯然若先說出反淡且不尚有舊只說有舊而不用意又在言外古人立言其隱躍如此

詩經偶箋三頌

周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此特周頌爲然商魯則異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

閒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于魯。

清廟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肅雝文王之德顯相多士秉之此皆文之德所在也對越駿奔走此皆文之德所感也此即所謂顯承也此即所謂無射也但顯承之詞急而反無射之詞緩而順此俱重文德不重人心之誠上清廟句輕顯相說肅雝多士說秉德此行文錯舉妙于鑪錘處對越二句有作串講者只要發文德於昭人心如在意出仰而在天如見文王俯而在廟如見文王平敍亦好

維天之命

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即其樂歌也

首四句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合天只將天命文德並舉而言之此又妙于擬議讚揚處於穆不顯俱是贊詞宜重不已及純字於穆不已猶言嘿運不窮也不顯之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即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即是說純者之昭著也溢註訓恤似未妥蓋盈溢也文之德旁流四被及于子孫如水溢而旁及

之曰溢文之德達之家國天下散之行事子孫一一取而捨之曰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所牴牾曰大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德愈厚世澤愈長曰篤此俱重文德不重子孫能繼上

維清

文王之典敬止之迹也故當清緝熙下二句亦非所以當法之故只一直說下此原重文王之典法文典意輕緝熙者只常常清明便是肇禋句只見文典用

之斬効何必以肇禋爲武王時至今當成王時時講
江阯。達者通之太平有象。便是禎根有成來

烈文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尸。歌烈文首二章嘉其助祭錫福之功末章進以德受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烈文句輕錫茲三句一直相承然意有次第祉福以王者一身言無疆則進之子孫矣無封四句不可以崇德報功平對上二句只引起下二句意說爾在國之賢如此。已當尊崇。況又念此戎功之

不可泯乎。繼序皇之亦只世繼侯封日益昌大不作加地加律說末章無競四句只論箇理末以前王貫之方是徵驗處當奉祭廟廷時就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證佐使其惕然有感動處而戒飭勸勉之意自藹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　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

天作

此祭太王之詩大意重太王上康之處要見荒之者在前故文王之烈得以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即保之處亦重太王開闢艱難。戒意不重。曰荒之曰康之玩兩字義見創守之異二之字俱就岐山說

昊天有成命

此詩當以心字作主繼世之君多以成命可徼于是心安逸豫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如築室者基址不固雖棟宇巍然已有土崩之勢矣成王以不敢康爲心夫心之不敢康者不狃狹小不落踈浮故其所以基命于夙夜者如是宥如是密夫宥密之心決無間斷決無昏昧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成命在

天文武之開創雖與天下以更始而不能與天下以安息肆其靖之謂休養安輯也維有以基之故有以靖之耳時講以心德纏混可厭即注于緝熙就文武之業言似終未妥商之

我將

葉秸陶匏繭栗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簠簋冉俎祭帝于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人于首二節分開末節打合甚無謂此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天原以天爲主文王爲

配故末章只說畏天且惟天眷文惟文格天法文王正是畏天中事說畏天已自包却傳中呂氏之說甚明何必窺管刻舟如此我將三句對天之詞不得渋誇有以我字爲躬親維字爲不敢過等語俱不可用儀式刑不過重疊成文古人多用此法如自古在昔先民之類伊嘏文王輕只祭時稱仰之詞其右之既右享之總言其享非于天則疑之文則信之也註葢不敢必與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詞非詩中意

時邁

王十二年巡狩見周禮然武王受命七年而崩此會同祭告是苐商之後巡行侯國春岱嶽夏南嶽秋西嶽東北嶽之事也故曰時邁首章昊天其子之設問之詞也應之曰天寔右序周矣今諸侯震疊百神懷柔信乎神人俱以我王爲后矣于是復歎之曰昭明乎我周也在位序文德求此一王之新政所以順天心開王業也昊天之子之允矣惟王能保之也首章其字疑信審度之語與下寔字兩允字正相照葢武王誕膺天命眷念靡常口吻間如有旁皇不自信之意正其敬畏天心處右者右之臣民之上序者序之夏商之間百神不止河嶽河嶽特其大者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求懿德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俱是

柴望　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五嶽四瀆望而祭之故曰望

執競

此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或曰祀武世室而以成康配也頌三后處俱有功有德執競不顯德也無競是

皇功也武王之功甚光大故自其內之所運者而言曰執競成康之心甚宥密故自其外之所著者而言曰不顯然守成之德難見不如創垂之功易見故詩兩呼成康而申之曰斤斤其明斤斤正不顯之德也見其德于無競者爲有光而上帝是皇非偶也奄有句輕只引起下文之詞鍾鼓二節有以樂備禮謹分者未是上既言三后之功德矣而樂之作正所以象功昭德樂大者難于和今如是喤喤也小者難于集今如是將將也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由是而

降福穰穰亦三后之降之也穰穰則簡簡矣此正工祝致告之時主人未敢怠玩威儀尚爾反反而三后醉飽于上福祿之來反覆未已孰非啓佑之餘休哉如此說方關照有情威儀句原不甚重

思文

周人推后稷以配天首唱之曰克配正明其非忝竊也下正克配之寔后稷教稼本是小民本分中極厚極樸之事然經天緯地俱從粒食中出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故曰思文周人此詩似更于教化邊重正是

善揚厲祖德處立我烝民開說下來牟又于粒食中指言之陳常只在養上看出敬敷五教自是契司徒事註中皆得以陳甚有分曉曰帝命率育稷本体天心以養兆民德之及民與天無二配天何疑○立我烝民予意不作粒字解只是立命立德之立于極字更闡切且來牟下已言之不必重舉如此章意全就陳常一邊下思文之旨更覺融洽蓋不言穡事而言教化詩人微顯闡幽之意也

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

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重如此

臣工

舊說以咨茹爲敬在公之事是也然以下章爲咨茹之事似尚未妥蓋三月治田豈待咨茹而受上帝之明賜何以爲成法大抵成法所包甚廣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及一切脩稼政簡稼器凡屬明農之務皆是但力田者爭時進功是第一件緊要故下文只詳此意時方暮春便念二麥將秋西成在轉盼間總是

維恐後世之意然亦所以敬在公也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皆是保介又從中拈出一人言之兩節俱以嗟嗟起正是未語咨嗟其見慇慇重農丁寧告誡之意　錢以啓土五耕用錢鎛以去草五耨用鎛

噫嘻

曰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周禮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此當是戒其主吏故曰三十里曰十千率字一氣說下播必先耕駿發四句有以地與

人平對者亦不妨但須圓活耳葢率一川十千之衆耕一川三十里之地非地自地人自人也玩亦字自見

振鷺

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爲微子而作而振鷺不明其事故總以爲二王之後然宋既仍殷舊尚白以振鷺之潔白象其縞素似更有味備之

詩意以德爲主容貌德之符也聲譽德之流也振鷺二句不可作興體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容就助祭

時容止言非顔色也無惡言奉之爲君無斁言敬之爲客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詞因人無惡斁而幸其能保此譽非即此是譽也

豐年

豐年二字吸起章脉黍稌之性異宜兩者俱多則眞豐年矣萬億及秭高廩之數也烝畀二句頂酒醴言洽百禮包養老尊賢各項在内與載芟章不同降福句言豐年之祥徧也

有瞽

周人始作樂而合乎祖故賦有瞽樂以昭德報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卞悖故合奏于祖以驗之首章樂工備也二章樂器脩也三章始言作樂之盛傳于首章言總叙者言有瞽便見得作樂言在庭便見得合祖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眡瞭三百人相之作樂者瞽師設樂者眡瞭庭祖廟之廷說在周便見是一代新聲設業二句以簴爲主簴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樹羽懸鐘磬之制作懸下應田者非應小鼓田大鼓縣鼓即縣應田非言

縣而鼓之也鞉以節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圉以止樂簫象鳳翼管如遂既備乃奏安頓在簫管上此作詩者章法妙處喤喤二句一順說以和字作主喤喤便是和鳴不雜則拘迫而不和不肅則混淆而不和故肅雝而後謂之和鳴也先祖三句不平重先祖上此原以合乎祖也

潛

此冬薦魚春薦鮪之樂歌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薦之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說

雝

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下二節正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穆穆孝子主祀無此一段玄默深默之意不足以通神明亦非以相祀有人遂晏然無事之謂於薦廣牡只是陳牲以告辟公相之便了肆講紛紛必謂辟公以廣牡助祭可笑之甚眉壽繁祉皆已然事正昌後之寔既右二句就今日之祭言之又見廟廷肆祀皆宣哲文武之德自貽之非孝子之有以及親耳

言文德曰肅雝曰穆穆此辟公天子分明畫出文王精神來

載見

諸侯之來本爲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爲助祭首章諸侯來覲也二章率之以助祭也三章歸功于助祭者如烈文之義章者禮樂政刑之屬非祭典也龍旂三句不可以車馬見聞對看只照本文平平敘去車旂服物之有光采足以增輝上國故曰烈光以孝以享

重王者率之以祭上孝者盡志享者盡禮介眉壽三句一串說言壽以享福也根上孝享來此處且不須說諸侯爲我介之之意眉壽則多祜之永可知矣即此之謂多福即此之謂純嘏烈文三句又拈綏以字俾字始致歸德辟公之意耳

有客

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蓋其受封之後來見周祖廟之詩首章言其始至後二章皆言其將去而留之讀此詩見王者待人忠厚無猜無疑其一種殷勤篤志之意千古猶可想見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即微子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此正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在夷齊兩賢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有萋有苴句有就微子威儀說者有連下句僕從說者並存之左右字綏字妙得留賢之意用天子禮車則大路旂則大常用天子樂朝廷以雅宗廟以頌所謂淫威言浸淫于等威之外也此亦于綏之中取其

最重者以示可留之道非自誇其待客之厚

武

此大武之首章也樂以武名此詩不敘武功專言其用武之意亦猶思文頌稷言乃粒而重陳常不獨揚厲之工前聖父子祖孫兄弟實有一段相知處欲以示天下萬世耳無競維烈就混一天下虛說下爾功正與此相應允文二句董仲舒所謂作樂者必本諸始反本之謂也此處點出文王允文又見大武作述不獨爲湯之忠臣更爲父之孝子正是發墨點睛處

遏劉有以止紂殺言耆有以歸馬放牛言者余謂二意皆有紂之播虐剖心刳孕斮脛皆殺機也于戈弓矢兇器未藏猶殺機也武伐紂又戢于戈纔是遏耆定爾功言能嗣文之德致此無競之烈也

閔予

此詩不必強分渾一章讀之脉自井然成王嘗日痛腈衣之不及哀慕不忘誦章首三言何等悽愴怨慕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見守成之本念皇考却從皇考之念皇祖處此等處比壽常孝子終天之痛世主守文之道較深較遠周家祖孫父子淵源只是一敬文曰敬止武王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曰夙夜敬止永世克孝孝即敬也夙夜敬止敬即孝也繼序思不忘即上夙夜敬止推巳明心勉敬之意不必更入敬字不忘就成王心上說有天下曰業以天下相承曰序又承上武繼文成繼武生來篇中閔予字於乎字惻然可念

訪落

通詩俱道其延訪之意首二句言巳欲率昭考發其

端也於乎二句言昭考之未易率也將予二句即上悠哉之意而申言之猶顏子之所謂欲從末由維予小子語氣于此一頓跌未堪多難益言昭考之不可以不率也昭考之率文王也陟降庭止今日之紹昭紹其在庭在家者正率之之事也而末二語結之語意一滚而下原無層節有以泮渙而上爲道之難求紹庭四句爲求之于事者大謬

艾之爲言盡也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紹庭二句以紹字貫下庭家二字卽奠墻之義似不得如常講拘

着何事保其身使之安也明其身使之哲也有以保屬多難明屬泮渙尤謬

敬之

首節俱是述群臣之言敬之不是敬天只是戒慎便是天惟顯思二句相承說無曰高高三句正言天之顯處陟降二句亦一串說茲字正打上士字二節不聰敬止言已之不聰而未能敬也敬須有箇入門入門之法只要心體光明而求光明之法又只在學就將學也就將之不已緝熙也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學至緝熙則光明之心體復矣光明者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光明明德也緝熙明明德也此便是敬之極功不言敬而敬在矣顯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就自家心體言顯就人所告戒有形迹可據者言益示之不顯非不聰所能領而所謂就將緝熙者亦或有似是之訛此成王意也

首節余意作成王自言更妥不知朱注何以作羣臣語然相沿已久不得不從二節不聰字猶不肖不佞不穀之謂今俱作緊要字面謂下光明字即此聰字明原屬心屬目聰原屬耳何必牽繞

趙士會曰學是心學包得敬在說學敬便差此論精甚

小毖

訪落傾始也所以處常小毖謹後也所以處變成王此時說誅管蔡骨肉之變一為慘然一為瞿然然終有不忍明言者故借蜂鳥為詞此成王傷弓之鳴亦關弓之泣也不得以管蔡明說纔是詩意首句悔恨懲創之詞注何所字與其字神情不合莫予荓蜂四句舊以輕使輕信平對而以莫字貫下予詩人委婉之致真不翅卯酉相望細味之此中有無限悔恨意在莫字肇字絕妙云蜂能螫人莫予蜂之使也此自求辛螫而已其始也見桃蟲而信之豈意其倏忽之間拚飛遂為大鳥哉如此詞旨廻翔又復激切始予懲毖之旨有會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已不堪變又叢集也集蓼有暗指管蔡說者有謂此時已平管蔡只泛言者還就管蔡作痛定思痛語咨嗟慨嘆更覺有情

載芟

此詩大指及㣭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于神此報賽所由作也細分之首節之言耕芟柞如薙氏之芟艸柞氏之攻木此反土之耕也二節之言耘初治田除治其故根之未盡者也三節始播種之耕也四節種也五節苗生未齊時也六節苗齊生而耘也七節前三句穫也酒醴貫下三項俱就國家說皆豐年之慶也末節感

神休之遠也

思媚其婦當云思媚者其婦也有依其士當云有依者其士也舊作士媚其婦婦依其士尚欠直截函活是漬種谷未圻時其達是穀含氣欲生時有厭言苗有先時而長其長者傑然厭厭言苗巳同時皆長無不厭厭然故不可不耘耘必詳密曰綿綿在野曰穫濟濟以穫之人言在塲曰積有實以積之禾言萬億及秭言收成之多也有指爲積之數者百禮與豐年章不同此專就祭祀言如祼將妥侑迎賓送尸之類祭祀燕享俱屬國家說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大有之年燕禮豐隆自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豈不藹然且以地言令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良耜

首二節耕也三四五節耘也六節穫也七節豐年之祥也末節報賽也伊糾伊趙挃挃栗栗如墉如櫛俱體物妙語犉牡秋祀方社各用其方色如小雅以其騂黑之謂也

絲衣

說曰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儀禮賓三獻尸之后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盖于祭之後通敘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不重紑與俅俅上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鼐鼎省觸也三省皆往告于基壺濯籩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與鼎在門外故曰反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鼎鼐不言自與祖考上文也兕觥三句正是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不與祭對看不吳就言語上見不敖就威儀上見胡考句就士言之

絲衣　爵弁玄衣纁衣皆絲爲之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自堂三句　門左右皆有夾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主人所立在內西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而降往于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

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往門外視牲反于基以告曰充矣又舉鼎鼏觀之反于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也兩敦受黍稷器鼏鼎蓋

勺

朱鬱儀謂此下四詩皆大武樂章似有禮此詩于養晦用介處須看得好莫將武王作用說來與操莽相近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拈二時字纔見聖人無利天下之心只是與時偕行爾公允師亦只是師其時非師其武歸馬放牛之後子孫安享太平何武之足逞哉於鑠以器勢言守而不動曰遵蓄而未發曰養純熙有王氣昌隆光輝不可掩之意蹻蹻有仁人無敵之意造訓爲就業之有造于后人者言公小雅膚功亦作公時講謂公者言其無私似强

桓

此武王克商之後頌其用賢士以致太平也綏萬邦三句意本跌向下面而匪解句正承上接下之詞保有厥士用之四方天子以四方爲家四方有人則家

已定矣舊以上除暴安民下任賢圖治平對不知何解於昭于天二句總是贊詞於昭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與泰誓穢德彰聞語正相反照然於昭句不宜頂上克定句謂家定則民安民安則天慰皇以間之亦不宜頂上於昭句謂惟其於昭故宜其代商也各各虛揣爲妙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然王者時雨之師也故屢豐保有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掃穢出萬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往而是蓄刻薄之風熾保

全之義徽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响間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桓桓四方意竟彷彿然韓菹越醢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保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自見其不相及矣

賚

詩以賚名篇武王大封于廟作也徐徹弦謂後人所作兩我字俱代武王口氣武王既受命封建自應在開國之初安得非武王事文王二句見分封在今日

所以分封者皆文王功德所致武王推本先德自當如是敷時二句正明已分封之意然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思最可味今日土宇版章凡土宇所在皆文王功德所在言此欲諸臣知締造之艱也曰我徂求定欲諸臣之共求其定也末二句將周命再一提醒以警惕之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數思者在諸臣語氣正相呼應但此詩以安天下為主勤止只就求寧觀成上說時講云肇造區夏于服事有碍至于繹思亦欲其共安天下若謂武王恩澤不可不念又沒脈之極矣

上繹思就文王說下繹思就諸臣說朱傳如此世皆從之余意不然兩繹思即書汝往欽哉汝念哉同宜一樣看分封大典王者申命而遣之丁寧訓誡反覆詳慎如云我令敷此大封之典于是汝繹而念之我恭往而求天下之安定也嗚乎此時周之命也女繹而念之哉如此覺情詞踴躍快暢文王之功德上勤止句已言之矣何須再贅

般

武王既踐阼周行方岳祭告朝會此即舜巡狩柴望秩于山川肆覲羣后之事葢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陟高山三句是祭告事敷天之下二句是朝會事然因朝會而祭告不可平看陟高山三句內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墮山喬嶽即高山也高山有狹而長者有高而大者皆陟之此就一岳言由河所以周四岳也不重在河亦不重在翕上如云泛河水之安瀾云耳敷天二句正發朝會之意首尾再與時周之命見天命人心咸與維新令人有暢然處亦

見新朝氣象然不必就命令說

詩經偶箋卷十二終

詩經偶箋三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魯頌

謂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于坰野尊賢祿士脩泮水守禮教東略淮夷新作南門脩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之時魯賢臣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魯頌皆史克筆而班固王延壽以爲奚斯誤矣

崔爰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言頌者名生于不足故也

崔仲凫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猶曾無商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

駉

衛之美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之頌僖公

也曰思無疆思馬斯臧一也考牧國之大事故括此
一事言之每章上思字就平日政治各項泛言之下
思字始着落馬上無疆思之遠無期思之久無斁思
之勤無邪思之正彭彭言盛伾伾言多力繹繹言長
驅不息袪袪言强健馬之盛還於彭彭等字見之不
在歷聚毛色上凡說無疆等要與末句相關易曰牝
馬地類行地無疆馬臧者行地無疆故應上無疆字
驥雖不稱力有材力者能耐遠故應上無期字易廣
八卦傳于坎曰爲馵足爲作足馬之作足者其行無

休息故應上無斁字馬善徂者不失其馳故應上無
邪字都各章自相照　薄言略舉之詞略舉已無不
有言盛也

有駜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首二章燕飲也末章頌禱也舊
于首二章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大泥只是飲而洽
情以相樂耳夙夜字不必滞活看振振鷺四句有以
舞與樂平對者有謂鼓以節樂者后說較妥然謂振
鷺之舞爲伶人醉言舞之舞爲自舞亦似不必自今

以始非一歲也有穀不專指禮敎信義寬說此于胥
樂兮稍黏上文意與前二章略別

泮水

美僖公能脩泮宮也在泮飲酒而上述當日事慶幸
而贊美之既飲旨酒至末皆頌禱之詞獨詳于淮夷
者淮夷世爲魯害書載伯禽奄宅曲阜徐戎並興春
秋僖十三年嘗從齊桓公會于鹹爲淮夷病杞十六
年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病鄫凡人之頌固生于其
所不足者也首二章要得賸見之意魯侯之旂猶昔

也鸞聲猶昔也馬猶昔也以今之戾泮而頓覺其茷
茷焉噦噦焉蹻蹻焉與衛之儀若以泮而重自魯人
見之然也小大之從所謂環橋門而觀聽也匪怒之
教所謂敬敷五教在寬一時泮水之士所謂春風煦
之時雨澤之者也三章之飲酒亦幸詞也而下遂以
頌禱之言致之大抵詞之頌禱者意長而語短一事
不足以盡其意又取一事以進之既飲旨酒四句願
其壽而又長道以服衆也穆穆章願其敬德敬儀以
則民願其允文允武以格祖明明章願其以明德服

淮夷皆頌禱也濟濟章言魯之所以制淮夷者不徒
在致武而在得人德心句重下之勇以成功和以居
功皆德心也角弓章言魯之所以服淮夷者不徒在
軍容而在廟筭爾猷句重勝筭在我角弓束矢戎車
徒御皆猷之輔也而下遂以淮夷納欵歸化之事終
焉
二章其音昭昭言臨幸泮宮人人傳播其聲音昭然
國中也有作講秇横經之音者謬
三章既飲旨酒四句有以飲酒而介壽以道而服人

平對者未是只串說下爲妥難老不宜講作長生人
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不遽老者然
長道如仁義禮樂皆是過泰論振長策以御宇内權
謀之善者曰長策道治之善者曰長道羣醜以魯人
言
四章穆穆句輕則民格祖平對重二敬字二允字文
武兼備所謂無不孝也多祐泛說不必是烈祖所錫
只自求多福意
五章既明其德正是服遠之本不得以文德武功對

看既作泮宮二句亦非文德感化之謂只形容泮宮
脩治氣象改觀之詞虎臣四句兩在泮亦點綴語重
獻功不重得人上
六章德心句重看德心者鞠躬致主同仇殲敵之心
也有此心自然立功居前爭功居後烝烝衆也皇皇
大也不吳不諠譁也不敖不輕躁也訩問訟之官也
七章兵備兵謀開說稍重謀邊此卒獲正是孔淑不
逆卒獲生于平日不服上來言其後日畢竟獲也
八章元龜象齒南金皆所獻之琛也禹貢淮夷之貢

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荆揚貢齒革九江納息大龜
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淮夷惟此三物亦見其搜異
物以獻誠之屬也
四章之化民與三章之服衆不同服者只是行此道
以服之與服人以善事同化者敬自脩之而民得于
觀感者自化却與道之以德事同五章之明德與四
章之明德亦不同所謂敬明其德者就巳之德而言
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所謂克明其德者是脩德以服
之即論語脩文德以來之也七章之卒獲與八章之

憬悟亦不同獲者以智力届之憬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閟宫

此詩美僖公脩廟而作篇中皆張大其詞以爲頌禱猶斯干之意耳首二句先提出脩廟卽推本有廟之由乃直從源頭說起自赫赫姜嫄至纘禹之緒見周人之始生自后稷至克咸厥功見周人始有天下而有周則有魯自王曰至附庸見魯之始有封國而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

始言僖公祭郊廟獲福之事秋而載嘗四節是詳廟祭之福天錫公章是詳郊廟之福末章申明脩廟與閟宫二句相應此其大略也然此詩原因脩廟而廣言之故周公之孫十二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以下言廟祭者致詳而天錫章只言獲福之多不言郊祭之事此等處俱有分曉不可艸艸放過

首章閟宫深閟也惟深閟故侐然淸靜實實以下盤其言枚枚以上結構言此二句正當日脩廟事下原始以誦之魯爲周之支周爲后稷之胤后稷爲姜嫄之子故從姜嫄說來然自此至附庸止詩意只以啓僖公耳赫赫六句稷降生之異降之九句稷功業之隆然九句中自百福至下國是天降福以及于稷就封有邰言俾民至下土是稷降福以及于民就教稼穡言曰百福者稷以種植封是降之百谷降之福也重穋稙穉非專指黍稷菽麥是就百穀中種有先後熟有早晚者言有稷二句與黍稷二句又不同上以天降之意爲重此則教民徧種上說奄有下土正頂四有字說去謂稼穡之教徧天下也纘禹之緒句輕

帶

二章推言周家自太王初基文武與王只引起周公相業爲下封魯張本翦商言其勢也從僖公時推言商所由翦始於太王非太王初有此志也致極也届至也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絲毫未絕武王決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始興牧野之師此語形容武王應天順人曲盡克咸厥功已包周公在內然不必補說侯以列爵言宇以分土言

三章上俾侯于魯告周公以其意而此乃命魯公以

龍旂二句還兼郊廟於秋二句專屬廟可也

就封也亦見郊廟之典于此脩矣龍旂四句廟祭也皇皇二句郊祭也是饗二句郊祭而獲福也含下天錫章意在周公皇祖廟祭而獲福也皇祖注指羣公不是后稷含下秋嘗四章意在獨龍旂二句諸說紛紛有指郊祭者指廟祭者亦有兼指郊廟者爲廟之說者曰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郊祭非龍旂也爲郊之說者曰周禮司常載日月之常交龍爲旂旂十有二旒日月即龍旂也郊特牲亦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故意其爲郊也留此再考郊只孟春行之故春秋二句定屬廟

四章至七章詳廟祭獲福之事公車云云是武功亦曰致敬于廟者武功亦善繼述中事也泰山二章就獲福後言之也載嘗至洋洋所謂匪解不忒有慶以下皆福女之寔也牛觸則不肥夏制以福衡見其豫也白牡祀周公羣公則用騂所以別周公于王者也犧尊祭器也毛炰胾羹祭品也毛炰一物胾羹二物籩豆大房三件籩豆魯公十二周公十六大房以載

千乘雖徒十萬三萬或不舉因而行也

牲體亦器祭也萬舞大夏象文大武象武也俾爾六句只散散說去不必强對俾爾神使之也方盛爲熾無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維祺爲臧不虧句土地無侵削也不振句人心無動搖也三壽三老也岡陵合上總魯邦是常意

五章公車至敢承皆武功也有謂千乘之車徒不應止三萬者要知千乘三萬都詩人偶舉之詞耳朱英以飾矛矛又以二綠縢以約弓弓又以重此公車之盛弓與矛載之車上者故屬車公徒之冑貝以飾之

朱綅又以綴貝烝徒增增而盛此公徒之盛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與其會伯會封魯淮徐並興故曰戎狄膺荆舒懲下又將福壽反覆言之富謂年之富也胥與試味一胥字舉朝皆老成不止于三壽矣無有害無後艱也

六七章反覆其詞皆以擴土宇爲說乃福之最大者以終保彼東方之意泰山日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封內言餘所未有者故皆以遂荒冠之徐宅海邦皆連屬魯之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于南

者魯侯是若順魯侯之欲非人之順于魯侯也

八章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也逐句散說不必牽合眉壽保魯句保已有也居常句復固有也燕喜句一身之福也令妻句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句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句邦國之福也既多受祉句安頓絕妙著此呼吸純字精神活現人必壽而後福可享前曰眉壽又曰黃髮兒齒此之謂純嘏也。

九章脩廟之事正與首二句相應斷截之所生之處也度量其制用之宜也尋尺適其長短之質也松桷句制之偉也路寢句制之弘也新廟句另看廟本故宮僖公新之故曰新廟孔曼且碩即上有侐孔碩奕奕之意奚斯處要補入僖公萬民若者慰崇德報功之心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閟宮當為羣廟魯申公則謂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非桓四親廟之上而使克誦之非孔子所錄也

商頌

那

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一章臭味未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三章鐘鼓交作。九獻既終時也末二章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巽之也。始祭以鞉鼓當祭以鞉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亦互言之

首章那言多已總前三章意單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此不和樂之成在于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及之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鞉也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則鼓從之奏鼓簡簡不兼鞉下淵淵亦不兼鼓衎烈祖自我衎之也未說到感格上

二章綏我思成鄭注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如或見之則思成矣綏字亦妙思不成故不能安思成故安鞉鼓四句合鞉鼓與管與磬而以和平二字腰聯之。磬乃堂上升歌玉磬非堂

下收樂之石磬玉磬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非若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今堂下之聲與堂上之磬和平如此赫然湯孫汝之樂可謂盛矣極其稱贊之也彼此相濟為和高下適均為平穆穆厥聲盡在上四句內

三章凡祭將畢則鍾鼓盛作如楚茨之鍾鼓既戒鼓鍾送尸亦其証也有斁以清濁高下言有奕以綴兆疾徐言亦不夷懌亦字包周頌先祖是聽在內可見商文簡古

四章疊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作商先祖說溫恭二句言自三闋以至九獻無時不敬其事不分事與時言　顧字湯孫字有冀望之意

烈祖

首章是奉祭之由二章載酤進羹正祭時事然所云有秩之祜未盡也故又以得人得天並言之見今日格享之必然受福之無已皆烈祖所貽也黃耇無疆降福無疆孰非申錫之無疆者乎

首章先祜舍下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是也申錫一

路濮下布秩自然無疆斯所指今王也二章獻酒進羹是一時事然其序先酒而後羹清酒為灌獻所用羹定則熟薦之時故耳看本文既字亦字不宜拘拘作對只一路說下奏假二句就進羹說無言靡爭以主祭助祭分三章約軝三句得人自天降康二句得天溥將句過遞之詞以格以享自諸侯之助祭言來格來享則祖考歆之矣

玄鳥

此詩諸說紛紛有謂兼祀契湯武丁者有謂兼祀湯武丁者有謂專祀湯者有謂專祀武丁者有謂宗廟之樂歌總言商先后者余折衷之謂祀契章首三句只似說一緣起不應無須契一語謂祀契非也謂祀湯後不應重敘武丁且作于武丁時不應以武王自予詞肯夸耀如此謂祀湯非也謂宗廟之樂歌亦無指寔維祀湯與武丁及專祀武丁二說近之然小序以為祀高宗更似可信近日沈無回亦主此說宜從之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之所由王方命厥后二句立后案為武丁繼湯

中興張本而總承之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以歸重武丁曰在武丁孫子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因曰此武丁孫子固武王也是儼然一武湯也有何不勝乎是以龍旂十乘無异方命厥后之日也肇域四海固無异奄有九有之日也四海二句又申前龍旂二句景員句又申前邦畿三句此等處不必更深一步前言十乘此更逗出四海前言畿域此更逗出形勢而受命咸宜正與前受命不殆相應言自先后以至武丁無不宜于受命者此百祿之所由荷也百

祿似當指後人說亦就土宇人心見之

首章生卨而曰生商言商人之生始于卨也宅殷土芒芒堯封契契居之也武湯武字正與三節武字關應正域彼四方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人不得剸而據之也

二章方命二句承上正域來方命厥后就人心言奄有九有就土宇言在武丁孫子正是血脉流貫處固承上不殆亦推動本章文勢

四章肇字雖解作開亦有始字意再造之功與開創同也

楊用脩云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祈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與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申甫爲嶽神所生可乎蘇明允曰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二說可正遷史之誣燕以春

分來其來主爲乎乳故古以爲祀高禖之候

長發

此祫祭之詩也商之業始于契大于相土集于成湯而佐之者伊尹故均頌之濬哲二句爲一篇之綱自洪水至既發祥之發于卨也相土二句祥之發于相土也自帝命不違至第六章祥之發于湯也而伊尹以元臣配享祖廟故末章言尹之功以終之湯之德只是一敬四章之不競絿不剛柔敬以敷政也五章之不震動不戁竦敬以用武也六章之有虔亦敬也

即上帝是祗之心也
首章濬者深沈而不淺露也哲者明睿而不昏昧也
亶聰明作元后人君聰明又怕淺露故曰濬哲逆而
推之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甚輕只
發明洪荒甫闢之日有娀氏已在幅隕之內耳子篇
狄之子也生商與玄鳥章不同彼言生商人此言造
商室也
二章桓如桓桓武王之桓撥如撥亂之撥書曰敬敷
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當顓蒙之世突以教化示

人使之就我約束非剛徤明決斷斷不可故曰桓撥
非以身教先之不可又曰率履不越受小國大國就
命之敷教上說勿誤作受封遂字旣字妙寫達字之
神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常爲王官之伯長諸侯烈
烈就功業說海外有截亦非納土爲臣只向化意
帝命以下四節皆言湯之受命也重一敬字此章亦
不宜以有時有德並看文勢緊連爲是湯齊齊字最
可味與致天之屆屆字同義然此亦只言天命集非
言王業成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恰到合生時節

聖敬三句一連直接說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
躋之實也遲遲正形容不息之意就躋字上便見聖
假就日字便見遲遲上帝是祗亦是敬之純一處終
日乾乾對越上帝若說以敬事上帝便差式九圍亦
寬說下正其事
四五章受共球而爲綴旒爲駿厖所謂式九圍之命
也不競絿剛柔不震動戁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
事者如此小球大球是輯五瑞小共大共是貢方物
綴旒謂總攝得他來駿厖謂承載得他起古人取喻

親切上言文事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故以駿厖喻
競太急絿太緩剛太猛柔太寬震動有張皇驛騷之
意似屬太過戁竦有畏懼葸怯之意似屬不及是道
是總即與上天休天龍應
六章正湯伐桀事有虔與前三章敬字相應烈烈非
由師衆之盛由理直氣壯來莫遂莫達從苞蘖字生
亦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有截即上式于九圍與
共球之受也韋顧二句說剪桀之羽翼亦不妨時說
與桀之悟此亦書生之見耳當時湯旣伐韋顧則兵

端已啓有逼主之漸矣縱使桀能改前湯不復興問罪之師將置身何地哉本文分明說苞有三蘖則是翦其羽翼而后劖其本根亦未爲不可但此有緩攻徐戰意非如後世之譎詐耳

七章言尹輔賛之功中葉謂相土以後湯以前允也天子猶云真主一般前云湯降此云降于卿士皆鄭重之詞兩實字要得揚尹功口氣緊緊叠說

殷武

帝乙之世武親盡當祧以其中興之烈特爲百世不遷之廟祀之非升祔之詩首二章伐荆楚三章服諸侯中興之事也四章畏天畏民中興之本也五章赫聲濯靈中興之象也末章則詳其立廟之事

首章撻奮二字有卓然毅然鞭笞四夷之意高宗當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念頭便陵夷不振矣罙入其阻三句有以覔荆二句總承罙入句者有以罙入二句對末句總承者只順文叠叠說爲妥荆楚左挽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高宗深入其地破其巢穴盡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盡無所逃遁故其地盡爲我有所謂有截也亦猶功而曰緒上承祖宗下開子孫不似后世之好大喜功而生事于四夷者比也

二章責楚之詞義正詞嚴正是王者正正堂堂問罪興師氣象說氏羌遠者如此荆楚之近可知說氏羌之自言如此荆楚之勢王師者可知說成湯又與上湯孫之緒相發說來享來王曰商是常又見非貪非黷只問他本等職貢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

三章服諸侯也歲事所包者廣即朝覲述職也春夏朝宗其來以時故曰歲事稼穡乃歲事之重者勿予禍適漂漂之意形于言色稼穡匪解亦非以塈罔自恃尚有不敢自必意在自殷武至此俱是赫聲濯靈光景五章特拈出言之

四章言高宗之畏民以畏天中興之本也畏天只在畏民畏民之實只在賞罰二事僭濫以事言不怠遑以心言不僭濫即是無怠遑非又不僭濫于終意命于下國二句荆楚平諸侯服便是對天言故曰下國

五章極字有歸往取正二意四句合而觀之中興氣

後殘

詩廣傳
五卷

後學吴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氏栞于金陵節署

詩廣傳目録

卷一
周南九論　召南十論　邶風十論　鄘風六論　衞風五論　王風六論　鄭風七論
卷二
齊風七論　魏風六論　唐風十論　秦風五論　陳風四論　檜風三論　曹風三論　豳風六論
卷三
小雅五十八論
卷四
大雅四十八論
卷五
周頌二十二論　魯頌三論　商頌五論

詩廣傳卷一　　　　　　船山遺書十二

衡陽王夫之譔

周南

夏尚忠忠以用性殷尚質質以用才周尚文文以用情質文者忠之用情才者性之撰也夫無忠而以起文猶夫無文而以將忠聖人之所不用也是故文者白也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匿天下之情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忠有實情有止文有函然而非其匿之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不匿其哀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不匿其樂也非其情之不止而文之不函也匿其哀哀隱而結匿其樂樂幽

而耽耽樂結哀勢不能久而必於旁流旁流之哀慘慄慘澹以終乎怨怨之不恤以旁流於樂遷心移性而不自知周衰道弛人無自情而其詩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上下相匿以不白之情而人莫自白也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愁苦者傷之謂也淫者傷之報也傷而報舍其自有之美子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昆傷而不報取其自有之美子而視爲愁苦之淵藪而佛老進矣性無不通情無不順文無不章白情以其文而質之鬼神告之賓客詔之鄉人無吝無慚而節文固已具矣故曰關雎者王化之基聖人之爲天下基未有不以忠基者也

聖人有獨至不言而化成天下聖人之獨至也聖人之於天下視如其家家未有可以言言者也化成家者家如其身身未有待於言言者也督目以明視眩而得不明督耳以聰聽熒而得不聰善聰明者養其耳目魂充魄定居然而受成於心有養而無督矣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若夫既養而猶弗若也聖人之於天道命也道且弗如天何也雖然則必不爲很子傲弟煽妻之尤而抑可抑其銳以徐督之君子猶不謂命也人而令與未有不以名高

者矣人而不令與未有不以實望者矣若夫言者相窮於名而無實者也故易曰咸其輔頰舌咸之末矣榮之以名以暢其魂惠之以實以厚其魄而後夫人自愛之心起德教者行乎自愛者也親之而人不容疏尊之而人不容慢關雎之道俾不自弛其后妃之尊而親於君子而奚求而不成輾轉反側而望之琴瑟鐘鼓而榮之環宮中之尊卑少長得主而如一身文王復奚以言哉匪太姒能勿督乎悁人不然異乎身以視家訟言以督不順則委之若命是心與耳目搆而天下之至賾交格而未已其不相及也久矣故曰關雎者風化也

道生於餘心心生於餘力力生於餘情故於道而求有餘不如其有餘情也古之知道者涵天下而餘於己乃以樂天下而不匱於道奚事一束其心力畫於所事之中敝敝以昕夕哉畫焉則無餘情矣無餘者惉滯之情也惉滯之情生夫愁苦愁苦之情生夫劬倦劬倦者不自理者也[illegible]夫愒佚乍愒佚而甘之生夫傲侈力趨以供傲侈之爲心注之力瞀之弗恤道矣故安而行焉之謂聖非必聖也天下未有不安而能行者也安於所事之中則餘於所事之外餘於所事之外則益安於所事之中見其有餘知其能安人不必有聖人之才而有聖人之情惉滯以無餘者莫

之能得焉耳葛覃勞事也黃鳥之飛鳴集止初終寓目而不遺俯仰以樂天物無惉滯焉則刈濩絺綌之勞亦天物也無殊乎黃鳥之寓目也以絺以綌而有餘力害澣害否而有餘心歸甯父母而有餘道故詩者所以盪滌惉滯而安天下於有餘者也正牆面而立者其無餘之謂乎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至矣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廣也采采卷耳嗟我懷人則不盈傾筐矣然且寘之周行焉故曰慎也采采卷耳則嗟我懷人矣登山酌酒示不永懷焉故曰廣也且夫忘而寘寘而必得其所慎也非慎之乎方寘之頃也方寘之頃則既忘之而不容自持矣其度本慎其經緯之也有素是以可慎焉非所慎而無不慎故曰密也密則可以與於醻酢之槃矣忘其所不忘非果忘也示以不永懷知其永懷矣示以不永傷知其永傷矣情已盈而姑戢之以不損其度故廣之云者非中枵而旁大之謂也不舍此而通彼之謂也方遽而能以暇之謂也故曰廣也廣則可以裕於死生之際矣葛屨褊心於野裳衣顛倒於廷意役於事目熒足蹢有萬當前而不恤政煩民兢情沈性浮其視此也猶西崦之遽景視方升之旭日駤戾之情遂乎風化殆乎無中夏之氣矣

樛木報上之情也葛藟不得而縈福履不爲之祝矣然則

樛者以收責而縈者固無適情與夫高明者易簡之積也高而不易嶔岑者與明而不簡謷謷者與遽欲胥天下於大同不情其情而澹忘之於報施泮散者與嶔岑者絕人謷謷者自絕泮散者欲同而得異故聖人不絕報施之情維天下於弗弛也姊姑之親后妃之尊胡求弗得而不諱用其相報之私斯不亦易而可親簡而可知已乎始之以愔愔之心永之以休休之色下曰我以爲報也上不嫌奄有之曰以報我也受者安報者不倦咸恆之理得上下之情交高明者以何求而不獲邪是故甚危夫嶔岑而甚惡夫謷謷也謷謷者曰借我無以樛之彼終不我縈之今之

勸我福者忠任其不幸我禍也人無適好而奚此貿貿爲
勿剛岔岑而嶄絶於恩怨之外莫如老死不相往來無或
同而亦莫之或異庶有瘥與詢然則亦殆乎汀禽原獸之
相遇矣于日鳥獸不可與同羣免於禽獸之羣爲已足矣
報施者人道之常也奚爲其不可哉
上有勸心下無勸力下奚以能無勸力也授之以式則爲
之有度矣授之以時則爲之有序矣授之以貲則爲之而
無餘憂矣故王者制民產而天下之力不勸不勸則力以
息而長力長而不匱乃相勸以勤而漸勤以心旌天下之
心而勸之行之所以興也芣苢之詩力之息也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自旦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田家婦子乃行
歌拾艸一若忘其所有事而弗憂其日故寂國無暇民寂
民無暇日無與爲之息焉耳井田廢阡陌開民乃有無度
之獲月令廢啟閉亂民乃有無序之程兼并興耕者穫十
而斂五民乃心迻於憂而不善其事獲之無度則貪者競
程之無序則惰者益愴心移於憂而所事不善則憔悴相
仍終歲勤苦而事愈棘民不可用矣終歲勤苦者未有可
用者也夫民之愛其力也甚於上之愛其心是以時未至
於晅風和日美艸佳蔭之下不給於斯須之歡其愈於死
也無幾故曰救死而恐不贍非但其飢寒之謂也

靜而專坤之德也陰禮也陰禮成而天下之物已成故曰
芣苢后妃之美也是故成天下之物者莫如專靜以處動
不喪其動則物莫之有遺矣芣苢微物也采之細事也采
而咎其有掇其莖捋其實然後袺之袺之係然後襭之目
無旁營心無遽獲專之至也夫苟浮情以往幾倖以求盈
目皆是而觸手旋非取物已勤而服躬不審則遑掇捋之
緒亂袺襭之容道旁小草且觀面而非吾所據又況其大
爲者乎故君子觀於芣苢而知德焉專者靜之能也靜之
能物之幹也斯所以崇德而廣業也雖然有辨於一事而
專之歷事事而專之無弗專也舍衆事而專一事則事之

廢者多矣專以廢事坤之四所以爲括囊與雖无咎不可
得而譽焉專於一事則且專於無事老氏以之曰專氣致
柔能嬰兒乎芣苢當前而莫之采道喪於己矣奚貴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志亢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知擇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致飾也飾於己而後能擇於物擇於
物而後亢无有悔也弗飾於己以擇於物物亂之矣弗擇
於物以亢其志亢而趨入於衰不如其弗亢矣秉喬木之
志擇乎錯薪而匪楚弗刈然且盛其車馬以弗自媟焉漢
之游女豈一日而獵堅貞之譽哉陶宏景之誕而僊也种
放之富而訟也弗自飾也幸而未有錯薪之芃芃焉不然

吾不知其所以哉余惻之欸不知命也王逢之不仕不知義也弗擇其族而與之為伉儷死不如其偷生隱不如其尸祿矣嬴豕之孚泥淖焉耳矣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於旋而後信其祥一旦而獵堅貞之譽者未之有也

天之所不可知人與知之妄也天之所可知人與知之非妄也天之所授人知宜之天之可事者也天之所授人不知所宜天之無可事者也事天於其可事順而吉應天也事天於其無可事凶而不咎立命也王者之民足以知天王者之道足以立命麟趾之詩備之矣麟之趾振振公子麟而宜有振振之子可知者也公子之有管鮮蔡度不可知者也麟之定振振公姓（姓孫也）麟而宜有振振之公姓可知者也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隧之晉不可知者也譽宜有者歸德於麟而非妄矣虛不可知者以俟之命而亦非妄矣身有儀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對而後振振者異乎夫人之子姓人之所與知麟之所以為麟也公子之有鮮度而可弗以為公子公姓而有射肩之鄭請隧之晉而不敢不自安於公姓哭淵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鮮度晉鄭心所有力所可為而害不極天下得絕鮮度於弗子而晉鄭不得代與於一姓嗚呼麟之所以為麟蓋有道以善此矣非夫人之所能與知也身有儀家有教侯有度王有章天下有以奠麟之德昭昭也而藏已密矣天下弗能與知而知其為麟于嗟麟兮淵之變建成元吉之禍廷美德昭之慘天下亦早有以知其弗然矣奚以知也所不可知者鮮度晉鄭而可知者麟也

召南

聖人達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琴瑟之友鐘鼓之樂情之至也百兩之御（御迎也將亦迎也）文之備也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學以其文而不以情也故情為至文次之法為下何言乎法為下文以自盡而尊天下法以自高而卑天下卑天下而欲天下之尊己賢者懟不肖者靡矣故下也何言乎情為至至者非夫人之所易至也聖人能即其情擧天下之禮而不蕩天下因聖人之情成天下之章而不紊情與文無畛者也非君子之故翕合之也故君子嗣聖人以文而不憂情之漓使君子嗣聖人以情則且憂情之詘矣情以親天下者也文以尊天下者也尊之而人自貴親之而不必人之不自賤也何也天下之憂其不足者文也非情也情非聖人弗能調以中和者也唯勉於文而情得所正矣患乎貌豐中嗇之不足以聯天下乎故聖人盡心而君子盡情心統性情而性為情節自非聖人不求盡於性且或憂其蕩而況其盡情乎雖然君子之以節情者文

焉而已文不足而後有法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悔厲而吉賢於嘻嘻之吝無幾也故善學關雎者唯鵲巢乎文以節情而終不倚於法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敬之豫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敬之畱也先事而豫之事已而畱之然後當其事而不匱矣乃可以奉祭祀交鬼神而人職不失過墟墓而生哀入宗廟而生敬臨介冑而致武方宴享而起和歎然情動而意隨孰使之然邪天也天者君子之所弗怙以其非人之職也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心至而道起雖其善者亦物至知知而與之化也化於善莫之有適未見其歆喜之情異於狎不善也夙夜之僮僮未有見也未有聞也見之肅肅聞之惻惻所自來也還歸之祁祁既莫之見矣既莫之聞矣餘於見肅肅者猶在也餘於聞惻惻者猶在也是則人之有功於天不待天而動者也前之必豫後之必畱以心繫道而不宅虛以俟天之動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夫天之聰明動之於介然前際不期後際不繫俄頃用之而亦足以給斯蠭蠆之義雞雛之仁焉耳非人之所以爲道也人禽之別也幾希此而已矣或曰聖人心如太虛還心於太虛而志氣不爲功俟感通而聊與之譍非異端之聖人孰能如此哉異端之聖禽之聖者也

草蟲無當於道與何居乎召南之錄也草蟲其卽道與君子之大戒者以斯心而加諸道也草蟲之憂樂也疾矣合離貿於一旦而憂樂卽遷是則耳目持權而心無恆也以斯心而加諸道嚮於彼者有餘而心無餘心無餘以宅道則以見異而遷也亦自此而流故君子戒以此心而當道畱已遷而不欲其竭也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有與道同情者唯君子悉知之悉知之則辨用之辨用之尤必裁成之是以取天下之精而宅天下之正故君子之用密矣與天地同情者化行於不自已用其不自已而裁之以憂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不與天地同不憂也與禽魚草木同情者天下之莫不貴者生也貴其生尤不賤其死是以貞其死而重用萬物之死也與女子小人同情者均是人矣情同而取取斯好好不卽得斯憂情異而攻攻斯惡所惡乍釋斯樂同異接於耳目憂樂之譍如目擊耳受之無須臾畱也用其須臾之不畱者以爲勇而裁之以智用耳目之旋相譍者以不拒天下而裁之以不訢智以勇君子之情以節不拒而抑無訢焉天下之情以止君子匪無情而與道同情者此之謂也故天下以草蟲之情交君子弗拒可矣感其未見之忡忡而不與戚戚也接其既見之悅

夷而不與泄泄也天下以自止於禮矣君子有時而以草蟲交天下方其忡忡不改樂焉方其悅夷不忘憂焉攝之不漏用之不流遷之不遠君子以自敦其仁矣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鳥魚草木之幾而況草蟲之憂樂乎故即草蟲以爲道與夫廢草蟲而後爲道者兩不爲也雖然草蟲固女子小人之情也向背疾故也

靜斯涵涵斯微微斯慮慮斯皦惡審時地敘皦惡審斯忌惡也嚴時地敘斯致美也盡忌惡嚴致美盡無不敬焉敬此也已采蘋之敬靜德也采以其所盛以其物湘以其器

奠以其位以齊湆之徐徐于于蔑不安也乃以信鬼神之享而亡疑凋潦之毛中饋之事亡疑於鬼神況君子乎嗚呼未有不靜而能敬者也乃有靜而不能敬者涵而不求微微而憚於慮不沈不掉而固未有主吾不知其何心

易曰小貞吉大貞凶凶義也吉非義也小貞者大貞之賊也大貞之志而小貞之恤大貞之不毀者鮮矣女子而訟獄貞者之所忌也忌訟獄之傷貞也而侘傺煩冤以憚於屈無已而死之死抑不得弗獲已而從之忌訟獄而直尺而枉尋介然之氣一用而衰何足爲有無哉大貞者保已而不保物者也明王與方伯之教行淫亂之俗革且弗能保物之不犯況丁亂世履危機而遇凶人之健訟者乎必無訟而後以全其貞是必天之無露而後可無濡也雖速我訟亦不汝從保己而不忌於物吾知免夫

女有不擇禮士有不擇仕嗚呼非精誠內專而揀美無疑者孰能與於斯乎殷俗之末革也凶年之殺禮也摽有梅之女所以求於士也伯夷不立於飛廉惡來之廷雖欲爲殷之遺臣而不可得采薇之怨其尙有求心而未慊者與殆夫揀美已疏增疑而未專者與陶潛司空圖之早逝吾未能信之以誠也女有不擇色斯無擇禮士有不擇死斯無擇仕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合則從離則去道隆而志隆

彼之所得於天者順也舍巷而無主舍管而無天舍一旦而成千秋之憾是其於夫婦之義君臣之交天且損之矣天損之無爲而更漸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有悔焉不可得而无悔斯其所以爲龍與

命必有所受有受於天者有受於人者知受於人者之莫非天也可與觀化矣知受於人者之均於天也可與盡倫矣人者天之緒也天之緒顯乖於人待人以行故人之爲天之化也天命而不可亢唯其尊焉耳天命而不可違唯其親焉耳尊親者理之所自出也故尊親制命人之天也天之命也無心人之命也有心乃孰使制命者而生斯心

莫之致而至也均是人矣尊親者制卑者受焉故曰乾稱父父即吾乾也坤稱母母即吾坤也故君子之言命亦斬矣人有心而制命有心而非其自私之心然後信之以爲天人乘權而制命唯尊親而後可以乘權尊唯君親唯父母而後可以制命非是者固不敢以乾坤之道授之矣斬於言命者非所制而不受乃亦受之於所制而不敢曰均是人也制之令而後爲恩制之不令而即爲怨也國君嫁女於諸侯姪娣從二國媵之姪娣從姪娣非必媵者也不以德不以容然而使之媵者君父焉耳君父之命之媵也有心其必命之媵也不可以相求其何心非君父之私矣

尊吾君親吾父尊親吾天也尊而親抑非私也於是不敢曰均是人也唯其意以抑揚而胡弗我恩也躋君父於天而君父不讓觀天於君父而赫赫臨之怨尤以釋而曰寔命不同殆於知命者矣知命而後尊親之倫盡尊親之倫盡而可以事天矣可以事天則無妄於事人無妄於事人故其言命也不得不斬也非所尊而君之非吾父母而親之呴呴甡甡奔命於乘權之毗類不得而安之於命無能自立而委之於命是雞鶩之依於豢也乾坤其毀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億其或有之也女屏翳於闇帷未知其懷春之與否也雖未知之億其懷之如其懷之斯可以誘之矣林有樸樕加密焉白茅純束加固焉未見其有懷春之迹也有女如玉而無懷春之迹濁世之悠悠者可信其無可誘矣而猶未信也姑脫脫以進前焉始知帨之不可感尨之不可使吠也吉士之知何知之晚也知之晚者弗授以早知也脫脫以進前將感其帨將吠其尨可厲詞以責矣而猶弗厲大貞者不恃詞色之厲也析謝纚之齒非貞女也馳平安之槼非貞臣也吾保吾貞蒼天正之蠡蠡交於眉睫猶蝨蠓耳惡足以驚止水之波而淪吾如玉之溫恭哉故貞者幽道也晉貞人而與絜言論風采於艱危之始未見貞人之多得也始之以炎炎中之以熒熒終

之以燼矣始之以涓涓中之以瀸瀸終之洋洋矣心藏於肺附論定於蓋棺存乎其所自喻而已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夫豈與唐林謝朏爭一罅之光哉

何以知何彼穠矣之爲不挾貴也挾貴者人未有以貴予之者也美其車侈其族相羨而無嫉心非挾者之得矣是故德之顯者衆著之不如其獨喻之德之幽者獨知之不如其衆推之衆推之又不如其衆安之也美其車侈其族羨而弗嫉殆乎其衆安之矣君子之以考天下而自修者用此道耳婦德陰德也婦禮陰禮也是以貴於衆著也位處於幽道立於潛鐫心刻行亢於室而矜於是乎驕氣乘

之而居之不疑於獨者之不媿於獨鮮矣故幽之爲德危德也得失隱而無速報之吉凶不見是於天下而不知危乎無以自考非考之衆情之安否亦何以知其順逆哉易曰括囊无咎无譽閉情自恬矜其无咎蓋有咎而不自知矣譽惡從而至乎

太學廢而世子無親臣封建廢而帝女無婦禮君臣夫婦之道苦矣天子者操天下之貴者也操天下之貴以與天下交雖弗之挾而人疑其挾抑已操之而奚以保其不挾邪操貴以臨士而士疑士報以亢而不親操貴以臨夫家而夫家疑疑弗敢責以禮而禮廢故夫古之王者及乎未

能操貴之時而俾與他日之臣友友之夙而後臣之迨其臣而已親矣此大學齒胄之效也帝女貴而夫之貴無待焉故爲元侯之充國其國侯其侯也無待於帝女而不加詘有待於帝女而不加崇交相爲貴弗相爲待則雖有不率之婦無所操而抑不能挾矣無挾者亦無疑其挾者然後坦然豔稱之以爲榮洽於情括於勢婦之所繇順封建素定之效也故其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無嫌乎其以貴序也又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無違乎其以夫婦序也嗚呼君臣親於廷夫婦讓於室天地交品物咸亨先王之節宣行而福祉之降亦大矣太學以教也非斬以親其臣而親臣效之封建以治也非斬以成婦禮而婦禮效之大哉洋洋乎先王之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有如此夫道之替也太學圮封建裂元子早貴帝女降於寒門未嘗操貴不知有友既已爲夫乃操其貴雖有賢者刻志降之以鳴謙其鳴也卽其不謙者矣矧夫倨然以鳴豫者乎故曰正其本萬事理言循末之不足以救也

邶風

哀有遺思有度可以涉變而不自喪乎未也謂伯夷之無怨者伯夷之心也父以其國而命諸弟已去而大頁釋北海之濱樂融融也傳伯夷而爲之怨者亦伯夷之心也君

不惠而喪其天下臣尋干戈於君而天下戴之衆不知非而獨銜其恤西山之下惡得樂之陶陶也古之有道者莫愛匪身臣之於君委身焉婦之於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已榮辱自彼而生死與俱成乎不可解而卽是以爲命然而情睽而道苦焉哀惡從而遺思惡從而爲之度哉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擬諸伯夷兄弟之閒而不可擬諸伯夷商周之際莊姜與伯夷其有同情乎哀之不遺唯不知遺是以患其哀之傷思之不度唯不知度是以患其思之殆亦旣念有酒而可以遨遊矣地有餘情未嘗自錮泰然寄意於彼而業已知其甚適哀之不欲傷思之不欲殆夫豈

出於委命安心者之下乎非無焉不忍用也非不知焉終
非我安也求之樂而不得則終求之哀而不自怫也我姑
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吾其能爲卷耳之后妃乎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吾其僅爲泉水之思婦乎終風之曀陰陰
之絺綌之淒其非榮公帶索之日也故爲林逋魏野而有
哀思之未忘者胡取乎其爲逋與野也爲陶潛司空圖而
哀思之盡忘者則是堯舜其仇讎而聊爲之巢許也對酒
有不消之愁登山有不極之目臨水有不愉之歸古人有
不可同之調皇天有不可問之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
廬苟自愛矣惡得而弗悲

不以臣之事君婦之從夫者事父非子也以臣之事君婦
之從夫者事父猶非子也不以子之事父者事君從夫非
臣非婦也以子之事父者事君從夫亦非臣非婦也臣事
君而不得於君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以之事父則舜將
忌象之逸而怨己勞也婦從夫而不得於夫曰綠兮衣兮
綠衣黃裳以之事父則伯夷將怨叔齊之爲衣而己裳也
若夫臣之於君婦之於夫惟其志而莫違嫌於賴寵而讓
所當得於變作則張禹之下權姦爲忠趙后之進妖妹爲
順矣道在安身以衞主身不安而怨雖怨利祿之失可矣
道在固好以宜家好不固而懟雖懷牀笫之歡可矣何也

臣之於君婦之於夫非天親也則既有閒又從而引嫌以
不輸其情則以致其忠順者不愈薄乎屈子菉葹之嫣班
姬紈扇之悲夫亦猶行綠衣之志也與

匪刻意以貞性知其弗能貞也刻意以貞性猶懼其弗能
貞也孤臣孽婦孤行也而德不可孤必有輔焉輔者非人
輔之心之所函有餘德焉行之所立有餘道焉皆以輔其
貞而乃以光明而不疚故曰益德之裕也夫能裕其德者
約如泰窮如通險如夷亦豈因履變而加厲哉如其素而
已矣弗可以爲孤臣孽婦而詭於同亦弗可以爲孤臣孽
婦而矜爲異非無異也異但以孤臣孽婦之孤行而勿以

其餘也居之也矜尚之也絞刻意以爲巍巍之高皦皦之
白而厲於人是抑緣孤孽而改其生平豈其能過不及焉
耳已指靑霜誓寒水將焉用溫溯逆流披回風將焉用惠
終溫且惠未亡人其有推遂之心乎嗚呼斯其所爲終無
推遂者也當其爲孽如其未爲孽也而後可以孽矣當其
未爲孽溫且惠也如其未爲孽者以孽而何弗終之邪志
之函也固然氣之守也固然威儀之在躬臣妾之待治也
固然習險已頻則智計愈斂閱物多變則自愛益深廣以
其道於天下不見有矜己厲物之地守以其恆於後世斯
必無轉石卷席之心無所往而非德也其於貞也乃以長

裕而不勞設矣故虞仲之殘其形任冰之亂其室范滂之以爲善戒其子刻意危矣以言乎淑愼則末也奚爲其末邪德不裕而行無輔也

人之歷今昔也有異情乎逋賢不肖而情有所定奚今昔之異也其或異與必其非情者矣非其情而乍動於彼於此不肖之淫而賢者驚之以爲異矣情同而或怨焉或誹焉或慕焉或有所冀而無所復望而情之致也殊賢者以之稱情而不肖者驚之以爲異矣繇不肖者之異而知情之不可無貞無貞者不恆也繇賢者之異而知貞於情者怨而不傷慕而不暱誹而不以其矜氣思而不以其私恩

也故綠衣怨也日月誹也燕燕之卒章慕而思也先君之思誰思乎非卽夫顚倒綠黃逝不古處者乎昔之日覿面而遠之若染今之日契闊而懷之若私昔非惡其染而今不以私明矣嗚呼國有將亡之機君有失德之漸忠臣諍士爭之若讎有呼天籲鬼以將之者一旦廟社傾山陵無主惻惻焭焭如喪考妣爲吾君者卽吾堯舜也而奚知其他哉欲更與求前日之譏非而固不可得矣弗忍故也

悲夫世亂道亡怵亂以爲恩怨而義滅無餘矣臣弑其君子無懟焉子弑其父臣無尤焉賊賊以爲君引領以覬其生我弗得而後怨及之而人道亡矣州吁弑君兄以立臣民無詞以相誹毒衆不堪而後擊鼓之詩作衛先公之教民而誣上行私不可止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入乎春秋而詩之亡也嗚呼擊鼓之弗刪者著詩之亡也嗟夫州吁不勤民於陳宋石碏之忠無以動國人無知不行虐於雝廩管仲鮑叔之才無以納公子過屠肆者惡其忍而屠君父之肆就求膏潤焉田爾田宅爾宅抱爾婦子執手以偕老則晨斯夕斯於寇讎之廷亦何知有平生之君父哉闊不我活洵不我信覬活於凶人而望其信終以自毒將誰怨而可乎

雄雉矜羽毛而不自戢其音飛鳴勞而傷之者至矣故曰自詒也必欲避自詒之咎乎莫如勿爲雄雉也無可矜抑無容戢彼方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免矣雖然非徒嬰兒彼也吾已無殊於嬰兒而奚以免哉處亂世仕闇君非才者之所堪尤非不才者之所堪也誠有所矜而不自戢物必忌之受物之忌而已不能忘忌於此抑不能不屈於彼而忮求興矣不才而忮其忮也忍不才而求其求也淫幸而濟者有矣而天下賤之才而忮忮而終有不忘才而求求而終有不遜未有不自詒以勞傷者也嗚呼其將處於才與不才之間乎有美而不矜能鳴而戢可弗忮可弗求也免自貽之阻而用其戚乎雖然有美而不矜已且弛

其美矣能鳴而戢不鳴而奚以爲君子也才與不才之閒可處而不可處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則亦無殊於嬰兒者流矣天命我以才而試之於危亂之世以相勞是憂患之府也譏不恤怨不避死且不惜而奚暇擇臧焉故雄雉之臧女子之懷姑息之忠祈免君子於禍者也於道則未也是故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君子以九卦之德行乎憂患損一而已矣不恃損也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君子之臧勿恤其矢而不期於譽揭日月而沛若流泉奚疑哉

匏有苦葉非匏之無甘葉也濟有深涉非舍深而無可涉也深則厲厲則深亦不濡也淺則揭淺固可以不厲也知擇而已矣情者陰陽之幾也物者天地之產也陰陽之幾動於心天地之產應於外故外有其物內有其情矣內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袗衣之被不必大布之疏琴瑟之御不必抱膝之吟嬪御之侍不必縞綦之樂也絜天下之物與吾情相當者不乏矣天地不匱其產陰陽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無俟他求者乎均是物也均是情也君子得甘焉細人得苦焉君子得涉焉細人得濡焉無他擇與不擇而已矣故知其有餘不患其不足知其不勞不患其不可求飲食之勿粲頤非必餒矣男之勿綏狐女之勿蹙雉非必獨矣遇主不於狗監非必窮矣得生不於蹴爾非必死矣遲俟之須臾快騁之千里亦何嘗抱蔓而歸望洋而歎也哉故曰發乎情止乎理止者不失其發也有無理之情無無情之理也

信而見疑勞而見讁親而見疏不怨者鮮也雖然未可怨也人而不肖矣弗之信不敢疑也弗之勞不能讁也弗之親彼且求親而唯恐疏也以心委之而後求我於心以力翼之而後讁我於力從之而買未有能讎者矣夫兩賢不相怨相怨者必不肖者也而彼已固然奚爲其怨之乎故夫君子之欲居厚也則有道矣信無能不盡吾盡吾性焉

勞無能不庸吾庸吾才焉親無能不敦吾敦吾情焉我性自天不能自虧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雖欲讎我而不得而況得而不讎無讎之心而歸於厚厚以躬焉耳若夫君子之處不肖也抑有別矣不幸而與其人爲昆弟或不幸而與其人爲夫婦盡其所可盡無望知焉無望報焉其所不可盡者以義斷之也乃與其人爲君臣去之可矣如與其人爲朋友絕之可矣去而有懷睠之情絕而無比匪之戒則悁悁然怨昔者之徒勞而歎其不讎固君子之所不屑也唯然而君子之怨天下也鮮矣屈原之君臣匪直君臣也有兄弟之道焉匪直兄弟也有父

子之道焉怨蘊修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非以賈也殆夫殊之泣旻天矣谷風之婦惡足以及此哉黽勉者賈而已矣豫悏必讎以賈之不讎則從而怨之有洸有潰詒不肯者之侮而不知自裕是可怨也賈曰相怨於肆矣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衞之民皆賈矣豈復有君臣夫婦昆弟友朋哉

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心之所期爲者志也念之所覬得者意也發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動焉而不自待者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人即無以自貞意封於私

欲限於小厭然不敢自暴猶有媿怍存焉則奈之何長言嗟歎以緣飾而文章之乎意之妄忮懟爲尤幾倖次之欲之迷貨利爲尤聲色次之貨利以爲心不得而忮忮而懟長言嗟歎緣飾之爲文章而無怍而後人理亡也故曰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惡之甚於死者失其本心也繇此言之恤妻子之飢寒悲居食之儉陋憤交游之炎涼呼天責鬼如銜父母之恤昌言而無忌非殫失其本心者孰忍爲此哉二雅之變无有也十二國之風不數有也漢魏六代唐之初猶未多見也夫以李陵之逆息夫躬之窒潘安陸機之險沈約江總之猥沈佺期宋之問之邪猶有忌焉詩之教導人於清貞而蠲其頑鄙施及小人而廉隅未刓其亦效矣若夫貨財之不給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諧游乞之求未厭長言之嗟歎之緣飾之爲文章自繪其渴於金帛沒於醉飽之情覥然而不知有譏非者唯杜甫耳嗚呼甫之誕於言志也將以爲游乞之津也則其詩曰竊比稷與契迫其欲之迫而哀以鳴也則其詩曰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嘑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甫失其心亦無足道耳韓愈承之孟郊師之曹鄴傳之而詩遂永亡於天下是何甫之遽爲其魁哉求之變雅亡有也求之十二國

之風不數有也終窶且貧室人交謫甫之所奉爲宗祧者其北門乎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北門當之矣是北門之淫倍於桑中杜甫之濫百於香奩不得於色而悲鳴者其蕩乎不得於金帛而悲吟蕩者之所不屑也而人理亦亡矣毛氏獎北門爲忠臣莊定山躋杜甫於康節沈溺天下於貨利而鑠其本心儒者不免又況何景明謝榛鍾惺之區區者乎

與情者曰以思士思妻之情舉而致之君父亡憂其不忠孝矣君子甚惡其言非惡其與情以亢性惡其遷性以就情也情之貞淫同行而異發久矣殆猶水也漾洧相近以

出而殊流殊流而同歸其終可合也湘灕桓洮相近以出而殊流殊流而異歸其終不可合也情之終合與終不合也奚以辨哉以迹求之不得喻諸心而已矣貞亦情也淫亦情也情受於性性其藏也乃迫其爲情而情亦自爲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受有所依授有所放上下背行而各親其生東西流之勢也喻諸心者可一一數矣均之爲愛而動之惻然將之肅然斂之愈久而愈不容已則以用之君父昆友可生可死而不可忘以叛均之爲愛而動之歆然思之泆然斂之則隱遂之則盛則以用之思士思妻忘生忘死而終不能自名其故夫其終也可生可死而灼然不叛忘生忘死而莫能自名則心亦傳於迹而皆不可揜矣靜女之一章曰俟我於城隅其俟可知已兩貞之相俟未有於城隅者也其二章曰貽我彤管其貽可知已彤管貞物也貞物而淫用之顧名不慊而僅託其煒也其三章曰洵美且異其美可知已意以爲美而異意不以爲美而故不異也非所俟而俟遽也非所貽而貽虛也無可異而見異焉心喪主也遽則然審則否虛以往實失其扃心喪而燼然與心得而退聽斯情也非以用之牀笫綢繆之愛更奚用哉孝子之於親忠臣之於君其愛沈潛其敬怵惕迫之而安致命而已有餘戀

亂離而無不營情之性也故曰召之則在側求而殺之則不可得又曰執贄而後見三讓而後登言其俟之有擇地也故曰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奉之君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奉之父言其貽之有擇物也故曰叔齊不以得國爲非常之慈周公不以郊禘爲非常之福言其見異而弗之異也情迫而有不迫道有常而施受各如其分是故命有所不御召有所不往受祿而不誣隆禮篤愛而不驚然乃終以可生可死而不可貳若此者借以靜女之情當之未見其相濟而成用者也故擇理易擇情難審乎情而知貞與淫之相背如冰與蠅之不同席也辨之早矣不獎其淫貞者乃顯如猶未顯邪抑即夫發不遽物不虛心有定美而不喪其主者介之以求性性尚可得而親乎

鄘風

奚而必言天邪奚而勿庸言天邪疑於天之不然推求之不得而終推之天則言天也固然爲天而無疑而人道以起則勿言天也君子之言有天體有天化化而後命行焉君子之言化有天化有人化化疑於人而人道起矣君子以人事而言天有在天下之事有在我之事在我之事天在我也在天下之事天在化也在乎我之事而我猶不能知然後推諸人之外而曰天謂一唯天化而廣大之體變

不可測也北門之詩其言天也我作我知而且推而外之勿庸言天而亟言之小人之道也柏舟之詩其言天也我不能知我不能作推而外之而人始有權必言天而決言之君子之道也天者體之廣大者也在通而行乎通在窮而行乎窮其廣大也人可與之而廣大者也與之者人事也在順而理順在逆而理逆亦其廣大也然人弗可以學其廣大矣故夫爲柏舟之女者亦天矣爲柏舟之母者亦天矣乃天自授柏舟之母以不順之化而固使柏舟之女順爲命也天授我以爲人則既於天之外而有人既於天之中而有人則於人之外而繫有天惡能以其固有爲必

肖天之廣大而無擇於逆順哉乾亢有悔君子不違其亢坤疑而戰君子不爲其疑知其理數之或然則諒之而已矣所貴乎人者爲其能諒天也未聞其恃天之諒也諒天則不敢固求肖天恃天之諒則失己而怨天天不可肖是以有外天之詞己不可失是以置天而怨亦不傷柏舟之言天至矣可與事天矣北門之大夫能安其心行其素軒睦其家勤幹其國奚天之必困之哉天授以窮而非授以逆己弗能盡人焉於天何有哉

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陰長之世佞偪忠淫蠱貞君子孤行而無權不能愛人自愛而已矣不能治人自治而已矣故曰有孚顒若勿自褻以全己也全己於行易知也全己於言難知也言者褻識具者也褻則其言言識也識則其言言惡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其惡以識之惡惡之心始亦無異於好善而亟稱也然而長言其惡者言之惡因之而長矣惡之條理於是乎粲然而有其初終惡之蕃變於是乎爛然而有其情文凡此者君子之心所固無也而天下之情所固有也君子幸而無之欲極其實而遂有之天下不幸而有之以言之既微於有而疑非君子之必無君子且不幸而必有之天下重不幸而益著之則言之長矣醜與辱亦自此長矣極火之勢於燎原而後

撲之吾懼夫灼及於撲者之帚也故曰盥而不薦自潔焉矣有孚顒若弗屑問之矣馬援之戒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不可言者弗忍言也不忍天下之有此事乃可以觀民不忍吾心之有此言乃可以觀我不言而靡爭君子之神道設教也牆有茨國人疾公子頑而不欲長言之保其不欲長言之心觭其尙有君子乎

姦容非妨貞之具文詞非獎佞之資子曰以貌取人吾失之子羽非子羽未嘗失也以言取人吾失之宰予非宰予未嘗失也舍是而椎魯朱離魁頭鴃舌耳不可喻目不欲

覬將與之謀貞而訐直亦難矣哉象服之宜德之助也鬒髮如雲揚且之晳亦載禍宜人之徵也邦之媛兮洵哉其媛也所責備者以其有可責者在也故責直者尤責之文士責貞者尤責之姣人天授之而天不任咎人任之矣然則天之寵人既寵之以性抑寵之以情才以爲天下榮奚可廢哉愚哉莊生之言天全也必哀駘它叔山無趾而後爲天全也則天胡不使之爲縱目乎胡不使之爲歧舌乎抑胡不使之爲頑石之與瘣木乎必不可以淫而後貞必不可以佞而後直則彼都之士女固不如禽禽不如木石而天地之生毀矣姿容之盛文詞之美皆禽與木石之所

不得而與者也故唯一善者性也可以爲善者情也不任爲不善者才也天性者形色也棄天之美以求陋濇穢櫟之木石君子悲其無生之氣矣

懲禍亂者必改其政改之一旦取百年之利而纖悉圖之則改之也有力所謂塞淵也改之一日遽取百年之功績而有之秉心已切必有傷焉者矣衛之政上嬉而下媟也是以亡衛燬之興塞而不流淵而不浮是以富率其民於耕桑畜牧之中今日之桐漆而他日之琴瑟早在其握中目不瞬于不告倦慮重情迫上下相切而尋於貨財蝃蝀相鼠疾淫如君父之讎而怒氣奔之奪其蕩泆之情而遏束之也急雖然其音亢其詞訐先公溫厚之教亦自此而無遺矣盟狄而不恥滅同姓而不戚背盟主即楚而不慙君臣交訟兄弟操戈而不恤改流而得塞未見其塞祇以多咎改浮而得淵未見其淵祇以多險矣愈哉人之大淫也有二閉一而啟一所啟者尤重矣故淫於財者其趨也必淫於色淫於色者其反也必淫於財趨者相資反者相誚是故淫於財者恆盜氣以誹薄天下之浮流而挾富以相傲逮其傲不可復瘳矣淫於財之視淫於色利病貞邪未見此多而彼寡也何也胥之爲禽獸而滅人之紀者也定之方中以前其詞蔓其政散定之方中以後其詞絞其

政壓周於利而健於訟雖免於亡其能國乎故春秋生名衛燬賤之也

惡怒不相爲用者也怒之又從而惡之是終無釋也苟惡之又以怒加之將不擇其所可勝矣人之無威儀容止者亦何至於死哉刺無禮者惡也詛其死者怒也惡怒之情交發則佻達之子視諸君父之讎而有不反戈之氣亦狂矣哉空言之褒刺實事之賞罰也褒而無度溢爲淫賞刺而無餘濫爲酷刑淫賞酷刑禮之大禁然則視人如鼠而詛其死無禮之尤者也而又何足以刺人趙壹之褊息夫躬之忿孟郊張籍之傲率王廷陳豐坊之狂訐學詩不擇

而取相鼠者乎卜岬嶸而無地上廖廓而無天義結於中天地無足爲有無而況於人乎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我所之者何若不能自宣也而百爾之不如洵不如矣我所之者何若將欲顯言之乎歸咭焉耳固不如勿歸咭之爲禮也將欲深言之乎言外也義內也不相及也不相及則言窮不我嘉而我尤者愈有以爭我於義矣義與言不相及而以言言義此亦一義也彼亦一義也虛實相爭而虛者恆勝何也一成之侀眾議之繁苛有所怙以爲辭以捽抑至性而伸其外貸之義者力足以驕語而無怍也是故所可言者歸咭

焉耳控於大邦焉耳皆百爾所思可襲義以爭我者也過此以往生於性結於情不有我所之者乎我所之者果何若邪藏馳之怨婦黍離之遺臣沈湘之宗老困燕之故相悲吟反覆而無能以一語宣之同其情者喻之而已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曠古杳今求影似而不得矣況稱狂之百爾哉嗚呼其異於焄蒿悽愴孤縈於兩間者無幾矣是以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也乃以質諸鬼神而無疑矣妄哉

衞風

如金如錫剛柔際也如圭如璧方圓契也明乎剛柔方圓之分合者崇道而不倚於術者也不知其分恆用其半而各不成不知其合兩端分用而不相通孫思邈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心膽不相謀而知行不相捽以思邈爲知道者殆乎崇術以妨道者與夫君子之膽以從心也君子之知以審行也故剛無所屈柔無所忤方無所枉圓無所因苟用必極無用半而止之術也乃君子之柔所以剛也君子之圓所以方也柔之而益剛圓之而益方變化屈伸以期行其志膽不狂心不葸智不流行不滯隨時消息以保其貞無分用而屢遷之術也故君子者知剛而已矣不知柔也知方而已矣不知圓也時在柔而柔以爲剛時在圓而圓以爲方志定久矣志定則貞勝貞勝則貞

觀貞觀則大大則久久而不渝雖以之處衰世保令名亦道而已矣奚術之尚哉此衞武之所以睿而不失其正也唯裕也是以可久唯密也是以自得自得以行其志而久不遂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考槃之碩人所以爲碩也諸葛亮密矣其未裕乎裴度裕矣其未密乎夫裕以密則用而天下世受其福不用而天下不激其禍天下之所激未足以任天下也賢者激而相助爲已甚不肖者激而相附以行其私藏身林壑之下且以激天下而起戎徐稱范滂以之而貞凶況持榮人禍人之柄以用當世者哉碩人之寬規之遠也永矢勿告懷道必行而不爲之名也不肖者

消賢者安之也三代而降其唯李沆乎由天下而不寵其智勇聽天下而不喪其樞機米乃以之蒙數世之安故碩人者正己而有光輝者也

齊相競鄭相狎衞相棄三者成乎風而君臣朋友夫婦之倫大數雖然尤莫數乎其相棄也故曰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競相陵狎相侮胥棄之所自生雖然尤莫棄乎其有挾也衞之相棄衞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際無之而不有挾也忮人之情君挾勢臣挾能友挾力人理盡矣未有夫婦而挾者也悍婦之情競豔妻之情狎婦道止矣未有以挾而求固者也而衞之婦人上自宮闈下迄主

賓賢者妬者奔者無之而不挾嗚呼容色之飾族姓之榮婣亞之勢魚菱之資有無之求御冬之蓄車賄之遷食貧之久興寐之勞孰不可得之於婦人而一相齟齬歷言申說以相詰苟其有丈夫之情而不爲之刺骨者鮮矣況夫終風之主洸潰之夫二三之士而欲其相容以相保也烏可得哉何知仁義貨賄而已矣何知綢繆脅持而已矣故石碏以給子立義禮至以殺友銘功元咺以訟君見直子鱄以黨姦守信賢者且然而其下又可知已夫莊姜者所謂賢也碩人之挾富豔與氓之詩一爾其挾同其見棄同未見其愈也

性非學得故道不相謀道不相謀情亦不相襲矣巧笑佩玉檜楫松舟竹竿之女不襲柏舟稱其情而失損哉果有情者未有襲焉者也地不襲矣時不襲矣所接之人所持之已不襲矣夫非終風子非擊鼓坦然於不見禮者之側而緩緩需其窮亦自處之道也果有情者亦稱其所觸而已矣觸而有其不可遺焉惡能貨色笑而違心以爲度觸而有其可遺孰奪吾之色笑而禁之乎無大故而激不相及而憂私憤而以公理爲之辭可以有待而早自困耳食鮑焦申徒狄屈平之風而呻吟不以其病凡此者惡足以言性情哉匹夫之婞婞而已矣書曰若德裕乃身裕者憂

樂之度也是故杜甫之憂國憂之以眉吾不知其果憂否也

木瓜得以爲厚乎以木瓜爲厚而人道之薄亟矣厚施而薄償之有餘懷焉薄施而厚償之有餘矜焉故以瓊琚絜木瓜而木瓜之薄見矣以木瓜絜瓊琚而瓊琚之厚定以矜矣見薄於彼見厚於此早以挾匪報之心而責其後故天下之工於用薄者未有不姑用其厚者也而又從而矜之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報之量則已逾矣好者兩相好者也夫安得不更與我而永好乎授之以好而不稱其求憎惡仍之而無嫌聊以閉褰夫人之口則瓊琚之用持天

丁而反操其左契噫夫非衛燬之隆懸孰能爲此哉故齊从毛傳齊桓死亟伐其國滅邢爭莒南獨親楚而決背中夏曰吾之報已逾量矣恩盡而爲我之所爲矣嗚呼此衛之所以誣上行私而不可止矣

王風

非時以令之迫促以期之無老弱遠近箕斂以會之三浮而上之役一者民不啻於役二也稍餼之給上不能徧須而假之有司有司又不能徧須而假之胥長上之須者十役之受須者不二三也上曰吾固有以須之矣即多役之而猶民之侯彊侯以也於是而役之之心不爲之懲止大

詩廣傳卷一

役則有大飽大飽則有大困上無經下無藝農避而廢耕女怨而廢織雖有薄賦固無能供而上且不給於稍餼未有能薄其賦者也嗚呼竭民力絕民性憯民心迄乎役繁而盡矣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非不爲之期也雖欲期之而而不得也東周之失民定其亡矣秦隋蒙古之瓦解賦未嘗增天下毒悶胥此也夫

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怒以報怨怨以益怒始於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絕矣夫詩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於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雖怨怒而當其情實如其不相知也則怨不知所怨怒不知所怒無已而被之以惡名下惡死耳下怨勞耳而上名之曰姦上惡危耳上惡亡耳而下名之曰私姦私之名顯於相讟則民日死而不見死國日危而不見危偷一日之自遂沈酣瘖痳浸淫肌髓而不自持也故曰流而不反也周之戍申許何戍乎憂危亡耳能逼王漢上割濮地宣王征而不服平王遷而益偪微申許之戍則楚替加於王城屈伸閒耳矣周不振諸侯不勤息鄧不固申許之戍未可以日月計而其詩曰曷月予還歸哉然則撤戍卒敵荆尸觀兵三川而遷九鼎但得偷安一日之歸也周之民所弗恤矣敵加於枕席王危如晨露民已漠然不相

詩廣傳卷一

知顧以懷歸之情遷怨爲名而誹之曰念毋夫平王亦不幸而甥於申耳如其不然而抑又何以爲之名邪乃民之偷也苟欲爲之名何患其無名也故民之死非民自死上死之也君之亡非君自亡民亡之也諸侯不相靖大夫不相勸庶人師師爲名以交謗是以盤庚致怒浮言而君子聽之以平上下之情有君子于役之勞則有揚之水之怨有揚之水之怨則有兔爰之怒下叛而無心上刑而無紀流散不止夫婦道苦父母無恆交謗以成乎衰周情蕩而無所輯有如是故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

我生之初不問而知非幽王之世也平王立國於東晉鄭輔之齊宋不敢逆民雖勞怨猶有繾綣之情焉迄乎桓王而後忠厚之澤斬矣故隱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於是乎託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桓王也嗚呼弱而自彊者興弱而自靖者存其亡也弱而詐者也天地之道剛主柔天地之化柔屈剛坎而有尚維心亨者剛濟險也蒙而有功初筮吉者柔信剛也已弱而詐蒙而行乎險詐與詐感天下胥詐而已固不敵矣兎之所以爰爰也詐屈於羣詐而伸於顓蒙雉之所以羅羅也平王弱而情見桓王弱而情隱我生之初尚無爲周之遺民思平王而歌之而桓王甚矣

無事謂他人而父之無事謂他人而母之無事謂他人而昆之罷民之淫也迫則謂他人而父之迫則謂他人而母之迫則謂他人而昆之罷民之窮也兄弟不力而親他人他人不情而思兄弟罷民之變也淫必窮窮必變變而不出於淫罷民可哀而君子弗哀惡其淫也嗚呼桓王唱國人和含翼而親曲沃曲沃倣之舍鄭而親虢虢公擕之君子無恆於上小人無恆於下情至則淫情盡則變桓王之世自天子迄庶人無有一而非罷民雖欲相顧以相閭罷民之不足以蔭藉乎罷民久矣

采葛之情淫情也以之思而淫於思朱傳云以之懼而淫於懼毛傳云天不能爲之正其時人不能爲之副其望耳熒而不聰目敝而不明心眩而不戢自非淫於情者未有如是之亟亟也此無所不肅其亟亟終不能得彼之亟亟彼不與此偕亟亟焉而此之情益迫矣有望於人而不應有畏於人而不知所裁中區熱迮而弗能自理是故其詞遽其音促其文不昌其旨多所隱而不能詳情見乎辭矣桓王之世臣主上下之閒胥如此也身心無主而不足以長言國奚而不儆俗奚而不積邪何以知情之淫也其諸詞不豐而音遽者乎韓柳曾王之文噍削迫塞而無餘雖欲讎爲千古之淫人其將能乎

言愈昌而始有則文愈腴而始有神氣愈溫而始有力不爲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不爲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罕譬善喻唱歎淫泆若緩若忘而乃信其有情古知道者之於文類然也東周之季大曆之末刻露卞躁之言興而周唐之衰亟矣知言者辨之是以甚惡夫采葛

鄭風

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以君子之道觀之緇衣非誠好巷伯非誠惡也緇衣之好有歆焉巷伯之惡有憂焉憂則有忌而不殫其惡歆則流於物而不專其好矣故

人之有好惡獨用之情也不憂其害而固惡之惡之而患有所不避無所望益於彼而固好之其好之也亦無藉以致益於彼而紓吾好天祿與共也天職與共也我無能爲益焉然而好之則已摯矣若夫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歆於相卽而相益交歆弗已而情流惡得復有獨用之情哉緇衣之詩王子友之工其術以歆天下者也走死臣民而戴之易世上非以仁屬下非以義報上下相呴以沫游泳而交爲餌傾虢檜撓周室持權晉楚爲天下先施及孫子習而不革以成乎貳國殆夫游俠之雄者也夫好賢者舉如是也夫君子則何貴焉

不釋於懷抑無容已於畏不能不畏而終有其懷畏之情自懷生懷之力窮其爲畏屈哉故忍之長久而決之崇朝置所畏以必行其懷更無能以畏威之者矣雖然其爲詞也有辨先言畏後言懷淺人之詞也所重在懷而畏終伏而未有以處也先言懷後言畏深人之詞也所重在畏而求以釋懷懷終伏而鄭重以持之也故將仲子兮深人之慮也志將變矣據序謂鄭莊公祭仲諫叔段之詩在叔于田之前序說爲是

與其專言靜也無寧言動何也動靜無端者也故專言靜未有能靜者也性之體靜而效動茍不足以效動則靜無性矣既無性又奚所靜邪性效於情情效於才情才之效皆效以動也然而情之效易留才之效易倦往往不能全效於性而性亦多所缺陷以自疑故天下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且夫人亦有志矣天下亦有量矣人事日生而不可禦矣不勤胡成不獲其志欲忘而不能惡乎靜不勤失時弗能豫而必遽圖之蚤者崇朝救其後者經旬彌月而不逮惡乎靜不勤而姑待姑待而事又生補前綴後情分財散智者不逮愚者之半煩冤以永日惡乎靜是故天下之能靜者未有不自動得者也心警而後魂依乎心魂充而後魄依乎魂依則安安則豫故震艮相連咸恆相錯不動不可止不感不可久翛然晏處物非所謀而亂者

多矣雞鳴之詩其殆於知道者乎子興視夜動以勤也莫不靜好靜以善也靜以善可與幾矣諸葛孔明善爲此詩者也治蜀以勤事槃身瘁而不輟乃其言曰寧靜可以致遠澹泊可以明志其靜澹也殊異乎王衍房琯之靜澹也不見則子都矣見則狂且矣無能必子都之非狂且而狂且之不可子都也悲夫人之不能自定其情見異則遷而遷則異也有如是夫是以審乎情者當之寧狂且不見而疑乎子都勿子都見而狎以狂且善用其不足也裕乎守者當之謂我子都而不自見美謂我狂且而不自見惡不警其無恆也足乎道者當之天下欲子都我而不可得而

終無能以我爲任且天下欲狂且我而不可得而抑不自失其子都施之以大正也非然求免於天下難矣在山而思荷華在隰而思扶蘇不必夫淫者而皆然悠悠之毀譽汎汎之離合亦孰與正之哉

無邪之謂直邪斯枉矣邪而名言之以正無辭於枉況夫邪而名言其邪者乎邪而名言其邪無忌憚者也弗獲已而惜其名言揜惡而著其善揜薄而著其厚揜叛而著其合其猶有人之心焉心苟欲之行卽暴之身苟行之言卽暴之言者不慚聞者不驚於是而抑爲之虛聲以相脅未能行而如其行且將曰吾以率吾直也嗚呼人理絕矣人理之絕而欲冒直之名是相獎以禽名而不知底止陳其詩觀其風惡之無庸懲之無術而君子懼矣將仲子之詩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不能終畏而猶存乎畏也褰裳之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有人之心者其能爲此言哉禽鳴之無能譯也如有能譯之者吾億其且不忍出諸喙也女無忌於閨士無忌於庭小人無忌於國君子無忌於廷於是而以事主則忽突儀亹唯所君矣於是而以交鄰則齊晉秦楚唯所戴矣其執政之言曰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其女子之言曰人盡夫也面相覿心相揭仰不見天俯不見人雖有君子亦惡從而治之

抱賢人之心者豈能有加乎亡損而已矣賢人者賢於人者也但賢於人無賢於己視諸人之不賢而見賢視諸人之賢而亦何賢邪故序雞鳴之詩者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君子亦猶是度焉耳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於淒淒而見喈喈之爲賢也藉不淒淒而喈喈固未有賢也流俗淫風雨而損其鳴中士厲風雨而增其鳴二者相去無幾何也胥改度也且夫厲風雨而增其鳴則是未有風雨而不能鳴矣以無能鳴之材偶值乎風雨而一鳴鳴而激激而已甚再而衰三而竭誰昔之心亦孰與問之哉故其卒章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其不已而自不容已故可乍試之屈乍試之伸抑可久以處約長以處樂度存焉耳固無度而欲賢春潦之水壯於洪濤立而俟其涸亦奚待夫再三乎

國貧以危其民亂國富以安其民淫將欲止亂則勿使民貧而厝以安將欲止淫抑勿使民富而試之危乎此弗待有識者而知其不可則奚以不可邪曰國富以安而民淫非果富而能安也貧之未著而危僅未亡也貧未著不可謂不貧危未亡不可謂不危中虛而外不戢侚有其生而無以自遂故淫生焉則鄭是已鄭新造於虢檜之虛地四達而賦繁莊公寤生樂兵亟戰忽突內訌齊楚外偪所不

貧者免於道殣已爾所未危者免於易子析骸已爾使果其富而能安也則靜好之樂取之室家餘於欲而修其理奚以淫哉室家不足莫能自樂愛日而玩之流盪其思死且不恤貧與危無與爲營而偸以淫焉奚待之安富之餘也且民之相蕩也始於相暱民之相暱也始於相恤鄭之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相恤也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相暱也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相蕩也始乎憂其無以自保中乎憂其無以自固終乎憂其無以自愉君子相恤而暱於廷細人相恤而暱於屯戍郊場之閒淫人相恤而暱於蔓草水蕑之次魚之昫鳥之集蟲之蝡聚以崇朝而樂以今夕孰義與禮之足生其媿心乎故爲國者勿俾其民有相恤之心而亂與淫交戢矣人之有情也變則通通則放猶天之有氣也喜與樂通怒與哀放秋稟而冬慄金肅而水淒始於怒者成乎哀猶之乎始於喜者成乎樂也喜則見得見得則闓闓則戢戢必以禮故樂配夏而神禮怒則見不得見不得則激激則悲悲則寒寒承秋而行水水者相比而流者也寒而求燠歆於翕比以自溫非固溫也私相溫者也私相溫是以成乎淫也而貧與危之相恤當之是以先王審情之變以夙防之欲啇其情必豐其生樂足不淫而禮行焉惡在乎戢淫者之靳予以安富邪故善治心者廣居以自息善治民者廣生以息民民有所息勿相恤而志凝焉進冶容奏曼音於其耳目之前視之若已厭之餘肉而又奚淫

詩廣傳卷一終

詩廣傳卷二

衡陽王夫之撰

齊風

君子與君子言情無嫌於相示也君子與小人言非情而無以感之也小人與君子言不能自匿其情者也將欲與之言因其情而盡之不得其情不可盡也將欲與之言匡其情而正之茍非其情非所匡也言之而欲其聽不以其情嫌於不相知而匿之也言之而爲可聽不自以其情使將謂我之有別情而相媢也故曰詩達情達人之情必先自達其情與之爲相知而無別情之可疑則甘有與甘苦

有與苦我不甘人之苦而苦人之甘人亦不得而苦之矣雞鳴之哲婦自達其情曰甘與子同夢故以婦人而感君子也有餘不自匿而已矣故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見情者無匿情者也是故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釋氏窒情而天下賊恩猜猜以果報怖天下天下怖而不知善之樂徒賊也而奚救乎

鄭之詩能使人思齊之詩能使人作能使人思是故其淫也猶相保而弗相棄也能使人作是故其夸也一往有餘而意不倦也思而不能使人思作而不能使人作雖以正而國罔與圖功故還之儇好無異於溱人之翱翔而哀樂異音衰王異氣安危異效齊之足以霸也久矣桓公乘之不勞而摟諸侯如拾也鄭無歲不受兵而不亡抑有以夫遽而成君子弗爲矧夫遽之未足有成也所惡於遽者惡其弗能待也尤惡其弗能擇也至於弗擇而人道之不廢尟矣柳未嘗不可爲樊也不擇而見可焉擇而後見不可焉遽於樊而不患天下之無柳遽於仁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愛遽於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惡遽於名而不患天下之無可罔遽於利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奪遽於食而不患天下之無可饕遽於色而不患天下之無可奔推至其極諸兒之禽行亦未嘗不爲樊而但無擇於柳也故諸兒之

禽行遽焉耳嬴政之并吞遽焉耳陳仲子之哇其母食遽焉耳墨翟之重趼止攻遽焉耳釋氏之投崖斷臂遽焉耳天下有遽食遽色而野人禽天下有遽仁遽義而君子禽遽道愈工人道愈廢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憂狂夫之無擇也

何謂瞿瞿目方注之心遽營之心期成之目數奔之居素而若驚未觀而先營忘遠而亟攻其近方爲而輒用其疑是之謂瞿瞿也嗚呼齊晉之霸晉此道焉而已而晉之霸也尤下取必一戰而不俟再將欲覲王而驚畏以御與秦同仇而中道相猜晉之所以霸齊之所不屑也齊以瞿瞿

爲狂晉以瞿瞿爲良是非舛而崇尚異故君子當晉文之世思齊桓焉

震物於所思示下以不測先事而早討數驚而不告勞可謂能人之所不能矣能人之所不能者自君子觀之多見其不能也不能乎仁乃侈乎愛不能乎智乃尚乎警不能乎儉乃矜乎吝不能乎勤乃偷乎勞不夙則莫儉勞之謂也卽以知其不能夙夜也震天下者莫尚乎雷撓天下者莫尚乎風風行於上雷動於下恆而已矣故天下之至勤者莫勤於恆也作一旦之氣以斷用之終月而終月逸作一歲之氣以斷用之終身而終身逸當其勞早有逸心而

猶謂其能勤乎王道之不能於是有一切之治聖學之不能於是有頓悟之宗知此者知魯兩生之可爲大臣而陸子靜之未免於自棄也

無田甫田言侯度也故曰人君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節者節以其度儉者儉以其度之外也周之遷也山東之勢未動也齊始謀霸得諸侯而求之亟田非其田思非其人惡得而弗刺哉田非其田故莠生焉思非其人故忉怛而不爾焉若夫田其田也勿嫌甫矣思其可思也勿嫌遠矣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心亦未可不勞也莠亦非可不除也自非侯度之惲王章者惡容慮莠而恤勞乎封建之天下以法爲守郡縣之天下以功爲守夫苟以功而守天下爲天子者無弗功也爲天子者無弗功則爲天子之心脅股肱者亦無弗功也畏其難避其害釋其愁思嬉恬憺忘於咫尺而天下敝矣故不善讀甫田之詩而孫綽王羲之桑維翰秦檜之邪說興陵墓且爲甫田君親且爲遠人莠乃逼生其戶牖不亦悲夫

齊多刺晉多勸刺及於其君脈笫之隱兄娣之慝而無釋殆夫訐以爲直者乎乃夫齊之刺猶刺其君以先王之法人道之紀也晉之勸唯恐其不能自張大而獎之以樂相與陰秘以圖其私其志傾故君逐國者也國逐君者也下

不能直上正之下未之詭上諂之五霸以降之民也下直上以取正下詭上相與諂五霸以前之民也諸侯未擅政不能逐民而民逐諸侯猶一王之民而移諸侯故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國逐之也譎者多勸臧亦勸否亦勸示美於人而相遁以私正者多刺隱亦刺顯亦刺無匿惡於天下而不深天下之怨惡故齊桓之霸猶能匡天下是非未亂國可用也管晏興而後譎勸作管仲曰聲色狗馬不足以害霸晏嬰始爲譎諫以流爲淳于髡之滑稽而齊喪其齊矣齊晉交獎以譎中分天下而三代之遺直乃亡故孟子羞稱管晏惡其逐天下也

魏風

責人以所難能奚問其能堪而後爲之乎弗獎天下以所苟難奚問其必不能堪而後已之乎苟所難能而必爲恐凍餒蹈白刃而義不辭也苟所不必爲而已之耳目可用肌體可任而禮已爲之節矣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誠可矣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誠可矣於是乎導天下以廢禮而有餘故莫患乎誠可其不可而誠不可者弗與焉何也誠不可者如牛之不可乘馬之不可服雖有暴人莫有易之者天道顯而人爲隱矣唯不可而或亦誠可其始疑之其繼試之其終習之以野人之可可君子以一夫之可可天下以須臾之可可終身於是用情而不用道用獨而不用衆用乍而不用恒遂以破天下之典禮而人道廢矣是以先王以君子謀野人不以野人謀君子以天下均一夫不以一夫均天下以終身貞須臾不以須臾貞終身事有可而不可殺之以禮以靖之定其常也情有不可而必可匡之以義以作之調其變也勤力勿視手足聰明勿視耳目辯慧勿視心思先王乃以人道齊天下而不唯天之齊何也天之所齊不待齊也天之所弗齊不可齊也唯其可堪而堪之已酉已勞而堪矣爲之矣則將恣其所堪而堪矣趙之胡服騎射堪矣秦之師吏焚經堪矣南郭子之形如槁

木心如死灰堪矣西竺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堪矣乃至孫皓蕭子業之剝人雖入堪矣楊廣孟昶之迷爲樓寶爲溺器堪矣以堪而可之以可而遂爲之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矣爲其不可哉

人心之大防可不可而已其後莫能防也千古之所不可者習而擯之以爲不可因而無見可者焉一旦知之而彷佛以爲可未敢信諸行也然而嘗試之矣迨其行之因見可焉情未安也乃行而習之矣習之而弗安之情日消安之之情日長則情以遂情之既遂遂惡其所美而美其所惡夫誠惡其所美而能弗美其所惡者其餘凡幾哉葛屨之履霜女手之縫裳固不可者而若無不可固不可者人習之若無不可者人弗知焉耳一旦而曰可矣可者猶僅可與猶較量於彼此之交而亦可與未敢以爲美也乃甫可之旋美之已美之無所不用其美之無度焉咀其利也如英焉如玉焉矜其容矣夫以爲利之可咀猶其情之實而事之抑然乎迫於以利毀度貴者無殊於賤猶將矜之以爲容於是乎等威儀度文章之盛皆且見不美焉而情樂去之嗚呼人背其本情遷其性一潰其可不可之防而莫之能救有如斯夫先王勞之千載而僅以成後人淫之一旦而疾以敗故曰防民猶防水也一蟻之穴千里之潰

無能禁矣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亦莫不有其說焉有說則可知矣可知則可行矣可行則見美而忘惡據惡以爲美馴致之而無所不至矣汾沮洳之詩猶見異焉君子以爲漸滅之未盡也然而危矣

嗚呼人之相忮也爾有已哉細人之媢細人也以利無怪乎其相忮也何也利可以忮得者也細人之媢君子也以名胡爲乎其相忮也何也名不可以忮得者也故曰作僞心勞日拙苟拙矣細人之名終不可增君子之名終不可替如沃水於沸膏之鑊而益之燄焉耳雖然其苟有忮之

心則不患其無辭謂申椒之不芳非申椒之不可使不芳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猶兩存之辭也謂士也驕而士無所辭矣夷齊無所驕則不餓鮑焦無所驕則不枯申徒狄無所驕則不沈劉向無所驕則不斥岳飛無所驕則不誅謝翺鄭思肖無所驕則不悲其驕也夫豈以意而驕哉憂之無所於控而憤盈以發也憤盈以發無讓於人皎然與日月爭光而天下之不爲其凌轢者鮮矣授之驕之時者天也激之驕之勢者細人也士何樂於驕而亦奚必辭驕以爲名哉細人之忮久矣其猶輕莛之扣洪鐘矣

甘苦之數力爲輕情爲重獨心之悽惻又不如相與爲情者之難忘也故上之使下用其力可以義責也用其情不可以義責也可以義責雖致之勞而或忘之即致之死而或忘之所難忘者恤其勞恤其死者之情也所尤難忘者方勞而念人之勞且死而念人之恤其死之情也故力以獨用而或甘其苦情以互用而甘者益甘苦者益苦如之何其可忘哉行役無已可以悲矣未也瞻望父瞻望母瞻望兄而生其悽惻悲矣猶未劇也念父母兄弟之恤其勞恤其死而後悲不可以絕悲不可絕而尚責其力不已憊乎嗚呼君子之使民如借重此焉耳矣

陟岵父母兄弟之情也杕杜夫婦之情也然則魏役人之

情貞於先王之世乎先王之役民也勞事而恤其勞死事而免其死民之勞以死也寡父母兄弟無憂焉日月冉木之感閨中之燕婉而已矣國削民困夫婦之道苦於其役也父母不忍其子之勞兄不保其弟之死而婦人厭貧勞以忍於相棄所繇異乎嗚呼夫婦之思私也先王猶重用之而代言其戚父母兄弟之思貞也君不聞餫不知子然悽愴於岵屺之上人窮反本而思以貞民其無生之氣矣誦碩鼠而知封建之仁天下無已也國無恆治無極不治三代之季教衰政圮樵蘇其民亦或棘矣三歲貫之而君民之義絕則負耒攜帑以之於他國猶有樂土之適我所

也居其國則其民君其國則利有其民踰彌而至者保之唯恐其不留追攝不加而授用之產不失猶是一王之土而民因不以叛爲罪故暴君汚吏朘削其民者民無死焉嗚呼秦幷天下守令浮處其上而民非其民君淫於上執政秉銓者乾沒於廷以法爲課最吏無不法者矣以賕爲羔鴈吏無不賕者矣草食露處質子鬻妻闔土經年而僞一逸無所往也旦出疆吏符夕至稍有逸者亦莫與授田而且爲豪右之強食矣將奚往哉一日未死一日寄命於碩鼠也漢之小康二帝而已宋之小康六十年而已過此以往二千年之閒一游羿之彀中聽其張弛而又申以胡亥石虎高洋宇文贇楊廣朱溫女直蒙古之饕餮天地之生幾無餘矣不亦痛乎

唐風

方憂而思樂方樂而思憂無定情而已矣故以蟋蟀之詩爲有陶唐氏之風者吾不知也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不慮其憂之已甚樂之已慆也然而天下已相安於憂樂鼓之舞之使之自得服耜牽車酒醴通焉庸詎以日月之不我假而思自佚乎張之弛之竝行不悖思其有餘以待事起庸詎稍自釋而遽若驚乎何也憂事近利樂事近欲聖人彈納其民於利與欲也故以樂文憂而後不迫民於利寓憂於樂而後不蕩民於欲是其民無一日之瞿瞿焉適然而已矣今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除則前乎此者皆非其樂也又曰好樂無荒苟其樂焉而卽乎荒也於憂而見樂渴而望乎甘泉吾不知其所自戢矣於樂之時而有憂月必舍樂而後得免於憂自非大利以奪其情抑將何挾以制其欲哉我故知蟋蟀之言樂非樂也欲而已矣其言良士非良士也利人而已矣以欲爲樂以利爲良民之不疾入於亂者幾何而奚望其有固情哉故憂樂相涌利欲相競相涌則一相競則疑疑而無以爲之制則瞿瞿而善警崇利以求欲也不知所止國之不亡幸也奚陶唐氏之風云

所貴乎儉者無侈心也業已有侈心而姑從而嗇之非人之甚細者不能故君子之儉惡奢而不欲也小人之儉欲奢而不果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悼不能奢而悲之以死也然而姑從而嗇之爲利吝而已矣爲利吝而悲之以死則將苟可以死易利而蔑不爲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言莫心之瞿瞿也人有莫心音有莫響而國爲莫國故曰齊以瞿瞿爲狂晉以瞿瞿爲良莫氣流於國而國不可旦三晉之士爲天下鄙允矣

崇利而不恤死則相奪以爲恆相奪以爲恆則互疑而不

釋夫然故瞿瞿以終年而舉足之下有寇讐也有車馬而人思馳驅之有衣裳而人思曳婁之有鐘鼓而人思考伐之時迻勢去自死於弱決爲他人之所奄據昌言以相勸勉而不恧則公侯非適有國大夫非適有家庶人非適有其廬舍妻子殆猶卽且蝤帶之聚於一窪也故翼沃相剝獻公之九子相呑先狐胥郤欒趙荀范韓魏相囂習爲恆而不怪胥瞿瞿也然而晉人罔以爲良也孰謂陶唐氏之有此哉

憂之亟者窺之者衆護之甚者媢之者深故鰂以墨自賊范以竅自割俾有車馬而馳驅之有衣裳而曳婁之有鐘鼓而考伐之天下之忌奪亦消矣未死而憂死未有他人而如他人之在其蕭牆死而不爲他人有者未之有也秦防胡而失之隴首宋防彊臣而失之塞外業已謂之他人則未審其爲誰氏之子而奚從防之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璧無罪而懷之者罪也

不知其不可揜而揜之者愚也知其不可揜而揜之者詐也人莫不惡人之詐己而恆與詐己者親雄猜者弗能免庸庸者弗能已曹孟德疑殺異己而失之司馬懿唐太宗厚爲子計而失之李世勣豈智之弗逮哉好密謀者歆與密者旨情知其不可揜而猶謂之誠愚也於是而詐者雖矣楊之水白石粼粼水不爲石揜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又奚揜哉曲沃之君臣相匿以密而私相憙嗚呼此晉之所以多權姦也

合之易則感之也不摯合之易則受之也不驚其摯可任也其驚不可長矣綢繆束薪束之勞也三星在天見之偶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驚喜而悅以摯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驚以摯而不知所裁也嗚呼君臣朋友夫婦之交其合也順易則恆見輕焉其合也艱難則恆見重焉見輕而知愼見重而能自守者鮮矣太公耄而立乎文王之廷不憂其無如文王何也管仲囚而立乎桓公之廷不憂其無如桓公何也越石父纍而登乎晏嬰之堂不憂其無如晏嬰何也故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占坦坦焉雖履虎尾猶其素也而後可以受物而不驚綢繆以束之而薪無故合乃以憂貞之不夙其亦晚矣

殫人之力而不爲之所人力殫而不恤其亡亡人之國而遂意以趨新王術以之排牆而死況爲天子而宰制天下者乎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翼沃之事晉亦憊矣取僅存之國使之亟役之久竭其財力而奪其父母之養外迫內亟沃坐收之而周已遂而嚮沃翼之臣呼天以告其怨不可任也沃之君臣棄利而驕何望其更敦臣節哉嗚呼此桓

王所以召傷肩之辱而春秋於焉託始也豈曰無衣七兮可以無天子矣鴇羽之征人早知出此亦以沃之心爲心而不必子之衣以爲衣矣奚其存

使人樂有其身而後吾之身安使人樂有其家而後吾之家固使人樂用其情而後以情繫我也不淺進而導之以道則王即此而用之則霸雖無道猶足以霸而況於以道而王者乎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於中谷晉之爲政於天下也得之於葛生相愛以生相信以死綢繆杕杜之孤心改而興矣兼虞魏幷芮虢服蒲屈大禮雖積而郤縠因之不待教而可用也武獻之德於民也不薄矣

日月相代於前而不易其素貞時者也日月相代於前而莫能自喻弃妄者也日月相易寒暑疾徐之變有感而必感壹至者也上士自敦其天而不因天之天中士靜息以尚其事而不爽天之天淫於情者浮用其情而以血氣之遷流爲消長弗顧天矣夏之日冬之夜可感而感不爽君子是以知其用情者專壹而非淫也

過於信則靡過於不信則愎奚以知首陽之果有荅焉否也一須乎目擊而目之至也有涯櫛櫛然取人言而一再思之而實不給於治衆司聽者其窮乎雖然有道矣言之至於吾前而爲吾之臧否得失言也雖其弗然勿可遽弗然之也言之至於吾前而爲人之臧否得失言之也雖非弗然勿可遽然之也故君子治己以天下不聽己也而亡乎愎治天下以己不聽人也而亡乎靡諫入而譏不張其過焉者鮮矣故吾將采荅而或導我於首陽也之首陽焉雖不得荅未嘗有失荅也而況乎其得荅也則諫行矣吾將求荅於人而或證首陽之有以俾我之求之也聽之求焉雖或得荅而不能繼也而況乎其固不得也則譏張矣大舜舍己而共驩之靖言無能震師或用此道與

秦風

秦無燕婉褻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關東之國禽嬉豕聚舉天下而爲一隅困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況細人乎善治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汧渭之交河山之裹天府之國民腴而血氣充又惡能盡閉哉啟之此則閉之彼矣而抑因乎其時故昔者公劉之民嘗遷矣因乎戎而駤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閉之於殺伐而啟之於情欲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爲天下仁也逮乎幽厲之世民已積柔而慆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人乘之遂閉之於情欲而

啟之於殺伐於是其民騷戾復作而忘其悄淫婦人且將競爲秦風所以爲天下雄也故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言啟也六四曰括囊言閉也无咎无譽其猶嗟乎雖然一啟一閉之閒彊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醇漓大可見矣漢唐都關秦之故壞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詩之作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娩雖以李陵之騷息夫躬之戾猶然其無促絞也三唐之作迫矯而無餘思雖北里南部之淫媟且有殺伐之氣焉故不得於周無嚮於漢不得於漢無嚮魏晉秦與唐勿足尚也韓退之何知以其

車鄰駟鐵之音增之以浮促倡天下於傲辟褊刻之守而爲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製掇亦以起二南之衰與

唯不智故不仁唯不智故棄義唯不智故蔑禮何也仁義禮皆順道也履乎順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仁而天下歸之義而天下服之禮而天下敬之不世之功非常之業無取必之勢而坐獲之不爽非智者孰能知此哉疑夫順求之而不得者未嘗求之順也未嘗求之順則必疑夫順求之不得矣未嘗求之無從知之不智也未嘗求之而先疑之尤不智也故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瞠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道阻且長矣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也使早知此胡爲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於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攤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如其周不可戴也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即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熸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間交臂失之而孰與爲理乎無已則逆以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

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於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

回環勞止而不得淡然放意而得之爲此說者衆矣遂之於學妙悟爲宗謂夫從事於阻長之塗者舉可廢也吾無以知放意者之果得否也吾抑無知勞止者之徒勞否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此未嘗勞而告勞者也魚網之設鴻則罹之不期鴻而得鴻此夫自以爲得而固非得也嗚呼必如爲蒹葭之詩而後可溯洄而游乎周道之行轍迹而易求故也非其時非其地非其人憚溯洄之阻長而放意以幸一旦之宛在是其於道將終身而不

得乃以邀一旦之頫光矜有遇於霏微縹渺之閒將孰欺哉

知不我庸而固懷之有懷不釋而尤責其不我庸也晨風之詩厚矣嗚呼東周以降之諸侯能繫人心者秦楚而已矣齊晉之不能然而況狂以失民者乎繇晨風而作者唯屈氏之騷也知不我庸而超然捐之何此都之必懷而欽欽以如醉邪無已為近關之姑出與無已為木門之織約與無已為綿上之自焚與皆可以釋其憂而不釋貧不閔賤不恥屈辱而不離得其國之人心如此胡憂其不為天下雄也蓋楚秦者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

也人心遂於秦楚而齊晉不知抑奚以永其霸哉

語有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此非君子之言游士之以脅辱主而邀其豢者也故置夏屋之怨於不恤而秦乃以雄長於天下歎四簋而哀不飽者亦惡足與承權輿哉虛其國疲其民而以養其親仁者弗為也虛其國疲其民以豢其狗馬猶有人之心者弗為也游士之視其親也相去何若而修其冠劍多其談譃矜其夸捷以娛人主於稂遫之下其視狗馬也亦無幾矣故湯之得伊尹得一人爾已武丁之得傅說得一人爾已文王之得尚父得一人爾已未聞其苟食於我者之必終以得飽也秦穆之得人得百里奚爾已得繇余爾已矣與余固不為無餘嗟而秦亦未嘗俾之以不飽終也是故天子而矜好士之名則天爵淫諸侯而矜好士之名則國人困卿大夫而矜好士之名則臣節虧處士而矜好士之名則士行穢無已而曰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之士也非得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士也夏屋怨而不恤秦之為天下雄長宜矣夫秦之不恤其怨而何為以夏屋始邪曰此則秦人之譏也夏屋以誘之來不飽以困之而不得去游士不能亂吾之國而抑不能持吾之陰事走諸侯以相難坐老旅食垂死關中而游士之風為秦人戒則其民趨實去華而益勤於耕戰君子惡秦

人之譏而於此有取焉曰此以不飽為嗟者雖譏之可也

陳風

有饜而易足者焉為君子易而非即君子也為君子易是以君子獎之非即君子是以君子尤弗尚之獎其澹也非獎其薄也聊且者薄之心也吾懼夫薄於欲者之亦薄於理薄於以身受天下者之薄於以身任天下也故嚴子陵之重辭光武吾弗知之矣邵康節之不仕盛宋吾弗知之矣猶之乎王仲淹之為隋出吾弗知之也將無其有聊且之心與是故天地之產皆有所用飲食男女皆有所貞君子敬天地之產而秩以其分重飲食男女之辨而協以其

妄苟其食魚則以河魴爲美亦惡得而弗河魴哉苟其娶妻則以齊姜爲正亦惡得而弗齊姜哉厚用天下而不失其濟濟用天下而不歆其薄爲君子者無難無易慎爲之而已矣

君子無妄富亦無妄貧無妄貴亦無妄賤無妄生亦無妄死富貴而生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貧賤而死亦君子之所以用天道也以其貧成天下之大義以其賤成天下之大仁以其死成天下之大勇非其情之苟可以勝而遂樂爲之也故君子之用貧賤與死尤慎之矣苟可以勝而遂樂爲之幸其可以勝貧賤而樂貧賤也藉其但可以勝富貴而遂樂富貴乎陳之俗偷矣雖其身心之可勝而不擇是以君子陋之而知其國之必亡衡門雖賢苟可之心猶是心夫

其貞士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則其淫人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降其志以從康降其情以從欲均之乎降而貞士之去淫人也無幾矣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殆哉其不以鳥之欣爲欣矣雖然若陶靖節者非齊姜宋子而衛無娶者也東門之泚不屑染其漚麻久矣然則廬吾廬也愛吾愛也有以愛而非苟可而遽可之也乎

奚以知人之終爲禽獸也遠而已矣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別者別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獸驅焉君子衛焉小人營焉禽獸奔焉奔其心弗奔其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迫而容或懲矣奔其言莫有或懲之者矣月出之汩漸而促即也株林之迫迮而孑竭也箕子立其側比干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況泄冶乎

檜風

君之得也大其失也亦大忠臣諍士之爭於君也大而後其國可爲也以羔裘爲失而檜君之失微矣即不以羔裘爲失而其得亦微矣西周毀東國偪王子友攘臂而睥睨之雖以高貴鄉公之才唐昭宗之志未有能救其危亡者也有王之君而衣服之絜以爲罪必其無罪也不已難乎爲之臣者其致死之日矣而豈其猶未也故聞以憂而益其思者未聞以憂而釋其思者也中心悼之而釋其思檜人之志變矣志變而翹其君之小失以謝其扶傾之無力亡檜者檜之所謂忠臣諍士也非盡檜君之罪也

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周道因人情而禮行奪人之情而不得伸而後道之喪也無餘檜亡於東周之前而三年之喪先亡此幽厲之所爲傷周道也悲夫情在而禮亡情

未亡也禮亡而情在禮猶可存也禮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魯秉禮之國也宰予學於聖人者也恝然釋其蘊結雖有可與同歸者而不樂與之同迷而不復素冠之剌不作更何望於天下哉河北之割據也百年之衣冠禮樂淪喪無餘而後燕雲十六州戴契丹而不恥故拂情蔑禮人始見而驚之矣繼而不得已而因之因之既久而順以忘也悲夫吾懼日月之逾邁而天下順之漸漬之久求中心之蘊結者殆無其人與蘊結者天地之孤氣也君子可生可死而不可忘慎守此也

忠臣之戴君非爲己之無恃以存而戴之也無所恃而迫於危亡然後生其忠愛之心何生心之已晚也彊黠者乘亂以爲利而我不能利法度圮聲援絕無所恃賴以自存於是而生其忠愛勢驅之爾悲夫西周之且亡懷之者檜而已矣檜而能如齊晉秦楚與吾不能保其溉釜之心也於溪而求魚唯患水之不濁矣於釜而烹魚唯患水之不清矣亂流而網佐饗而思嘗周之下國蔑不以周爲利者周之不亡也幾何哉故曰孝衰於妻子言踐於急難未有妻子而孝不保其不孝也急難而踐其言不保其安平也檜奪於鄭檜之臣子無能殉焉亦奚足與事周哉

曹風

奚以爲薈蔚也欻然而興欻然而止初終不相踐而面相欺也欻然而合欻然而離情窮於達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視聽也棘乎其相偪而行相奪也有臣如此明主之所警尤庸主之所宜忌矣奚以爲婉孌也詞有切而不暴也言色違而弗能舍也約身自束而不踰分以相奪也合則喜離則憂專壹其依而唯恐不相獲也有臣如此明主之所求尤庸主之所宜親矣然而孱庸之主恆親其薈蔚而忌其婉孌欺之露而不憤困之不伸而不激奪之而不妬彼情已叛貞人流涕以謀而猶不能自決然則孱庸之主非徒其任情而失理也嬌情之所愛而憎之嬌情之所憎而愛之怦怦其不能堪而附之如漆諱甚矣故曰孱庸之主溺愛以保姦回通之臣飾好以媚上非通論也張禹傅而元帝不能伸其尊杜欽谷永庸而成帝不能諱其過安祿山寵而元宗不能遠其偪仇士良重而文宗不能安其寢秦檜相而高宗之刃不釋於韡賈似道重而度宗之膝屢屈於廷其詆甘之其競下之其僭讓之其給聽之斂躬屏氣而思柔焉舉明君諍辟之以敬元臣信貞士者不能過也然則庸主之保姦其嬌情亦甚矣然而終如彼者何也人能違其情之所不安而不能依乎才之所不逮有薈蔚之主則必親薈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論

其情也詧魏徵之娬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過人者徵與遂良亦惡能與贅尉之子爭一朝之飢飽哉老聃術而已矣奚知道哉其言曰天道如張弓然高者抑之下者亢之是以知其以術與天下相持而非道也君子均其心以均天下而不憂天下之不均況天道乎鳴鳩之七子有長者焉有稚者焉有壯者焉有羸者焉有貪者焉有儉者焉有競者焉有柔者焉我知朝從上下而暮從下上是以其儀一也我不知彊以多求者之抑而嗇之弱以寡求者之亢而豐之也是以其儀一也故曰天無憂聖人無爲君子無爭屑屑然取百物之高下而軒輊之而天困矣營營然取百官之敏鈍而寬嚴之而王者憊矣銖銖然取百姓之有餘不足而予奪之而君子疲矣抑者日下亢者日高而又不能不易其道是天下且均而鬭之以不均也故裒多益寡者謙也謙者德之柄也德之柄雖猶德與其去術不遠矣操柄以持天下謙雖吉君子以爲憂患之卦也

背霸非背周也甚乎其以背周也故念周者有獎霸之情焉宋之霸曹鬭焉晉之霸曹入焉然則天下無霸而曹安曹曷爲其思霸邪曰晉宋之霸非郇之霸也感晉宋而思郇曹殆爲霸感也而抑不然昔者狄滅邢衛逼曹之北楚寇鄭許逼曹之南齊桓起北御狄南御楚而曹安於中舍郇伯其不能爲曹之陰雨乎曹亢宋宋乃淩之曹干晉晉乃窮之雖郇伯其能聽曹之暱楚而背中夏乎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因乎霸以通於王未聞卽乎楚而求免於霸也犯霸卽楚爲天下僇犯大難者必以其身爲僇先曹之君子能勿憂乎力小而犯大忘本而敗群比之上曰比之无首凶无首而比比匪人而已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欲無之也

豳風

聖人之於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於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德敦厚高明者天之體也敦厚者地之用也故曰聖人配天地無私配天廣生配地聖人之所以爲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故得其道則爲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王至其道以有家六四之富非其所恤矣失其道則爲旅之初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志幽窮困瑣瑣以營之而不知卽此之取災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略乎天下之謂也得其道則爲節之五曰甘節吉往有尚制數立度卑財以安民無往而非功也失其道則爲豐之上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高明而觳略翔天

際而不近人情凡民之家非其家焉凡民之人非其人焉上下不相覿而凶矣昔者孔子不得於衞去而適陳絕糧於道陳之去衞非有千里之遥也裹糧不給餒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為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為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土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勤天下斯以聖矣使為家計者而然也則南畝之鄙夫矣故曰為人君者患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為人臣者患不節儉言其不僭也非言其細也為人臣而細以親利則忘乎忠為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仁覆天下而

為天下之父母者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洗心也尊而謀卑賢而謀不肖藏也纖細不遺委曲而緻密也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為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古者兵農合一謂即農餉兵而無世籍之兵也昧者勿訾疑古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下之道也夫兵農之不可合豈人為哉天秩之矣秩之云者殊之以其才也殊之以其情也才不堪則敗情不洽則潰才不堪而情洽之猶可勉也情不洽雖才之堪弗能為用也故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古人之不合兵於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勞兵也悅而作之達其情而通之以所必感一也然而已異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共焉者也而樸者多得之於飲食佻者多得之於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者之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泆農而狂之矣有勤農焉必不受也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有悍兵焉必不受也如其受與則必其惰農與其偷兵乎故曰情之不洽雖其才之堪而弗能為用是故聖人勞之必異其情惟其情之異而不可強也情異而才遷才異而功不相謀古之人因情以用才因才以起功農專而勤兵專而精無事富彊而天下自競道之不易也故七月東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豈可強哉豈可強哉

有識之心而推諸務者焉有不謀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知斯二者可與言情矣天地之際新故之迹榮落之觀流止之幾欣厭之色形於吾身以外者化也生於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浡然興矣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俯仰之間幾必通也天化人心之所為紹也

不毗於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憂樂之不毗非其忘憂樂也然而通天下之志而無蔽以是知憂樂之固無蔽而可爲性用故曰情者性之情也惟毗於憂則不通天下之樂毗於其所憂則不通天下之所憂毗於憂而所憂者乍釋則必毗於樂毗於樂又將不通天下之憂毗於其所樂抑將不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言毗也聖人者耳目啟而性情貞情摯而不滯己與物交存而不忘一無蔽焉東山之所以通人之情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也切矣自東而歸其樂也大矣憂之切則專以憂樂之大則湛於樂夫苟憂之專樂

之湛所憂之外舉不見憂而矧其見樂所樂之外舉不見樂而矧其見憂獨宿之悲結褵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爲爾不忘邪憂之切樂之大而不廢天下不屑爾之憂樂於以見公裕於憂樂而旁通無蔽也且聖人者非獨能裕於情也其裕於情者裕於理也吾之所急惡知天下之不見緩焉吾之所緩惡知天下之不見急焉吾之所急固非天下之所急者焉吾之所緩固非天下之所緩者焉謂宗社大而行旅之勞細謂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於君子之一情而尚不足獻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於理未有能通天下之

志者也當憂而生死不易其心然後能博以憂憂釋而功名不豔其志然後能推以樂其憂樂以理斯不廢天下之理其釋憂以卽樂也無凝滯之情斯不廢天下之情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之迎也斯以爲周公矣乎

居高而不傾涉險而不危其唯無疑者乎疑者召疑者也以其獨疑而犯天下之疑疑之數不敵矣數不敵則力不勝力不勝則情不定情不定則先自傾而自危也人情歸我而疑之也必辭之辭之已甚則歸之者不得其故而益堅將必終辭之與人亦將無故而生其失歸之情而我無

以自白其心之坦夷坦夷之心不白於天下是將示天下以險也故郭子儀之得全其功名幸也何也避故也東征之士周公哀之而不以拾人心爲嫌袞衣之歸東人懷之而不以得人心爲詫承流言之餘居嫌疑之位恩結於三軍而衆戴之以父母舉無疑焉然則天下亦安有足避者乎雖然抑非霍光寇準之所能與也君子之不疑者退不爲斤斤之智而進不爲冥冥之度也光準之無疑冥冥已爾冥冥者不審於道之謂也悍妻驕子之不懲服御游宴之不節雖欲焉而不爲天下之所疑者亦未有能免者也以道爲度則坦而不冥以道爲智則知而不猜聖人行於

憂樂之塗而免於咎無他道而已矣

狠跋其胡不能退也載疐其尾不能遂也不能退不能遂身不可恃而世不可知雖非周公亦未能如之何也不能退不能遂智無與擇仁無與敦雖周公亦未能如之何也未能如之何而姑安之俟命之至而不喪其度斯足以爲聖人矣乎雖然俟命之至而姑安焉必其無可與遂而後可不遂也必其無可與退而後可不退也遂之可有功退之固有名而不懼以爲定不慮以爲靜抑其情制其容色以爲不測鎭靜之術東晉諸人以之陸沈天下而不恤又惡足與謀身世哉

詩廣傳卷二終

詩廣傳卷三　　船山遺書十一

衡陽王夫之譔

小雅

知干旄有杕之杜之異於鹿鳴者而後可與言君子之情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是操券之求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是奔名之遨也逮鹿鳴之三章而後知君子之情陶以天矣陶以天者其先之也不以名其後之也不以實故曰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彼爲子桑氏之交者且然況君子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感其已示而不希其所未示也君子是則是傚固然其則傚之而不但遙企以一當也嗚呼斯所以爲君子之情與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關雎之鐘鼓琴瑟鹿鳴之笙瑟簧琴以友以樂以敖莫知其所以然而自不容已以此好德非性其情者孰能此哉

食君之祿以養其親故致親之身以事其君孰爲此言殆非知道者與夫養者子事也非事親之事也以養爲親之事則將以養爲親所待於我之事是謂其親以需養爲心而以事之也君子事道小人事養故爲人子者苟以養爲己之事而不敢謂親之我需惟然則亦惡敢以親之身致之以報養乎致其身以報養抑將貿其身以求養爲人親者抑將貿其子以貴養乎身者親之身也守親之身者事

親之事而已矣親與我胥生於天地之閒無所逃於君臣之義一也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親事其事而有餘於我成之親事其事而不足於我補之成其有餘故曰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補其不足故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嗚呼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亦惟艱哉詎曰以其鼎食易其菽水親心慰而我事畢邪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牡之以勸忠也卽以爲勸孝也先王不忍以需養之心勞人之子人子而以需養之心上承其親亦異乎先王之所求矣

元化無悁急之施君子無迮切之求然而萬物之才盡天下之情輸焉非知道者弗能與也易曰雷雨之動滿盈宜建侯而不甯建侯而猶不甯者亟動之報也不甯而建侯以甯之不動以己而後濟天下之險也故以悁急而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疑以沮以悁急而盡天下之情則天下之情躁以薄非知道者而以求益於天下益天下以險而已矣風之晅日之和雨之浥百昌乃以煇其榮華而不吝儀之潤度之溫相感之微羣心乃以勸於醻酢而不疑故君子觀於春而知雷雨之盈可乍而不可頻也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雖靡及焉無終於迮切以求天下也六轡如濡潤也如絲微也其沃暢也其均和也周爰以咨而盡天下之才情悁急之情平矣

能爲兄弟之閒者非友生也實沈臺駘之釁袁譚袁尙蕭繹蕭紀之搆貞人摯士固嘗涕洟道之而不可挽矣釁隙之成妻子蔵之僕妾挑之者不可勝道棠棣之詩頻頻於兄弟友生之閒而酌其豐殺不以妬妻逆子黠僕嬖妾之讒毁爲釁而歸咎於友生何也弗豫擬於不肖之途而援以可任之咎君子詞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然且僅爲其世子而不足以孝矣況斥其私昵之蠱迻過以自旌而激其不相下之勢哉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唯其爲君子詞也

古之爲道也有恆貴有恆貴斯有恆尊矣有恆尊斯有恆親矣有恆親斯有恆學矣有恆學斯有恆友矣類之以爲尊也尊之以爲親也合之以爲學也學焉以爲友也故友而三善備焉學以尙賢尊以尙秩親以尙愛講習居遊之中人紀備矣尊所不足以學匡之親所不足以學惇之學所不足以尊親勸之國無異教士無曠心憲求師而榮友善者不舍其族姓姻黨而得之學不勞而教一嗚呼盛矣故封建者井田之推也學校者封建之緒也道參三而致一故曰一以貫之也旣有肥羜以速諸父族姓之友也旣有肥牡以速諸舅姻黨之友也君子無道廣之交野人無

越疆之好俶詭佻蕩之士不登於麗澤然則雖有莊惠棊游之淸狂儀秦睢澤之譎枝亦惡足以立朋黨而啟異同哉政允於國教衰於學教衰於上友居於下鄒魯之羣居聖賢之弗獲已也

聖人之於物也登其材不弊其質是故人紀立焉於人也用其質必益以文是故皇極建焉材者非可以爲質也質者非可以爲文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苟異於物而人紀立矣君子之以審人道而建極者不在是也草木禽獸之有材疑足以爲質矣而未足以爲質者資於天而不能自用也故天均之以生而殊之以用野人之有質疑亦有其

文而未足以爲文者安於用而不足與幾也故聖人善成其用而不因其幾生天也質人也文所以聖者也禁於未發之謂豫節於欲流之謂和審微以定命之謂神變化以保和之謂化即事而精義之謂聖故聖人之道因民之質而益焉者莫大乎文文者聖人之所有爲也天無爲物無爲野人安於爲而不能爲高之不敢妄躋於天卑之不欲取法於野人下之不忍竝生於草木而後皇極建焉皇極建於上而後人紀修於下物莫能干焉至哉其爲文乎故日日用飲食民之質也君子之所善成不因焉者也因其自然之幾而無爲焉則將以運水搬柴之質爲神通妙用之幾禽其人聖其草木而人紀滅矣是以君子愼言質而重言文也

論禦夷者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是周漢各有一成之策也我有以知其未知策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守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戰也夫禦夷者誠不可挑之以戰而葸於戰以言守則守之心先脆矣誠不可葸焉以守而署於守以言戰則戰之力先枵矣抑以戰爲守以守爲戰而無固情也故善禦夷者知時而已矣時戰則戰時守則守時戰則欺之而不爲不信殄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時守則幾若可乘不乘而不爲不智力若可用不用而不

爲不勇采薇之詩迭言戰守而無成命斯可以爲禦夷之上策矣責漢武之亟戰猶夫責漢高之不戰殆夫救焚拯溺而爲之章程也與

往伐悲也來歸愉也往而咏楊柳之依依來而歎雨雪之霏霏善用其情者不斂天物之榮凋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夫物其何定哉當吾之悲有迎吾以悲者焉當吾之愉有迎吾以愉者焉淺人以其褊衷而捷於相取也當吾之悲有未嘗不可愉者焉當吾之愉有未嘗不可悲者焉目營於一方者之所不見也故吾以知不窮於情者之言矣其悲也不失物之可愉者焉雖然不失悲也其愉也不失

物之可悲者焉雖然不失愉也尊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發是以其思不困其言不窮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言悲則悴以激言愉則華以慆元稹白居易之一率天下於褊促宜夫杜牧之欲施之以刑也

征婦閨中之怨怨之私者也盛世之音無怨而錄征婦之怨被管絃以奏之廟廷何取乎曰斯以為盛世之音也盛世之怨舍此而無怨焉耳故南之有卷耳殷靁也雅之有出車杕杜也鴻雁作求為此詩而不得矣是故忠臣之憂亂孝子之憂離信友之憂讒愿民之憂死均理之貞者也而不敢思婦房闥之情下直者其上必枉議論多者其國

必傾非議論之傾之也致其議論者之失道而君子亦相為悁急則國家之舒氣盡矣怨者陰事也陰之事與情相當不與性相得與欲相用不與理相成與女相宜不與男相稱遂情之動於性遂欲之幾於理遂婦人之懷於君子則陽為陰用而國惡得不傾乎故天地之閒幽昵之情未有屬而早已充矣觸鏬而發發乎此而竭乎彼矣先王知其然順以開其鏬於男女之際而重塞之君臣父子朋友之閒乃以保舒氣之和平舒氣之和平保則剛氣之莊栗亦遂矣先王調燮之功微矣哉故知陰陽性情男女悲愉治亂之理者而後可與之言詩也

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是執末以求其本也執末以求其本非卽忘本也而遺本趨末者託焉故曰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樂作管商之託辭也夫末者以資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後有本也待其足而後有廉恥待其阜而後有禮樂則先乎此者無有矣無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無不為也於是廉恥刓而禮樂之實喪迫乎財利盪其心慆淫驕辟乃欲反之於道猶解巨艦之維於三峽資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未繇得已且夫廉恥刓而欲知足禮樂之實喪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饜鞠人之欲者矣故有餘不足無一

成之準而其數亦因之見為餘未有餘也然而用之而果有餘矣見其不足則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為家者固異於持贏之賈積粟之農愈見不足而後足者也通四海以為計一公私以為藏徹彼此以為會消息之者道也勸天下以豐者和也養衣食之源者義也司財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義不立和不浹道不備操足之心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奚以知其然也競天下以漁獵之情而物無以長也繇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財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其異於管商之末說亦辨矣故舜之

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暄豫舂容而節之以其候人相天以動而不自知斯南風之所以阜也故魚麗之多也嘉焉耳其旨也偕焉耳其有也時焉耳嗚呼此先王之以廉恥禮樂之情為生物理財之本也奚待物之盛多而後有備禮之心哉

萬物之交必以其氣相致也必以其情相攝也必以其物相求也故有嘉魚而後罩汕集維其物也有樛木而後甘瓠纍維其氣也有莨蔭而後翩騅來維其情也君子之酒不妄施嘉賓之燕不妄受也猗與人道得萬物之艮惟斯而已矣或不揣而廣之曰均生也而氣無異均氣也而情無殊均情也而物無擇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其命上可交天帝下可以偕乞人然後其慈圓其悲宏其喜廣其捨博行於異類而無礙也悲夫吾知其施罟於黿鼉之窟引蔓於童山之麓翔集於惡木之叢也

三代而下有愛天子者乎吾不得而見之矣汲黯之誠情未浹也魏徵之媚機未忘也天子曰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是附其所自顯者而已矣士曰吾幼之所學者待君以行也是依其所與行者而已矣君子曰臣之於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閒者也是猶其不可逃者而已矣然則三代之臣胡為其愛天子邪露之降也無所擇於蕭無所擇於非蕭也湛然相遇而不釋而已厚矣蕭之於露也無所得於露無所失於露也感於相卽而已浹矣故古之君臣猶是也諸侯之於其國自君其人自有其土矣非甚有罪天子不得而奪之非大有功天子不得而進之不得而奪之則忘乎畏不得而進之則忘乎求進無所求退無所畏道不待之以行功不待之以立位不待之以崇行其所無事而笑語相存燕樂相友亶以適其相交之情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夫孰不有笑語燕樂之情而思寫而先王之於其臣僅用此焉則和樂之無畛亦固然矣故以分義言君臣者未足與言仁也古之君臣如父子焉如朋友焉如思婦之於其君子焉無求焉耳誠無求也何所望而不慰何所挾而相疑則又惡論其可逃與否哉嗚呼羈士孤臣七尺之身樂與草木同腐而欲與刀鋸相親彌年殫世而不釋君於懷者其卽此蓼蕭之情乎非有所求而非有所畏也

豫人道之大者也舜之事親瞽瞍底豫豫而已矣豫之四曰勿疑朋盍簪盍其簪而天下不相叛人親其類而禽心息矣嗚呼父子之能豫者吾見亦尠矣況君臣之際乎豫則摯摯則之生死而不忘有蓼蕭湛露之樂而後有黍離之哀有黍離之哀而後知蓼蕭湛露之樂也故唯其有誠

豫也而後有誠戚三代而下誠戚者有矣未嘗聞其有誠豫也上棄禮而下猶未喪其情然而微矣屈平劉向猶宗臣也顏見遠非大臣矣鄭思肖謝翺非臣矣東湖樵夫非士矣疏者戚而戚者之疏可知矣誠戚之屢降而瀕亡也誠豫亡而君道毀誠戚亡而臣道滅人固不親其類而禽氣通吾惡足以知其終哉

古之求賢也迫而期於賢也緩期之緩故賢得以抒其道後之求賢也緩而期於賢也迫期之迫故回通得以徼功而賢者隱矣夫賢猶粟也不得食則餒餒則求之也弗能一日待也食之而充然則意亦歆然矣歆然之情卽在於充然之頃而不計其餘功然而榮已滋衞已實耳聰目明手捷口便而莫匪其功相養以終身而無一旦之腴澤是元氣之徐盈而不覺者也故古之求賢者情注於相見之有日而意得於相見之一日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此之謂也求賢而得之得之而相樂以有儀則其心自此暢矣過此以往德者以德道者以道功者以功言者以言皆其所未嘗計也若其施之以禮責之以德施之以秩責之以道施之以職責之以功施之以祿責之以言則是竊天之榮寵而以貿人之才也貿人者得其可貿之人而已矣於是而范雎蔡澤婁敬馬周之流輒以其小辯而試人之國試之而得功名已陋況乎其試而不得則公孫彊主父偃鄭注亂亡之徒進矣故與其期之也迫不如其無求之也李沆曰吾不用梅詢曾致堯以報國謂其徼功之迫也未至於菁莪之化者守沆之道猶無失也

名與實非易乖而有者也集天下之大功斂天下之譽望匪周公弗勝然且召公疑之疑之者思以保周公之功也故集天下之大功者恆辭天下之譽望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師者將帥之道也容畜者無所擇於清濁而不必譽望之歸也故閫外之臣不聞清議獨行之士不列帷幕非徒以消盈而崇謙也香不同薰花與麝殊味不同甘蜜與葱違閫外之臣獨行之士各從其類而定互相爲用而雜矣嗚呼收疆埸之功者而必欲致獨行之譽望以爲名知其必薄於功矣抑知其未有得於名矣是故王者以功使功以名使名養功於篤厚而植名於清素亦各從其類也已吉甫振旅而借譽望於獨行之張仲畢名實而兩獲之以爲榮後世功名之士以浮名隕獲也自此始矣祭遵之以雅歌殪也沈攸之之以長吟覆也岳飛之交游題咏以益姦臣之忌也移倜武之志於素流惡足以終其事哉君子立公論於廷而武人參之大臣捍社稷於外而一介之士持之元老載震主之威而借清流之重以

攬大名而收之皆非國之福也爲人臣者弗戒而歌咏以助其聲光宣王中興之不永槩可知已

傳曰兵不戢將自焚戢者有戢事無戢勢也量其不可勝無如姑俟之量其不必勝無如姑已之戢也弗俟弗已不可勝然後懾以沮不必勝然後無據以返非戢也飛隼戾天而天終不可戾然後亦集爰止焉何止之晚也方進而退其退必驚挾退心以進其進必疑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豫立一可生可存之地而姑試之死亡之中其得死亡者什八九矣故君子之於兵甚惡其爲隼也其靜也如山其動也如川當其如山而天下畏當其

如川而天下蘇畏之者義也藏義於仁也蘇之者仁也成仁於義也故曰仁義之師也歘然而飛無所獲而止周爲飛隼楚且爲罻羅以待其窮何怪乎熊通之王也

恩天下者先近而遠者待之知其力有餘而且見逮也威天下者先遠而近者憚之知其力非不足而姑矜我也故雖有寇賊不先□□雖有叛臣不先寇賊征遠之兵先北後南討寇之師先四方後畿輔序也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虛甫旋兵而盧循卽潰知序故爾況其中之未虛者乎故仁者親內者也內親而外望恩外親而內先怨矣義者震外者也外震而內知威內震而外猶億其中之未甯

也故伐玁狁而蠻荆威藉伐蠻荆蹙蠻荆覆蠻荆玁狁覦之猶劒首之一吷耳且夫叛臣之叛恒因乎寇賊寇賊之起恒因乎□□爲所因者肺腑之積戾也因之者膚肉之暴瘍也奪其本坐消其末兵刑加於奧域而宇內弭其逆心人紀順王道立矣爲所因者情無可原衆亂皆其亂也因之者惡有自陷亂弭則自弭者也不先以威君子之所以自反也君子之自反施之叛臣施之寇賊而不施之□□施自反於□□而深求之內寇殆夫孱子之制於悍僕而日撻其童豎童豎已長而愈不可制乃以成乎悍而毆其家愚者且曰毆我家者果童豎也惜乎昔之撻之未力

也垂危亡而迷其序不已哀乎漢武帝之德也挾南粵王首以驕匈奴匈奴何知有南粵哉浸令知之愈知漢之所威者止此而已故曰薄伐玁狁蠻荆來威庶幾知序者與齊桓收孤竹之績而取陘亭之成唐昭修晉陽之憤而貽汴梁之纂南北殊地文武殊用□夏殊倫張弛殊權仁義殊施有天下者斂民之粟疲民之力貿民之死亦致之塞北以爲民爭人□之界而可矣猶夫仁人之恩致厚於九族而天下不得議其私也

善憂者以心不善憂者以聲憂以心者其情固定之方中是已熸於狄而若忘其滅野處不甯而若忘其徙油然生

其新心而弗糾繆侘傺以損其神則情自此勸矣憂以讐者其志蕩鴻雁是已昔之哀鳴而今猶爲之哀鳴也是以時不可宣驕而猶見乎宣驕也吾不能保其驕之不宣矣懲大貧者生大吝怨大勞者思大逸志乎大逸而將之以大吝其爲驕也奚辭焉已驕而不自知辭驕之名而相競則父子昆弟姻婭友朋交自謂哲而謂人愚和平之道喪而忮害之事起矣嗚呼喪亂未終將來不保含其汞懷而爲痛定之驕若長夏修塗渴以赴泉而爭其瓶綆瓶不羸而泉不泥者尠矣故多方之誥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周公以是知殷人之不足興也和以勸

其聲不傲忘怨以趨新其聲不弇衞之所以終焉允臧也競於室者忘於戶戚戚於故悲者失當前之慮周之民其欲究安此宅也不亦難乎易世而割再世而遷有先務矣習於粒食不知粒食之甘也習於平世不知平世之樂也習於治朝不知治朝之盛也有所不足而後知其不易焉雖然其知之也亦僅矣哉依其燎聞其鸞觀其旂出乎亂餘而影爲之靜心爲之蘇也厲王流彘以前百爾君子知此之爲美而胡弗兢以保之宣王千畝之後百爾君子勿忘此一旦也周至今而不亡也可矣得之也不易甘之也不迷心已蘇慮已釋小功小名小利之情藹然復生而不憶其始則此一旦者遂爲千古不易之一旦也悲夫

不能保我友敬而讒言不興也庶幾乎讒言興而我友勿忘敬也則庶幾乎我友敬而讒言不足以興矣公道明斯君子之敬行焉小人張斯君子之敬立焉君子之敬也以立也非但以行也讒言其興乎勿問可矣范洵懲心於三木而不忍廸子以善胡爲其自恕也故君子於世而憂讒則必於己而謀敬於己而謀敬則不於世而憂讒且夫讒之所自興無一有不可自恕者存乎甘陵無爭權之實則甫覽之螯不張文饒無大戎之餌則吉閔之機不發文及甫之狂書不逞則章蔡之羅織無資汪文言之招攬不宣

則崔魏之虔劉無據故君子之敬也敬攀笑焉敬筆舌焉敬衣履豆觴之節焉敬姻亞交游之間焉敬書傭弈客騶人童子之出入焉乃以無憂於讒也吉凶之故通塞之機生死之樞宗社生民之禍福咸係此焉可勿愼哉可勿愼哉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時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亦時也夫天下之萬變時而已矣君子之貞一時而已矣變以萬與變俱萬而要之以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無不括斯一也時之變不可知也欲知其不可知意者其游情以測之乎君子所惡於測道者無有甚於游者也老子曰反者

道之動游也於其在淵而測其于渚於其于渚而測其在淵也莊周曰緣督以爲經游也不迎之淵則不失之渚不隨之渚則不失之淵也嗚呼與道俱動則豈有能及道者哉逐道俱動而恒躡其末塵亦窮年而未窺道之際矣故君子之時君子之一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括天下之變而一之以時則時乎淵而我得之淵時乎渚而我得之渚矣惡乎游而不歸惡乎動而不靜哉是故君子之與道相及也一者全而萬者不迷也其亥專一而已矣期之於淵雖或於渚而不恤也然而又已潛於淵則得之也期之於渚雖或在淵而不慮也然而又已在

于渚則得之也故伯夷以清爲淵伊尹以任爲渚曾子以忠爲渚仲弓以敬爲淵胥得也善學孔子者學四子而已楊雄王通游於淵渚之閒遯世而不得也宜矣夫嘗見求魚之子旦于淵夕于渚方于渚旋于淵惑於其所偶在而與之相遯有不爲天下笑者哉何居乎畊周雄通之不寤也

王者以天下爲家能舉天下而張之乎不能也能昵天下而恩之乎不能也苟其不能則雖至仁神武而固不能也故渙者無私之卦也而曰渙王居无咎張之弛之恩之威之先行自近渙乎王居而固非私也若夫天下則推焉而已矣是故天子爪牙之士張之以張天下者也有道之天下必親其爪牙之士恩之威之咸使無怨而天下之怨消爪牙之士呼祈父而怨之周之不足張而爲天下怨矣辭哉昔者厲王之亡非有戎狄寇盜之侵也非有疆侯僭逼之患也民散焉耳以天下之主舍其故都而流死於彘猶獨夫焉無亦惟是肘腋之不相使而譎叛中發也故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周泉也非池也其中不竭頻無有能涸之者矣胡宣王之踵其覆而不改其轍邪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夏以文德受天下於揖讓必競其室而後大競於五服況商周之以武興者乎又

奚況夫郡縣以還之一人孤治萬方者乎唐悉天下以爲彍騎而唐乃無彍騎宋悉天下以爲禁軍而宋乃無禁軍恩不能接威不能覃萬方無所比附因累而相親其無事也如忘其有事也如驚卽有遐陬疏分之忠臣方意天子之自有其羽翼而不須己也而孰知其子然以居者星旂豹尾之下卒悠悠名姓不通之傭保乎故曰王者家天下有家也而後天下家焉非無家之謂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無過感也過感者非但以淫泆敖辟爲邪也惡惡而悁好善而溢胥過已故鹿鳴之好賢不能如白駒也執之固求之迫縷綣於須臾危疑於離合

情爲之盡而忠爲之竭舉好賢者未有能過者也然而衰世之意見矣上愈遠之下愈邇之上愈忘之下愈念之和平之事而加之以哀思之情上有以激之也嗚呼胥天下之賢豪爲張儉死兒童走卒之無知而讙呼抃舞於司馬之輿前有激之者矣而和平之氣已無餘於人心矣

合天下而有君天下離則可以無君矣何也聚散之勢然也聚故合同而自求其所宗如枝葉條莖之其爲一本也一池之萍密茂如一然而無所奉以宗焉者生死去留之不相繫焉耳故王者弗急天下之親己而急使天下之相親君道存也士相離則廷無與協謀民相離則野無與協

守悲夫黃鳥我行其野之離也幸夫白駒之猶合也是以周未失士而失民也白駒之賢者上無能庸之抑無能留之士失矣而猶未失者何也士猶相親也此邦之人不我穀焉昏姻之黨不我畜焉則不待叛離於上而民已萍矣已爲萍而望其如葵之蔭趺也雖有膠漆之術繫而合之而死生相迫恩怨相尋未有能台之者矣故士惟相親則彈冠躡履而親挂冠織絇而親赭衣刑冠而親無之而不親上不得有士而士猶有君也民惟不相親則利害相奪而不親患難相共而不親分誼吉凶相屬而不親民不自有其親而固不知上之可親也失士者亡失民者潰黃鳥

我行之詩作周之潰也不可止矣而蘄之乎亡者士留之也世臣椓處士橫楊墨莊惠申慎之流鑿智以爲道儀秦衍茂睢澤之徒含蠱以爭利而後其亡爲不可瘳王澤之蘄以失士爲極矣

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夫誠其不嗄也則何如其無號也若夫既已號也則如何其不嗄也不禁其無故之號而姑已其嗄無足以嗄而號若其未號觸物必感無心以任喜怒斯其爲道小人恆用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恃其赤子之心而爲大人也故君子之於小人皆可使也皆可化也有僻才者任其才

而才足用矣有固惡者革其惡而善亦固矣然則孰爲不可使而不可化者乎則惟無心而無恆者乎彼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非老氏之徒不能故君子無不可任無不可教而特無如嬰兒何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是嬰兒之喜怒也是無心之感也是號而不嗄之情也而惡乎使之使之以善亦且善矣其善不能自保也則又惡乎化之方相爾矛化之以相醻而彼固無難相醻也雖以堯爲父爲兄未能如之何矣故曰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善且無不爲而況於惡乎將欲使之必爲其所惑將欲化之必爲其所欺進不可使退不可化小

人之惡於斯極矣乃且曰和之至也老氏之以愚天下而俾失其心亦酷矣哉故曰性日定心日生命日受非赤子之任也赤子者性含於希微之體心乘於食色之動命未凝於物則之允有喜怒哀樂之發而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定體益不保其爲矛爲醻也奚其和

雪甚於微溫雨淫於午壽病不起於小蘇愚不瘳於聞言而悅故古之大有爲者用賢也重聽賢也重親賢也重武王旣定天下乃北面以受丹書於太公何其不夙也有浮喜者有浮怒者也有遽從者有遽違者也賢君甚愛其情賢士甚愛其君之情無遽焉耳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弗亟

去之而尙爲之謀道窮而志挫宜矣執君子之仇仇而亦不力也則執小人之不力而亦仇仇也君子憤其不力而弗屑其仇仇小人利其仇仇而不恥其不力則小人親而君子疏必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尙奚待哉

旨酒醻之嘉殽將之遂可以洽鄰而云昏姻乎然而鄰洽矣昏姻云矣淑人貞士惡得而不獨也夫以飲食燕樂之給而合以飲食燕樂之不給而離此瑣瑣之姻亞離之以居而未嘗不適淑人貞士胡爲其愛邪君子之自重而量物宏也以利連物物因其利則君子懼矣無利以連物物睽其情則君子戚矣彼非必有瓦解之勢猶是可連而合也失之於乾餱而虧替其情如之何其弗戚也此之弗戚則於陵仲子之餕陳師道之涷也君子不忍爲矣

有道之廷不諱過過則相懲相懲以相勸不以言爲恥也無道之廷不諱惡暴而不恥舉而委之於口耳不以恥爲恥也幽王之詩不諱甚矣天子之嬖御斥其姓字而縣指宗周之滅號舉六卿目言其豔煽父不能施之於子者而臣極道之宮闈而無所避忌亦紋矣哉懲之弗懲焉恥之弗恥焉進不以其言爲改退不以其言爲罪貞人愈激淫人愈怙而生人不昧之心其餘無幾矣嗚呼貞淫者非相對治者也烈膏火而投之以木益其燄而已然則爲褻罵

十月之詩者其爲忠也不亦過乎屈原之猿亟不忍以鄭袖子蘭出諸口君子猶曰原忠而過矧原之所不忍者哉

惟天運大化而不與聖人同憂故降罰於亡國之君而不恤其民社降罰於亡國之臣而不恤其情理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處亂世罹危禍者之所欲問天也然而天不以貶其仁愛行其命焉耳故曰莫非命也善而不佑忠而不成愼而不免雖然亦莫非命也莫非命則莫非正也是以聖人處約天處泰天不必如聖人之擇聖人不能效天之斷效天之斷而無擇自以爲聖人而疾入於狂故聖之法天也以擇賢之法聖也以擇自好者之法賢也以擇擇而屈

其約不慕其泰聖希天賢希聖自好者希賢勿求似而後似也

抱孤心者無以達其孤鳴故人可與忘言而不可與言也矣以明其然邪夫人上而有親中而有身下而有其妻子能疾抑其情而末之恤乎曰不能也上而有親將以孝也中而有身將以愼也下而有其妻子將以成乎保家室之令名也能詡其周旋顧恤之非道乎曰不能也上達其親以事君而忠不見庸中捐其身以立功而績無可效下忘其妻子以恤天下而天下不聽能使之觸藩以困而不廢然返乎曰不能也履此三不能之勢而與天下爭可否豈曰匪舌是出雖出其舌塊肉而已矣若夫可與言者則必不待言也故曰不可與言而可與忘言也雖然豈以其孤鳴之不伸而可謂無孤心也哉豈繄無情情自喻也豈繄無道道生心也豈繄無成毁焉而有其全亡焉而有其存與腐草荒煙滅以無餘而有其與日月爭光者焉相與言者不能喻相與忘言者喻之也嗚呼抱孤心而得忘言之和者尟矣伯夷不得之於姬呂陶潛不得之於雷周矧夫謝翱鄭思肖之穫落者乎雖然苟其有孤心雖無與忘言者可也

不善有自積也非必疾棄其君親而樂捐其廉恥也雖亦嘗有所不避孔棘且殆亦其果無所容也私亦嘗有所不恤曰予未有室家前此所爲固不爲室家營也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抑豈非敬身之道哉然而君子甚疾夫有道之可託而遽託之也託於道以爲名避難恤私以爲實避難恤私以爲名而醉飽柔曼寸絲粒米之保以爲實遠乎此則雖畝爾田宅爾宅安寢行遊不逢惡怒而亦難挽其棄君親捐廉恥之心然則鼠思泣血以往抑揄姍笑以歸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彼將曰吾以敬吾身也敬吾身不容不畏也嗚呼鼠思泣血者可抑揄姍笑以揜其口天之鑒觀其可揜乎則可謂知畏者乎蔑論敬矣君非其君親非其親廉刓恥蕩天不爲揜而後不善之行以成雨無正之詩人所爲釋小人而疾夫自詡敬身之君子也

中夜之所思及明而欲就之道路之所聽入門而欲徵之佔畢之所得釋卷而遽試之與會之所激觸物而求成之歆利以居心名義以將之俄頃之所安終始以守之匪已之所能任委諸人而不量以責之匪心之必非不自我而極情以攄之八者十無一成而百有千僨天下之爲謀不出於此者尟矣我視謀猶亦孔之邛爲是也

欲寡其過則唯恐日月之不遷也欲集其善則唯恐日月之不延也爲小宛者悼岸獄之不免庶幾寡過而以令終

平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胡爲乎若將挽衰亂而留之與竹柏不怨凜冬而欲其徂君子不戚賤貧而冀以死謝之道存焉耳人之迫我以險阻也可以貞勝者也天之俾我以日月也不以險阻而賤者也天自有其寶命吾自有其恆化無可爲而無不可爲所愛非死而不以死爲息肩之日道無所不盈耳目心思無乎其不可用故曰君子愛日岸獄之日而不喪其可愛況其他乎如小宛者而後君子作聖之功得矣不僅以寡過而免於禍也

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知其爲義也故夏臺湯之義也牖里文王之義也流言周公之義也陳蔡孔子之義也君

子不謂命矣惠迪吉從逆凶惠迪而宜吉從逆而宜凶禍威大明之天下義從乎此天之所宜人莫能而不宜之矣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塡寡而宜岸塡寡而宜獄智力相取之天下義出乎此人以爲宜未嘗非天之宜矣當世之所宜吾必有宜焉者義在死乎義在亡乎義在集木臨谷以全名而安身乎苟不以岸獄爲宜則將以死之亡之集木臨谷以全名而安身爲非所宜矣君子之於天下也猶川之於水也無乎不受也不拒其濁而恃有以澄之也是故安命不如知義樂天不如盡性故曰爲小宛者作聖之功也

治不道之情莫必其疾遷於道能舒焉其幾矣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不舒而能惠者尟也矣以明其然也情附氣氣成動動而後善惡馳焉馳而之善曰惠者也馳而之不善曰逆者也故待其動而不可挽動不可挽調之於早者其惟氣乎氣之動也從血則狂從神則理故曰君子有三戒戒從血之氣也六腑之氣剽疾之質速化而成血挾其至濁而未得清微者以乘化而疾行於官竅之中濁故不能久居而疾未能清微故有力而剽是故陰柔也而其用常很很非能剛也迫而已矣血者六腑之躁化也氣無質神無體固不能與之爭勝挾持以行而受其躁化則天地清

微之用隱矣清微之用隱則不能以舒重濁之發驚則觸於物而攻取之也迫其能舒也則其喜也平其怒也理雖或不惠末之很矣其不能舒而迫也則其喜也盈其怒也憤很於一發未有能惠者也末之能惠而欲遷以之惠清剛之不勝久矣是故欲治不道之情者莫若以舒也舒者所以沮其血之躁化而俾氣暢其清微以與神相邂逅者也古之君子食不極味目不極色耳不極聲居不極安大陰之產不盡其用六府之調不登其剽疾弱其形微其氣迓其神勿益其陰所以豫養其舒也聖狂之效早決於此矣不道者之故未有此也遠乎其方很而姑舒之猶有蹇

焉其亦端本清源之治與亟而以道爭之抑末矣

持威福之柄而淫用之抑豈其心之所欲哉無故而爵人賄也無故而刑人妒也至於天子崇高富貴無可妒而賄不能歆則亦無所利而淫用其威福故使天子而能自操其威福雖幽厲不當者尠矣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不憂其淫於威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不憂其淫於福也無道之君為天下毒以其威福從人而已矣媚之以小竊之以大捐己而殉匪人之欲撫心而未有據舉祖宗熏沐之禮償貪人衣履豆觴之資非其祉也剖賢士之心椓貞人之體為譖人專威竊柄之謀非其怒也嗚呼生不道之世欲以

其生死貴賤聽幽厲乍然之喜怒而不得僅寄命於微尰之鄙夫斯有心者所為牢愁而不釋也而周之亡速矣

愈偷生其閒者愈靡矣周室亂王化不行忠厚之澤斬谷風之刺興焉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而上下離臣友散周室不可為矣晉文以之而渡河棄秦舅犯測之臨河而辭然而霸矣而猶未足以王也漢高以之臨越葅信繫何於請室張良測之絕穀而逃然而終為天下君傳祀四百嗚呼自是以降晨加膝夕推淵無不為已利在則讎親利去則親讎無不用已唐末定四海而劉文靜亟誅宋未一九州而石守信早廢待狡兔之死而烹走狗抑成虛語圖之惟恐不先豈緊谷風其為飄風乎盡心以事人者游羿之彀中而不保其旦晚悲夫

世無足與言情大德而不為怨者尠矣雖然抑何傷君子之厚哉導長者於迷先之矣拯溺者於淵捽之矣調病者於食損之矣先而不為不悌捽而不為不仁損而不為不惠君子之通德也先之而忿其傲捽之而忌其淩損之而懟其吝小人之遽情也弗獲已而聽焉時過事已彊傲貪饕之無所抑芽茁而生枝蔓而引怨之相尋名義不能裁鬼神不能懲矣君子奚不早計而酌於施以減怨乎其弗

早計也以君子為愚可也以德自盡以愚料人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君子之於小人樂吾天焉耳矣谷風之怨可以勿恤矣

瓶罍一酒也挹注焉爾父子一生也繼成焉爾善言父母之德者不敢侈而他言之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凡為德者莫匹其大故曰昊天罔極生之謂也是故知其道而後可行知其義而後可盡非事親之謂也知事親之道而後不匱知事親之義而後不愚節文斯之謂也學知之事不給而困勉之路絕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無所容其勉也乃或曰學而後知父母之與我為一身非知孝

者之言也誠學而後知父母之與我爲一身終漠然其不相爲一也矧此之一者不假學而固知之孰能爲瓶之所挹非罍之所注哉故學者學其節文而已若夫子之心事其親無當然也無道也無所以然也無義也理行焉而非道性安焉而非義傳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而況於父母乎

父生之母鞠之拊之畜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出入腹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亦尤勤矣夫人尺寸之膚皆吾身也而厚以愛之則成乎其細人矣壹致於性而已矣天施之地生之地竭其力以爲之造勤以承天而以奉天之性地

無成於性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致一者爲天不以勤於生物爲德也故母之德罔極也父之德尤罔極也道莫貴於一德莫大於生生莫尊於性養不可以伉性誠不可以伉生用勤不可以伉致一古之知禮者父在而母之服朞崇性以卑養專生以統成主一以御衆之義也父之德罔極也母之德亦罔極也罔極云者非懷惠之謂也父施之母承之無成而代有終勤勤乎承陽之施而不怠是固大有功於父而德亦與之配矣故知禮者知此而已矣知禮者知生者也知生者知人道者也知人道者知天者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詳言母恩而重父兮生我以加乎其上其殆知天者與不知此者恔呴呴之恩以爲孝鄙人而已矣鄙人之爲道甘食悅色而止悅色而不知裁故昏姻之不正而知有母不知有父不知有父者不知誰何而爲之父也甘食而唯養之懷故專乳哺之恩而推以厚慈其子厚慈其子者寶已之委形而歆其養也嗚呼君子之道易知簡行而天下莫能知人之不禽也無幾矣□□主中國而政毀浮屠流東土而教亂地天之通不絕於郊壇父母之差弗別於喪祭陰亢陽窮養亢性窮人道之變其奚有瘥乎

爲北山之詩者其音複以哀其節促以亂其詞誣其情私矣故音哀者節必亂節亂者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以君子甚惡夫音之遽哀而不爲之節也奚以言其詞誣而情私邪詞苟誣而情或私反詰之而不窮者匙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則彼猶是戕王之土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彼猶是爲王之臣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以爾爲賢而爾不受假以溥天率土之臣庶更取一人而賢之而又孰受也可謂端居者之風議無當於國也不可謂但端居風議而即無當於國也夫惡知燕燕居息者之必有南寢處乎故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然則將

分爾秩掌以均數之在延與行百里者未聞使百人而各
一里之能至也抑將使斗衆而百人脊之必且爲塵而得
有余衆乎故夫爲北山之詩者知己之勢而不恤人之情
知人之姿而妒之而不顧事之可諉上行私而不可止西
周之亡不可挽矣故節其哀者戒其複傷其亂者懲其促
治其誣者窮其連緜之詞革其夸者禁其迫切之聲王者
以之化民君子以之自淑保天下於和平此物此志焉耳
唐宋之末流以詩鳴者不知其爲變雅之淫詞而祖述之
曰以起衰也以哀音亂節而起衰吾未之前聞
天下治使人樂天下大治使人忘其樂天下亂使人憂天

下大亂使人廢其憂廢其憂則其君如已亡之君其國如
已亡之國而無與救矣嗚呼有大事之可將未有不畏其
塵者也逮乎無大事之可將求塵之離而不得也夫豈人
情之無恆哉廢其憂者命也求憂而不得者義也安其命
不渝其義道一而已矣廢其憂於必亡之日抑不已其悲
於已亡之後不已其悲於已亡之後者固嘗廢其憂於將
亡之日也命也如之何哉雖然文信公有云父母病知不
可療無不藥之理弗恤塵之離而必將之其情有諸焉者
乎

廢徹不遲無餘懷乎曰此禮之所爲可久也故曰簡則易
從易從則可久可久而賢人之業成矣君子之祭非弗欲
延其敬慕也懼夫敬慕之衰而延之於其餘將惰以歸則
是以情歸之氣事其先也故夫知弗延之而乃以久焉者
然後以可久知弗擴之而乃以大焉者然後可以大知弗
浚之而乃以深焉者然後可以深著其往飾其歸研其幾
利其用止其所而不過君子之於禮至矣故曰被之祁祁
薄言還歸祁祁以還歸雖不待其祁祁之衰也故無太過
之道而有太過之情太過之情必成乎不及則亦惡得有
太過之情邪廢徹不遲無不及之謂也

正風矣俗定民志導民性期於進退而已進者非亟進之

也可進者弗與止之也可進者止之既進者退之民性之
泯無餘矣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進也請學爲稼請學爲圃
退也求士於農而不求士以農君子之道也故農之或可
爲士猶兵之可爲農也兵無節則農之農有餘則士之導
其性也士之不可爲農猶農之不可爲兵也農其士則無
士兵其農則無農定其性也農之可爲士視諸工賈之可
爲士其數多也朴一變而秀黠一變而後朴進之難易風
之順逆也士之不可貿視諸士之不可爲農其辨尤嚴
也秀遷而朴其失也固冉遷而黠其失也狂退之遠近俗
之貞淫也嗚呼民兵之斂酷於軍屯許衡勸士大夫爲賈

之說烈於許行可弗辨與
古者無少寡之婦夫死而田歸無以養之也老而無夫曰寡遺秉滯穗以爲利抑無以養之也柏舟之靡他數千年之間見之詩書者一人而已而固諸侯世子之妃也故曰君臣夫婦之倫至秦而定先王亦有所俟也夫死而無適族無與收之育無與獎之僕僕然拾穟於南畝非蠢以羸亦無辨矣浸蠢以羸亦孔焯矣然則苟有可適者無有不移志者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亦不足爲之責矣故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其損益也登貧寒志義之士女得與共世子之妃絜其榮光秦之敷彝倫者四而叙

彝倫者一以此損益周禮其可矣懷清之臺築夫婦之倫定廉恥行於閨門讀大田之詩未有不愁然者也
因天下之動而成之則事不廢因天下之靜而安之則民不勞事集而民安福祿之盛者矣爲功利之說者曰成於其動不如乘於其未動之利也安其所固靜不如鎮之於未靜之爲有功也然則施畢羅於戢翼之時而不邀鷙鳶於已飛及其飛而無事焉亦功利之都矣而君子弗屑焉者惡其違天而與禍相矣也故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桀弗能湯弗畢羅矣拚項籍之情歸而壓之於固陵漢以是德衰於商周而禍亦晳矣一動一靜者道也躁勝寒靜勝熱者機也一生一殺者權也盜天地盜萬物者賊也不爲天下先似矣惡其持天下也藏器以待時工矣惡其有伺之心也不廢其事不勞其民仁以涵物而智以見功然後爲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可與尊生而不貪可與應世而不詭苟非其人未有宜天之祐者也
伐木不如頍弁之相慕也關雎不如車舝之傾其貲心也雖然樂而淫哀而傷其亦徵於此矣關雎不言淑女之德重言德也伐木之不極其情惟不及情之爲愛也雋聚之悲若晛日之將昃而不給其歡其將何以繼此乎不謀也高山景行之歎其諸千古之一人與非太姒孰能當之而

關雎不能以信太姒也故鄘見不可以觀婦順驛萘不可以觀士容踐阼之詔令不可以觀君德始夏之芑穎不可以觀年豐慎於言德者庶乎其德之可成也恤幼不矜孱頂之仁閔老不勤日暮之歎親親而恒有愈疏之防敬賢而恆懷比匪之憂納交而恆有凶終之懼慎於言情者庶乎其情之不渝也故頍弁車舝非盛世之詩也
貨導人以黷雖然不可以廢貨也色湛人以亂雖然不可以廢色也酒與人以迷無亦可以廢酒乎酒者害百而利不得十義不得一者也弗與禁之投之不臧之劵而始徹貢投之譬是決濁河而障之不已勞哉禹惡而姑存之武

王誥而弗革之曰爲賓祀也籩之豆之簠之簋之神歆而人宜之亦矣乎不可曰君子之道求之已而已矣求之已者盡性者也盡性則至於命矣貨色之好性之情也酒之使人好情之感也性之情者性所有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財仁義之府也情之感者性所無也無之而不損其生生所無則因好惡之所未有也人有需貨之理而貨應之人有思色之道而色應之與生俱興則與天地俱始矣上古之未有酒而人無感以不動則是增益之於已生之餘因有酒而始有好矣雖然人因感以有好酒無因而已有於天下孰爲之乎將無化機之必然者乎

內生而外成者性也流於情而猶性也外生而內受者命也性非有而莫非命也盡其性行乎情而貞以性正情也盡其性安其命而爭亂以性順命也命則有不齊矣命則有不令矣君子之道齊之以禮而不齊之以天令之於已而不令之於物以爲期物之令而絕其所不令則是舍已而求之於物非反已盡性之道也納之於賓祭而約之以禮齊天物之不齊矣暫而儆之行乎不令之塗而命之矣正其性而無憂於命繼天有功而險非其險阻非其阻矣故天無擇施君子無擇受莫非命而禁之於正君子之以事天至矣異端之不知此也瑟瑟焉取天物而擇之擇之未精而厚其疑觸於物值於躬莫非斧斤之與榛棘而心亦煩力亦憊矣貨且疑其伐善色且疑其伐仁將不遺餘力以芟除之而況於酒乎故敬賓之初筵於酒座而不失其歡者可與受命矣

將衰而後知盛也已衰而後知樂也故促席而知温者其寒也登山臨水而相依不舍者其將離也王者以天下爲家矣必國門之內而後爲魚之藻也瀏連婉嫕於固有之居知其舍是而頒首頳尾之無依也周之存亦僅矣旦爲魚藻之樂夕爲黍離之哀人心之柔以含愴者先傳之與

君子之事君也鴻豫以爲志危怵以爲情鴻豫以爲志故世雖降主德雖衰上下之交雖未孚而無枉道之從危怵以爲情故世雖盛主德雖賢上下之交雖密以邇而無憯忘之心也彼交匪紓無憯忘之謂也無憯忘者非僅其憂時而戒君矣有憂時戒君之心而君不予無實以將之也將之以實者若之何其氣惕然其志怊然合而若離親而若不給進前而不舍退食而若不得復見有如此者乃以信其無憯忘之實也故君子之事君殆猶夫事親敬者非直敬也愛而不忍不敬也故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事父之敬則固異於鬼神賓長之賓賓者矣嗚呼以屈原之騷事有爲之主則無患楚之不商周也以文宋瑞之

死事圖存之主則無患宋之不康宣也鴟鴞之怨其周公之騷乎桐宮之弗獲已伊尹之心也下此者時未棘情亦未與之棘勢未傾心亦未與之傾大命已圮成乎終天之憾乃始睨虞淵之日悲號思挽而不得不亦晚乎故忠臣介士無疚於天下而自疚其心惜往日之紓也

兩目不相競明兩耳不相競聰兩手不相競便兩足不相競捷互相忘也無已其猶相効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復奚瘉乎天地之廣也萬物之富也名譽祿位文章事功能者取之已爾無已高於我者猶有人也貴於我者猶有人也賢於我者猶有人也力不足以姤而遠無可與事氣苶

精楞朶頤不厭就密邇者而瘉之不已賤乎故受賢者之名而不讓不狂不已而況乎其受爵也晉平公之臣心競而君子以知晉之衰棄其丈引爭其尺寸趨利者所弗爲也君子之行而趨利者之不若不已必亡不亡不已矣

菀柳之詩奚以辭夫不忠之尤邪古之諸侯臣乎天子而不純乎臣夫各有所受命矣五帝以天下讓賢者而諸侯不可以國讓是國重於天下五帝以來世爲君長者五帝以來之所啟宇也君薨子嗣天子改命侯國無改封宗廟所託先祖之所授也天子者諸侯之長爾菀柳無可息而居以凶矜危國家亡社稷毀宗祊墜世守不容已於惴惴無自暱焉可矣其在於周所必惜者其魯晉鄭乎故三國之不王而後王迹熄春秋作菀柳之怨固無大害於人紀也三代之季世皆此道也嗚呼六合一王九州一主當吾世而遇主以榮身而施及其親生之者此君也成之者此君也極吾福也適吾安也凶矜吾義也柳凋於林而就蔭於棘非彼心之無不臻而事君者之無所不至矣俾陶潛司空圖無悲閔之心蕭然自適於栗里王官之下則其去傅亮張文蔚之苟容者能幾何哉

心恆持者也耳目取新者也以其心貞其耳目以其耳目生其心生心而不忘於是而不失其恆得則慰失則悲斯

亦不必有高世絕俗之志者而能之凡有心者之所同爾而生其悲愉也有恆視無恆美色有恆聽無恆和聲取新而忘其故而人道絕矣天下有若無繫於得失利害之數而耳目之不容自昧者無恆之民忽之矣得之無所增失之無所損故不必利新不必害宜乎其爲無恆之民之所忽也則衣服族姓是已何取乎衣服暄凊而已矣何取乎族姓充位有人昏姻有耦而已矣喪奚必其黃黃笠奚必臺緇奚必撮也色足愉富貴足居奚必尹吉也夫誰知人道之所絕續在此矣乎以實治者仁義是已非僞利也以名治者綱維於心莫之易而人紀定非徇監稱於口耳之

謂也因其利徇其艷稱耳目取新而今昨不保魚無擇於沼禽無擇於林但無擇焉去禽魚幾何誠取新之久習新以爲故角可加於額尾可曳於尻淫人賤族可以爲姻親禽谷獸態可以爲風俗行且非是而莫之責悲夫欲歌都人士之詩以延人紀於頹光不可得已

談藝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好色而不淫未能諒怨誹之不傷也怨誹之不傷則以之好色而淫者未之有矣淫者非謂其志於燕媟之私也情極於一往氾蕩而不能自戢也自戢云者非欲其匡傑戌削以矜其清孤也流意以自養有所私而不自溺託事之所可有以

開其菀結而平之也能然則情摯而不滯氣舒而非有所忘蕭然行於憂哀之塗而自得自得而不失矣淫之有哉誦采綠之詩其得之矣幽而不悶旁行而不迷方哀而不喪其和詞輕而意至心有繫而不毀其容可與怨也可與思也無所傷故無所淫也嗚呼知不傷之乃以不淫者可以言情矣孟郊曹鄴之爲淫人諒矣

古之營國者非但城郭溝池封畛阡陌而已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守國之資而未及於民也封畛阡陌因天地之產爲民之利而未及爲功於天地也鎮其虛損其盈流其惡取其新裁成天壤以相民而後爲人君者之道盡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之營謝夫亦猶行古之道也故其民股體得安焉耳目得曠焉臭味得和焉疾眚得遠焉治地以受天之和迎天以集民之祉其餘者尤使登高臨遠之士啟其遐心孳憂拘迮之夫平其悄志鄙吝穢怨惡忘而人安其土是故古之王者非遽致民也暢民之鬱靜民之躁調其血氣以蕃其心思故民歸之而不離周衰道弛風煩韻促督天下於耕戰而人無以受江山雲物之和抱遐心者宜其去朝市而若驚矣

天子失道以諸侯授大國諸侯失道以士授大家大國有諸侯而盟會征伐亂矣大家有士而政教風俗亂矣然則

君子許之乎曰雖欲勿許而不得也飲食與生也教誨與成也舍徒而載之車盡其才也苟其生之則有父母之道焉苟其成之則有師之道焉苟盡其才則有君之道焉君子弗能使之終於陷溺而無與依也授之可矣天子授之惡得不授之春秋所以登五霸之功諸侯授之惡得不授之小雅所以采緜蠻之詩原人之情而弗獲已雖大亂承之而不能恤矣五霸衰而七雄併世卿降而游俠之死交成亦未如之何也矣

用物之薄身安之而不恥奉之所敬愛而不嫌其惟廣心以用物者乎名不可歆用之以實實不可茹用之以名名

賓兩不可得則旁求其美而用之於是而天下之物無不
可用也以斯而或用其薄於己何恥於人何嫌哉故瓠葉
之幡幡采之而非幡幡矣烹之而益非幡幡矣其名菲其
實涼猶無已而旁求之未采之前若幡幡者之迎吾目而
欲姑之也亦善用此瓠葉矣故用物者廣而後能自廣自
廣而安自廣而能不失敬愛於人君子之所以安土而能
愛也既已非所欲矣而又從而恥之是重傷己也焦心顉
容而天地之大若將偪側則將夕授之天下而不厭其心
生人之樂無幾矣既無以厚致之而又懷嫌以將之精楊
神短和氣中隔愛繇以衰敬繇以弛不自知也是重傷人

也甚重傷者必遠人以逃咎君親皆惛府也無論朋友矣
故歎幡幡瓠葉者可以處約可以全恩殆於仁者乎
訖百年之日就羣處之人天下之事自有以相逮而有餘
用其無棄人矣乎其無棄日矣乎是亦足以成天下之務
矣天下之務成而百年之日有餘也羣處之人吾徒也裕
於用天下而天下裕事亦惡乎多阻人亦惡乎多怨哉天
下已勞矣又從而勞之勞之不勝其勞乃從而置之緩急
不審成毀不豫圖手足未至而先之以叫號害不知所從
來而旁遷其疑懼於是而日不給於天力不給於人經輔
紛紜以迄於危亡而禍恆發於不意此天下之至不可瘳
者也不遑他矣日不給矣何人不將人不給矣促其百年
而負募其天下不亡何待哉

詩廣傳卷三終

詩廣傳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十二

大雅

耳所不聞有聞者焉目所不見有見者焉聞之如耳聞之矣見之如目見之矣然後顯其藏修其辭直而不慙達而不疑易曰修辭立其誠唯其有誠是以立也卓然立乎前若將執之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孰見之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孰聞之乎直言之而不慙達言之而不疑我是以知爲此詩者之果有以見之果有以聞之也我是以知見之也不以目聞之也不以耳也我是以知無聲而有其可聞無色而有其可見不聆而固聞之不睹而固見之也於戲亦殆與惝怳其詞荒誕而無慙冥行而無疑者相達不遠矣君子之所必察也察之以誠知其不慙而非無慙不疑而非無疑而後可以爲君子傚君子鮮矣

晝不見星而知有星夕不見日而知有日雖然猶有數也方諸無水而信其水槐柘無火而信其火雖然猶有類也奚以信文王之於昭于天乎求之己而已矣無過爾躬求己之道也取之左而逢之左知其在帝之左取之右而逢之右知其在帝之右也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觸心之所覺非己能之而皆天非天之必有事而皆人之天一文王之於昭于天者也雖然亦奚數之不可數類之不相應者乎形有數理未有數理無數則形不得而有數氣有類神未有類神無類則氣不得而有類是故繇形之必有理知理之既有形也繇氣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氣也形氣存於神理則亦可以數數之類應之也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覿其形感其氣之謂也是以辭誠而無妄也雖然於己求之者得之爾矣是殆不可以言言者與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中焉綏我思成有成焉抑非以數數以類應者也而若或持之若或循之充乎四體而悅入於思慮而相與爲光暉子曰知德者鮮矣謂知此者鮮也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過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閟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乃若目則可以視無色矣有內目故也乃若耳則可以聽無聲矣有內耳故也乃若心則可以求其不可以求求者矣洗心而藏之密也故天下莫大於人之躬任大而不惴舉小而不遺前知而不疑疾合於天而不慙無過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宣色其色而無色者顯內

耳内曰徹而血氣靈蜜心浚入而血氣化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反莫知其鄉皆唯其過之也

雖其無色猶有聲焉有色矣聲者不見之色所盪也雖其無聲猶有臭焉有聲矣臭者不聞之聲所吹也故無臭者無聲之盡辭也無聲者無色之盡辭也無聲無臭者無聲色之盡辭也辭之已盡而益微矣雖然其微者非有微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靁雨之動滿盈是其無聲無臭者也是其無色者也無私則無心無心則無爲惡可以見見惡

以鬪鬪惡可以艱艱哉

在上雲也在下雨也在上星也在下石也在上氣也在下形也在上理也在下氣也故在上明明而在下已赫赫矣設理於上顯道也違之者凶耳理無心也改不道以觸於道昔違之今遵之如舍荊棘而就塗知其有至而已塗不報之以至也故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矣非赫赫之能有效於明明也然則爲日星退舍之說猶以莛擊風而冀風之旋乎善吾知其吉也惡吾知其凶也猶雲集而必雨非必膚寸之雲爲杯水之雨也猶星隕而爲石非緣隕石故而星爲之變也明明者不爽赫赫者不測能知不測之即以不爽者可與語天人之際者與周之興也以婦順其王也以武功非婦順之宜得武功也非武功之以報婦順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云者無定之辭也於此乎於彼乎求之以一定而不得意者其百乎吉凶不爽之謂理觸威不測之謂天一而已矣類五行之應銖銖而擬之劉子政父子之不足與知天久矣

緜不疑至於疑爲學日長緜疑至於不疑爲道日固疑者非疑道也疑言道者之不與道相當也不疑者非聞道在是而堅持之也審之微履之安至於臨事而勿容再疑也故知道者勿固信之勿固從之參伍而錯綜之幾未至德

未及而猶俟之其時可矣而後以爲可也故唯能疑者無臨事之疑也臨事疑而上帝不再之命去之矣武王之觀兵也國人曰可矣諸侯曰可矣可者道也聞道而不逮信乃以一信勿疑而矢于牧野而勿貳爾心上帝之命疑於武王之心矣奚以知上帝之臨女哉知之以能疑而已矣故參伍之而不雜錯綜之而不窒幾相逮而志氣與德相符而精神固是殆非人矣乎天也君子之所以歷乎險阻而終於易簡也

詔以道之所當然而率人爲之雖有欲從之心立乎事始而當事則忘也計其所以爲功而率人成之雖有他日之

效不顯於未然之心目而先事不歆也故善勸民者不以道不以功而勸以卽物之景卽事之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緜之詩善狀古公之使民也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當斯時也知其道之奚以當然乎弗知也知其他日之有伉而將將者可以爲功乎弗知也然而瘠者若欲爲之歌相杵盲者若欲爲之覛繩直躄者若欲爲之巡基址攣者若欲爲之舉參築而況夫力能從心之丁壯哉此夫善用民氣者乎善用其氣善用其情之動者也以之勸忠而臣樂其刀鋸以之勸廉而士安其溝壑築室之下而民氣生焉周之王自斯始矣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迫詞也故夫天之下應文王也迫矣傳其情寫其勢故爲之迫詞焉如羣川之洊流也如春華之瞳發也如風之吹萬而各以籟鳴也嗚呼盛矣奚以如是之盛也生也生奚以如是之盛也蹶也取迷復之人心而新之以一日甫甲坼之已冐蘖矣甫冐蘖之已弓榮矣目不給覛心不給思左右不相待後先不相讓夫是以謂之蹶也奚以如是其蹶也能用天下之生也故曰文王何可當也若淩越而無序若芝菌之生而不必有本孰能當之哉

一色純著之謂章衆色成采之謂文章以同別文以別同道盡矣同以昭別者紀人治者也人與人爲類君子與君子爲類選於羣類而得其類始之以不雜終之以不閒九官百尹三百六十之屬純乎一治也天子之胄子逮凡民之俊秀純乎一學也納之庠序升之國學試之士命之大夫建之公卿純乎一禮也接之以威儀奬之以語言穆之以心以相浹純乎一情也故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言章也以爲任賢之弗貳無別不同也別以成同者兼物治者也人物兼治而事起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已精之而唯恐執精者之或物也已美

之而唯恐執美者之或惡也因其物治其物取物之精積精而物登其用因其人治其人盡人之美備美而人得其情因其事治其事一損一益一張一弛一順一逆觭其精擇其美無所固執以滯其經緯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廣言文也以爲用物之宏盡四方之綱紀該別以大同也故君子以一色之章待天下之人以衆色之同治天下文章之用各致而不斬保其一端明矣道之降也或從其章則失其文或從其文則失其章得之於作人則失之於紀事得之於紀事則失之於作人無有能理者也況其下者朝暮其術參差其教以顚倒天下之

士而矜其權立一切之法崇豆區之效以從事於苟簡而矜其區別其同同其別駁其章削其文欲天下之弗亂其可得哉故知蘇洵之權書亂之首亡之囮俾得志而雠其說禍且甚於王安石君子距之不惜餘力焉可矣

鳶飛戾天觀化於天之下也魚躍于淵觀化於淵之上也上下定位化互其中而不可爲之畛域故天其函乎地其與乎大有之戢積中不敗者一氣之純乎故中庸曰言其上下察也自淵而上無不在焉自天而下無不在焉高動而卑興清涵而濁入仰蒸而俯垂寒暑相遷而不亟生殺相資而不媢有萬不齊而弗相爲害古今差異而日移不知昭著者一章而已矣一章者純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四維純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純也王者以之興賢而化俗上下之氣純而一德成萬方齊矣周子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此之謂也

祿者不俱得者也無有涯者也干祿者欲得諸己而不自涯者也是故甚難乎其豈弟也以廉臨祿易以慾臨祿難廉者與祿相爲對治者也以道干祿介其廉而止閑焉而勿使馳也夫既閑焉則可使不馳矣雖然君子以爲斛水沃燄之術未可游於天下而安其土於是而知豈弟之德爲至善也祿者競之府干者競之用廉者競之實三競消而行之以樂易干祿豈弟而後無乎不豈弟矣干祿豈弟而後無嫌乎干祿而且利用之矣無乎其不豈弟則雖六月一裘三旬九食以固辭祿而猶是豈弟也狐不偕鮑焦申徒狄周黨嚴光之所不得與也無嫌乎其干祿而利用之則文王之養晦武王之觀兵周公之殄殷一而已矣天下見其仁不見其義而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褊矣必勿干祿而後不失其樂易則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無損於物也嗚呼三代而下爲君子者卽有其體而未見有其用也臨祿思競而借盛氣危節以防之貧與富競德賤與貴競道道德異而競同身爲處士祿不及焉而知其不可使干祿焉惟其競也安土斯敦仁敦仁斯能愛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而不可使失其樂易君子之道無他無競而已矣

不顯之中有臨焉是故無不顯而皆臨之也無射之餘有保焉是故非無射而必有保也不聞之密皆式焉是故式者實有其式也不諫之先有入焉是故入者無異乎諫之切也不知德者之所驚而知德者安之猶泡水於泉而受風以襟也皇哉盈天地之間浩乎虛乎一乎大乎莫之禦而自生者乎淸者有紀也虛者有通也一者有章也大者有充也則夫顯不顯射無射聞而聞不聞而可聞諫而諫

不諫而固諫奚其有閑而奚其有待哉吾何以知德之儀形與其功效哉知之以此

衆人欲而不給賢人爲而有窮聖人化而有待人之不能必得於天者多矣夫孰知天之有不能必得於人者哉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天之有求於人而不能必得者也先天而天或不應後天而天或不終吾於是而知天道天欲靜必人安之天欲動必人興之吾於是而知人道大哉人道乎作對於天而有功矣夫莫大匪天而奚以然邪人者兩間之精氣也取精於天翕陰陽而發其四明故天廣大而人之力精微天神化而人之識專壹

天不與聖人同憂而人得以其憂相天之不及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天授精於人而亦唯人之自至矣雖人有道人自至焉天惡得而弗求求惡得而必獲哉知天之道則可與安土安土則盡人而不妄知人之道則可與立命立命則得天而作配嗚呼知人之道其參天矣夫

莊生曰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已無擇之謂也信斯言也儒亦聽其爲儒墨亦聽其爲墨舜亦聽其爲舜跖亦聽其爲跖治亦聽其爲治亂亦聽其爲亂天無求於人而人亦可無求於天乎人固無求於天則人益可無求於人矣天不能令有儒而無墨有舜而無跖有治而無亂自作之自已之吾無以詔天之有因獲之心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天亦惡能一聽其自已而弗求乎夫詩奚以知天心之必有求也聽其自已而旣自已矣則胡弗終已之而又繼之以吹邪不遠復无祇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當其知之弗能已之而抑必謀其復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以知天之有求矣天地無求則亦奚從而見其心哉儒墨之紛舜跖之雜治亂之界有貞明存焉能求之者爲天效者也其求之也卽天之求之也與

或曰聖人無我吾不知其奚以云無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必狹其有我之區超然上之而用夫爽然忘之而用物則是有道而無德有功效而無性情矣苟無德不必聖人而道固不喪於天下也苟無功效循物以爲功效而其於物亦猶飄風凍雨之相加也嗚呼言聖人而亡實則且以聖人爲天地之應迹而人道廢矣自我言之聖人者唯其壹至之性情用獨而不憂其孤者也壹至孤行而不待天物之功道無倚也故曰無然畔援不以道爲畔援而後舉無可爲之畔援矣非無功效而不欲多得之也故曰無然歆羨不以功效爲歆羨而後舉無可爲之歆羨矣有天地而不敢效法有鬼神而不求往來有前王而不必

與之合有後聖而不必其相知明夷而正其志大有而積中以不敗故聖人者匹夫匹婦之誠相爲終始者也宅仁而安信而不渝神化無畛而逢其原耳目心思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之謂也

帝之則不可以識知順與蟲其肝鼠其臂柳生其肘鵲巢其顚與天下爲嬰兒而食豕如人然後可以順帝之則乎不善說詩而率天下以禍人道也有餘故知帝則之順舍識知而蔑以順也且孰使夫人之有識知哉我能之與抑天子之乎天子之以識知之能而立則於識知之外是故左其塗以導人之弗能順之也抑天立則於識知之外而

命人者以識知之能抑不知天奚從於帝則之外詭得此識知而授之有生者也夫物者則之物則者物之則其不相違忤也久矣然則帝則奚寵哉寵乎識知而已矣人視禽有則矣唯人之識知不禽若也君子之視庶民則已順矣唯君子之識知不庶民若也識者恆也知者察也恆者道之綱紀察者道之昭著也綱紀斯而不迷昭著斯而不昧舍此帝奚則哉君子亦將安順哉雖聖人未有能違者也然則詩之言不識不知者何也曰爲伐崇言也先其事而無覬當其事而無欲時至事起毋貳爾心而不以勝敗疑然而大功集天命至矣不識不知爲吉凶與喪言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聖人之所不屑用其識知者此而已矣非以語於天德之達也

天不靳以其風日而爲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態而爲人賞無能取者不知有爾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王適然而遊鹿適然而伏魚適然而躍相取相得未有違也是以樂者兩閒之固有也然後人可取而得也兩閒之宇氣化之都大樂之流大哀之警暫用而給終用而永泰而不憂其無節幾應而不爽於其所逢中和之所成於斯見矣奚必墮耳黜目以絕物而致其悁情哉王者以之戚人心於和平貞士以之觀天化以養德一而已矣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則是後之乃以先之外之乃以存之計不越乎尋尺之私逆用其衡以利賴其所欲爲爲此說者不謂之小人而不能堯舜之不授天下於子非以全其子也三代之家天下則以利天下也家天下以利天下則欲固天下者先固其家視其子孫之承景命席尊位奠磐石以爲天下效故謀之毖持之固防之密而乃以不爽乎唐虞公天下之心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大云者時通於千祀而義浹於四海之謂也苟視其子孫長保威靈以爲天下治安之效則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奚爲不昭

昭乎揭日月以行之哉周四遷而定位五營而定鼎合數十世之君子謀一姓之鞏固而天下之免於水火者數百年不知者猶爲之說曰建都於無險之地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之所以公天下也之說也觀天下之興亡生民之生死如弈者不定之棊也亦愚甚矣

莫變匪時莫貞匪時非時以爲貞則天下亦安足紀哉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則天之所歆亦時而已矣而況於人乎夫至於時而可以貞矣驚時之變而不據以爲貞將天下終無吉凶得失是非逆順合離之十紀而變亦不足以立又從而爲之辭曰之十紀矣非天下之固有而可不設於

心者也雲門韶濩之音饗爰居於魯門而悲鳴去之耳無適聲矣毛之嬙西之施魚見之而潛鳥見之而飛目無適色矣卽且甘帶鼠食巴菽而肥蟬不飮而蟬以飮飽口無適味矣藎畏牡鞠之熏芻豢趣不潔而如椒桂鼻無適臭矣衆非堯之所是烏反哺以爲慈梟以不盡食其父母之爲不孝心無適賢矣唐虞之所賞嬴秦之所誅漢晉之所崇懷葛之所怪時者不足紀者也而亦惡用紀之爲嗚呼爲此說者知時之變而不知變之貞以召疑惛於人也有餘而況上帝哉當其未爲人不知畏死矣當其旣爲人不知畏不死矣當其未飢視炊者之何疾矣當其已飢恐炊

者之不疾矣必欲去其貞而因時之變則胡弗死邪胡弗勿炊邪是知時者日新而不失其素者也故先時者乘時者也後時者因時者也然後其及時者安時者也斯則以爲時之貞也天且歆之而況於人乎易之時六十有四時之變三百八十有四變之時四千八十有六皆以貞紀者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貞者天之幹時者天之恆何以知上帝之歆哉知之以此而已

愛行葦者護之於牛羊君子辭也葦之敦也密牛羊孰得而踐履之哉不慮其疏而慮之於牛羊故曰君子辭也夫人之親親尊賢信友而不令其終者吾知之矣其下者溺

私暱而毀其恩則讒蠹中之非其作意於忍也其賢者善疑而生其忮隙生於內而後慝人乘之非讒蠹之能先中也如是則防賢者於所獨被庸人於所聽非拔本塞原之道乎然而君子弗然病在本原而舒求之枝葉養其仁也求人於仁愛之誠而弗養之其弗激而增其郤者鮮矣故在己之樺而庸人與矣行葦舒而戒君子者也不憂其內忮而但懲其外閑全君子以不昧之恩而君子益恥於薄矣曰行葦而旣敦也吾不憂其莖相牴而葉相牾也憂牛羊而已矣夫果孰爲之牛羊哉苟無牛羊而苞體枝葉之

相爲親比惡得有疑佞之生於其心邪方在羣而不忘夫怨然而其怨也旁寓而不觸則方怨而固不失其羣於是其羣也深植而不昧夫怨而可以羣羣而可以怨唯三代之詩人爲能無他君子辭焉耳

昭明天體也昭物而物昭之明物而物明之天用也維天之體卽以用凡天之用皆其體富有而不吝於施日新而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窮於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焉耳不達其說者曰天唯以其靈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者也是異端迴脫根塵靈光獨露之說也是抑異端如影赴鐙奪舍而栖之說也夫茍受之有生而不再矣充之不

廣引之不長濬之不清增之不富人之於天終無與焉已矣是豈善言性者哉古之善言性者取之有生之後閱歷萬變之知能而豈其然哉故詩之言天善言命也尤善言性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有萬年之生則有萬年之昭明有萬年之昭明則必有續相介爾於萬年者也此之謂命日受性日生也

善畏者不畏於晝而畏於宵宵之與晝奚別哉目不睹焉耳火麗於天曰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順則命無不休矣順乎休而休袗衣鼓琴無怍也順乎不休而休夏臺羑里無憂也濯志振氣揭日月以行中天萬行同條

而其貫惡有不令終之疚惡乎故君子之令終令之以高明也夫天下何畏而又何疑邪烏九而已矣鵠白而已矣水寒而已矣火熱而已矣民之情飲食男女而已矣民之性高明沈潛而已矣君子道而已矣小人利而已矣禍極於凶死而已矣福極於亨利而已矣善吾揚之而已矣惡吾遏之而已矣天下何畏奚以容吾疑天下何疑奚以生吾畏宵皆晝也不見皆於昭也天不能違之而險阻順令終有俶無不休之謂也嗚呼無得於此者仁閟而柔弱義閟而卞迫禮閟而蕪雜知閟而纖曲信閟而困窒受生昭昭之宇無往而不閟而德亦不終吾不知其何以爲君子也

劉子曰威儀以定命也形函氣氣御神神受命命集於形而表裏主輔之權迭相爲王是故氣曼者其義刓度溢者其禮蕩色遷者其信違形鈍者其知促容汰者其廉伐義刓禮蕩信違知促廉伐則心不足以存而其仁仆曾子曰以友輔仁輔之於威儀也雖然友之所輔止此而已矣進朋友而攝心吾莫之能保也何也心非攝之所能及也獨至則安倚以至則危動於譽問依於形模以效其至則固迷而未得迷而未得則不旋踵而失其欲攝之初心而又奚以相攝邪故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蘇武不望攝於

李陵心異而情無猜故朋友之道可不絕也二唐待攝於兩龔心似而失之於旋踵無以相報而益以相忮而朋友之義絕矣故朋友者恆道也深求之威儀之餘而攝以心是浚恆也浚恆之凶必矣

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老氏之言何其似泂之詩也雖然其用心之厚薄遠矣君子不忍棄人故善用人不忍棄物故善用物以功效勸天下於善之塗而不役天下以收其功效故豈弟之德流焉父母之道也然後知彼之用人物者權虜之術也行潦之水而納之於禋祀則天下之不勸者鮮矣非爲餴饎故而泂酌之也爲餴饎故

而酌之則既無憚於泂而何有於潦乎泂酌之又挹注之非餴饎之必待此而勤勤焉及乎行潦之化爲清泉而君子之勞已久矣使移其勞以求澂澈之流泉於得之也不更多乎以術言之謂之不善用人物也奚辭故老氏曰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失以得資毀以譽資敗以興其用天下也猶仇敵然不以民爲子女而以爲仇敵民惡得而勿仇敵之哉吳王不庭賜以几杖漢所以忍吳怨而禍發必尅也老氏之術自以爲工於逃禍而適深其禍君子覩之祇愚而已矣

班固有言司馬相如頌功述德忠臣效也賢遷遠矣議者非之以爲導諛啟驕不可以爲忠不如遷史之爲遺直也之二說者各有挾以互競君子奚以折其中哉夫不觀於周公召公之道乎周公之陳無逸也抑天子而均諸南畝之子戒逸諺而無望上哲之情警之以民情則曰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呪申之以禍患則曰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怵之以生死則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何其甚相詛詬而不忌也召公之歌卷阿也遊亦伴奐焉休亦優遊焉車之多馬之馳殆乎子虛上林之所鋪張矣梧桐之生鳳皇之鳴殆乎般般翟翟之所夸燿矣性之彌土宇之厚殆乎大人中州之所虛覩矣何其嫌於導諛而不戒也乃

固以是譏遷之非忠而二公協於一以相友夫子雜列之詩書而交不廢君子小人厚薄忠佞之分不可不察也周公居尊親之位任附託之隆先事以申憂危之警無已而苛言之藥石之愛也馬遷以刑餘無諫諍之責後事而摘毫毛之過微文而深中之怨毒之情也成王撫未甯之宇殷民睥睨於其側二叔之餘孽搖蕩於其閒四國覘其憂喜以爲動靜召公從容樂豫張大攄子以早服疑貳銷萌之大猷也漢章承思漢之餘席大定之勢四裔無警隴首無謠昌樂之氣已盈其心目班固揄諷過情狹小三五而益以忘其憂恤勸淫之邪術也故厚與忠道異而相得薄

與佞情同而相非宜夫二公之協以成而還固之訟不相下也或直或曲或實或浮觀其詞審其致論其世無待鉤考而見其心厚不嫌佞忠不嫌薄貴乎聽言者之聰貴此而已矣羣言訟於廷而辨者不亂君子之迹孰得而借諸

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燠而暄風相迎盛暑且凊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幾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報也六月者菁莪之報也民勞者卷阿之報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惡從而亂哉風者民之相爲咏歎者也民用莫若情情之得失莫若厚薄柏舟薄之反厚者也而關雎鵲巢之遺民不可理矣小雅上之以勸下者也勸之也必以功之盛衰若生殺爲功於生不期而盛矣爲功於殺雖功而衰矣六月以武事勸其下授之亂萌而不可輯矣大雅者下之陳於上者也下陳於上而諫之道之恆也兩下自相爲陳而覆陳上意以諫下道之反也下需上之諫而無望其諫上則美無與成惡無與弼卷阿之道喪而上下無紀矣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臣也無能爲益而待益於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

觀乎柏舟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未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爲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迤之勢無疑似之嫌也

匪人之相接望而知其爲不祥之氣者有二曰惛怓也繾綣也不必其挾無良之心成乎醜厲而早已爲咎之府矣抑有甚焉者載不祥之氣而挾無良之心則二者迭用而不測其所徑俄惛怓矣俄繾綣矣以其繾綣行其惛怓矣以其惛怓致其繾綣矣數迎數隨數怒數喜數吐數茹語沸於庭笑喧於室耳爲之聵目爲之熒堂廉之下爲之暗如長夜日沒月生而不知息然後以亡人之國敗人之家疾速而不可救藥斯其情僞亦無難知者而庸人舉肺附而委之不亦哀乎人之有情也新晴而不喜霾曀而不憂波沸喧豗而不憯霜淸月澹而不適必其非人而後可也惛怓之繾綣之以繾綣惛怓之以惛怓繾綣之霾浪百變而不出兩端乃且樂與之流連而不反此豈猶有生人之氣哉然而取亡之主召辱之士甘授以身心而不厭嗚呼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魂棲於陰魄蕩其守高天不能爲之居杲日不能爲之照呼顲沈浮而大命去之古今敗亡之相積未有不繇此者也高朗之士旁燭其表如聚

騷之吟於幙引身而避之衎佚終日哉厭名利之惛愀而移之於酒博劉㬎光孟祖以逃凶而入於辱其免於凶也幸爾舍房帷之繾綣而移之於泉石王維鄭虔壯夫之氣已消求其遇賊而不滓也容可得乎故之二情者血氣一相爲引出此入彼如蛛絲之縈蟬翼勇邁以勝之而不克清滌以離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嬰者鮮矣鴈鳧之喧鷖燕之媚物固有之而人弗求勝焉則心死而身亟隨之何所容其幸免哉夫君子之欲懲此也將如之何旣醉之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勿抑務此而可乎

易曰修辭立其誠立誠以修辭修辭而後誠可立也誠者何也天地之撰也萬物之情也日月環而無端寒暑漸而無畛神氣充於官骸而不著生殺因其自致而不爲此天地之撰也曼而不知止則厭無端而投之則驚前有所詘後有所申則疑數見不鮮而屢溯之則怒無可厭而後歆無所驚而後適無所疑而後信無可怒而後喜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妙合輯而已矣萬物之榮生懌而已矣輯而化浹懌而志齊天地萬物之不能違而況於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立誠之謂也誠之弗立拂天地之位刓萬物之幾行其小智以騰口說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乃驚疑厭怒而不可戢辭也者非必有損於天下之實也而如戾氣之以腐民視無可見聽無可聞觸無可喻而民已病矣拂天下之位非無位也位其所位而天地之位逆矣刓萬物之幾非無幾也幾其所幾而萬物之幾戾矣天位乎上孰者爲上之疆乎地位乎下孰者爲下之界乎截然判之而不相及於是而天地之位拂也形以載氣氣爲形幾氣其離形而運乎靈以效官靈爲官幾官其炫靈而示乎百體以從心心爲體幾體其各載一心而爲君乎引氣搖靈煩心而唯恐人之不喻其幾於是而萬物之幾刓矣拂天地之位則亂刓萬物之幾則賊賊與亂

非僞人不能然且標門庭於辭之中曰吾能爲位置也吾能爲開闔也吾能爲筋脈也吾能刮摩以淨也吾能立要領於一字而羣言拱之也吾能縈紆往來而不窮於虛也吾能剖胸噀沫而使老嫗稚子之無不喻也嗚呼僞人逞其僞辯之才而煩促捭闔顚倒黷亂鄙媟之風中於民而民不知士乃以賊民乃以牿盜賊乃以興國乃以亡道乃以喪於來世孰爲此者而不實于寘之禍亦酷矣韓愈李翺元稹白居易蘇洵曾鞏之辭興而天下蔑不僞知言者可弗距哉

鬻戚之相需理也消息之相乘數也知消此之息彼者可

與樂天知威之以嚮者可與立命矣知消此之以息彼謂天之方蹶方虐不可也知威之以嚮之謂天之方蹶方虐不可也觖望而不知裁其細人之悖乎乍拂而疑其毒己其匹夫之悁乎板之詩用之而不嫌也何居曰不善立言者乍而逆庸人之情其終同爲善立言者乍而順庸人之情其終異焉天之牖民牖民孔易非其蹶而虐民審矣非天之過必也其民乎故曰民之多辟也价人邪大宗邪宗子邪大邦邪大師邪求其必爲辟者而又不可得獨斯民焉然則辟者非民亦又審矣乍用其情而爲之疑輾轉以思而後爲之信雖蒙且愎能勿聽乎然而有弗聽者則不

可救藥者與既不可矣而又奚救藥乎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而立言之術止矣過此以往有譎諫焉謬刺而順詞勸百而諷一抑非君子之屑以秀其口者也

人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淸晶然之虛淪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雖然果且有異乎哉昔之爲天之天者今之爲人之天也他日之爲人之天者今倘爲天之天也出王而及之昊天之明游衍而及之昊天之旦入乎人者出乎天夫謂之往者人謂之來然則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日日而新之念念而報之氣不足以爲之捍形不足以爲之域惡在其弗有事於昊天乎不違乎此者曰氣以成形理寓其中而主以終世其始無不足其後無可增然後其與昊天果相捍於其域兩弗相得而固不相逮矣而又欲有事焉是握拳以擊空奚手而欲瘳父之足瘍也不亦妄乎故君子之言事天也爾小其心勿張其志不敢曰吾身之固有天也知其日益不懼其日遠不敢曰吾事固有之天而已足也知其理迎其幾觀其通敬其介則見天地之心者乎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人弗諶之乎曰天固不可諶也故曰天難諶斯天也非徒人也成之者人之道也猶言誠者天之道也道則然而非可必也然則言天之無不諶者猶言

人之無不可諶也人無不可諶之而既有不能終之則天無不可諶而固有其不可終矣天不恃克終以爲德則是天固不可諶也君子修之吉修非其因之謂也百年之室支其傾飭其腐更其材木而後謂之曰修矣小人悖之凶非盡棄其故之謂也東西南北縱橫上下無適而非天精粗良楛剛柔明晦無所用而非天小人又奚悖邪然則小人亦游於天命之中以用天命而諶其匪諶遂以昭而不復從其終而考之則見其悖焉爾故曰畏天命畏其變也畏其通也命以愛而爲仁愛可諶而爲仁乎命以斷而爲義斷可諶而爲義乎命以辨而爲禮辨可諶而爲禮乎命

以覺而爲智覺可諶而爲智乎從其初則皆善也命之以仁義禮智之實也怙之以終則不善矣舉此悖彼舉一悖百則並其一而亦悖也其極也强桀掊克寇攘號呼蜩螗鼎沸胡一而非癹斷辨覺之所流哉故諶天命者不畏天命者也禽獸終其身以用天而自無功人則有人之道矣禽獸終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則有日新之命矣有人之道不諶乎天命之日新不諶其初俄頃之化不停也祇受之牖不盈也一食一飲一作一止一言一動昨不爲今而後人與天之相受如呼吸之相應而不息息之也其唯死乎然後君子無乎而不諶乎命也始終富有而純乎一致也

仁義禮智參互以成德信以其大同而協於克一然後君子之於命無乎不諶之有實矣舉一統百而百皆不廢也嗚呼知不諶之以諶者知終者與終之以人而不怙天之初人無不可諴之而後知天之無不諴也

廣德若不足若不足也以廣其德老氏之言此欲芟夷廉隅而同於愚也君子之言抑抑也則曰維德之隅隅之所至德必充焉隅之所不至德必絕焉然後君子之臨小人井井然小人之視君子嶽嶽然斯其所爲抑抑者修不流之度而非成乎下比之傷矣食於逆旅而五漿先饋何傷乎爲妻爨食豕如食人何得乎良賈深藏若虛貿而已矣盛德容貌若愚愚而已矣欲哲之固愚之已成乎愚而賈天下以哲哲人之愚其哲亦愚人之哲焉耳故山伏地下曰謙陵夷以芟其隅之象也而山之爲山隱矣積磊砢險窞於厚貌之中謙其非盛德之卦與以語乎吉多得之矣貞則末也

魏無忌之飲酒近內也阮嗣宗之驅車慟哭也王孝伯之痛飲讀離騷也桓子野之聞清歌喚奈何也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則豈非智之窮也乎智窮於窮塗而旁出於歌哭醉吟以自遂雖欲自謂其智之給也而不得然則雖欲謂之不愚也而抑不得矣夫智者進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耳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矣恢恢乎其有餘也便便乎其不見難也天下不見難則智不窮於進身有餘則智不窮於退夫數子者皆思進而有爲於天下矣履迷亂淪胥之世塗窮而不遑一往之意折而困於反唯其不知反也是以窮也夫反而有耳目官骸氣體語默之無窮者雷雨滿盈容光必照是豈非天地日月之藏乎而一以憒然用之哲人之愚洵哉其愚矣亦職維疾其疾也誰與瘳之哉麟可獲不可得而臠之麑之也鳳可哀不可使弗噰噰弗翽翽也天下悲其窮而麟鳳裕裕者哲人之量也

故處迷亂淪胥之天下惟衞武公之獨爲君子而令終報焉雖然衞武公之得爲君子唯不期乎令終之福而已矣彼數子者全軀保妻子之心有以亂之也

得志於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失志於時而謀其身則好莊列志雖詖智雖僻操行雖矯未有通而尙淸狂窮而尙名法者也管商之察莊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時以推之勢以移之智不逾於莊列管商之兩端過此而往而如聵者之雷霆瞽者之泰華謂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則推而移嵇康阮籍於兵農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張湯劉晏於林泉之下我知其必莊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後互移故管商莊列道歧而趨一也一者何也趨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於利此之謂也孰有當迷亂之世上不獲君下不獲民志勿爲之荼皇然念四國之訓乎隆然謀四國之順乎謀唯恐其不訏而不憂其大而不容乎猶唯恐其不遠而不憂其深而逢忌乎能此然後一旦舉六宇以任之目昭心曠習於光大而銖兩之計穴罅之智不足以動其心而成其大業退不見有生之樂也進不見天下之利也故君子之覩察之智放達之識如盎缶而已矣知之所不及無適於守舍其盎取其缶舍其缶取其盎奚有定哉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謝安之所服膺也賦詩可以見志安也足以當之知不及量不遠條理不熟嘗亦惡能相觸而生其欣賞哉豆區之計不足以舒神倉卒之辭不足以愜聽尋丈之圖不足以暢遇觝牾之說不足以利幾久矣謨之大猶之長命之豫告之以時所謂良馬輕車修途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節是樂而已矣小人不知樂此無不賊焉君子之知樂此乎不理焉屐履之細生死成敗之大皆其適也芥穗而適於遠四海萬年興亡得喪而如指掌之閒也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元淝水之功孰云莘勝哉衿佩之下戎作蠻方不遐遺也得衞武公之心者其唯安乎相賞而不相違得之於心迹之表矣

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一心難而一心易而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斂而一心舒而一心推移十反各伸其說以致其圖度規其大則眉睫不見嘗其小則泰岱不覩畏以持則闐聲而震張以壯則沫盡而辭不窮小人之爲爾者無他罔念厥紹而已矣大哉紹乎千里之可以跬步臻也千祀之可以寸心藏也白刃之可以淸晏承也牀第之可以堂皇治也無形之可以有形接也天以之繼而生人人以之繼而成性故曰繼之者善也匪繼弗善曷紹之可弗念哉嗚呼揚雄投閣謝朏扁舟王旦垂老而

獎天彛蘇軾窮遷而依竺教雖黃之口未乾貂狗之續相比恆德不守而或承之羞其羞者卽昔之所羞爲者也而不亦悲乎故曰君子有固善小人無固惡藉其有固惡也惡之所行而不失其故則惡亦損矣夫君子於洒埽無小也於訏謨無大也於夙夜無短也於遠猶無長也於戎作蠻方無危也於庶民小子無安也於屋漏無靜也於不虞無動也於神格無幽也於手攜而命無明也於先王無順也於迷亂無逆也一日之始百年之終旣耄之知小子之戒險而易阻而簡獨而畏遠而涵豈有他哉念厥紹而已矣

屋漏之警其作聖之極功乎未可也力作衆則時過而衰意有注則當前而不覺故曰未可也且夫人之情質有畏明而不畏暗者矣有畏暗而不畏明者矣剛以質者畏明而不畏暗柔以文者畏暗而不畏明之二者得失均也畏暗而不畏明者持己專也畏明而不畏暗者爲己篤也而徒警夫不畏暗者抑偉之恭焉於奧窔而蕩然無忌於堂皇矣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爲偏警於屋漏則度之於屋漏而遇之乎故知學者知其不可射而已矣神唯恆故幾也恆無往而不幾是故隨警焉而見其幾也警而見其幾皆人之見之者然爾神豈於此而幾哉故曰不可度也是以知學者學其不可射者而已矣盡終身之時而無可射也大音有希聲焉大羹有淡味焉絺綌有隱色焉人之所不可以覩見聽聞食知味者莫此甚也若夫微而獨鉅藏而獨顯近而獨遠則日趨於著睹聞之且盛者矣故曰相在爾室非退而獨居之謂也身馳於四海言滿於天下行加於蠻貊淺心者視之爾室隱矣乃前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今猶是身也後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他日猶是身也當此時也不有爾室乎豈以爾之方在彼而不在此而遂謂無室也殺人之中有禮焉尊俎之側有戎焉威加四海而肝膽有其勇怯恩施萬邦而心氣有其和戾神之格旣不

可度矣得之於表喪之於裏得之於裏喪之於表皆神至而我不至者也禮樂刑政灸而非其屋漏哉故知道者知其不可射者而已矣暴與藏一也治藏不如治暴是不知暴者也藏之且暴不容揜焉雖然猶易也治暴不如治藏是不知藏者也暴者之有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而不遺神已而伸者固神也非旣有形而神遂亡矣至此而後密矣索無聲無臭之精於聲臭之末乃尋跡而求亡羊之術也體無聲無臭之載於喧闐苾芬之中斯扣槃而取和璧之道乎故學道者學其不可射而已矣盡天下之境而無可射故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互藏其宅而隱顯無

閔豈偏重於不纇哉故君子之言詩緐不媿於屋漏又加進焉迨於不可射而後至矣易飭而久大矣

人情之無端是其是非其非不言而一任其自然此齊物之術也弗獲已而於不可治之世議處己之道姑用此爾乎抑之詩曰民各有心非不求明也非忍聽之也無不求明之心而後可與用晦無忍於不治人之心而後可離人而珍其獨雖然既存乎其時抑存乎其位矣古之諸侯非後世之郷士也有社稷則有宗廟有宗廟則有族姓有族姓則有臣民神於我而興廢家於我而全毀舉國之人於我而生死抱其孤清以與狂愚者爭一不勝而血塗於野

屋加於社祖禰餒於荒塋世胄之子孫夷於皁隸祇以斤斤爭一日之明弗忍於所疏而忍於所親故曰民各有心唯衛武而後可也漁父欲以其道易屈原之清醒楚老欲以其情惜龔生之膏蘭重晦而安於忍又奚可哉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已天地之妙不可以憂患求者非夫人之所敢學也

兩間之氣常均均故無不盈也風者呼吸者也呼以出則內之盈者損矣吸以入則外之盈者損矣風聚而大尤衆而大於隧聚者有餘有餘者不均也聚以之於彼則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至於大衆奚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所損者空矣有空大谷此之謂也空而俟其復生則未生方生之頃有腐空焉故山下有風爲蠱腐空之所釀也土滿而荒人滿而餒枵虛而怨得方生之氣而搖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譽應貪人敗類聚斂以敗國而國爲之腐蠹乃生焉雖欲弭之其將能乎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物之理所以敘天之氣也

無君子則小人亦奚以濟其惡倚門之繡紅女之絲也怒馬之秣力農之粟也公孫弘之安汲黯之所鎮也李林甫之威姚崇宋璟之所飭也种放之名陳摶魏野之所感也君子有不言之訓不爲之功不乞之貸死者生之悴者榮

之弛者張之施及於小人逆用之而猶足以赫凡其所以赫者皆即君子之所陰也爲君子者奚弗以自信而抑又何責焉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听然受之而已

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爲之也因周召之作被之於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伉也卿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被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尋過文武之澤求寡周之

淩遲而東其肇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淩遲而黍離其肇於宣王之雅乎崇舅之封飾甥之嫁娶於齊而爲之城徐儼然稱王而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熸然且震而矜之以與文武之豐功相伉宣王之爲王亦末矣末王而尸制作之功何其不知慙也不知慙而言之無慙是故其稱引也曼其條理也麗煩而不飾鉅而不經豐如饌盤大饗而不擇其精沓如扣土鼓以束茅而不宜人之聽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無德而以僭作未有不蕪以游者也申伯之功吉甫之德韓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帥師以姻亞而貴以尊高而賢以私寵而榮以天子戰諸侯而紀其績而

揆以此出入於大明皇矣之閒誇賓客而動鬼神而後文武之澤斬矣故善誦詩者誦吉日車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誦崧高烝民之篇如民勞板蕩也卽其詞審其風核其政知其世彼善於此而蔑以大愈可以意得之矣

非庸人之喜不足以亡申伯之南王寵其舅何所裨於宗周而曰戎有良翰譏一傳而戕周之社稷者申也再傳而折入於楚者申也斯其以爲良翰而周人喜之矣周不建申楚不窺謝周不戍申楚不有申舉先王衆建之諸侯無能撫之以爲屛翼而託胏附於私親弱植其新造之邦而厚憑之盈廷之士所怙以翰南國者心力盡於此乎如其

心力而盡之則喜盡心力以孤注於斯而惡得不亡邪悲夫庸人之寢焉興焉食焉息焉皇皇焉求之而恐弗遂遂其所爲而眉伸目潤心津口哆者咸若是邪舉東晉之心傾于王庾括汴宋之目屬於种姚舍此無復寄其憂喜情已枯智已槁而後國家隨之有識者所爲長太息也

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慊其願而歆之以爲厚也嗚呼是不察之論也誠爲其所當尊而親之必天性之感非其　贈

矣豈繫私願之得慊而以歆者爲厚乎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非擇而與之因五十國之墟卽其疆而國之爾召公之賢召公之功召公之親不下於太公而封於燕

矣沙磧苦寒幽遴磽瘠人民獷悍而密邇北塞殆將非人之所處也先王不以利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於利之外以此爲厚而親賢亦安之矣惡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授之樂土哉爲地擇人未聞爲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於利者蔑有矣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豔稱之而上下不以爲慙故皇父孔聖作都于向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習以爲然而謂擇地者之果聖也又奚怪乎君以是厚其臣父以是厚其子故蹶父爲女相攸擇山川魚鳥文皮堅革之淵藪厚植以快閨房游燕之資處令居焉父子夫婦以利相接沈湎於貨賄食色之中而人

道之異於禽呼魚呴者無幾矣漢高之於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絕魯僖之於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鄫子之好不終西周亡蹶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爲厚君子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仆也

傳曰衰至而驕何言之驕者盈之徵也血溢氣銳險阻不知而多求於物皆盈者之召驕也雖然盈而驕者必其未嘗盈者也未盈而驕則其驕也固衰矣未之能盈而粗有所至矣牢執之而挾爲己能坦然靡所疑慙而後驕成而不能自抑天下之大萬有之富直置之而不能取益故曰衰至而驕盈者不與焉古今遙矣其學於六藝者衆矣苟操觚而殫心各有所遇焉何居乎吉甫之自賢卽人之稱之者蔑以加與吾以知人之稱之者固不然也文王大明其碩矣乎鹿鳴四牡其好矣乎關雎葛覃穆如淸風矣乎爲彼者未嘗自居也而天下不可揜也雖然猶獨至而無攝美者乎攝美而均至之洵唯吉甫矣乎我知吉甫之靡所疑慙者貌取而無實也文侯之命冀神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慙焉崧高烝民冀神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慙焉古今遙而不能居則寸晷爲長四海廣而不能遊則尋丈爲闊陋巷且可賤貧

以奉馬穎潘岳且可發餘以遺賈謐吉甫亦奚蘄而不能哉曹植自以爲周公孰曰非周公焉杜甫自以爲稷契孰曰非稷契焉韓愈自以爲孟子孰曰非孟子焉驕亡以驕天下而坦然承之暴潦之興不憂其涸吾惡乎無疑而不代之慙邪文章之變古今亦畧可見矣周至吉甫而雅亡漢訖曹植而詩亡唐之中葉前有杜後有韓而和平溫厚之旨亡衰而驕驕而衰不可振衰中於身其身不令衰中於國其國不延楞然之戾風起籟鳴怒號而遠止苟其有怍心而挾生人之氣者弗屑久矣

關故弓而張之未遠絕也因而弛之往體旣戾來體因之以逐然後不待再張而毀矣漢元唐懿宋理之所以亡繼張以弛而不施之筋漆也有周之弓天下之至調者也厲王蹶而張之筋壁漆解不絕者無幾宣王起以柔道承之庶幾釋天下於束溼乎苟明于上下張弛之幾固不於宣王之世而勸以柔也奚以然邪上下之際有相化者焉有相激者焉明於數者明此而已矣上淫則下靡上固則下陋此相化者也以其有餘力而與上相師者也上暴斂則民不奉公上淫刑則民不畏死此相激者也民困於力之無餘而敢於逃法吏緣於上之已甚而乘閒以肆其姦而天下之綱維柰散而不復收矣然則宣承厲後繼之以張

而民益怨繼之以弛而民益姦危亡之勢其數正均故漢元唐懿宋理之覆敗差緩於胡亥而其必亡均也故懲蹶張而改轍者必濫於暖姝疾呼不聞抵擲不怒以成乎從容坐嘯之朝廷而天下已解之紐益叛散而無倫不幸而以此爲尙未有能延之再世者也嗚呼宣王之所與治內者山甫焉爾所與治外者申伯焉爾誦申伯曰柔惠惠以柔也誦山甫曰柔嘉嘉以柔也之二子者既以其暖姝媚娬嬌榮夷之徒虔厲之習以要一時之譽尹吉甫又從而奬之則當其拱手哆顏彼笑此頌三揖百拜延犬戎而進之微幽王其能以再世哉故曰溺者必笑瞶者必笑瞶於心者人也溺於險者天也人動而天應之而其笑也均覘國者覘其多嬉笑之子而亡可計日待矣

何以謂之陵夷陵之夷而原漸迤而下也故陵之與原無畛者也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嚮隨之爲暄風之試於霜午憂亂已亟者莫之覩焉耳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嚮隨之爲涼飈之颺於暑晝怙治而驕者莫之覺焉耳夫覩其所不可見覺其所不及喩者其惟幾與嚮乎而幾與嚮亦非乍變者也詩之情幾也詩之才嚮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亂治也早矣而更有早焉者故曰雅降而風黍離出而哀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畛與閔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風與雅其相爲畛大矣而黍離非其畛也菀柳而下幾險而嚮孤瞻卬而降幾危而嚮促取而閱之黍離之閔未有辨也故瞻卬之詩曰心之憂矣甯自今矣生於心動於氣淒淸拘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迤以漸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爲黍離甯自今哉節南山雖激而不監板蕩雖危而不稱立乎菀柳瞻卬之世泝而望之不可逮矣雖然更有早於菀柳瞻卬者密而察之漸迤之勢幾愈微嚮愈幽非夔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

治世之諫切而以道衰世之諫切而以事亂世之諫切而以訟公議繫民心搖訐訟行風俗壞陰私貨賄券契證佐之言君子不諱而天下之死亡積矣訐訟者小人之以陷君子者也小人以此吹求於君子君子引嫌而不勝不勝則君子之禍不息引嫌而君子之體猶未裂也君子弗獲已而不堪於不勝無所引嫌而以其訐訟者報小人則君子之體裂而人道之存其幾哉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斯言也訐訟之言也胡爲其出於君子之口也婞婞之民快其直暢大雅之士悼其遷流孰令君子之至於斯邪其

上無禮其下無學忠厚淵靡硋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閔亂疾惡者孤行其志光明而不疚則成敗聽之矣毋亦姑勿自失而遠鄙俗於己乎是故瞻卬之君子未足語於自求之道也

詩廣傳卷四終

詩廣傳卷五

衡陽王夫之譔　

周頌

延陵季子之何所覩邪而謂韶曰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故子曰知德者鮮矣今夫天之德元亨利貞也人之德仁義禮智也可知而可言者也雖然言仁未足以發人之愛也言義未足以發人之廉也言禮未足以發人之敬也言智未足以發人之辨也非言之不足以發也發之而無以函之也故曰知不言之言者可以言言謂其函之也妄者曰照之以天則抑不知天也不言以函言而後仁義禮智無不函焉斯則如天之幬如地之載也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遺音也非其濁也爲八音函也清廟之詩盛德無所揚讚王敬無所申警壹人之志平人之氣納之於靈承而函德之量備矣故以微函顯不若以顯而函微也以理函事不若以事而函理也用俄頃之性情而古今宙合四時百物賅而存焉非擬諸天其何以俟之哉張子之言天曰清也虛也一也大也知此乃可以與知清廟矣

天有所以爲天文王有所以爲文雖然以天爲有所以爲天則天之體孤矣以聖人爲有所以爲聖則聖人之德私

矣萬彙之生何主輔焉百靈之動何樞棖焉無已而五殊焉五殊之變不可以數紀矣又進而二實乎二實之化不可以象操矣無所不一之謂一有二則非一也而孰爲之唱和乎而孰爲之臣妾乎無唱非和無和非唱無臣妾而不得爲君主時不得而先後焉故曰不已也勢不得而合其焉故曰純也純一不已而天爰有所以爲天聖爰有所以爲聖哉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物皆天也凡天者皆其所以爲天也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學教皆聖也凡聖者皆其所以爲聖也不知德者惰於勤而覬以簡荒於顯而息肩於微荒惰之情不自勝而後異端中之或曰

機也而有巧詐之聖或曰要也而有挾術之聖或曰頓也而有滅裂之聖或曰密也而有覆匿之聖必爲之言曰天有所以爲天聖有所以爲聖而後可文其荒惰之實聖乃不可得而學天乃絕於人之心矣

崇德報功祈福三者祭之秩也非祭之義也舉是三心致之社稷山川而弗忍況孝子之享其親乎陰陽之良能人之性也吉蠲之精意神之著也用神之著者有事於亡之性已以崇以祈以報則二之矣故曰弗忍也已況孝子之享其親乎孝子之享其親知其親而享之焉耳天地之大德曰生舍此而有他德弗忍崇也則舍此而有不德弗忍

替也周公之事文王豈以舜之事瞽瞍禹之事鯀事之而已故周頌至矣文武之德豐矣而儉於言弗忍以德故而崇其先謳揚之而恐其蕩乎心然後情至而無餘志奚況祈報之私哉人子之於親無擇也無感也無求也傳之而已矣有傳心焉有傳性焉有傳命焉閔予小子之贊於廟傳心者也文王大明之播於廷傳性者也清廟維清之承於祀傳命者也傳之以命而心性紬矣道義者命之委緒吉凶者命之棲苴迎精合漠以反其所自生維清之所以益備也知文王之典庶幾其成而已矣故以知閟宮之新圖熾長發之稱聖敬不足以與於周公之享其先也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君子之於言祈乎足勿辭其長也幾乎足非樂其長也故曰修辭立其誠誠者足而無虛之謂也雖然有發不及赴者焉有含之已盈而終不得抒者焉有廣大而無可殫及者焉有孤至而不知其餘者焉有寢興食飲於斯而不假特舉者焉凡此者皆終古而無足之心也奚況終古而有足之言也其仁人之享帝孝子之享親乎以長言爲足而長言窮以嗟歎爲足而嗟歎窮以詠歌爲足而詠歌窮無已而言之檃括歆動之情約略目前之事惟恐其濫而有所失也則維清是已苟足矣窮矣無以將其愛敬矣無已終不以言宣之而資大樂之聲昭宣

其幽滯猶愈於言乎雖淸者待樂而成章者也故修辭者不可於維淸而學之也非周公見文考之情而斬於一足則是孝子事親之心纍纍乎待言而喻之不亦逆與於旅也語故烈文而可以語矣無言者事神者也有言者治人者也合神於人不遠神於幽也合人於神不斬人於明也明則有禮樂以大文昭之幽則有鬼神以大質體之質事盡而文事興至是而幽明合矣故曰會通以觀其典禮於戲前王不忘昭明德以格於家邦人神之通以奉神而治人者也非僅以事神者也於是而言前王之德可矣所謂可以道古也

惟昊天有成命可以事上帝據云成王不敢康不敢者非頌德之詞故知非祀成王之詩從序為允於戲微矣禮莫大於天天莫親於祭祭莫效於樂樂莫著於詩詩以興樂樂以徹幽詩者幽明之際者也視而不可見之色聽而不可聞之聲摶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靈虛而實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棲故詩者象其心而已矣神非神物非情禮節文斯而非僅理敬介紹斯而非僅誠來者不可度以既有成者驗之知化以妙迹也往者不可期以不敢康者鬮之用密而召顯也夫然道不可見之色如絺繡焉播不可聞之聲如鏞鼓焉執不可執之象如璜斝焉神皆神物皆情禮皆理敬皆誠故曰而後可以祀上帝也嗚呼能知幽明之際大樂盈而詩教顯者鮮矣況其能效者乎效之於幽明之際入幽而不惑出明而不叛幽其明而明不倚器明其幽而幽不棲鬼此詩與樂之無盡藏者也而孰能知之

天子有善讓於天子有善讓於親通此義者或曰敬忌而不能自私尊尊親親而欲奉之也其說伸而仁人孝子之道隱矣或曰凡人皆天也凡子皆親也因仍其善酌於其中而斟之升斗弗得迷而歧之於泉原也其說伸而仁人孝子之情猶拓落也夫仁人之於天孝子之於親奚其有所奉哉又奚待推本而一之以源哉亡歟而已矣我將我

享維羊維牛充物肥腯無瘯蠡之患而後信天之右也當從鄭箋為允下文循此通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則徵文王之典靖四方不得以靖晏修其禮樂我雖欲饗而不能然後言文王之自嘏也徵之以事監之以不能天親之善亦既操籌而數之不亂翻日而視之不眩矣然則奚讓乎弗攘焉耳矣故仁人孝子之心如受重器捧盈水而不能辭也如沃霖雨戴午日而不能避也循之皆可執信之以固有而不俟一再思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豈嚴霜之為凛而迅雷之為震也哉

子曰祭則受福奚福乎福莫大於祭故迄用有成周之禎

也既右享之子孫之保也天物之豐殄眚之不作侯氏之
辭兵戈之假康萬民綏四海榮以其仁安以其義可以爲
福矣未底于祀事之成而弗敢福之也故曰樂不如性性
不如命天之命我者親也親之命我者心也焄蒿悽愴昭
明者往而不可復而復之一日矣有事於其所不能事莫
之致而致之適然得之心而不違君子之至於命至此也
樂莫樂於所自生性莫眞於藏之不顯至於命而樂所自
生者復其始也藏之不顯者不磬之福也故福莫福於祭
之成也舍祭之爲福以求多福更皇皇其奚求哉日月方
明而吹其爝火時雨方灌而不釋其抱甕或曰誕也愚而
已矣

天之威非其怒也雷霆者蘇萬物者也雷霆發而百昌相
見故曰帝出乎震奚有甫出以與物相見昭蘇而蓬勃即
以憤恚者乎天以蘇之物自震之萬物不諒天之蘇已爲
之震疊冥不可與明弱不可與植天亦將無如此物何矣
恩之不懷而反見威天將無怒邪亦姑任其不怒而因以
爲不測之機乎抑亦乍予之警而終大賚之則恩溢於望
外而益生其感乎乃聖人固不爲顚倒天下之權而奚況
天哉以聖人爲有顚倒天下之權者必若蘇洵者而後成
乎無忌憚之言而不憖昊天其子允王維后昭然出身以
與天下相蘇未有以權爲愚瞽者也故唯知恩威之合者
可與紹天矣恩之即威顯諸仁也威之即恩藏諸用也嗚
呼至矣萬有之情不順之則不動百昌之氣不動之則不
振積習因循之染不振之則不新人情隱而爲達之天道
堙而爲疏之洋洋乎王者之志氣淫滿乎天下馳驅淡蕩
開心竭才以用物之宏愚不肖之心情才識不足以載焉
聲耳之不任乎雷霆則雷霆之聲溢乎耳而溢乎心矣繇
今念之以臣代君以侯易王舉不爾之世而一旦戢戈橐
矢焉播棄之士名不出閭閈悲歌之客志不在王廷拔微
發陋移心易志一旦而胥志於在位焉凡目不足以察其

赴景之形凡耳不足以審其趨壑之響凡心不足以測其
方春之榮矣故一文一武天之大用也一舉一錯天之大
衡也其舉而加諸天下則大仁也威莫威於大仁而義次
之即此以疏天下破其心情才識之畛而俾發其榮則震
疊之威抑以仁天下而莫之或侮故曰以恩合也易曰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仁配天則不怒而威矣奚而不
足以父天母地爲天下王哉

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愾然必有聞乎
其歎息之聲然後可以得似乎其先矣故功非其所揚也
揚其功是方社之祀道非其所擬也擬其道是瞽宗之奠

也孝子之事其先惟求諸其神乎神則無所不浹矣虛無節者神所流也實有節者神所竟也於物而見之於器而見之於牆屋而見之於几筵而見之於黼繪之色而見之於歌吹考擊之聲而見之於彼乎於此乎入其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無一之不合於漠而後與其神浹也其尤者則莫甚於髣髴之心詠歎之旨也從空微而溯之溯當日之氣象而儀之功繇是以興道繇是以建斯先王之所以爲先王者乎方求之胡弗卽此以求之也故祀文王之詩以文王之神寫之而文王之聲容察矣祀武王之詩以武王之神寫之而武王之聲容察矣言之所撰歌之所永

聲之所宣無非是也文王之神肅以清如其學也廣以遠如其量也舒以密如其時也故誦淸廟我將而文王立於前矣武王之神昌以開如其時也果以成如其衷也惠以盛如其猷也故誦執競而武王立於前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鐘鼓載之喤喤焉磬管載之將將焉威儀載之簡簡反反焉醉飽載之無不載焉見其在位聞其聲聞歎息之聲卽其事成其詩歌亦旣見之於斯聞之於斯矣此所謂傳先王於萬年而不沒者也故曰唯孝子可以享親

從後世而言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從前古而言之匪但此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無不幾希矣況食也者所以資生而化光者乎燧農以前我不敢知也君無適主婦無適匹父子兄弟朋友不必相信而親意者其僅熲光之察乎昏墊以前我不敢知也鮮食艱食相雜矣九州之野有不粒不火者矣毛血之氣燥而性爲之不平軒轅之治其猶未宜乎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氣靜衣之用乃可以文烝民之聽治后稷立之也無此疆爾介皆陳常焉后稷一之也故帝貽來牟豐飽貽矣性情貽矣天下可垂裳而治性情足用也食也者氣之充也氣也者神之緒也神也者性之函也榮秀之成膏液之美芬薌

之發是津明之所引也柔懿之所醞也蠲潔之所凝也甘不迷苦不煩燥不悍涇不淖濆無所生淫無所蕩慘無所激滯無所菀狂無所助充生人之氣而合之理生人之神而正之然後函生人之性而中之故曰莫匪爾極極者性之中也於是而人之異於禽獸者粲然有紀於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天成性也文照質也來牟率育而大文發焉后稷之所以爲文而文相天矣嗚呼天育之聖粒之凡民樂利之不粒不火之禽心其免矣夫天運替人紀亂射生飲血之習且有開之先者吾不忍知其終也

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謂知其損益也然則立仲尼於巖頂之餘通周之變必有損周之道者矣所損者聖人知之但云可知不卽與子張言之世儒察識不逮顓孫習詩書之美而美之心無適美又惡足以測其斟酌乎聖人亦非悶之也而終悶之何邪損者非緣前王之溢量已甚而待芟也益者非緣前王之闕失有郤而待補也凡前王順天之德極人之情行之而王業成頌聲作天下利賴之無窮矣乃聖人通變以心知其美又知其損益乍言之而如違生人之願是以大猷未飭以前不可亟以言言也雖然聖人嘗言之矣學聖人者嘗言之矣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聖人之言也許行爲竝耕之言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不用於耕學聖人者之言也君子之道窮之所守者達之所施甚賤其流者不奧其源故孔子不學稼而孟子以耕爲小人之事三代以下粒食具而可憂者不在此君子之志見矣周頌存者三十一篇而農家之言四繇仲尼孟子小樊遲斥許行之旨而通之損周禮者其在斯乎嗚呼言有疑於逸諺道有疑於瓠落事有疑於荒亡聖人不能急喻之人而千歲以後訾先王之大美抑人情之大願斷然而無怍其亦孰能得之哉雖然夙萬乘之駕集三有事之俊傑進隴首以謀其升斗歌咏長言以歆羨之將無元后之爲生民計有大於此者之姑置也故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食可去矣且夫興之而不興速之而不速威之而不威懲之而不懲者民之廉恥與其行誼也若夫不待興而生心不待速而趨時不待威而恐後不待懲而爭先民之於農事也則固然矣抑從而鄭重之嗟嗟噫嘻以淫泆之乎六國彊秦惟不損周而且益之也鞅之耕戰悝之盡力汲汲然以爲君國子民之術無以遏此上下交獎以謀食而民之害氣以昌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桑柔之亂極矣而其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鄭說箋則是臣工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也然而道已傷矣後

聖之所必損奚疑哉無已其楚茨乎意在祀不在食也無已其思文乎道在陳常不在育也雖然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管仲之言也而仲尼固曰管仲之器小也

振鷺爲客勸也有客爲客歆也習客而爲之主適敬在客勸而歆之禮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適敬在祖客非適敬也有客戾止永觀厥成然且唯客之歆何也古之王者以客爲榮無適而不榮之也斂四海之和動之以聲容際虛入漠流盪充盈大鳴其豫以綏昭明悽愴之陟降匪他是榮而榮客之觀故曰無適而不榮也斯道也匪直周道也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崇賓如祖綏祖如賓繇虞訖

周一致矣夫虞周則非一致也虞賓讓之裔也周賓勝國之孼也其讓不忘其勝不慙嫌疑悉捐而胥於一帝王之通理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形相岠而猶親也時相閒而猶親也從其類而已矣俱爲帝皇之裔同受皇天之祚德相遞如手授焉功相及如武接焉精合於靈氣應於幾岠之而訢閒之而衜通揖讓征誅之變而視猶一致人之所從神之所欽大禮之所洽大樂之所綏一而已矣彼夫必疑必閒而恩禮不及者嘉禾不與燕麥同隴仁禽不與妖鳥同巢辨其異慎其同大統以正大義以明從其類而不可亂久矣繇斯言之劉宋章僭相大有爲

之君革命創制無能覩通行典求趙氏之後而賓之區區於買的喇之矦封不已偵與嗣是有興以道事君者玆焉永鑒哉

有來雝雝則至止肅肅矣有來雝雝而後至止肅肅也故敬者人之情也緩之而隱迫之而浮待其生而盈和者所以待之也待之而後生生而徐盈藏於愛之宅愛榮其外而不易出是以迫之而浮夫天下之不浮其敬者鮮矣浮以爲敬是中無敬也以其中之無敬億中之固無敬也於是有敬自外生之嫌而義外之說立矣雝雝者何則乎肅肅者能勿生乎君子謀其和不謀其敬知敬之固有而不待謀也靜居之敬以和其心非以謀敬以謀和也執事之敬以敬其氣即以謀敬唯謀和也莫敬於氣而天下之須敬者次之斂而不束舒而不忘微之而使冒居之而使行然後有其雝雝而肅肅者徐以盈矣善敬者反之於情致之於氣油然以生而不息故曰君子大居敬言乎其居之也

榮吾生榮其所自生也引吾年引吾心也所自生者不榮而榮其生辱莫大焉心之不引而年引焉凡生之日皆死之夜也引其既死之生而永之是名樂生而實樂死也所自生不榮而但生之榮是凡榮而皆辱也以死爲生以辱

爲榮哀哉且以之自願而或爲人願之鰌鰼甘濁水以相呴夫誰爲詔之乎綏我眉壽奚綏邪介以繁祉奚介邪引其孝思則父母憑之以存右我考妣而所榮不昧也然後非死而實生非辱而實榮矣故曰爲人子者樂爲人兄以事親之日長也事親之日祖耳目口體之向生而儲爲鬼以待死無已而致之於祭乎吾猶人也悲夫犧牲不成粢盛不備衣食不章浮游以食於萬物舉無可安而未即於死如之何其勿悲

惰子忌兄弟之孝賄臣忌朋友之忠無德以存忌鄰邦之盛無道而興忌故國之虞非能忌也猶夫瞽者之相搏不

可釋也故曰心存者不患道大者不憂憂患忘而疑忌消矣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視騂猶白白猶騂也視白如騂白其馬焉可矣怪者以其弗可也見其可而奚怪也有萋有苴萋苴盛貌追琢其旅在彼者猶在此也其旅猶吾旅也其萋其苴則吾萋苴也福足以懷之威足以攝之信吾旅矣天下未有自有旅而自疑者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信之幽獨矣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信之天下矣道一而文質一統一而王國侯邦一治一而孫子功臣與勝國之亢一也臥亦子於天下之上而不驚假三恪以淫威能弗忌焉爾稷鉏棘矜而攘大寶□□□迹而陟天位者無望之矣

人之至燕也弗待其已至而後信其至也至之以其未至燕者也弗知有其未至則戶北燕也知有其未至則代之東齊之西衛之北朔之南燕國存於心目他日之至者至此爾故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有其所未知既知有矣信有其所未信既知信矣所謂今日適越而昨至也信未聞之中有聲則其聰審信未見之中有色則其明浚信未合之中有理則其學精將乎就之繼猶伴奐我乃以知其將而就者之果乎就也而伴奐者既皎然於心目矣宋襄之於義趙括之於兵王通之於經世荀楊韓之於性怙之以死而徒爲天下蠹心腎肺肝之藏無未至之境焉耳

子曰小人懷土天下莫非土也天子以天下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卿大夫以采邑祿入爲土士庶人以田澤倉庾箱篋爲土然則天子之有天下一田澤倉庾箱篋之積也岌岌乎憂其不固不亦細乎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挺道之憂而士之恤何也曰此非天子之自言也故言所當者誼也誼所宜者人也移以其人而徙以其誼言乃以脗合於道而變不失常又奚病哉天子曰以天下故而我乃爲君則天下重於君也而仁建矣卿大夫曰以我天下故而建彼以爲君也信天下重於君也而義贖矣堯釋天下而授之舜舜釋天下而授之禹天命難諶而諶其匪諶以釋位

而遷之非徒堯舜之有是心也抑湯武之有是心也奚以知其然邪湯武而無是心則醢信葅越之禍發於伊呂矣即不然而盃酒釋兵之謀進而賜履專征之命不行矣湯武之有是心則成康之不可無是心成康之亦有是心故莫大諸侯建於東國而必不爲晁錯之謀制之早也命之不易天之顯道也嗣天下者盡道而無憂事天之理得而他豈恤哉雖然爲之臣者則不可不奔相告也何也革姓易服者爲人臣者之鞠凶也其爲人臣者之鞠凶非但弗忍其君之謂也均是人也而戴之爲君貞士之偪强然且有帶索拾梨而不忍於從者矣酌於義而不得弗戴戴之

以終身而貞士猶爲之殺恥曰吾之所爲義屈者此一人而已矣若夫其嘗等夷者也不幸其嘗仇讎者也不幸其嘗遠之擯之者也一旦力屈勢易舍所戴而匍伏稽顙北面戰慄啜其瀋而喜見於顏有人之心者尚能忍死於須臾乎故曰革命易服人臣之鞠凶也鞠凶懸於胷臆而不保其旦晚逆揣而無以信其必免過爲人之慮而不知裁乃進戒於君曰命不易哉爲人臣者剥膚之痛弗能不以其誠告於君父者也若夫有道之君盡其道而無憂則聞其言而弗驚凡命皆天而得失之故輕於鴻毛奚其驚雖然君之弗驚而未嘗不爲其臣恤也臣弗獲已而以義戴己己不能保而俾之移所戴以挫天下之廉恥固人君之所不安故不忌臣之戒而綏之君之仁也

實充也函量也充其量斯活矣故曰實函斯活君子有取於此以似仁焉函之中仁也仁則活之理賅而存焉仁則活之體賅而存焉仁則活之用賅而存焉然而必於實矣函之所至無不至焉與函相得無不浹焉函之所透不容已而透矣然後活矣先此之理待此而敘先此之體待此而固先此之用待此而興蘊之乃以絪緼之流之乃以條理之渾之乃以發揮之堅而樸神塞而形闓者逮乎此而靈善以津涅矣大哉實之以效仁之功乎函之可實也歟之固有也實之者不恃其固有也而不觀於百穀乎蠶者藏於函而胡以不實也今茲猶是處於函中而胡以實邪春氣蘇之甘泉漬之暄風鼓之和日蒸之與水相得與氣相迎而後實於其函夫君子之於仁亦繇是而已矣昔者函於心可以實而未實也今茲猶是函於心而胡以實也學以聚之思以通之智以達之禮以榮之集義以昌其氣居敬以保其神備物以通其理天下皆仁而吾心皆天下矣夫然後實於其函而活弗待於崇朝也實者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擇而守學焉而不曠盡其實有而不歉者誠之者也然則天其可恃乎哉天能使函而不能使實也乃其必函之者何也曰此貞之起元也不貞則不幹不函則無以爲我體我體不立則穀之仁猶空之仁我之仁猶空之仁蕩然不成乎我而亦無以成乎仁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色者我之函也而或曰聖人無我不亦疑於鬼而齊於木石禽蟲之化哉故知神者函者也聖人有我者也有我以函而後可實欲其理乎小體其大體乎人心其道心乎活其栝而天下之活歸焉知此者乃可與言復禮

加於天下者皆我之志氣也取天下則內物而失己攻天下則外己而喪己於天下是故尊生之說匪一歸於嗇而已矣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誠斤斤以其生爲尊則舍嗇

奚以雖然絕人喪我憚善而不爲與椿同年與龜同息亦奚以此艸木禽獸之生爲保哉彼之言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保之益以患之是以身相盭戾也天與我以豐而逆用以嗇天與我以豐而濫用其豐兩者相若猶千金之子或以侈敗或以吝敗交相笑而歸於敗也同故君子之治人以事天酌之而已矣則亦序之而已矣尤有道焉辨之而已矣酌者何天下所堪己所弗堪浮用以邀天下勿爲也己所堪天下所弗堪浮用以折天下勿爲也弗以己酌天下而以天下酌己疾言遽色不敢用也序者何意語氣相得而成聲者也志氣度相函而成象者也語固不盡意矣氣亦不逮語矣志約而氣盈矣氣欲張而度欲弛矣勿極語以盡意勿奔氣以追語勿趨氣而楞其志勿取安於度而惰歸其氣卽欲盡意無闕均氣以成其條理卽欲尙志無闕飭度以舒其文章疾言遽色不知其亡也辨者何宜用天下宜爲天下用善者也盡其言盛其容何有嫌焉不宜爲天下用不宜用天下不善者也言之莠一聲一欬莠矣容之法一指一盱法矣故言之善危音亢詞曲盡廣引而神不隨之流也其流者必其不善者也容之善高拱垂旒盛威滿態而氣不乘之蕩也其蕩者必其不善者也是故以言止言不如以理止言也以容修容不如以道修

容也直其氣理其魂正其魂緒其神擇其精奚以早服奚以綠督奚以閉其兌奚以致其虛辨者弗嗇而嗇者不能辨也故曰不吳不敖吳者其言以蕩生者也閔之而或吳懿其言未有或吳者也敖者其容以耗生者也損之而或敖恭其容未有或敖者也紀焉緒焉類焉度焉清焉溫焉氣惡乎蹶神惡乎驅太陽之珠惡乎去人重陽之侮惡乎損心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尊生之道盡矣故卽欲尊其生者亦無如君子之得也

周克殷而年豐秦有天下而年豐湯興而七年旱周宗將滅而飢饉交斬於四國君子之知天知此者也周克殷而年豐佑有道也秦有天下而年豐存餘民也湯興而七年旱警聖修也周宗將滅而飢饉交斬於四國窮凶德也故撫所不可爲道者理也無所不可爲理者天也嗚呼維天至矣以人之知求天之知以人之慮代天而慮求之於聖不該乎愚不肖矣以愚不肖求之不逮乎聖矣上固不及聖下不安於愚不肖介然有其知慮以意天之必然是量蟬首而求冠則也介然有其知慮以疑天下之不然是緣蟻蠓之有翼而謂龍之不可飛也用此以治麻則損天以就數用此以言性則誣天以伸習夫亦惡知天廣大無往而非理哉鳧脛之短鶴頸之長鮎鰌之涎鱣鮪之介竹條

之虛松檜之實不規之圓不矩之方不量之度不籌之數舉天下之巧無以致其精舉天下之大無以測其宏舉天下之啬無以察其識故曰維天至矣不可以情情不可以識識者也綏萬邦屢豐年亦一理而已矣非天之必可邀也

有坐而言曰父舂粗而秋鋌我應食之母書績而宵纑我應衣之非至愚騃者誰思語此而抑誰聽之哉賚之詩奚以頌之而無憝邪曰天下者非天之以報功者也是故大德不報大位非報斯二者與天同體天抑不得以之而報人也以舜之孝報以天子則曾閔應有國矣以田千秋之

言報以宰相則賈董宜爲天子矣是故大德不待報大位者非以報也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受之云者任之也勤其勤敷其敷定其定遺大投艱於武王之躬受之云者無容辭焉爾天下不可爲李耳尙知之況君子乎無則后虐則讎后則親以九州讎則覆以九族匹夫之纖惡天子之重負許繇所爲避其難成湯所爲不釋其慄也衞懿公之好鶴均於林逋而逋奚以不裂其肝梁武帝之佞佛均於裴休楊億而休與億奚以不死於餓宋徽宗之嗜書畫均於米芾文同而芾與同奚以不斃於俘武王雖聖何必履岌岌以爲榮哉文王勤而不敢不受以勤文王敷繹而不敢不受以敷繹文王求定而不敢不受以定武王之於此惴惴爾惴惴爾而又奚其憝

魯頌

有求盡於意而辭不溢有求盡於辭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從其類意必盡而儉於辭用之於書辭必盡而儉於意用之於詩其定體也兩者相貿各失其度匪但其辭之不令也爲之告戒而有餘意是貽人以疑也特眩其辭而恩威之用抑黷爲之詠歌而多其意是熒聽也窮於辭而興起之意微矣故詩者與書異壘而不相入者也故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

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然則言固有所不足矣言不足則嗟歎永歌手舞足蹈以引人於輕微幽浚之中終不於言而祈足邪故書莫勝於文文者兼色者也詩莫善於章章者一色者也方欲使之嗟歎之抑欲使人永歌之終欲使人舞蹈之而更爲之括初終攝彼此喤耳煩心口促氣登涕笑譁啾而罔所理又奚以施諸手足而愉於行綴乎故備衆事於一篇述百年於一幅削風肓以極其繁稱淫泆未終而他端躡進四者有一焉非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俗其不以是爲詩必矣魯頌之於詩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音也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先公之教未

亡風雅之遺猶有存者其唯駉乎數馬以彰國君之富猶其類也長言而不厭猶其韻也終篇而不及他猶其章也建安之所不能竊正始之所不能剟長慶之所不能攘朱紘疏越之風慭焉此焉雖列之頌可矣

心各有鄉而不相越道各有宗而不相謀風各有沿而不相雜亂之者其淫人乎甚矣魯僖公之淫於齊也濟以不忘舒以成柔以則者周公之道也昌而緩清明而和微至而斂者周公之詩也有駜之聲胡爲乎奏於周公之庭乎一往而極儇而蕩乘凌而不必居之之安以之管則急以之紘則繁以之金則奰以之革則厖以之盤旋於舞蹈則

輕翾而鷙擊非雜霸之雄心其誰與爲之乎魯僖之於齊桓也盬其卑耳召陵之震疊目熒而心醉之北面其廷徼師以望其塵萃夫人於陽穀以從其宴樂色授魂與而氣奔之久矣匪直僖也桓迷於嬴莊惑於社僖靡之宣怙之泰山不能爲之限汶水不能爲之塹也子曰齊一變至於魯謂襄昭以後狂簡之君子遂風而逮上也非謂莊僖之間也君子與於下周公之教復於上垂及劉項之際而紘誦不淫故仲尼之澤永於周公

揚雄曰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如欲晞之孰禦焉雄不知道不信其不可晞故以影取聖人而迷以終世聖人之大可張而冒之乎聖人之深可淺而至之乎聖人之於天可以氣相迎隨乎聖人之於人可以情相比合乎周公之頌天則淸明也人則肅雝也大則躬與乎武王之功也深則親授乎文王之學也如手攜之如口咀之質而已矣故曰文者昭質者也是以約言之而廣忌言之而昌見其所不見而色絕然聞其所不聞而聲喤然遠引而近綜之其緒縈然嗚呼奚斯爾何知嚴光曰賫柔乎求益也多采封菲之下體而以擬蘋藻乎溯其事如史而不足以史也爲其容如圖而不足以圖也陳其物如籍而不足以籍也祝其福如巫而不足以巫也侈其功

如禮至之銘孔悝之鼎而不足以揜其惡也淮鹹之左次因人爲功而不慙也嬖母黵妻淫於祀荒於會而不懲也質之不足與昭何怪乎如扣木築土之喧耳而無與興哉故哭之無涕者哀之非哀也笑之無歡者樂之非樂也歌之無感者弗足與於長言嗟歎而割拾以屬詞也周公而下無已其唐山之房中乎賢於奚斯之頌遠矣嗚呼聖人而可以似似也天亦可以登登也日不晞天而光充於天水不晞地而流浹於地心有警物有應氣有孎聲有緒莫之遴而淸莫之導而長莫之放而宏莫之鎻而入莫之凝而聚莫之敘而均莫之敷而榮莫之抑揚斂縱而叶文者

道之顯事也而載藏以出不可揜焉矣況聖人之洗心而藏密者無迹而奚其髣髴哉

商頌

夈備五色和備五味樂備五音臭備五氣孝子之以享其先者無不備也雖然有異道矣記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死而求之生亡而求之存矣但其不知哉求之者非其類意不至神不徠如弗求也殆於不仁矣故祭之備物也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夈五色和五味以人享之也弗忍致之死也樂五音臭五氣以神求之也弗忍求之而弗得也周尚文求之

於臭弗求之味殷尚質求之於聲弗求之色聲臭者神之所主也雖有絢夈弗視弗知其色雖有潔薦弗食弗知其味待食待視而親者人之用也幽細之音不聽而聞繚繞之氣不鼻而覺聲響之達隔垣不蔽苾芬之入經宿而留不見其至莫之能拒斯非人用之見功非人用之能效也神之用也且夫鬼神而既不能視矣既不能食矣籩豆俎鉶形淼黼黻如其生之可歆者而致之人子之心耳求其實固判然未有與也唯夫聲之不待聽矣鬼神雖弗能聽而聲自通也臭之不待鼻矣鬼神雖弗能鼻而臭自徹也合於漠而漠爲之介紹夫然後求之也親而神不遐與抑周之尚臭也又不如殷之尚聲也聲與臭者入空者也聲入空空亦入聲兩相函而不相舍無有見其畛也臭雖入空者也而既有質矣居然與空有畛域也吹之而徙是抑有來去也來去者不數數矣無定卽矣畛域者猶自以其材質立於空之中而與空二不徧察矣則惟臭入空而空不入臭也昭明焄蒿悽愴之氣固與空爲宅而質空者也空之所入固將假之空之所弗入亦弗知之所以求者至乎神而神不至乎其所以求故蕭艾脂膋之氤氳誠不如鞉鼓磬筦之昭徹也際之於上涌之於下播之於四旁搖蕩虛明而生其歆浹殷道至矣故曰衎我烈祖誠衎之也

綏我思成誠綏之也孝子慈孫豈忍於其先之不來而虛題以歆假哉

樂爲神之所依人之所成何以明其然也交於天地之閒者事而已矣動乎天地之閒者言而已矣事者容之所出也言者音之所成也未有其事先有其容容有不必爲事而事無非容之出也未之能言先有其音音有不必爲言而言無非音之成也天之與人與其與萬物者容而已矣音而已矣卉木相靡以有容相切以有音況鳥獸乎蟲之蝡有度彀之鳴有音況人乎是以知言事人也音容天也不可以事別不可以言紀繫有其音容而言與事不能相

第19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illegible] 版反內

逮則天下之至廣至大者矣動而應其心喜怒作止之幾
形矣發而因其天鬱暢舒徐之節見矣而抑不域之以方
所則天下之至淸至明者矣乘乎氣而不逐萬物之變生
乎自然而不襲古今擬議之名則天下之至親至密者矣
盡乎一身官骸之用而未加乎天下則天下之至簡至易
者矣該乎萬事事不足以傳其神通乎羣言言不足以追
其響則天下之至靈至神者矣故音容者人物之元也鬼
神之紹也幽而合於鬼神明而感於性情莫此爲合也今
夫言胡之與粤有不知者矣音則無不知也今夫事聖之
與愚有不信者矣容則無不信也故道盡於有言德不充

功盡於有事道不備充而備之至於無言之音無事之容
而德乃大成故曰成於樂變動於未言之先平其喜怒調
和於無事之始治其威儀音順而言順言順者音順之緒
餘也容成而事成事成者容成之功效也乃以感天下於
政令之所不及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夫鬼神事之
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髣髴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
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歎而與神通理故曰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大哉聖人之道治之於視聽之中而得之
於形聲之外以此而已矣雖然更有進焉容者猶有迹也
音者尤無方也容所不逮音能逮之故音以節容容不能

節音天治人非人治天也天治者神以依也雖然尤有進
焉八音備大聲震盪滌於兩間而磬特訓然至於磬而聲
愈希矣音之假於物革絲假於蟲獸竹匏木假於艸木金
鍊而土陶假於人爲石者無所假也尤其用天也故曰依
我磬聲音之尤自然者也嗚呼此可以知聖人事天治人
之道矣

約軝錯衡八鸞瑲瑲助祭之飾也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
二旒主祭之飾也殫敬於神勿自貶約而盛致其飾於義
何居嗚呼斯君子之交於神明所繇異於非君子者與是
故大裘衮冕玉輅六馬以養其容日亨太牢共其玉食以

養其體喪不弔疾不問刑獄不省以養其神凡君子之交
於神明者身焉耳身以荅神蔑敢不敬也身以綏神蔑敢
不養也享帝者享其對越之帝也享親者享其思成之親
也體怳惚幽微於其魂魄非其盛不足以凝之矣故不敢
不敬也敬矣故不敢不養也天地之生莫貴於人矣人之
生也莫貴於神矣神者何也天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
文章之色休嘉之氣兩間之美也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
焉天致美於百物而爲精致美於人而爲神一而已矣求
之者以其類發之者以其物是故精生神而神盛焉神盛
於躬而神明通焉神明通而鬼神交焉匪養弗盛也匪盛

弗交也君子所以多取百物之精以充其氣發其盛而不憖也彼非君子者見神於虛而失諸己邀神於心而失諸身疏食壞衣同居喪之禮以交於神約其身以羸寒觱死之氣而冀神之哀神莫之哀而人哀之矣賤形離鬼淫哀餒氣執欲之哉無已則燐之光兵死之厲夜嗥之狐或與爲類而歆之矣乎嗚呼釋氏之以交於神明者此物此志也

太上敬天其次敬身其次敬人其次敬事敬天至矣至者非獨至也歷至而兼至者也是故敬其事有不及於人者矣敬其人有不及於身者矣敬其身有不及於天者矣事

之所不涉有相涉之人焉人之所不對有相對之身焉身之所不顯有相顯之天焉天也者括身與人事而受命者也徹身與人事之末有而凝命者也故敬天而冒天下之道亡之有遺焉矣於事而敬敬天職也於人而敬敬天民也於身而敬敬天性也歷之而升已歷者胥其既敬者矣兼之而順所兼者皆其敬焉者矣故高者不遺卑也大者不遺小也至於虛不遺實也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此之謂也躋云者歷也遲遲者歷之無遺也故君子不舍事而親人不忘人而珍身不外身而觀天跬之步之泰華陟之絪之縕之層霤升之銖之纍之萬有周之故曰高以下爲其濕以纖爲積君以民爲依理以事爲麗君子之言大如是其有據也君子之事如是其有漸也漸以不遺有據以登而不隕斯上帝可得而祇矣若夫君子所尤惡者言大而道隱言躋而學隱者也類光之察道隱矣淩陵之登學隱矣身以爲患物以爲芻狗事以爲前識之華欲以其孤騖之情測空明而至於反景之鄉醜天下而無足以當其意御風而行泠泠然失風而墜苶苶然喪身絕人而近於鬼之事矣故言躋者勿憚其遲遲焉幾乎道也不遠矣

詩有頌樂有桑林祀有郊禘故當時稱之曰諸侯宋魯於

是觀禮而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何也察鳥於遠以爲燕也傳之則以爲蝙蝠也察魚於淵以爲鰷也傳之則以爲蛙也精意失而餘其迹猶無餘矣湯放桀於南巢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傳及於長發而韋顧昆吾與桀連類而舉矣卒其淩蔑不恤之旨湯殆以力爭得天下而寧之以威邪頌契曰桓撥頌相土曰烈烈頌湯曰莫我敢曷頌後王曰勿予禍適頌武丁曰撻彼殷武殆將舉六百祀之天下於桀日矣嗚呼此不問而知其非商之舊也詞夸而不憖旨促而不舒湯人以雄而無以養斯宋之以徵殷而喪殷之徵者也宋於是乎以世殺其宗臣宋

於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戰宋於是乎以不度而爭楚於孟泓宋於是乎以射天笞地剹滕吞薛戰齊楚魏而速其亡名之所傳而言隨之言之所流而志隨之志之所競而事隨之志成乎事而氣應之右爲之鶪鷁爲之退飛雀爲之生鸇鴟張束溢之習上下交獎天物交變而殷先王之澤無有餘矣夏之亡也無待遷之頑民周之亡也無宋微之義士殷獨多有之則殷之以寬大優柔固結天下者可知已精意不傳而相傳以競宋之承殷愈於杞之淪夷者能幾哉長發殷武宋之頌也那元鳥烈祖之僅存不救其秦矣

詩廣傳卷五終

詩譯一卷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氏栞于金陵節署

衡陽王夫之譔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續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任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荆吳徐越之僭偽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于采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泆宕一

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繇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井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卽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

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喪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尙聞其喈喈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

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邪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閨
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爲助喜
而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
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
極至者也

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
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恌君子是則
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
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於韋左丞亦嘗知
此乎

庭燎有煇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黖
黖但以有煇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
句寫除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速遠矣花迎劍佩四
字差爲曉色朦朧傳神而又云星初落則痕迹露盡益歎
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
言桑非桑不足以當沃若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
夭夭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蕡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
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蠹結花不榮葉不盛實
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
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
俗筆必于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者玄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意相承而韻移
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
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
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
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
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圜中者也

賜名大國虢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
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
而弗刪以見衞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
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

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仍其名
曰頌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無慙侈心形焉鼓咽咽醉
言歸于胥樂兮與鐃吹白紵同其管急絃繁之度雜霸之
風也鮑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葢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顧用之以騁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爲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相爲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其炎赫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爲玉合底蓋之說孟郊溫庭筠分爲二壘天與物其能爲爾閡分乎

詩譯

薑齋詩話卷一終

西河合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卷全

序論　說經詩十二條
說筆詩四條　說外詩四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號晴稿
　文輝克木
遂宗姬黃　較

白鷺洲主客說詩

宣城施愚山以少參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白鷺洲會楚人楊耻庵名洪才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仁縣令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月與耻庵諸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爲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聘至京

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出所講爲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誌勝事賜除客也陰除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耻庵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李漁村任丘龐雪崖皆聯席如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

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
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淫亂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
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于諫以淫導
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

邑所中詩不一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淫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
類而尚不同若詩與聲則眞不同之極者虞書詩言
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兩事故丹鉛錄曰論語鄭聲
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
溢于詩曰淫聲能溢詩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
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九淫
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啻七之五鑿鑿以二國
詩篇較淫深淺則夫子當云放鄭詩不當云放鄭聲

矣況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注義放棄之也
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
明言使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即
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
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
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
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
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溱
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與蝃蝀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
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

謂之宜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
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
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
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淫媟之言也孟子曰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耻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
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
此一方人北戸開闔皆以獻門如自居者凡鄭詩之
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非離
騷所謂蹇修姚姒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

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則淫夫而不之咎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牝牝育牝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牝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右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何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

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興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俗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即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嘗時已避其言

戊曰然則彼姣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適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倘一人不平遽曰然則彼狡童兮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愁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覩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大猶是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

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遂臆解說鍛成淫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當亦識例如風雨淒淒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屢有既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之德一爲淫奔何以爲說豈風雨淒淒八字中有淫具耶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詞何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晉晉侯兼享之齊國景子與鄭子展私于叔向謂晉爲盟主如何反爲孫林父而執衛侯是爲臣執君似乎非禮遣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是時國子賦轡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兮其意蓋謂衆言亦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爲臣執君不可爲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是此一賦詩而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故也若是淫奔則無踰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爲淫失戒晉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繫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卽爲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淫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衛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報以爲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衛詩也向使木瓜淫詩則衛侯方自詠其先公之美詩以爲贈而爲之賓者特揭其國之淫詩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又曰凡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淫詩則未有不面斥者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臣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貺使武亦得以觀七子之志當時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詩刺淫亂不宜賦及故面斥之曰復退而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則刺淫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卽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所謂淫詩也淫則何以稱貺何以明志何以拜惠且同一淫詩而何以一則面斥一則面決其不倫又若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黑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淫詩

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宜子又並受之且並頌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貺熟好也謝賦不出國樂親好也何使五詩皆淫詩則在諸君必擇已國之淫詞以爲貺辱宣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淫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歷受其淫貺而不之怪卽使宋朝逢嫪毒亦不必盡發其淫諦而盡詡之有若此甚矣人不明理亦嘗設身處其地未有衞人賦衞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國者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

數千年前無惡形而世遠言湮之後可無端而強坐曰如是如是是何耳目是何肺腸縱有可疑猶難實指况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可廢矣

又曰自淫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後史事其于經典有關合者一概埽盡如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于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此事實誠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淫說一行而此等遂闃然卽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絶無可據已嗟乎痛哉

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証者其備　郭黁叛呂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　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　廣弘明集云梁簡文于幽縶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　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爲世亂君子不

改其度而必以爲淫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爲賢人仕于伶官與邶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旣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青青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爲淫奔以爲詞意儇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爲假設

而質重故爲薄語而質厚者袞衣留周公詞亦甚儇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詩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丘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儇儇數言但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賓以才藻見賞于進士盧東表遊東表及第梁賓喜而爲詩曰曉粧初罷眼初瞤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

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葢風人寓言其不可猝辨如此詩即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揣摩想像便鑿然定爲何詩其爲宛卿者不既多乎

又曰兒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儇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大學中微與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林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即朱氏白鹿洞賦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儇薄此時不儇薄耶

又曰陳啣伯曰朱傳以青衿爲淫奔詩及作白鹿洞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決處而安成劉君謂其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爲毛鄭佞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遵小序一如朱氏所云毛鄭佞臣者其於鄭忽出奔傳有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于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也

蘀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說詩自朱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乎作春秋傳則甚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罪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宜責鄭忽如胡氏所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便云倚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忽之詩改爲淫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

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口則過佩强矣按忽爲鄭莊公子卽昭公也母鄧曼頗微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姞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斃雍氏誘祭仲至宋刼執之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衞此固忽之無如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吾耦也旣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至是奔衞則坐失强援而致于去國雖兩辭齊昏

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淫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使鄭忽最若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迂論也

甲曰褰裳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惟男女相謔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上卿且又甚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餞時賦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尚何敢以豈無他人

白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荆楚鬪鄭非戾而子大叔賦褰裳而不爲悪宣子聞之而不爲怪且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之旨言有甚傲而實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安非男女卽不安也不然子大叔何人而儼賦此詩宣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爲之辭讀經至此而猶惝然不一省顧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嘗以陋儒之腹揣度詞何此其証也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鄉讀序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如碩人美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也何也州吁時未成渭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鄭五日卽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詩以詩辨之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鄉柴階升其尊人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秦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遡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刪

逑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行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即間有異同大抵不背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自朱氏盡斥之斷以己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承功德用其書以取士勒爲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置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嘣起千百載後橫執己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即鄭衛兩風朱傳皆以爲淫詩

閒考之序傳其閒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士憂時憫俗之爲一旦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皆觀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衛曰憂而不困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詞理自合名之爲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天下可造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興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乎寓今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爲淫猶之盲者聽風聲而曰理當爲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考也今有圖貌者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頎而皙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黧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僬僥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于三者奚信必將曰頎皙者是短黧者非僬僥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人之揣摹奪漢唐之傳聞而并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已上說詩

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漢後

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爲三百五篇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棄作一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爲詩篇可乎

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但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即曰南陔華黍是賦陔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既稱釋詩自當識詩

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爲題漢唐之詩以題爲詩金
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廉立一題以
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
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
有詞者爲歌無詞者爲樂爲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
據者而猶不謂然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
讀詩并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鍾奏大呂歌與奏皆
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

有詩者爲歌無詩者爲樂爲奏而朱氏承言之此非
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
爲周末无名氏作妄認爲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爲經
周禮禮記爲傳自謂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
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
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奏而儀禮鄉
射禮亦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
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
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
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終徒歌則名歌而不名歌

歌即有器矣歌且不徒況可徒器若樂分上下堂上
之樂祇有琴瑟故言歌而琴瑟在其中禮所謂升歌
是也堂下之樂則笙鐘一類管鼗一類然皆以合樂
故言管笙而詩在其中虞書所謂下管鼗鼓笙鏞以
閒是也是以周禮註笙與鐘應鐘編鐘也籥與鼓應
鼓土鼓也籥師歌豳詩則吹籥而擊土鼓以應之燕
樂歌二南則吹笙而和編鐘以應之未聞笙師之職
主徒器者且歛有七器以籥簫篪笙角管是也其篪
但輔聲而不主聲角則隷于簫籥矣其以器主聲而
見于經者惟籥簫笙管四器各主聲詩然亦各相通

如見舞韶箾簫韶九成則以簫主韶謂之簫詩下管
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箾南籥者
則以簫主象以籥主二南謂之簫詩籥詩以雅以南
以籥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籥皆謂之籥詩燕樂歌二
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
象象箾簫與管通籥笙二南笙又與籥通簫笙管
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彰彰如是今曰無詩則亦不
學問之至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眞妄之妄者也
右說笙詩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故其說詩則往往有可疑者如

斯螽莎雞蟋蟀隨時變化一物而異其名則向曾驗之迺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此兩何不可解耳日有何難解人自不讀書耳予向聽窩官說此詩謂蟋蟀季夏即居壁絡緯至死不入戶此但言農夫出入之節夏則露居及秋而漸處于內或檐或戶農隙聚話至蟋蟀入牀之後而在戶者今堪戶在宇者將在室其候如此向窩官說詩未嘗引據人或以杜撰置之不如此漢書也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其出也則如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其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半當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然則漢書所志與窩官相証如此人苟讀書何在非經學耶

白鷺洲主客說詩　大

戊曰朱傳于名物訓類十得八九所可議者其序旨耳乙曰不然以訓義耶小雅鄂不韡韡朱傳云鄂鄂然此訓義也但舊註鄂不萼附也鄂與萼同不與跗同言花萼之跗韡然以盛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花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同故庾子山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為跗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鄂然則不惟杜撰無義試思于唐棣之華下突加一鄂然字行文者有是理乎金華盧東元曰吾讀至鄂然字每不勝鄂然也嗟哉

又曰以名類耶雅詩畏此罪罟罪者捕魚行網之名罪與罟皆網類也古有罪之罪原是辠字說文辠犯法也秦始以辠近皇字改辠作罪而朱傳謂罪罟者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白鷺洲主客說詩　九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蟲魚多襲舊註如關關鳥聲王雎水鳥之類皆毛鄭及孔氏正義所舊有者獨鶴鳴于九皋正義引陸璣疏謂頂頰翼青身白而朱氏習見世所畜鶴鎩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奮筆改為頂赤頸尾俱黑公然傳之五百年而不知即此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格物安在耶陳晦伯經典稽疑有云遇九皋之介鳥偉貽化之仙禽其黑者尾耶已上說雜詩

毛詩日箋

尊賢堂藏板

王阮亭先生手柬

前承寄示大著日箋折衷盡善既正紫陽之誤亦通毛鄭之郵兼去楚望之矯向欲有所論述日箋出可無事枝贅矣未卜已付剞劂否欲作跋數行畧見同志以量移秋官又兼督捕五官並用日不暇給筆墨之緣遽成隔世奈何奈何因及門顧俠君南還之便附候新祉近刻二種請禨以當一夕之談年侍期王士禛頓首

紫陽毛詩集傳往往不依小序而於鄭國風一切目爲淫奔之詩先儒議之詳矣蓋朱子篤信孔子所言鄭聲淫云爾夫孔子於鄭固謂其聲淫非曰詩淫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春秋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又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而宣子喜之其皆非淫詩明也否則牀笫之言踰閾不且與伯有同戮乎然吾嘗觀朱子語錄其論東山鴟鴞詩云惜註已行不及更改則知集傳爲紫陽晚年未定之書學者正不得膠一說以自畫也審矣吾友梁谿秦太史留仙先生著毛詩日箋六卷屬余論定而弁以序余卒讀其書大善之其間雖不盡取小序然能精擇毛鄭舊說以會粹於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儒之言而折衷于朱子間發己意必協於義理之正而於近儒說詩若郝敬何楷顧炎武諸家皆取節焉獨於明嘉靖時所出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排擯不錄一語其於古書之真僞昭昭然分白黑而別淄澠其識甚卓今梓是箋以啟來學蓋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不可謂非紫陽氏之功臣也康熙庚辰且月商丘宋犖序

毛詩日箋卷一

勾吳 秦松齡 學

周南

關雎篇

毛氏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蓋未嘗不以淑女指后妃也鄭氏乃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歐陽氏非之謂上言雎鳩方取物以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歐陽氏之論當矣鄭氏云左右助也后妃將共荇菜之俎必有助而求之者歐陽氏嚴氏皆遵之惟以淑女指太姒爲不同謂寤寐之求鐘鼓琴瑟之樂乃太姒求得左右之賢爲不妒忌之德此爲合於序意而朱子呂氏不用舊說以后妃之未得已得爲言於不淫不傷之旨合學者兩存其說可也

卷耳篇

序曰后妃之志也嚴氏曰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而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

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轢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兔罝篇

兔罝序言后妃之化朱子以爲文王德化之盛夫齊家本於修身后妃之化莫非文王之德化也語似相戾而義實相該

言秣其馬

歐陽氏曰言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嚴氏謂其近於狎暱然狎暱之想不可有而悅慕之心不能無也朱子以爲悅之至敬之深最得其情矣

父母孔邇

諸家或以父母爲指文王或以爲指其夫之父母二說皆善終不若指文王者之切事情也嚴氏謂以父母諭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敢安似矣然以服事殷文王之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卽父母孔邇之人情乎亦文王所不能禁也

召南

草蟲篇

此篇毛鄭以爲出嫁在途之女按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無在途之說也其爲行役大夫之妻較然無可疑者而以禮自防之意亦於言外可見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朱子謂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是也下二章皆同此意而歐陽氏曰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此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爲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爲戒而守禮自防以待君子之歸如此解雖於義無傷而於辭太鑿矣

采蘋篇

序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王氏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能循法度呂氏曰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嚴氏謂王氏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也

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乎輔氏謂東萊亦說得好旦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愚謂祭祀固以齋敬爲主然齋敬之心於何見之亦只是物物有常事事不苟耳王氏呂氏之言未可謂之不盡詩意也　鄭氏因季女之文謂是大夫妻之未嫁者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祭之此與昏義合然序言大夫妻決非未嫁之女矣呂氏曰大夫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

行露篇

此詩乃貞女見陵於強暴幾無以自明得召伯之明而辨之曰穿屋曰穿墉事之難辨者也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事之終獲辨也貞女幸其得白而自明其心如此非必卽訴於召伯之辭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

殷其靁朱子呂氏嚴氏皆以爲興而鄭氏云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蘇氏則曰靁聲隱然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靁也二說皆兼比於義並通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嚴氏曰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斯義未當夫女子雖有過時之懼若遣媒妁以語男家是無廉恥之防豈文王之敎乎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則猶是望庶士之遣媒相通得其言矣

三五在東

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朱子謂因所見以起興是也或以三五喻夫人或以參昴喻娣媵失之泥矣

抱衾與裯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而教化行矣

江有汜篇

按此詩所以美媵其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蓋謂不得進御於君非必待年於國也其曰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乃深望其能悔正媵之不怨處非必嫡之果悔也蘇氏曰不敢怨而俟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斯言精矣或云如是則文王后妃之化能被於媵而不能被於嫡曰聖人之教亦有不能盡及者如行露之詩有守禮之女不能必其無

强暴之男也

吉士誘之

嚴氏曰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猶　貴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爲之

何彼穠矣篇

顧炎武曰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説者必欲以爲西

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説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史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于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

東方之意乎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説是烏知聖人之意哉　又曰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毛氏以爲義獸歐陽氏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呼其官而嗟歎之蓋深歎文王不忍殺物之仁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嚴氏又以爲二官名引月令左傳

爲証亦有依據按爾雅無騶虞名毛氏之說不足從
也

邶

柏舟篇

此篇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本於魯詩說朱子亦以其首尾辭氣卑順柔弱斷是婦人不得志于其夫而作今玩其辭氣亦不甚似婦人即似矣然而古之忠臣不得於其君義不忍於決去心志掩抑不欲斥言君父則或託於婦人之怨思以自言其情序云仁而不遇其義更深長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歐陽氏曰鑒納影於内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

日月篇

諸家皆謂此詩作於州吁弑嫡之後朱子則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是謂作於莊公時也玩詩中四言胡能有定是尚望其定也其在國亂未成之時乎朱子之解精矣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朱子曰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不若嚴氏曰今國家之亂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

惠然肯來恐猶是期望之辭云庶幾其惠然肯來乎然終於莫往莫來也

願言則嚔

鄭氏曰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嚴氏曰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其母故欲其嚔而知己念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士卒將行與其家室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此說得之嚴氏謂爰居爰處指居者爰喪其馬指行者不必然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此章諸家皆以爲行役者追述始爲室家之時約誓之言不必然也蓋即其臨行相約之辭耳凡人雖料從軍之必死豈不猶望生還而與室家偕老乎故言死生將契闊矣然與子約萬一得歸終當與子偕老也下章則又爲必不得歸之辭

匏有苦葉篇

序曰刺宣公而朱子但以爲刺淫亂之詩今雖未敢必其爲刺宣公然觀三篇辭旨隱約若有不敢斥言之意序之說未可廢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黃氏曰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暴無恩且云舊說以谷風爲生長之風習習爲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頹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

以小雅之谷風爲證似覺明白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

嚴氏曰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衆也故與爾盡力顛覆以營家業愚按詩意不過云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於顛覆如朱子之說耳未必言生育男女也

簡兮篇

宋示謂是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而作若自譽而實自[illegible]也何楷曰以詩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

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何氏之言是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衛女思歸心切作此懸擬之辭正如杜工部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氏曰既不得歸且欲乘車出遊以寫我憂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衛地耳愚按詩意乃衛女思歸而不得爲此無聊賴之言不必實有其事詩人之言何可泥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此衛之賢者仕不得志偶出北門而作是詩耳孔氏以爲背明向陰而行猶已居亂世鄕暗君而仕不必然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顧炎武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嚴氏曰其虛其邪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

鄘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嚴氏曰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雖男角女羈見於內則女子幼時亦有此制未聞以是爲嫠居之容也何楷曰共姜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其生前事親之飾言之此說得之

君子偕老篇

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

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呂氏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秉心塞淵

董斯張曰衛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斂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之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諸家皆謂衛之卿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程子則曰素絲束帛也謂以素絲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則曰古者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旣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愚按二家之說似爲得情言衛之大夫禮意如此之勤則所見之賢者將如何告以善道乎

載馳篇

朱子以爲許穆夫人歸唁其兄已在途而許之大夫追止之非也蓋泥詩辭太過耳夫人思歸而不得故設爲馳驅至漕之想而豈其實事耶　夫人豈不知已之不當歸哉豈遂以歸之有救於衛哉然而夫人之歸義當止也衛之覆滅許當救也許人但阻夫人之歸而絕無相救之策遣大夫而唁之聊且塞責耳夫人不勝其憤激欲以女子而爲赴難乞師之舉曰載馳載驅曰控於大邦皆許人所當爲而夫人所不可爲者若曰許人旣不爲我不得不自爲之也託言

歸唁實以責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朱子曰不以我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盖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下章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按朱子之說明淨東萊之說深婉宜竝存之諸家皆不及也

衛

倚重較兮

黄氏曰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故曰重較呂和叔云

碩人篇

郝敬曰此詩本爲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盛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恒情易曉者開諭而莊姜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嚴氏曰喻莊公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衛門以河魴喻齊姜也按詩只是形容齊地物產之饒耳未必有比喻之意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舊說以老使我怨爲老而見棄嚴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三歲食貧三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此說有理然其解曰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彼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又覺太費周折愚謂詩意盖云始也本期與爾偕老今未久而見棄將終身不得其所雖至老猶使我怨也

垂帶悸兮

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朱子曰悸帶下垂之貌錢氏曰悸心動也愚詳文義畢竟作心動爲切或謂上言容兮遂兮方狀其舒緩放肆安得下言心動不知舒緩放肆之人其心茫無所主雖被服雍容時露不能自持之狀今之紈袴子弟大都如此

伯兮篇

序曰刺時也范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録其

家室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木瓜篇

序謂衛國有狄人之敗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疑爲男女相贈荅之辭意亦相似但從舊說則辭言溫厚以爲男女贈荅則索然無味矣嚴氏曰感其救患之恩爲瓊瓜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

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鍾惺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

黍離爲固然而不知此爲何地矣

君子陽陽篇

余德鄰曰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簧執翿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翿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揚之水篇

詩人託言揚之水以喻周室衰弱政令不行於諸侯今之戍申者僅我東周之人他國之人無有也此時周室漸卑即以大義召發諸侯未必盡能聽命況平王忘弒父之大讐懷立已之私恩爲戍申之舉誰從之乎其言不與我戍申者雖怨他人之不共戍實隱言其不當戍也　鄒忠胤曰甫許與申接壤當是楚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容有之即不然而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靈并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　竹書紀幽王既沒立宜臼於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

中谷有蓷

嚴氏曰舊說以蓷草暵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色氣象

耳由是而致夫婦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

遇人之不淑矣

鄭氏曰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按上章方憫其窮厄今遽責其不善殊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朱子取之是也

尚寐無吪

序言君子不樂其生謂當時之君子傷心時事無可奈何絕無生趣也詩言尚寐無吪者謂惟有昏睡不動付世事於不知耳似不必以爲不動以死也

葛藟篇

葛藟而生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今平王疎遠骨肉無親親之道兄弟共父母者也兄弟而可遠必使我謂他人父母而後可即使謂他人父母亦孰有顧我者哉如所云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也

彼采葛兮　彼采蕭兮　彼采艾兮

序曰懼讒也郝敬曰葛之爲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蕭之爲物可以爇讒言薰灼何以異蕭艾之爲物可以炙讒言灼膚何以異艾似於取喻之意爲

得　蕭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大車篇

序謂陳古以刺今呂氏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與蓋惟能止其奔不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顧炎武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毛鄭以留爲氏然無所考証歐陽氏極辨其非當從歐陽氏以爲滯留之留也　詩人不斥言其君之不用賢因託言賢士之不進用或因植麻之故遲回丘隴閒而不遽來乎亦微辭也

鄭

將仲子篇

將仲子三章摹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懷段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衆口矣　莊公蓄謀深狡以爲人莫知其隱孰知詩人代爲寫照如此所謂如見肺肝者哉

叔于田二篇

先儒皆謂叔段不義得衆國人愛之而作今觀其所以美叔者無非飮酒服馬之能馳騁射御之精究然一放縱無禮之公子也然則愛之者非狎昵之羣小即徒搏之勇夫耳豈舉國之人愛之乎小人之所愛君子之所惡也　嚴氏曰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黃氏曰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强恣於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襢裼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退守人臣

之分安得言相陵耶愚按毛傳云叔之從公田也則其說不始於朱子方叔段之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叔段之必不入鄭而從田耶襢裼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氏之說極為得情黃氏駁之非也

遵大路篇

此詩序以為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望之辭朱子改為淫婦人之辭殊不似執袪執手乃國人惜君子之去深致其繾綣之意何必婦人也

有女同車篇

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嚴氏謂有女言鄭忽所取他國之女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亦有理宜並存之

蘀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何楷曰如後序言則此詩語乃絕無人臣禮豈可以為訓嚴氏謂是小臣憂國之言尋味詩意似為得之

彼狡童兮

狡童或謂指祭仲或謂指忽用事之人其說俱近理惟以為指忽者不可從朱子曰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為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嚴氏曰忽以世子為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為狡童皆正論也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孔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為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嚴氏曰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於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可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一說狂童指祭仲即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置君如

奕棋然蓋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風雨篇

余德鄰曰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縞衣綦巾

嚴氏曰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荊釵布裙也極得詩意蘇氏謂縞衣白衣男子之服綦巾蒼巾女子之服恐不必如此分別

有女如荼

孔氏謂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愚意如荼只言如茅華之輕白可愛耳未必女皆喪服也

野有蔓草篇

此詩諸家以爲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玩詩中無狎昵之語未必然也且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古人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未必名卿贈答專賦淫佚之辭也蘇氏曰鄭人困於亂政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也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其說似可從何楷以詩首句蔓草二字偶符祭仲蔓草猶不可除之語遂謂國人託爲莊公愛仲之辭亦太鑿矣

毛詩日箋卷一

毛詩日箋卷二

勾吴　秦　松齡　學

齊

雞鳴篇

古說皆謂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朱子云心嘗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嚴氏則曰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於是從曹氏之說謂哀公荒淫昏亂以雞聲爲蠅聲其說亦有理但古說非甚不安不當輕改況詩人之言於蠅聲之早晚何必泥也　李本曰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於次章曰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此賢妃幸其尚早之辭也疑其遲幸其早極爲得情且既不背古序又可解華谷之疑似可從

東方之日篇

詩刺淫奔而發端以東方之日月乃詩人深惡其事言日月照臨之下安得爲此醜行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首二句言其君之號令無常甚不足恃正如折柳而樊圃耳然以柳樊圃狂夫亦必却顧而不敢即越如

人臣閒君之命雖知其無常亦不敢不顛倒衣裳也
末二句正言其興居無節不必謂歸咎於司漏者

南山篇

諸家皆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而嚴氏謂全詩俱刺魯桓以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夫襄公身爲鳥獸之行國人目之以雄狐誰曰不宜且詩曰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明指襄公而言宜從舊說

郝敬曰亟稱魯道者閫外通闠行人共見也亟稱齊子者明非齊婦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鄭氏曰人君内修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然加冠如成人蘇氏朱子益暢其旨大約謂凡事不須強求能循其序而爲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也獨嚴氏謂此詩正言襄公之躐等而躁求玩詩辭曰未幾曰突而其說亦通然終不若舊說之深婉有味也

盧令令篇

序云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陳古以諷焉何指曰其人指襄公也若謂陳古以諷則以仁與偲歸之似矣美且鬈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鬈耶其辨亦有理若如其說乃田獵者獻媚襄公之辭詩人述之以爲刺耳

敝笱篇

郝敬曰莊公於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以刺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諸家皆以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來會之極

似二人急於淫會毫無羞恥之狀而嚴氏謂四句皆言文姜蓋不欲於一章之内分作兩人耳然終不若舊說之得情也

猗嗟篇

嚴氏曰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之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者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詩人設爲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

默會其意乃再三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魏

好人服之

好人毛傳以爲好女手之人朱子曰好人猶言大人也嚴氏亦曰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按詩本刺褊褊急之俗必在上之人成之二家之說是也

汾沮洳篇

此詩刺貴人而親細事爲儉不中禮耳朱子曰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最爲簡暢而嚴氏泥序其君儉以能勤之語謂魏君親采莫之事公路之官猶不爲此恐未必然也　郝敬曰沾汗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眞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即是公路公行之官

園有桃其實之殽

二句必以毛氏之解爲正謂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鄭氏云魏君不取於民食桃而已其說之陋不待言然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恐未必然

陟岵篇

詩中父曰母曰兄曰諸家謂是父母兄臨行教戒之言朱子謂是行役者不忘其親想像其父母兄念己之言以兩說較之覺朱子之解意味深長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愼而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

十畝之間篇

蘇氏曰此君子不樂仕於朝之詩也朱子曰政亂國

危賢者不樂仕於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與後序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異然玩詩意二子之說得之

伐檀篇

蘇氏曰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此說未免牽强朱子以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與序意不合呂氏嚴氏俱從孔疏身自伐檀之說又似太泥愚意詩人以伐檀喻君子之不得任用伐檀本以爲車寘之河干非其地懷材本以大受寘之閒散非其任而舉目富貴之人皆無功食祿者也若君子之用於

時則必有以稱其祿矣詩意恐只如此
碩鼠篇
朱子曰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黃氏曰鄭箋以碩鼠爲斥其君非矣嚴氏以爲指聚斂之臣又不若晦庵之說尤平易也　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誰之永號姚舜牧曰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郎此永號之謂也
唐

蟋蟀篇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職思其憂何楷曰職思其居思其外之可憂者不然思居思外所思何事
山有樞篇
序曰刺晉昭公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其論甚正然當其時曲沃之叛形已成昭公之死亡日迫而恬不覺悟詩人之言亦所謂急不擇音也　呂氏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驅馳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　何楷曰此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謂此岌岌者國也此衣服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驅馳之之愉快而坐視其爲他人所欲乎亦通
揚之水篇
諸家皆謂國人叛昭公而歸沃獨嚴氏援據後事謂晉人無叛心叛者潘父之徒耳詩人反辭以泄其謀

欲昭公知之早爲之備其說最爲深長　何楷曰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曰我聞有命者通國皆知之辭曰不敢告人則固以告矣語甚隱妙是巧於告密者
綢繆篇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朱子以爲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者詩人述其夫婦相語喜而自慶之辭是謂昏姻之已成者也嚴氏曰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時也爾

女子可以嫁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婚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是謂昏姻之未成者也夫詩云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朱子之說是也特謂喜甚而自慶之辭似於如此良人何語意未得蘇氏曰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家室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解得之

杕杜篇

舊說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獨行道路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不足恃也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必不相親必不相助也詩意曉然無可疑者朱子改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反覺少味

無衣篇

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之謂武公弑君簒國王法必誅雖曰尚知王命而請之以自安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非所以爲教也其論正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　戴岷隱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諷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忿豈曰無衣自誇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眞情所見不可掩也按此解最得詩意　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

有杕之杜篇

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寡不足爲往來之庇故人無就之者人君無恩於人君子舍之而去詩意本自明白嚴氏以其義爲贅誤矣　丘光庭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

葛生篇

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以百歲之後庶幾同歸於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嚴氏不用舊說斷以爲

悼亡之詩亦通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詩舊矣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鄭氏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歐陽氏非之謂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其解詩曰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諸家多從之而嚴氏曰聞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似更爲曲盡

秦

車鄰篇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耋悲歌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姚舜牧曰大抵風俗以時變而不善變者未嘗不至於大敝秦初與民並坐鼓瑟何等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於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之人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其堂陛使侍者曾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是始之簡易可親者其極敝必至於禁嚴而難近也先王制禮嚴尊卑之分而未嘗不通上下之情正不如此此皆可謂善於論世

載獫歇驕

獫歇驕舊說以爲田犬名長喙獫短喙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以爲載獫於車中以歇其驕逸似可從但爾雅作犬名惟字皆從犬爲稍異則舊說不爲無據也朱子亦從舊說爲犬名而謂以車載犬以休其足力則與諸家之說相通宜從朱說

小戎篇

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蓋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

蒹葭篇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按呂氏之說即程子所云順而求之即易逆而求之則艱且遠也但以伊人爲此理猶覺未安何楷曰伊人指文武也似爲得之　郝敬曰周之興也詩歌茁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强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

陳

宛丘篇

序謂刺幽公游蕩無度朱子止以爲刺游蕩者恐從舊說爲是若是尋常游蕩之人安得擊鼓擊缶鷺羽

鷺翿聲容如此之盛乎

東門之枌篇

上有宛丘之君則下有東門之人矣

衡門篇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歐陽氏曰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朱子改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雖於詩詞意極似終覺舊說有餘味

東門之池篇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嚴氏曰刺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而入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爲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華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東門之楊篇

此詩總言男女之失時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則爲時已晚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則益過時矣昏姻之時失則淫亂之風行所以爲刺不必泥序親迎而女不至之說也

墓門篇

此詩因陳佗之爲亂追咎桓公不制之於蚤又咎其不聽人言以至於顛倒後悔無及耳序云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乃衍說也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蘇氏曰夫也不良指陳佗也佗之不

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何楷曰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言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狼狽若此使桓公地下有知亦必思我昔日之言然已無及矣皆追恨之辭

誰侜予美

毛氏曰侜張誑也朱子曰侜張欺誑也程子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惡而李氏引說文云侜雍蔽也蓋以欺誑爲雍蔽也予美鄭氏以爲指

宣公何楷曰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旣爲人所侜矣而猶呼曰予美忠愛之至也或謂指所美之賢者於義亦通但舊說本安不必改也朱子謂是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郝敬駁之曰以予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怨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京山之言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嚴氏曰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豔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此說與毛鄭蘇氏合而朱子則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較舊說爲勝詩記取之

株林篇

蘇氏曰靈公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耳朱子亦從之然不若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

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於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於株林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辭言婉約最妙　何楷曰言朝食於株則在株越宿可知

檜

羔裘篇

檜君國小不能自强於政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故詩人憂之嚴氏云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遥翱翔爲可憂也舊說以其朝服燕而以祭服朝恐不必泥

隰有萇楚篇

後序謂是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此因後兩章有家室之語而爲是曲説耳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最得詩意黄氏謂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然則萇楚又可稱之爲子乎詩人之言難以理拘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顧瞻周道

鄭氏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朱子曰適周之路也何楷

曰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布在方策者與今之所行大不相同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

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而不溉焦且壞矣溉之釜鬵以善其烹此周道也當時天子衰微諸侯强大徵求下國無復膏澤存焉蓋未有以烹鮮之道行之者故詩人憮然歎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遂繫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深致望周道之復興與

曹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薈蔚毛氏曰雲興貌程子曰草木鬱茂之狀朱子從程不從毛朝隮毛氏曰升雲也朱子從之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各取其義之當也嚴氏解南山朝隮爲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共朝隮舉知趣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乃知此説由來舊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

榛是故居一以待之無不及者深得均平專一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皆不得其所也嚴氏曰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二説皆有理然玩詩下泉而曰冽苞稂而曰浸正與末章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子之説尤長也　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

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豳

一之日二之日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戴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懼其與月相亂也先儒之說大約如此而黃氏曰一日二日蓋主於陽復而起數

何楷曰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爲日長一線之始也本曆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爲夏正建寅之始也按何氏之說本於黃氏而益精矣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公子或以爲女或以爲男未知孰是但婦人謂嫁曰歸既曰同歸似非男也且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則以爲女公子者非無據也女心傷悲先儒謂其豫有離親之感是也而嚴氏以爲非經意夫苟無離親之感則所傷悲者何事乎

猗彼女桑

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嚴氏曰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玩猗字之義蘇氏爲確朱子從之

爲公子裳

此公子諸家皆不言女嚴氏曰不敢言豳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獨何楷亦以爲女公子言玄黃以獻其君其朱色之鮮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爲公

子裳表藹然家人一體之意亦通

十月隕蘀

毛氏曰隕墜蘀落也黃氏曰以蘀爲落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爲蘀

爲公子裘

何楷曰此公子謂豳公之子與上章女公子不同蠶績者婦人之事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狸以獻公之子亦各從其類也

曰爲改歲

黃氏曰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尚矣

峄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墐之計非必謂塞墐之時爲改歲之時也此論甚當何楷亦曰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矣按改歲原不正指十月乃預計之詞玩本文語意自明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姚舜牧曰藏冰獻祭是民之共宴饗稱觴是民之厚然詩意全不在此若曰二之日不獨纘武功三之日四之日不獨于耜舉趾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亦係於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獨築場圃納禾稼又有宴饗稱觴一節亦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夫無一刻之暇爲之上者不可頃刻忘稼穡之務也

鴟鴞篇

周公居東東征或以爲一事詩作於既誅管蔡之後或以爲二事詩作於東征之前其以爲一事者本於孔氏據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居東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耳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故作詩以曉諭成王也朱子初從其說其以爲二事者本於鄭氏蔡仲默解金縢從之朱子又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初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因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後人爲之說曰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於東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往征其罪也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知非一時事矣愚按鴟鴞詩今在東山之前則作詩在前東征在後頗爲明據且朱子之定論合於天理人情之正不可易也　金仁山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迫蓋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危也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鄰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摇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微管蔡之内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

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迫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　何楷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爲成王望也四章風雨漂搖乃未然事與次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於此而後來必至於此也其說甚當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詩程朱二子之說不同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夫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嚴氏曰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　朱子曰行者之妻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于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何楷曰闊別許久見故園風物依然如舊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況其家室乎唐詩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意與此同按二說俱有理趣宜並存之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諸家謂上章咏舊有室家者此章咏新有室家者是矣而鄭氏解末二句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也又極敘其情樂而戲之如鄭氏說則詩皆追述昔日之事非初婚也何楷曰以前章果臝施宇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于飛結縭其爲追述之語無可疑者故當以鄭箋之解爲正按此說亦甚有理

破斧篇

鄭氏以破斧缺斨爲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甚失詩人本旨此詩纔是發明周公大公至正之心全是爲民非以自救而當日從軍之士亦深知其心雖破斧缺斨不以爲勞耳朱子謂是從軍者答周公前篇之意亦不必泥也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郝敬曰設其籩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

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九罭之魚鱒魴
九罭諸家或以爲大網或以爲小網鱒魴或以爲大魚或以爲小魚未有定説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其說平順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諸家多以爲東人欲留公之辭夫居東周公之不幸也東人當以朝廷之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之得公爲喜故謂是東人留公者未必然也程子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也終當以此說爲正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紮周公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疐矣又曰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子之言是也而何楷曰跋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疐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詩人畧假荒迫之狀爲喻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云者非以狼爲公比也亦通

毛詩日箋卷二

毛詩日箋卷三

勾吳　秦松齡　學

小雅

鹿鳴之什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傚

鄭氏曰視古示字也朱子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是以示民使不佻薄而君子所當則傚而曹氏嚴氏謂與視民如傷同義言嘉賓敎益於我皆有德之言其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此不欲改視爲示耳然終不若鄭氏之義爲當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子曰翩翩者鵻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勞苦在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詩意已盡而嚴氏謂鵻鳩性壹而孝今使人不暇孝養其父鵻鳩之不如此說本於蘇氏頗近穿鑿

將母來諗

鄭氏曰諗告也朱子曰以不獲養父母之情來告其君也非使人自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諸家多從之是矣而何楷曰將母來諗者言以己欲將母之情來告於其母也蓋父母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於私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按此說亦爲得情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毛氏曰行人也是即謂使臣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朱子曰使臣與其屬也是所謂征夫使臣亦在內也而嚴氏云每懷靡及征夫如此使臣可知則使臣在征夫之外矣詩意恐不然何楷曰文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正謂同時出使之人耳

周爰咨諏

毛氏曰忠信爲周鄭氏曰大夫出使驅馳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呂氏曰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用也後儒多解爲周徧之周固爲簡明但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曰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氏之說未可非也

常棣篇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勤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

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東坡詩曰周公與管蔡恨不苐三間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鄂不韡韡不鄭氏曰當作柎鄂足也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諸家從之是矣然古不與柎皆爲夫音華不注山不亦讀作夫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亦可以證鄭氏之說學者所當知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諸家解下二句俱蒙上文死喪之威而言而歐陽氏則曰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語氣似作兩事按本文威與裒下各以兄弟承接則分爲兩事亦得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何楷曰禽經云脊令友悌張華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此與舊解不同存之以備一說　何楷又曰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當相急於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此解急難二字最精當從

伐木丁丁

嚴氏曰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

有朋友之義焉愚謂丁丁止取其聲之相應耳不必言與人共伐也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于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此說得之

旣有肥羜以速諸父　旣有肥牡以速諸舅

諸家或以肥羜肥牡爲禮之隆殺何楷曰釃酒灑埽陳饋羜牡皆一時事互文以相通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疎之序也極是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鄧玄錫曰以速諸父舅而不來也寧其適然他有故而不來乎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自反深而望切矣按此解與舊說稍異然意甚肫切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嚴氏曰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已之辭也

天保篇

序云下報上也諸家皆言祝其君之福祿惟嚴氏曰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必本之以德曰孚曰
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
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歸美之
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
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愚按五章言貽爾多福
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明是以德爲福豈有德
極於羣黎百姓而反無一語歸本君身之理嚴氏之
說是也　何福不除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
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嚴氏曰言何等福不消受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顧炎武曰夫使機智日生而

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
采薇篇
序曰遣戍役先儒皆從之而近儒季本鄒忠胤何楷
謂是勞還之詩何楷曰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
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鄒忠胤曰序以采薇爲遣戍
夫楊柳依依則正薇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
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
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
適越而昔日至矣其說亦似有理但按先儒之說謂
一月三捷乃言將士之心自期一月間三戰而三捷

可昔我往矣一章乃設爲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以
見其勤勞之甚既體其情又勉以義可謂曲盡事理
後人不當以一時新奇之見輕廢舊說也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朱子曰旆旆飛揚貌嚴氏曰彼旟與旐皆旆旆然飛
揚軍容甚張也其說是矣而呂氏曰爲將者指其旟
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
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
人意而不舒也按建而不旆援據左傳而此解與下
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亦未可廢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朱子曰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
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
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
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二子之言亦
甚明白矣嚴氏獨以昔我往矣爲移師伐西戎謂采
薇言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之
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而
在道之時也推嚴氏之意止因黍稷方華鄭氏以爲
六月時自采薇爲二月以至六月不應在道太久故

斷以爲西伐時耳不知詩人之言難太拘泥黍稷方
華或是既至朔方所見亦不必定言在道也鄭氏曰
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亦此意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嚴氏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
也室家喜之按詩意喜南仲平玁狁而歸爲之敘景
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耳絕不似室家之言也嚴
氏以采蘩爲婦人之事謂是述其所見恐不然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何楷曰以杕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
何以堪卉木萋止復從杕杜而推廣之見萋萋不獨
一杕杜含悲更深此即舊說感時物之變耳而語意
益曲至
憂我父母
嚴氏曰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
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
我父母蓋謂父母憂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
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此皆意料之辭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
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呂氏曰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
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白華之什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
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何楷曰綏安也纏綿

周至以安嘉賓之心亦猶樛木之下垂而使其繫心
於我也俱得之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於天子是稱天子爲君
子也朱子謂是天子見諸侯稱諸侯爲君子詳全篇
之意終似下須其上之辭宜從鄭說　有譽處兮鄭
氏曰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嚴氏曰天子與之
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
宜其有譽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而張
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

可保也詩記取之二說俱可從

厭厭夜飲

嚴氏曰厭厭夜飲爲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以爲閒蘇以爲久其義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諸家於取喻或求之太過如蘇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語意雖妙恐非詩人本旨

彤弓篇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韍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韍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是已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鄭氏曰言謂王策命也孔氏曰藏之者藏之於家以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汝得此弓以歸尚其寶藏之

後儒之解與此不同然舊說終不可廢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羅願曰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此雖可食之菜然彼中阿沚陵有在者焉而未采蓋育之而使成也亦地之良者善養物君之仁者善養士故以爲能養育人材焉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

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侵鎬及方

孔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朱子曰鎬非鎬京之鎬亦未詳所在何楷曰下章先言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而後即繼之云來歸自鎬則鎬地必近大原古文鎬鄗通用荀子武王以鄗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鄗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酆鄗皆以鎬爲鄗若此詩之鎬乃鄗地也鄗本晉邑管仲對鄗邑之桼齊弦施伐晉取鄗公羊傳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鄗皆此鄗也漢光武即位

鄗南始分鄗爲二字名鄗邑縣今尚存尔名隸真定
府其地正與山西大原接壤在漢均屬恒山國其爲
此詩之鎬矣

至于大原

顧炎武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
以爲今大原陽曲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
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
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
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
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

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
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
大原之名耳計周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
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
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
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
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
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
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於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
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爲周之大原乎
愚按大原舊以爲今大原陽曲何氏之以鎬爲鄗亦
爲其近大原也今顧氏則謂周之大原爲今之平涼
其論極爲博辨俱存之以備參攷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
喜矣又多受賞賜也朱子以爲吉甫之私燕愚按此
詩全篇語意鄭重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
當如是鄭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芑朱子從毛氏以爲菜宜馬食諸家或以爲穀未知
孰是郝敬曰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
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
曠土闢而田野治矣此則以爲穀者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
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朱子
曰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衆之盛而進退
有節如下文所云也二說俱可從

克壯其猶

嚴氏曰或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爲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强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惟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按此論最有深識如趙充國之於金城亦可謂克壯其猶矣

車攻篇

蔡汝楠曰周公營雒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雒近

雒中乃兵車輻輳之地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雒以合中原正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幸雒蒐狩故詩人美而詠之　助我舉柴毛氏曰柴積也朱子曰說文作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先儒俱無異說而姚舜牧曰按虞書柴望秩于山川禮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柴者燔柴以祭天也巡狩至方岳亦燔柴以祭天專祭此方岳之神時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按此說頗有依據故存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李氏曰歐陽公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長公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效此詩而作也竊謂杜工部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蚤得此意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毛氏曰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其說是矣而嚴氏曰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强健而獲多也田車四語皆禱辭按

嚴氏之說于既伯既禱二既字有分曉亦可從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氏曰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之天子之所朱子曰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覺朱子語意尤妙

鴻鴈之什

鴻鴈篇

此詩諸家解多互異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

嗷嗷似指流民非使臣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謂也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玩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鄭以之子爲侯伯卿士與使臣之意畧同但其解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流民美使臣之辭不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嚴氏謂哲人亦指使臣爲得之嚴氏曰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嗷嗷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臣能撫卹賑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

我劬勞若使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

庭燎篇

此詩美宣王之勤政人主勵精於上羣工百執事莫不震動恪恭有夜半而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諸家或云宣王問夜或作詩人設爲問答之辭俱無不可特序有因以箴之之一言當因賢后脫簪之事而爲是說實則詩只是美宣王未必有箴之之意也

沔水篇

郝敬曰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嚴氏曰嗟我親疏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治平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此說本東萊呂氏而更覺簡明　莫肯念亂舊說謂莫肯念王室之亂於義亦通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嚴氏曰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

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　蘇氏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爲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按此章蘇氏之說最爲得情而諸家解末二句謂是諸侯來朝者心懷疑懼相與語之辭此太泥我友二字耳夫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詩人於卒章明言之不必定以爲諸侯相語之辭也

鶴鳴篇

何楷曰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彫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於他山之石也此說雖出於臆度然亦有理

有母之尸饔

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尸劬勞之事也嚴氏曰我有母在當主爲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二說俱可從

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遥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廟廊之人也所謂伊人乃于此而逍遥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按呂氏本於舊說而語意特爲曲至而嚴氏曰舊說以伊人逍遥爲賢者實來訪已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若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遥也願其來此爲嘉客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其言更有理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遯思

呂氏曰賢者舍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下二句乃與賢者決别之辭是以上二爾字爲責公侯下二爾字指賢者也而嚴氏曰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嚴氏以四爾字俱指賢者一章中文義歸一而惜賢者之去羨賢者之去又似體賢者之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

黄鳥黄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

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意其取意不在黄

鳥也嚴氏謂黄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於人乃作與黄鳥告别之辭恐非是

我行其野篇

愚按此詩之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婚姻之故相收卹也今既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家多言責其婚姻惡木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嚴氏曰爾之不我收卹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爲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於義亦通終不若朱子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

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秪以其新而異於故耳以此
見詩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

斯干篇

此詩歐陽氏謂考室而爲頌禱之辭是也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按呂氏之

解最爲明晰而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五章言其室嚴氏曰言其堂故曰升言其室故曰寧其說本於蘇氏亦可從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諸家皆言宮室之美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陰之廣如松之茂但四章五章方極狀其宮室之壯麗深廣而此章先言之嫌其太早王雪山曰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似爲稱之何楷又曰竹苞松茂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其云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為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

竹苞松茂也按此解如字更有著落

無羊篇

序曰宣王考牧也嚴氏曰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陳氏曰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於其牧成而考之是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按舊說以爾字爲呼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於義爲安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嚴氏曰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則不見其呞言來皆所以見其牢

之成也　以雌以雄鄭氏謂牧人搏禽獸以來歸歐陽氏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於義皆通終不若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詩記取之

毛詩日箋卷三

毛詩日箋卷四

勾吴　秦　松齡　學

節南山之什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不弔不卹也言不爲昊天所卹毛氏訓弔爲至非是諸家言之詳矣不宜空我師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其說是矣而嚴氏以空爲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也於義亦通不若舊說穩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按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其解極明暢當從而嚴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亦有理嚴氏曰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燎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必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誰秉國成諸家或以爲責幽王或以爲責師尹竊以爲責師尹者尤近情不自爲政即所謂弗躬弗親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嚴氏曰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舊說謂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嚴氏以既夷既懌爲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舊說不懲其心指尹氏而嚴氏謂指幽王舊說爲是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已者言其爲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其說似矣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搖動我如將不勝我謂迅疾也而歐陽氏謂是詩人之自我言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生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杌我惟恐不傾也朱子曰亦無所歸咎

之辭夫以我爲我特苗終覺未安後說是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爲長諸家不取是也歐陽氏謂正政古通用言國之政惡也王氏謂是邪正之正言今之正道何其危也二說俱可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愚謂詩人之意蓋言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意之患乎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朱子曰仳仳然之小人旣已有屋矣蔌蔌貧窶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李氏曰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此皆本註疏舊說也而歐陽氏曰彼仳仳之小人蔌蔌之貧窶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愚玩民今之無祿語意若謂嚮者尚足聊生也歐陽之解尤爲婉切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毛氏曰時是也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與朱子之解農隙之時不同然諸家多從之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鄒忠胤曰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旣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强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耳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於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郿塢之營焉而皇父實爲之倡其背公植私如此　姚舜牧曰卿士安得有三卿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三卿中附已者聚斂以益其富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朱子以爲黽勉從皇父之役乃承上二章而言而諸

家皆言賢者黽勉以從王事於義亦得

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蘇氏曰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傚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弗慮弗圖

諸家多指天言謂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降此酷虐蘇氏曰被災禍者無所歸咎之辭豐城朱氏曰姑爲怨天之辭以發端是也而李氏嚴氏則指幽王謂王不能恐懼修省以回天意亦通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鄭氏曰棘急也而何楷曰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荊棘動輒遭刺且有凶危也似比舊說爲優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諸家多從之是已而嚴氏曰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其說更覺婉切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舊說皆以先人爲文武歐陽氏曰既以先人爲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爲文武不應重復其言而無他義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李氏嚴氏亦以先人爲宣王二人爲文武言宣王能永懷文武之烈以致中興觀四章有無忝所生語則先人之爲宣王無疑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嚴氏謂刺幽王之黜其子最得詩意鄭氏以教誨爾子爲教誨萬民甚迂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幽王愚暗不曉民事至於握粟問人曰此粟何自而能成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謂愚

人云菽麥不分也李氏曰黍邑不食粟苟握粟以試之自何能食乎不能也二說俱覺牽強不若朱子曰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根上宜岸宜獄說來語意平穩按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古以粟問卜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提提毛氏以爲羣王氏以爲安朱子曰羣飛安閒之貌是兼取一義也　何楷曰歸飛二字興意在此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宜臼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何楷曰我之不得於親雖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於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所以得罪於親者其故安在乎遲回自審以探被放之由非謂自反果無缺也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故曰云如之何乃無聊賴之極而思欲補救之辭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非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朱子曰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此說是也長樂劉氏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辭意稍拙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舊說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所極也嚴氏曰蟬鳴於柳萑葦生於淵言物皆有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二說俱通而嚴氏取喻更切　孔氏曰於時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朱子云宜臼獨見棄逐如病傷之木憔悴而無枝不若諸家云幽王斥后放子內有蠱病而外無附枝也至鄭氏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則陋矣

伐木掎矣析薪杝矣

舊說謂伐木必掎其顛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不欲妄挫之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先儒俱從之而嚴氏曰掎釋文云從後牽也杝錢氏云以手離之木本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

以繩索牽絏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間之意尤切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此說本於鄭氏嚴氏曰爲人臣止于敬此讒人非止于敬徒爲王之邛病二說俱可從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焉字歐陽氏讀作煙後儒多從之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李氏曰蛇蛇安閒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爲大言也出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笙中之簧以悅人出其言曾無媿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

何人斯篇

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諭其暴迅或取鬼蜮以諭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之暴公故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

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亦不得而見也讒言陰中其實如此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傳曰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譖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歐陽氏謂蘇公自省內無所愧畏夫賢者被譖必反而自省歐陽之說是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李氏曰諭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

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歎已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祇所以攪亂我心耳辭意最妙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諭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亦通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語以爲愧恥非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譏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李氏曰古之論虛

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嚴氏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毛氏曰猗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方以爲大谷之風

觀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詩諸家大約有二說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一說也嚴氏曰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得終養也此一說也愚玩匪莪伊蒿語意乃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之辭後說是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罄竭則罍無資爲罍之恥猶子困窮則貽親之羞二說俱有理但序云刺幽王則從前說爲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云孝子行役觸目悲傷是也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小東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獨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嚴氏從之是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曾無休息耳嚴氏云不耐勞苦之公子亦復弊屨以履霜不必然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諸家之解多不同總不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極得西人驕横之狀姚舜牧曰西人

進益多受用大將物事不當物事看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歐陽氏曰言我譚人困于供億其取于地者既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嚴氏曰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乏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二句殊難解諸儒之說雖多未必是詩人之意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卹使我不得脩子道詩中雖無大夫祭祀之事然左傳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杜注謂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之說似有依據

我從事獨賢

黃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嚴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其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亦通

小明篇

篇曰小明者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了不關詩義也念彼共人諸家謂念彼隱居不仕之人此蓋泥序悔仕于亂世之語而爲是說耳實則詩中但有懷歸之情而絕無思隱之意也當從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蓋前三章之共人即後二章之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

憂矣憚我不暇何楷曰憚說文云忌難也身獨而事
衆是以心焉懷憂唯忌畏我之力量難支必至於日
不暇給也

楚茨篇

李氏曰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
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語及於刺幽
王楚茨之詩亦然也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四篇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
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
人退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于其

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
何爲我蓺黍稷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
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此
一說也後來諸家多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
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荊棘者此自昔何
爲之地乎乃我蓺黍稷之地也此又一說也黃氏曰
若如諸家以抽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
如其葉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
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
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按黃氏之言有理宜從舊

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于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
見于夏后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
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畎澮距川與匠
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
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
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爲井田之興其始于唐虞
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啟之以至
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以貢助徹皆本于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
什一之法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黃氏曰毛傳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
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王雪山謂
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
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
韻耳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之法如此蘇氏曰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諸家之說大約相類而嚴氏不從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之人取以食之也引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爲証亦通但玩此詩文義當從舊說爲是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専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攘其左右李氏云攘却其左右亦通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黃氏曰萬壽無疆晦庵以爲上祝下恐合依古注以爲民祝君也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此章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

瞻彼洛矣篇

郝敬曰各章首句凄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也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嚴氏曰君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

爲賜予之物今觀詩中無賜予諸侯之意不若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嚴氏曰上章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令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藴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

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二說俱可從

桑扈篇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曰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所以刺也若夫先王之時禮教素行如湛露宴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宴同姓如此則宴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頍弁篇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踈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遂作此詩因王不宴飲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其末章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謂死亡之無日相見之無幾苟今日有酒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諸家之說大約如此而

郝敬之解稍異頍近事情幷存之郝敬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親族踈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之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章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是矣而歐陽氏曰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其說亦有理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嚴氏曰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蓋後來之說益精矣

賓之初筵篇

李氏曰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爲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內朝爲得禮之賢

君暮爲淫佚之昏主此豈近于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畧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陽之說蓋此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曰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何楷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雖極善

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諸家或以爲失其性然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也李氏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頒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也長樂劉氏曰夏月

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上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頒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須大也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按此解頗得物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說詩之病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蘇氏曰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按此詩止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乃是衍説諸家過於傅會致本義不明惟呂氏之解最爲通暢呂氏曰一章戒王無疎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于應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洸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視宗族如髦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毛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錢氏則以爵爲酒爵嚴氏從之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此説亦通但舊註平順可從不當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

呂氏曰言民不知少長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此説本于毛鄭而更覺婉暢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諸家皆以上帝爲斥幽王蹈謂其躁動不常也理亦可通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警動之矣我無自暱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此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爲説也

黍苗篇

此詩鄭氏專以營謝言諸家多從之惟王氏嚴氏兼言平淮嚴氏曰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二章言營謝三章言平淮四章以下又總言之按營謝平淮皆南行之事而詩言我師我旅烈烈征師似兼言平淮矣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莪相類何楷曰按此詩雖彷彿與菁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

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二物各有所宜耳似未有貴賤之意至末章有扁斯石始喻妾之賤耳歐陽氏曰白華以爲菅白茅以爲束二物各有所施可以竝用如妻妾各有其職可以並居此說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黃氏曰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也諸家多取之然觀歐陽本義云彼英英然白雲者于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則其說已在前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寵褒姒故天下將亂也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故

欲王深思而自得之痛之至也鄒忠胤曰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爲巳之失意永訖發哉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嚴氏曰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于人上可乎其說是矣而何楷曰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按此解亦有思致

緜蠻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補傳曰頍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毛氏曰卒竟也鄭氏曰卒崔嵬也諸家多從鄭氏而何楷曰上章因石路險阻不前而歎山川之悠遠此章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故又歎其登歷何時而可盡也此從毛氏作竟字解可從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朱子曰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按前章云不皇朝是雖處勞苦之地而不忘君之意此云不皇出是致死于敵之意朱子之說爲長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猪首魚身有雨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

毛詩日箋卷四

毛詩日箋卷五

勾吳　秦　松齡　學

大雅

文王之什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朱子曰文王德盛如是故上帝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李氏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大眷祐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陳久也錫之甚久至于子孫皆受其福也按二家以陳錫屬之天乃從上章其命維新來最爲明白而鄭氏曰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嚴氏因之曰陳錫于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其說紆曲不必從然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是亦有所本矣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黄氏曰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于上下文語脈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

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脈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毫不紊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嚴氏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　朱子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是明明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是明明兼善惡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

維予侯興

毛氏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氏曰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惟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起之勢耳愚按侯之爲維在詩多然今在維予二字下恐不當又作維字訓也況從舊說足見當時人心之歸往且于牧野之時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之說　何楷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矢誓也牧誓篇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此詩所謂矢于牧野也

維予侯興以下誓衆之詞也予我也侯諸侯也牧誓篇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曰予侯者親之也興誓其起而聽誓命也亦通

會朝清明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朱子從之一說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其說本六韜諸家多從之者然不若舊說之正大

民之初生

何楷曰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周自后稷始基靖民以爲生之初其後居邠困于狄難生意槁矣至于太王自邠遷岐而民如槁得蘇是又一初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鄭氏曰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諸家多從之朱子則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二說當並存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蘇氏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詩補傳云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振動四予曰或以屬之文王或以屬之詩人於義俱通總不若呂氏之解爲精

呂氏曰虞芮質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嚴氏曰雲漢爲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按嚴說固善而歐蘇二公之言尤覺與作人之意關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蘇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孔氏曰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嚴氏以爲費辭乃從錢氏民取以供燎爲說曰柞棫瑟然密茂人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其說雖爲徑淨然舊說可從不當改也

思齊大任

詩美大任而曰齊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曰臨保其氣稟有自來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按此二句諸家之解多不同當以此說爲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舊說以爲文王作人之事而歐陽氏則曰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于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

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幼小爲之子而養成其德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矣按此解與首章之意相關亦可從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耆老也式用廓大也歐陽氏曰耆遲久也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此說諸家多從之是也朱子則曰耆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此說本之程子以耆爲至本有舊訓而改憎爲增終覺未安耳

萬時華曰前綿綿篇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皇矣篇意在敘王業盛大之由故詳在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大王王季爲緣起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詩補傳曰大王之始治岐也既謂之天作則民之遷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

天立厥配

諸家皆謂立其賢妃以配之而歐陽氏謂立其德之可配天者以爲君亦可從

帝作邦作對

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生明君也朱子曰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是也而諸家多謂生文王以配天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無論天立厥配未必言配天即上章果言配天而此章復言之不已贅乎

帝度其心

左傳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而嚴氏則謂度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度言天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似較舊說爲勝

克明克類

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此說最精何楷曰克明克類言其德之明著與大王相似也亦通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嚴氏曰此章言文王之心至公無私在于救民爲下文伐密張本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羨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

本與七章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意正同且下言對於天下爲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也郝敬曰誕先登于岸可以濟危可以拯人之危也

伊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此說極善猶令之言行師者不傷一草一木耳而嚴氏非之謂師行而布陣飲泉安得遽謂之擾則太拘矣

不長夏以革

鄭氏曰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朱子曰夏革未詳呂氏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强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按鄭說太費分疏不若呂說明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嚴氏曰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然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以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朱子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此本古說所宜遵從而蘇氏據莊子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爲樂名曰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鍾鼓之度以作辟廱之樂也何楷曰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廱者不足信也

下武維周

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而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此說雖有理然觀下文云世有哲王後章云繩其祖武恐只是後繼之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則其先人也嚴氏曰武王成王孚而爲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此解與朱傳不同然諸家多從之

文王有聲篇

序云繼伐也嚴氏曰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郝敬曰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於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

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嚴氏極非之謂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應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之說也愚按鄭箋雖若怪誕然列子史記亦有之其說從來已久且后稷之生苟非甚怪異無緣有寘之隘巷等事似以不由人道而生故棄之也

有相之道

嚴氏曰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是也即張子所云贊化育之一端也諸家或以爲神助或以爲盡人力之助似俱未盡其義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

嚴氏曰大田言既方既早鄭氏以方爲孚甲始生此

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爲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早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爲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爲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褎鄭氏以種爲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以前故爲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之後故爲生不雜也

以歸肇祀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朱子從之是也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末章爲配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呂氏曰四鍭既均泛言射者也而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朱子曰祈黃耇頌禱之辭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黃耇台背以下毛氏另爲一章而朱子合之皆以爲頌禱辭而呂氏從毛分章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從朱子總作頌禱非不順暢但覺呂氏之解意味尤深厚

高朗令終

嚴氏曰舊說以令終爲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只是始終如一之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諸家多以孝子指成王然此詩凡稱君子萬年皆所以祝成王今以孝子爲成王則上文君子二字又當屬周之先祖矣不若從朱子以爲主人之嗣子本之儀禮爲有依據永錫爾類毛氏以類爲善鄭氏以爲廣之以教道天下俱可從然觀下章言永錫祚胤卒之以從以孫子則所謂錫類者恐只就後嗣言之彭執中曰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繼之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此說是也

鳧鷖篇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皆臆說也

假樂篇

諸家皆以六句分章陳氏獨以四句分章嚴氏從之曰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按此解文義固順然從朱子以三章四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

則如舊分章亦無文意斷續之病自陳氏分章之後岷隱華谷東發諸公皆從之而近日季彭山何元子又改爲三章章八句矣各逞意見求勝前人此說經者之通病也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黄實夫曰言言語語者說者類曰于此而施政發令也余竊以爲不然蓋公劉之未遷也已有以得乎民之心既遷也復有以適乎民之欲是以公劉遷乎此而民樂從之如大王遷岐而民從之如歸市也故言言語語者以此見斯民歡樂之情笑語於此而非勉從也此喜色相告之意也按此解頗得情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遷豳之始終也嚴氏曰處新邑也愚按前五章所述者啟行相宅營度邑居落成宮室辨土宜制軍賦皆遷豳大事至於治居民之器用與衆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言之作詩輕重次第如此朱子之說是也

卷阿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篇中豈弟君子鄭氏謂指賢者朱子謂指成王畢竟朱子之說爲是如言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人臣所敢當乎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長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何楷曰鄭箋解伴奐爲縱弛之意王肅孫毓皆非之而孔氏爲申鄭意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愚謂孔說辨矣然召公實非教王以縱弛其曰俾爾彌爾性者微辭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酋一語若曰使王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可以長享此逸矣

民勞篇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曰此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嚴氏曰朱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季本云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以詩辭觀之大抵得之矣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楷曰可者見此時尚可他日將不及也曰小者幾幾不敢過望之辭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顧炎武曰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卹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板篇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謂此詩切責其僚友同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嚴氏從之是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嚴氏曰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

言論之間宜相和協爲爾之出話爲猶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僚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髦爾用憂謔謂已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　我言維服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不如嚴氏曰我所言乃可服行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李氏曰益者言其無求多也嚴氏曰攜而必從非别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

蕩之什

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顧炎武曰彊禦多懟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内而怨詛興乎下矣

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
孔氏疏釆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
可不慎哉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前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亾陪亾卿不明
爾德以亾背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
惡親近習長同類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顏師古
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反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
不知之也按班顏此解與毛鄭以下諸儒之說不同
然亦有理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朱子曰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此說最當鄭氏謂
是飲酒呼號之聲此泥上章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而
云然耳詩意未必然也

抑篇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孔氏以武公之為
諸侯不當厲王之世故謂武公追刺厲王呂氏非之
以為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
曰厲王之世武公為公子作是詩刺厲王因以自警
至老常誦之也此說庶幾得之李氏曰說此詩者多
立說自為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
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
也然則已亦當慎其威儀矣此詩數章當如此求之
不必分別也　夙興夜寐洒埽庭內黃氏曰庭內云
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庭內之
意乎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嚴氏曰此發
心學之奧而以鬼神言之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也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王氏曰童無角理譬
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無
是理也舊說武公以小子稱厲王不可從　借曰未

知亦聿既耄呂氏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
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愚按此詩朱子但以
為武公自警而作似覺辭義徑捷不費分疏且刺厲
王之意自於言外可見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嚴氏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
遂以為使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
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為
諸侯相攻矣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李氏曰歐陽氏曰民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執不思往就水以濯其煩也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相貫孟子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因論行仁遂引執熱以爲說然可以類推矣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之人固不可從而朱子取蘇氏之說謂君子因亂而退耕語意雖妙未必果是詩之本旨也嚴氏曰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于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此說本之李氏似較諸家爲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蘇氏曰聽言道路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按後說本之蘇氏諸家多從之蓋得古帝王遇災自責之意勝于前說也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何楷曰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自怨之極而爲無聊之思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

嚴氏曰始欲遯去既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言我之敬恭明神如是當不恨怒于我而今降此旱災則必有以致此矣蓋深所以自省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何楷曰詩人以四語發端其理甚精而意甚切乃統宣王及山甫俱包括於天生之内而言物各有則惟山甫能完其則故能子君以則觀後章言柔嘉維則是山甫之能自完其則也又言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山甫之能子君以則也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諸家皆云天生仲山甫以輔佐宣王中興之功是矣但於詩首四句不甚照應惟蘇氏曰天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得之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蘇氏曰此詩言仲山甫柔嘉令色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而陷于諂汲朱剛而近于狂仲山甫内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爲王者佐而當天下事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何楷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曰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按鄧何之説最精觀中庸末段引詩之意可見

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陳祥道曰衛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何楷曰淑旂綏章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簟茀錯衡以車言鉤膺鏤鍚以馬言鞹鞃淺幭又於車中別其軾言之鞗革金厄又於馬中別其轡言之

侯氏燕胥

鄭氏曰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燕呂氏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云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按此詩本言餞韓侯則侯氏自當專指韓侯鄭氏乃臆説也

韓侯娶妻

呂氏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韓侯娶妻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毛詩日箋卷五

鄭氏曰女無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汝先祖康公朱子解同之與舊説當並存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鄭氏及諸家皆以文人爲召虎之祖蓋以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也朱子以文人爲文王連下錫山土田謂既賜召虎以圭瓚秬鬯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也按下文言于周受命是使之受賜於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

賜者則朱子之說爲長也
匪紹匪遊
紹說文云糾緊也朱子從之爲是若鄭氏訓紹爲緩則與遊一意矣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陣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故曰師出以律
瞻仰昊天
李氏曰毛鄭皆以昊天爲斥王其說多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板板蕩之詩曰蕩蕩上帝皆是言天毛鄭

皆以爲言王經之說本不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子曰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不若蘇氏曰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語意直捷
譖始竟背
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奸惡予奪惟其口之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爲非宜其解甚當而歐陽氏非之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當樂其蠶織耳以休爲樂恐未必然
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惟王雪山曰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就上文潰潰回遹言之則以爲非佳語亦得　鄭氏曰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所訓字義雖不同亦不以爲佳語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何楷曰富祿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申前天降罪罟二

章而言孔氏曰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氏曰言今之疚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毛詩日箋卷五

毛詩日箋卷六

句吴 秦松齡 學

周頌

清廟之什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者此朱子初說詩記𥝤之者也言此詩即左傳何以卹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者但何轉爲假卹訛爲溢耳此朱子後說載於詩傳者也何楷曰若如此說則是望天與文王之有以卹我於上下文不甚浹洽當從前說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朱子曰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以錫福屬之諸侯終覺未安不如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以錫福屬之文武得告助祭諸侯之體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此詩諸家之解互有得失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得之

黄氏曰朱子以彼徂矣岐四字爲句雖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黄氏曰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爲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菴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我將篇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　嚴氏以既右饗之亦屬天不可從

立我烝民

立毛氏但以爲如字孔氏以爲存立我衆民之命是

也鄭氏則以立爲粒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義並通

臣工之什

噫嘻篇

李氏曰噫嘻之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十千維耦胡一桂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朱子曰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後又載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與前傳稍異細玩之則後說爲有味也錢天錫曰爲勝國之遺易起猜疾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是也

豐年篇

序曰秋冬報也王氏曰祭上帝也陳所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爲長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毛氏解潛爲椮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王氏以爲潛藏之潛朱子詩傳兩存之鄧元錫曰猗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故足樂也於以祭受福矣柴而涔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按此說最有理應從王氏以爲潛藏之潛也

雝篇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嚴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呂氏從之按詩中烈考文母相配而言文母是太姒則烈考應是文王也　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右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受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致哉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

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太姒焉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于純嘏
朱子以爲諸侯來助祭致此多福皆歸德于諸侯之
辭而李氏曰思皇多祜是天子享其福也又言光大
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
臣皆受福也此說更善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淫大也王氏曰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
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朱子從之嚴氏曰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淫之
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
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于公也此說本於什方張
氏似勝前說
閔予小子之什
念兹皇祖陟降庭止
毛氏曰庭直也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
而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
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
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愚按文王之詩曰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夫言陟降必有所在遠而言帝左右
近而言庭皆謂所在也當從朱子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以皇考以保明其身
何楷曰紹庭二句與陟降庭止義同紹說文云繼也
謂往來不絕也言自今以往其庶幾我昭考之靈往
來不絕於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在我家
止息未嘗少離于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
陷于危啟我之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也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二語諸家之解互有異同惟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

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語意徑捷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
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
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
酌篇
諸家多以酌即是勺爲成王之樂而朱子嚴氏謂是
頌武王之詩以篇中言武王之功也然以成王之樂
而推本於武王之功何害況詩云載用有嗣明屬成
王乎故不若從舊說爲有依據也遵養時晦或以屬

文王或以屬武王於義俱通終不若言屬文王者爲確切也至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則定言武王無可疑者黄氏曰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晦用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也

桓篇

何楷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於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毛氏曰裒聚也鄭氏曰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翕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裒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

魯頌

駉篇

李氏曰此詩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又曰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

振振鷺鷺于下

毛氏曰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翱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爲舞者所持之鷺羽按鷺羽或燕羣臣時所用然不若從舊說爲安

薄采其芹

李氏曰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詩言采芹采藻采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李氏曰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國人從之多宜矣

實始翦商

顧炎武曰大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

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此皆詩人祝望之辭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也

商頌

置我鞉鼓

黃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於未祭之先以此求神於陽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鄒忠胤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烈祖鄭氏以為成湯歐陽氏以為大戊以為成湯者以那之詩衎我烈祖為成祖也以為大戊者以序言祀中宗也以烈祖為成湯則下言及爾斯所為及中宗之世以烈祖為中宗則下言及爾斯所為及當時主祭之君二說俱通但烈祖之稱亦見那詩則此亦以為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於祖宗之錫福於義當然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顧炎武曰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于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鳦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孔氏曰湯受天命所以不致危殆者在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而諸家或以為武丁之孫子李氏非之曰豈有頌高宗之詩而無一語以及高宗乎嚴氏亦曰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按二家之言甚當宜從孔氏

湯降不遲

鄭氏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諸家多從之然頗費解說不若朱子云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也

為下國駿厖

毛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則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而慶源輔氏勉齋黃氏証成其說謂上章云爲下國綴旒斿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駿厖亦斿也謂其負載下國之任也其辭甚辨然馬豈所以比先祖終不若從古注爲安也

實維阿衡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氏曰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按此說本王氏

毛詩日箋卷六

詩觸

〔清〕賀貽孫 撰

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咸豐二年敕書樓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二毫米寬二五二毫米

咸豐二年新鐫

永新賀子翼先生著

詩經觸義

勑書樓藏板

詩觸序

禾川族子翼先生等身著述嘉惠士林史論出識者擬之蘇氏激書出論者比之莊子詩騷筏出推為風雅功臣詩古文出上匹唐宋大家惟易觸詩觸未經梓行藏弆其家五六世矣人第見其熟於史邃於子沉浸醲郁於古作者而不知根柢經學之如此深厚也抑學人覩指知歸縱或讀其書徵其胸有經術而

究以未窺全豹為歎然也恢於先生二書渴望已久偶從友人借得易觸鈔本而詩觸仍未之見去冬約九茂才郵寄是書見贈蓋近年募貲族姻所刊者大約自抒所得以古序首句為主至首句以下續增之文暨朱子傳註則舍其疵纇採其醇正融會貫通發前人所未發而歸本於思無邪之旨夫詩教温柔敦厚入人最易感人獨深其中寓勸懲正得失動天地

格鬼神有不期然而然者所以聖人雅言標詩為首其指示學古之益亦惟詩不厭再三西河親炙敖恩篤信功深特以起予稱之故說詩莫古於序焉迨漢儒推而衍之有工有拙至朱子作集傳遂與序說判然為二由是遵朱者駁序遵序者駁朱數百年中竟無定論得先生紬繹其義引伸其詞咀嚼其精華流連其音節不假穿鑿傳會而研之有餘味含之有餘

詩觸序　二

思其謂古序發端一語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奧後毛衛輩彙述所聞續綴而附益之與序旨離合各半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盖本蘇子由程大昌諸家之說斷之以己意而徵文考義務求其是也其謂朱子疑續序並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淫奔多夫詩意若其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政可互相發明陰為古序功臣而不自覺斯又虛心

涵泳維持風化折衷至當門戶之見胥捐也乎情詞理蘊奧自出低徊唱嘆心口了然其裨益於學者厥功非小設令執經杏壇與西河質疑辨難尚論一堂未必不在可與言詩之列乎豐城瘞劍光徹斗牛中衢置樽過者斟酌其與易觸並傳於世也必矣

咸豐四年甲寅仲秋琴水族後學攸謹識

詩觸序　三

此書　四庫全書提要存目作四卷為江西巡撫採進本此作六卷爲蜀姪鳴盛重編刻不據鳴盛跋此書成昌醑而未付梓至咸豐二年始刊行之卷數分并宜與四庫不同也至其書之得失提要已詳言之茲不贅錄　丁酉二月花朝日蘆廬主人識

跋

高伯祖子翼公生當明季鼎革之際隱伏不出一意以著述自娛其已付梓者則有文業激書制藝詩騷二筏歲久缺壞親見陶臣曾補輯一二俾得完善惟詩觸易觸典故掌錄及各詩稿更梨未登存者皆已不無剝蝕幸伯祖牧雨公於館課餘暇手自繕寫以垂來茲嗣吾家文運寖衰先人手澤飄零殆盡故各稿幾經散佚先子章順公每深痛恨不惜重貲購求重行抄錄擬事剞劂有志未逮臨終猶睠睠以此為屬盛竊念家無餘蓄庭訓雖殷終恐孤望咸辛亥棘闈試歸復承鄉先生諄督始偕弟咸衆孰泉募貲計歛若干旋將詩觸易觸開雕不數月而二書成嗟乎我祖精靈日在人間向使無伯祖心切繼繩則遺編斷殘安知不盡飽蠹魚且使無先子力收流亡則遺文棄置安知不徒供覆瓿以是知珍惜保護間世而有人者何莫非我祖之靈默為啟迪也是刻也傳與不傳尚未可知而揆諸我祖一生經學心力庶幾不負即質諸伯祖與先子守先待後之隱衷亦庶幾無憾諸君子實有太造焉余小子何力之有

太清咸豐二年壬子季春之吉

六世姪孫鳴盛絢九謹跋

水田居詩觸凡例

○一是編雖從序說然以古序發端一語為正自發端一語外皆漢儒續增原非古序蓋毛衛輩所得於師說者與序旨離合各半毛傳鄭箋亦遞有得失余故斟酌從之其說詳於南陔六詩論中

○一考亭疑毛鄭并疑古序故國風所指滛奔多失詩意若其所訓雅頌圓轉不滯優於毛鄭雖時與序意相背然政可互相發明考亭固陰為古序功臣而不自覺每為拈出

○一四始正變并十五國風小弁南陔六詩思無邪各為論以發詩人之志又於本詩之首各述古序一語每為闡發序旨蓋序旨既明詩意自透猶閱文者必揆題義也至所箋釋則斟酌毛朱標以已見雖管窺蠡測取笑大方然不敢勦襲時解附會他家

○一考覈禽魚草木及諸名物必稽於孔疏大全爾雅稗雅本草字彙諸書具錄於本詩之後與所箋釋低書一格以示採擇雖無關詩旨但備博覽而已

○一葩經自有專門名家貽孫家世治易此非其童習也偶為兒子說詩以為可與漢唐以後詩人觸類旁通故名曰詩觸若謂會心解頤則吾豈敢

禾川賀貽孫子翼父書於厚溪草堂

國風論一

夫三百篇之詩皆樂章也古之為詩者聲以依永歌以永言律以和聲而樂作焉今論詩者皆曰詩之為樂不過雅頌二南而已其十三國之詩多出民間里巷閨幃之言是謂徒詩不可以入樂也是不然古人作詩不可入樂則不作也夫十三國之詩雖出民間之言而豈皆民間之用哉採之諸侯則諸侯用之矣獻之天子則天子用之矣凡民間之言有似詩而非詩者皆不可以入

樂以其所用者小也其類有六一曰歌擊壤之歌所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人之歌所謂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之類是也一曰謠春秋時童謠所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之類是也一曰謳宋城者謳所云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之類是也一曰誦魯人之誦曰鞞之麛裘投之無郵章甫衮衣惠我無私鄭人之誦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晉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之類是也一曰語韓非所引里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左傳所引里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類是也一曰諺蘇秦所引里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孟子所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之類是也歌也謠也謳也誦也有音而無樂調於肉而不調於絲與竹如今吳楚間山歌湖歌新月掛枝之辭而已語也諺也有聲而無音如今父老晴雨農桑

之語而已若是者似詩而非詩也其似詩而非詩者廉肉豐殺與樂歌不相合也獨至於詩則其用有大焉者矣必聲成文而後謂之音諧於金石絲竹協於干戚羽旄而後謂之樂其廉肉豐殺必有不期合而合者而後大師採焉而後工歌焉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雅頌二南與十三國之風是時周樂皆在於魯故季札聘魯請而觀之使徒詩而不可以入樂則何以皆謂之周樂既非周樂矣魯安得而備之魯之工安得而歌之

哉故夫詩之為樂猶漢魏之樂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也特其所用異宜雅頌用之朝廷祭祀燕享國風兼用之燕享房中至於民間之樂間亦有之樂有大小而其不能無詩一也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歌者在上貴人聲也笙歌作於堂下雖民間之樂未嘗異也彼楚辭九歌巫覡之辭耳然猶曰五音紛兮繁會則是巫覡已有樂矣曰疏緩節兮安歌傳芭兮代舞則是巫覡之樂亦以歌舞合奏矣又何疑於里巷閨幃之詩哉昔

者師乙謂子貢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使徒詩不可以入樂則將與村歌童謠輿人之誦役者之謳等耳何人不可以歌而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之哉

論二

蓋嘗論之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詩之為樂者不可與言樂知詩之為經而不知詩之為詩者不可與言經知有言之詩而不知無言之詩者不可與言詩故夫季札在魯之所觀與夫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者詩也而即樂也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詩之為詩而有言之詩所以為無言之詩也今觀三百篇中或遠言之而近或微言之而彰或曲言之而直或淺言之而深或在彼言之而在此所謂遠言之微言之曲言之淺言之在彼言之者有言之言也遠而近微而彰曲而直淺而深在彼言之而在此則非有言之言而無言之言也無邪一語何以為全詩之蔽切磋琢磨何以發貧富之論素以為絢何以觸禮後之

旨彼其解悟蓋已在於訓說之外者矣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而獨以可與言詩稱子夏子貢蓋以不善學詩者以有言之詩為言以有言之詩為言則必至於無以言善學詩者以無言之詩為言以無言之詩為言然後謂之可與言非謂其可與言乃謂其可與無言也惟其無言故言不可勝窮矣故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以無言之言為言此天下之至辨者也何專對之不能哉孔子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

孟子之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所謂志者在未有詩之先也迨既有詩之後則不謂之詩而謂之文與辭矣吾取詩人之文與辭與志而相遭於未有詩之天取吾之志與詩人之志而各相遭於無言之天如琴瑟之音不生於絲不生於桐不生於手如簫管之韻不在於竹不在於唇不在於空此無言之詩所以環應萬變而不窮也以無言之詩合於無聲之樂而詩之所以為樂詩之所以為詩風之所

以為風者皆在是矣今夫風蓬蓬而起不知其來不知其止而天籟之音作焉使徒於山林之隈崖大木百圍之竅穴而求所為似鼻似臼者而曰風也風豈在是哉知風之所以為風而雅之所以為雅頌之所以為頌者夫亦愈可相推而論矣

論三

變風雖多刺諷之詩然皆當時王澤未亡憫時憂國忠愛之情不能自已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殆謂此也其後王澤漸衰忠愛漸泯不獨巡狩禮廢大師不復採詩而天下人心亦久與風化相忘無復庶人謗商旅議之舊故曰王迹熄而詩亡非僅雅亡也風亦漸亡矣非僅正風亡也變風亦漸亡矣朱文公疑小序所云刺詩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害溫柔敦厚之旨遂盡坐以淫奔如將仲子刺莊公也而疑踰牆為私約子衿刺學校廢也而疑佻達為風情有女同車刺忽也而疑舜華為妖冶諸如此類不可勝舉文公之意蓋以

鄭衛之詩所謂桑間濮上淫聲也夫子嘗謂鄭聲淫矣但所謂鄭聲淫者謂其聲音淫濫如江河之水泛泛然無所底止故曰鄭聲好濫淫志非謂鄭衛諸詩所言皆男女淫奔之事也且文公既慮輕浮險薄之足以害教而不思男女淫奔之足以亂俗是猶醫者惡鉤吻之傷人而欲易以烏喙也可乎哉至於有狐氓虫諸篇明明刺淫而文公以為此淫人自為也文公之意始終以刺之一語為輕浮險薄云爾則夫風人之作固已蘊藉深

厚初未嘗斥言淫者為何人但使聞之者足以戒而言之者無罪夫何輕浮險薄之有若必謂淫人自為之也嗟乎宣淫何事也雖穢如宣姜文姜夏姬未有自言其穢即今平康勾欄之曲亦未必其人自為之也藉令有之刪詩之聖人胡存此以辱風雅也哉且夫國之有風葢為美刺而作也今二南正風之詩固有不言文王后妃者矣而序曰此美文王后妃也文公既從而信之矣變風諸詩所謂牆茨鶉奔之類序曰此刺淫也文公又

從而信之矣一小序也以為美則信之以為刺則疑之一刺淫也在牆茨鶉奔諸詩痛責深詆明示人以防維者則信之在有狐氓蚩諸篇委曲諷諭嘿動人以媿恥者則疑之然則文公之疑序固不勝其信者之多也又況後人中無所見而徒以文公之疑且信者從而疑之信之非惟無以服毛氏之心抑且無以發文公之意矣

論四

且文公所疑小序之說為以下刺上輕浮險薄有傷溫柔敦厚之旨者是文公猶未深於刺之義也夫文公知刺之為刺矣抑知不刺之為刺哉以不刺為刺者主文而譎諫言微而旨遠彼之所謂輕浮險薄者我之所謂溫柔敦厚也姑置雅頌而言風風之中有刺今人者不刺今人而美古人如大車刺周大夫也但言昔之大夫威能止奔而已羔裘刺朝也但言昔之君子舍命不渝而已有刺此人者不刺此人而美他人如伐檀刺貪也言不素飧者之不貪而貪者可勿問矣雞鳴刺不悅德

也言雜珮以贈者之悅德而不悅德者可勿問也刺亂者不刺亂而言致亂之形如清人刺鄭文公也則舍文公而嘆軍士之逍遥謂軍士之逍遥文公為之也刺致亂者亦不刺致亂而刺所亂之人如叔于田刺鄭武公也則舍武公而誇叔段之服馬飲酒謂叔段之服馬飲酒武公驕之也楊之水刺晉昭侯也則舍昭侯而羨桓叔之素衣朱襮謂桓叔之素衣朱襮昭侯成之也君子偕老刺宣姜也但侈其衣服容貌而已猗嗟刺魯桓也

但盛稱其技藝威儀而已荒者不自媿其荒也還令盧令之刺荒但述其馳驅交譽之詞而荒者媿矣淫者不自恥其淫也桑中溱洧之刺淫但述其男女相悅之樂而淫者恥矣簡兮但自譽而已考槃但自寬而已而棄賢之失已彰矣君子于役室家自道其思而已雄雉婦人自述其懷而已而勞役之怨已見矣至於牆茨蝃蝀則諱其人而指其事有狐氓蚩則諱其人而誌其言或其人有不能諱者則指其人之地以醜之新臺株林是

也或其事有所不得諱者則疑其事之迹以諷之敝笱載驅是也凡若此類指固不勝屈也蓋古之君子不忍絕人於善而又不能遽禁其不善是故教化之所不能及則刑賞以勵之刑賞之所不能勵則廉恥以防之廉恥之所不能防則是非以明之是非之所不能明則諷諫以動之微其詞隱其旨吐而若茹惜而若恨鷙而若疑使他人見之聞之不知其為誰而夫人見之聞之與後之類夫人者見之聞之則泚然汗下跼蹐屛營而不能自容非温柔敦厚之至其孰能之哉故有同一詩而歌於前為美歌於後為刺者矣范曄曰康王晏朝關雎刺之大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之為義非一端而已也今夫譏嫫母之醜者不如譽西施之美於嫫母之前也詆宿瘤之惡者又不如陳嫫母之惡於宿瘤之前也嫫母不自憎其醜吾亦不言其醜也但以鑑示之而嫫母動心矣宿瘤不知已之似嫫母吾亦不言其似嫫母也但指嫫母之啚以示之而宿瘤動心矣明乎此

義而後知大師之所陳工歌之所戒矇瞍之所誦莫非以不刺為刺者然則三百篇皆可為刺詩而實未嘗刺也自刺之義不明而後之為詩者遂詈然怒罵矣夫以怒罵為刺是猶以諂諛為美此今人所謂美刺而非古人所謂美刺也我知文公所指為輕浮險薄者在彼不在此也

周南召南論

風何以有南也南音和平故先王取則焉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胥鼓南南之為音所從來者遠矣而舜亦有南風之詩故曰舜歌南風而天下治紂為北鄙之樂而國亡北者敗也南為生長之音解慍阜財皆以是焉周召之詩其亦由此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先儒所謂化自北而南者非與曰彼所言者王化也非王化遠及安能和平長養播為南風哉文王之時化既南

暨樂又南音是以謂之南也若夫周南召南則序與朱註固言之矣序之言曰周南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召南諸侯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而朱註則又曰言文王之德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也言諸侯被文王之化則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也然有疑焉周南既為文王之詩矣當文王時固方伯也周公安得主內治而有王者之風武王克殷始封召公於燕而食邑於召安得當文王時遽長諸侯而使南國皆被文王之

化哉不知詩之有風蓋因其時與地而言之爾彼二南之樂固有作於文王未王之先亦有作於文王既王之後者矣吾請更為之說曰採周南之詩者在周公輔成王主內治之時以其為文王而作也則繫之周公採召南之詩者在召公分陝佐天子為方伯長諸侯於召邑之時以昔之諸侯被文王之化而作也則繫之召公取吾之說合於序註之說則周南召南之義可以洞然矣

詩觸卷一

周南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古序也或出國史所藏或為子夏所記皆不可辨下文所綴則漢儒毛衛輩

所得師說而續成之者耳今止存此一句以見古序之義餘皆不錄以下諸篇倣此○稗雅云雎鳩雕類江東呼為鶚摯而有別生不再匹習水常在河洲之上為傳郯子曰雎鳩氐司馬以其摯而有別故為司馬此雎鳩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鷞鳩氏司寇大鵰之鳩是也鶻鳩氏司事鷽鳩也卽班鳩小宛之鳴鳩與坻食桑葚者是也祝鳩氏司徒鵻也性孝生教民為司徒四牡嘉魚之鵻是也五鳩鳩民者也而備見於詩荇菜接余也一曰鳧葵根生水中莖如釵股其花黃取其柔順芳潔可薦宗廟也○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兼詩與樂言之也惟詩不淫不傷故其樂亦不淫不傷也樂不可得而聞矣獨有其詩在焉然說詩者亦論其大意而已如必指何首為不淫何者為不傷則失作者之意矣毛鄭本續序謂大姒為文王求賢妾嬪也夫樛木小星后德已深何求不得而勞寤寐至於琴瑟鐘鼓

則不倫甚矣故小序但云此后妃之德也而宋儒曰關雎者宮人所作寤寐反側以致其思然未至於悲怨則不傷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然未至於沉湎則不淫也由此觀之為是詩者不過宮中之人既見后妃傾心向化故以窈窕淑女反覆咏嘆謂如此有德之人得之不易追思未得為君子好逑之時卽寤寐中安能求而得之今既得矣驚喜愛重無可彷彿惟有寫之琴瑟鐘鼓而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此四句乃詩中波瀾無此四句則不獨全詩平疊直敘無復曲折抑且音節短促急弦緊調何以被諸管弦乎忽於窈窕淑女前後四疊之間揷此四句遂覺滿篇悠衍生動矣此卽後人所謂詩中活句也豈真有求后妃不得之事哉大率房中之樂稱頌淑德難以形容祇自述其平日愛戴思慕難得而幸得之狀則淑女之淑大端可見若夫琴瑟鐘鼓則固房中之樂所必備者不必深求之可也○朱註固

有優於毛鄭者如毛傳云窈窕幽閒也朱云窈窕者幽閒靜貞之意蓋淑字無所不包言后妃之淑猶言文王之德之純謂之純則仁敬孝慈信皆在焉謂之淑則幽閒貞靜皆在焉以為幽閒則淺以為幽閒靜貞之意則深謂非僅幽閒靜貞所能盡也左右流之鄭箋云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謂三夫人九嬪以下也覺意味索然朱云左右言無方也謂采擇非一端烹煮非一事也語遂圓動矣○關雎所以美后妃也然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漢儒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皇帝紀論曰康王晏朝關雎作諷後之疑小序與毛傳者以此為辨端不知古序一也所謂齊魯韓三家不過訓詁箋釋各有異同耳豈能於古序外別為說哉卽如此詩所謂刺者諷者非諷文王大姒乃以諷夫能為文王大姒者也如女曰雞鳴而序曰刺不說德也大車檻檻序曰刺周大夫也後世有不能法古者

則詩人陳古詩以諷之故程大昌曰所謂周道闕而關雎作者蓋以奏樂謂之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周道既闕后妃之教衰故奏此詩以諷刺之乃知古序云后妃之德毛傳以為美魯齊韓三家以為刺其實一也○按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窈窕以尋壑謝靈運詩亦云窈窕究天人宇義云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蓋指其居與地之深邃非凡人見聞想像之所及也卽此便有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深閨似水室邇人遐之象不言幽閒貞靜而幽閒貞靜之意自見此其所以為淑女此其所以費人寤寐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黃鳥卽黃鸝一名鶬鶊一名黃栗留○此絺綌既成而賦其事也首章追敘初夏葛盛此時尚未刈也但以黃鳥飛鳴小景點綴自爾風致溢知次章方言治葛是刈是濩非必身親刈之濩之也但述其艱難而已知其為之難則服之自不厭矣服之無斁一語澹樸真至其味無窮南軒所謂誦服之無斁之句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有以哉○三章則葛成矣忽將澣污歸寧映帶生情事愈樸而愈真詞愈雅而愈厚○歸寧者古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若父母亡則義不可歸矣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卷耳卽葈耳一名枲耳白花細莖叢生葉如鼠耳結子如婦人耳璫一曰耳璫草兕野牛一角○說詩之家拘文牽義莫甚於此篇謂以后妃之尊手持竹器親采蒼耳已不經矣又況乘馬命僕登山飲酒或岡或砠倏罍倏觥人馬俱疲遊宴方休此豈俗婦人稍知自好者所不為而謂開國聖母為之乎此詩不過宮中之人以后妃思念君子之誠曲為摹擬無端而采無端而置無端而登山無端而飲酒無端而馬病無端而僕痡皆必無之事憑空設想旣言欲采卷耳矣復言置彼周行則是原未嘗采也懷人而已原未嘗采抑何從置聊從嗟我懷人者想像之馬爾欲陟山以遠望而我馬虺隤我馬玄黃則高岡崔嵬不可陟也旣而酌罍觥馬則原未陟高岡原未陟崔嵬也夫待酌罍而後不永懷其為永懷之日多矣待酌觥而後不永傷其為永傷之日多矣曰永懷則是未嘗酌罍曰永傷則是未嘗酌觥也聊從其永懷永傷者想像之馬耳欲陟砠而馬病僕痡砠不可陟也旣而無可如何吁馬而已則是馬原未嘗陟砠也木嘗陟砠則是馬未嘗病僕未嘗痡也聊從其云何吁者想像之馬爾然則所謂陟山者猶泉水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耳彼泉水豈必果出遊哉所謂酌罍酌觥猶柏舟所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耳彼柏舟豈必真飲酒哉漢人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蓋以香草譽其夫耳必如今人所言卷耳則真採蕪矣又云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飡飯皆愁思無聊不情不緒之語

必如今人所言陟岡則眞游洛矣如今人所言酌觥則眞加飯矣古今豈有如是迂騃詩人哉大率房中之樂無所不具以為君子不在宮人作此樂章代為抒寫可也以為宮中原有此樂而宮人奏於后妃思念之時以寫憂傷無不可也朱子托言二字深得詩趣若從訓詁所云后妃自作此詩於拘羑巡狩之日登此不遂又復登彼以此說詩其不見誚於孟氏也幾希○云何吁矣四字凡兩折與首章嗟字暗相呼應鄭康成云我將云何吁其憂矣稍得之時解云如何其吁則味短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木下曲曰樛木藟葛類一名巨瓜蔓延木上又云千歲藟子益以樛木下垂以引葛藟興后妃逮下以迎福履也○后妃以不妬為德此嫡御意中語非所敢言也故脉脉以樂只二字咏之寔之婦人感恩無可報稱頻祝福履此常態也○纍但繫之而已荒則偏覆縈則盤旋矣綏但安之而已將則助佑成則盛滿矣其感彌深其祝彌大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螽蝗屬江東呼為蚱蜢長角長股五月中以股腹相切作聲詩曰五月斯螽動股一生九十九子鄭箋云螽斯蚣蝑也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樛木之篇三祝福履至螽斯則無所用祝也但見為宜然而已蓋感激祝頌之意至此愈深矣其立言之妙全在不露正意○詵詵始集也薨薨飛而有聲揖揖則斂羽而復聚矣詵詵揖揖和在於形者易見薨薨和在於聲者難知此風人觀物之微也鍾伯敬曰詵詵薨薨揖揖非和也能為詵詵薨薨揖揖則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要知詵詵薨薨揖揖羣也物群則爭羣而和則眞和也和者生理生氣也此子孫衆多為感應必然之理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序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桃三歲而花桃少則花盛實大則葉茂故以少桃為興蕡實謂大實也○毛氏所謂婚姻以時者以二十而婚二十而嫁而言詩但以桃夭起興非婚於仲春桃花之時也○宜者相安之意為婦之道但求相安而已宋儒謂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然則相安亦難言哉其妙在於無一語及后妃而以為后妃之所致也此等詩非讀小序不知其妙然唐人頌美多如此類但唐人自為序故讀者易見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序曰兔罝后妃之化也○註謂丁丁椓杙聲杙即撅也繫撅於地張罝於上也見兔罝之獵人而謂其可為干城聞椓撅之聲而知其為赳赳武夫古人心眼特異如此然皆從肅肅而生肅肅敬也罝兔鄙事而能敬則其人之賢可見矣晉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即此意也陸佃曰椓之丁丁以有所聞施於中逵以有所見施於中林則無所聞無所見於此焉肅則好德之至也數語得之○好仇即好逑謂耦敵也怨耦曰仇借用耳罝兔野人而為公侯耦敵奇矣腹心尤奇腹心謂其神情與公侯相合也萬茂先曰古人出則疏附后先處則安於農桑狩獵各循其分無容心也非曰有才不用而小試於兔罝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見之以為可為干城好仇腹心耳平平叙述而樸樕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

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芣苢車前也一名馬舃以其生牛馬跡中也能療孕婦產難及令人有子故續序以為樂有子也毛傳曰車前宜懷衽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袺執衽也襭扱衽也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以衣襟貯之也自采至襭益其多寡之序如此○懷衽宜男之物婦人采之何為采者不言其故作者亦不能代言其美但見一團和藹之氣溢於言外故序云后妃之美也婦人自樂有子此何與於后妃政在閑冷之中想出大和景象如一幅遊春圖淡淡數筆而已○萬茂先曰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政在其不知處妙知則淺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木上竦無枝曰喬楚薪屬蔞即蒿蔞蒿屬也葉似艾白色江東人采以羹魚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木高竦故不可蔭女貞潔故不可求此首二句取比之意也然終不言其何以不可求但以漢廣江永咏嘆留連而已漢廣江永猶曰隔面千里不得相見云爾漢何嘗廣江何嘗

永漢有游女而不可求遂見為廣見為永耳使可求馬誰謂河廣一葦渡之矣屈子涉江篇云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非郢路真遠江夏真不可涉也在屈子無聊中見為不可涉耳全不露貞潔之意而貞潔之意已在言外漢廣漢字與漢有游女漢字映帶相生無迹可尋情致妙絕漢人詩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即此意也古詩妙境如珠絲馬跡草蛇灰線若斷若續若離若合此類是也若從今人所謂女貞不可求猶漢廣不可泳求女須用媒的猶涉漢必用舟楫種種癡話不但與喬木句重複且意味淺薄無復風人低徊流連之致矣○楚薪之翹翹者蔞草中之翹翹者鄭箋云翹翹者衆也以喻衆女高潔吾欲取其尤高潔者也此解得之蓋漢女惟不可求此乃我所欲求也故即以之子于歸接之此時求且不可安得便言于歸憑空結想妙甚妙甚至於願秣其馬則其說慕至

矣却不更添一語但再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以見其求之之誠且難而已蓋漢廣四句乃深情流連之語非絕望之語也言秣其馬鄭箋云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而歐陽永叔云此即願為執鞭亦所欣慕之意二解俱妙但總勿認真若從今人所云既不可求庶幾秣馬得近之則纖艷大甚如晚唐人詩云自憐輸廐吏遺燬在香韉反堪嘔穢矣○邦內之女久被王化故桃夭之言于歸則曰宜其家人南國人民初潛舊染故漢廣之言于歸但至於不可求而已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防以捍水穹然如墳曰墳薪之枝曰條幹曰枚既伐而復生則曰肄魴即青魴以其廣方故曰魴○其厚褊故曰鯿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伐條矣忽而伐肄則已踰年矣婦人採薪感時興慨蓋嘆君子行役之久非自憫其勞也惄思也饑而思食故毛傳訓之曰饑意未見君子供紂役也既見則役畢矣不我遐棄蓋懼政暴役繁相見無期既見則無此患矣即此便有如燬意萬茂先云不我遐棄者喜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篋中之扇長委秋風也此語得之魴魚赬尾鄭康成以為顏色瘦病之喻蓋役及三年憔悴之狀非復昔日故於其既見而深悲之言君子之所以致此者王室之如燬耳感傷未畢忽復慰藉轉折廻環筆力甚厚父母二字親暱之極尊重如方伯而汝墳之婦人得以父母親之王政蕩蕩王民熙熙即此可見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序曰麟趾關雎之應也○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牡麒牝麟或曰麒似麟而無角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角端有肉陸佃曰麟肉角鳳肉咮皆示有武而不用也○麟謂文王后妃也趾謂公子也麟兮之麟亦公子也謂文王仁厚公子亦仁厚是亦麟語意最緊只添吁嗟二字咏嘆便爾波瀾不窮可想當日絲肉流連縱送之妙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

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鵲乾鵲也能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莊子曰烏鵲孺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先儒謂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其為巢以冬至日架之至春乃成最為完固故續序以比國君之積功累行以致爵位也鳲鳩秸鞠一名布穀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然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其子在梅在榛在棘而已常在桑故朱註以比夫人之專靜純一而鄭箋亦云鳩有專一之德也○按朱子曰此詩猶周南之有關雎也而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美德也后妃有幽閑貞靜之德故其既得也琴瑟鐘鼓以樂之南國夫人有專靜純一之

德故其于歸于諸侯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庸德二字甚有味婦人之德每於庸處見之故註云鳩性拙鳩之拙乃其所為專一也求闇德者能為庸且拙焉則幾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爾雅曰蘩皤蒿白蒿也俗謂之蓬蒿毛傳云公侯夫人執蘩以祭王后則荇菜蓋神享其德與信沼沚澗溪之草皆可以祭不求備也鄭箋云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被首飾也編髮為之所謂髲髢也○有云蘩所以生蚕其說非妄蓋蚕事有先後故采桑於前亦採蘩於後今覆蚕種尚

用蘩是也此則夫人親此以供祭非親蚕之詩也○祭必夫婦親之故采蘩為公侯之事宮廟也言雖主婦之職亦公侯之事雖夫人但在東房亦公侯之宮也毛傳釋僮僮為竦敬祁祁為舒遲蓋婦人之敬無可形容但從其薦蘩時見其移步而髲髢安然不動則以為僮僮而竦敬從其撤蘩而歸時見其髲髢微動而不急遽則以為祁祁而舒遲蓋手容足容俱在首飾想像之細甚妙甚然祭畢而歸人所易怠則祁祁為尤難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夷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阜螽皆似蝗生於草間曰草蟲生於陵阜曰阜螽阜螽一名蠜即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草蟲曰負蠜趯趯躍也鄭箋以比異種同類猶男女以禮相求也蕨一曰鱉以初生時似鱉脚也薇似蕨而稍大有芒而味苦好生水邊胡致堂以為即莊子所謂迷陽或曰即苦益也說文曰似藿徐鉉曰似萍項容齋曰即今之野豌豆未知孰是○草蟲阜螽之躍鳴深秋時也採蕨則暮春事矣大夫行役自虫鳴以至於蕨拳時序已變故憂之漸深三詩全為未見起嘆旣見旣覯揔是空中立想逢擬見後之樂乃以深未見之憂也○見猶見其面而已覯則情漸與親矣覯遇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嚴華谷謂蘋有三種大者曰蘋葉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為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也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供祭祀乎藻聚藻也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方筐圓筥有足者錡無足者釜宗室大宗之室也蓋諸侯嫡子世為諸侯第二子以下謂之别子别子為大宗始祖繼别子者為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别子則但為繼稱之小宗不得比之宗室矣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廟南向主皆東向西

南陬乃神所棲之地故所奠在此也祭禮主婦薦豆實以葅醢○詩意有齊季女一句故朱註云少而能敬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甘棠杜梨也子有赤白二種白子味美故曰甘棠赤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詩云蔽芾甘棠言杜之美有杕之杜言杜之惡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周召公封燕而食邑於召所治有遠近故蘇氏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長諸侯遠於文王功德明著則詩作焉所謂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愛其人故及其樹乃不言愛其人而言愛樹其意自深非若今人稱功誦德鋪張揚厲其意反淺也三章愈愛愈深拜而屈之且不忍況敗之乎敗而傷之且不忍況伐之乎所茇所憩所說之樹且不忍伐之敗之拜之況其功德乎命意立言俱高人數層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序曰召伯聽訟也○雀賦曰頭如顆蒜眼如劈椒蓋雀乃物之淫者鼠乃物之貪者然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夙夜而行所畏者非多露也多露且宜避之況其他乎凜然難犯之意自在言外○誰謂何以四字皆從必無而忽有之事自疑自詰想見强暴之無狀言雀本無角也今雀既穿我屋矣謂之無角何以穿我屋乎然則雀之穿屋不必有角也鼠本無牙也今鼠既穿我墉矣謂之無牙何以穿我墉乎然則鼠之穿墉不必有牙也汝之於我本無室家之禮也今汝既速我獄訟矣謂之無家室何以能速獄訟乎然則汝之速我獄訟不必有家室也雖速我獄訟而汝於室家之禮終有未足我亦終不汝從則汝固無家雀固無角汝固無室鼠固無牙不必然之事豈能奪必然之理哉字字婉折歲寒松柏霜雪且不能侵況多露乎○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此詩存之以備

叅考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序曰羔羊鵲巢之所致也○小曰羔大曰羊大夫燕居以皮為裘衆皮不易合織絲連之以為飾也縫之突兀曰紽界限曰緎合二為一曰總○毛傳有節儉正直語朱子仍之後儒訓詁遂以上二句為節儉下二句為正直矣似屬添設然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必合衆羔為裘所謂五紽者雖未必拘於五數耳節儉之大概也若委蛇者安舒自得之意也似非所語於正直然孔子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此云退食委蛇燕居退食可以觀人每觀近日士大夫修飾邊幅出而揚揚入而孜孜雖對妻子僮僕不能謹然

總由平日蠅營狗苟其矜莊之態不勝其消沮之情縱能勉強於大庭而不能恬適於燕處故謝疊山曰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非躁則急不遲則速然則退食委蛇不可謂非正直之驗訓詁之見有時不可廢者此類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序曰勸以義也○雷震百里其在山一也而聽之者以為或在陽或在側或在下耳非雷聲不定也或遑

莫其稍緩也息則休止處則在家無事矣愈望愈切故其言之序如此○仲春雷乃發聲古之戍役仲春而歸故感時而作鍾伯敬曰朱註早畢事而旋歸補得妙望其歸情也早畢事而歸義也從莫敢處看出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序曰摽梅男女及時也○梅似杏而酢其花先於桃李而結實反後古者氷泮則婚姻殺止況梅落之時乎○三章一層緊一層其汲汲從人乃所以凛凛自守也謂之言即未能遽行六禮媒妁之言亦當及也達權而後可以守經此詩之謂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鄭箋以三五為三心五噣蓋以日月比夫婦大星比嬪御而無名小星比衆妾媵三心五噣及參昴皆大星隨之也語雖有據然覺詩情與詩景索然得朱子云三五稀也維參與昴又稀也謂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也遂使殘夜光景宛然如見矣不如從朱為妙實命不同一語安分謹身知此語者奉帚平明無怨寒鴉之影承恩夜半永繫牽牛之望矣宮闈之禍何自作乎但視樛木螽斯微有安勉之殊不獨周南召南風化差別亦見后妃與南國夫人身分氣量相去徑庭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汜者江之決而復入也渚者江之流而有岐也沱者江之直而有別也皆興也吉者諸侯嫁女娣姪從謂之媵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及從事則還待年於父母之國公羊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娣姪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全詩語氣皆深幸其將來非追數其既往也蓋南國夫人之終容其媵全在始而能悔妬而能悔於以為樛木螽斯也不難始而悔繼則處而能安矣及其卒也歌而能樂矣勉強從義漸與性成此之謂也黃氏曰為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為下者當如江沱之媵妾然則凡為君子者亦存乎勉強而已矣○妬而能悔亦在媵

之有以感之故
序曰美媵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
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序曰惡無禮也○麕獐也如小鹿鹿麕皆善駭而麕性尤怯飲水見影卽奔以其章徨名之曰麏鹿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相環以防物之害已此云死鹿死麕葢田獵之餘也○死麕猶包以白茅況懷春之女而可誘以吉士乎誘字說得輕易卽此見強暴無禮之狀稱為吉士者諱之也媿之也○懷春非傷春也古者媒氏以仲春會男女葢欲及時成禮耳卽迨氷未泮之意○死鹿人所棄也猶藉以樸樕

而束以白茅葢其重[illegible]況堅貞如玉之女乎此章更不言及於誘但言女[illegible]如玉而其不可誘之意自見○前二章詩人惡無禮而與以賦其事末章則詩人代為女子拒之之語非必實有其人也鄭箋云亂世民貧強暴刼脅不能具禮故貞女欲其舒緩以禮來然則所謂舒而脫脫者惡其匆遽無禮故以禮拒之也卽此四字折之愈婉辭之愈堅矣下二句皆以禮拒之辭世間一種強暴順之不可逆之不能惟禮可以相止耳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凌則犬吠故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以為禮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
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
之子平王之孫

序曰何彼穠美王姬也○唐棣一名移其花反而後合所謂偏反是也似白楊園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車下李其花或赤或白李東方之果木也性難老老雖枯枝子亦不細其品在桃上○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乃平王孫桓王女下嫁于齊襄公後人疑東周之詩不宜列於文王之時遂以平王為文王謂平正之王齊一之侯猶棫樸之辟王也謬矣不知此雖東周之詩而採此詩者則召南之地也葢從召南所得之詩而附見焉故不列於王黍離而列於此朱子謂文王大姒之教歷久不衰信哉何不肅雝王姬之車葢卽王姬之車以想見其肅雝也謂天子之女車服不繫其夫似無望其肅雝也而今之肅雝者乃王姬之車也但稱王姬之車而車中之人之和且敬巳悠然言表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企踵相顧讚嘆之景○以唐棣興之不足又言花如桃李者盛之極也平王之孫下嫁之車也齊侯之子親迎之

車也此處再不言肅雝但叙其兩處家世之盛而焉姬之能肅雝與詩人讚賞肅雝之意自見○以桃[illegible]李二物也故以興男女之貴盛以絲為緡一物也故以興昏姻之纏綿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
吁嗟乎騶虞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葭蘆也葦也一物而三名焉蓬蒿屬散生如蓬末大于本秋風一起根且拔去故曰首如飛蓬葢蓬陸草葭澤草也騶虞白虎黑文西方之獸尾長於身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仁獸也豝牝豕豵小豕也一歲為豵○此詩以草木鳥獸之繁而贊嘆其仁葭茁於下蓬茁於上豝獲於前豵獲於後非仁如騶虞何以致之葭蓬草之微者豕豵獸之賤者僅舉微且賤者以侈言王化而其大者自見

此詩人立言之妙也○五豝五豵非矜其獲多但借以形容其畜繁而已吁嗟乎與麟趾吁嗟兮三字皆於唱嘆外畱不盡之意

辛卯冬訪梅道人於山中道人謂余曰君知詩樂之所合乎古人之詩不入絃歌不作也大史公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言似矣但詩之分章為合樂之節奏故分也有首章同疊者如鹿鳴君子于役二子乘舟大叔于田東門之墠曹風鳲鳩等詩則合樂在起初合樂既畢歌吹九行猶今曲調之前腔也有末章同疊者如漢廣北門等詩則合樂在結末歌吹將畢而後衆樂起而和之猶今曲調之合尾也有首尾同疊者如麟趾騶虞殷其靁黍離桑中伐檀等詩則首尾俱合樂猶今曲調之合唱也有首章另一體製而後乃同疊者如關雎卷耳行露車鄰等詩則合樂在後猶今曲調之引子也

有前數章同疊而後章另一體製者如葛覃采蘩何彼穠矣靜女大車子矜雞鳴等詩則合樂在前歌吹孤行於後猶今曲調之煞尾也有首尾另一體製而中間數章同疊者如候人九罭卷阿雲漢等詩猶今曲調起煞相應也歌有單歌合歌之不同吹有單吹合吹之不同單歌不用瑟比合歌則以瑟單吹止以磬輔合吹則簫管笙簧皆輔也不合樂處大都皆單歌單吹合樂處乃合歌合吹所以詩中有單合相間而行此又一體裁如伐木毛鄭原分六章朱子合為三章實則六章正合前例猶今南北相間也又有前後單合參差不齊者如蓼莪起二章合中二章單末二章又合天保前二章合中二章單後一章又合車攻一章二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俱單惟三章八章相應合黍苗前一章單中二章合後二章單桑柔十六章前九章單十章十一十二十三章合十四章單十五十六章又合采薇前三章合後三章單出車前二章合後四章單采綠前三章合後二章單斯干前二章單三章四章五章合六章七章單八章九章又合猶今曲調南北互用曲白相生也亦有全無同疊純單歌單吹不合樂者風如谷風簡兮等詩雅如文王大明等詩風則取其纏綿淒惻雅則取其純泼真至使人靜對而生深思猶今曲調之清唱也大雅什居其三此所以為雅音也惟頌詩乃郊廟大享欲示祖德以告臣工每一人唱三人和朱其絃以令聲相疏其越以令聲遲故曰清廟之瑟朱絲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有遺音者無人不得聞也漢承泰制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管絃亂之使在位者皆得偏聽亦此意也是以頌之為體韻多不廿亚欲其聲溢耳由斯而設詩不為樂而作亦焉有諸體哉余旨其言遂錄之於此

邶風鄘風論

說詩者愼無以巳意深求聖人也以巳意深求聖人而紛紛之辨叢生矣即如邶鄘衛三國異地而三國之詩皆言衛事者益自衛康叔封衛傳七世至頃公衛之變風始作此時邶鄘之入於衛久矣採衛詩者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所得之地不同故其樂之音亦異隨地審音別而為風至其言衛事則一而已矣季札在魯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是知邶鄘之皆為衛詩其說非自毛傳始也後之疑毛傳者幷古序而疑之謂邶鄘既言衛事何不幷稱衛風也愚其說而不得遂以巳意深求聖人曰此夫子作春秋微詞所以懲兼并志首惡爾于是有黠者心知其非而欲有以勝之乃偽為子貢傳以敵子夏復偽為申公說以敵毛傳遂稱管叔為邶侯霍叔為鄘侯取二國之詩傳會武庚時事凡自栢舟以下皆曰此為三叔而作也蓋

嘗攷之史傳武王克殷巳封三叔於管蔡霍三國矣左傳曰管蔡郕霍文之昭也漢書云邶以封武庚三叔監之無所謂邶侯鄘侯者其說牽合謬妄無足深辨所可笑者端木西河皆聖門可與言詩者何以所學互相矛盾且申公之業私淑西河何以叛西河而宗端木自漢迄今止傳卜序而子貢之傳無聞焉何以秦火以後至萬歷末季而鐘鼎篆書始煥然出自西蜀況申公為魯詩之祖魯詩亡於西晉久矣唐宋以來詩義林立未聞

有舉及申說者何以千百年後與端木之傳一時並出巧相符合乃爾哉嗚呼西河一序自漢以來家絃戶誦已非一日後之學者猶不能無疑焉況當詩學蕪穢之日而托為端木申公之言以簧鼓天下其罪可勝言哉吾故論邶鄘而幷及於此既以折好異者之口且以咎夫致此者皆以巳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邶風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序曰仁而不遇也○序言仁而不遇說一仁字便是楚靈均一輩而全詩悱惻沉痛輾轉瀠洄每誦一過

傷心涕零離騷九章信其茁裔也晦翁引劉更生列女傳謂為婦人所作馬貴與辨其非是且更生封事所舉憂心悄悄慍於羣小為証摠之晦翁於詩不滿不喜刺字亦甚不幸怨字彼謂怨者婦人之態故不惜此種絕妙文辭歸之婦人其論此詩云怨處須遲他怨亦為婦人而有怨詞耳然即為婦人之詩亦在班姬擣素江妃樓東之上而新安劉氏云此詩辭氣卑弱則又篤信晦翁而過焉者也○首章亦汎亦字便楚楚可憐謂栢舟也而亦汎汎漂泊乎棄置不遇之意隱然言外耿耿不寐輴氏釋之曰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則有所不及也此語甚妙耿耿則自不能寐矣隱憂幽憂也幽憂之人明明欲以告人却又不堪舉似故曰隱如有隱憂則我所憂者原自耿耿雖非可隱之事然傷必之極如有不堪告者視隱憂又深一層矣微我無酒詁意深婉遂覺唐人酒無通夜力五字為淺若曾盃

德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果可以解憂乎如此等人皆平生未從隱憂中涉歷者耳○鑒能度形而我不可度者以我之見棄出於常情之外人情變態又出常理之外也不得於君臣而欲求據於兄弟固已無聊況兄弟不可以據乎逢彼之怒逢字極妙失意之人無往不遭其窮屈子亦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一腔熱腸不獨旁人不知即骨肉且不能見諒所謂眾不可戶說者此也苦極痛極○三章自徵自詰徵之於心徵之於威儀而皆非其罪蓋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石可轉而我不可轉則堅貞逾於石矣席可卷而我不可卷則平直逾於席矣惟其如此故其形於威儀者亦既閑習而無待簡擇矣嗟夫彼自謂堅貞平直可幸無罪而不知堅貞平直即其戾時之因蓋終身以此不可轉不可卷不可選者致困而終身不自解其故也猶之屈子一生自謂好修而不知其所以見放者即此好修也傷心哉

○悄悄有憂而不能自明之貌即上文所謂隱憂也我所憂者皆羣小之故而此時羣小反含慍以待我翻似我得過於彼者然由是讒毀集而我之覯閔於羣小者多矣由是欺凌生而我之受侮於羣小者不少矣覯閔猶可堪也受侮不可堪也此四句非親歷此若者不知其言之沉痛靜言思之所謂退寂嘿而莫我知進呼號而莫我聞惟於寤覺之中拊心自摽耳全詩惟此一語頗露不平然所懟者羣小耳以為仁人不遇所作則無一語斥其君以為婦人所作則無一語斥其夫必如此方可稱溫柔敦厚必如此方可以怨○日月食則微故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日君象月臣象暗指君臣皆蔽於羣小猶日月更迭而微也如匪澣衣刻畫沈憂之狀最為工妙不能奮飛四字尤見忠厚蓋侮閔之狀既不可堪矗縻之位又難遠去無可奈何安得置此身於事外乎屈子云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亦是此意

故鄭箋云既不遇矣猶不忍去厚之至也○胡迭而微如匪澣衣想頭極細閒詩家許多法門迭卽更迭之象訓詁作翻轉日月解可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序曰綠衣莊姜傷己也○按春秋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栢舟序曰仁人不遇而晦翁以為莊姜所作此詩序云莊姜傷己而晦翁云無所致姑從序說據此語則此詩尚不知出誰氏之手也蓋晦翁之立意惡序如此○綠衣黃裏則顯晦失宜而綠衣黃裳則尊卑失序矣鄭箋所謂州吁之母上僭而州吁驕者是也如此事安得不憂如此憂安得有已凡人憂在外者可已惟憂在內者不可已古詩云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卽此意也旣不能已又安能亡憂而可亡可已者非真憂也莊姜之憂不止一身然就一身言之已非常情所能堪矣下二章援古自憪蓋莊姜至此不費排遣已能於不可已者已之不可亡者亡之矣度越常情有非男子所能及者○綠方為絲而治之此人情也妄方少艾而變之亦人情也却放寬莊公一層益莊姜此時不復咎人但求所以自冤耳自處之方惟求無訧而已古之人必有以處此者以古人所以處此者自處則無訧之道也無訧卽慎勿為好之意○黃裳黃裏中央之色尚未改也至於寒風絺綌則無聊甚矣然亦安之而已故曰實獲我心謂古人先我而有此心也夫既與古人同心矣焉往而不自安哉彼鮑照白頭吟云古人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則是我思古人實獲我憂非獲我心也其相去豈不懸絕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序曰衛莊姜送歸妾也○燕齊人呼鳦一云玄鳥驪其色也一名鷾鴯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頡之頏之飛之一上一下也下上其音鳴之一上一下也燕燕者重言之也漢書童謠亦曰燕燕尾涎涎○按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子莊公卒完卽位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莊姜戴嬀當夫死子弒國危身辱之日兩人煢煢卽令朝夕相依倚且無淚可揮又況分手異邦傷心永訣回思愛子枚血相視長途淒涼孤影零仃徘徊岐路征馬悲鳴至今遙揣情事尚為愁絕何況身當其際乎詩中黯然魂銷全於瞻望弗及處想見舉兩人心事所不忍言所不敢言者俱發付在此四字故歸者苦而送者尤苦也始則曰泣涕如雨哭而有聲泣涕俱下也佇立以泣則無聲有泣此時并不能哭矣實勞我心則涕泣俱盡吞聲飲泣而已蓋去者彌遠哀乃彌甚有怨必盈此之謂

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莊姜處人倫極變葢非常之情不復能以常禮自禁故遠送于野遠于將之遠送于南皆以言其變也○莊姜苦處在無限寃抑到分袂時件件說不上口若說得上口便是悵飲東郊送客金谷奔常事耳安能涕淚千古末章弁別情亦不欲敘只將戴媯平日好處畧述一遍當此愁城苦海中安得有如此好人與共晨暮追憶生平一言一動宛然如昨愈不禁慘絕矣婦人不幸為人妾媵又值夫君狂惑毋后棄置之日惟有一片塞淵之心可與耐久上文任字皆從塞淵起見任謂倚任信任也莊姜久歷憂患惟此塞淵之人共當甘苦相為倚任耳下文溫惠淑慎乃其所以為塞淵也溫而且惠淑而能慎女德備矣惠與慧同處變故中揔非蠢人可與周旋故言溫兼言惠也終溫且惠謂自始至終歷久不渝也末二句又舉他別時肝腸言語共相勉勵之一端以見他好處彼何時也而猶惓惓先

君語至此令人愈腸斷矣○註以實字訓塞謂不虛誑也以深字訓淵謂不淺泄也不誑不泄便是患難中好友此等詩若不看序知他好在何處國風中興觀羣怨全在序中求之善乎程大昌之言曰序不始於子夏采詩之官以發端一語上之國史若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聖人不能鑿空而為之說矣漢人去古未遠確有師承非師心自任者可比文公於此詩亦曰姑從序說不知舍此更能鑿空而有他說也哉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寍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寍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序曰莊姜傷己也○小序于綠衣日月終風皆曰莊姜傷己也謂之傷己則無尤人矣卽此二字不待展卷而其詩之怨而不怒可知此其所以為古序也故蘇子由以此一句為子夏所作止存此一句而程大昌亦以發端兩語為古序此後為衛宏綴語今觀此詩傷己二字既已語約而意該矣乃又補云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此困窮之詩也不惟語句拙滯非子夏手筆且何所據而為州吁發難不後所作哉贅矣贅矣然則文公所疑者衛宏之序耳不必深疑古序可也○首二句非呼日月而訴之葢興而比也日月以喻夫君下土以自喻謂日月至高也尚且照臨下土乃如之人獨無照臨之意而不以古道自處乎又自原其故曰彼所以不古處者以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乎寍遂終不我顧乎顧卽照臨

意二句皆望之之詞也次章云日月而且覆冒下土乃如之人獨不能覆冒及我而不與我相好乎下二句語意同上三章言日旦月望皆出東方既出東方圝圝晃耀無幽不照矣乃如之人獨不為東方之日月而德音無良乎此句形容狂蕩極切德音猶云和好之音也葢此等人卽和好時所言亦皆戲慢卽下篇謔浪笑傲之意故曰無良惟其無良此我所以不能自忘也然彼之無良惟其無定耳胡能使之有定而俾我可忘乎失意之人如有一物窒碍在懷抱間不能釋然及其得意則忘之矣此卽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之謂四章忽呼父母忽怨父母最為淒苦畜我不卒妙在怨得無理豈有女子長畱膝下乎無聊之語真堪斷腸報我不述毛傳與朱註皆云述循也謂胡能使之有定而豈其報我者終不循理乎大率狂蕩之人惟是性格無定喜怒任情終風且暴顧我則笑皆為無定傳神莊姜一生揔為他無定二字所苦

故此詩四章終始皆以有定望之離騷之諷平王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曰改路曰悔遁曰數化蓋亦因其無定而望之以有定也。漢古詩云良人惟古懽此詩云逝不古處夫婦之間欲以古人相勗是何心腸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序曰終風莊姜傷已也。古序但言傷已而已而漢人續云州吁之暴則嘖矣夫以州吁之暴誠終風矣莫往莫來悠悠我思豈所語於州吁哉晦翁若於此等處致疑則可也但疑漢人而并及古序是謂因李斯而罪荀卿不已甚耶。篇中總不斥言莊公但以終風為比前詩屢言無定之風而終日寧復有定乎但顧我則笑在他人卽為回心之院在莊姜仍是鎖者之春蓋以謔而浪非雅謔也笑而敖非歡笑也彼自謔笑吾自心悼耳竊意美如莊姜原不宜失寵但莊公所好者色耳故有時相顧而笑然謔浪笑敖非其誠也莊姜之自處曰我思古人其望君則曰古處此種心腸豈狂蕩之人所喜。朱註云莊公為人狂蕩暴疾以疾字[illegible]暴字於終風之義甚切疾猶言輕躁也今人謂輕躁者曰暴子曰風子卽同此意時解以為暴虐之暴殊非閨閣口吻。霾註云雨上蒙霧也蓋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暴風猶見日也霾則晦霧蔽塞矣惠然肯來仍是顧我則笑之意然非誠來若將來而又復往故謂之莫往莫來蓋其往來游移如此所以為終風所以為胡能有定也悠悠我思雖知其不來終不忍為決絕之詞也。註云陰而風曰曀則日光掩於上矣古有又二字通用蔽而漸開在不日二字想見猶是顧我則笑惠然肯來之意然暫開旋蔽不日又曀其狂惑何時已哉寤言則寐卽悠悠我思意願言則嚏註云願思也人氣感傷困鬱則為嚏言憂思之甚也語雖佳然鄭箋自妙鄭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云人道我此其遺語也蓋猶望公之見思云爾。暴風可霽曀曀其陰則欲霽而不霽矣迅雷易止虺虺其雷則欲震而不震矣此豈復有見日之期耶願言則懷猶云懷不能已蓋至此猶不忍自為決絕厚之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左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怨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夫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其民之怨如此以州吁為衆所不與故也。首二語序其事也踊躍用兵非云州吁喜兵也左傳曰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皆言用兵之勞也或役土功于國或築新城於漕斯二者皆勞事也而南行伐鄭者視此為逡則人心之不樂戰可知已。平和也先和陳宋然後伐鄭也竟呼大將孫子仲之

名輕之也南行方始而卽以不與我歸為憂亦見其不欲行之意。三章朱晦翁謂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鄭箋云爰於也居處謂不還也蓋居猶止也死則居於鄭矣病且傷則處於鄭矣三者皆不還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求不還者與喪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蓋軍行必依山林預為死計也似於下二章死生意雙關左傳殽之戰蹇叔哭而送其子亦指殽之二陵曰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四章玩與子偕老句蓋行者别家之辭其意從三章來若謂吾與子死生契濶之期亦既有成說矣且又執其手叮嚀有偕老之誓矣今何如哉此四句是歇後語其辭與意未畢故以第五章足之曰吁嗟乎曩者死生契濶之期不為不活矣南行以後恐此去遂不我活矣曩者執手叮嚀之誓不為不信矣南行以後恐此言遂不我信矣憂危如此眞所謂亡國之詩哀以怨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棘如棗而刺木堅色赤其色白者為白棘實酸為樲。棘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棘心稚弱而未成者也故以喻其幼時薪則成矣然棘而為薪非美材也故喻其無令人棘樂夏之長養故曰凱風凱風南風也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此詩序曰美孝子而漢儒續之曰衛之淫風流行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鄭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然則七子特以不能養母故自責耳其曰淫風流行謂衛多淫風則其為共姜栢舟之風者寡故母不能守志以安其室非謂其母淫也特毛衛輩文字拙滯詞不達意耳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亦謂欲嫁之過小也今人見淫風流行四字遂謂七子以母淫作詩自責夫以母淫作詩雖曰自責與揚母之醜何異豈得謂之孝子哉。全詩皆自責其不能養母也母氏劬勞謂幼時乳哺劬勞今母棄我而欲嫁是母能養我我不能養母也聖善二字勿強索解大凡且子之於君親一切隆重之語無不可舉以相加豈必果聖乎又豈諱母之惡姑以聖善為微詞乎訓詁種種舛謬可笑我無令人謂母所以欲去者必我無令人耳使七人內有一令善者母亦不棄我而嫁也三章以寒泉取興蓋凱風黃鳥皆屬夏景飲寒泉者亦惟夏所宜勞苦與劬勞不同劬勞言其鞠育之勞耳此言母氏以勞苦之故致不能安其室而去彼寒泉在浚尚且濶及浚民七人中有如浚之寒泉則亦能養母不致於勞苦而欲去矣末章言母所以欲嫁者以七人中無一人能悅母耳彼黃鳥尚能和其聲以悅人豈我獨不能悅吾母乎種種自責皆所以挽母去志如此說便妥愼勿謂凱風以母有淫行作詩寬為母地致千年孝子含羞飲恨於地下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序曰雄雉刺衛宣也。雉曰疏趾以其足疏也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鬬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以一雄

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潘岳雉賦所謂畫墒行以分識是也雉不再合故曰其交有時其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又云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丈長不過三尺。此詩乃婦人思夫之詞而序曰刺衛宣猶之擊鼓乃行役別家之詩而序曰怨州吁也。雉之雄者美於雉蓋婦人以耿介文明之雄者喻行役之君子也全詩繇嘆在自詒伊阻四字以下三章皆從此四字生出蓋自詒伊阻此人必自負才氣矜奮功名之人此下文所以有不忮不求之戒也。二章展矣君子展誠也謂君子而自詒伊戚矣誠哉君子之勞我心也下文不忮不求又從勞心從想出妙方耳。三章瞻彼日月二句惝恍無謂而意自深所謂憂來無方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者自謂也。四章百爾君子猶言爾輩君子也不忮不求蓋祝以保身之道亂世君子勿求多福但冀少禍而已漢人詩云贈子以自愛即此意也蓋居危邦事昏主惟是忮求足以取禍

殺身自詒伊阻之人忮求最是膏肓之病我之懷者以此勞心者以此悠悠我心者亦以此也道之云遠曷云其來亦恨山川間之不能面陳此忠告耳此語非賢婦人不能體貼君子德性至是夫豈尋常夫婦之情哉何用不臧所包者廣謂在朝在野行役軍旅居身接物皆用是道也妙在渾含不露使人深思而自得之大凡自詒伊戚之人患在每事自以為臧自以為臧即忮求之根也惟以不忮不求之心處之則凡所用者無不臧矣豈獨行役軍旅之間哉閨閫中語乎實無奇然須久處艱危方知此言受用不盡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

序曰刺衛宣公也。漢儒續曰公與夫人共為淫亂鄭箋云夫人謂夷姜即宣公所烝之庶母也。匏與瓠異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蓋匏苦瓠甘長短亦異論語曰匏瓜繫而不食以其苦也註云匏即瓠也陸佃巳辨之矣此詩言匏記時也匏經霜葉落然後乾繫之腰以渡水今尚有苦葉則未可腰以濟也鴈一名朱鳥立鳥以春分至朱鳥以春分去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暑而北去每夜泊洲渚令雁奴圖而警察飛則啣蘆而翔以避繒繳故古者大夫執鴈取其知保身又有去就之義若納采用鴈則取其不再匹也。全詩皆譬喻只第三節稍露正意然吞吐含糊若有不敢斥言者在刺詩中又是一體。首章但言凡事當適其宜顯有量禮慶義之意而全不露出濟有深淺故待匏以渡匏有善

葉則深不可涉其可厲哉又云深則厲者對下句而言耳若謂深固不可涉矣即可涉之中又自有淺深焉未宜遽也若深而可厲無所用匏矣此意又進一層。有瀰濟盈從上章來即所謂濟有深涉也有叢雉鳴喻外又生一喻鷕雌雉之聲先舉此二句以起下文耳蓋濟盈有道非濡軌之謂也雉交有時非求壯之謂也反其常焉不可訓矣軌車軸也車輪高六尺六寸軌居輪中今曰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豈可濟哉不可濟而濡軌以濟則失深厲淺揭之常矣猶之雉之雌雄不再合其交有時而別有倫今雄不求雌而雌求雄則失雉性耿介之常矣牝牡即男女之喻借用耳鄭箋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後人因之遂謂以飛之雌者求走之牡若是謂淫亂然則木蘭詞云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又何謂卵且牝雞雄弧詩書固屢言之矣。三章朱註言之頗確求不暴雨節以禮六字具見作者之意然特言婚姻之常耳而

其變者不欲言也此旨更深○末章又將第三章正
意排開去暗與首二章呼應深涉當厲濡軌宜慎故
卬待我友而不應舟子之招也仍用原喻
到底妙妙孔穎達曰用手曰招用口曰召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
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者伊余來塈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葑蔓菁也一曰蕪菁嚴
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實非春食苗夏
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天中記云葑大葉而粗莖其根
似大蘿蔔冀州人呼為諸葛菜蓋菘為蘿蔔而葑即
蔓菁也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爾雅謂之葸菜
河內謂之宿菜三月中蒸之如茹甘美可食又名芴
又名土瓜一物而五名焉然葑菲之根有時或美或
惡故曰無以下體荼苦菜生於寒秋至夏乃秀凌冬
不彫故一名游冬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也顏氏家
訓荼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薺水藂
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味甘天中記云薺菜甚小自生
圃圃間一曰差毛氏曰谷風東風陰陽和而谷風生
○治家之道和生於忍猶和風之生必習習而舒緩
也黽勉同心謂各相忍避庶幾同心一或有怒詈凌
詬誶豈所宜哉即此二句便是悍婦薄夫韋弦之佩
怒字暗伏末章有洸有潰意又言夫婦之道如采葑
菲然勿以下體而并棄之但德音莫違則當與之同
死耳德音和順之音也婦有長舌德音闕矣有和順
之音而無違夫子此所謂黽勉同心也此章蓋自述
其柔婉承事不宜見棄之故不待終篇已自傷心矣
○行道遲遲去者之足尚留不違伊邇送者之心已
冷只此四句便是一齣傳奇絕妙關目荼苦以下急
絲促調所不堪聞若謂人言荼苦徒虛語耳如我之
苦乃為苦也蓋以荼視薺則荼為苦以我視荼荼反

為甘矣然爾何知我苦哉宴爾新昏而已新昏二字
已自傷心復以如兄如弟強為形容似譏似羨愈難
為情矣涇以渭濁二語朱註甚透不我屑以謂爾既
宴爾新昏則我為道旁之人矣豈爾所屑與哉猶之
涇以渭濁矣豈屑湜湜之沚哉不屑只如此淺看便
覺潛然末復援引古語自嘆自解逝梁發笱平日家
事勤苦所成一去之後翻難割棄却又自家說寬一
步強為看破祇徊宛轉無限淒涼○四章復序其平
日有無黽勉勤家睦隣種種可告無罪蕃求所以見
棄之故而不可得也傷心哉前後黽勉二字各有苦
情首章黽勉言其事夫之柔婉四章黽勉言其治家
之勤勞然四章止自序勤勞而已其意未畢故五章
以不我能慉承之夫婦德耦也而曰讎猶今人所謂
覔債也治家勤勞婦職也而曰賈益思義已絕不數
邀將來之寵但思售曩時之勞比之路人則猶貫也
然既阻我德則賈亦不售矣昔育四句註解甚明無

可疑者然鄙意治家勤勞上已言矣此復以兒女生育之情動之謂昔之育也恐育鞠艱難使爾宗祧顛覆耳今兒女成行既生既育矣曾不念恩斯勤斯者是何情誼而比予於毒乎毒字較讎字更為刻至六章禦窮二字悲甚戾虐伏雌之篇白頭錢刀之句無此淒怨有洸有潰曲盡暴戾剛很急事生端之狀詒我肄者蓋棄置無名姑責之以難任之事欲伺其短以為詞較阻德二字更為狠毒矣至於回念昔者追思來塈餘香未改敝席已移不獨令薄情郎心死灼灼新人能不撫心自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序曰式微黎侯寓於衛黎人勸以歸也。微君之故非怨之也以激黎侯耳其怨衛意亦在言外露中泥

中俱借用字此等詩若非古序幾不知何謂矣朱子曰無所考姑從序說不知更能鑿空立說否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漢儒續之曰狄人迫逐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葛蔓生可衣鄭箋曰土氣緩則葛生闊節呂東萊曰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闊故黎人見葛之長感其久處衛而衛不救也前高後下曰旄丘。序曰責衛伯而詩中屢呼叔兮伯兮則不斥其君而怨其臣立言之意自深且不

言不救但云何多日也似猶有救意若諷之若望之若絕之下語冷妙二章朱註自透必有與必有以其代衛解嘲處乃深於嘲衛耳妙妙三章言葛又言裘由夏歷冬時已變矣日久裘敝至於蒙戎羈旅之窮可為動心衛在黎東黎侯居衛而曰匪車不東微詞冷語令人難堪下二句隱然有脣亡齒寒之意蓋衛黎接壤狄患共之曰靡所與同非獨怨衛亦危衛但衛人不自知耳李氏曰衛為狄滅齊桓以管仲之言救之覩衛之德齊最深則知黎之怨衛最切四章方露怨意瑣尾流離自嘲自恨形容失意蕭索之狀為怨難勝褎如充耳毛傳云褎盛服充耳盛飾謂衛大夫服不稱也覺罵得無味不若鄭箋朱註之妙鄭朱云褎多笑貌耳聾之人多笑而已冷刺深怨最為入情鄭箋云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存之備攷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萬舞文舞武舞之揔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執籥秉翟之舞也榛實如小栗女子之贄苓甘草也一名國老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國老雖非其君而為君所宗故藥罕不用焉以其喜生下澤故曰隰有苓。此詩只朱子雖自樂實自嘲六字曲盡其玩世不恭之意妙在無一語怨憤雖末章微露不平然談笑發舒含蓄自深曰公庭曰公言錫爵公在目前遂思西方此其胸中何如寄托簡兮坦坦施施有脫略意非關傲也但後人讀其詩想見其旁若無人耳傲字豈

可自出碩人之口乎在前上處言在前列上頭也與
公言錫爵語皆似誇似譏其循分自安乃其所以旁
若無人耳。蔣茂先曰執籥秉翟禰正平之裸而擊
鼓也公言錫爵東方曼倩之拔劍割肉也舞罷酒闌
悠然有西方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屈
大夫之懷君大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兮若遠若近
無限深情此人蓋以極暢懷之語寫抑鬱之情長歌
當泣此之謂也。鍾伯敬曰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
倒轉兩字而詞已悲意已遠又曰末章意即在前三
章內無兩層。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
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攜
佳人兮不能忘知
此則知興體矣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
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曰衛女思歸也。首句亦字便可憐謂泉水亦能
入衛況我乎聊與之謀蓋已心知其義不可歸矣。
二章出宿飲餞追憶初嫁時事也玩下文遠父母句
可見遠之者外之也謂當我初嫁時父母兄弟固已
外之矣況今父母既終乎此固不問而自知者而復
問及姑姊萬轉千迴無聊之極。三章出宿飲餞則
又意中懸想歸衛時所宿所餞之地所謂遠望當歸
也玩下文旋車句可見載脂載舝虛景實情以為如

是旋車則其至衛必疾矣曰遄臻者不特欲歸又欲
速歸也而又自商云如此亦有何害乎瑕何通用蓋
知其有害姑為無可奈何之思耳。四章情致更楚
蓋已度其必不能歸故不言思父母兄弟但思其泉
思其地而已思肥泉而永嘆思須漕而悠悠二思字
無限淒涼而又云縱不得歸衛或可藉言出遊至衛
以寫我憂於萬一乎歸且不可何況於遊溧思洄腸
無限傷心。朱氏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
坐不同器而飲所以厚別也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
寧之禮蓋以義斷恩云爾吁以此為防猶有齊襄魯
桓夫人
所為者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
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

序曰北門仕不得志也。此賦體也偶出北門而興
嘆爾非曰背陽向陰以出北門為事暗君之喻也天
實為之安命之詞非怨天也窶貧可堪惟室人交讁
實為難堪然室人之讁皆從窶貧起見古來仕宦為
此一語喪節者多矣於此而能聽之於天則賢者也
。孔穎達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
給摧者折其氣使不
得伸又深於讁矣

北
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序曰北風刺虐也。狐妖獸禮北斗而能變化烏一名鵲其名自呼。有北門一番慨嘆即有北風一番愁慘同行同歸同車是何賢者之多也空國而為高尚衛事尚可言哉。赤者莫非狐黑者莫非烏目之所見皆妖亂也形容刻至。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始同行既同歸終且同車矣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序曰靜女刺時也。彤管據毛傳所釋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德但此詩所謂彤管則未必如毛氏所云耳。此詩古序云刺時則其所刺在淫可知然漢儒於古序後續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鄭氏箋云以君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詒我彤管之法但詩中有俟我於城隅語而全詩聲口婉媚分明是風人代為男女之詞以刺衛俗如後人懊儂歌聖郎曲之類則此詩當合毛鄭而從朱註然朱註必以為淫者自作豈有城隅幽期彤管密約而自舉以告人者余於國風確遵古序而已至漢宋諸儒之說則斟酌損益焉可也。或以靜女二字見疑不知此詩之言靜女亦猶野麕之言吉士也。歐陽公曰古者針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管是色之美者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按衛宣公名晉莊公長子國人殺州吁而立之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聞其美乃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伋夫人夷姜之子即急子也。變風刺淫諸詩皆代

為男女之辭而諱其人與事獨衛之宣姜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詩人即欲曲為彼諱而有所不能矣。如此等詩原不妨傷忠厚之旨以立千古名教之防。上二句不媿其人而媿其臺下二句不醜衛君瀆倫而惜齊女失偶妙有深意烝報獸行也宣公一人兼有焉此何等事而築臺河上喪心無恥遂至於此故詩人曰新臺有泚泚汗也洒濯也浼汙也即其顙有泚之泚願比死者一洒之洒若將浼焉之浼謂彼其人不知自泚也惟新臺泚然汗下耳河水瀰瀰新臺之泚也吾不能為彼人洒也但欲為新臺洒耳河水浼浼所以洒新臺也決河水以濯新臺并河水亦浼浼其不潔矣新臺之餘穢可勝言哉。籧篨龜首戚施駝背可以人而不能仰不能俯乎毒罵極矣。鵲巢鳩居便是南國夫人美詞魚網鴻離便是宣姜醜詞造詞不甚相遠而用意迥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按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朔惠公也其後國人以是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朔奔齊○千古人倫大變豈忍誦言但以中心養養不瑕有害半吞半吐故為憂疑使人自見此風人之旨也○全詩可憐處在汎汎其景四字

鄘風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序曰共姜自誓也○兩髦內則注云兒生三日翦胎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喪大記脫髦注云翦胎髮為髦年長垂于冠之兩旁示不忘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歿不髦○按漢儒續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今攷共伯名餘釐侯長子武公兄也孔穎達曰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蓋既稱世子蚤死是為未立而卒且其詩曰髧彼兩髦則死於釐侯未薨之日可知矣而史記衛世家乃謂釐侯死共伯立其弟和賂士殺共伯於墓上因立和是謂武公然觀淇澳與抑之詩武公之德至矣及其卒也衛人稱為睿聖武公豈有弒兄自立而猶謂睿聖哉季札觀樂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季札讓國與兄者也而以爭國弒兄之人與康叔並稱豈其然歟楊升菴曰大史公作史日左傳與毛傳未出故其言不類而索隱亦曰此大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栢舟之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故以為興母也天只二句望之之詞非訝之也舐犢之愛在老嫗尤多惑溺故言母不及父也○不言共伯但稱兩髦者親愛之詞儀匹也當時共伯已死猶曰實為我匹則後此之非匹可知靡他他字嚴甚靡慝尤嚴蓋竟以再適為邪慝矣囟音信腦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茨一名蒺藜蔓生細葉子有刺如菱而小可以茨牆故謂以茨掃而去之則傷牆矣冓謂舍之交閫內隱奧處也○左傳衛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按惠公即公子朔也昭伯即公子頑○宣姜昭伯之事風人欲諱之不能欲言之不忍但以不可道不可詳不可讀三語脉脉動人恥心而已雖然以為不可道則固已道矣以為不可詳且讀則固已詳且讀矣可奈何○[illegible]詩久之刺宣姜也君子偕老則以婉言刺之牆有茨則以

不言刺之鶉之奔奔則詩人并不句言而托惠
公之言以刺之蓋其惡惡愈嚴而其托諷愈巧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序曰刺衛夫人也○副祭服之首飾副之為言覆也所以覆首也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笄簪也所以連副其端刻雞形惟祭服則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珈即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惟后夫人有

之蓋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翟祭服也刻繒為雉翟之形而畫彩之衛侯爵侯伯夫人褕翟青質五色皆備曰褕宣姜所服也瑱以塞耳以玉為之揥以摘髮以象骨為之揚注訓眉上廣也上者高意廣者長意眉高而長即所謂春山橫黛也展禮衣也謂見君與賓客之衣即禮衣也以丹縠為之蒙於縐絺之上恐縐絺之褻體也葛之精為絺縐則絺之尤精者孔穎達曰目視清明為清揚者眉之美名顏額角豐滿也清揚顏蓋言目眉與額三者皆美也翟衣展衣與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全詩是一篇美人賦只子之不淑四字稍露刺意耳與猗嗟篇全首讚嘆只展我甥兮四字寄諷同意○首章則君子偕老一句便有微詞而一種感傷愛惜之意則以云如之何四字咏嘆出之○次章言翟衣而忽及於髮之鬒言瑱揥而忽及於眉之揚面之晳蓋服飾容貌非錯舉互稱不足以動人也服飾容貌無不動人惜有一事不滿人意詩人不忍言也惟以極快心之語寫傷心之恨而已胡天胡帝蓋讚嘆希有目未嘗覩之意朱註所謂驚猶鬼神也不屑髢髮美不屑於髢所謂足於已者無假於外也○三章展衣之內則褻衣矣以縐絺為衣又加紲袢焉詩人何從見之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纖嫿杜甫云背後何所見足下何所着杜甫之言亦有所指此其背後足下安能備覩然不如是不足以形容其妖冶也邦之媛也四字意味悠長朱註有無德有色之語雖詩人所不言然其意已足亦不必言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序曰桑中刺奔也○唐一名蒙一名兎絲一名女蘿蔓生於木上淮南子曰兎絲無根而生麥之小者曰來大者曰牟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五穀之貴者也葑蔓菁也沬即沬邦紂所都朝歌之邑也○淫風之倡自貴者始故風人歷稱貴族以刺之孟姜孟弋孟庸皆侈言氏姓之盛所以媿之非必實指其人也註以為淫者自作則一人而挾三美豈其然乎○有齊季女美其少而能敬季女斯饑美其少而能守孟姜孟弋孟庸譏其長而無恥亦立言意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

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序曰刺衛宣姜也○鶉鵲屬無常居而有常匹故稱
雅曰鶉能不亂匹鵲能不淫其匹蓋鶉性妬兩雄相
見必盛氣而鬪惡亂其匹也鵲性不淫傳枝而孕不
以形接鶉與鶉奔奔鵲與鵲彊彊反興以見宣姜鶉
鵲之不若也○衛風至此詩人不忍言矣故借惠公
以刺之兄謂昭伯君謂宣姜小君也陸佃曰兄女兄
也托爲婦刺宣姜之語君女君也托爲妾刺宣姜之
詞故序曰刺宣姜也並存之○按宣公烝於庶母報
於子婦宣姜既配其翁復偶其子瀆倫極矣然宣姜
生壽及朔而宣公所烝之夷姜繼壽與夷姜子伋死
於盜朔雖立爲惠公而國人以朔殺伋之故作亂立
伋之同母弟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
奔周惠公卒其子懿公立國人終以殺伋之故不服
常欲敗之與狄戰不用命遂殺懿公而惠公之後滅

矣國人復立黔牟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旋卒
齊桓公伐狄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文公蓋自
宣公以來凡立六主而大亂始定國
家之禍淫始之兵終之詎不信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
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定星曰營室亥月昏
時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此時農事已畢因記此星爲
營建宮室之時故曰營室古人作室樹八尺之臬參
室基中間以揆日景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

以繩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日則影正南而臬影北
倒以繩正之而南北向定矣古人作室上順天時下
順方位不敢苟也榛栗屬其實如小栗栗實有萊蝟
自裹其實色黃魏文帝論玉曰黃如蒸栗今人稱黃
玉曰栗玉此也椅梓類梓實而桐皮者椅蓋椅梓二
木大同而小異也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蓋楸之
疏理而色白者爲梓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
禮以梓人名匠也一曰白桐以其華而不實曰華桐
又曰榮桐花白故曰白桐材可爲琴一曰梧桐皮青
而實可啖一曰岡桐卽油桐也性便濕不生高岡故
反言曰岡今所謂爰伐琴瑟者白桐也漆木有液可
飾器蓋種木爲十年之計榛栗可充籩豆而此四木
則琴瑟之材也桑葉可飼蠶衛跨冀兗二州桑者其
土之所宜故桑中及氓詩皆言之六尺爲馬七尺爲
騋八尺以上爲龍爾雅曰騋牝驪牡以罕稱也騋牝
三千數馬以對富可知矣○衛滅復興存亡倚伏間

不容髮所恃者文公憤盈之氣耳楚丘新築宮室初
建百事草創而能百事詳慎故曰秉心塞淵莊宣以
來浮薄成風遂至於亡塞淵二字乃文公對治之方
觀首二章經營擘畫已將塞淵之心描寫大端矣故
但於末章點出而復舉畜馬之事以証之蓋言秉此
塞淵之心何事不可爲者卽以之畜馬而騋牝亦已
三千況其他乎莊子謂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
牛而牛肥蓋言人臣而懷爵祿則其於臣職荒矣百
里奚能忘爵祿卽以之飯牛而牛且肥何難相秦而
顯其君哉蓋文公之治衛卽以畜馬之道治之百里
奚之治秦卽以飯牛之道治之耳思無邪思馬斯臧
亦同此意○首章言營度已詳復將種樹小事點綴
詩情閑冷妙有別致○樹之榛栗二句亦舉一端以
見其精細不苟耳○望楚矣又并及堂邑者審其大
勢之完否耳景山矣并景及京者度其方而之正否
耳言皆致其詳慎也降觀於桑觀其土宜必可植桑

以利民土宜既善然後卜吉以斷之古遷國必卜綿
詩之爰契我龜是也○上二章建國之制悉矣故末
章復以勤政勸農點綴景色然其歸宿處在秉心塞
淵四字秉心實則不虛秉心淵則非淺蓋以富強之
業非虛淺者所能辦也末句帶言更饒冷致匪直也
人註云非獨此人全說不去蓋說于桑田以上皆治
人之事此言非直可以治人也秉此塞淵之心即以
治馬亦可矣如此說方有生趣○鍾伯敬曰靈雨句
妙雨而有靈老杜所
謂好雨知時節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
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
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序曰蝃蝀止奔也○蝃蝀虹也虹常雙見鮮盛者雄
曰虹其闇者雌曰霓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而成
虹是乃天地之淫氣也先儒謂雲薄漏日映雨氣則
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暈色故虹之為質不映日不
成凡見日旁者四時皆有之惟雄虹起於季春故月
令季春曰虹始見孟冬曰虹藏不見其曰在東者雨
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隨日而
映朝西而暮東也隮亦虹也朝則升於西故謂之隮
方雨虹見則終朝雨止蓋陰陽和則成雨陰方凝聚
日光射之感不以正故陰氣散而不雨也○遠父母
兄弟者道其昏姻之常則其變者不言而自媿矣奔
則指媒妁之言矣是為無信也婚姻有命馬舍天作
之合而奔於悅已者是為不知命凡此皆止之之詞
故序曰止奔也○呂東萊曰女子有行二句言女子
終當適人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言女子分當適
人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而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

家而不可得一則欲速去家而不可得其善惡可見
矣○古序但言止奔蓋揭詩人之意以示人耳此與
衛文么何與乃漢儒續之云文公以道化民則是
以文公為止奔之人矣衛宏輩之錯解序意如此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
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

序曰相鼠惡無禮也○鼠類最多陸佃曰有一種鼠
見人則拱其前足謂之禮鼠亦曰拱鼠相鼠之訓或
取諸此乎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以制禮○語意甚
激詩教固有不盡出於忠厚者噫乃所以為忠厚也
○古序但言惡無禮而已而漢儒續之曰文公能正
羣臣而刺在位則以此詩為文公自作矣蓋衛宏輩

見與蝃蝀二篇列於定
之方中之後附會如此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
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
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序曰干旄美好善也○旄牛尾也舞者持之又牛名
旄牛狀如牛而四節生毛按聲音離又音毛聲尾可
為旌旄即旄牛也以牛尾注於旗干之上而建之車
後大夫之盛飾也旟旅上畫鳥隼取其鷙捷也考工
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
也縿旂之正幅斿旂之末垂者也析羽曰旌謂析翟

羽於旗干首則干之上有旄文有羽也葢有旟則必
有旄又有旌詩言特互文耳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
為驂四之者兩服兩驂也漢制大守四馬及加秩中
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大守曰五馬四之五之六之借
以極言車馬之盛耳非必於五數六數也○此是詩
人意外欣幸之詞車馬旌旗何足為盛以其為見賢
而出則見為盛耳故言之未足至於重言之復屢言
之也何以畀之詩人從旁揣度若謂何幸今日見此
下賢盛事不知彼賢者何所陳說
以副其意乎驚喜贊嘆悠然可思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

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蝱貝母可療鬱疾與菵
同○按許穆夫人宣姜女也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
鶴有乘軒者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馬能戰及戰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迎衛之遺民
於河宵濟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立戴公廬于漕邑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始立
文公而都焉當戴公之在漕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欲歸唁于漕賦載馳○全詩欲歸之意皆為控於大
邦二語纏綿不已以婦人而為亡師興復之謀亦女
中包胥也○此詩與泉水不同泉水有懷于衛不過

思歸常情而已此則控於大邦發願甚大非常之情
尋常禮義不足以止之故泉水之出宿飲餞不過空
中寫景遠望當歸原非實事此篇驅馬悠悠全是情
懣遑追踨跟赴難途中實景故宋儒謂此必夫人請
於穆公而行其大夫以為不可又請於穆公而追止
之玩詩中情景良然但許衛婚姻之國不能為之求
援齊晉而控于大國乃出自婦人之口則亦安得無
尤於大夫君子而為穉狂不臧之誚哉○載馳載驅
四字便是馬上急遽光景既驅馬矣而復悠悠者歸
情如駛惟恐馬之不前耳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葢苦
情所迫當大夫未至時已憂其必至既至則憂其必
止皆是無聊實境○既不我嘉許人不以歸唁為嘉
也視爾不臧視許人無善策以捄衛也若謂爾既不
以我歸為嘉則我不能旋反於衛矣然爾能禁我之
歸寧能禁我之思乎我雖不歸而視爾無善救之策
則我之思衛雖欲違之而不能自違矣下四句彷此

濟謂濟衛河也朱註及時解俱於視爾不臧處不能
圓徹○陟丘是追止時途中停驂光景采蝱則託言
也蝱可療鬱既不得歸則陟丘采蝱聊以療鬱耳女
子善懷謂爾以我之憂鬱不過女子善懷之常而不
知我之懷衛各有所行非猶他人之懷也此句已隱
然有控于大邦之意衆穉且狂責其不識緩急恨之
且望之也○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不過舉在途所見
以起興耳解者謂是宗國丘墟之嘆則謬矣考閔公
二年冬狄人滅衛今麥已芃芃則自冬歷夏捄尚未
至宜其有控於大邦之思也但欲控大邦必有所因
之人以至於所控之地而當誰因乎誰至乎自揣自
商情景妙絕無我有尤較前許人尤之語愈自悲切
末二句畢竟欲歸畢竟不能歸但反覆籌踏謂汝雖
為我思之百方終不如我自歸之為愈耳宛轉纏綿
無限凄怨○按壽子之孝友文公之塞淵宋桓夫人
之守禮許穆夫人之義俠皆宣姜所生蓮生汙泥詎

不信哉○卷耳之陟岡虛景也而解者泥為實事載馳之驅馬實景也而解者偏言假托訓詁家顛倒如此可笑

衛風論

作詩有其體焉採詩有其地焉審詩有其音焉邶鄘皆衛詩也然別為衛風僅十篇而抑戒與賓之初筵不與焉彼實衛詩而不列衛風者風人之體與他詩異抑詩者大雅之體而賓之初筵小雅之體也風從其體故雅不可混為風也若夫木瓜以美齊桓也而不列於齊風以木瓜作於衛衛之國史藏焉風從其地故詩言齊桓風則衛風也然載馳泉水竹竿此三詩者不作於衛地而各見於衛之三國則又何也彼衛女也能為衛音古人作詩聲以依永律以和聲雖他國之詩譜而歌之皆衛樂也風從其音故此三詩亦曰衛風也

衛風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序曰淇奧美衛武公也○淇園多竹漢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塞又寇恂傳伐淇

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也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其狀如星也孔氏云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較卿士之車也古者車上横木謂之式及於式上二尺五寸横一木謂之較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憑下式而頭得俯○只有斐君子四字反覆言之一有斐耳必切磋琢磨而後得之蓋若是其難也○次章言有斐而及於充耳琇瑩蓋風人之體欲美是人者兼言其服飾之美則其人之美者愈見猶之欲刺是人者但言其服飾之美而其人之惡者亦見也○三章如圭如璧如金如錫有質可仰無氣可尋徦切磋琢磨又進一層矣寬兮綽兮形容其廣大樂易已無遺矣妙在復添猗重較兮重較與寬綽似全不相蒙偏於不相蒙處想見寬綽自得之趣至於談笑戲謔何關學問而風人於此讚嘆不盡蓋有道氣象難以摸寫但可在閒處冷處無緊要處彷彿萬一所謂頰上加三毛也○陳止齋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雝雝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堯舜在上下有巢由然使人盡樂為巢由則堯舜之為堯舜可知矣此篇與簡兮北門北風諸篇同意故序曰刺莊公也○一寬字便有遯世無悶確乎不拔之意使隱而不寬必來北山之誚寬則永矢勿諼矣薖軸不必強解但從寬字想出大畧而已○萬茂先曰遙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

有陸其旁有防中有流水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靄舒卷日月光華無限曠洒故曰寬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且不知世之有古今無論軒紱矣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弗告之意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孼孼庶士有朅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褧禪衣也鄭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尚之禪衣為其文之大著嚴華谷謂褧衣以縠為之荑茅之始生者蝤蠐木虫腐木根下有之以其白而長也瓠犀瓠瓣也螓似蟬而小額廣而方蛾蚕蛾其眉細曲而長鑣馬銜汗也以朱幩飾之鑣鑣重言以見其盛猶蟄蟄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罛魚罟施之水中濊濊有聲也鱣色黃江東呼為黃魚無鱗長鼻口在頷下鮪似鱣而小色青鱣鮪皆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麗於罛也葭即荻一名亂揭揭長貌庶姜姪娣也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或曰媵臣也。全詩昏昏誇詡讚嘆而莊姜之可憫與詩人所以閔之之意不言而喻君子偕老篇亦但將宣姜誇詡讚嘆而宣姜之可醜與詩人所以醜之之意不言而喻若謂他人之失寵不足閔也以如此之人而失寵則深可憫也他人之瀆倫不足醜也以如此之人而瀆倫則深可醜也其最賞心處乃其極傷心處耳。首章侈其家世次章艷其容貌三章則羨及其嫁時之車服儀衛四章并其鄉俗土宜媵送之美而悉稱之魚罟鱣鮪此種瑣事與碩人何與其妙難言。笑之巧不能繪也但於其倩繪之目之美不能繪也但於其盼繪之此繪美人傳神訣也。莊姜之德不必論今誦其綠衣日月終風諸詩其言語文章亦足動人莊公見之自應回心長門寫怨長卿至此當為擱筆矣然莊公總不知也故詩人畧而不言但言服飾容貌車馬風土之美舉莊公所易知者陳之謂即如此亦當時希有況其他乎。此詩不獨閔莊姜兼諷莊公有如此美人而不知寵所謂登徒子但有淫行耳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序曰氓刺時也。鳩鶻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一曰鶻鳩一名斑鳩左傳曰鶻鳩氏司事者也春來秋去故為司事以其多聲又名鳴鳩一名食桑葚然過多則致醉帷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一名童容。此篇與谷風篇才情悉敵但谷風詞正此詩詞曲谷風怨而婉此詩悉而婉其旨微異耳且其列叙事情如首章幽約次章私奔三章自嘆四章被斥五章反目六章悲往明是一本分齣傳奇曲白關目悉備如此醜事却費風人極力描寫色色逼真所謂化工非畫工也今或從註說謂必淫婦人自作乃能委

恐如此不知今古棄婦吟經書子建華錦心繡腸從旁揣摩比婦人聲口尤為酸楚況抱布貿絲車來賄遷分明是出像會真記豈有婦人自供之理。三歲為婦四句即谷風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意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即谷風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意也不思其反即不思其初猶言何不回思也承上文言笑信誓來謂爾何不回思當初言笑信誓之情乎即谷風不念昔者伊余來塈意也亦已焉哉非絕望之詞謂汝豈遂不思乎汝而不思則亦已矣蓋猶冀其思也鄭朱於此處皆未透。鍾伯敬曰子無良媒謔之也奔豈有媒乎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亦謔之也蓋貿絲春時事也此時已許之矣故又謔之古今男女狎昵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藉後人不解遂認真耳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檜栝也禹貢栝柏即此也字說檜栢葉松身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栢身葉與身皆直。此詩與泉水同意故古序皆曰思歸玩詩中並無不見答之意不知漢人何以添出。詩中皆憑空設想忽而至衛忽而垂釣忽見泉源忽對淇水忽而巧笑與波光相媚忽而佩聲與舟楫相聞思力所結恍若夢寐妙甚妙甚曰遠莫致之矣又曰在左在右可見原未嘗遊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序曰刺惠公也。芄蘭草一名蘿摩柔弱常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鄭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按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註謂即位時年方十五六故詩曰童子以構殺急子之故為眾所不與故序曰刺惠公也。能不我知謂其才能非我所知能不我甲謂其才不敢推以為長但見其容與而舒耳直遂而肆耳帶下垂而悸耳舍此無可稱也語似吞吐而實輕薄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序曰宋襄公母歸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云宋桓公夫人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母出則與廟絕義不可歸作詩以自止。河既不廣宋又不遠何以不歸乎揔不說破妙妙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序曰伯兮刺時也。諼草一名鹿葱一名丹棘味甘令人好懽樂忘憂故又曰忘憂草花名宜男以懷妊

一第71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34 反正內

婦人佩之生男也征役勞苦之情一也出於君上之口則為閔惜出於室家之口則為怨思此詩有怨思而無閔惜故序曰刺時也思伯而苦則首疾矣首疾豈心所甘然置伯不思則又不能故甯甘心首疾耳願言卽甘心之謂當憂思之極亦欲得諼草以忘之然忘憂則忘伯矣是以不願得忘憂之草但願思伯而心病心病豈心之所願然不思愈非心之所安故甯病耳此句從焉得一轉更深。誰適爲容適字有水清石自見之意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序曰有狐刺時也。嚴華谷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獨行而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寡婦鰥[illegible]瞀見鍾情無無所用恥故序曰刺時也彼自無裳無帶無服耳何故強預人事意在不言趣甚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木瓜楙也實如小瓜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投者施於望外之詞施于望外則雖木瓜至薄亦宜瓊琚報之以此興齊桓公再造之德出於衛之望外施者厚矣報者豈能薄乎匪報也一轉更深蓋有投有報則其情至于報而止惟懷無以圖報之心則尋常報施之情不足以言之矣故曰永以為好衛多難之邦未易言報惟存此圖報之意庶幾永矢弗諼耳此意在言外想出

王風論

詩之有升有降也蓋自古已然矣雖然正之降為變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亦從而言之雅之降為風也漢儒言之宋儒言之吾不敢從而言之也吾所謂升降因其時與勢而言之爾若夫詩之有體則非時勢所能升降者矣國風雅頌各從其體不可紊也風者風人之體至於二雅則天子之詩非復風人之體矣變雅而後雅雖已亡然風人之體未嘗廢也安得無風既有風矣而

又責之曰何不為雅則必東周諸詩盡舍其勞人思婦之體而效天子燕享朝會之體然後謂之升也可乎哉今其言曰周之西也風升為雅周之東也雅降為風天子之詩雅頌而已雅降為風是以天子之尊降為諸侯也信斯言也宜莫如文武成王矣二南作於文武之時七月作於成王之時皆西周也一為風之始一為風之終則亦可謂之降乎且所謂升降者果孰為升之而孰為降之哉以為孔子升之降之也升魯於頌降王於風孔子不若是僭也以為詩人自為升之自為降之也幽厲亡國而升於雅平王再興而降為風詩人不若是妄也然則果孰為升之孰為降之者歟曰詩之有升降也乃正變之謂而非風雅之謂也彼王詩之降非不能為雅特不能為南耳其不能為南者何也南音和平而王則感傷南之教化及於諸侯而王之歌咏僅於畿內以其王也故不曰周以其不如西周之盛王也故不曰南是或升降之一說也

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宗周謂鎬京。黍有數種赤者曰虋白者曰芑黑者曰秬一稃二米曰秠稷似黍而

小其粒紫。此詩妙在感慨無端不露正意靡靡搖搖如醉如噎描寫愁人無聊之狀如將見之周自東遷以後無志鎬京如晉人渡江但圖苟安宋人都杭遂忘汴洛獨一行役大夫徬徨其間然知者但訝其心憂不知者尚謂其有求蓋當時人心久已與黍離相忘無復宗廟宮室之痛故不能自言其所憂何事但呼蒼天而訴之耳此何人哉四字悠然情深蓋心知致亂之人而不欲斥言也傷心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序曰刺平王也。采薇杕杜諸篇所以閔勞臣者至矣又從為之念其室家計其歸期若是其周也今行役至于不知其期天子不能代為之閔而使其家人自閔焉蓋燕勞禮廢而優恤之意薄矣故序曰刺平王也。雞棲牛羊何預行役然憂思之極觸目生情如之何勿思五字無限纏綿苟無饑渴淺而有味閨閣中人不能深知櫛風沐雨之勞所念者饑渴而已此句不言思而思已切矣。行者思家所最難堪者雨景故東山之詩四章各以零雨其濛一句為淒涼家人望遠所最無聊者暮景故此詩二章各以日之夕矣四字為慨嘆。萬茂先曰草虫殷雷思而平淡君子于役思而哀傷王化盛衰婦人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簧笙竽管中金葉翿纛也舞者所持房謂房中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敖舞位。此詩卽簡兮篇之意漢儒續序云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云祿仕謂苟得祿仕無志於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蒲蒲柳也可為箭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水草亦曰蒲可織為箄。平

王戌申忘殺父之大仇而以立己為德此其過不獨勤民於遠而已故序曰刺平王也。語怨而辭促矣乃不言怨而言思不怨久戍別家之苦而思家人與我同戍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事哉故謬其辭以舒無聊又是一怨體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蓷益母草曾子言見益母而悲即此也一名充蔚耐旱草也。以耐旱之草乾

者先暵脩而長者又暵濕潤者亦暵則無往而不旱矣故始而嘆繼而恨終則泣也我既仳離而所遇之人亦復艱難不淑謀生之路既絕而憂生之痛更深故曰何嗟及矣謂計無復之雖嗟何及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序曰閔周也。兎吐也吐而生也凡咀嚼之物皆九竅兎之雌雄獨八竅故吐而生子視月而孕楚詞曰顧兎在腹蓋謂此也兎陰狡而雉耿介故兎爰爰得脫而雉獨罹也罦今之翻車也所以取鳥罿亦罦也。天下事為者敗之我生之初無為無造無庸故周室雖弱而天下晏然及其亂也多為多造多庸而國非其國矣曰百罹曰百憂曰百凶言其多也善治天下者寂然若無事不善治者擾而至于多事多事則多罹矣其始以多為敗之其卒也遂至於不可為益欲求為昔日之弱而不可得矣故尚寐無吪欲舍而置之不聞不見也續序云桓王失信構怨連禍蓋傷其多事云爾嗟乎多事致亂小人也及至于亂則小人謝事而君子任其責矣故以兎雉為比無吪無覺無聰蓋世亂已極祈死不得為此無可奈何之辭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忘父大仇則其棄族宜矣彼不知父又使其族人謂他人父至于謂他人父則流離極矣而王尚莫我顧焉豈人情也哉故序曰刺平王也古人於族類皆以葛藟為喻左傳亦謂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公室之枝葉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序曰采葛懼讒也。蕭荻也似白蒿俗謂之牛尾蒿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艾蒿屬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可療疾言非無故而采也。懼讒之人一日不在君側則讒者至矣故其辭促而情迫如此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
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
不信有如皦日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菼蘆之始生者毳衣五色
皆備聊舉青赤為例耳。此刺詩也古之大夫能以
其威靈氣燄震懾人心使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而
東周之大夫不能故陳古詩以風之亦猶陳關雎于
康王晏朝之日也。聞其車聲見其衣服猶令人畏
況其政治乎末章則至死不犯但相與結黃泉之誓
而已蓋其嚴憚如此西漢之寗成
郅都東漢之董宣周紆不是過也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

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畱之子貽
畱之子貽我佩玖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畱姓子嗟字蘇子由曰子
嗟隱居丘林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
而庶幾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毛傳云子
國子嗟之父鄭箋云著其世賢也毛去古未遠典籍
尚多必有所稽今無從攷不敢妄從竊意子國子嗟
指其名與字而言之耳末章之子即子嗟也將其來
食親之之詞貽我佩玖則相得益彰矣。訓詁皆謂
此詩淫者自作而指子嗟子國為女子所私之人豈
有男子相竊妻妾而自叙孟姜孟弋孟庸於詩中女
子私人而自叙子嗟子國於詩中乎且此女既私子
嗟又私子國矣復有他女亦私于子嗟子國而強畱
之是以一女而私二男彼二男又皆擁二女而所指

為行淫之地則丘中
有麻也豈不可笑哉

鄭風論

先王之作樂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故季札在魯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夫子曰鄭聲淫子夏對魏文侯曰鄭聲好濫淫志皆以樂言非以詩言也所謂細者謂其絲竹煩碎而無紀也陰而密也所謂淫者謂其狄成滌濫而無止也陽而散也樂由心生其始也無止其終也必至於無紀蓋未有陽散而陰不密者也朱文公舉鄭風二十一篇稍涉男女

者槩謂之淫夫以男女之詞為淫則季札所謂細者又安在乎或曰如子所言則溱洧諸詩非淫歟曰是也樂記固有之矣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而後樂器從之鄭詩非不淫也蓋自武公以降膏粱成習其志荒矣故曰好濫淫志今其樂不可得聞矣而徒執詩中之字與義謂之曰此鄭聲淫也將何以服說詩者之心哉

詩觸卷二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鄭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緇黑色卿士朝服皮弁退朝而服緇衣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朝堂諸曹治

事之處自館而還則在其采地之都。序曰美武公而續序兼言桓公者謂其世德在人父死犬戎之難子定東遷之鼎此周人之愛所從生妙在全不露好德之意但一望緇衣自然繾綣無已改衣適館授粲一時傾吐惟恐不及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讀此詩者只將又字還予字及四兮字反覆咏嘆則周人無已之愛自見或疑適館授粲非不愛其上之事然毛傳朱註但云周人愛之而已安知其為周民乎抑周之士大夫乎且彼特借以寫其好德耳豈必實有其事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杞柳屬生水傍葉似柳今人以為車轂檀強韌之木可以為車皮青滑澤。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除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伐京京叛大叔出奔共書之稱鄭伯譏失

教也謂之鄭志。此詩蓋借莊公拒諫之言以刺莊公也莊公陰很未嘗一日忘殺段也但內憚姜氏外畏人言不欲先發姑養成其慝以成殺之之名祭仲曰無使滋蔓不知公意政欲滋之蔓耳公子呂曰國不堪貳不知公意政欲待其貳耳故其言曰子姑待之曰無庸將自及曰厚將崩此時殺段之謀已露矣蓋段之奔死不在克京之後而在請京使居之日使當時稍為裁制不獨全段兼且全母何待掘隧相見而後融融洩洩哉故左氏曰譏失教也又曰鄭志所以薄責段而厚罪公也此詩之妙在不斥言莊公之過但若代為拒祭仲之言曰爾仲子無傷我弟也我豈敢有愛於弟所畏者父母耳而又為之婉其詞曰仲之長計遠慮亦我所懷也而父母之言亦我所畏也蓋明以其咎委之父母矣微詞吞吐句句殺機大約莊公此意籌之最熟斷之最專不獨大叔在其股掌之上卽謀國老成如祭仲公子呂輩亦不與顯言

獨詩人與左氏冷眼微窺巧為點綴而公之陰很不言自見故序曰刺莊公也。樹杞樹桑樹檀指大叔也析我樹杞謂祭仲諫而欲去之也事關骨肉姑為隱語以示意耳父母暗指姜氏諸兄謂公族人言國人之言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序曰刺莊公也。朱註曰段不義而得眾毛衛續序曰段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但據左傳云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伐而遠叛則京民且不附段何況國人哉此詩特其狎客私相稱譽之詞耳夫段既居京亦

有人民社稷之寄如詩所云不過狎遊公子而已彼淮南八公陳思七子一時譽髦尚不能為瀛洲凌烟之事何況服馬飲酒之徒哉序以為皆莊公驕之至此故曰刺莊公也。仁特煦煦而已好特欵洽而已武特強勇而已一種貴遊徽逐輕薄浮蕩之態恣自狎客口中傳之甚妙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掤忌抑鬯弓忌
序曰刺莊公也○黃馬之上邑驪白雜毛曰鴇車衡
外兩馬曰驂兩服衡下夾轅兩馬也小戎騏駵是中
騧驪是驂外者為驂也謂其御中者為服矣服馬制於衡不
得如舞如舞者驂也謂其御中節也善御者轡柔如
組驂諸如舞上襄猶言上駟馬之良者鴈行者與中
服相次第也齊首齊也如手言兩驂並進如御
者之手也刈草為防驅禽防中焚而射之曰火王制
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禽獸所居曰藪磬謂曲折如
磬控謂控制使馬不逸也縱者發矢也送者發矢後
弓弰隨轉向前如送矢然言其速也掤冰同左傳昭
公二十五年所謂公徒釋冰而踞是也冰矢箙鬯弓
韔也田事既畢則馬遲發罕釋冰覆矢執鬯弢弓蓋
誇其從容整暇猶所謂善刀而藏躊躇滿志也○叔
之才技誠過人矣如是而甚不仁況其所謂才技者

不過袒裼暴虎射御足力而已豈能成事莊公知之
故縱而不問俟其將敗然後制之如甕中鱉耳漢文
于淮南王長亦深料其驕恣不能有為故屢赦不問
卒以反誅然漢文實友愛無殺弟意僅以優容釀禍
尚招斗粟尺布之譏況莊公志在必殺哉詩人以為
公驕之使然故曰刺莊公也○此詩即前章意種種
誇詞皆似出狎遊之口將叔無狃二句尤見媚子小
忠試將揚之水篇並誦則叔段桓叔兩人身分自見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
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介甲也謂以馬被甲也二矛
車上所建之夷矛酋矛也矛以英為飾二矛長短不

同其飾重疊故曰重英喬矛之上勾所以懸英也將
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春秋閔公二年冬
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
師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
之賦清人蓋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故
使高克將而禦之○此詩作于師潰之後然不言師
潰但云翱翔逍遙中軍作好而已蓋指
其致潰之由使人自見此風人深旨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
之子邦之彥兮
序曰羔裘刺朝也○舍命不渝朱云以身居其所受
之理而不變毛傳云舍處也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

見危授命也三英朱云裘飾也毛云三英三德正直
柔克剛克也似覺毛說為長序意謂古有是義則羔
裘可以無愧惜今之
不然故曰刺朝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
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摯袪執手以挽賢者情之
至也故謂故人好情好也故人情好豈忍速去乎蓋
君臣之分可遴而朋友之誼難割徘徊岐路無限躑
躅故序曰思君子也○續序云莊公失道君子去之
是
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序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鄭箋云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以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加中也史記謂楚人弱弓微矢加諸鳧鴈之上雜佩毛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衝牙以玉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呂東萊曰婦人之佩觽燧管凡可佩者曰雜非特玉也遺人物謂之問左傳衛人使人以弓問子貢明星猶今曉星蔡東方啟明焉。首四句描寫賢夫婦衾枕之上皇皇問夜光景如見與六朝人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語意正相反射弋亦男子事即此小事亦欲及時不肯後人則其他可知。人以荒淫

為樂其樂易盡不知勤者之餘別有樂趣冀缺之相敬如賓梁鴻之舉案齊眉自然之樂趣也此章宜言飲酒而要以偕老琴瑟在御而本之靜好初不過日用尋常之樂然在雞鳴之儆勤苦之餘倍覺天機鼓盪真意溢如所謂趣也但得此中趣不足為荒淫者得也。來謂聲氣相感有以致其來也順則所謂莫逆之交是已好深於報故木瓜之篇云匪報也永以為好然未有好而不報者報之乃所以為好耳雜佩可捐好之難已閨閤之內乃能以親賢取友相勗有婦如此當在僖負羈妻與山濤夫人之間矣序所謂刺不悅德者蓋古有是義而嘆當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舜木槿也舜取瞬之義謂朝生暮落也。左傳桓公六年北戎侵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桓公之未昏於齊也欲以文姜妻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桓公十一年傳曰祭仲有寵于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昭公忽也宋雍氏女生厲公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十五年傳曰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立之其後高渠彌弒昭公立公子亹齊伐鄭殺亹立公子儀厲公入于櫟使傅瑕弒儀而

入鄭按文姜內淫幾亡魯而詩云德音續序又云齊女賢何哉蓋忽之辭文姜也在桓公未昏之前及敗戎之後所辭之女非文姜也且詩但以忽辭齊昏無大國之助以致見逐故借言彼美孟姜以寄憾耳豈必齊女果賢且美哉。親迎則同車矣忽既辭昏則未親迎也姑託言忽與齊女同車其顏色如此其佩玉如此末復嘆其信美且都以忽之不娶齊女與無大國之助意不言而自見。張茂先曰孟姜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于膏粱甲族蓁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媍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琚瑀之佩所謂嫫作夫人鼠披荷蕖裳止羞澀烏能閑雅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序曰刺忽也。扶蘇毛謂扶胥小木孔頴達曰扶胥釋木無文毛當知之未詳所出也荷華未開者曰菡萏已開者曰芙渠松之上竦而無枝者曰橋松龍葒草如馬蓼而大生水中游言其縱也。陸佃云山性宜木隰性宜草皆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木扶胥在上草芙渠在下松喬聳于上草游縱于下則山隰之所養以為美者至矣今不見子都而見狂且不見子充而見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鄭康成以為此忽好善而不用賢者反任小人之喻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序曰刺忽也。蘀落葉也七月篇云十月隕蘀是也。序意謂忽弱而祭仲強也叔伯者尊臣自相謂也

落葉待勁風而隕鄭之諸臣不知有君各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則予和猶落葉之隨風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序曰狡童刺忽也。此鄭人忠憤之詩猶箕子之稱狡童也狡童謂狡好之幼童言忽雖壯而童心猶在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矣而猶有童心即此意也不與我言不與賢人謀國也不與我食不與食其祿也不能餐不能息恨之至也蓋預知權臣擅國將有廢逐之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序曰思見正也。鄭有狡童之狂使大國惠然正之但褰其裳而涉溱洧則至矣子不見正豈無他國乎末句言其狂已甚所望于大國不能緩也蓋厭亂之極不敢明言故為隱語以見意耳。孔頴達曰狂童謂突也突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故鄭人思得大國以兵伐鄭正其爭之是非欲去突而定忽也。子謂大國之卿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又曰士鄭六卿餞范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望于他人乎若以此詩為淫奔則斷不賦于宣子之前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序曰丰刺亂也。刺亂謂刺淫亂也丰昌皆美之之詞始有他志而不許見其丰美而始悔也叔兮伯兮不一人之辭不得於此又欲得於彼也註云豈無駕車以迎我者乎最為得解蓋謂前之丰且昌者既不可得矣或後更有如是者則當駕予與行不復待其俟我矣蓋其悔且望之深如此伯敬謂伯叔即前人但恐前人不如是多耳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茹藘茜草一名茅蒐可以染絳莖葉俱澀葉似棗葉延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

血除地去草為壇阪高阜而不平者。室邇人遠疑怨之詞耳然看得此人孤高靜穆儘自不俗大凡愛其人而不見不難推而舉之最高之境雖尋常境物入有情者之目無非韻致卽如門外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所思之人宛在其中遙而指之曰此室邇而人遠者也不獨愛之且重之矣次章子不我卽猶云不可得而親也雖露怨意然其人愈遠矣宋詞云天上嫦娥人不識卽此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淒淒秋氣也瀟瀟秋聲也秋風秋雨寒氣始肅而雞鳴如故風雨晦明天地改色

而雞鳴不已此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善喻也如此君子安得于亂世見之當亂世而幸得見如此之君子安得不令鬱者平疾者瘳悶者喜哉故曰思君子也。膠膠雞聲也唐人詩云膠膠角角雞鳴時解以為雞聲之和則非矣。此詩無一字涉男女而亦坐以淫奔蓋以既見君子四字生疑耳然則蓼蕭菁莪皆男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禮不佩青玉謂青青子佩者士佩瑀玟而青組綬也城闕謂城上別有高闕毛云挑達往來相見貌蓋廢學而以候望為樂也。學校廢則朋友疏矣故思而望之思其服而想見其人欲其捐棄往來之迹與共晨夕而無間耳末章首二句責之切末二句思之殷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為此詩者不獨規友兼自箴也。左傳鄭人遊于鄉校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止之則鄭之重學校非一日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水力弱也以此為忽弱不能制其強臣之喻其始也兄弟爭國其究至於寡兄弟此必然之勢也故鄭康成以為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鄭無忠臣皆誣上行

私巧為欺誑故又戒以人實迋女勿信其誑以濟其亡蓋忠愛之至也。此詩無一事涉男女而亦坐以淫奔冤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序曰閔亂也。縞衣薄繒不染者國策云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其薄也綦青色之小別者城門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城上有臺謂之闍茹藘茜草蓋絳色衣也荼茅華輕白者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蓋如雲言其旖旎如荼言其輕白也。鄭公子爭國之亂凡五見於春秋矣

兵甲不息男女奔竄各相棄捐無足怪者此詩言出其東門見佌僞蕩道者如雲如荼之女也然當此離亂己之室家且旦夕不保他人妻妾雖美如雲荼豈我思所存哉吾但保其室家而已縞衣綦巾無足娛樂然能自保則縞衣綦巾亦聊可娛樂云爾玩一聊字有僥倖不敢自必之意王仲宣云未知身死處安能兩相完即是此意故序曰閔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序曰思遇時也○此亂極思治鄭之賢者各求其友思邂逅而遇也美人指賢者古人稱君稱朋友皆以

美人相況非美婦人也鄭亂已極賢者皆冥鴻矣安得邂逅以相遇乎倘或邂逅則適我願而可與之偕臧矣故曰思遇時也漢人續序云男女失時殊失古序言外之意○按鄭子皽賦野有蔓草以諷韓宣子蓋以美人喻宣子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鄭伯享趙孟子大叔亦賦蔓草蓋以美人喻趙孟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使蔓草為淫風則彼二人皆鄭大夫寧不自諱且敢舉淫女以辱大國之卿乎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序曰刺亂也○溱洧方渙蓋三月桃花水之時稗雅引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會于溱洧之上以為祓除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蕑蘭也蘭為王者香草莖葉似澤蘭勺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文無文無當歸也此花榮于仲春盛于孟夏本草云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上巳祓除此舊俗也相沿而盛遂為亂階前者畱連不去而後者愈繁故首曰方秉蕑兮次曰殷其盈矣治容誨淫始于游觀禮禁無觀蓋謹其漸也女曰觀乎數句文氣駘蕩曲盡游人之態蓋上巳之時人景俱媚士女相邀不獨觀溱洧又以觀夫觀溱洧者此時男女雜沓已有摩肩接踵微聞香澤之意矣既觀于洧餘興未盡更相與觀于洧外至於樂而相謔徘徊不舍贈以可離蓋鄭國土沃人麗故其俗淫蕩如此曰觀乎蓋

秉蕑之後復欲觀也曰既且曰且往觀乎暫見有情隨順其意也

齊風論

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國之風也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今觀齊詩十一篇無非荒淫昏亂之詞彼鄭衛靡靡尚有淇澳緇衣二武公之德在焉而齊詩獨雞鳴一篇不過陳古義以諷哀公而已其自還著以下皆刺語也如是亦安覩所謂大風也哉蓋季子所聞者樂也雖歌齊詩然以齊音譜之則大風也今取元人之詞而以四方諸音合奏一堂則清濁

高下長短之間風土之強弱澆淳亦大畧可見矣孔子學琴於師襄而得文王之志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又得其為人黮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焉孔子所學者師襄非文王也然學師襄而見黮然而黑之文王季札所觀者工歌之齊詩非大公之詩也然聞齊聲而得表東海之大公古人於聲音之道固有冥會神遇而不可以言傳者矣後之儒者執泱泱大國一語而曰齊風十一篇在是焉則不

獨不可聞詩樂并不可與言詩矣

齊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序曰思賢妃也。續序云齊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警戒之道焉。妙在匪雞則鳴匪東方則明欲將警畏意推進一步翻說轉一步幻筆化境百鳥啁哳此朝內將曉之景也若深宮重帷不聞鳥聲但聞虫飛耳既言虫飛薨薨則既非甘寢之時矣翻言甘與子同夢意婉而深豈有君未視朝而羣臣遽歸者故設不必然之想妙極末句尤妙不言以君王之故憎予却憂以婢子之故累君規儆之中自饒婉婳。同夢二字奇拔後人慣熟不覺其妙耳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序曰還刺荒也。肩一作豣獻豣于公大獸也故毛傳云三歲曰肩狼大如犬作聲諸竅皆沸牡名貛牝名狼駢脅直腸銳頭白頰其糞烟直性貪暴喜逐獸。子之還子之茂子之昌己譽人也謂我儇謂我好謂我臧人譽己也一國風俗皆由一人之好尚益各以技擊馳逐為賢惟恐或後其相譽乃所以相競也刺荒之意詩中不露但將齊兒稱譽誇詡口吻寫出而意已躍然凡看古人詩皆當於此等無字無句處求之不獨三百篇也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序曰著刺時也。著門屏之間懸瑱當耳故曰充耳素青黃懸瑱之繩以雜綵為之所謂紞也瓊玉之美者也所為瑱也人君以玉為瑱人臣但用美石此言瓊英者言石美似瓊也木謂之花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瓊華瓊英皆一物而借草木以比玉石之光色也。新婦至著至堂而始見其壻俟之如此其服飾之美又如此則其不親迎可知矣詩人不言其不親迎但代為新婦誇壻之詞而其不親迎之失已彰故曰刺時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漢儒續之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室在寢內闥在門外。昧爽而來初昏而去朝隱而入暮隱而出故日月皆曰東方履即躡而就之履發躡而去之明明繪出私奔圖故歐陽子以為此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
晨夜不夙則暮
序曰刺無節也。柳與楊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以其
樹之成行列故柳曰柳衙槐曰槐衙樊藩也柳柔脆
之木折為藩籬狂夫尚知其限蓋以內外之限喻晝
夜之限耳別色為晨未別色為莫此挈壺氏之職也
。與居無節刺齊君也然不言其君但言臣子顛倒
衣裳匆遽忙亂處描寫便妙且全詩之意大約刺晏
朝耳却不言晏而言早末章方點出不夙則暮一句
蓋興居無節則蚤暮任意如此人豈果能蚤哉蚤而
未明則晏必莫夜矣故但言其蚤而晏朝之意已見
不能晨夜即所謂失日也較不辨菽麥語尤為可笑
。自公召之註云又有自公所而召之者蓋猶以為
晚也寫出懵懂之狀如見與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語

似同而
實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
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
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屨與屨為耦故曰兩冠之下
結為緌纓之垂者曰緌緌必雙始可對結也屨兩緌
雙言物皆有耦文姜與齊襄非耦也麻者夫婦對種
之物唐人詩云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又麻屬多子四時纂要曰種麻必熟縱橫七遍已上
則無葉蓋引夫婦對種而多子之物以興娶妻句言
文姜齊襄非夫婦也。按桓公十八年左傳云公與
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車公薨于車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
侯云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使公子彭生乘車拉而殺之而鄭箋云襄公素與淫
通及嫁公謫之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六年公子同
生而夫人歸齊在十八年則同為魯侯子可知矣左
傳于姜氏如齊始言公謫者順文耳文姜與齊襄爲
歡之行已素非歸齊始通也公薨後夫人久留于齊
莊公同即位後乃復歸魯然猶會齊侯于禚于祝丘
又如齊師其無恥如此。詩刺襄公不斥言襄公但
借諷於雄狐駕言於魯桓而已其刺魯乃深於刺齊
也懷謂懷襄公從謂從襄公懷與從者文姜也鞠窮
也窮極文姜之欲而使之歸齊者魯桓也然所以懷

止從止窮止極止之故詩人不言也但以既曰曷又
自相詰問使人思之而已四如之何有深思防維之
意。萬茂先曰魯桓弒君自立有危心矣結昏於齊
歸田於鄭成亂於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
齊襄公恃強而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
妻以齊之勢強也襄之忍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
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
見兮突而弁兮
序曰甫田刺齊襄也。總角聚兩髦也聚髮為兩角
如丱字然。甫田未嘗不可治遠人未嘗不可思也
然而小大近遠必有其序一或躐焉胥失之矣末章
復言小之可大近之可遠順而因之其功自捷天下

事欲速反遲循序反速理勢必然非一端而已通篇或反言之或正言之皆用譬喻到底不出刺意續序所謂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循德而求諸侯皆使人從言外得之此則詩人忠厚之旨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序云盧令刺荒也。犬有守犬田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故盧為田犬也令令犬鐶聲重鐶一大鐶貫一小鐶也重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此與還之篇同意但還詩交譽此但譽人而已仁謂相權愛也。事有眾人所共醜者詩人不言其醜但言其他端之美而醜者自見偕老與猗嗟篇是也事有醜而不知自醜者詩人亦不言其醜但述其自美之詞而其不知自醜之意亦見此詩與還之篇是也彼狃

國刺淫諸詩皆還與盧令之類也吾故曰三百篇不在字句而在無字無句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毛謂鰥大魚鄭曰鰥魚子魴鰥皆魚之易制者然笱而敝則亦不能制矣以喻魯弱不能制文姜也鰥鯤古字通用國語曰魚禁鯤鮞故鄭曰魚子若北溟之鯤則大魚矣鱮一名鰱一名鱅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稗雅云其性旅行故字從與。如雲如雨如水但侈其從歸者之盛而已彼胡為乎歸哉又胡為乎從哉不必明指其事已令人掩口葫蘆矣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簟茀以竹簟為茀蔽車之後戶也鞹獸皮去毛者朱鞹以朱色塗革為車飾也。詩刺齊襄乃不言齊襄但述齊子驅于魯道而已彼胡為而驅也曰發夕何情急也發夕而後胡為有豈弟樂易之容也將至汶水齊境胡為而翱翔遊敖喜不自禁也簟茀朱鞹四驪垂轡是何粧束魯道有蕩是何通衢行人彭彭儦儦是何耳目詩中一緐鋪敘不刺似刺刺似不刺不言似言言似不言所以

謂風人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射皆三耦而止曰終日射侯者美其久而能中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侯畫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正以布為之亦三分侯之一故射儀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禮射以四矢象有志于四方也左傳魯

莊公十一年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注云金僕姑矢名也詩中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其餘皆威儀也抑若揚謂雖歛之而光自見也儀既成猶所謂不可選也樂必以舞而成成童舞象既冠舞大夏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一也舞則選謂於舞之倫等最上也○此詩若無發首猗嗟二字借老篇若無云如之何四字竟是一篇贊詞然贊嘆有餘處即是不足處若曰威儀技藝則既美矣言其有餘則其不足者可以意會也展我甥兮雖屬微詞然不必鑿破鑿則呆矣以禦亂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說出大凡詩人妙處在不可說其可說者皆非詩也

魏風論

魏地入於晉猶邶鄘之入於衛也故魏與唐皆晉詩也何以徵之公行公路公族春秋列國皆無其官惟晉有之一也魏為亡國而其詩儉嗇勤苦與唐俗蟋蟀山樞之風相類有將興之機無亂亡之象二也季札觀樂工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所謂渢渢蓋逆知晉國必大將與齊之泱泱同盛至於大而婉險而易行此則晉之所以覇也使非晉詩則魏一亡國耳安得明主而輔之以德也哉彼檜之入鄭也匪風萇楚岌岌乎懼不能以終日則不待辨而知為亡國之詩矣故檜風四篇非鄭詩也檜非鄭詩而邶鄘為衛詩魏唐為晉詩者檜詩四篇作於未滅之先邶鄘與魏詩則作於既滅之後也

魏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序曰葛屨刺褊也。三月廟見乃成婦則未廟見之先皆稱女矣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奉舅姑事也貴室女子新至舅姑之門政當歌舞燕喜之初而遽以縫裳相強豈人情哉且裳統于要衣統于襋但治其要襋但治其襋要之襋之未成衣也治其大概即服之矣描寫褊急之狀令人發笑。首章褊急皆從儉嗇來故先以葛屨履霜言之次章復巧為粧點提提其容美也象揥其飾美也古人尚右賓在西階則左乃主位宛然左辟言能讓也夫所貴於嫺雅者貴其度勝也今以褊嗇之人強學嫺雅無其度而擬其形雖修容衿服揖遜盤辟豈能自然中禮乎履葛屨服要襋而佩其象揥豈不可笑不後點出惟是二字似惜似諧亦有冷趣呂氏春秋曰新婦至門其監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非不便於家也然而有大甚焉此語雖謔可與縫裳例看今人謂此詩乃縫裳女子自作豈有未廟見之女既縫裳以衣其夫人復作詩以刺其大人其可笑又在詩人與呂氏所嘲之外矣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焉用之矣女之未廟見也而即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陸佃云莫菜名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可為羹今人繅以取繭緒此詩言貴者始于采莫而侵繅事繼則采桑而侵蠶事也藚澤瀉也一名水舄以卿大夫采之是與民爭利也。儉雖美德然跼蹐大甚豈所以為貴人哉此公儀休所以拔葵而去織婦也曰美無度又曰殊異乎公路抑揚吞吐而其與民爭利之失自見。鍾伯敬云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詩人譏之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序曰園有桃刺時也。棘棗類大者棗小者棘棘叢高三尺花葉莖實俱似棗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謠。此詩非銅駝荆棘之嘆乃詩人憂深慮遠所作也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我歌且謠憂中度曲無聊已極謂我士也驕三句只代不知者作嘲語更不自為解嘲但勸之以思而已思字憂字俱包孕在其誰知之四字內蓋國家多難不足憂也但一人憂之而舉國不知在野憂之而

在朝不知旁觀憂之而當事不知此則可憂之大者
也然彼之不知特未思耳思之則知之知之則憂之
矣思者治亂終始之關也○此詩以為晉詩其在驪
姬嬖大子危里克荀卿各私其黨之日乎古人賤桃
故雪黍以桃棘亦木之賤者桃而穀
棘而食賤者嬖矣詩人所以憂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父曰嗟以下四
句有蘊結語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藉語低徊宛

轉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詩代兄作思弟詩而已絕不
說思父母思兄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語更為淒
涼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兄曰
嗟予弟行役七字脫出只有蘊結一層尚少憐愛叮
嚀慰藉三層意然在唐
人詩中已踞最勝矣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周制國郛之外有場圃之
地可毓草木○間間泄泄想見優游自得之意此人
殆欲學曳尾之龜矣○所羨在桑者則所厭必在臣
職十畝之間有賢則朝無賢矣然所以致此之故刺
者不言但若為招隱
之辭而已蘊藉最深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
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序曰伐檀刺貪也○檀可為車故曰伐輻伐輪種曰
稼斂曰穡貉子曰貆獸三歲曰特鶉小鳥也莊子曰

吾未嘗好田而鶉生突○伐檀稼穡狩獵三者皆寓
言也伐檀三句述其遇稼穡四句美其志末句美其
人也凡天下謀不遂志賞不酬勞之事皆所謂寘之
河干也詩意蘊藉別有所指但將不素餐者憐惜贊
嘆而其人自媿故序曰刺貪也○鍾伯敬曰無功而
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
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曾氏曰伐檀而置之河干此勞于事而不得食其
力者也然賢者不以是自阻蓋以為未耕不可以得
禾不獵不可以得獸是以雖勞於事至窮餓而不悔
也詩人謂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事固有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故君子
寧勞而無功必不
肯無功而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序曰碩鼠刺重斂也○首揭碩鼠二字雖不斥言已深于斥矣大凡朝廷當有事之日不得已姑以加賦為權宜久則相沿為固然矣以至三歲而不蠲則終莫之蠲矣故曰貫女又曰莫我顧莫我勞也且重斂而及于三歲此其漸豈有既哉故疾之甚而欲去之也然曰將去則猶徘徊故土未忍決絕此則民情之厚也

唐風論

唐堯墟也成王封其弟叔虞曰唐侯即所謂戲削桐珪史佚擇日以封者是也不稱晉而稱唐者從其始也蓋自堯以來德澤在人其君子思深其小人儉嗇故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唐侯子燮改國為晉又數傳至僖侯晉之變風始作而當時猶不忘唐若曰此固帝堯之遺民焉爾猶之西南羌夷素畏漢大歷千百年猶稱中國為漢人蓋其耳目所習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且夫列國之風固有得於太師所採亦有得於國史所錄者矣蓋巡狩禮廢大師不得陳詩而民間之作其國史猶能隨地記錄彼晉之國史以其初之為唐也則亦仍之為唐蓋唐之為唐久矣豈待孔子刪詩而始名為唐也哉而今之言唐風者則曰惡曲沃武公也武公滅晉孔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名其詩為唐以寓意曰爾能滅晉之宗不能滅唐之號也然則季札在孔子之先又何以聞樂而歌唐乎

噫此皆後人以己意深求聖人之過也

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序曰刺晉僖公也。續序云儉而不中禮。○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蟋蟀鳴懶婦驚生于初秋得寒則鳴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七月篇云九月在戶以堂與戶近也還也

月後則歲將暮矣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事畢也。刺僖公意總不可考但云儉不中禮則是諷者人樂儉而有禮者以寄諷耳且此民間之詩也諷者益謂歲已暮矣民間尚有一日之樂况國君乎。樂而能思所以常有其樂也思居修其業也故曰瞿瞿思外多為備也故曰蹶蹶思憂欲免於憂也故曰休休休休則無憂矣此能思之效也。日月其除謂過此又是新歲不暇為樂矣無已大康一句意轉而語不轉脉愈緊而氣愈舒此古詩不傳之妙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樞有針刺如柘其葉如榆可為茹榆白枌也先生葉後生莢三月落莢如小錢栲山榆也亦類漆樹俗語櫄栲漆相似如一柤一名櫄二月中開花白似樗子莢似杏一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此也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未幾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序云刺昭侯蓋以晉亂始于曲沃故有他人是保之嘆然亦民間原有此詩在昭公時歌以志刺耳毛衛輩續序云不能修道以正其國則失序意矣。鄒史曰虐民有先王遺教蟋蟀山樞葛衣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歌亦嘆為陶唐遺民則知此詩與蟋蟀皆民間之詩無疑矣。此詩悲韻促節殆不忍讀衣裳酒食尋常奉養也灑掃庭內清閑受用也車馬馳驅原非荒宴考鐘鼓瑟莚紓生趣且其所以為樂者不過永日而已言及永日已堪悲矣況復居憂慮愁孑孑慕遠為樂能有幾時乎各末二句哀音繚繞大似蒿里薤露諸曲蓋以勞生之人強作樂生之事又以憂生之想追為達生之語宜其寄意淒婉刺人心脾也。他人是愉菸極我不能愉而他人愉則我所憂者即他人歡樂之資陶公挽詩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無此沉痛他人是保則我所保者皆代他人保也至於他人入室則傷心之事且有不忍言不可言者矣如此點化痴人最是方便慈悲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序曰刺晉昭公也。素衣朱襮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嚴華谷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謂素絲也皮弁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蓋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襮領也朱襮以赤色為領緣也。按史記晉穆侯伐條生大子名之曰仇又伐千畝生少子命之曰成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仇者讐也成師大號成之者也晉其能無亂乎其後大子仇立為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年五十八矣曲沃大邑而桓叔好德晉人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矣七年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於曲沃晉人敗之立昭侯子平為孝侯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莊伯弒孝侯晉人拒莊伯復立孝侯子為鄂侯鄂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武公伐晉弒哀侯彝又誘殺晉君小子彝又弒晉君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為晉侯。水弱石強相為搏激蓋曲沃之勢成矣素衣朱襮此何服也從子于沃此何謀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布置已定翊翼已成視取晉如發蒙振落耳夫晉甸侯也而建國本小末大誰實致之故曰刺昭侯也。叔段無能為者也叔于田之刺鄭伯以鄭伯知叚之無能為而厚其殃毒也桓叔有為者也揚之水之刺晉侯以其不知桓將有為而予之以利器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序曰刺晉昭公也。椒似茱萸而小其味香烈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陸佃云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蕃椒氣不能上達故詩以譬沃雖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氣下達而已廣雅兩手為匊一升也陸佃曰古者匊大於升故先言匊後言升。一椒之實至蕃衍盈升又且盈匊此非常之事也既無朋而又篤則根深而基厚矣然是椒也其條遠也將來之盛豈但盈升盈匊已哉蕃武公之兆始於桓叔之封故曰刺昭公也。詩意在晉初不言及晉也但言沃之蕃盛而已此乃所以言晉也。萬茂先曰此晉室忠臣見沃日強盛為此詩也孔子龜山操云我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即此意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心宿三星鼎立三星不止心宿但舉所見之候言之春秋之時昏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發端綢繆二字看得束薪如許有情奇甚中間忽喚今夕何夕則意外相逢若驚若疑光景宛然猶恐是夢如此良人何五字慶幸已極口不能宣欲當境之人尚且難於形容讀者豈得從旁索解惟有悠然意會而已刺晉亂者不言其亂但言亂後婚嫁一種望外之喜風人之言深婉可思大約如此。子瞻賦云如此良夜何其意尚淺此云如此良人何其情乃深大白詩云東方漸高奈樂何為歡已盡此云如此邂逅何其樂正濃但將老杜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四語合參之方知此詩之妙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序曰杕杜刺時也。杜赤棠也子澁而酢赤棠人所賤也尚特然而葉湑湑彼獨行踽踽并杜之不若矣。曰豈無他人則有人矣而曰獨行踽踽者以其不如我同父也彼既不如我同父矣安望其能助我哉

使其助我則亦猶之同父矣以同父之義望之不如同父之人亦愈深其無兄弟之痛矣反覆纏綿無限悽惻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序曰羔裘刺時也。續序云刺在位不卹其民也。羔裘君純羔卿大夫以豹飾其褎。此民怨其卿大夫之詞居居民所恃以安居也究究民所恃以究察其痛苦也謂予故我所託以安居者夫豈無他人可從乎然惟子之故則託命在子矣蓋其責備在上者甚深而詞意婉曲如此則忠厚之至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序曰刺時也。鴇似雁無後指毛有豹文一名獨豹遇鷙鳥能激糞禦之着其毛卽脫閩諺曰鴇無舌兎無脾肅肅勞苦之意蓋鴇無後指樹止則苦故鴇羽喻君子本不集樹而今在栩在棘在桑則肅肅而苦矣喻君子本不便於勞苦而今則征役而久如此也栩一名柞櫟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橡又名皂斗有毬自裹殼可染皂稻南方所食有稉有秫又有白赤大小數種粱粟類有青黃白數色本草云古者

以粟為黍稷粱秫之總名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粱後人專以粱之小者為粟耳。肅肅勞苦之意凡樹叢生者謂之苞盬壞也與蠱同敗器為蠱靡盬謂勤于王事不敢盬壞也。昭公以後遭曲沃之亂凡五世矣征役不息固其宜也其稱王事者晉奉王命以征沃也人窮呼天而曰悠悠言亂之長也失養則失所矣曷其有所謂亂未有息不知何時得所也曷其有極言此亂無極我勞亦無極也天失其常故亂天失其常遂使子職亦失其常曷其有常謂何時有常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序曰無衣美武公也。七者侯伯七命衣服車旗以七為飾周禮注鷩冕衣三章一曰華虫畫以雉卽鷩也一曰火一曰宗彝皆畫也裳四章一曰藻一曰粉米一曰黼皆繡也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不敢必當侯伯得列于天子之卿亦可也。武公以晉自立目中豈復有王哉滅晉三十七年之後始以寶器賂釐王而請命焉蓋已晚矣詩人至此始幸其猶知有王故序曰美武公也雖曰美之而其不滿之意故在。此詩人代為武公之詞豈曰不如四字描寫跋扈驕蹇之意卽在欣幸嘆美之中妙甚蓋亂世天子乃奸雄之所借資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序曰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此詩序言刺武公朱子云此言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也蓋武公惟不好賢故風人舉好賢之詩以刺之朱註與古序政相發明後儒自不知耳。道左則僻矣道周則迂矣特然之杜生于僻且迂之地此豈可蔭哉以此喻己之孤陋不足以致賢也時解作人民寡勢力弱之比豈賢者之去罶以勢哉失詩意矣噬語詞謂君子未必肯適我也飲食卽緇衣授餐意不必深求蓋但言好賢未必好也有惟恐不足以致賢之心此則好之至也但中心好之未必中心好之也有惟恐不得飲之食之之心則中心好之之至也飲食豈足以致賢然飲食有盡而惟恐不得飲食之心無窮有惟恐不得飲食之心則自飲食而外凡可以致其愛且敬者必無所靳矣故曰中心好之又曰曷飲食之曷飲食之所以寫其中心好之之狀耳子思曰君之犬馬畜伋謂繆公徒能飲食之而非出于中心好之也穆生曰醴

酒不設王之意急謂楚王不能飲之食之而愈微
其非中心好之也皆非所語于君飲食之之心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續序云好征戰則國人多喪矣○蘞似栝樓葉盛而細葛之生依于物蘞之生蔓於地以與婦人不能離夫也○此古今閨怨第一錦衾角枕夏日冬夜空閨無聊百歲虛度之情自怨女舌端傳之初不及獻公而征戰不息之失自見誰與獨處如言誰人來伴我獨宿也獨則無與與則非

獨正以不可解為妙予美二字親暱之極衾枕為何人設也空房獨守而粲爛猶昔此時此景最為難堪然長夜不覺及旦始見故曰誰與獨旦旦可獨乎淒涼閒寂又甚於獨寐矣○夏日冬夜言其長也思者無時不思然在長晝永夜倍增無聊舉夏冬日夜則春秋可知只此六字不言及思而思中苦境已備矣末二句憂其死亡無日但獲同穴猶同衾耳紫玉墳前連理樹韓憑墓上鴛鴦鳥千古有情同此結願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苦菜名一曰茶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梅誕生曰詩有三茶一即苦菜采苓章所謂采茶緜緜章所謂堇茶如飴谷風誰謂茶苦是也一曰萎茶穢草也良耜茶蓼朽止是也一曰英茶茅草秀出之蕙出其東門有女如茶是也○詩獻公以驪姬夜半之泣而殺其子其聽讒也至矣言刺聽讒不言聽讒之禍而教以止讒之方又不斥其事而借采苓采苦采葑為言蓋采苓宜在隰采苦宜在澤采葑宜在圃三者皆不產于山而采者欲于首陽之巔之下之東則無稽之喻也○既曰苟亦無信又曰苟亦無然委曲商量似從醉夢中輕輕喚醒最是婆心蓋讒言罔極期於信也信之則用之矣苟亦無信則舍之矣然止讒之方不恃我之不信而恃我之能察使不察其不然之故而徒曰我不信也彼

讒者之術益工乘間抵隙不信者有時而或信則雖舍而猶未舍也惟徐察其不必然之故而絕其本彼將無所得而自止矣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非我不行彼自不能行也此惟遠者能之故又曰可謂遠也已矣

秦風論

周平王舉岐豐之地以與秦葢以秦戎世讐欲藉以為外蔽耳夫以數十世陶復陶穴之疆理八百里周原膴膴之人民天子不能自守而曰秦能逐戎卽以與秦是猶與隣人爭田宅者力不能勝則盡棄其丘隴墳墓以與紀綱之僕而曰汝能有之卽汝業也強隣之釁未巳而悍僕之變又作矣然則秦之代周葢有由來哉嗟夫岐豐之俗自古公以來忠厚開基迄於文王聲教始遍

而周南召南和平之音作焉以至於秦則一變而慷慨激昂矣夫今之歌秦風者卽昔之歌二南者也民無常性在上所以道之耳商君三見秦孝公說以帝王之道秦王唾弗顧及說以富強始不覺膝之前於席也曰久遠吾不能待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至數十百年後以成帝王乎是故二南和平之詩久遠帝王之端也秦風慷慨激昂之詩一朝富強之兆也一朝富強不能久遠秦所以代周而至於暴亂也此其乆季子巳先知之矣季子觀樂工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葢謂此中夏之聲也彼胡為而有之乎又曰其周之舊乎葢謂此岐豐之舊民也彼胡爲而有之乎若驚之若訝之其寄慨也深矣其曰能夏則大則逆知其代周而憂之也代周而至於暴亂其憂終未有巳也詩樂之道通乎神明至此乎

秦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
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
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序曰美秦仲也○白顛額有白毛又名的顙又曰的
顱今之戴星馬也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額上當顱
如月者以象顛之白故震為的顙蓋良馬也若準上
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今俗云的顱凶非也
寺人內小臣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
亦有寺人也阪者曰阪下濕曰隰以興秦仲所有得
其宜也秦舊為附庸至秦仲為周大夫則受地視伯
同於諸侯矣○有謂揔有之也前此亦或有之然不
如今之眾也車眾則聲盛馬眾則色奇矣寺人之令
侍御尊嚴亦揔有之也○未見則尊嚴及其既見則
蕩佚簡易矣並坐鼓瑟草創君臣脫略體統鼓舞功
名不修邊幅此秦之所以伯也今者不樂二句究然
有爭時之意雖與山樞結句畧同然彼悲而傷此悲
而壯也吾友茂先以為當與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
何慨當以慷去日苦
多語並看良然良然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
鸞鑣載獫歇驕

序曰美襄公也○駟驖猶四驪言其色黑似鐵也四
馬六轡註中已須在手謂把握其轡惟手是聽也獸
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註中獻狼云云皆天官
獸人之文蓋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供膳之文
以解其義矢括也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括為末鏃
馬啣也鸞赤色五彩雞形鳴中五音或曰青鳳為鸞
禮曰在車則聞和鸞之音蓋乘車則鸞在軾和在衡
此之輶車則置鸞鈴於鑣取其輕捷便於驅逐也田
犬之長喙者曰獫短喙者曰歇驕註云翼獸者虞人
驅獸於一處以待君射也○秦襄之先非不獵也既
奄有岐豐則威儀雄壯卽一田獵而氣象異矣故秦
人誇而美之首章敘獵二章言獲三章則獲而息矣
媚子從狩點綴趣甚獵者雄心也雖主易盈此時已
有聲色自奉嬖倖滿前之象矣辰牡二句言獸既繁
多而虞人翼獸奉上之儀又如此也左之謂御者從
左以逐之公從左以射之也此二句言御良而射巧
皆誇其盛也遊于北園田事畢人遊馬閑車輕犬
暇光景如畫然以鸞車載犬則秦之輕禮法而重角
閒亦大畧見矣班孟堅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屋室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
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
屋而車鄰駟驖小戎皆言車馬田獵之事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
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
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
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首章小戎句車軫之制也俴
淺收軫軫車前後橫木以其能收斂所載故曰收淺
謂大車載重深八尺六寸而此則止深四尺四寸僅
及其半也五棨句車衡之制也五五束也輈一曰轅
蓋轅端橫木駕于服馬之上曰鈎衡曰軏曰軛而車
前曲木上鈎衡者曰輈曰轅也梁輈謂穹其上如屋
之梁以便服馬之進退也蓋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懼
其不堅故五處皆以皮束之是為五棨梁輈游環御
驂馬內外之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圈將驂馬內
外轡弁服馬內外轡貫于圈中而手執之脅驅以兩
係皮前係於衡後係於軫當服馬之脅使隔驂馬在
外如驅驂馬者然蓋游環使驂勿外出脅驅使驂不
得內入也陰靷句使驂馬引車之制也陰揜軌也車
頭曰軏卬風濟盈不濡軌軌音癸車轍也又車軸也
此軏與軛同音范車頭也軾前曰軌于蓋轄頭也以板
揜之故曰陰也靷以皮係驂馬之頸于陰板之上蓋

驂馬不當衡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靷係於陰板一環
所謂續也鋈銷白金以沃靷環也文茵句車上用物
之制也大茵虎皮褥也暢轂長轂也轂形圓鑿中以
貫軸而周圍特三十六輻也兵車欲馳驅而轂短則
脫軸故比大車之轂為長也駕我騏馵一句則言車
之後又言馬也馬青黑曰騏馬左足白曰馵二章前
四句馬也龍盾二句車上之物也赤身黑鬣曰騮黃
毛黑喙曰騧在中服馬也舉其四者言備色也盾干
也以木為之猶今之遮箭牌龍盾畫龍於盾也盾以
衛車盾狹而車廣故合而載之也鞻環之有舌者軜
驂馬之內轡也驂馬逼於脅驅不得內入故其內轡
不必牽挽但係於軾前鞻內而已亦沃白金以為鞻
飾故曰鋈三章首句是馬中五句只鏤膺屬馬餘皆
車上之制俴駟介馬也金甲堅重故以俴薄之金為
之物不和則不羣曰孔羣則和可知矣厹矛刃有三
角也鋍鐓同矛戟之柄平底曰鋍銳底曰鐓曲禮進

矛者前其鋍沃句金以飾矛柄曰沃鋍干之大者為
槍中者為伐干之中者不畫龍第畫鳥羽為文而已
蒙謂蒙以文采也苑文貌韔以藏弓虎皮為之膺以
馭馬鏤金飾之交韔交二弓於韔中防折毀也閉與
鈙同緄縄縢約也弓形必正以竹為閉象弓之形以
縄約之然後入於韔也○秦俗習戰故其車制之精
驂服之良器械之利有老將不能詳者婦人女子能
歷歷數之然小戎俴駟輕利是篇亦無復路車八鸞
之舊矣曰溫其如玉曰溫其在邑曰厭厭良人秩秩
德音秦人獷悍而婦人之稱君子獨舉純良之德言
之蓋獷悍者士卒敢死之氣而純良者將帥教悅之
風此則將帥之妻所作也詩中上誇車馬弓矛之盛
下言君子如玉之美亦有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之意婦人閨思詩且自相
矜尚鼓舞功名如此則秦風之為秦風何如哉○秦
戎世讐在其板屋亦是秦人扶事犁庭埽穴雖婦人

在憂思中且為
君子志喜矣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序曰刺襄公也○蒹一名荻一名薕一名菼一名薍
一名萑葭一名葦一名蘆一名華蒹萑之未秀者葭
葦之未秀者至秋堅成則為萑葦故曰八月萑葦○
漢人續序曰襄公未能用周禮蓋廢禮則棄賢矣賢

人隱于水濱詩人想像之如此故曰刺襄公也○毛鄭
苦作蒹葭二語附會周禮則大失詩人之意矣○秋
水淼茫已傳幽人之神蒹葭二句又傳秋水之神矣
繪秋水者不能繪百川灌河為何狀但作蘆洲荻渚
出沒霜天烟江之間而已所謂伊人何人也可思而
不可見可望而不可親目前意中脉脉難言但一望
蒹葭秋波無際露氣水光空明相擊則以為在水一
方而已而一方果何在乎遡洄遡游而皆不可從也
雖不可從而遂指中央又未嘗不在也此其人何人
哉宛在二字意想深穆光景孤澹李白訪隱士詩云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又訪戴道士詩云無人知
所在遥指兩三松既曰只在此山中則已知矣何以
又言不知既曰遥指兩三松則又已知矣何以言無
人知與此道阻且長宛在中央皆可意會而不可言
求知其解者并在水一方亦但付之想像可也○蔣
茂先曰首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到此綠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置古今文人秋[illegible]
都落下風至今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且
覺心傷在水一方從漂渺波光之外若滅若沒若隱
若現恍見此境與下四句更無二際秦川咫尺已宛
然三山雲氣竹影風聲邈然如仙矣如以為意在一
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在者固非以為既遡
洄從之復遡游從之者亦未得其解也○道阻且右
註云不梧值而出其右也解甚活動覺鄭氏迂洄二
字未透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序曰戒襄公也○條山楸也楸梓屬白色美木也楸
梧早脫故謂之楸然至秋垂條如線故柳謂柳絲楸
謂楸線紀堂則註言之矣錦衣狐裘諸侯在朝之服
黻形如亞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皆裳也裳
亦衣非二物也○終南昔為周室巨鎮自秦得岐豐
之後則終南所有皆秦有矣君子至止謂自西鄙至
岐豐其服如此其顏如此其佩如此非復昔之舊矣
其君也哉叠兩見驚喜欲其克稱此位壽考不忘欲
其長有此位也羨美中有
儆勸之意故曰戒襄公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
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當時殉者百七十有七人而獨哀三良者惜其賢也
秦實殲之而指蒼天者怨秦已極不忍斥言也人百
其身語奇甚鄭氏謂苟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
身謂一身百死猶甘為之惜之甚亦哀之甚也厥後
始皇驪山之葬後宮工匠俱閉
墓中則穆公之罪奚啻作俑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序曰刺康公也。晨風鸇也似雞青黃色燕頷白喙向風搖翅乃因風疾飛攫鳥雀食之櫟本似樗駮如馬食虎豹鋸牙此之駮則言梓榆以其色青白望之似駮也棣棠棣也檖赤羅也一名山梨一名鼠梨其文細密如羅。序曰刺康公漢人續曰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也而朱註謂婦人思夫之詩猶百里扊扅之歌雖亦有致然非序意矣。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謂穆公求賢之殷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蓋以穆公之意責康公云如何乎如何乎女忘我之事豈一端哉鄭謂晨風喻賢人往歸穆公如晨風之疾也末又舉山隰所宜有者以興賢人者國家所宜有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戈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曰刺用兵也。韓非謂秦人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讀無衣之篇乃知其來久矣兵危事也而其民樂之如此均此岐豐也周先王忠厚教養之餘一變而爲強毅果敢之習矣故曰刺也然車鄰小戎駟驖何以爲美蓋秦仲襄公逼處戎翟秉復仇之義爲開拓之功則可美也相煽成風使民情囂然而不可止則可刺也秦風至此歡欣鼓舞之意足以枉死雖欲不吞六國而併天下不可得矣事固有名美而實惡者若之曰刺蓋有深意云。衛之北門曰王事適我唐之鴇羽曰王事靡盬秦之無衣春秋時諸侯已不知有王而其民猶以其國事爲王事蓋當時民情之厚而文武德澤之深未艾於此可見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序曰康公念母也。古者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之車也黃馬之上色乘黃四馬皆黃也孔氏曰琚者玉之美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按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大子申生秦穆夫人故康公之母晉獻之女也文公未返國而康公之母已卒及秦穆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送于渭陽而作此詩故曰念母也。康公贈文公以車馬玉帛如此蓋鄭重其行[illegible]以定晉耳然其意猶歉然未足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全詩語意雙關處在悠悠我思一句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序曰刺康公也。造衡者始于權造車者始于輿故曰權輿始也。黃鳥之篇蘇子瞻謂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用其良蓋罪康公也讀晨風權輿二詩康公之棄賢可知矣。始曰無餘猶可飽也既曰不飽則已甚矣長鋏之歌禮趨而上權輿之詩禮趨而下此孟嘗所以得士而秦康所以棄賢也然穆

生以醴酒微禮遂行令每食不飽而猶吁嗟未忍決絕豈所語于禮貌衰則去之之義哉

陳風論

甚矣一國之風俗視夫一人之好尚也所尚而善敝且流而為惡所尚而惡敝將有不可言者矣是故齊尚戰功而還與盧令以勇力聞鄭衛浮靡而桑中溱洧以淫佚聞魏唐勤儉而葛屨蟋蟀以陋嗇聞無怪乎岐雍土厚水深質直樸畧之民周用之為敦厚秦用之為驍雄也今夫陳固神明之後也特以武王元女大姬下嫁胡公尊貴好樂喜為巫覡歌舞之事此亦婦人常態耳而陳民效之宛丘東門之間男女遊蕩歲無虛日至於淫荒以及亂亡古語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誦陳風者夫亦可惕然矣

陳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序曰刺幽公也。鷺一名鶂一名春鉏青脚喜翹其色白頂上有絲羽長尺餘每取魚則餌之取其絲羽為舞者之指揮翿翳也謂以鷺羽為翳也文舞以翟今曰鷺羽則素而無文非正樂矣擊鼓與缶皆所以節舞也。幽公游蕩無度毛云子指幽公鄭云子指大夫蓋詩人不斥其君刺大夫乃所以刺幽公也鄭說似為有味宛丘陳之勝地也勝地嘗遊蕩焉於斯鼓焉於斯舞焉於斯夏焉冬焉無時不於斯焉若是

者有餘於情必不足於望矣值遇也謂無時而不遇其鷺羽厭之極也時解以值訓植殊覺味淺。余詩是賈平章西湖行樂圖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八字是秋壑小像贊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序曰刺亂也。枌白榆也栩橡實也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一名錦葵春時葉末生花如五銖錢粉紅有紫紋俗曰尖蛾以其花連接之密如蛾窠也椒子芳芬之物也。陳都於宛丘之側遊宛丘者必出東門故東門宛丘為繁華歌舞交會之地子仲之子大夫之女也以大夫之女而婆娑招搖于市則民間可知矣差擇也穀旦良辰無妬雨暴風柔詞所謂奈何天也南方之原宛丘高處歌舞之勝集焉擇此良辰以遊勝地皆言其好事也不績其麻蓋終身在歌舞場中不復知人世間有女工矣謝疊山詩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臺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今遊冶之女不知績麻亦猶蚕桑之婦不信歌舞也鬷衆也蓋男女皆以其族行矣歌舞遊冶此淫蕩所由招也視爾如荍男悦女也秋波已神受矣詒我握椒女悦男也手澤已相私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序曰誘僖公也。藹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而鯉尤魚之貴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鯉三十六鱗具六六陰數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今人以盤水養鯉雖困鱗不反白蓋亦健魚也。此隱者詩也而序曰誘僖公何也漢儒云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以是誘掖其君蓋陳人歌隱者隨分自安之詩于僖公之前謂苟如是是亦可矣所以誘掖愿主無事外求故曰誘也。可以棲遲謂苟能自安無不可也雖衡門亦可以棲遲雖泌水亦可以樂飢可以二字與下章豈其字必字相呼應樂飢謂雖飢亦樂也入世茫茫惟是居處食色不能安其分耳但使各安其分斯無處不可以置身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序曰刺時也。紵枓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一歲三收剝去皮之表縟其裹以為布營音袤葉似苧而滑澤埜有白粉柔韌可為索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註以解字訓晤字然曰可與則已解矣晤歌謂相晤而歌也以閨中之秀而可與相晤而歌可與相晤而語可與相晤而言何其易也可與歌猶云知音也可與言猶云知趣也序曰刺時其為淫風可知矣漢人續云疾君昏淫而思賢妃以配之盍泥淑姬二字遂失序意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序曰刺時也。明星旦時也期昏而及旦甚于有約不來過夜半矣東門之楊因及旦所見者以起興耳伯敬云揚即楊古字通用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序曰刺陳陀也。鴞梱鳥也大如班鳩綠色賈誼鵩賦即此也其肉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曰見彈而求鴞炙楚辭注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也。按史記陳陀桓公之弟其母蔡女故蔡人殺五父及桓公之大子免而立陀是為厲公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其所殺桓公大子免之三弟令蔡人誘以好女遂與蔡人共殺厲公。夫也猶云夫夫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誰昔然矣追恨其始顛倒思予媿勵其終猶云汝今不思予但恐顛倒狼狽之後有時而思予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序曰憂讒賊也。苕註云苕饒也莖葉綠色可生食鷊本鳥名一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則綬草也以其五色似鷊故亦名鷊孔氏曰唐謂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磚類。防有鵲巢尚得所安邛有旨苕尚得所生今予美為讒者所侜使我心憂疑而忉忉則曾鵲苕之不若也下章倣此侜與譸同書曰侜張為幻指讒者為誰不欲斥言其人也楚詞稱君為美人予美指陳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序曰刺好色也。月出既皎佼人復僚所謂月下美人倍覺妍素也勞心悄兮指佼人也若謂當此月出之時遠愁可舒矣胡為對月凝思勞心獨悄乎挑之也謔之也註解似覺索然。月窈結懮受等字或出方語姑從註中摸索而已不必深求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春秋宣公九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二子遂殺洩冶宣公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衡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按夏姬鄭穆公女嫁于陳大夫夏御叔徵舒其子也字子南○胡為乎驚訝之詞與匪字相呼應若謂胡為乎往株林乎從夏南耳然則匪適祩林也乃從夏南耳似疑似怪似隱似懟諱淫而言從諱母而言子明明說出卻似未嘗說出妙極○首章言夏南次章不復及夏南但述其往來株林之狀而已既駕且乘非復微行私往矣乘駒乘馬非復單騎偶至矣說于株野則終日矣朝食于林則達旦矣輕輕黜出而共宣淫之醜不言自愧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序曰刺時也○蒲水草似莞而褊有脊柔滑而溫荷芙蕖也一名芙蓉爾雅曰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按蔤莖下白肉在泥中者花未開為菡萏已開為芙蕖其的中有青為薏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寤寐無為情景最苦所謂傷如之何卽無為二字註脚不必別解解則失之矣或謂此為女思男之辭覿頎大且卷自知之卷與鬈同

鄶風論

鄶祝融之墟在溱洧之間鄭武公滅而都其國故其詩輕靡猶鄭風也國可亡詩不可亡故當時錄而存之夫周之諸侯千八百國鄶無國而存詩彼有國而無詩者何多也吳楚無詩猶曰夷也然許蔡滕杞邢薛邾莒諸邦則中夏矣猶曰小國也若魯宋則大國矣或曰魯周公之後宋微子之後天子寵之異數不採其詩也然國之樂工豈無肄業及之乎或曰孔子刪詩為父母之國諱為宋國諱也然孔子之先季札聘魯所歌國風已不及魯宋矣且魯備十三國之詩而乃自諱其詩聖人無私亦有私乎如以為魯宋民俗不習聲韻與然章甫之歌華元之謳魯宋之人則既習之矣如以為魯宋鄉音不諧歌舞與然齊魯接壤曹宋比鄰齊曹之詩則既諧之矣此其故蓋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者闕而存焉若必鑿為之說其不滋後人之聚訟者幾希矣

鄶風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禮記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諸侯朝天子亦服狐裘。羔裘狐裘君服之宜也今所服羔裘但逍遥馬爾所服狐裘但以朝馬爾潔然盛服而無所為豈處小弱之道哉此大夫所以勞心忉忉也然其可憂之故舉竟不肯說破所以為妙。勞心忉忉憂之也我心憂傷則不徒憂而且傷矣中心是悼則終不可與圖存矣然曰豈不爾思則忠孝懇惻雖不可當而不忍遽去故序曰以道去其君也註云膏脂所漬也如膏裘之美。如膏之裘日炤更妍形容盛服尤見工致

妙妙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素冠素衣素韠既祥之服也行三年之服則有祥矣故言素冠而齊衰可知也素冠素衣人以為不祥而厭見者今則不可見而庶幾見之矣庶者不必得之詞也棘人欒欒服與情偶也慱慱但悲蘊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慕之至也同歸猶言同志也茂先云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詩與子如一身與此同歸如一無二義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序曰萇楚疾恣也。萇楚羊桃也一名銚弋其葉與實皆似桃陸氏曰華紫赤色其莖枝弱過一尺則蔓于草上不能為樹生平澤中子細如棗。國君而恣則政煩賦重人不堪命矣故序曰疾恣也有生之所以可樂者以其有知有室有家耳生于愁苦則曾無知無室無家者之不若也然詩意含蓄不言疾君亦不言傷已但舉萇楚一再欣羨而哀怨煩苦之思已自不忍見聞矣此詩朱註與古序自相發明讀序及毛鄭皆失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序曰思周道也。關東謂甑為鬵鄶居周之東故曰西歸北方魚少故以亨魚比西歸為皆可喜之事。首二章寫亂世愁景如畫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蓋傷心之痛不待設及天子也但一望周道不寒而栗不風發車偈固已怛然矣周失其綱強大恣而弱小危故鄶人為之心怛且冀有歸周之人而勉慰無已也誰將者未可必之詞西歸未必遽與周也然猶知有周而歸之矣以猶知有周之人而慰勉無已焉則

其思興周也至矣懷以好音愛莫助之但動之以名而已益無聊愈甚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出于曹鄶何也蓋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征伐之勞惟小國獨受其害所以思周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

曹風論

曹者武王弟振鐸之後濟陰定陶其地也其後得山陽陳留而稍大班固謂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以致富臧此自曹之始言之也然曹詩四篇如蜉蝣下泉則其思苦矣曹之後世為宋所滅濟陰定陶之墟宋得有焉然曹有詩而宋無詩何也子夏謂魏文侯曰宋音燕女溺志則宋固有音矣有音則有詩矣宋有詩而季札不觀於魯孔子不列於經此吾所謂不可解者也

曹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序曰蜉蝣刺奢也。蜉蝣一名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而長三四寸朝生暮死陸璣疏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自地中出晉子云掘閱得玉蓋閱與穴通也麻衣謂蜉蝣甲下羽如雪也。奢不可久故以蜉蝣之衣裳為比蜉蝣朝生暮死然但言其生之可愛而其不可久之意自見於我歸處蓋彼不自憂而代之憂者欲備其歸處而警誨之耳歸息歸說亦同此意朱註玩細娛而忘遠慮卽古序刺奢之意然

序但言刺奢而已毛鄭及續序必云檜人刺其君亦似添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戈祋皆短兵器芾與韍同韍蔽膝之服以韋為之鄭箋云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大夫再命則赤芾葱珩三命則赤芾乘軒鵜鶘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數升囊一名洿澤一名淘河能入水捕魚遇小澤則以胡

去水得魚食之故曰淘河曰洿澤則濡咮濡翼宜也今鵜在梁而取飽於梁不但不濡翼且不濡咮矣此以比小人之無功食祿者也。候人句時解俱未暢蓋如此小人但可為候人而何戈與祋耳豈可赤芾乘軒而為卿大夫乎以何戈與祋者而赤芾則所謂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也彼其之子鄙之也三百言其衆曹小國有赤芾者三百人曹其危哉鵜之取魚勤矣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誠今但集於梁而已因人之食不濡翼不濡咮而得魚焉此候人而赤芾之謂也媾寵也不遂其媾猶云必不永其寵蓋知其將敗也晉文公責曹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然則不遂其媾詩言固有時而驗矣。薈蔚狀小人盤結之盛也南山朝隮雲氣上騰之象以南山草木之盛晨光炤之但見雲氣之騰而已喻小人盛而君復假以氣燄也小人既盛則君子何所容哉曰婉孌言其美也曰飢傷其遇也曰季女

斯飢嘆其守也惟斯飢然後見其為季女惟季女斯飢然後愈見其婉孌耳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序曰鳲鳩刺不一也。鳲鳩一名布穀一名桔鞠亦名戴勝或謂之鳲題一謂之桑鳩似雞長尾帶大帶弁皮弁騏馬之青黑色者凡兵事用韋弁服視朝則用皮弁以韎韋為之一名爵弁謂其色象爵也皮弁

以鹿皮為之亦曰騏弁謂其色象騏也帶弁者舉兩端以見其餘耳。刺朝無君子用心不一翻說淑人君子心如結兮便爾縕藉結字尤奇。心一則無不一也首章點出心字而先以儀一儀一則心一矣次章舍儀而言帶弁帶弁一則儀一矣三四章言其儀不忒而及于正四國正國人謂四國國人皆一心也又曰胡不萬年謂萬年一心也心一則儀一儀一則四國國人無不一矣卽久而至於萬年亦無不一矣次章以後不言及心然四國萬年無非心也故曰一又曰心如結兮結者合内外之道也。鳩之常一在其子七兮句看出其子七兮故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無不在也惟其母常在于桑則母不求子而子將求母彼在梅在棘在榛者母皆有以致之以此喻之必一者有常在而無不在也故子瞻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則無不及也。儀一者有常而已惟其有常故雖周旋折旋

三千三百無非一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序曰下泉思治也。苞草之叢生者稂童梁莠屬陸璣曰禾黍秀則穗及其不成則謂之童梁蕭蒿也俗謂之牛尾蒿蓍科生如蒿生而條直異於他蒿高五六尺多者至三五十莖可以為筮故曰神物蓍滿百莖則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寒泉而下流則不但不足以及物而其浸漬反足以害物此衰周無王之比也陰雨則異于寒泉矣陰雨之膏黍苗則異於寒泉之浸苞稂矣此四國有王之比也兎爰詩曰尚寐無訛此曰愾我寤嘆蓋沉憂之人夜甚于晝惟寐則忘之及其寤則百感生矣愾嘆者愾然寤中發嘆也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實無王耳四國既知有王則大國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獲安如西周盛之有郇伯以勞之而今則不然此所以愾我寤嘆也郇伯勞之與誰將西歸同意但匪風傷天下無王也以其作于周轍未東之時故西歸好音猶庶幾望之下泉傷天下無伯也以其作于西周室久弱之後故不敢復思西周也但願有如桓文者修郇伯故事其亦庶幾乎可矣蓋亦無可奈何之極思也。王制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豳風論

豳風者周公之事也周公封魯而食邑於豳岐之間故孔頴達曰豳者周公之采地也不曰魯而曰豳者魯無詩周公又未嘗治魯也周公之詩無所可係故從七月而係以豳也豳人敦尚稼穡周之先公遺民在焉公斯以陳七月者重民俗崇祖德也自鴟鴞以下則莫非周公之事矣周南諸詩文王之化也而皆係之周公鴟鴞以下莫非周公之事乃不見之周南而見之豳者蓋周

公居東成王疑矣故亦曰變風也變者時也處變之時而不失其正非周公聖人其孰能之乎季札觀樂工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夫周公何以東也周公之東周公之變也然周公雖東而觀其樂聞其歌猶曰樂而不淫則猶有周南遺風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變風者子夏之言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子夏之意而亦夫子之意也彼季札觀樂豳在衛後而夫子於十五國風獨以周南始之豳風終之夫豈徒然哉

豳風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火心星大火也晉天文志東方三星天王正位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大子後星為庶子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方午位七月西流暑退寒來之候也授衣家長舉衣褐而授之衆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葢有風而寒非寒之至無風自寒乃至寒耳說文云觱栗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以名之冬風之聲似也倉庚黃鳥蘩白蒿也蘩生未齊之時未可食桑故以蒿啖蚕也萑葦蒹葭也萑

云以為曲薄者曲薄如今蘆薕可以栖蚕也蚕長非一月故不言何月但曰蠶月然既曰條桑則蚕盛之時建辰之月此詩獨闕三月葢備于此也蚕吐絲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化女桑桑樹之小者猗長也葉盛則條猗猗而長也鵙伯勞也鳴則其聲鵙鵙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至七月則鳴之甚者七月鳴則陰氣極而衆芳歇矣王荊公云蚕生于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為候麻成于陰氣之驗時故以鳴鵙為候葽今之遠志也又名小草蜩蟬之揔名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也有一種似蟬而小者謂之寒蜩卽今之啞蟬也初瘖得寒露冷風乃鳴非五月鳴蜩之蜩也貉與貉同音涸似狐善睡行十數步卽睡驚之乃起既行復睡周禮貉踰汶則死其皮可為裘斯螽蚱蜢也蝗屬莎雞蟋蟀俱似蝗莎雞一名絡緯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蟋蟀一名促織正黑有光

潤如漆本三物而朱註以為一物而三其名殊不可解五月陰生動股振翅氣使之然也股謂兩股相切作聲振翅飛而索索有聲也自在野至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若莎雞並無在宇而及戶之事古人章法多用倒插類如此也室謂二畝半在邑之室也入者由田廬而上之也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與棣相類一名雀李薁薁李也二者相類同時熟葵花紫黃色然有紫白二種其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花可食菽豆也其葉謂之藿棗實未熟擊之不落過熟則不擊自落故剝棗者棗熟之候也剝擊也謂撼而落之也稻稉糯之通名此云穫稻以釀酒則糯也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也介助也養其氣體以助之也壺瓠也長而瘦上其枯者可以為壺苴麻子也叔訓拾拾取麻子供食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但可為薪江東人呼為鬼目以葉脫處為目也其木最無用莊子所謂不材也場圃謂築場於圃而以

納禾稼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然禾非徒黍稷重穋而已其餘秫稻之類尚多故中用一禾字以揔括之鑿冰於深山沍寒納於冰室藏之以備暑也至仲春則獻羔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以薦祖廟至於夏月則須賜朝之祿位喪祭于是用之所以節陽氣之盛也祭韭者以時韭所出故祭之也。周公以七月告成王亦猶周書之陳無逸也葢周家八百年肇造之業其大端不過勤儉而已而其所以為勤儉者又不過蚤計而已豳民之治家以此豳先公之所以治國亦以此也葢一歲之中有一暇日則一日之衣食匱矣一家之中有一暇人則一人之衣食匱矣待其匱而後皇皇圖之亡羊補牢用力多而收功寡欲求一日之暇一人之暇豈可得哉惟其不能早計是以欲暇而民不暇也豳先公之教民不然寒暑晝夜無一日暇耕稼蚕桑無一人暇舉凡日星風霜草木虫鳥移推變遷無一不動其憂勤之感時未至而

圖之時旣至而先之夫然後煖衣飽食眉壽可介武功可續入室可處朋酒可饗羔羊可殺公堂可躋兕觥可稱且以告昇平而祝萬壽而徵老親親尊上之事無不悉舉焉蓋惟其不肯自暇是以多暇也首章以衣食綜一篇之要二三章衣之事四章褐之事五章於衣褐旣備之後復詳禦寒之事六章食之事七章言禾稼又食之首事也末章以冰食獻壽終食之事而總結之篇中皆以月紀事或畧言之或詳言之或重複言之或顛倒錯綜言之或隱言之者蚕月條桑是也或更端言之者一之日二之日四之日是也其點綴變化之妙如魚龍出沒不可端倪○首章舉七月流火蓋暑退寒來之初也待寒而始求衣則晚矣故寒事在冬而衣褐之事始于秋待秋而後求食則晚矣故穡事在秋而于耜舉趾之勞始于春皆所謂蚤計也屬發栗烈承上起下此授衣之故而衣褐所宜豫也一家之內于耜者舉趾者饁者無人不踴躍于農事所以田畯之大夫喜之旣為民喜亦為公家喜也○二章三章皆言衣之事故皆以七月流火始之再言九月授衣者謂欲授衣于九月不得不豫圖于九月之先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句詩情間冷如見女子在桑陰下日煖鶯和景色動人懿美也筐而言懿亦詩人點綴語執懿筐遵微行求柔桑想見女子性情旁求博擇惟恐不廣惟恐不好之意遲遲言春日之長也遲遲字着在桑女上便覺冷妙若以言農夫則無味矣首章末句言田畯之喜此言桑女之悲悲喜無端妙不可言采蘩與公子同歸何涉詩人之言離合斷續不可思議言治葛而忽及歸寧父母言蚕桑而忽及公子同歸俱于不相涉處映帯生情此法惟漢魏人知之若云女子將嫁故及時蚕桑以為奩具則同痴人說夢矣○三章言七月流火而繼之以八月萑葦者謂萑葦椓蚕之物亦已備之八月則其無所不豫可知也條桑遠揚所以畢取無

遺也女桑以上屬蚕鳴鵙以下屬續載玄載黃三句合蚕與續言之八月載績則麻熟之時其事又重于萑葦矣為公子裳蚕績已染不自愛而以奉公子君民至此真如父子家人矣為公子裳獻豜于公亦此義也○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而兼言裘者豳地苦寒故禦寒之事獨詳狩獵在冬而自四月言之者四月純陽秀葽者物成之初一陰將生矣陰生而蜩鳴則秋氣之漸也其穫物已成矣隕穫物旣改矣皆指將寒之候而次第言之貉賤於狐獻其貴者穉小于研獻其大者每事不忘君也其同者舉獵也纘武功者繼於貉之役也豳近于狄故民習於武功獨舉冬獵者為裘者取皮在冬也○五章又從裘褐外悉為禦寒之備蟋蟀依人則寒至矣必歷舉斯螽莎雞蟋蟀為言者蓋以虫為室處之候亦猶二三章記倉庚鳴鵙以鳥為蚕績之候四章記秀葽其穫隕蘀以草木為取皮之候也隙能生寒鼠能入隙室熏使寒氣不出塞墐使寒氣不入也嗟我婦子老者謂其婦子也十月改歲蓋以周正言之若首章言何以卒歲在二之日則夏正也觀夏書有息棄三正之語則子丑之建非獨商周為然矣○六章言食事而舉老壯異糧為言以見豳民每食必有禮也欝薁棗三者菓也葵菽蔬也瓜壺苴荼所謂養食也養老者梁肉之外別有菜酒薷蔬以助眉壽蒸老者眉壽必於甘旨是資而鬻食則農夫之常也食我農夫壯者自言亦猶上章以嗟我婦子為老者之言也想見當時門內尊卑大小肅然雍然是田家一幅家慶圖覺潘岳賦所云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引絲竹駢羅席長筵列孫子陸摘紫房水挂蘋鯉等語有此興味無此真樸○七章言農事而并及乘屋然其乘屋亦以為農也我稼同矣而邑中之宮室又宜修乘屋急矣而明年之播穀又難綏此昌有已時哉麥熟以四月令十月納禾稼而華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言之則一歲所稼在

是矣故曰我稼既同茅以葢屋綯以縛屋夜以息晝之勞今曰宵爾索綯則晝夜皆作矣冬以息夏之勞今曰亟其乘屋則冬夏皆作矣所以然者終則有始所以遲而不息也故曰其始播百穀〇八章終食之事而及藏冰獻壽者以祭祀燕享亦食之餘也鑿冰冲冲孔顯達曰非貌非聲故曰鑿冰之意獻羔祭韭者獻羔以祭司寒而出冰先獻於祖廟也蓋鑿冰皆農功既畢之事君既藉以致孝享於神民亦得以致誠敬于君故下文有稱觥之事肅霜者滌場之候也此時可以為樂矣朋酒斯饗五句想見君民一家真率簡易相愛相歡景象葢勸農省耕上非以為德也稱觴祝壽下非以云報也而當時君民聯洽盤結實有莫可解而不容已者問之豳民豳民不自知也葢周家王業肇基於此不可為非忠厚然忠厚豈足以盡之哉〇東遷以後豳地皆以與秦於是豳民不賦七月而賦無衣矣可嘆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

序曰周公捄亂也〇鴟鴞鸋鴂惡聲之鷙鳥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也拮据手口並作之貌拮据言手卒瘏言口者互文也惟手口並作是以手口俱病捋荼蓄租則並作之事也荼毛傳朱註皆謂卽萑苕可捋取以藉巢者〇按金縢篇云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其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是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蔡氏金縢註辟與避同謂我若弗避則何以告先王於地下乎居東避居國之東也流言初起未知罪人為誰居東二年成王始知罪人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及感風雷之變成王親迎以歸管蔡懼遂挾武庚以叛成王始命周公征之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者葢周公居東二年而東征往返又三年也據所云則此詩為居東之詩而東山乃東征之詩也當作此詩時武庚管蔡尚未誅也朱註竟以此詩為東征詩而史記亦無避位語又所不解然鄭箋亦云周公避居東都其言甚有條理與古序所謂救亂意相合今從金縢註為居東詩而朱說以俟別考〇鴟鴞以喻武庚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葢挾武庚而叛者管蔡也今曰既取我子似以敗管蔡為武庚罪而寬為管蔡地者親愛之道立言之法也恩斯勤斯二句似事

言取子而意實在取室如云取子已不堪矣況并我室而毀之乎若向鴟鴞求憐者詩有詞在彼而旨在此者此類是也〇次章從無毀我室來葢公自述其深愛王室先事預防之故其意未畢故以下三章慮之或敢侮予未可必之詞也〇三章四章緊承上意既以未雨綢繆防下民之侮則凡可以成予室者不憚為之拮据卒瘏皆以予室未成之故耳葢予之所患者鴟鴞是以手口既病而予羽復殺予尾復敝若是其勤也豈料予室未安而風雨又從而漂搖矣然則向之取我子者鴟鴞而今之毀我室者又在風雨鴟鴞方橫而風雨至則予之所患寧獨鴟鴞已哉此所以嘵嘵哀鳴而不自已也葢是時不利孺子之言流布國中舉朝之人亦有從而疑公者風雨漂搖蓋指是輩故此句乃一篇之警策與首章鴟鴞四句暗相呼應不可畧也〇曰我室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蓋毅然以國事為家事王室為己室矣通篇

借鳥為言情哀詞切
更妙在不補、正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序曰周公東征也。蠋似蚕大如指蠋有獨義桊桑葉中如士卒獨處古者車戰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異兵械器服皆在其中故獨宿曰在車下果臝栝樓也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而小果臝延于宇下室中無人之狀也伊威一名鼠婦生下濕及上坎中常惹着鼠背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孔氏曰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中坐如白魚蓋室無人掃則伊威出也蠨蛸名長踦喜結網孔氏云小蜘蛛而長足者俗呼蟢子甚無人往來則戶有結網宵行虫名似蚕喉下有光如螢毛傳以熠燿為螢則與下熠燿

其羽戾矣町畽為鹿場宅舍有宵行家無人故也鸛似鸛而大長頭赤喙黑尾翅每遇巨石知下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自轉喙而食之里人學其法者每縛其巢鸛作法解之乃鋪沙其下印其足跡而倣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垤蟻塚也蟻亦知雨故避濕而上塲黃白曰皇孔氏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也騂白曰駁孔氏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也騂赤色也駁亦馬之上色蓋駁能食虎豹其形似馬而駁馬之文似駁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以其文象駁也褵褘也褘即脫巾注云施衿結帨蓋衿者衣小帶帨者佩巾即褘也婚禮言結帨此言結褵則褵當是帨母為結褵欲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東山之詩周公所以體恤軍士而憫勞之者至矣所謂悅以先民民忘其死也全篇皆喜其既歸之詞翻從不歸說起且言喜而先言悲言安樂而先言愁苦言歡聚而先言離別益喜在悲後倍覺可喜安樂在愁苦

之後倍覺安樂歡聚在離別之後倍覺歡聚也每章俱用零雨其濛四字點綴便爾情深蓋思家遇雨最是苦境有此四字不待終篇已自黯然魂消矣首章班師遇雨也次章長途遇雨也三章抵家遇雨也四章相聚遇雨也車下獨宿雨景也鸛鳴螢飛雨候也以及桑蠋果實伊威蠨蛸苦瓜栗薪雨中觸目無一不攪人愁腸步步有景節節生情真是千古絕調漢魏詩人皆在下風矣。首章濛濛微雨亦久雨也此景最悶既東歸矣又曰西悲妙處可想而不可言少陵云翻畏消息來又曰喜心翻倒極詩中兼此二意一經詮破便索然矣制彼裳衣二句悲中暗喜情景可掬語意未竟無端忽及蜎蜎者蠋與上文全不相蒙若合若離若遠若近如雲隔山腰石斷水波其妙難言在三軍之中而曰獨宿言外之情可思亦在二字自幸生全出於望外語婉而深。二章家鄉將近熟悉圖廬荒廢之狀言之傷心果臝伊威蠨蛸鹿場

宵行凡五物五事寫蕭條光景如在目前漢人從軍行云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老杜云行見空巷日夜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彷彿似之伊可懷也意卽在亦可畏也句內惟其可畏所以可懷懷從畏出故懷字倍為情深耳時解初念轉念等語俱是痴話。三章鸛鳴則婦嘆矣此逆揣之詞鸛鳴必雨故行者苦而思者嘆也鸛鳴在途婦安得聞婦嘆于室我何從知政在此等不相涉處想見其妙婦方洒掃而我征聿至湊巧湊趣望外之喜難以言喻却又無端感及苦瓜栗薪與前意連而若斷合而忽離妙極三年遠歸別情萬種俱不及吐卻於小物繾綣不已且不言既見而言不見之久用意較深一層。四章詩意蓋羨新婚之樂強為描畫便呆此從新婚時春鳥和媚及馬色之良結縭之誠儀文之盛鋪張點綴而已詩語極熱鬧而詩情最閒冷其妙趣全在其舊如之何五字如之何

者欣慕讚嘆無可形容之詞也蓋常人之情舊不如新然別離重逢新不如故詩人似以其新孔嘉句挑起下句其實以其舊如之何點動上句此古人筆端活潑處也訓詁呆講真堪發笑。孔嘉二字從上文皇駁其馬三句說來此句不言樂樂處在如之何三字想出妙甚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銶今之獨頭斧。破斧缺斨其勞至矣然當時不以為勞而以為此公之哀我也蓋民心之忘勞忘死至此極矣。皇匡將大吪化遒歛此毛氏所註朱子仍之姑以此想像大意而已然毛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所謂四國有王正是四國又何所指乎大約當時四方之國感於流言故周公東征但正武庚管蔡之罪而四國反側自安矣故曰哀我人斯哀者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婚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故曰籩豆有踐瓦豆曰登竹豆曰籩木豆曰豆同牢之禮有醯醬二豆葅醢二豆無設籩之文其言籩者皆豆也胖音判半體肉也。古序曰美周公續序又曰刺朝廷之不知也蓋美周公卽所以刺不知周公者無二義也鄭康成謂

成王感風雷而迎周公時羣臣猶惑於流言疑於王迎之禮故匪斧不克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以類求使賢者先往匪媒不得謂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其說雖妥但麼成解次章終不如朱註為得朱子意謂周公居東東人以昔日見公之難也故於首章言之既而幸今日見公之易也故於次章言之二章皆用比喻全不露出正意甚妙且於古序美周公及續序刺朝廷意俱無不合者蓋東人且幸得見公如此何朝廷乃不知乎卽此已深於美周公深於刺朝廷矣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于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于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序曰美周公也○九罭緵罟九囊之網猶今之百囊網也鱒魚似鯶而目赤陸佃曰鱒魚圓魴魚方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此詩續序亦云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前二章與所解伐柯篇意同然以前章為迎公當以禮二三章又為朝廷曉喻東人之言四章乃東人留公之語前後相舛不如朱註之渾成首章喜見公也下三章願留公也鱒魴之魚非九罭之網不得蓋其難也今我何幸得見衮衣繡裳乎衮衣繡裳與淇澳充耳琇瑩同意蓋公之德不窮言美其服即所以頌其德也遵渚遵陸鴻之偶也豈能久於渚陸哉以興下文公將歸矣公豈無所哉特於女信處而已公歸將不復至矣特於女信宿而已蓋惜之也朱註東人自相謂五字最有情景蓋公自宜歸成王亦自宜迎公以歸東人總不顧也但相與秖徊跼蹐不忍舍公又不能留公其繾綣無已之懷俱於自相謂中見之所謂私

情也四章用是以二字緊接惟公於女信處於女信宿是以東土偶有此衮衣之人而幸見之既有衮衣之人豈能遽舍故又以下二句一氣疊去公歸則我悲矣無以公歸無使我悲猶冀王之不遽迎也想似痴而情愈真文似緊而意愈婉妙不可言時解謂周公鬱鬱東人憤憤大似代公作鳴寃錄殊堪捧腹○歸飛二字腰間挿韻女處二字隔字用韻俱妙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疐其尾故曰跋前疐後舄有三等赤舄為上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皆赤舄李盧陵曰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用

履鄭氏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言安也○狼跋而尾疐者狼之才薄也周公才全德厚履變而不失其常則與跋前疐後者異矣孫如春秋公孫於齊之孫謂周公避位居東也不敢斥言其遜故曰孫註中讓字似亦孫意但云自讓大美則失之矣公孫碩膚謂雖孫於東土而大美愈彰也赤舄几几所以言碩膚之狀蓋公之大美豈能彷彿形容但於赤舄几几想見之耳猶淇澳篇云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寬綽何從描寫但於倚重較兮想見之耳觀聖賢者俱從閒處着眼所謂頰上三毛也○嚴華谷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故赤舄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也○瑕王肅也德音不瑕鄭康成云令名不可瑕疵也

二雅論一

二雅之説大序既言之矣雖畧而不詳[illegible]不敢確信其出於西河然漢初相傳源流自古且其文辭質茂非毛衛諸人所能作也今其言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為風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為雅雅者政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學者於此有疑焉政孰大於澤及四海者乎小雅之蓼蕭澤及四海也政孰大於南征北伐者乎小雅之六月北伐采芑南征也政孰

大於安内攘外者乎小雅之天保治内采薇治外者也又況常武出車皆行師也卷阿鹿鳴皆求賢也行葦常棣皆兄弟也鳧鷖既醉魚麗嘉魚皆飲酒也一以為政之大一以為政之小此老師宿儒所畢世而不能通其説也其所不能通者以其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吾欲取其説而通之則莫若因其畧而詳之就其偏而全之凡序所謂政之大者法祖也敬天也受釐陳戒也而序之所謂政之小者燕也饗也小雅燕饗之政也王者以燕饗之政為小則凡屬於燕享者皆小矣大雅受釐陳戒之政也王者以受釐陳戒之政為大則凡屬於受釐陳戒者皆大矣故自鹿鳴以下所言未必皆小以其為燕饗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賡歌而慰勞則從而繫之曰小雅雖燕饗之詩不忘釐戒乎然當其燕享則亦燕饗之詩而已大雅自文王以下所言未必皆大以其為法祖敬天而作也其君若臣相與受釐而陳戒則從而繫之曰大雅雖受釐陳戒之詩不廢燕饗乎然當其受

釐陳戒則亦受釐陳戒之詩而已昔者鄭玄嘗言之矣曰小雅諸侯之樂大雅天子之樂也然學者愈不能無疑焉既以天子諸侯之樂別大小矣又從而稽之曰饗則上取燕則下取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饗元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則是天子不必皆大雅而諸侯不必皆小雅也且夫采薇天保天子之詩也而謂為諸侯之樂此其所以愈疑也然吾謂

玄之言可與大序互相為証則何也雅者政也序所言者政也而玄所言者樂也有政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樂周室盛時政在天子故天子有雅詩而諸侯無之然諸侯雖無雅詩而未嘗無雅樂當其為樂則諸侯得進而用小雅此所以為諸侯之樂也既以小雅為諸侯之樂而饗則上取者天子以天下為樂所以示無私也若夫小雅既專為燕饗而作矣然天子諸侯燕饗之樂兼用大雅則又何也曰先王作小雅於燕饗之時故以小

雅為燕饗之詩及後王取詩以合樂則雖受釐陳戒之詩皆可用之於燕饗矣是故國風民間之詩也序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大雅小雅王者之詩也序所謂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也然而國君之樂兼用國風而鹿鳴四牡皇華嘉魚諸什則雖鄉飲酒之樂亦得進而用之此先王之樂所以無私也序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之謂也

論二

惟序以政之大小為詩之大小舍樂而專言詩舍詩之體而專言詩之事夫是以畧而不詳偏而未全也請言其體則夫大雅之體全乎雅而小雅之體兼乎風全乎雅者其言舂容而廣大兼乎風者其言咏嘆而低徊抑非獨言也彼其比於金石調於絲竹者廉肉豐殺之閒以有判然不相為同者今雖不可得而聞然而可以意會也先王以其體之小者歌咏夫政之小者而為燕饗之詩曰小雅又以其體之大者歌咏夫政之大者而為

受釐陳戒之詩曰大雅由夫政之大者而為樂之大天子用之諸侯饗禮亦得進而用之焉由夫政之小者而為樂之小諸侯用之天子燕禮亦得降而用之焉此周政所由興也厲幽以降變雅始作當時君臣之義薄而燕享朝會受釐陳戒之文缺於是賢士大夫憂國愛君哀思怨誹之心油然而生不復悉言其政之大小也但各以體之大小從之而已今觀幽王之世大雅僅二篇而小雅四十有四厲王則有大雅五篇而無小雅此非

幽王之失政小於厲王而厲王之失政大於幽王也刺幽王者從其體之小者為之則小雅變矣刺厲王者從其體之大者為之則大雅變矣變者時為之也當幽王之後而雅亡矣大雅尤其先亡者此幽王之時所以小雅獨多也昔者季札觀樂工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美哉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夫小雅之鹿鳴天保不全乎周衰而大雅之民勞桑柔不全乎文王也季札特就其多者論之而已從其多者論之於小雅之中而得其思與怨者焉則小雅非衰而亦衰之漸也由此觀之季札以大小為盛衰而大序以正變爲盛衰則以小雅爲變體之多焉爾且夫季札固精於言體矣其於大雅曰曲而有直體言其體之直則彼思與怨者其不能不以曲為體可知矣曲者思之至而怨之深也思至故不貳怨深故不言思與怨者幽王之時為之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非幽王之時為之而文武成

康之澤為之故曰先王之遺民也由序之言政通於季札之言體夫然後畧者可詳偏者可全也

南陔六詩論一

南陔六詩至秦而亡今所存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自古序外漢儒未嘗贊焉以是知六詩之序獨古也詩三百一十有一篇存者三百五篇漢儒皆於古序之外引而伸之徃徃牽合附會有害詩意蓋自二毛以來及于衛宏皆以講師所說遞相傳授各彙所聞補綴於古序之後沿習既久皆稱為西漢所授不能復辨其非矣不知古人作序語短而意長辭質而旨奥如序關雎曰后

妃之德蓋舉詩中所已言者綜括其要而意中之言無窮也序桃夭曰后妃之所致蓋舉詩中所未言者直探其隱而其言外之意愈無窮也漢儒則不然其序關雎也則綴之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序桃夭也則綴之曰男女以時婚姻以正國無鰥民也於是詩義始隘其旨始偏舉詩人意中之言與夫言外之意汨没而不可復見矣則甚矣序之害詩也非序之害詩而講師之言足以害序也今觀南陔六詩既亡而所存者僅古序發端一語而已以是知三百五篇之序皆以此發端一語為古而其餘非古也昔者程大昌嘗引鄭玄釋南陔六詩之言曰六詩發序之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始分冠篇首則鄭玄在漢蓋嘗親見古序然則發端一語之古其來已遠若程大昌者庶幾可與言詩之徒也哉

論二

自宋儒疑毛衛之言并疑古序又因古序而并疑南陔

六詩謂六詩未嘗亡也以其為笙詩故但有聲而無辭耳觀於鄉飲酒禮之言曰笙入三終而不言歌是以知其為有聲無辭也不知古人作詩出口為歌入笙為吹比歌以瑟輔笙以磬豈有無其辭而可謂之詩也哉今就鄉飲酒禮言之其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者謂工升堂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既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此升歌之事也其曰笙入三終主人獻之者笙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而一

終三篇旣終主人亦酌以獻焉此笙入之事也曰閒歌三終者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焉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是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爲三終也歌者在笙者之上所以貴人聲也此閒歌之事也曰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者謂堂上堂下歌者笙者瑟磬一時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以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以合之工歌卷耳則

笙吹采蘋以合之旣畢而後工以樂備告之樂正此合樂之事也然則鄉飲酒禮所謂笙歌者不獨南陔六詩又有鵲巢采蘋采蘩三詩矣使笙詩果無其辭豈其於笙入閒歌之時則吹無辭之詩而於合樂之時獨吹鵲巢采蘋采蘩有辭之詩耶彼投壺之有薛鼓魯鼓也特以方者繫鼓圓者繫鼙以示魯薛二鼓之音節而已今旣列於雅而有詩矣又從而繹其義曰南陔白華言孝子也華黍言時和歲豐也由庚崇丘由儀言萬物也使

六詩者僅同於薛鼓魯鼓也彼序者豈皆無因而强爲之說哉先賢有言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甚矣六詩之有關於世道如此其重也今夫貍首者諸侯之射節也而投壺之禮亦云工歌貍首則貍首非夫子所删明矣自諸侯兢僭[illegible]虞不獨貍首之詩亡幷其義而亡之矣鄭玄曰燕禮之詩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亦詩也然其辭與序今皆亡之由此以觀詩自春秋以來迄於暴秦不獨篇章散亂無紀卽一古序而殘闕遺亡如貍首新宮者寧可勝道而南陔六詩旣亡之後猶幸存古序遺義於灰燼之餘乃欲憑後人之臆見疑而去之此吾所未服也

中興變雅論

宣王中興之主也六月雲漢諸篇詩人美中興之辭也然小雅鹿鳴以下之樂廢於厲王而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始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小雅已廢有六月諸詩則小雅廢而復興矣然其廢也適在宣王之先故不曰正而曰變也大雅文王以下之樂變於厲王而仍變於宣王夫變雅何以仍於宣王也所謂變者謂大雅已亡有雲漢諸詩則大雅亡而再存矣然其存也亦無復文

王之盛故亦不曰正而曰變也且夫中興小雅首紀六月者武功成也中興大雅首紀雲漢者民事重也武功成矣姜戎遂逞卒喪南國之旅民事重矣千畝不藉宣料大原之民是其於治天下也猶暴瞳而含冰坐晝而右息之前者爇其衣而後者去其薪功將日隳而事將日壞欲望其變而復歸於正豈可得哉

詩觸卷三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鹿仙獸善決驟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害己者性愛其類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鹿樂也常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口不能復急走矣陸佃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有諸內者形諸外也苹今名藾蒿又曰藾蕭青色白莖如筯始生香可食又可蒸食獨陸佃以苹為萍謂藻也則苹為水上浮萍矣陸蓋從毛傳也姑存以備考鹿得苹呦呦然相呼懇誠之至瑟為堂上之樂笙為堂下之樂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蒿青蒿也本草註云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荊楚人謂蒿為菣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陸璣謂生澤中下地鹹處註云燕饗者燕在寢饗在廟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饗則君親獻燕則君不親獻也○飲食樂嘗此好德無已之誠也雖嘉賓不以

飲食樂幣而始好我而我之心以為非此莫將也有
飲食樂幣以將之而其心猶恐飲食樂幣不足以將
之所謂無已之誠也懷此無已之誠庶幾嘉賓其好
我乎何以好我示我周行是已式燕以敖燕樂其心
是已燕樂在示我周行之後其言愈淺其意愈深○
亡言特示我周行之一事然既曰嘉賓不獨示人以
言而已典型在望亦周行也下文視民不恌君子是
則是傚亦所以示我周行也註引禮記曰私惠不歸
德君子不自留焉蓋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不歸本
於德則君子不肯自留今其飲食樂幣無已者惟在
示以周行此嘉賓所以樂告以誠也若必待燕享而
始亡言待醉飽而始贈人以言平日之訏謨安在哉
德音孔昭三句此賓之所以為嘉賓也視民不恌二
句則又德音所以孔昭者民風厚薄關係在此一人
嘉賓安得不重哉君子同有生民之責者也君子是
則是傚則又不獨民矣式燕以敖謂嘉賓借旨酒以

游行也湛謂和樂而永也燕樂嘉賓之心不必深看
如云旨酒豈足為敬特借以歡娛其心而已皆所以
形容好德之誠也時解君臣一心地天交泰等語腐
甚杯酒通天地之泰談何容易哉大抵詩人之語深
求反淺淺看自深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
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翩翩
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
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
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駱馬最耐勞苦爾雅曰
白馬黑鬣曰駱廣雅曰黃馬黑鬣曰騺蓋馬無分黃
白取其尾鬣一道或朱或黃如界者若今衣脊絡縫
故曰駱也鵻壹宿之鳥埤雅云鵻鳩也壹宿壹於所
宿之木也其性慈孝慈謹一曰鶻鳩一曰楚鳩註云
勃鳩又云夫不也夫不爾雅作鳺鴀鴀音浮杞枸杞
也本草云名仙人杖根名地骨嚴華谷曰詩有三杞
將仲子兮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湛露杞棘山木也
此詩苞杞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註云啟
處跪居也蓋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坐者雙
膝着地而坐居即坐也大意謂不遑居處耳○此詩
與鵻羽篇同意但鵻羽出於行役者之口則為哀怨
此出於勞使臣之言則為體恤耳惟其體恤故能周
知其痛苦而代之言曰豈不懷歸又曰王事靡盬忠
孝備恩義兼矣忠不忘孝義不揜恩故懷之而至於
傷悲也次章啟處且不遑況歸乎既曰懷歸又曰不
遑啟處奉公既誠則歸亦付之空懷也翩翩者鵻云

句代為傷悲之語雖猶得止豈子獨不能養乎不遑
將父不遑將母乃其所以傷悲也忠孝難全賢者所
憂人君能憂其所憂則其感之也至矣五章將母來
諗言母則父可知矣烏鳥之私臣子所不敢言而為
君者曲為悉之蓋聖人以孝治天下教孝乃以教忠
故代言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欲使君上知啣命之臣
有此苦情耳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以此來告安得
不聽其請乎蓋勞使臣者逆探其情而為之辭云爾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
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皇華毛傳云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也駰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今名泥驄孔氏曰雜毛是體間有三種之毛相雜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每懷靡及一句該全詩之意人君遣使臣必勉其無所不及而人臣奉使常恐其有所不及有歉然有所不及之懷則必裕然無所不及矣每懷者每事必懷不及是以諏而謀謀而度度而詢四者兼而且周此則每懷靡及之事也遣使臣而原其心如此既美之且以勵之也懷者君體臣臣奉君之資也既畢使而勞之則曰豈不懷歸甫出使而遣之則曰每懷靡及一以悉其隱痛一以寫其虛懷○左傳叔孫穆子對晉行人子員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杜預註咨事謂咨問政事也咨禮問禮之所宜也咨難咨事之難易也咨親咨於親戚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今郁李也花鄂上承下覆相親也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

唐棣之華所謂移也此與采薇維常之華則棣也脊令雪姑也鳴則天必大雪大如鶉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杜陽人呼為連錢又名雝渠脊令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或曰脊令飛則悲鳴行則首尾相應亦手足相救護之意○全詩大意在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句以言既言死喪又言急難又言外侮大小變故皆從艱難中推勘人情描寫世態以見莫如兄弟之故蓋同父之人平時則釁隙易生變故則睽望易起故往往寬於疏逖而刻於骨肉一旦有事則朋友惟聞浩嘆妻子但見悲泣有兄弟為我圖維及至時乎事過尚追咎其救之不早圖之不力即血誠已竭亦謂分所宜然安樂重見釁隙又生飲食牀貲之間皆足以生凌生怨舉向者孔懷急難禦侮種種至情頓忘之矣惟思及變故之時死喪莫如兄弟急難莫如兄弟禦侮莫如兄弟又思

及安樂之時酒食朋友莫如兄弟妻子好合莫如兄弟展轉反覆舉莫如兄弟之言究之圖之然乎否乎層層換醒字字欲泣○凡今之人不獨外人也下文朋友妻子皆包在內○死喪變之大者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句又舉孔懷之大者言之孔懷從威字看出便深死喪之威人所畏惡也威而懷之自非骨肉不能二矣字跌宕生情○急難謂救難也左傳所謂急病讓夷也永歎謂愛莫能助也急難之事即良朋有氣誼者尚付之浩嘆勢利之交可知矣○鬩牆非兄弟之良也及至外侮之來則舍小忿而爭大義矣若朋友雖良豈能助我興戎乎妙在將良朋二字撞高朋友一層將鬩牆一事放低兄弟一層又妙將死喪大故漸說到患難又漸說到外侮他人由淺入深語愈深而意反淺此由深入淺語愈淺而意愈深○國語富辰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謂兄弟縱以讒言相鬩而外侮之人猶避我於百里也此

與此詩同意每見禁鷩不遜之輩而閲牆樂侮往往有之不獨友愛者為然○五章喪亂總承上三章而言不如莫如暗相呼應小人樂從所陳而以親為怨類如此刻畫入微○六章孺宁妙即孟子所謂孺慕檀弓所謂孺子泣也籩豆陳而飲酒飫亦既可樂矣然何如兄弟畢集而其和樂如孺子乎○七章言妻子好合八章言樂爾妻帑安頡兄弟既翕於中間詩情最妙蓋人情各私其妻子自非賢者鮮不為衽席所移故教以和樂且湛欲其永有此室家之樂也湛永也常人以目前之樂為樂故但私其妻子而已古今管蔡之流徒以兄弟不和至自敗其室家妻子者無論矣即使尋常閲很相怨一方試當滿堂歌舞家人懽笑之時偶一念及能無動心為樂未畢慨嘆隨之矣君子之樂從其久遠言之故必妻子合而兄弟又翕然後和樂可永而室家可宜妻帑可樂也是究是圖二語欲其熟思而遠慮之耳○左傳富辰諫襄

王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諸侯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五月羔為羜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今人謂乾飯為餱毛云湑莤也音縮即上文釃酒意謂以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釃以數曰湑○此上下通用之樂章不必專言天子蓋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不藉友以成者言友而先以鳥言鳥而先以伐木言鳥聲而先以出谷遷喬妙有波折嚶嚶衆鳥聲也出遷二字着在鳥上巧而不纖鳥曰友聲奇矣求友聲尤奇求聲在嚶鳴看出觀物甚微求謂志氣相感也神之聽之言其誠而壹也求友生者其和好如嚶鳴之鳥則誠之而壹矣誠而壹者鬼神聽之亦鑒其和平況於友生乎時解謂鬼神錫以和平之福則天下泰和方隅坻平窩甚可厭○二章許許衆人作力之聲蓋舉重邪許非一人所作以興君子之德必藉衆友而成也酒

食非所以求朋友然非此無以將其誠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是也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躬自厚而薄責於友也蓋朋友之疎常生於互相責望我盡其厚而不以望人此交道所以長也微我有咎亦即此意諸父諸舅尊者之稱註云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是也時解謂天子稱同姓曰諸父異姓曰諸舅豈諸侯以下遂無朋友無父舅平八簋亦但言其盛非必獨舉天子八簋言之也○三章阪木所生之地也伐木若必於衆木求之猶取友者必於衆友求之也兄弟朋友之同類者無遠二字親洽之極遠不必我疎之也情意稍聯即遠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如羊斟不及而華元因黿羮不分而靈公弒之類亦是一種在朋友中宣必有此人然君子於友必防其漸故作事謀始勿以小者示隙則其大者又可知也況乾餱未具我實不德彼何責焉穆生以醴酒去楚子思以鼎肉去衛豈必失德之民

哉是以君子之於朋友故舊不以有無為辭也有則
我湑之無則我酤之又且我鼓我舞以樂之倘獲餘
閒尊酒共酌不限以期不拘以數即此六句但有氣
誼更無形骸區區勢分不足言矣湑我以下四我字
倒用
妙甚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
承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陵
蓋岡為山之大者陵為阜之大者炊黍稷曰饎自殷
以上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周去夏禘而以春禴當
之更名春曰祠春祠猶食也夏禴新菜可禴秋嘗嘗
新穀也冬烝進品物也劉須溪曰禴祠烝嘗各倒一
字此音節也恒弦也每月六日九日月體半昏而中
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上弦則漸滿矣不言望
者貴將來也承謂新舊相接也松柏之葉非不凋也
但舊葉方落新葉又生故曰承○註云吉為諏日擇
士諏日者諏謀祭日而卜其吉凶也擇士者大射以

擇與祭之士也蠲為齋戒滌濯三日齋七日戒致潔
於內也滌濯致潔於外也○凡下報上之詞犬馬之
誠不敢以上加君父必稱天以祝者敬之至也稱天
又稱神者忠愛無已之情也既祝福矣又祝其德曰
俾爾戩穀曰徧為爾德頌不忘規與容悅者異也篇
中九如字前後相疊祝之不足又再祝之出沒錯綜
此詩人用筆之妙也○首章為天所保定此福之所
由生也俾爾以下則天之所以保定者俾爾單厚何
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除猶新也庶猶多也新
與新積故厚多與多積故益各下句皆所以足上句
也○二章戩穀罄宜皆福也天福吾君必使吾君每
事一盡善而凡所為者無不合宜斯可以受天百祿矣
福也在天為祿在人為福在天為降在人為受我
能有以受福福可遐矣惟日不足未艾之福也日豈
有不足哉然以未艾之福視之雖日降以福猶若不
足所云受者已倦施尚未厭也輔慶源曰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已然之事降爾遐福惟日不足方來之事
也○三章莫不興承上二章言之也岡陵乃山阜之
大者始僅山阜繼則岡陵矣此即下文所謂增也言
山則山阜岡陵文經四變而言川則一方字括之川
之方至滔滔為江河而不可涯涘寧僅川而已哉句
法詳畧伸縮俱妙以莫不增言其福無量猶前章所
謂惟日不足也○四章言福而本之孝享蓋孝享者
致福之由也君曰二句尸傳先公先王之辭君猶先
公也人君之福莫大於壽故此章以壽為福○五章
以祭祀致福而廣言之天子以天下為福則羣黎百
姓無非天子一人之福羣黎百姓之福曰用飲食是
也此二句寫大平景象在一質字日用飲食所謂質
也百姓無德以安其日用飲食為德上之所以為德
者不過使民安其日用飲食而已下之所以徧為爾
德者不過各安其日用飲食而已日用飲食日與德
化不知誰之所為而曰爾德者無所歸德歸之天子

詩人頌美之詞也蓋惟帝力何有則莫非帝力矣惟不識不知則莫非爾極矣末季之民機詐橫生德日偷矣欲享其日用飲食之福豈可得乎○六章四如字與第三章五如字相隅相應章法甚妙若在今人便以一氣為波瀾矣月言其恒不言其盈日言其升不言其中南山不言其高第言其不騫不崩松柏不言其喬第言其茂立言之意自深或字亦妙或者不知誰何但見有時而承而已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薇作謂芽新出土也柔則生矣剛則長矣時之變也十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或曰盛暑非無陰故四月靡草死秀葽生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薺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曰陽月啟居猶啟處啟跪也象弭弓以象骨飾弭曲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即受弦處以象骨飾之則弦之上下不齟齬也魚服以海魚皮為弓衣也路車之制革鞔而漆色上建大白龍勒而絛纓天子諸侯之車方稱路車將帥當駕戎車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按車制對敵有革車馳敵有輕車橫陳有廣車負重有輜車古者戍役兩期而還故薇作是今歲之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正兩期之還時也陽止亦次年之十月也玁狁北狄即商之獯鬻漢之匈奴也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弓弩可用秋冬易以犯邊故留屯以防之宋人曰防秋是也○王者能恤民之勞則人忘其勞矣故於其遣戍役也必有辭以恤之當初遣之日而首言曰歸末言曰來思者有所以慰其心也遣戍役而不及將帥者王者不得已用兵之意將在幃幄知之而兵不知且疆埸之事功歸主將而勞在戍役故但言戍役也前三章歷敘出戍之事四

五章預言在戍之事末章則預言歸戍之事其言公義而本之私情則章章有之○首章薇作是出戍之時歲暮則來歲歸時事也此皆代為軍士之言預指曰歸曰歸者其辭若憫其歲之久其意則示以兩期即還不違期也重言玁狁之故蓋自念其出戍之不得已則遣戍之不得已隱然在言外矣又代言其靡室靡家不遑啟居勤苦如此似恤之實勵之想見立言之妙○二章載饑載渴蓋急於公事道路之艱不暇計也戍畢則定矣今政在戍程限未滿更番未代寧有定乎靡所歸聘體恤最深遠行之人必訊平安所謂烽火三月家書萬金也今我戍未定則不暇使人歸聘矣公爾忘私之意可見○三章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即首章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意既以玁狁為王事則義無所逃矣言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則來矣又曰我行不來者蓋代為捐軀致死不肯生還之語嘉其義作其氣也○四章言遣戍而及於君子之

軍者三軍以主將為命也言戍守而及於一月三捷
者善守由善戰乃固也一月三捷原非實事然在軍
中不可無此快想此乃狀其不敢定居之心耳五章
言車馬軍容之盛蓋以戎車者君子所依以備禦小
人所隨以進止也腓隨也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
之前曰一月三捷矣此曰日戒曰孔棘者惟能日戒
惟懷孔棘而後能一月三捷始為處女則其後為脫
兎不難矣六章戍歸之苦一一自遣戍時悉之楊柳
即采薇之時雨雪即莫止之時首尾暗相呼應昔之
往也骨肉不見獨有楊柳依人可哀也今之來者長
途重繭又值雨雪逗遛尤可哀也行道遲遲言其遠
也歸心如馳雖離鄉已近愈覺其邅回道途勞苦莫
甚於饑渴故載饑載渴在方去與既歸之時反覆言
之饑渴細故尚且勤王者之憂況其他乎以王者代
為戍役之言而曰莫知我哀則固已知之矣且當初
遣之日而即預為莫知我哀之想則他人不知而王

者已深知之矣〇鍾伯敬曰四五章教之奮揚教之
戒懼此不是身家語然為身家計亦不出此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
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居畏此
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
狁于夷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〇都外有郊郊外有牧五十里
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兵家先陽故取象鳥隼畫鳥隼
於旐示猛鷙也兵家尚陰故取象龜蛇畫龜蛇於旐
示威武也旐以制後旟以統前所謂前朱雀而後玄
武玄武即龜蛇旐則旟旐皆有之蓋前車在牧此云
出車在郊則為後軍故所見者有建旐設旄耳蓋旟不
可見而但見旐而所建之旐亦設旄也旄謂以毛注
旗干之首也彼旟旐斯則兼前後軍言之交龍為旂
軍中左青龍而右白虎旂則所謂青龍也若熊虎曰旂
旗是為白虎經文偶畧耳古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

此簡書則天子遣將之策命也〇勞還帥詩句句是
大將舉止出師尚嚴讀首三章便凜如秋霜凱歸貴
和讀後三章便藹如春露如見北風圖過體皆寒承
見雲漢圖過體忽煖且其間有整有暇有勤有慎有
威有斷我出我車責任專也自天子所寵命渥也憂
心悄悄臨事懼也執訊獲醜思威著也全是專閫氣
象一字移向采薇杕杜不得所以為妙〇首章遣將
時事也前四句想見卿命握符雍容鄭重已非偏裨
規模矣命彼僕夫以下號令嚴肅便有君言不宿於
家之意〇二章前六句想見軍容之盛然其運籌決
勝智深勇沉全在憂心悄悄二句蓋悄悄乃所以為
赫赫而有今日之憂乃所以有旋歸之樂也僕夫況
瘁蓋以主將之憂為憂者〇三章在憂心悄悄戒懼
之後不可無此一番奮揚曰天子命我重其事也蓋
訓厲士卒必藉一人之靈寵為之鼓動赫赫在南沖
而於襄在玁狁既名所攝已令狄人氣奪後來執訊

獲醜之功在此張本○四章黍稷方華王荆公以為
季夏時而雨雪載塗則春凍始釋時蓋凍釋則為泥
塗且照下文春日遲遲言之耳豈不懷歸追述朱歸
時情事凡此皆代為將帥之言既著其功又慰其勞
又恤其私也○五章復代為室家感懷之語蓋其體
悉慰勞也至矣薄伐西戎蓋室家想望無聊遙擬之
詞若謂南仲何不歸乎或者以彼赫赫威名既成北
征之功復御西伐之命耳此雖詩家冷趣却似代為
南仲增聲價妙甚六章因北歸而舉春日數語點綴
生色甚有閒趣室家方思南仲忽至此日景如畫旋
歸於執訊獲醜之日功在異域而身在故鄉其樂可
知前曰於襄著其城守彈壓之望此曰於夷著其凱
還底定之勳篇中凡三言赫赫南仲天子不自有其
功名而歸之於大將此則其所以能將將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將帥所喜者功名故出車之
詩著其功而兼言其情軍士所恤者妻子故杕杜之
詩但述其室家之懷而已始去則遙望其歸故采薇
之遣役也必預言其曰歸之期與懷歸之事既歸則
追憫其去故杕杜之勞還也但述其未至之思而已
蓋舉人情之最篤至者為體悉也使此詩出於室家
所自作則與雄雉君子於役諸篇同一哀怨矣惟下
之人不言而上之人曲盡其情代為言之彼見九重
之上不獨憫我勤勞且能念我家室即令我家室自
陳其痛苦不過如是愷切也夫是以感激奮勵樂為
之死而不辭矣故曰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也篇中妙
在以物紀時杕杜睆實秋冬之間也故曰日月陽止
謂十月也杕杜萋萋仲春二月也采杞則春莫三月
也且其描寫事情惝恍無聊忽擬其歸忽望其歸忽
訝其不歸忽料其將歸忽遙想其車馬忽祈請於卜
筮思而憂憂而復望望而疑疑而忽信兩年苦境一
時逼露唐人閨思詩所不及也○首章以杕杜睆實
為陽月戍畢之期而冀其暇也杕杜孤特所以興征
夫之無依也繼嗣我日猶言日復一日造語工妙本
之王事靡盬者見民情向義雖婦人亦知有王事不
以情棲義也遑止二字亦有味謂縱不得歸豈至此
猶不暇乎暇若將歸之漸也○二章成畢交代當以

仲春抵家故以杕杜萋萋起興萋萋謂實落而葉又
生也卉木萋萋則百草皆春不止一杜蓋感傷愈深
矣歸止謂此時可以歸也○三章采杞則春暮過期
矣曰憂我父母則又不止於室家之情矣鴇羽篇王
事靡盬父母何怙方且大聲疾呼而上若罔聞此不
待自言而代為歌咏之所謂體悉之至也車幝幝而
敝馬痯痯而罷若見其將至矣故曰不遠不遠者望
之之辭也○四章因過期不歸故以不裝不來為疾
期逝猶過期也而多為恤王荊公云饑渴歟疾病歟
死傷歟是何期逝而不至也極似閨中猜疑語氣且
得多恤二字神情然總切與呆人說呆人指定此三
者講去有三者可指則不多矣惟其多恤故決之卜
筮也凡事卜筮不相襲今曰偕止蓋閨思無聊求之
龜又求之筮婦人常態也會言近止蓋檯以卜筮之
言為喜所謂鵲雀燈爆望梅解渴亦無聊之情也邇
止將至而未至之辭但前曰不遠猶在疑信之間今

曰邇止則信矣篇中到底不言及歸家之喜蓋言喜則思淺言思則喜深喜在思後故深也

南陔　詳論

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續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序曰魚麗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罶註云以曲簿為笱而承梁之空毛謂曲梁也寡婦之笱以其用功寡而待魚之自至也鱨毛云揚也稗雅云以其性浮而善飛躍故曰揚也鱨首魚身頰骨正黃魚之有力而能飛者一名黃頰魚一名黃揚鯊鮀也今吹沙小魚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一名吹沙或曰鯊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則小魚耳鱧稗雅云玄鱧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梅誕生云一名鮦圓長斑點有七道家忌之以其戴斗也註云鯇也但考鱓魚一名鯇今鱧亦曰鯇末知孰是鰋鮎也無鱗多涎即鯷魚也稗雅云鱨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五色之魚備矣此詩鱨鯊之味不如魴鱧魴鱧之味不如鰋鯉則其序也○曰旨曰有曰多則燕之盛可知矣此詩特以後三章衍前三章耳無二意也君子工歌言主人也言酒則殽隨之前三章曰酒薦辭也言物則殽與酒皆備矣

由庚

序曰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序曰樂與賢也○嘉魚鯉質鱒鱗肉美食乳泉出於

丙穴其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丙向故曰丙也罩篧也以荊為之故名楚篧或以竹為之捕魚籠也汕鄭箋曰今之撩罟也爾雅曰罺也註曰樔也音嘲與罺通用陸佃曰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匏有苦有甘其甘者可食○此詩蓋好賢之至樂與飲宴故言之不已又屢言之曰樂曰衎曰綏曰又皆我樂之之詞也樂衎未已而又安之一燕未已而又燕之極言其樂與之誠也首二章以取魚之盡道與燕賢之盡誠三章以木之下垂而引瓠與與賢者之極誠而賢安四章以鵻之飛而復來興燕之畢而復舉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也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臺一名夫須即莎草也可以為笠又可為簑萊草名葉香可蒸為茹南人謂之萊蒸杞山木而滑似樗枸枳枸也其子味如蜜長數寸大如指俗謂癩漢指頭一名木蜜能解酒毒以其木作屋則屋中之酒皆薄人家左右有此樹則釀酒不成楰鼠梓也亦名苦楸樹葉木理如楸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面如凍梨之色故曰黃耇○枸音舉與枸杞之枸不同○全詩或先德後壽或先壽後德或專言德或專言壽或言德而壽之意已兼或言壽而德之意亦寓錯綜變換自有踈落之致○國家有賢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故以南山北山起興德音不已德亦壽也保艾爾後壽亦德也古人萬壽無疆不但以祝君如士冠祝辭曰眉壽萬年之類也保安艾養蓋欲保艾其後來之壽也大全輔氏獨以為保艾後世之子孫則又不但及身而止也亦自有味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蕭荻也香蒿也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鞗轡也革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沖沖垂也以皮為之故曰鞗革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和在軾鸞在衡軾車上橫板手所憑者衡車前橫木駕馬者所謂軛也升車則馬動而鸞鳴和應矣稗雅曰鸞雌曰和雄曰鸞○此詩序云澤及四海朱註云天子燕諸侯之詩蓋諸侯朝於天子天子燕之四海內外五等之爵無不在也言四海者舉其遠而近者可知也天子能慈惠諸侯則天下安故曰澤及四海也鄭箋專舉遠方諸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為澤及四海失序意矣○朝會燕享天子諸侯維繫聯屬之義於是乎在天子樂其笑語之誠而諸侯亦勤其服事之忱是以上下盤結無貳無虞此周初所以大一統也後世子孫日驕日偷其始也天子大尊而簾遠於堂也其既也天子漸卑而枝大於幹矣故蓼蕭廢者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漸也天子下堂者諸侯不朝之漸也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詩中神情全在各章既見君子四字一種欵洽俱從既見後想出我心寫兮一寫字極狀傾倒之誠方來朝之初體統尊嚴豈容假借朝罷而燕則降色以後於是有笑語矣笑語而本於我心之寫推誠之至也是以字有字亦有意君臣相歎是以有其聲馨和樂一或有閒

雖欲保其譽處豈可得乎謇勸諸侯之意悠然言外
矣○誦我心寫兮燕笑語兮二句大平天子和藹氣
象恍然如遊春日方知唐人以九天閶闔萬國衣冠
等語捎寫大平終是鋪張贅口耳○龍光二字離合
言之奇甚諸侯承天子之澤以澤一方是猶龍光見
者陽也龍德之著於外也龍陽物也陽氣澤物為見
故易曰見龍者陽之光也王子安滕王閣記亦用
龍光語毛朱皆以寵字代龍字失其解矣諸侯為龍
為光則其德不爽矣故以壽考祝之祝其長若天子
之龍光也不忘猶言不已壽本之德微勸之意亦在
言外○孔燕豈弟猶言大哉燕飲之時如此乎其豈
弟也於其燕飲之豈弟則知其有宜兄宜弟之令德
矣有宜兄宜弟之令德則知其可以獲壽豈矣豈樂
也諸侯之樂莫大於壽故曰壽豈註云諸侯繼世而
立多疑忌其兄弟此語最有關係斗粟尺帛自相剪
滅欲保其令德壽豈其可得乎讚美之中箴戒及此

可謂大哉王言矣○沖沖雝雝即德也德不可見於
其沖沖雝雝者想像之而已曰萬福則不止於壽而
壽亦在其中矣全詩皆以蕭露起興蓋取香草以喻
諸侯之德而以零露之降自天者喻天子之寵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
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
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按燕禮君曰無不醉賓
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所謂敢不醉者猶孟子
所云不敢不飽也天子兩懷無不醉之樂歡於笑語
之燕矣故首二章曰不醉無歸在宗載考諸侯而凜
不敢不醉之命嚴於監史之設矣故下二章曰莫不
令德莫不令儀此所謂禮飲也○厭厭毛云安也註
中又添久足二意透甚久足二意在不醉無歸內見
之蓋不醉無歸乃所以申厭字之義耳露必日晞
飲必醉始歸興而比也燕必以晝而曰夜飲者以燕
禮又有宵則設燭之儀所以曲致其勤也夜飲必於
宗室親之也考訓成謂成禮也鄭云讀不成不許
其讓故曰成也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是不成也湛
湛之露杞有之棘有之離離之實桐有之梓有之此
來朝之諸侯莫不令德令儀之喻也醉可以觀德言
令德令儀於不醉無歸之後其意自深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

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古者賜弓矢而後
征伐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按彤弓色赤玈弓
色黑周人尚赤故赤一而黑十賜弓不張故曰弨弨
謂弛而體反也載抗也謂抗之於弓檠使其體常正
也櫜韜也謂韜之于弓囊使其色常新也皆所謂藏
也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獻如命數其禮重於燕古以右為尊故
曰右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獻酢之外主人
又酌賓曰醻○呂東萊云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
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三句最有味重
則不褻不濫故其得之者不敢以為輕矣誠則不疑

不忌故其被之者不敢以為私矣速則不惜不吝故其受之者不敢以為緩矣此人主賞功之道而亦馭世之法也○凡賜出於不得已者非中心貺之也曰中心貺之不獨見天子有道樂易無虞亦見朝廷有權操縱在我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序曰菁莪樂育才也○莪一名蘿蒿葉如青蒿科生可食生澤國漸洳之地草初生而玄盛則青詩曰何

草不玄言其初生何草不黃言其死菁菁者莪言其盛也貝二為朋百朋者言多也貝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稱貝孔氏曰貝有五大貝小貝牡貝么貝不成貝是也然相貝經又有紫貝珠貝霞貝綴貝之類則貝之名非一而足也○此詩序曰樂育才而註謂燕飲賓客但詩中並無燕飲語或者燕賓客時所歌而實則育才之詩也○言國家之育才如大陵之育莪菁菁其盛也既見君子毛以君子為人君朱以君子為賢者但序云樂育才蓋言上之人以育才為樂則樂且有儀當屬人君而君子則賢者也君子成才之稱育才而成則君子矣故既見而樂之又且有禮以相接也錫我百朋我君也人君樂得賢才如錫我以重貨也當其未得賢也如楊舟之浮沉而靡所止及其既得而見則育才之願畢矣故休休然而安也凡此皆所以為育也故南有嘉魚曰樂與賢南山有臺曰樂得賢此曰樂育才育才猶言長養賢才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續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君臣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按續序紀小雅廢于六月之下者蓋言有六月之詩而後宣王中興小雅可復也凡諸續序義隘而偏辭澁而拙殊不似先秦人語獨此序與東山篇續語則辭義俱達若皆如此卽以為子夏所作誰敢疑之大約續序非盡無其本因漢之講師謬為附益遂真偽混淆耳○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猶屛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常服戎事之常服周禮兵事韋弁服凡皮去毛曰韋韎韋者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畫鳥隼之章鳥章所以統前所謂前朱雀也鳥章在前其旆央央言其鮮明也白旆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以陷陣故王臨川云元戎選鋒也如輊如軒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也○首二章出師也中二章行師也末二章班師也美宣王而及吉甫者言將之能而將將者可知也每章皆言車及四牡四驪者西北平原利在車戰也○首章六月以夏正言也六月句與我是用急相呼應六月未有出師者今六月棲棲則急可知矣六月棲棲而車飭馬强衣裳皆備倉卒中能整暇也攘夷匡王辭義正大此則出師之本也鄭康成曰于曰也蓋宣王之言也○二章蓋當大亂之後而車馬器械如此則其有餘於力可知矣戎車取其齊力而已今曰四驪者馬既有餘則亦不厭其同色也閑謂習熟也曰閑矣又曰維則言習熟之於隨人屈曲而終不失其規矩所謂伏習象神巧與法合極大道理不止于論馬偶於論馬言之耳六月成服所謂速也成不失行所謂敏也玁狁孔急而師行三十里所謂不失其常也朱註於此章言之甚明○三章言為將者莫大於肅與敬舉嚴翼二者合言之蓋惟敬故肅也肅敬

則可供武事而定王國矣以奏者行師之意欲亦如此以定者行師之道足以如此也○四章焦穫毛傳云周地接于玁狁省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以此知鎬非鎬京故毛傳亦云鎬方皆北地也盤據于焦穫掩襲我鎬方遂遠及于我之涇陽孔熾如此所以建此旗旆選鋒銳進而不容已也織文四句言前軍之盛也前軍如此後者可知下章戎車四牡則大隊隨之矣○五章如輊如軒說車制語簡而盡為戎車者必先求其可以自安而後可以陷敵如輊如軒則戎車既安矣輊似覆軒似卻覆卻自如求安者先試于不安之道所以為安也駕車之馬不恃其力而恃其閑重言既信而繼以且閑謂不但信而已也薄伐至大原而止所謂王者之於戎狄猶蚊蝱之螫體敺之而已古之為將必文武兼資而後功名及遠今吉甫具此文武全才所以能佐天子匡王國而為萬邦之憲也○六章燕喜者吉甫有功歸于飲至之後與其朋友燕喜也末點出張仲孝友句為一篇濃瀾甚妙燕喜而得孝友之人雍容尊俎豈但上客光四坐已哉然曰諸友則不止於張仲一人矣且當時同事者又有壯猷之方叔焉詩人皆不言而言張仲一人則以其孝友也佐天子匡王國憲萬邦非孝友之人其誰成之○萬茂先謂吉甫燕喜與頌魯侯燕喜一例還歸以下乃言私燕也不然既字無著落矣亦似可從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芑苦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之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俱可食也詩有三芑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穈維芑白粱粟也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每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一重車載輜重隨之其中炊家子十人守衣甲五人廐養五人供給五人是每一兵車共用百人故註云其車三千當用三十萬眾蓋極言其盛也路車方叔所乘之車金路也金路赤飾輿赤也簟茀以簟蔽車而車上所載又有魚皮之矢服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頷之飾也馬頷有鉤而馬膺又有樊纓皆以飾路車之馬也樊馬大帶纓鞅也以五采罽為之傳草見蓼蕭篇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為臨陣所用也次章言交龍之旂者即左以該右言龜蛇之旐者即後以該前也車之轂以皮束之曰約軝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曰錯衡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則八鸞矣禮三命赤芾葱珩瑲玉聲

言佩葱色之珩于裳其聲瑲然也隼鷙鳥迅疾之鳥稗雅云一名雀鷹或曰即鷂也鄭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文爾然考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原無鉦名蓋鐲鐃皆名鉦也而節止則俱用之於鼓矣陳師而鞠之陳旅而鞠之曰陳師鞠旅者省文也陳而告之欲其守金鼓之法為進退也伐鼓淵淵戰時進士眾也至戰止則入而振旅又復伐鼓闐闐闐闐鼓行聲蓋振旅亦以鼓行也○玁狁之患近北伐之事急蠻荆之患遠南征之事緩故六月采芑詩詞各異焉○首二章美軍容也然曰師干之試則其所訓練之素可知也且言軍容而并及路車八鸞赤芾葱珩則其雍容整暇又可知也故大全彭氏曰此時方叔精神氣厳已見於旂旗車馬佩服之間矣又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詩言及此猶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威著威名數[illegible]可玩録之○三章嚴紀律也隼之迅疾而能止所以興師之精强而不暴也軍中紀律皆于金鼓進退聞見之其進也鼓聲淵淵進而能和故不囂也其退也鼓聲闐闐退而能整故不亂也孫武子所謂戰如守行如戰也○四章美功成也方叔惟其元老是以克壯其猷蓋老成持重不以力為壯而以謀為壯也又深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力與謀相資而壯乎征伐玁狁而蠻荆來威蓋言其威名素著先聲奪人北伐南征勢如破竹不但侈其功之多而已也顯允猶言明信也明信二者缺一不成大將矣六月美吉甫而曰文武采芑美方叔而曰顯允古人命將各見身分然皆於其平日觀之非急忙承乏苟焉而已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

設旐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我車既同毛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然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豪謂毛色也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山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也諸侯時見曰會衆見曰同決即衛芄蘭所謂韘也決以骨為之拾以皮為之決着於指拾着於臂佽謂決與拾相佽比也弓強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曰調柴積禽也三等之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乾豆中供賓客君庖止取其下其餘以頒士大夫之習射者故不盈也○序言復古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也蓋建國于鎬京所以爭天下之形勝而鎮撫西南之戎狄營都於洛邑所以攬中原之要領而節制四方之諸侯周裒而東都朝會之禮廢矣宣王舉而行之因田獵而太閱武車故曰復古也○首章命駕也曰既攻既同自是中興振刷景色會同田獵俱在駕言徂東內雖不指其事而此時布告號令既已發人觀望矣二章出狩也甫草田獵之地田者刈草為防驅禽獸而約諸防中然後焚而射之也天子大蒐以耀武備而修舊業非區區田事已也三章選徒而狩也之子者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也人衆則聲必衆然但聞數徒

者之聲則衆而且肅也敖即甫草之地也四章諸侯來會也駕彼四牡諸侯來時事也諸侯宜朱芾今曰赤芾者當其會同則為臣故赤芾也繹謂絡繹不絕也中興闕係俱在此章然前後但言田狩獨于中間點出人詳我畧手法便妙若今入為之不知將會同盛事如何誇耀如唐人早朝應制詩鋪張門面但取熱鬧而已五章會同之諸侯皆與獵事也射夫兼諸侯以下言也射者男子所有事夫者男子之總名也我指天子舉柴以獲多言之諸侯舉之則其下共舉之故曰助也六章射御良也四黃與六月比物四驪同皆因馬之齊色而見其有餘于馬也兩驂不倚御者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御之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射之巧而力也二章皆極一時之選也七章言其肅而且均也蕭蕭二句狩獵既畢軍容整也徒御不驚嚴也大庖不盈惠也四句俱從閒冷處粧點盛世景色宛然如畫八章合言其始終皆肅也聞獵而不聞獵之聲即一獵而馭衆之法已如此矣是以信其為君子而必大有成也有聞無聲四字可以意會而不可言求既已有聞何云無聲既曰無聲何以有聞且三章曰選徒囂囂則有聲矣七章曰蕭蕭馬鳴則又有聲矣既有聲矣而謂之無聲此非至肅者不能也至肅者宣王精明之氣中與之象也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而穀人不知若陳成子者可謂肅矣而不可謂至肅也蓋無聲者肅也惟有聞而無聲則至肅也有聞無聲者不挾轡不御枚而人自不聞其聲也然則雖八鸞鎗鎗伐鼓淵淵而詩人以為此皆有聞無聲者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内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
祭祀内事也田獵外事也故戊與庚午皆剛日也伯
馬祖即房星也房四星龍為天馬故房星曰天駟主
車駕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今將用馬力故又禱
之也漆沮在涇水之東此云漆沮之從猶車攻言敖
與甫草也豕牝曰豝殪一發而死也兕野牛重千斤
一角青色善抵觸其皮堅厚可以制鎧發豝殪兕言
能中微而制大也○前章狩于東都此章田于西京
也從禽者古人所誡而車攻吉日美之不置者從宜
王中興之氣象言之也故呂東萊曰可以見王賦之

復馬可以見軍實之盛馬可以見師律之嚴馬可以
見上下之情馬可以見綜理之周馬蓋一事而數善
具矣○首章獵具備也升彼大阜二句預言車牢馬
健欲以升阜從醜此時尚未升未從也二章言所獵
之地也差擇也言獸于孔阜之中擇而齊其足也獸
所同四句猶言獸之所聚在何地歟其在漆沮是從
歟漆沮之地固天子田獵之所也三章方獵而人心
順也中原承漆沮而言毛云祁大也言大而且有也
鄭康成改祁作麎不知何據儦儦趨而爭先之貌獸
三曰羣曰或羣則非一羣已也獸二為友曰或友則
非一友已也即此八字畫出禽獸充牣形態如遊上
林雲夢之間如見長楊羽獵之盛或羣或友尤得野
類性情竟是李伯時趙子昂得意妙筆矣左右從王
之人也悉率左右射者御者各自相率以安侍天子
人心効順于此二語見之亦猶車攻之射夫既同助
我舉柴也四章畢獵而禮儀備也既張二句承上章

悉率言之發彼二句言巧與力齊也天子得禽不以
自奉而命有司以進賓客且更酌醴以燕諸侯與羣
臣亦猶車攻大
庖不盈之意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曰百堵非一家也○續序云萬民離散而宣王能
勞來還定安集之然詩作于安集之後而猶追敘其
離散之苦者蓋痛定思痛故哀鳴在安集之日為甚

但言時昔離散之苦而安集之德乃見故曰美宣王
也○首章思往日也鴻鴈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
當其避也但聞羽聲肅肅而苦以與人民離散故之
子往而劬勞于野且其劬勞可矜之人皆鰥寡也蓋
離散之時室家相棄無人而非鰥寡又不但老而無
妻老而無夫者矣二章樂安集也以水鳥之集中澤
興流民之歸故鄉既歸故鄉是以築室以居百堵皆
作雖劬勞而終獲安宅也既歸則獲安宅矣而曰究
者以此時尚有築堵之勞也三章述作歌之意也哀
鳴嗷嗷所以作歌之意哀鳴在百堵交作之後其意
則喜而其情愈悲然惟此哲人知我之所歌者將哀
昔日之劬勞而情不能已耳若彼愚人顧以我獲今
日之安集而宣驕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蓋峽猿之
憖惟斷腸者知之促織之恨淮久客者聞之哀絲悲
管自非愁人皆以為歡笑之資耳蓋當時
作歌之人預求知己之難如此亦可傷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央中央也未央猶云未及中也庭燎者樹之于庭而燎之也司烜供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内曰庭燎郊特牲註曰庭燎之光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按列女傳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固宜有庭燎之詩也○三問夜如何其想見皇皇不敢安寢之意夜未央問中語也猶云豈夜尚未央乎庭燎以下皆想像之語猶云庭燎已光矣君子已至而聞其鸞聲矣未艾急於未央鄉晨又急于未艾庭燎夜發則光盛迨曉則光漸微而

晣晣鄉晨則烟光相雜惟見火氣矣鏘鏘僅聞其鸞噦噦則聲漸近而聞其和至觀其旂則已辨色矣故立言之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序曰沔水規宣王也○朱註以此為憂亂之詩夫曰憂亂則規宣王之意有在矣毛鄭所解殊為牽強蓋序意本深特以毛鄭一人舉詩中之言字字求合于序遂覺序意反淺耳○憂讒即憂亂無二意也周室厭亂久矣詩人於宣王中興之日懼亂之又生也故歌此憂亂之詩以規之末章訛言讒言在當時必有所指特無從考核耳○首章言水猶有歸鳥猶有止何以人獨不念亂乎曰兄弟曰邦人曰諸友已盡乎人矣而皆莫肯念亂一身遇亂固不足念豈父母遇亂而亦不肯念乎亂即暗指讒言之人念亂則必思所以止亂舉父母為言者蓋以人所最切者動人也二章以水盛隼揚與己憂方深也不蹟猶言不道也亦指讒者而言載起載行言憂思之甚寢處不安而或起或行也此句描寫憂態工甚不可弭忘蓋欲强為抑制而自不能已也三章言鳥不自縱而人反縱讒也訛言即讒者之言流布而成訛也訛言寧遂莫之懲乎使有以懲之則讒止而訛息矣今既莫之懲則當盡其在我而已敬者盡其在我之謂也我友而

能敬矣不懲人而自懲讒言又何自而興乎然則敬者念亂之實而止讒之方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鶴似鵝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常夜半鳴淮南子曰鷄知將旦鶴知夜半性善驚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皐澤也鄭云皐澤中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又韓詩云九澤九折之澤也穀惡木也一名楮其皮可以為紙○此詩凡四層每一層作一喻

全不露出正意毛鄭專主求賢朱註分明好惡各有一見然總勿道破更覺味長蓋四喻中立言甚廣取義甚圓目擊道存觸境皆是自求治用人學問經濟涉世居身觀變體物以及日用居室之間萬事萬物無往而不在焉若執一辭以求之舟痕未移劍去久矣○鍾伯敬曰此如易之取象不止于譬喻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祈與圻同卽畿也圻父司馬也司馬所屬曰司右曰虎賁曰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也○不敢怨王而怨圻父所以深于怨王也宿衞非遠戍之卒孤子非從軍之人一事而兩失焉所以

刺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藿豆葉也用以作羹○縶之維之及金玉爾音皆大夫之言也宣王之時賢者不用而去故大夫代為招隱之辭招之不可而欲其毋金玉爾音則好德之至也其刺宣王處卽于讚嘆愛惜無已處見之今人皆偁宣王口中語不獨有戾序旨且豈有天子留客而縶其食苗之駒者鄭莊置驛陳遵投轄遂與周天子縶駒共成佳話矣豈不可笑○食苗縶駒皆托言也留賢而欲留其所乘之駒又異駒之食我苗藿而縶之維之以作一朝之逍遙一夕之嘉客蓋重惜其去知不可留而欲以一朝一夕之歡為永也永字活甚趣甚○三章知不可留而姑為款曲慰挽之詞蓋無聊之思無已之情也爾公爾侯作大夫口中語便妙若作天子自語則公之侯之可矣何待商量乎若謂爾其賁然而來乎爾之來也天子將以爾為公為侯則爾之逸豫無期矣何必以優游遁思為逸豫乎慎勉云者挽留極苦之語蓋深恐其優游遁思也○四章則果不可留矣縶維既無所用公侯亦不可待惟秣以束芻而深美其人之如玉知二疏去國道路之人望其車塵嘆息以為賢者而已至於目斷心傷但欲惠我好音眷戀繾綣

傷于渭城之曲迫于小山之辭矣○遐心卽註所謂遠我之心與陶詩遠心不同蓋在彼空谷卽所謂遠心也此遐心從金玉爾音出不過望其於空谷之中不我遐棄而已高人去國一往不顧為此言者朋友無聊之極思耳鍾伯敬譏考亭未讀陶詩不知此處遐心二字深求之則味淺不若淺求之其情深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序曰刺宣王也○宣王之初舉流離之民而勞來還定安集之於是乎有鴻鴈之歌當時異鄉失所者或

相率而歸于王追其衰也政急俗偷州里族黨相恤之禮微而民始咏黃鳥矣婚姻故舊相賙之情虧而民始咏我行其野矣民生無依怨懟復作以莫非王土之民而曰此邦曰復我邦族故曰刺也○黃鳥者異鄉來歸之民呼本國之人而告之如所謂無寓人於我室我將反也首邦族次諸兄次諸父情愈親而思愈苦矣○不可與明謂不能察人之疾苦猶云聽之不聽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序曰刺宣王也○樗莊子所謂擁腫卷曲不材之木也蓫惡菜也一曰牛蘈一曰羊蹄菜似蘆菔而長赤梅誕生曰蓫一名馬尾草一名薚一名蔏陸葍亦惡菜也一名當大葉白華白根○此詩大意註所引臨川王氏論之詳矣重言昏姻之故見相依非無因也至于不我畜而終無憾詞但曰復我邦族言歸思復而已蓋其厚也厭貧而趨富此風俗所以日偷也然詩人以為此非以人之富而棄我之貧特以我之故有異于彼之新耳似代為出脫者然此則忠厚之至也然詞愈婉而意愈深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竹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伊洛以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雉熊似豕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謂之熊白其味甚美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引氣所謂熊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羆似熊而大猛憨多力能拔大木遇人則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也虺似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稗雅云虺小於蛇銘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是也蛇古字作它古人少患它故相問曰無它稗雅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故曰委蛇委蛇莞蒲席也漢氏又謂卵燈心草竹葦所以覆席也○古人成室必燕飲以落之則有頌禱之詞故凡稱宮室制度之美者所謂頌也如張老以美侖美奐為頌也凡稱似續子孫兄弟室家所謂禱也如張老以歌哭聚國族為禱也然篇中首言兄弟終言子孫尤屬美頌善禱使有國家者兄弟無箕豆之詍而子孫有瓜

賤之繁天下之福孰大于是哉○前章頌宮室而禱其兄弟相好蓋其宮臨水而面山故秩秩言其水之環幽幽言其山之遠其下如竹苞以言其基之固其上如松茂以言其工之密而又祝其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尤此二句一正一反禱不忘規所謂善禱也蓋惟相好無尤故能聚國族于斯一或戾焉雖欲長保是室不可得矣繼體之君所嫌逼者莫如兄弟故相好無尤從其久遠言之也二章頌宮室而禱其似續妣祖曰似續妣祖則中興堂構維新在是矣為室者先其垣墻言百堵者舉外以包其內也西南其戶則堵以內之制矣言西南者舉西南以該東北也君處笑語則所謂歌于斯也三章頌其垣墻之美而為君子攸芋蓋築室者板築之固如此則風雨鳥鼠可無慮矣天子之尊大豈在宮室雖茅茨土階未嘗不尊大也所謂尊大亦就其規模氣象言之耳若蕭何云非壯麗無以示威唐人云不覩皇居壯安知天

子尊則非詩意矣四章由垣及堂而頌其為君子攸躋前四句註解已明若其形容工妙則張平子班孟堅賦中數百言不能悉者此以四句寫之君子攸躋天子氣象儼然在望矣五章由堂及室而須其為君子攸寧正者陽室也曰噲噲其正則下句之為偏可知矣寘者陰室也曰噦噦其寘則上句之為明可知矣寧謂休息也六章則由堂而及於寢矣自此以下皆禱辭也乃占我夢禱者設為夢語筆意空幻與前數章映帶聯絡妙在無端若無此數段便似後代宮殿通用麗語不見古人文字波瀾矣七章設為占夢之語也八章九章設言占夢而驗也至此想愈幻而意愈達矣裳下飾璋半圭不衣而裳不圭而璋者成人有漸故也為天子之子孫則朱芾矣有室有家生人之常為君為王又天子子孫之常而禱者必及於此所以豫祝其成人之福也女子豈可有非乎又豈可有儀乎無非見女子之德無儀見女子之福蓋女

子惟所遭不幸而後有善可見若福德之女吉祥無事則但無違夫子而已若揭揭然自著其善是即非之大者矣故必無儀然後見其無非猶易之言無咎無譽者必無譽然後見其無咎也下二句乃其所以為無非者酒食中饋女子之事舍此皆外事矣女子而強與外事此父母所憂也故曰無父母詒罹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序曰無羊考牧也○羊性善羣每羣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俗所謂壓羣是也羊以瘦為病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有疾輙相汙故善牧羊者求其不騫不崩污之騫虧也崩羣疾也羊羣則欲其和戢戢者和也牛病則牛燥濕濕者潤澤也牛之黑唇者曰犉黑背曰牰黑耳曰犚言其犉者則其餘可知也稗雅曰牛耳無竅常以鼻聽故盟于神者必執牛耳蓋以不聽為戒也○斯干考宮無羊考牧皆有頌禱之辭蓋宣王當大亂之後為殘饉流離所不能免故於牧之詩而以年豐民殷為禱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則因牧事而言富庶之祥所謂禱也以誰謂發端驚喜之辭見畜牧耗而復盛也羊之和於角見之牛

之安於耳見之言其安且和則牛羊之盛可知矣角
濈耳濕已具畫意降池飲阿或寢或訛則不獨畫其
形體并其性情而形容之矣韓退之畫記一篇皆從
此三句脫出爾牧來思以下又畫出牧人何蓑笠負
餱糧奔走追隨於風雨隴畝之中筆墨生動光景閑
適妙絕三十維物備色也爾牲則具備用也皆所以
言其盛也三章又從牧人取薪蒸搏雌雄言之蓋牧
者既有餘閒則牛羊之欣欣可知已矜矜以下專言
羊而不及牛者蓋牛馴羊躁故羊易耗敗牧羊者得
其性則無騫崩之患故舉羊而牛可類推也矜矜羊
愛牧人也兢兢羊畏牧人也古人豢龍馴虎各有其
道時其饑飽審其欲惡故雖暴物可擾而狎也今牧
羊者能得羊之饑飽欲惡使羊愛而畏之矜矜然兢
兢然惟牧者之命是聽故不騫不崩之羊無待鞭策
但麾之以肱而三百之羣皆畢來既升矣蓋人之與
羊始則相狎既而相忘則得其性之故也末章幻出

牧人一夢最為奇絕蓋前三章但修畜牧之富則一
烏氏倮谷量牛馬可以當之矣與中興天子有何關
涉故此處將歲豐年和生齒繁庶之事從牧人夢中
寫出映帶聯絡離合斷續妙在無迹衆魚旐旟夢境
恍惚占夢數語尤為空幻誦詩者但觀其大意所在
而已若必求其說而實之則所謂痴人說夢也

詩觸卷四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
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
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視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
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傳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言一娶姊一娶妹相亞次也○序言刺幽王而詩則言尹氏蓋刺尹氏即所以刺幽王也作詩之意在於諷王然前八章無一語及王至九章始致慨於我王之不寧十章又屬望於王心之式訛則忠愛之至也古人作刺詩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皆直揭其名不難以身為怨府可見直道遺風雖權臣擅國至於不敢戲談然詩人之詞終無忌諱乃知三代而後不獨君子不能如家父即小人中求一能容家父之小人如尹氏者亦不可得世道淪喪可勝嘆哉○首章正言尹氏誤國之罪也此詩為告王而作故其辭危其旨遠鎬京面對終南首言南山者從所見以起興也師在保傅之上尹又世卿之家此其所以赫赫也望重責深宜何如以副之乃大肆威虐使人憂心如惔而不敢戲談則國雖未及卒斬而卒斬之形已見矣盖國之元氣小人斬之

然以其未遽斬也遂輕忽而無所警懼其勢不至於卒斬不已既卒斬矣而尚不察則終莫之察矣曰既曰卒皆危之之詞二章言尹氏誤國本於心之不平也不平是一篇大意以下種種亂政皆從不平而生草木山之實也草木之實生於南山其猗猗其長者無不平均以此反興尹氏之不平也不平謂何一詰最警惟其不平是以天怒而喪亂繼之人怨而謗議隨之至此而猶不懲創咨嗟則不平何時而平哉懲嗟二字合言甚妙不懲則嗟亦無益然使猶知有嗟尚有懲時彼且不知自嗟烏能自懲哉三章重言尹氏位高責重以見其不宜不平也氏猶本也王介甫鮮此句云言尹氏者京師以大族為氏言大師者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從出也均猶平也曰國均則非不平之人所宜秉既已秉國之均是宜有以持四方而輔天子而使民不至迷亂失所矣今以不平之人處之遂使昊天不愍而至於薦瘥喪亂

焉則豈宜久居此位而使人類漸滅至於空我師乎空我師猶言靡有孑遺所以甚其罪也四章著其不平之實也王委政於大師而大師又委之姻亞之小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之人誤大臣也家父於此乃舉秉均之道以警喻之曰所謂平者以大臣之於大事必躬之親之若弗躬弗親盡委之人安能見諒於庶民乎況所用之人必問而謀之衆仕而誠之以事其未問未仕者勿市思以罔其君惟坦夷其心知不可用則已而退之無使小人有危殆之禍焉則可也今汝之所用者姻亞也大臣之所以敖之屬賢才若惟此膴仕耳瑣瑣姻亞而皆膴仕則膴仕皆穢途矣欲無小人殆豈可得哉姻婭上着瑣瑣二字鄙薄之極五章言已亂在於平心天生尹氏以禍天下是用降此鞠訩大戾然君子處此豈無回天之道哉使君子能自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體王之心亦平其心以任人躬之親之問之仕之以求屆乎其

極庶幾民心可息矣既躬既親既問既仕則所謂夷也君子而夷庶幾民之惡怒可遠矣民心息而惡怒遠則不傭不惠之天庶幾其可回矣屆極也卽無違弗居之屆君子指王而言君子如屆如夷則尹氏莫敢不屆不夷而民心可息惡怨可遠猶所謂君子如怒亂是遄止也下文式訛爾心亦卽此意時解以君氏為君子則失之戾六章傷尹氏惟不能平心所然禍亂愈生也尹氏所為不為昊天所恤故亂未有已與月俱生而使民不得所安此我心之憂不但如惔而且如醒也如惔若焰威方張猶有怨時如醒若酩酊正濃何時可醒耶誰秉國成憂而詰之之詞也猶云是誰秉國之成乎乃不躬不親不自為政而以任之姻亞小人使我百姓終受其勞瘁則亂何時已也七章言天下將亂而無所歸也家父自謂我駕非無肥牡其項領可以無所不騁而逐瞻四方則慼戚而無可騁者蓋憂亂之甚雖以四方之大而常若無以

容身者作者至此詞促情廹視此身為桎梏視宇宙為囹圄矣八章極言小人譸張之狀以見君子所以窮蹙也當其怒也無故而戈矛及其喜也無故而醻酢寫出小人情狀極為刻畫其傳神尤在如相醻矣一句包藏無限殺機蓋小人之怒易測而喜中之怒難測戈矛可避而醻酢中之戈矛難避此所以四方蹙蹙而靡所騁耳九章所以深咎尹氏也惟天生尹氏以禍天下故言尹氏不平而又曰昊天不平見尹氏之不平天為之也昊天不平則我王不安有寧不懲其心而怨人之正已者此古今小人常態使皆知懲已而恕人則無復有小人矣十章家父自言作詩之意特以窮究王訩之所自而終以萬邦之畜冀望於王心之式訛蓋其望王也深而規王也至乃知從前所以責尹氏者皆所以責王蓋其忠愛篤摯如此其極也合全詩言之前後反覆皆言不平之禍而不平之禍始於用人篇中凡六言天六言民蓋天子太

臣之心與天心民心原相感召也用人而不得其平則天怒民怨從之矣然玩弗躬弗親不自為政等語則尹氏亦似非巨奸大慝但以用人不平私其姻亞遂至罔上誤國冒千古小人之名家父歷歷言之可當彈章可代諫疏且可為權臣千古龜鑑矣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涼涼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蜴蜥蜴一名蝘蜓一名蠑螈一名蠍虎一名蛇醫蛇體有傷齕啣草傅之故曰醫也又名守宮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如赤痣偶則滅故曰守宮其觜色

如蛇兩四足輔兩旁夾車之木也輻以固載輔以益輻故以輔為賢人喻也○詭言亂國此小人所藉以傾君子也然君心非有所惑詭言亦何能為哉此詩意在赫赫宗周褒如滅之句然僅一言而止而前後反覆經綿或呼天或援民或號父母或自哀或哀人既痛恨於小人復感傷於君子不極淋漓不止乃知凡詩文到痛快透徹使人可歌可泣者皆哀世之言也○首章憂詭言之大也霜降匪時詭言孔將蓋天人皆變矣凡虛偽反覆以惑人聽聞者皆詭言也詭言足以動衆而罔上故衆人不憂而我一人獨憂之夫此衆人不憂而一人獨憂者是卽亂亡之象可憂之甚也獨憂之人有憂而不敢明言故憂愈大而心愈小夫使人有憂而不敢明言豈不可哀然人不我哀惟我自憂之而我自哀之耳所以癙憂而至於病也鼠憂穴中誰相為憐此獨憂之喻也二章自傷不幸値此詭言之世也至於怨及父母則無聊甚矣不

先不後政明胡俾我瘉之意好醜卽毀譽也詭言之人毀譽任其所私好醜皆憑於口所以我憂益甚而見侮於人也侮字從上章獨字看出舉國方且安危而利災見有獨憂者反以為過計而侮之矣所謂飲狂泉者以不狂者為狂也三章窮詭言之禍也我所憂心愽愽者念我何不幸而將與此無辜之民同為亡國之臣僕乎既為臣僕則將受祿於人矣所可哀者我此人斯不知派離何所又將食誰人之祿如烏飛三匝不知誰止也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豈食他人之祿我所哀者但一世之人從人受祿耳此疊山自言已志耳若詩人忠憤之言不過為危語以諷上猶其予所謂我罔為臣僕而已未必有如此周旋況食毛茹菽亦其祿也何必事二君乃為食祿乎四章以止詭望之於天蓋無聊之思也瞻彼中林所存之木惟薪惟蒸耳此民今方殆之喻也天豈夢夢哉特以方殆之民見目前小人之勢若有以勝天茲以

天為夢夢不知此乃未定之天耳及其既定則將無人不勝而豈小人足以勝之也哉夫天非有意於憎小人而終欲勝之也各報其人之天而已各報其人之天所謂定也知有定之天之勝小人也非以憎小人則知未定之天之有時為小人所勝者亦非以寵小人可知矣五章責王不能懲詭也山之高也為岡為陵今乃以高為卑此卽詭言之類而王乃莫之懲焉王既不能懲詭而滿朝之人又不能辨詭則詭寧有已哉蓋王之不懲王自以為聖而謂人莫敢詭也滿朝不能辨詭滿朝自以為聖而謂詭莫能興也是以召故老而訊之皆未知詭之為詭猶烏之雌雄人所易辨而亦莫能辨焉則予聖一念誤之也亂朝之人妄自誇負其實朦朧千古一轍六章言詭言不懲使人無以自容也天本高也而今之戴天者僂行而局焉則無為貴高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跼者而非天也地自厚也而今之履地者纍足而蹐焉則無為蹐

厚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蹐者而非地也夫天地豈有局踏焉為此呼號者以雖無其事而已有其倫有其理則謂天地局踏亦可也哀今之人胡以為虺為蝎以毒於人而使人至此極乎蓋恨之也七章詩人自嘆其進退無據以見王之不能用賢也彼高瘠之田尚有菀然特生之苗乃天之摧杌我也則視我如大敵然必欲克之而又恐其不我克者則曾板田之特所不若矣彼初之求我以為則者亦似乎相需甚殷而恐不我得矣及既得之後則但羸縻而束縛之如仇讐然使我手足不展而無所劾其力則是國之於我在若用若舍之間我之於國特不進不退之人亦何貴於求我為哉蓋所謂求我則者徒慕虛聲以為執則如蔡京之於楊龜山石亨之於吳康齋但示一標榜而已非真能求賢也執我仇仇如檻中之鹿籠中之雉無復長林茂草之樂此時卽欲求退而有所不能矣然則當亂世而使人得掛冠而隱者不可謂

非侍事也八章指亂本也言我心所以憂而如結者以今日之政胡以遂致此厲乎此句已隱以致厲之人指褒姒矣燎之方揚易滅也而反難滅赫赫宗周難滅也而反易滅則褒姒之故耳此蓋詩人忠憤之極若謂王之棄賢信讒皆由此人則當赫赫未滅之時而滅之形已見矣明皇幸蜀百姓伏輦下皆曰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亦此意也九章十章一反一正皆以任賢為已亂之方也終其永懷教之以深思遠慮也車方涉險而又窘於陰雨泥濘以此喻難將至也此時而尚不任賢譬如重載之車而棄其夬輔至於傾輸所載而後將伯以助予豈不晚哉明皇幸蜀方思九齡將伯助予之謂也又言若能無棄輔以益爾輻而又數顧爾僕勿待既敗而後將伯求助則可以不輸爾載而終踰絕險矣而奈何曾不以為意也嗟乎以周室磐石之固而褒姒一婦人以衽席間滅之此時此勢已深知其不可救矣然猶諄諄然諭

衣曰無棄爾輔曰屢顧爾僕曰終踰絕險似猶冀望於萬一者此則忠愛之至無已之情也十一章知其終不可為而復嘆也魚不能相忘於江海而畜於沼失魚之性豈魚所樂哉既畜於人網罟隨之雖潛伏於沼已昭然而不可避矣以喻已處亂朝即欲蹈晦而不能是以憂心慘慘惟痛念於虐國之人而已十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之禍也云字毛朱皆訓旋謂周旋也小人得志方且與其隣里昏姻鳴豫燕樂怡悅不已彼之所樂我之所憂也然憂者愈憂樂者愈樂仳仳者彼且有屋蔌蔌者今方有穀則小人之得志尚未艾也小人據民以成富小人有屋小人有穀此民之所以無祿也然天實椓喪吾民亦何尤焉所可哀者彼富人猶可勝其掊尅此煢獨者安能受其殘酷乎哿矣二句蓋於衆苦之中哀其尤苦者猶言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於同勞之中傷其尤勞者耳夫使人情展轉較量至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於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交謂晦朔之間日月交會也隋張胄元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卽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朱子曰赤道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

道內半在赤道外會時日月在黃赤交處相遇望時日月正對向如一在于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掩日故日為之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之中必有闇虛望時日月相對無分毫相差為日闇虛所射故月為之食也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日與月亢則月蝕又曰日月非真有蝕也陰陽偏强偏弱之徵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魄掩日而日似為食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頗側與日差池則魄虛而月似為食總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故宜修人事以咎之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値則不食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食矣日食已屬天變矣又十月純陰之月辛為陰金卯為陰木日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也○全詩言天變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其興役遷徙則皇父所以播惡而致怨者然非幽王用之不至於此故曰刺幽王也鄭康成以此為厲王之詩毛氏誤改為幽王然詩中所謂豔妻煽處業已明指褒姒矣且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即詩中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之據若謂幽王司徒為鄭桓公又安知不與之先後任事也哉○首三章歷言天變而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十月夏正也十月之交純陰之月日有食之猶正月繁霜在夏正四月純陽之時也微虧也謂陽氣弱而月見虧陽弱陰盛此臣奸君女惑男夷猾夏之象災見於天而民受其禍所以哀也○日月告凶者垂象以告人凶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也四國二句乃告凶之故用良則陽為改不用其良陽弱之驗日月之食皆由用不避日所致故月食非常也然猶曰陰不勝陽視之日食則為常也日食則陰勝陽矣此其召之者必有不臧之事而于何不臧乎于何者教之以思也○太平之時電不炫目宣示光耀而已雷不驚人號令起

發而已今雷電而致於不寧不令則天之示變非但日食一端也況川沸山崩地變又從而應之乎為谷為陵言沸崩之甚也不斥王而曰哀今之人者婉辭也懵則懲矣不懵不懲是以天變為不足畏故哀也○四章言天變之由在小人用事即所謂不用其良也皇父小人之魁一小人乘權而衆小人得志蓋布置甚密滿朝皆其黨與矣從古小人蔽君怙勢植黨營私未有不與椒房之寵互為奧援者小人蔽於外艷妻煽於內羣陰無陽災異所以繁興也○五六章以作都從向專咎皇父也皇父之罪非一事而作都徙向其大者也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揣皇父意中之言以狀其驕恣也皇父以天子之卿作都畿內强民從而居之明知與作不時而乃自謂豈曰不時其氣燄固已不可嚮邇矣又不謀之於衆而遽撤其牆屋使其田卒汙萊而無所食而復自謂曰非我戕汝禮在則然蓋其假大義以相壓使人莫敢誰何如此措寫驕態宛然如見孔聖者皇父自謂甚聖即以其自謂者譏之趣甚建國擇卿而取其多藏者且不勉留一故老以衛王但擇有車馬者皆從而往向如濮紲富人以實五陵欲以封植私國蓋其殃民背君又如此者○七章言皇父信讒也小人以類相召當彼爆灼之時復有小人附和以肆讒虐者故雖黽勉還從不敢告勞尚以無罪而被讒夫黽勉無罪尚且被讒況不黽勉乎自天由人兩相呼應言此下民之災匪天為之讒者為之耳噂沓背憎刺畫最工噂聚誠也皆重複也讒者相聚謟曲繁絜貌悅背毀小人情狀彼此皆然既操是術以惑亂王室及其得志人亦以此惑之而各不自知此其所以為小人也○八章嘆已之憂勞以終一篇之意也章內四我字徙者對居者言之也此時天下大病矣寧復有羨者逸者而曰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者蓋身在憂內但見他人之樂如身坐鼎鑊者見夏畦揮汗烈日中輒羨其清涼也

蓋傷心至此已極矣末二句無可奈何自解自慰不怨之怨可以深於言怨者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元氣廣大曰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蓋凡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此詩命題之意不知其故續序强解之與詩意殊不相涉反覆求嘆以求其義莫如朱註所云居者責去者之說為妥然序曰刺幽王而篇中多責同列之詞蓋幽王暴虐當時必有以去為明哲保身者然使人人為明哲則君臣之義廢矣故作者絕望其君而觖望其臣

其觖望其臣若乃其所以深於刺王也○首章述饑饉以發離散之端也當時在朝之人必有借饑饉而去以避讒害者故於篇首及之離散之端不在天而姑為無所歸咎之詞以志悲焉耳昊天曰不大旻天曰疾威各就其義類而反之也天降喪亂豈以無罪而獨恕以天為弗慮弗圖者怨極之詞也二章言人心離散也周未滅而曰既滅者謂雖未滅而有既滅之形蓋危辭也靡所止戾亂無已也正大夫離居先去以為民望誰復與我共事而念勞勩哉惟正大夫既去於是內而三事大夫亦莫肯夙夜在公外而邦君諸侯亦莫肯朝夕匪懈蓋身雖未去而心已離無復君臣休戚與共之義矣凡此皆周宗既滅之形而王獨覆出為惡則此亂終何所止戾哉三章因人心已散而以各敬其身望之也蓋承上章而呼天以訴之曰奈何有法度之言而王不能信如行邁者一往而不返則我不知其所至矣然王雖為惡凡百君

子豈可因王惡而忘敬哉各敬爾身而已知各敬爾身則知相畏知相畏則知畏天矣而胡不相畏乎胡不畏天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王惡已稔不可圖存其離居而去者則曰尸位無益也其莫肯夙夜朝夕者則曰勤勞無施也故詩人責之曰此非不敬王也乃放棄而不自敬其身者也各相推諉而不相畏者也不知疾威之所底而不畏天者也深切沉痛殆使人無所逃罪矣四章責其不言以明其不能敬身也兵戈之禍成矣勢不可退也饑饉之象成矣生不能遂也曾暬御猶知慘瘁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是一人憂之而衆人不憂小臣言之而大臣不言也聽言二句極描滿朝落落觀望之狀聽言者探君所聽之言咎之而已若一語招讒即惴惴而退矣若是者各愛其身而非各敬其身者也畏讒畏禍而非柜畏非畏天也五六章代為憂時感事之言以責其去也蓋不可去之義前已悉責之然責之而不原其情

彼將有辭自解至此始權為寬假之詞若謂今日諸臣固亦有萬不得已者矣吾方責爾以言而今之言者則可哀矣上方好佞而惡忠忠言則躬瘁巧言則處休而欲求百爾君子之用訊此實難矣吾方責爾以去而今之仕者則棘且殆矣上方好枉而惡直直則見為不可使而得罪於天子枉則見為可使而取怨朋友而欲求百爾君子之敬身此又難矣但所貴乎賢者謂其能於極難之中竭吾力之所能為循吾分之所當為焉爾若皆以為難而去之將委天下事於何人乎蓋揣去者意中之言以塞其辨寬之乃所以嚴之縱之乃所以擒之也匪舌是出猶云吶吶不能出諸口也忠言似吶政與如流相反怨及朋友懼清議也當此時尚有顧忌朋友之人蓋亦賢矣此詩人所以責望獨深也七章窮去者之情也蓋不可去之義與不得不去之情既前後反覆言之矣此時無可相諉則以室家為辭故又詰之曰吾謂爾宜歸而遷於王都爾則曰予未有室家且畏禍甚深至於憂思泣血無言不疾蓋其詞遁其情懼如此獨不念爾去國之時又誰從作汝室家乎豈出可作室而歸獨無家乎窮詰至此愈無辭以自解矣此皆大夫責其同列之詩或因曾我暬御我字遂以為暬御所作不知詩特舉暬御之憯瘁以起下文凡百君子耳然則哀我填寡豈小宛亦填寡所作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詩意刺王誤用回遹之謀而已然篇中專指謀者誤國之罪薄責其君而厚誅其臣此則詩人忠厚之旨也凡刺幽王詩自節南山以下諸篇無非咎其臣之詞不獨此篇為然說詩者反覆而詠嘆之則詩人言外之意躍然矣○首章言謀猶回遹無所歸怨而歸之於天也不臧即回遹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待其謀之敗而誤國誤民之病已先見矣故以孔卭嘆之孔卭即所謂何日斯沮也二章就上章而申之見小人回遹之謀皆喜同而惡異也潝潝訿訿從來小人情狀不出於此小人相聚雷同附和潝潝然如蚊聚蠅中衆口同聲然其雷同附和之時無非以排詆正人為事者故此四字必合言之乃全蓋當潝潝時而訿訿之象已具矣若是者彼所謂可喜吾所謂可哀也具是違具是依二具字又從潝訿生出舉國之人依之違之如出一辭無復敢為他論此所以蒙蔽天子而有不臧覆用之事也伊於胡底言潝訿終無已時此其所以孔哀之故也三章言小人回遹之謀皆巍智而避禍也我龜二句極肖末世議論多成功寡之象蓋天下事任與議常相蕉也今謀夫孔多紛紛各肆其說則有議無

任并其所議亦付之空言矣安能有所集哉發言盈庭二句形容小人攬權避事尤為刻畫蓋成敗可付之君國則各逞胸臆為數陳禍福稍屬於身家則共相回互為觀望夫謀國者必身任其成敗禍福然後智勇畢出而事無不集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蓋謀者若是其不易也今之謀夫孔多者外飾虛詞內圖弛責當其盈庭則人人恥居局外及其執咎則人人恐在事中事成則言者居其功事敗則言者辭其罪是非蜂起臧否愈淆如行道者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地安能進於道哉四章言小人回遹之謀皆舍遠而圖近也小人所見不過目前故雖鄙瑣猥賤之邇言亦聽而從之即前章所謂不臧是依然就彼邇言之中亦且置陵詬訐而不自已蓋小人相謀而不能相下故常角立互持以至於相爭即前章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是也夫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為國而與邇言之人爭之非徒無益而反害之安所冀吾成哉五章責以用賢也吾所以惟邇言是聽是爭者豈皆無可與謀哉夫國雖靡止民雖靡膴然有聖者有肅謀哲乂者固未嘗乏人也今皆舍而不用如流泉之往而不返則雖舉國皆賢亦徒付之一慨而已六章因小人回遹之謀而懼及於禍也小人但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將然知暴虎馮河之患而國家之變有大於暴虎馮河者則不知也惟身在憂中而不知憂此則可憂之甚者我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未有已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鳴鳩斑鳩也似鵓鴣項有繡文大豆曰菽螟蛉桑上小青虫也果蠃即今細腰土蜂純雄無子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祝之曰類我七日而化為子故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大蜂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而非此細腰土蜂也一名蠮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又名雝渠渠渠之為言勤也以其飛且鳴之勤興兄弟之夙興夜寐也桑扈竊脂也好竊肉脂食之而不食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稗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嘴曲食肉則此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是也素質者其翅與領有文采則所謂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是也岸與犴同犴胡地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故以牢獄為犴狴犴一作豻○此詩序云刺幽王毛傳遂舉詩中之言牽合附會於王身不獨失序意且失詩意矣朱子謂此非刺王乃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也但旣曰兄弟相戒免禍此即所以刺王者詩人之旨深厚可思豈必如後人醜詆怒罵然後爲刺耶朱子之言蓋與序旨暗合而不自知乃犄角而攻之亦可笑矣○全詩兄弟相戒之意皆從有懷二人而生然其所以懷二人者則本諸敬而已末章乃所以爲敬者亂世自全之道莫如能敬故詩人於幽王之詩凡屢言之然敬與憂懼不同孔子語司馬牛以不憂不懼而終敎之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其故可忌○首章相戒之端也鳩非戾天之物

鳩鳴而欲戾天力不及而心有餘以興遭亂憂傷而念昔人如鳩翰天心力不相赴也明發迨旦卽懷二人則無時不懷可知矣二章兄弟相戒以敬也酒力與人爭勝溫以克之所以杜酒禍也彼昏不知者質本昏彖又專壹於醉焉則昏者日益其昏矣以其有餘於昏故曰富溫克者愈醉愈見其齊聖昏者愈醉愈益其昏則不敬其儀之故也敬與不敬天命去來之關也故兄弟交相儆諭而曰各敬爾儀一不敬則天命去之矣可不戒哉三章言各敬爾儀之道不獨以之自善且可以善其子也中原之菽可采而得然不采不得也螟蛉之子可祝而似然不祝不似也以興善道可學而至卽不似者終有時而似在我教之誨之而已式穀之道不越於能敬盖亂世兄弟但求各敬爾儀以免於禍然必上念父母下念子孫則其意念深矣四章兄弟以夙興夜寐相儆諭也脊令飛而且鳴其勞如此今我兄弟日月逝矣夙興夜寐雖

所進之道不同然其不敢自暇自逸以忝於父母則一也無忝所生綰上明發二句最為有情得此一綰遂覺此詩前後無非為父母而作者盖亂世人心最為怠玩故以人情最切者警之人情最切無如父母既念父母未有不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者念父母而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則自無不敬矣禮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則枝葉從之此之謂也五章言憂亂之切以見其不容不敬也桑扈不食粟而食粟病寡不宜岸獄而宜岸宜獄盖必無之事而今忽有之則亂之甚也所以心煩意亂握粟出卜以求所以自善者握粟出卜極狀貧窶之態貧窶如此而不忘自善之道則情愈迫而意彌警矣末章極言其敬也集木臨谷履冰皆所以為敬也恭人小心謂他人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亂世君子皆無罪而憂懼如此我獨能無履冰之恐哉君子無時不敬豈為免禍而履冰然而免禍之道亦終不越此矣○朱子語錄云今人看文字敏者揭開但曉然於意味却不曾得但看百遍自是强於五十遍時看二百遍自是强於百遍時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初看也只尋常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解不得的意却在說不得裏面數語可為讀書之法錄之以示學者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

不閔遑恤我後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續序云大子之傅作焉。鸒一名鵯鶋郭璞曰雅烏也雅與鴉同小而多羣腹下白盖烏之不反哺者謂之雅烏。古序止發一語而已自一語而外皆毛衛諸儒以其師說續之也故續序之混古序前已辨之審矣及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黜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宋人不察遂稱大子宜曰自作夫臣子得罪於君父宜引愚質罪之不逞乃託之歌咏以刺君父豈非高子所謂小人之詩哉孔子作春秋而書趙盾弑其君夫桃園之賊非趙盾所知也而孔子以為瞢由趙盾為臣子者無所逃罪則雖不知猶之知也申侯親率犬戎弑幽王而立宜曰當時宜曰居申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討賊又從而為之戍申戍許焉此其罪非趙盾所可同日而語矣而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以

篡弑之賊而稱其仁且擬之以五十而慕之舜則亦異於孔子矣及見漢儒續序曰太子之傅作焉而後知古人諷諫之深而孟子親親之言為不誣也夫篡弑之罪此宜曰異曰事也當其被讒見廢之先宜曰固無罪矣無罪而廢為之傅者豈能無辭哉先王之教太子也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子以有罪而廢傅之罪也太子以無罪而廢亦傅之責也為宜曰傅者既不容已於言而父子之間又有難於言者於是託為宜曰哀慕之辭庶幾幽王之一悟所以曲全其孝而嘿動其慈人臣諷諫之道無以諭此故曰小弁刺幽王也三百篇中凡涉諷諫者皆稱謂刺所謂刺者旁引深諭中人之隱使之悔恨怨艾云爾非盡如後人譏而刺之之謂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人子不幸而當親之大過慘傷痛割所謂怨也怨者

必慕故其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怨慕之言仁人孝子至性之言也而豈宜曰篡弑之賊所能哉特為宜曰傅者於其初之無罪而廢也遂舉宜曰所不敢言不能言者代為言之使若出於宜曰之口者宛轉纏綿以明宜曰之仁孝此則立言之道所以善處人骨肉之間也然則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非謂宜曰能為親親之事特以小弁所述宜曰之事則親親之言而已孟子當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宜曰之人則孟子固已知之深矣高子所謂小人之詩者罪其人而并及其詩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愛其詩而置其人於不論則以小弁之怨非宜曰之言而其傅之言也吾故曰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者也。詩中憂字凡七言之而信讒易言則憂之本也首章自反也以鷽之得所歸而飛興窮人之無所歸也民莫不穀孝子自反之辭也謂民莫不善

而我以得罪於親而獲罹則我獨不善矣而我之得罪於親何哉天即親也不斥言親故曰天也二何字皆自反之辭言必有所以得罪之由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云如之何四字情思纏綿亦自反意也次章寫憂也周道之上草生蒙茸萬茂先云此意即唐人所謂愁心似春草時向王階生也如檮者心煩意亂若或檮之也檮字言憂最切非身歷者不知沈憂之人似寐不寐雖在夢中猶長嘆也憂能傷人未老而老維憂用老猶言用憂以老也用字倒下健甚憂之傷人也不獨令人老抑能令人病故曰疢如疾首病之難忍者莫如頭痛疢如疾首則病甚矣只此六句從來說憂者無此刻畫三章怨慕也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若孝子見之猶不忘恭敬況父母乎靡瞻匪父猶云身所聽者皆父也靡依匪母猶言身所依者皆母也不屬於毛四句自詰之辭謂豈我獨非人子而不屬於父母之毛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然則我辰

之故耶而天生我之辰果安在乎是不可得而知也四五六章怨慕無聊之極也蜩依於柳萑依於淵物皆有依而我獨如舟流飄泊而不知所至是以憂耳前言假寐永嘆至此則雖欲假寐而不得憂之至也鹿走猶念其羣雉鳴猶念其雌物各有親而我獨如壞木之瘁而無枝何哉壞木無枝言生意已盡也寧莫不知猶云我病如此豈王猶不我知乎蓋尚冀王之見知云爾兎與死人非與人有親也當其觸於不忍之心則雖窮兎來投尚或憐而先之矣死人在道尚或憐而墐之矣豈我獨投兎死人之不若乎是以哀極而隕涕無聲也路塚曰墐左傳道墐相望是也忍字淺看謂忍而不憐我也若以為殘忍則失立言之意矣七章言信讒八章言易言蓋信讒者立罪之本而易言尤信讒之因也信讒者來則受之如飲醻爵者來而不返字法工妙聽讒者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無自而入矣伐木四句乃言其所以不舒究之

故也使君惠然而舒究之如伐木之倚其本而惟恐傷析薪者之隨其理而[illegible]擾則自不至舍彼有罪而惟予罪之加矣舍彼有罪暗指褒姒申生既廢人謂予易辭乎申生曰我辭焉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今舍彼有罪之言所謂辭也此太子所不敢言而其傳代為言之固宜其無所忌諱也又言山則高矣今所為莫高者匪山也泉則深矣今所謂莫深者匪泉也匪山匪泉則不得謂之高深矣況宮闈之内寧有如山泉之高深者而可易其言哉呂東萊引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而止之復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言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以此為無易由言之證極透蓋當時幽王必有易言之事左右嬖倖乘騂飽之後竊王意旨以樹功於伯服者故詩言及之太子廢矣而猶追論及是者以見致禍之本在此也而又以逝梁發筍設為戒伯服語似尚有復返東宮之意立言婉妙却又說轉去以

見我已廢矣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為也此四句蓋古語之最婉痛者故詩人屢引之蓋屬望之極非決而絕之之詞也大凡為決絕之詞者皆感憤無聊其中有所大不忍決絕者在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謂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毛云骭瘍曰微腫足曰尰孔穎達曰骭足脛也瘍瘡也脛有瘡足有腫皆涉水所為也○此大夫被讒之詩序曰刺幽王而詩中皆深惡讒者無一語怨王此其所以為忠厚也○首章訴啟讒之端自天也以昊天為父母猶小弁何辜於天以父母為天也亂如此憮世亂君昏此無罪無辜所以罹讒也不言君而言亂者隱詞也慎審也身已

被讒而反覆自審則無罪無事也二三章本讒所由生也初者始亂之兆又者既亂之形也譖始既涵一涵字描盡庸人信讒之態蓋信讒之人必不自以為信讒當讒言之來姑持兩端自謂精明渾厚隱忍以徐察其後既而猜忌中起是非外搖於是疑者有時不勝其信遂不知不覺而自入讒者之彀中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也故譖始既涵由其聞讒而不能怒耳君子聞讒而怒則不涵矣不涵則讒者自不敢入故亂可遄沮也君子見賢而喜則并不待怒而讒者自不能入故亂可速已也又言君臣由相疑故盟盟已非矣況屢盟乎屢盟則亂長矣信盜則亂暴矣讒者乘間抵隙以害君子猶穿窬然故曰盜言盜言美而易入如置毒芻豢中使人不覺其毒但見芻豢適口而已故曰用餤共敬也惟君子能止於敬小人諂曲側媚亦能貌為恭敬然非其止共也非其止共而王悅之則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四五章

言讒人之情易知也寢廟大猷皆以難者興易者他人有心即讒者變詐不測之心故下二句以狡兔形之兔遇犬則獲讒遇智則窮惜其不遇耳夫豈終無遇之日哉此章興在上四句比在下二句又是一體又言柔木易樹君子樹之行言易辨君子數之行害者往來行道之言好醜樸出然以君子之心辨而數之無難也數者辨之精也惟辨故能數然辨而能數則辨又不足言矣蛇蛇者碩言自然之度也出自口者口如心而出也若讒人巧言如簧則與蛇蛇出日異矣然巧言之病在不知恥耳使其知恥則自不至於讒矣末章極其醜之之詞也彼何人斯鄙之也居河之麋據地卑也既微且尰醜惡甚也此必明有所指詩人特為隱語以斥之蓋讒人本不能有為其力易除而勢易敗特未有除之敗之者遂使得為亂階然亦終將自及矣此處作不了語趣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續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壎墳同土曰壎竹曰篪朱鮮詳矣蜮如鱉三足一名短狐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稗雅曰蜮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飛能食之凡盟者盟將來詛者詛既往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雞犬馬以詛射潁考叔者毛以取雞狗馬之血以盟是也○首言其心孔艱末言以極反側即此二語已曲盡小人情狀矣暴蘇舊交吉終隙末以至搆讒與他讒人不同故以彼何人斯頻頻相嘆若為不知其人者且篇中但言其可以相見而不肯相見若媿之若恥之若為瞻望若為疑揣若憐其消沮若冀其悔悟雖痛心刺骨備極刻畫而終

不言其所譖之事與被譖之由所以為高○首章其心孔艱四字無限含蓄已包反側之意蓋君子用心但見其易小人用心惟見其孔艱雖未遽至反側然其勢將必至於反側矣此詩之妙在不直指譖者為暴公而設一從行之人為言便有波折胡逝二句訐其始容而今疎也伊誰二字因其不入故怪而問之維暴之云似信似疑吞吐趣甚○二章二人從行謂暴公一人而從暴公者又一人也前既曰維暴之云矣此復為不知之詞謂此二人者其誰譖我而搆此禍乎方信而又若疑妙甚譖人者自無面目以相唁乃不責其譖而望其唁意更深婉謂爾之不入唁我其意固以我為不可矣則始者親厚之時何嘗云不可乎即此一詰已曲盡小人反覆之態矣○三章逝陳又逝於梁矣魚梁在門外陳則堂下至門之徑也譖人者外若示和若譖不由已者故逝梁而又逝陳然而中虛情惪欲進復却趦趄不前故逝梁不入逝

陳亦不敢入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蓋一事負友蹤跡閃爍遂至於此故又謂之曰汝之不入豈有愧於人乎豈有畏於天乎而汝固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也冷諕巧誣趣甚○四章其為飄風形容小人倏詭不測卒遽無序之狀最肖自南自北而不相值我心猶可自如今不北不南相值而不相見所以祇攪亂我心反不如不相值之為得也○五章以下微詞緩語轉入轉深妙甚謂爾當徐行時猶不遑息今爾之亟行又何暇脂爾車乎爾既亟行則今之壹來云何徒使我空望如此也○六章又冀其還而望之多方攻詰小人至此無處逃閃矣謂爾之往也既托於亟行而不肯入矣若以還時肯入則我心安矣若還而又不肯入則爾心我不可知矣爾其於還時壹來而使我心安乎蓋自處愈高責人愈婉其立言愈忠厚而用意愈深刻使觀者但見其忠厚而不覺其深刻所以為妙○七章又將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之意而透

發之伯仲者同官親愛之稱壎篪者兩人唱和相得之喻而譙周古史考遂以為暴辛公善吹壎蘇成公善吹篪不知何據如貫者速而不解之喻言既如此則豈不我知而譖我哉如曰不我知也則請詛之詛者以禍福相要皆反覆攻詰之辭也○八章始極發其情之奸言汝非鬼蜮也靦然面目而可以視人罔極乎反側二字末始言之然終不露一譖字高極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巷宮道名即所謂永巷也永巷猶言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周宣王時姜后待罪於永巷是也巷為寺人之所居伯長也寺人職掌永巷故曰巷伯錦文如貝故曰貝錦稗雅曰貝中肉如蝌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曰貝南箕即箕宿也常見於南方故曰南箕豺似狗而長尾白頰而黃身諺曰瘦如豺豺體細瘦故也窮北之地多寒不生五穀投之有北使之凍餓也○此詩大率遭讒於宮刑之先既刑而作是詩以追恨之故班固於司馬子長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萋菲小文貌

文致其罪有似貝錦然貝錦似錦而實非錦成其錦
者萋斐耳大甚者小而文以大罪也哆微張貌箕星
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譖者因我有近嫌之事而成其
罪猶因箕星之哆然微張而侈大之也誰適與謀謂
誰主是策而使爾詭幻若此也毛傳曰侈之為言是
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
處鄰之婺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
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
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夫避嫌而審者宜若魯人
然魯有男子獨處鄰之婺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
壞婦人趨而至男子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
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
固可吾固不可吾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使巷伯避嫌如魯
人則南箕不得成矣緝緝者讒人以其罪續而益之
如女之績也翩翩者讒人伺人過失往來輕飄如鳥

之飛也捷捷幡幡言讒口便利反覆也謀欲譖人謀
欲譖言與上章誰適與謀皆有非出一人之意慎爾
言也既其女遷身受其禍反若為之吁嗟為之商量
為之說報應冷甚趣甚好好得志而樂也草草失意
而憂也王聽不聽故呼蒼天蒼天而訴之也視彼驕
人猶言彼蒼當鑒觀此人也但言視之而已未及禍
福而禍福之意已在言外矣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
謀恨之深也豺虎無所不食而不食讒人有北無所
不受而不受讒人則讒人且為豺虎有北所共棄矣
姑付之有昊使制其罪蓋至此愈恨愈深矣記曰惡
惡如巷伯此之謂也楊宜下濕以楊園下濕之道而
有時加於畝丘安知刑餘賤者之言不有補於君子
哉故曰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敬者止讒之方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風從上而下曰頹頹風回旋
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此朋友相怨之詩作於
幽王之世則為刺幽王矣蓋風俗厚薄在於一人故
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此
朋友相須之喻也將恐將懼四字曲盡小人薄態轉
字有味急則相恃緩則相棄在轉移間耳維風及頹
頹風回轉不舍喻朋友相周旋也寘予於懷小人意
氣相傾自是如此較愛若加膝語尤為刻畫棄予如
遺則都不復記憶矣三百篇中每有與後人詩造意
同而工拙迥異者如小弁維憂用老漢人云維憂令

人老少一人字換一用字便深一層此處棄予如遺
漢人云棄我如遺跡又覺漢人多一跡字意致更為
無窮則句法長短限之也末章言谷風在山其為長
養草木者廣矣其有死草萎木者天也豈可以是廢
長養之大德哉小人之交德厚不知怨小必記自是
常態此二語乃古今覆雨翻雲凶終隙末之本使反
是焉則白頭如新寧復有不全之交哉然朋友相棄
而先自居於小怨若為分任其咎者亦見古誼巷伯
篇中哆兮侈兮亦先自居於避嫌之不審蓋朋友之
道莫如自反先責已而後責友此所以為君子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嚴華谷曰莪蘿蒿也蒿草中
之高者蔚牡蒿無子者一梅誕生曰蒿類甚多一曰蓬
蒿召南彼茁者蓬是也一曰青蒿又名菣小雅食野
之蒿是也一曰牡蒿又名蔚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
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小雅匪莪伊蔚
是也一曰白蒿又名蘩召南于以采蘩是也一曰香
蒿又名蕭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大雅取蕭祭脂是
也一曰蘋蒿一名華葉青白色莖如筋而輕肥始生

香可食小雅食野之苹是也○或云莪蒿蔚皆一物
始生為莪長為蒿蔚則蒿之尤粗大者莪可食蒿蔚
則無用矣○此行役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與刺幽
王何與特以幽王之時人民勞苦致有不終養之事
則以為刺幽王云耳刺幽王非作詩者本意特序者
從旁而撫時增思感傷流連則以為孝子傷心之語
皆可以刺幽王也谷風諸篇其義亦復爾爾○匪莪
伊蒿匪莪伊蔚蓋自傷不副父母所望以我為不
知其是蒿是蔚耳哀哀二句蓋於親殁之後感念初
生自爾情深故其旨與陟岵鴇羽無異而其心則較
陟岵鴇羽倍悽也缾以喻親罍以喻子猶左傳子大
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蓋缾喻王室罍喻
晉也缾資於罍父母依於子理相似也鮮民猶言孤
子也生不如死撫膺極痛之辭然其最傷情尤在久
矣二字三復自得之銜恤靡至非親歷者不知此言
之痛生人之常非出即入今其出也抱憂與俱其入

也置身無所則無時而非可哀之事矣既入矣而曰
靡至此句尤可思父兮一章又舉劬勞二字而痛快
言之連用九我字見我之所以有我者父母也生鞠
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一層倍苦一層顧復二字情
景尤真腹字更奇謝疊山曰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
則回顧之復者兒行父母未行則追喚之腹者懷抱
于腹間也父母出而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遠去父
母入而自外至懷抱其子而不忍置皆就襁褓時而
言數語得之哀哀父母言德已淺矣言報抑又淺矣
故但曰欲報欲報者無可報也無論承歡聚順服勞
奉養不足言報即摩頂放踵而頂踵亦父母之有豈
所以為報乎至於無可為報則德不足以言之矣無
所擬似庶幾罔極之昊天耳昊天之覆育生成豈萬
彙所能報哉唐人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亦
是此意此等語意須從他父母殁後思之方見其慟
末二章見孝子觸目皆悲故覩南山遇飄風無不關

其親殁之感者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之我
獨何害我獨不卒慟極而無可控告之詞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序曰大東刺亂也○續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
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於俎也其制如
匙○孔疏曰七用桑三尺吉禮則用棘杼持緯者也曹
氏曰梭也柚受經者也璲瑞也佩璲謂以瑞玉為佩
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四時周流名曰
天河一曰雲漢織女在漢旁三星鼎足如跂鄭氏云
襄駕也言更其肆也蓋日月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

經緯者右轉而經星與天同其左旋一晝夜一周而
有餘也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周天十二次一晝夜
為十二長晝日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故曰七襄也牽牛河鼓星也一曰黃姑箱者車內容
物之處啟明長庚皆金星也蓋金星朝在東所以啟
日之明故曰啟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曰長庚
金水二星或先或後皆附日而行但金星行在日先
則晨見而暮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獨言
金星者金大水小故也天畢畢星其狀如掩兔之畢
故曰畢也箕星為款客為口舌按箕四星二星為踵
二星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北斗七星自一至四
為斗自五至七為柄斗柄西則天下皆秋矣○前五
章至不以其長皆備寫東人之苦忽從維天有漢以
下憑空幻出一段奇怪皆以絕無義理中顛倒縱橫
以寄其憤謔不必深鮮深鮮則失之矣毛鄭必欲句
句牽合幽王君臣因失詩趣後人又執以為東人望

天怨天之語亦未得作者言外之情也○首章困極
而思古也饛捄皆富足之意以此為反興也饛滿而
捄曲則其物力之充裕可知矣周道鎬京之路也周
室盛時朝觀會同率由此道如砥而平如矢而直四
方諸侯大夫往來王畿者莫不履此而沿途小民亦
凝眄屬目瞻望車馬一統之盛今何時也有睠顧出
涕而已朱註東方賦役由此而輸於周語甚有味此
出涕之由也然妙在不露二章小東大東謂東方大
小之國也杼柚其空纖事廢也葛屨履霜則禦寒之
無備可知矣佻佻公子嬌贏本不耐勞而亦奔走周
行則賤者又可知矣既往既來言非一往來也當其
盛也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
人心病焉此大夫所以撫時興慨不容自已也三章
言薪已獲則枯矣況復浸以寒泉能無腐乎民已勞
則傷矣況復重以力役能無病乎契刻也謂憂苦之
事刻於心也末四句申言上意惟薪已獲故宜載之

無待其浸惟民已勞故宜安之無待其病尚者庶幾
之辭亦可二字酸甚此處哀韻在二也字猶楚辭入
情處皆以些今只也諸虛字咏嘆出之四章但形容
東人之勞西人之逸而已雖不言及群小得志賦役
不均之事然已悉於言外見之矣舟人私人舉卑舊
近者以例其餘也五章前四句極寫西人暴殄之狀
東人食且不飽安所得酒今饋西人以酒而西人曾
不以為漿東人衣且不完安所得珮今與西人以鞫
然之珮而西人曾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
也甚賤則其用之也必甚輕矣此東人所以重困也
自維天有漢至末三章又從窮蹙無聊中發為不必
然之想怪怪奇奇不可捉摸若謂東方之人力與地
利盡輸於西矣意者天其憐而助我乎然天不能助
東人反若助西人以害東人者蓋煩苦之思無所屬
望因而無不屬望揀譬之事無所歸咎因而無不歸
咎望助既切則見似助者而害之畏害既深則見似

害者而疑之總是作者想頭靈雯平地波瀾詩思至此擬議路絶非復拘文牽義鑿舟求劍者所能索解矣維天有漢句歐陽永叔曰不言日月而言雲漢者以其光之不能下燭也此語得之若謂天之有漢不過監亦有光而已織女在天不過終日七襄而已豈真能憐我而助我哉雖則七襄以下層層剥換轉入較深然皆一意自為委折非更進一層也七襄似影杼柚意服箱似影往來意然總不必牽合觀其大意而已鄭箋云人織用緯往來反報而成章織女徒織名耳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不成章語最聰明然其實詩人止就織女二字點綴生情耳非真責其報章也織女不能織而成錦牽牛不能牽而輸物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使我營作天畢不能代我掩捕禽獸南箕不可簸揚糠粃北斗不可挹取酒漿是數者皆空有人間器用之名而於我全無實用且南箕反翕其舌若助西人而吞噬我北斗反揭其柄若助

西人而挹取我物在畧於責雲漢牛女金畢而詳於責箕斗二星蓋怨恨之極痛心刺骨傷於西入之噬見星之形有類於噬者即畏之傷於西人之取見星之形有類於取者即畏之畏其真者而并及其似者鬱憤中作此無理之談似謔似呆種種不平未嘗有求於天而若有求於天未嘗有怨於天而若有怨於天箕舌張而曰翕蓋張則必翕噬則必吞反言以見意也○徐巨源曰觀詩中所叙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也而又有履霜之語作詩者因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搆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鶉與鷲同吉圖前鶉之奔奔音純鶉鶉也此則鵰也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其飛上薄雲漢蓋鷙鳥也一名鷲一名沸河今大鶚翱翔水上扇魚令上沸波攫而食之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湧是也其翮可為箭羽蓋鵰隼六翮皆乘風輕勁也鳶鴟類亦鷙鳥也爾雅曰鳶其飛也翔以摩風回翔布翼不動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曲禮曰前有飛鳥則載塵埃杞枸

杞也根名地骨本草云仙人杖又曰西王母杖葉莖實根皆可食楰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為車輞輞車輪外圍也○首二三章自傷也憂則苦暑秋則苦病冬則苦風此三時者本無美惡但得意者觸景皆喜失意者觸景皆悲耳宋玉悲秋云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曰平分則天意無美惡曰獨悲則人情有歡怨可與此三詩相發明先祖匪人謂豈神人路隔先祖神而匪人乎胡生則忿予殁則忍予也語及先祖者無可歸怨之詞也四五六章冩怨也皆反興以起下意山有美材則人知其美今國有殘賊而人莫知其惡也泉水有時而濁尚有時而清今我之搆禍則無時而善也南國以江漢為紀無情之水尚為地之所有今我之盡瘁寧不為朝廷所有也莫我有如云不我眷顧也猶左傳不有寡君之意七章傷避亂無策也鳥可戾天魚可入淵我非魚鳥也欲高飛深入其可得乎以此

四句合誦天蓋高四句觀之想見亂世君子展轉傴側無聊之態八章述作歌之意也我作此歌惟以告哀而已豈敢有他望乎蓋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明知告哀之無益而不容已於言者情也篇中言夏言秋言冬而不言春至此忽感嘆於蕨薇則春生之物也然則四時無非悲愁集○先祖匪人謂先祖匪以我為人乎胡使我至此極也此說亦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序曰北山刺幽王也○梅誕生曰馬鞶具在腹曰鞅左傳齊大子光抽劍斷鞅是也鞅所以拘物王事鞅掌謂為王事所拘也或曰鞅以鞚馬而執在手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故總攬國事曰鞅掌○詩為勞役不均而作然有勞苦之情無憤懟之語所以為忠厚也○首章述行役也陟山采杞役者感物傷懷偕偕註訓強壯其實即言從役共事之人也憂我父母猶言遺父母憂也二三章嘆獨勞也不言獨勞而言獨賢寓意深婉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又將獨賢意而暢言之詩意本言勞役不均而

詩詞似誇似喜其怨嘆傷嗟之情皆以感恩知己之語出之占地甚高立言甚厚四五六章又遞析此勸以見不均之意言雖重辭雖複而終無一語怨王此所謂可以怨也然其妙尤在將勞佚二意演為十二句於勞字一邊不甚形容獨於佚處極力刻畫似讚似羨以志不平知燕燕居息燕而又燕安之甚也偃息在牀高臥而廢人事又甚於居息矣不知叫號深居不聞人語無復知世間有愁苦叫號之聲又甚於在床矣棲遲偃仰疲於佚也蓋佚者之疲於佚亦猶勞者之疲於勞終日飽飧熟寐懨懨困入如病如癡故棲遲遊衍或偃或仰使其筋骨脈絡鼓舞搖蕩以舒其惰窳之氣也又甚於不知叫號矣湛樂飲酒則歌舞沉湎消遙醉鄉又甚於棲遲偃仰矣出入風議則不獨居已於事外也且以事外而彈射事中之是非蓋優閒之人無處棲心故其一出一入惟以風議他人為事則又甚於湛樂飲酒矣楚辭卜居篇亦將

忠佞二意演為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巧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筆意彷彿相似深心者自辨之○慘慘畏咎一句較前後五句獨深有此句而後知向之畏勞者不過畏咎耳亂世任事之難如此此所以有不均之嘆不然經營四方亦賢者所樂有事也又何怨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也○將大車者車未行而塵先起以興君子而進小人則事未集而憂已生矣塵者小人之喻猶王茂

弘所謂元規塵污人是也思者追悔之意一為小人
所誤則噬臍無及故曰祇自疧兮知思之悔之之無
及而欲無思則悔之深也寘寘者明為塵掩也將大
車則塵盛而明掩用小人則憂生而智昏矣不出於
熲憂多思亂若或蔽之耿耿然若滅若沒自知而不
能自見此沈憂之態也熲與耿同謂小明也壅者蔽
之深也重者
憂之加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
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
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亂世征役之大夫
與在朝之大夫皆履危蹈故悔仕於亂世者厭已勞
於征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又念同列在朝之友
而以靖共之道戒之自傷未已忽復戒人蓋戒人乃

所以自傷於自傷之極又進一境耳其曰小明者所
以別於大雅之大明爾亦猶小旻之別於召旻無深
意也故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以小名
篇別其為小雅也然大雅宛弁獨闕焉意者孔子刪
之矣○首三章皆行者悔仕之意明明上天二句勞
苦而呼天也我征二句言其遠也二月二句言其久
也其毒大苦謂所憂如中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相
得之人也在位宜共在亂世為甚故稱以共人所以
相勗也末二章靖共爾位義不出此蓋以勞役而視
在朝者則勞役為苦然以罪罟譴怒反覆而視勞役
則彼在朝者豈得晏然哉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而
又言我豈不懷歸而與共事哉但畏此罪罟而不敢
歸耳不畏簡書而畏罪罟其情迫其辭戚矣日月方
除除舊而新即上章所謂二月初吉也曷云其還乎
歲聿云莫矣以春二月西征至歲暮而不還即上章
所謂載離寒暑也身獨而事衆則其不暇可知夫旣

憚我不暇而又念彼共人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情
之至也譴怒者罪罟所顯加也若下章反覆則罪罟
之所隱中矣政事愈蹙亂亡之象不止於我事孔庶
矣采蕭采菽此歲莫事也自詒伊戚無所歸咎而自
咎也興言出宿寫憂思甚微當與漢人詩出戶獨徬
徨引領還入房二語互觀一則晝不能安於外而愁
歸內一則夜不能臥於室而欲宿外其展轉無聊之
狀則一也四五章以自勉之道戒友也君子即共人
也無常安處安息謂勿狃於安也一恒字無限長慮
憂隱皆在其內靖共謂自靖以恪共其職也居亂世
者隨風而靡易與回邪為親故又戒以惟正直之人
是助惟正直之人是好則神聽而穀祿與之景福介
之矣悔仕於亂世者知君寵之不可恃罪罟譴怒不可反
覆之不可避而冀福祿於神聽蓋可必者我也不可
必者神也以所可必者聽之不可必者無
可奈何盡其在我此又忠告之至意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周禮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註云長丈二尺妯動也瑟琴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全詩刺意渾涵首三章刺而婉末章刺而隱鼓鐘於淮水之上聞者宜何如樂也今曰憂心且傷曰憂心且悲曰憂心且妯則時事可知矣淮南子曰載哀者聞絲竹而悲蓋亡國之政其民困故其聲之所感無非憂也淮有三洲舉所見者而言始則湯湯湝湝至於歷時之久水落而洲見焉蓋流連忘反極矣鼓鐘者幽王而思及古之淑人君子感慨最深懷允君子謂懷之信不忘也然但言懷之而不言所以懷之之故尤見蘊藉其德不回與德稱也不猶謂不如今之荒亂也同音以琴瑟笙磬四樂言也不僭以雅南籥三事言也雅南者樂章也籥舞者樂容也此章再不言憂而憂之意自在言外非淑人君子之人而奏淑人君子之樂亦愈見其可傷也已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續云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茨疾藜也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倉貯於室庾積於場妥安坐以妥尸也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既奠祝出迎尸於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遂坐侑勸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剝剝其皮也烹熟也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持而獻之也剝烹肆將各有其人所謂濟濟蹌蹌也祊廟門內也祭於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詩索求神也蓋祊者神所栖乃

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於此以求之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故註曰皇大也君也爨竈也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燔者火燒之也難熟者近火故肉曰燔炙者遠火也易熟者遠火故肝曰炙既獻酒卽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於俎所謂從獻也蓋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而敬則貴者可知矣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而踧則卑者又可知矣獻酬交錯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然此是導飲非祭畢之飲也賚孝孫者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也送尸者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於阼階尸遂出蓋君迎牲而不迎尸其送尸則不出門以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於神故迎送皆以廟門爲斷也廢徹是送尸以後撤餕之時儀禮尸俎佐食撤之是也不遲者不留神惠也燕私是撤餕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於寢是也○此詩但觀呂東萊所謂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事於神者詳二語便見詩人思古傷今無已之意故力農奉祀以告民力之普存而庶事之修舉蓋農事若是其重也篇中所謂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威儀之盛也倉庾牛羊俎豆苾芬者物品之豐也安備蒸嘗所謂交神明也獻酢燕私所謂遂輦下也萬壽攸酢萬壽無疆卜爾百福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四者皆本於德盛政修而所以德盛政修者則在乎致力於民而已後世以政煩賦重田萊荒蕪不致力於民而求享於神是以誠歛薄而孝愛衰祭祀不饗福祿不來也故詩人於此三致意焉全詩皆以祭祀爲主而首章先必以力農則其大意可知矣○首章言酒食也凡祭以酒食爲主而牛羊俎豆佐之然黍

稷則酒食所自出也言蓺黍稷而先以除田去茨見農事之難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四以字皆言黍稷也次章言牛羊也祀事幽也而曰孔明幽明之故非先王孰能通之一明字包孕甚廣不言薦磬告虞而薦磬告虞之義已備矣三章言俎豆獻酬之事也禮儀笑語卽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謂皆合於法也卒獲謂皆得其宜也凡人之敬勤於始而怠於卒故君子之禮儀笑語必從其卒而觀之也四章承上三章而言之蓋飲福受胙時事也工祝致告祖賚孝孫鄭康成云徂往也賚予也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所嘏者往予主人也輔氏云下句所以重釋上句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朱註於此句釋偶遺其解耳苾芬孝祀以下皆嘏詞也朱註解極明如幾如式語質而與最耐尋繹如幾謂意之所至卽與福期也式如謂眾福所備如有一定之式不缺欠也齊訓整謂不亂也稷訓疾謂不綏也匡勅正敕訓戒謂無偏無怠也皆言其敬也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言其致福之自也錫極則福隨之矣人爲之事有萬有億而錫極之君一而已雖萬億無不一也註謂錫以眾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甚透五章祭畢而留同姓以燕之事也工祝致告傳尸意告利成也前章曰神嗜飲食此云神具辭止憑空設想荒唐空幻淒風苦雨如將見之此與楚詞九歌皆可謂妙於言鬼神矣撤餕之後助祭之賓撤俎皆去惟同姓諸父兄弟在焉於是以餘餕而燕所謂燕私燕私謂燕而盡其恩私也六章私燕之事也燕同姓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後祿者無窮之祿也祿莫備於人君矣而又有無窮之祿在尋常計量之外所謂後也受祿者本之先而祝祿者祝其後故曰後祿時解謂祭時所受之祿爲先燕時所受之祿爲後大可發笑神嗜飲食以下則與燕者慶之之詞也孔惠孔時已該祭義

一篇之意人君福祿莫大於子孫前五章言福言祿皆屬君身獨留子孫於燕私稽首之詞以足前章所未盡詩人補綴之法老甚妙甚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續曰不能成繼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閒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疆理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以一夫言則百畝之遂徑爲疆中閒畝畝爲理以十夫言則千里之溝畛爲疆中閒徑遂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不皆然南東其畝註解固確然大抵言疆理之中田畝繚錯或南或東不過舉南東以該西北耳同雲者雪候也天煖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也農事冬雪欲其盛而遍故言雰雰春雨欲其微而潤故言霢

霂俗云蝗子產於地中若冬有雪寒氣遍入於地則春夏不能出矣又俗云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鸞刀刀有鈴其音中節禮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主人執鸞刀以啟毛蓋是時牲已殺矣啟毛告純也取血在啟毛之後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膋腸閒脂也取膋尚未爇也爇膋則莫熟後事耳朱子曰古人於祭蓋欲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故先作樂發散於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故先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求諸陽所以求魂求諸陰所以求魄也故曰周人尚臭蓋灌鬯降神之後乃迎牲於庭取血告殺取膋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焫之蕭蒿也禮曰合既奠然後爇蕭合羶薌註奠謂薦熟也染蕭以脂合黍稷燔之所謂升臭也○此詩大意亦在重農事爪菹犧牲所以佐黍稷也前三章薦黍稷獲福之事首章從原隰引起我疆我理所謂田之也南東其畝與西南其戶語同妙一見萬戶千門紛錯之奇一見阡陌條理規制之盛二章又以雨澤引起同雲二字狀雪景如畫既優既渥三句兼雨雪言之冬雪微則土氣不沾春雨盛則害稼故冬雪盛而春雨微微而能久所以優渥霑足以生百穀也徐巨源曰雪者風雨相持而成也隆冬陽伏於下則凍而無雪故將雪必微溫溫氣升矣迫風而上與雨相遇搏而爲雪故雪初至地軟融溫氣在地上也久雪則雪氣勝溫以有質之陰勝初達之陽陽氣復抑而下於是雪積矣雪積則陽溫之氣復深而土受其濕故爲來歲豐年之兆春雪則不然陽氣方達而雪壓之故冬雪瑞而春雪不瑞也以此詮優渥霑足之義最微三章則正言黍稷祭祀矣并尸而并及賓者三獻之後主人有獻賓之禮賓謂助祭者也朱註陰陽和萬物遂從上章雨雪而生而人心懽悅一語補綴自妙壽考萬年從人心懽悅看出尤晦翁極有體認之語四章因獻爪

菹而獲福然瓜菹亦因屬黍稷而并及之耳中田有廬漢書註曰井田法人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蓋公田百畝之內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每家廬舍二畝半也疆場有瓜謂田畔種瓜王介甫所謂地無遺利也蓋秋嘗時偶值瓜熟故剝爲菹以獻之也天子之福福莫大於壽壽考則受天祜矣五六章奉犧牲而獲福然亦因黍稷而并及犧牲故曰從以騂牡謂黍稷薦而騂牡從之也血膋以上既灌而迎牲也苾芬以上既奠而升臭也祀事孔明以下則合而言之也萬壽無疆卽所謂介福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鄭箋云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故傷今而思古也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十千是一成之數每畝穀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驗豐登也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陳陳相因而食我農人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康成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也耘去草也舜耕歷山象耕鳥耘蓋象行必端正履必深耕田者法其端深鳥之啄食務疾畏奪耘草者法其疾畏也耔壅禾根也註云苗葉以上稍耨壠草謂耘也又云因壝其土以附苗根謂耔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先生者爲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苗稍壯每耨輒壅其根及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黍稷薿薿而盛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髦士農夫之通稱烝髦士進而慰其耘耔之勞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者四方之神東勾芒西蓐收南祝融北玄冥中央后土是也田祖先嗇也孔氏曰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嗇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以茅覆屋曰茨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也梁車梁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京高邱也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全篇爲勸農之詩故其詞皆美農人也首章勞農也倬者公私之限甚明也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予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卽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數語極透今適南畝者以言巡省之勤也巡省則見農夫耘耔而黍稷茂盛故有年者復有年也於實大止息之地進髦士而勞之蓋農夫不能遍爲慰勞故進髦士與之言而因之以諭衆也二章奉祭也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以報秋成而又祈來歲之豐也齊明犧羊禮之盛琴瑟擊鼓樂之盛亦亙文耳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舉方社以見田祖

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擧田祖以見方社也甘雨得則黍稷生矣黍稷盛則士女育矣曰以祈以介以穀者相承而言也三章省農也康成云曾孫謂成王也蓋傷幽王而思成王耳今亦以主祭者泛言之省耕之時曾孫適至曾孫在上農夫在野而田畯又至勸農而撫摩之熙然無間也田畯司嗇之官鄭云漢之嗇夫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攘者農夫左右相饋之食不敢以獻故强取而嘗之以著其相忘也揣罵奇甚又見其禾治而畝竟而知其善而且多矣長畝者履畝而行知其竟畝如一也終者言其常常如此也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故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曰喜曰不怒皆互文也田畯見而喜曾孫見而不怒是以農夫不待趣督而自勸此上下憂勤歡欣自然之應非所以云施報之情也四章收穫也曾孫之稼之庾而曰農夫之慶者蓋補助勸勞者上之德而耕耘收穫者下之力故歸

美於農夫而欲厚報之民以萬壽祝君君亦萬壽祝民者君民一體欲以常享有年之慶也輔慶源曰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衰薄之所爲古無是事是以歸而欲厚報之也○徐玄扈曰詩與文不同文則不容錯亂若詩人作詩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擧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述往事或更端別敍或互言複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非拘拘以時日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之時首章述耕耘之勤二章述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擧一事各殺一時則次章爲秋祭無疑三章不論爲省耕省獲無不可者故以此詩爲兩年事者固謬有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章以收成歸功於農次序相因遂以二章之祭爲在耘耔之時而三章亦省耘之事者皆曲說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鄭云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虫災害穀風雨不時萬物飢饉矜寡無所

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凡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南畝鄭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孔氏曰孚者米外之皮甲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也稂童梁也莠稗草也皆似禾似粟者也毛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云四種虫皆蝗也穉幼禾也蓋穗之低小者曰穧刈穫所不及也一束曰穧束縛之所不及也合束曰秉薿載之所不及也一莖曰穗滯穗謂刈之散亂者也騂黑者南用騂北用黑各隨其方色孔氏所謂擧二方以就韻是也○前詩言農夫之慶此詩言曾孫是若交相歸德上下之情所以通也首章言農事備也田大則稼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種與器者農之備也既種既戒則既備矣既備乃可有事於農矣器戒故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而庭碩之苗可以順曾孫之欲矣耕者農夫之事而曰曾孫是若者人君以農夫之事爲事農夫之欲乃其所欲

故農夫不自以百穀庭碩慰其望年之慶而以爲此曾孫之所欲此則上下相孚之極也二章言苗實而無損也既生房矣既就實矣既堅熟矣既齊好矣而無稂莠以亂之無四虫以戕之然後害不及稺穉且不害則庭碩者可知矣稂莠既可力去而四虫必藉田祖之神以畀於炎火此則曾孫之福豈農夫之所及哉三章言雨澤溥而收成倍也既無稂莠又無四虫則所望者雨澤也然農夫所有事不過既種既戒而已不能必虫之必去雨之必時也今虫去而雨復時此天神之惠而即曾孫敬天事神之惠有渰萋萋四字狀雲景入微天將雨則地氣蒸而爲雲渰然如濕潤上行萋萋其盛也朱子云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祁祁言其徐也數語得之雨豈有先後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蓋以天澤即君澤農夫不敢妄邀天恩而以爲皆吾君所致也穫穉四句寫豐年粒米狼戾之狀即從惜福廣惠中看出甚妙坊

記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夫曰不盡利則義而有慈雖農夫也而鄙吝之私消矣曰遺民則惠而有術即農事也而暴殄之戒深矣蓋一事而衆美備焉非豐年有餘何以致之四章收穫之後而以報祀獲福也朱註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二句情景活甚以其婦子三句亦見上下相忘不啻家人父子也精意以享曰禋方謂四方之神據詞義當云來禋祀方今云來方禋祀者倒文也蓋當省斂之時又値禋祀報賽故農人以景福祝之此君民之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韐蔽膝之衣稱乎冕者即韠也合韋爲之故曰韐韎者韐之染色其色奭然赤也韎韐不言弁而常弁常衣在其中故曰兵事之服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起徒役每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總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也鞞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珧蜃甲也佩鞞亦戎事之服也○此詩與車攻詩大意畧同但車攻作於宣王之時則爲美此詩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也成王營東都不獨據天下之中而洛水上游尤四方朝貢輸輓之所集故瞻彼洛水之泱泱而見諸侯朝宗之盛焉君子至止鄭康成以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於東都蓋從續序賞善罰惡之說也晦翁獨以爲天子來會諸侯於東都然玩六師一語則晦翁之說

爲長蓋鎬京非不可以示尊而朝會必於洛邑者所以布德振威安不忘危故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御韎韐講武以作六師焉作者所以鼓其氣也君子萬年所以長有其福祿也福祿既同一入之福祿與諸侯共之也保家室保家邦者天子以天下爲家也首章福祿與講武並言次章言講武而不及福祿三章言福祿而不及講武錯落互見此作手之妙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此詩與蓼蕭語意不殊但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耳我覯之子鄭康成謂古之明王晦翁謂天子所以美諸侯覺晦翁之說為長首章我心寫兮尚未言其美也次章維其有章則美見矣三章則有章又見於車馬矣四章又從美之可見者而及其不可見者矣左右特借用之詞毛傳以左為陽事右為陰事非也左曰宜右曰有互文也末二語專承有之尤自錯落有致似字字法妙甚凡文章威儀經緯變化無一非其所似也即上文所謂譽處有章沃若皆似也蓋譽處有章沃若三者雖皆其所有然有使之譽處使之有章使之沃若者則譽處有章沃若乃其似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

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續云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陸氏云桑扈竊脂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曾有兩曾參也釋鳥所云桑扈竊脂鳹鶌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以竊脂對剖葦者言之則所謂青質嘴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故曰率場啄粟以性之竊脂者言也又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又一種也對竊丹者言之則所謂素質其翅與領鶯然有文章者是也故曰有鶯其羽以色之竊脂者言也小雅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釋鳥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九十其犉良耜云殺時犉牡爾雅有黑唇犉又有牛七尺為犉亦兩解也兕觥罰爵也毛傳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觩角上曲貌○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舉古君臣燕接有禮之詩以諷之也其頌禱之中不忘期望規儆此王言所以不瀆也通篇以桑扈之有文章興君臣之有禮法威儀然首言受天之祜次言萬邦之屏則福厚而功高矣福厚功高驕盈易生故三章言不戢不難四章言彼交匪敖此功所以愈高福所以愈厚也旨酒思柔柔者臣道也飲酒而思柔凜然董戮之罰矣思字妙甚不言自求多福而曰福祿來求福祿豈有求人之事乎句法最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鴛鴦匹鳥有思者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張子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畢小網長柄者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此詩續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所謂交萬物有道者指鴛鴦廐馬以例其餘也宋人謂諸侯頌禱天子之詩蓋鴛鴦所以答桑扈亦猶裳裳者華所以答瞻彼洛矣也然以其作於幽王之時即如宋人所說其為刺詩則一也首章以不一而足為興也二章以理有同然為興也三四章以馬為人所養福為人所安為興也然上之祝下必舉其德又志其戒下之祝上讚美與規儆俱無所可

施也但首稱其福祿之宜然而已次稱其所以
艾之綏之而已此桑扈與鴛鴦二詩之別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續云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蔦寄生也一名寓木凡桑槲櫸柳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菟絲也蔓延草上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霰粒如米即稷雪之意也霰與霓同爾雅曰雨霓為霄雪郭璞所謂冰雪雜下謂之霄雪是也徐巨源曰雪多作於戊己之日戊己者土土數五水數一方冬之時水氣司令土氣下動以水遇之故一得五而為六是以其花六出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王於冬至春而休木氣不與其事而水氣復休故其花隨土氣而為五矣是以雪之初成也為霰而已下氣薰之然後蒸薄而為花其六其五皆既降而後霙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此之謂也雪之始霄者何以不能蒸為花而先集霰也曰氣之初相遇也則亦有能變不能變者焉變而花者霄以輕輕則回斜飄颺空中花輕而霰重輕者後至而重者先集也此與朱註之說互相發明朱註祖鄭箋也○幽王惟不能親睦九族故舉同姓宴樂之詩以刺之也實維伊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層層喚醒謂王服此皮弁者何為乎燕同姓也又言所燕者豈他人乎兄弟也重言之以見敦睦宜先也蔦蘿松柏有相附之勢俞兄弟不自為尊託於天子以成其尊也天子之兄弟不難於富之貴之而難於見之見之則情通而意合故未見而奕奕既見而說懌親親之義以頍相見為得也次章時者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怲怲憂之盛也不見則兄弟之間猜疑紛起此憂之所以盛也見則無此患矣懽然相親所以有臧也三章言兄弟而及甥舅則親親之殺也又以霰之必雪喻老之必死情至之語不覺淒然死喪無日二語所以極歡趣耳然而慷慨流連意悲詞促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雨雪四句由樂而哀末二句又由哀而樂哀樂循環妙在無端彼所相勉者一夕之歡耳他非所計也維宴維字即曹子桓所謂但當痛飲酒也秉燭夜遊為樂及時安知達生之言不重其傷生之痛哉然作此詩於幽王時者山樞宛死之悲見於王言固知其非盛隆氣象矣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序曰車舝刺幽王也○舝車軸頭鐵也車行則設之雉之健者為鷮其尾長六尺字說曰鷮尾長而走且鳴其首尾喬如也雉有多種其類不同若王后翬衣夫人褕翟王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鷮又下鷩一等故有集維鷮以取象嬪御也四足之美有鷹雨足之美有鷮柞棫樹也○詩美新昏所以正夫婦之始也褒姒嫉妬亂政故引令德之季女為諷猶關雎之思淑女也首章未至而迎之也間關然設此車舝乘以往迎者為思此變然之季女耳非饑而若饑非渴而若渴其深於饑渴若冀季女德音來括耳括會也果其來會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燕會而得好友此人生至樂今有德音之季女則所樂何減好友哉蓋得良內助如得一賢友也二章三章既見而樂之也鷮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之事辰謂嫁之及時也字法奇瘢而老碩大也謂女以德而大也來教謂來相助我為內治也碩女來相助我是以式燕且譽而

悅慕無厭雖無旨酒嘉殽令德以與汝而汝亦庶幾飲之食之歌之舞之蓋悅慕之極無以申其無已夜懷但慟其物之微德之輕而已庶幾者冀望之辭也四五章則又舉始終而咏嘆之也析薪而葉滑然以興所得副所求也鮮我覯爾猶言難於覯爾也高山而不得仰景行而不得行新昏而不得覯此其心必有所不自已者矣今幸焉服御良可以來括是宜其既覯而慰我心也表記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此悅慕季女之詩也初無與於好仁而夫子以為即詩人之好仁不過是也仰高山行景行鄉道而行出於中心所安欣然泌然不知老之將至此豈肯中道自廢哉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聖人說詩圓通旁徹不可以言語拘牽如此故朱豐城曰凡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所謂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景行而不達於岡都也此語可與表記之言互相發明云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譖人罔極構我二人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有二種蒼蠅善亂聲青蠅善亂色齊雞鳴曰蒼蠅之聲而青蠅則以刺讒蒼蠅蠅之大者其色正蒼俗謂之麻蠅青蠅首赤背若負金蒼蠅能遺糞俎豆中而青蠅則善點汙人變白為黑古云蠅糞點玉蓋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況其他乎故以營營狀蠅與讒人也蠅好交其前足搖翅自扇其聲皆在翼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熱而惡寒遇冰飆側翅而去故冰不可致蠅所為夏

蟲不可語冰也○營營往來之聲聚之成羣驅之不去雖止於樊止於棘止于榛其漸且入於簾幙几席之間此不可不慎也詩刺幽王而以豈弟君子屬王則立言者忠厚之道也讒人之毒至於交亂四國而其始不過搆我二人而已首揭無信讒言以見信讒之端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罔極謂其變亂反側不可窮盡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為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鄭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桃梅之類孔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是殽鍾鼓既設者將射故縣也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先行卿飲酒之禮故也此詩乃諸侯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懸之樂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逆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大侯君侯謂天子諸侯之侯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衆耦故曰同蓋將射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位既旅然後張弓及矢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也籥舞文舞也言文舞以該武舞言笙鼓以該衆音籥舞笙鼓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仇與斞同音拘謂挹取酒也室人謂掌室中之事者孔氏曰於賓客之中取人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即所謂佐食也入又為更迭再酌也○此詩序云刺時續序云幽王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而韓詩則云武公飲酒悔過也蓋武公見當時君臣沉湎故作此以諷諫亦自警也刺者諷諫之謂蓋必先自責而後可以責難於君故飲酒悔過乃所以諷諫之道韓與毛序皆互相發明晦翁但舉一偏而言之耳○飲莫大於射祭射飲欽在射前祭飲在祭後以射祭之飲禮樂之盛而猶始治終亂如此況其他乎下三章所以甚言其過或當時偶有其事故因以為戒然酒非有過飲酒者過耳故教之以無俾大怠欲其慎終如始賓之初筵與賓既醉止無非此秩秩溫溫也篇中凡四言威儀一言令儀蓋酒以觀德而威儀則德之著也飲酒而

有威儀則雖堯千鍾孔子百壺何害乎武王封康叔於衛而作酒誥至於群飲必殺可謂嚴矣然首曰祀茲酒繼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繼曰克羞耇克羞饋祀皆可用酒亦如此篇之首言射祭者然則酒固有德者所不廢也何必禁釀具斷麴蘖棄燕射祭祀以為德哉○首章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醻逸逸將射而飲也以祈爾爵方射而飲也禮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蓋此時勝者負者各懷辭爵之心使皆如此又何常有酒禍哉次章前七句祭時事也籥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王者百禮之規模林者百禮之節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矣爾謂主祭者也子孫其湛以下則祭而飲之事也蓋與祭者子孫子孫樂於趨事洗尸獻爵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受而飲之助祭者賓容賓手挹酒以獻尸而賓中佐食之室入又再酌之為加爵相與酌彼安體之爵以奏時物

此時也尸飲三爵賓飲酢爵一由前言之則子孫無一人不飲矣由後言之則賓客無一人不飲矣使皆知此又何嘗有酒禍哉三章言始治而終亂也賓之初筵不止於射飲祭飲然亦即射飲祭飲以概其餘也反反者勉強自持反而又反惟恐失禮此時漸有酒意至幡幡則輕輕數矣至於舍其席位遷徙無常舞而又舞仙仙而輕颺此則幡幡之狀也抑抑若強自裁抑惟恐不勝酒力故威儀至此愈窓也怭怭嫌慢則又甚於幡幡矣先言未醉者所以為既醉者媿也未醉謂將醉而未醉之時也大凡德將無醉者愈飲愈溫不特既醉無幡幡怭怭之態即未醉而亦無反反抑抑之容所謂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惟酒無量不及亂也反反抑抑猶未忘於酒也未醉而不免於反反抑抑則既醉必至於幡幡怭怭矣秩謂飲酒之常禮也秩則反反幡幡抑抑怭怭四者俱忘矣四章備述醉容也載號載呶口容輕矣亂我籩豆手容慢矣屢舞僛僛傞傞身容遽矣側弁之俄首容傾矣僛僛舞而不能自正又甚於仙仙矣傞傞舞而不能自持又甚於僛僛矣古人酒酣必起舞故舞非醉也舞而屢則醉矣屢舞而仙仙僛僛傞傞則醉之甚也不知其尤醉中惡態醒者旁觀知而尤之而醉者獨不知其尤已也此語已涵下章不醉反恥之意又甚於不知其秩矣既醉而出又泛言飲酒之道若為咨嗟而警動之賓醉則出所以善其後也並受其福謂賓主俱無酒之禍也無禍即為福矣取史記魏其武安列傳反覆讀之則主賓並受其福之旨自明矣伐害也既害德矣將何以受福乎又言酒不可廢飲酒未嘗不孔嘉也然飲酒所以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所謂令儀者秩秩溫溫始終如一是也末章所以戒也立監佐史鄭云督酒令皆醉猶今之酒糾蓋苛政也然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則監史若人君燕飲之制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醉之不

臧醉者不恥而不醉者恥之此常態也式勿從謂以下設為不醉者意中之言欲持以告之而不可得也勿無也謂告也若曰爾盍無從而謂之曰汝縱不能無醉其亦無至於大怠乎蓋汝之溺於酒者皆大怠之所為而不自知也倘其無俾大怠則不至於可恥而不當言者不言不當從者不語矣汝若由醉而言則罰汝出無角之羖羊蓋脅以必無之物使之深戒且當載號載呶之時危詞譏論俱無所施姑為此無義理之語以責之對醉人言自應如是耳而又云汝飲三爵時已無所記憶矣矧敢又多而加爵乎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之謂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序曰刺幽王也。續云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思古之武王焉。此詩朱子謂諸侯美天子之詩而序言刺王也蓋幽王時萬物失其性故舉魚藻之得性者為諷幽王在鎬京將不能自樂故舉武王在鎬時之豈樂飲酒為諷以諸侯美天子之詩而作於幽王時則刺也朱子與古序及續序互相發明諸說紛紛或欲從序或欲尊朱皆偏辭也。藻者魚之所庇水靜藻生魚在此中見首掉尾得其性也王在於鎬居重馭輕豈樂飲酒大平無事至於有那其居則苞桑永固此豈樂飲酒之故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序曰刺幽王也○大豆曰菽金路以錫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封異姓繁纓七就玄衮玄衣而畫衮龍衮卷也以龍首卷然謂之衮也蓋九章第一章也黼繡於裳如斧形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公衮冕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虫四火五宗彝皆畫也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也九章之內衣五章裳四章也侯伯鷩冕七章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也鷩畫雉即華虫也子男毳冕五章則宗彝以下衣三章裳黼黻二章也毳畫虎蜼即宗彝也孤卿絺冕三章衣一章粉米裳黻黻二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大夫玄冕玄衣黻裳而二巳章玄者衣無文而裳刺黻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而玉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專舉上公之錫蓋從其厚者言之耳觱沸泉出之貌檻泉濫泉也芹水菜一名水英一謂楚葵淠淠動也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以狀其敬也蓋車行則旂見矣馬動則鸞鳴矣驂服外兩馬也駟則驂與服兼也分之則二為驂合之則曰為乘也赤芾服於腰而垂於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於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也紼大索也一曰綍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續序謂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而

無信義蓋舉古天子厚錫諸侯之禮為諷耳朱子以為天子所以答魚藻則蓼蕭湛露之賡也然即加朱言亦愈深其諷刺之旨矣首章言錫予之厚而天子之心猶不足也曰何錫予之曰雖無予之曰又何予之展轉躊躇以見好之之心無已也予之以車馬予之以衮黻而以為此先王羅綏諸侯之故事而未有以加故雖厚而以為薄也二章見諸侯來時之車旂以為喜也觀其車旂聞其鸞聲見其驂駟即此時之肅然雍然則見其所至而知其為君子也三章美其入朝之恭敬也觀君之禮不止芾幅然即二者以例其餘則其敬可知也紓緩也人臣情慢之氣設於身體則其上交之儀非躁而敖則怠而緩矣故桑扈曰彼交匪敖而此曰彼交匪紓傲之不敬在外而紓之不敬在內故匪紓為尤難也彼交匪紓此所以為天子所褒予也凡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所謂命也天子有命則福祿自此申之而不替矣四章美其平時之功德也軍後曰殿取其鎮重故毛傳云殿鎮也入則龍光出則屏翰則其鎮重可知能鎮天子之邦則為萬福所同矣平平毛云辨治也左右之人能辨且治則其敬可知然置諸侯而美其率從之亦右蓋即左右以見其無所不敬云爾五章申言之而嘆其至也舟繫於紼臣結於主此所以興之意也天子葵之謂天子能揆度其心福祿膍之謂福祿積而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謂其所以至此者優游自適而非有勉強不得已之懷也亦是二字所以傳優游之神而咏嘆之也凡出於勉強而不得已者君疑其臣臣驕其君或跼蹐而稟罪咎或跋扈而有德色皆非詩人所謂優游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角弓以角為弓周禮以六材飾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猱猿狖之屬一名狨輕絕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所謂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毒矢射之取其尾為鞾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囓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患也髦西夷之別名書作髳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者是也○幽王不親九族九族化之至於骨肉相怨然王之所以不親九族者以其信讒耳故末二章推而言之首章以角弓起興言弓之為物張之則來弛之則往猶王之於九族親之則附而近不親則離而遠也次章言王之遠豈獨一人之遠哉爾遠則民皆然矣故爾之遠爾之教也爾教民以遠則民皆相傚以遠矣三章相承而言惟令善之兄弟則綽綽有裕不為爾所移耳彼不令之兄弟則無不胥然胥傚交相為病矣綽綽有裕謂其廣大而兼容也蓋弘忍所感則責望潛消若遜相較量居己於是但見己是而兄弟皆非嫉人之肥但見兄弟肥而己獨瘠語言必報錙銖不遺彼以逆來此以逆往是非一人之病而兄弟交相為病也煮豆詩云相煎何大急斗粟謠云二人不相容知此二語可繹綽綽有裕交相為瘉之義矣四章又承上文言之謂天下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至持城府而不酌以彼此之曲直以至兄弟之間名位各爭蓋小人之情不能一日無名位既有名位則又不能恬於名位所以受爵不讓相壓相讒不至彼此同敗不止所謂至於已斯亡者猶言至於亡斯已蓋倒句法也諺云兄弟爭財祖業同灰韓非子曰虫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至相殺而後已此至於已斯亡之喻也五章即以受爵不讓之語而申言之言小人不量力如老馬之不顧其後而其無饜又如食者酌者之不知止也蓋當時必有讒已以取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者故此章及之若其點綴至情喻外設喻嬉笑怒罵不痛快不止則詩家之極致也六章又承上言凡若此者皆由王之遠以教之耳民已薄矣而王復導之以薄如教猱塗附而不知所終也若使王敦睦九族而有徽猷則小人亦相屬而不至相遠矣而奈何其不然也末二章推言王之所以疎九族者以其信讒也讒者遇明者而止如雨雪之消於見晛也而王乃尊而信之

使小人得志而莫肯下遺是以安居而屢驕耳婁者不一之詞也彼兄弟婚姻所以驩然有恩以相接者中國之教也而今之交相為瘉相怨一方如蠻如髦胥中國而夷之此大亂之道我之所憂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序曰刺幽王也○天子之尊非能獨為尊也使天子獨尊於上則嚴威之極凌替乃生上肆其虐彼不勝其虐勢必至生其慢矣上過求而無厭彼不堪其無厭勢必至違命而偃蹇矣故天子之尊貴有以養之

也諸侯見幽王之暴而不肯朝故以菀柳起興而又以上帝尊王謂王威嚴若天神也菀柳人所願息也天子亦人所願朝也然天子威嚴如此豈可暱而近乎使朝而靖之則後之所求者必多矣俾猶言假使也瘵亦息也極謂極欲邁謂過分也末章以鳥飛至天而止興王心不知所至也居以凶矜謂徙以取凶而可矜也始但畏其極欲相求繼則畏其過分相迫終言凶矜則畏禍愈深矣諸侯朝天子所以靖王室也曷予靖之猶言予何為靖之也忽尊以上帝忽呼以彼人怨憤不平極矣以天子而彼之人之猶左傳所謂夫已氏也其目中豈復有王乎然則所謂上帝者亦鄙薄之甚而謬為此過量之稱耳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菀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臺夫須一曰莎草以為簑笠可避風雨緇布冠制小僅撮其髻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自有制度不得言撮矣王介甫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密也綢直謂髮密而直如其本然不假髢也尹氏世為公卿周之世族吉與姞同姞氏后稷之元妃與周室世為婚姻故李氏曰尹吉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蠆螯虫也長尾為蠆短尾為蠍卷髮如蠆謂鬢傍短髮上卷皆美飾也

○周人經行都邑撫今思昔所傷在此所思在彼故曰彼都猶洛陽父老還想漢官威儀也首章狐裘黃黃言其服之盛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其德可知矣有是德有是服所以係人思也此後數章雖不止言此而莫非言此也末二句慨嘆之意但以讚賞想慕出之謂如此之人而歸於周乎歸則萬民望之矣蓋久慕而忽見如久出而忽歸也二章言臺笠緇撮以見其冲淡也言綢直如髮以見其閑雅也美都人士而忽及女粧蓋服飾之妖必先兆於婦人而濃纖之態必首倡於王都所謂都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故綢直如髮觀其髮之閒雅而知其為君子女也三章男皆佩玉女皆尹吉舉貴家大族以見其餘也謂之尹吉則不獨尹吉彼都人士之女無非大家舉止也蓋有周盛時貴賤皆佳濃淡並宜如此此其所以不見而菀結也四章又以帶與髮想像而美之厲垂帶貌古大帶垂三尺故曰厲也帶身飾也髮首飾

也舉其兩者以見一帶之垂一髮之卷其美而有章如此則他可知已言從之邁如所謂行與子同歸蓋思慕之極也五章又承上章帶髮而咏嘆之蓋服飾之美不如無意於美為至美也帶之垂非有意垂之帶自有餘耳髮之卷非有意卷之髮自有旟耳從風之帶與體相適如雲之髮與首相忘描畫至此飄飄仙舉覺腰帶十圍尚費矜莊鬧掃慵來終有俗態若夫胡粉飾面弄姿搔頭又無論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序曰刺怨曠也○綠與菉同草名也一曰王芻爾雅
註綠蓐也今呼鴟脚莎藍染草可以為韈襪以蔽膝
也○以卷耳之懷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怨曠矣采
綠未盈忽念及髮之曲局歸而膏沐蓋好飾者婦人
之性此時逆揣君子將還故膏沐以待耳此中情景
宛然如見五日六日猶言自昨日至今日也蓋踰五
口而不至又是六日矣況六日又不詹乎末二章思
境所至無所不有言君子若歸乎歸而狩則為韔其
弓歸而釣則為綸其繩釣魚而出則相與
觀之一種親暱之態總是痴情所生妙極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
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
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序曰刺幽王也○任謂器物人所負持也輦人輓車
者我任我輦謂載任器於輦車也我車我牛謂駕牛
於重載之車也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師旅屬於師然
有徒行者有御車者則皆師旅之人別而言之土治
曰平水治曰清雖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
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詩續序云幽王不能膏潤
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朱傳云宣王封申伯於
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之詩蓋幽王時不能纘宣王之
緒故御士不能修召伯之職以宣王時徒役南行者
歸美召公之詩而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幽王也首
章舉召役之勞以引其端也謝在周之南故曰南行
勞謂營謝所謂以佚道使民也二三章役者與征者
慶幸之詞也任輦車牛徒御師旅八者皆以人言也
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遇征夫又如此故役者征者

共相慶幸以為勞我有召公則此行非苦惟待竣事
之後即與爾歸矣蓋云者預擬之詞也四章肅肅言
其整而密也烈烈言其勇於趨事也營者董治之成
者鼓舞之也末章王心載寧言召伯之功不徒恤下
抑且慰上也呂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
定南服此宣王九重宵旰之憂也必告厥成功而王
心始寧此真
知職分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
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在野思見之而不可得故曰刺
幽王也桑宜在隰潤之地故桑在隰則美而其葉那
而盛沃而光幽而深綠似黑也既見君子皆從未見
時遙擬之詞其樂云何欲自言而不能也此句已有
遐不謂矣之意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
膠好賢者與賢者德音膠固欲自解而不能也末章
合上文而咏嘆之詞愈宛轉愈懇惻謂我既愛之則
何不言之但中心藏之乎苟其藏之何日而忘之乎
蓋愛之深者非不欲言有不能言者也其所以不能
言者即問之於我我不自知也大學不啻若自其口
出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古詩云脉脉不得語唐人
刀環歌云嘗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
脉百種心宋詞云盡在不言中合而參之則詩意見
矣何曰忘之語尤可味蓋但言不欲忘則其意淺惟
欲忘而不能忘則其意深大凡為欲
忘之言者其中有必不欲忘者在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序曰周人刺幽后也○煁無釜之竈若今火爐也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然可烘而不可烹飪也煁謂燎也鶖禿鶖也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頸高八尺嗜魚又善啖蛇亦能與人鬬其性貪惡○序言周人刺幽后而毛傳鄭箋皆若為申后之詞蓋周人代為申后之言以刺幽后亦猶小弁之詩其傳代為宜臼之言以刺幽王也且序言刺幽后而毛鄭以之子無良為斥幽王蓋刺王卽所以刺后亦猶譎奔刺宣姜而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則斥宣公也今人以小弁白華為宜臼申后自作而改刺幽后為刺幽王失其旨矣○首章白華野菅也白華為菅尚以白茅束而漚之今王與已本自相依而王獨遠我曾白華之不若也二章英英白雲之貌水上輕清之氣夜則騰而為雲曉則降而為露以養彼為菅之茅或曰露若霞露之露非雨露也即此二句猶寫曉景與蒼蔚朝隮語濃淡各殊又言天運方艱難而之子不圖則曾不如白雲之露菅茅矣不猶謂宗社將危於內嬖而不知圖所以自救也三章以滮池北流小水尚

且可溉物興碩人徒有尊大之勢而使我嘯歌傷懷念之不置也嘯歌本以舒懷而憂念之極反足傷懷然則長歌當泣而當其情至之時則又甚於泣也前曰之子此曰碩人以後或稱碩人或專稱子若疎之若尊之又若親之幽怨之辭固不倫也四章卬我也桑薪宜以炊爨養人今反以燎於無釜之竈猶以正嫡而居卑賤是以念碩人而勞我心也五章鼓鍾於宮謂王不能治內猶鼓鍾於官中不能使外人不聞也我是以念子而憂心懆懆乃王之視我終邁邁而不顧也六章以鶖喻褒姒以鶴自喻言鶖飽而鶴饑也七章言鴛鴦匹鳥常戢其左翼以相依今王之二三其德誠有愧於鴛鴦矣八章言以至貴而寵至賤則貴者亦賤猶以扁然之石而履之則履者亦卑所以之子遠我而俾我病蓋不獨為一身之病也毛氏謂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禮也鄭氏謂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登車履石申后昔亦然而今黜而卑賤矣亦自有據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遺忘微賤則各思所以自託故曰微臣刺亂也英雄無資身之策而以意氣望人雖曰可傷亦可賤矣首二句托黃鳥為言倦飛則止於丘阿矣然道遠則其勞未已無所可望惟望人

之賑恤而飲食之指點而教誨之舉揚而後車以載
之蓋其窮迫若此之甚也後二章豈敢憚行畏不能
趨詞愈婉而意愈切蓋凡無故而
甘自抑損者此皆有求於人者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
之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瓠葉新生可以為葅凡治兎
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則燔之醻導飲也主人酌
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酌以獻賓
曰醻其主人又自飲者欲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不

飲奠於席前○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況牲牢饔餼
乎惟其棄禮而不行故大夫援古以志刺也瓠葉可
為葅兎首可為殽苟其真誠不必嘉蔬珍羞矣
故先王之禮豐則可為魚麗儉亦可為瓠葉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
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稗雅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
雨故天雨則豕涉水波也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
亦汚今羣然涉波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可知已故
有豕白蹢久雨之徵月離二句將雨之徵也停潦既

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滂沱大雨矣月水
之精而畢星好雨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也○凡征役愁苦之情出於征夫自言皆刺
詩也使上之人以此恤之則出車采薇之篇矣首章
前二句言其險也次二句言其遠也漸漸高石非攀
援不可登也況所歷之途山盡則水斷之水窮則山
隔之山川相間又悠遠而不可極乎此武人東征所
以戴星櫛沐而不遑朝也不遑朝語意最苦朝且不
遑何暇寢食故處乎次章即前篇之意而深言之卒
者山巔之末險而可畏又甚於高矣沒則深箐懸峒
杳冥無際又甚於勞矣不遑出謂但見其入不見其
出又甚於不遑朝矣末章又舉征途之極苦者言之
蓋征途遇雨已苦矣況履險陟遠又値積雨滂沱其
苦更倍也不遑他謂但知有征役而不遑及他也凡
行役之詩多念其父母妻子如鴇羽揚之水諸篇是
也此則不言父母妻子但備寫其險遠之狀而已險

遠勞苦如此身且不保遑及其他以為
吾之父母妻子皆他也蓋傷心愈深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
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
鮮可以飽
序曰大夫閔時也○苕陵苕也一名紫葳一名凌霄
蔓生依大木延引至巔有華至夏月紫赤而繁有黃
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芸者黃之極也牂
羊牝羊也墳首謂大首也牝羊本首小今已羸瘠則
首大而身小矣罶中無魚但見水中之星而已○此
詩寥寥數語而愁慘之意凋殘之景對之傷心周室
至此欲不亡不可得矣苕華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皆
不可久以喻周之不可圖存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人心至此慘於萇楚阿儺之感矣牂羊身瘠而首大則陸產窮矣罶中無魚而有星則水產竭矣人以得食為幸而不望飽則凶荒饑饉洊至矣天下將亂必先之以饑饉而後兵戈隨之此詩人所為深憂也三星在罶寫景奇甚人食鮮飽二語酸鼻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言有棧者乃車之狀也○此久役而自傷也其情哀其詞促周室至此無復可為矣故曰刺也何草不黃荒涼之世無不死之草也無日不行無人不將民力盡矣草青則茂黃則枯玄則死無草不玄黃變為玄也無室曰矜何人不矜言征夫有室亦如無室是天下無不矜之人也民之所以有生者以其有室家之樂耳今皆棄其室家是先王以民視民今則同於草芥而匪民也猶是民也而獨為匪民是可哀也兕虎所以在曠野者其性適也民非兕虎也而率彼曠野傷其性矣芃尾長貌芃狐在幽草猶有樂時征役在周道曾無休息此反興之詞也

詩觸卷四終

詩觸卷五

大雅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楨築牆所立之兩木也亦曰翰亦曰榦榦今人誤寫作幹朱子曰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謂之夜乂橫曰楨直曰榦祼古灌字通用王正祼后亞祼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灌謂

以圭賛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也黼黻
於裳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黼商與周同
冔則商冠之制也夏曰收商曰冔周曰冕○周公以
此詩戒成王其大意不過法文王而巳法文王法其
敬也文以其敬受命子孫亦法文之敬以配命中間
監殷一段乃就法文王中生出議論波瀾非既法文
王又監於殷也故通篇以儀刑文王為主儀刑文王
即所以配命命者天人之通也○首章文王在上寫
聽之至如在其上也衆人汩沒於嗜慾情識之間故
其死也幽而在地聖人清明在躬故其死也昭而在
天在地則為鬼在天則為神神之昭德之顯也德不
能與天為一神之漸滅也久矣今曰於昭德豈不顯
不顯所以深嘆其顯不時所以深嘆其時也若謂周
之受命則新於文王矣有周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時
乎試觀文王之神今且安在乎一升一降無不在上
帝之左右此其所以於昭于天也蓋略言之則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詞已畢矣然
臣于揄揚之意則祇祠而無已故復以德之顯申言
其昭而以命之時申言其新又以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申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蓋就前意而反覆永冀
之也二章亹亹猶勉勉也文王之德勤而無怠非有
所危而若有所危名從貴生故亹亹不已而令闇亦
不已也陳錫哉周毛鄭皆云哉與載同猶言始也謂
數思惠以造始周國也朱註云哉語詞謂上帝數錫
於周也似毛解於文理頗順侯維也本譬嫡支譬庶
維文王孫子則其本百世為天子其支百世為諸侯
大夫且非特文王孫子也凡周之臣子其德亦光明
俊偉豈不顯乎其亦世也保世滋大與國匹休凡此
皆文王德澤之遠而令聞不已之驗也三章承上章
言周士傳世甚顯而其謀猷翼翼以恭敬也美哉此
多士生此文王之國亦惟文王之國乃克生此多士
蓋雖上天之保佑而賓王化之薰陶則信乎足以為

周之楨榦矣多士由文王以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
士以寧猶粟為農夫所植而農夫得粟以為食豐為
桑女所飼而桑女得蠶以為衣自然之報也四章穆
穆言敬德之深遠也文王敬無可擬似故以穆穆想
像之而已穆穆深遠此明體也凡人息則必昏敬則
必明緝熙者貞明也貞明之體原無間斷非有以緝
之而若有以緝之緝熙則其無不敬可知也敬息者
天命去來之本商周廢興之機也故又言天命集矣
試觀有商孫于其數甚衆然上帝天命既集則盛德
不可為衆而皆維服于周矣維服于周此武王後事
也當文王時猶方伯也濯三分有二亦就人心何背
言之耳當時有商孫于豈遷臣周蓋周公歸美先德
故就成王時助祭所見者而推其受命之本言之也
五章天命靡常一句最為警惕靡常者善則就而惡
則去也膺容貌之美斂應事之拔也三恪皆以容禮
遇之故服其黼冔猶用商之衣冠夫以商之孫子服

商之服以奉周之祭天命靡常最可念也故呼成王
之蓋臣而告之曰汝其無念爾祖乎無念者念也戒
王而反於王之蓋臣乃所以深於戒王也六章修應
者念祖之實事也修德則合於天命矣永言若心與
口常相念也自求多福求其在我而不必求之天也
求福在我則不獨天無權即祖宗亦無權矣不觀殷
之宛乎當其未喪亦曾克配上帝矣我周今日之盛
猶殷先王之盛也故曰宜監于殷峻命不易不易即
所謂靡常也七章言既知命之不易則當思所以永
命者無使天命遏于爾躬而止也宣昭義問所以布
善譽也古人論名必與實俱故宣昭義問亦所以修
德也有虞殷自天謂受殷廢與之事於天也然欲度
天命而上天之事杳無聲臭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即天也但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亦如其信文
王矣天命與人心不遠故
言乎萬邦則配命可知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註曰造舟比船為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并兩船特舟單船騵馬白腹曰騵檀弓曰戎事乘騵蓋因武王所乘遂為常法也○此亦周公作以戒成王前敘文王之德後及武王伐商之事以見天命之不易集而祖宗得天下非苟然也全詩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為一篇之要領以後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君臣皆盛德之所湊集節節與明明赫赫二句相聯絡然其彙繫則往文武二人而武王之功又必本之文王蓋善必歸

親亦武王志也故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首章泛言天人之道也明明者明而又明也明在下君之德光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靈爽不可褻也在下在上此天人相與之際也赫赫則可信矣所以難信者善則就而惡則去耳惟其難信此維王為獨不易蓋安危禍福惟王獨重所以不易也觀紂所居天位也所繫正適也亦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有使之不得挾四方者也所以使之者天也威神在天則天于雖天位正適至於天而天子失其尊矣二章言天天生聖母以產文王也天之生聖人不偶為聖人之母亦自不偶故凡稱聖人必本其所自出猶生民言后稷而追及姜嫄長發言契而追及有娀也曰仲任者從其父母言之曰嬪從其夫言之曰大任則從其子言之若曰此摯君之中女王季之元配而文王之生母也乃及王季猶言乃與王季維德之行猶言一維德是行也但言大任之德而王季之德

雖略舉而自見此作者錯綜變化之妙也三章言天人交與文王也敬者德之與也敬之至者其德愈太而心愈小故能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昭明也敬以昭為體故言敬止則曰緝熙言小心則曰昭事也天人相感皆一志之所通也故帝曰予懷明德而此曰聿懷多福聿懷多福未嘗有心於邀福也小心翼翼而已小心翼翼而福自集則非有以邀之而若有以懷之也厥德不同者敬之所為也一有不敬同莫大焉不同之德未嘗有心於方國而方國自我受之夫豈偶然哉四章言天又生淑德為文王配也天之赫赫在上則其監在下矣有命既集者商將為周也天有所厥必有所與非監觀之久豈易集乎不言方集而言既集者謂當文王時天意已決矣故於其初年而默定其配洽陽渭涘大邦有子皆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大邦莘國也大邦氣勢所在其靈鍾焉所謂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者也五章文王親迎也俔譬也言

大姒之德與天伯仲譬天之妹也古人用語巧不累理如帝王曰天子賢士曰天民黄帝稱廣成曰天師則雖謂賢女為天妹亦可也文定厥祥親迎之始事也親迎于渭納采之終事也親迎之時比舟為梁昭示後人欲皆禮也蓋殷時未為此制文王始之後遂為沿禮也不顯其光德輝著而發祥也遠也六章大姒生武王也纘謂大任在前大姒在後也篤謂文王開之武王承之也保護也右助也變和也謂順天人之所欲也師克在和天人之間微有慹德則戾氣應之害氣乘之矣安得為變伐乎七章八章終言變伐大商之事也如林言徒衆而不為用也如林之衆外實而內靈三千之旅貌赢而氣盛故曰維予侯興末二句說為衆勉武王之詞以見伐商之役武王所以奉天而無私也當陳師牧野之時而較强弱計利害則王心疑矣故衆勉之曰王奉天討上帝臨之豈可懷疑以貳其心哉蓋衆情如此天意可知矣牧野洋洋以下歷指周師之盛蓋人心所屬即氣燄之所在不以形勢之强弱論也凉佐也或曰嚴肅之意變伐以德言肆伐以威言德與威合所以為王師也會朝會師之朝甲子昧爽也當癸亥之夕猶陰霾之蔽日也會甲子昧爽一戰之後則穢濁洗而四海清明矣會朝清明言不崇朝而清明猶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蓋其神速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瓜蔓生大曰瓜小曰瓞毛云瓞瓝也蓋小瓜在枝間也朱子云瓜之近本初生者必小至末而後大也蓋瓜之大始於瓞比周之盛始於甚微也陶窑竈也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複也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蓋古者窑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造但累土為之謂之複其土之高者則鑿為穴皆如陶然堇烏頭也烏頭與附子同根似烏烏之頭蜀人謂之堇草契即所謂楚焞也楚荊也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既然執之以灼龜也言周之原地肥美其所生菜雖苦如堇荼亦甘如飴也司空掌營國邑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故首名之司徒掌徒役之事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數故次名之朱子曰國都如井田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其中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五版為堵古人以牆為壁故多言版築之事鼛皋同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以鼛鼓役事皋

者緩也蓋上之役下以仁欲其綫而弗急故以臯鼓節之下之事上以義欲其速而有成故雖節之而不能止也故曰鼛鼓弗勝考索隱天子五門臯門宮室之郭門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門其庫門者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宮室之正門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然書又育之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畢別名也爾雅又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則庫雉路是也朱子謂大王初作臯應二門後粤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築土以為壙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不曰冢土大王立周社武王遂通立周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柞一曰櫟棫一曰白桵實如耳瑞紫赤可咲二木皆叢生而有剌○前詩述文王而追美王季太任此則復歸本於大王也然詩中大意與七月同去月陳稼穡艱難以見祖宗之急於民事此詩陳朔遂

艱難以見祖宗之篤於三業一則居豳時事一則遷岐後事也其致大王獨詳則欲成王知周室起家於徵歷盡險阻由陶復陶穴而遷岐而服昆夷與化虞苟此緜辭瓜瓞一語所以該通篇之喻也末章突出疏附後先奔走禦侮四句作結與前意似不相蒙而語實相接作法奇甚歐陽永叔曰此篇初誦大王遷岐還岐後乃曰文王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家聯終知永叔此語者可與讀此詩相○首章原居豳之始也公劉以前周甚徵弱故以瓜瓞為喻而緜緜則不絕之義也國語云我先君不窟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窟奔竄於瓞民幾無生至公劉而始居焉故大全劉氏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蓋周室徹而復張猶之初生也言大王而及公劉之自土沮漆見氣勢以漸而開也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二語蓋為下文築室作廟臯門應門張本然

七月之詩曰上入執宮功曰亟其乘屋豈必皆在窑竈土室之中或者地近戎狄則板屋陶穴民間風俗居半有二章由豳遷岐也來朝走馬三句見大王避狄遷岐持相地卜宅精神營策奕奕動人雖倉遼之中塈而且暇不為苟且此其所以開岐周無窮之業也爰及二句鄭康成云與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智也然則大姜內助之功已在大任大然之先矣三章定宅也地之美者徵於草木故董荼之苦者皆美蓋王氣所集也始謀之己既謀之人繼則謀之龜先人事後卜茲則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四章定民居授田畝也乃者始事之詞慰者慰其勞也止者予以安也若分布其居於左右也疆理所見信南山篇宣者導其滿洫畝者易其田疇也於是自西水滸而往東凡闢國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為也矣還都大事今田居雖改而丘甸如故人情晏然貢務肅舉此所以為興王也五章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也俾立室家該宗廟門社而言也其繩則直以下則揆其基址向背縮以直之築其垣墉版以載之而所先者則宗廟也故曰作廟翼翼六章治宮室也上章引縮束版非特作廟之事特先於作廟定其規模此章治宮室特就求版者詳之故竟言築堵不復及引繩束版猶作躬不言捄度削築也陾陾盛土之人衆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登登杵聲應也馮馮牆聲堅也陾陾寫其狀薨薨登登馮馮寫其聲不言築牆而築牆之事究然目前如聞如見矣削屢者在脫版之後削其重已也牆肥則聲輕牆堅則聲重今其聲焉馮焉則築者用力之學可知矣此向循詩人精於祭物之語足補考工所未蒲者鼛鼓邦勝如當食時則擊鼓當息時則鼛鼓今民自競勸鼓章如弗能勝於此寫出人心樂事之狀尤為入徵七聲作門社也門社皆曰乃立者明始建也戎醜攸行則將然之事謂他日舉大事則舉宜祭於此蓋兵凶戰危祭社以求

福宜故謂之宜祭也二門建而大社立大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岐周此時勃興之勢固已咄咄逼人矣八章服昆夷也不殄不隕就大王言之柞棫以下則通夫王王季文王三世而言之謂其初雖有昆夷未服之溫而不墜其替其後祖孫相承積功累仁則昆夷不期服而自服矣蓋周室屈伸顯晦之機如此然言大王未畢驀漫文王珠絲馬蹄妙在無痕中間晴補王季草蛇灰線妙在不露岐周漸盛生齒漸繁他人累言不盡者此則罕譬而喻但從木拔道通輕輕寫出其辭簡而意已盡喪罪之甚不顧奔突故駾奔突之甚張口喘息故喙維其喙矣則不暇他誅惟有喙而已刻畫入微九章文王受命之事也質成者聽得其平則無爭也蹶生若勃然奮出政與首章初生意映帶生情且以終爪駛之喻殊覺焉冷有味矛者詩人自稱也蓋詩人見王業非一時驟興亦非一人獨建也故自念之曰文王所以繼大王而起者固有由

然蓋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力也得此一結不獨作全篇之波瀾且足補前詩所未及而於勸戒成王之意亦無滲漏且意含不盡若結外更有無窮議論妙甚疏附者導下親上使疏者皆附也先後者引君當道導先而相後也奔走者傳宣君德使人歸趨之也禦侮者折衝之材也此所謂文王四友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棫小木叢生有刺材理全白直理易破可為犢牛輻又可為矛戟矜樸謂根枝相

附而生也槱積以待其乾而用之蓋薪之用於今日槱之用於他日也璋瓚也半圭曰璋蓋王執圭瓚以行正祼諸士各執璋瓚以助亞祼也綱紀鄭云以綱呂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顯達曰綱者綱之大繩舉綱為張綱之具故曰張之為紀綱者別理絲縷故曰理之為紀○文王能官人此其所以得人也首三章言得人後二章言文王能作之又能以綱之紀之此則官人之方而左右所以趣也○首章以山木茂盛興賢人衆多也辟王謂文王濟濟敬容也趣趨也左右趨之兼指髦士六師而言然非髦士六師所能盡也二章三章國之大事在於祀戎故以二者言之奉璋助祭也峩峩則奉璋時盛壯之容也髦士攸宜美其無所不宜也言涇舟舉嘗時所見以為興也文王未有六師言六師者後入追美之辭耳六師及之者言汲汲恐後不[illegible]戒命而至也蓋偶舉此二事以見其得人之盛非[illegible][illegible]此二事得人也四章雲漢

亘古倬然其為章于天非一日文王自少至老以鼓舞賢才者非一人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興者作之之謂也然則文王作人之盛自豪傑而凡民無不勃然而興者由其壽考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五章金玉質也追琢文也金玉自然之質質之至者文亦至焉追之琢之即成章矣以興文王之德之純勉勉不已即綱紀四方矣四方者文王精神之所在也精神無在而無所不在綱以總之而在焉紀以理之而亦在焉蓋聖人之與四方猶一身惟其精神無所不在故其筋絡毛髮屬之皆靈牽之皆動然則綱紀四方者乃聖人之筋絡毛髮所以觸之而靈牽之而動者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序曰受祖也○楛似荊而赤禹貢所謂惟箘簵楛是也榛可充籩楛可為矢玉瓚圭瓚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朱為中央形如槃容五升口徑八寸孔氏曰瓚如勺為槃為盛之故形如槃也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鬯酌而祼之其酒黄色在器流動故曰黄流按秬黑黍一稃二米鬱、金草也其草似蘭體銳圓似蟬色黄似金煮以合鬯所以灌也本草云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五月間采之卽香遠方鬱人所貢也產鬱林郡中及蜀地鬯沖氣也周人尚臭以鬱草

芬芳條暢故謂之鬯也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蓂莢起秬鬯出此之謂也○此詩續序云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蓋以君子指大王王季也紫陽謂此詠歌文王之德是又以君子指文王也若以受祖言則文王亦受祖也但漢儒之說未必無據耳至詩皆從君子德福之相因者反覆而贊歎之而豈弟則其所以為德也人世福祿皆樂易之氣所凝故豈弟君子每章及之○首章言受祿以德也培塿所以不產松柏者其氣薄也旱山之足則草木所以望澤者莫不資其深厚矣豈弟樂易祿必集焉君子豈以豈弟干祿哉但自詩人言之則見以為干祿之道莫宜於是焉耳若曰彼所致福者非他乃豈弟也語以拘而愈靈句以縮而愈深意以折而愈合今人無此筆力矣次章言德福以類應也金罍不陳濁醪而黄流必注圭瓚此福祿所以必降於豈弟也降者不期然而至若從天而

降也三章言君子一致福不自一身而止又能錫福於人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昌其邦也鳶魚各適其性而已其飛其躍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然則豈弟君于何不作人乎蓋君子在上使人自鼓自舞勃然興感而不知誰之為之者猶鳶魚之不自已於飛躍也四章五章言德盛者神歆以咏歎豈弟之必獲福也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矣非藉牲酒以致之而牲酒皆德馨所薦也此章不言豈弟而豈弟之意在焉又言木茂者人之所燎德盛者神之所慰也豈弟君子豈欲得為善之利哉以其為神所慰勞自應乎以為善之利耳六章原其致福之本也福莫大於子孫故以葛藟延蔓於條枚其茂盛喻子孫依緣先德而昌熾也夫豈有覬覦僥倖而致福哉一有覬覦僥倖之心卽為回邪矣求福不回與干祿豈弟句呼應表記引此詩而言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功又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可以得求福不回之義矣故

大明之詩之言文王也亦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序曰文王之所以聖也○孔頴達曰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者尊稱也武王妃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又曰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

於書者耳然亦可見其多故曰百斯男○首章言文王之聖本於大任而成於大姒也思語詞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能媚愛於大姜以盡婦道而大姒又能嗣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享言大任者蓋王季之德人所易見故稱文王而及其母妻以見天之生聖人非偶而成之者非一端也二章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國家也承上言惟文王之聖非偶故格先公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舉此二者而幽明該矣然上言大姒嗣徽音此云刑于寡妻者見大姒雖有內助之力然儀刑之者則文王也御治也刑法也謂肅以濟其愛也陳止齋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為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於巽也三章推而進之見文王所以事神齊家者和且敬也雝雝和也刑疑於肅雝雝在宮以肅為和和之至也肅肅敬也惠疑於和肅肅在廟以惠為肅肅之至也蓋文王之和且敬無事

不有無射不然非有所作而數也我之自處雖不可見而其戒慎則常若有赫然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而其操存則常若有守而勿失者所謂文王也德之純也四章言文王之聖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也戎疾大難也大難之來聖人所不能免文王雖不殄之使無而光大之德終無瑕玷所謂樂天者也且其性與天合有所聞固為法矣卽無所前聞而亦未嘗不合於法焉不必學古始獲也有諫者固相入矣卽無諫之者而亦自入於道焉不必從諫乃聖也五章言文王之化及於天下也此與前章凡而言肆者皆指其刻而言古之人指文王也譽聲望髦俊乂也天下之成人小子皆賴文王以有成由文王徒盛無厭故天下之士磐起而才俊如此也樸棫旱麓兩言遐不作人此詩言譽髦斯士兄聖之所以為聖必以造就人才為量也然則雲漢為章于古常在鳶戾魚躍天機流行卽所謂古之人無數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

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序曰美周也○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孔穎達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灌木叢生者也栵木行生者也毛傳曰栵栭也江東呼小栗為栭即茅栗也檉河柳也今河邊小楊赤莖者是也陸氏曰一名雨師松葉似松椐櫃也陸氏曰節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檿山桑也柘木裏有文可旋為器檿柘二木其葉皆可飼蠶又可為弓幹稗雅云桑賓曰甚柘賓曰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考工記曰弓

人取材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故弓材莫良於檿柘也毛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皆攻城之具墉城也馘割耳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也馘箋云訊言也執所得生者而訊問以言也類禡皆師祭也毛傳曰在內曰類在外曰禡禮曰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蓋將出師則類祭上帝至所征之地而禡祭黃帝蚩尤始造軍法者也○此章序云美周也而續序則云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最得詩人立言之意蓋此詩言文王受命皆天也天視四方求可以代殷者莫如文王然文之受命自大王王季時已先定矣緜緜章追述王業本於大王而因及文王其言文王者意在大王不在文王也但言大王則無波瀾故必以文王為餘興此詩言天命之集成始於文王而首及大王王季其言大王王季者意在文王不存大王王季也但言文王則無曲折

故必以大王王季為步驟今觀此詩一二章言大王以為文王之業肇於大王也三四章言王季以為文王之業受於王季也五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伐密伐崇非伐殷之事而代殷之漸也蓋周家氣燄至此漸張聲靈至此漸震矣若是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善言天者言其將然不言其已然故言文王而不及武王以代殷者已然之天伐密伐崇者將然之天也已然者隆盛而易狃將然者隱伏而難窺周公陳天命以戒成王亦言其將然者而已矣雖不言武王然奄有四方施于孫子未嘗無武王也故全詩以求民之莫一句為主下文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謂文王皆帝之所以求莫也惟求莫故西顧而使大王興惟求莫故作邦作對而使泰伯逃王季立其興大王逃大伯而立王季者皆所以生文王也文王生而求莫之天慰矣故遂言伐密伐崇以足上帝求莫之意然求莫之意非一時一言所盡詩人特

畱伐殷一段以為武王地使後人於伐崇伐密外得之且以為今日之事固不待揚厲而自見也○首章言大矣上帝臨下甚明監視天下但求可以安定斯民者與之而已如彼夏商二國所行之政既不得其莫民之心矣則於四方之國求之謀之苟上帝所欲致之以莫民者則增大其規模乃眷顧於西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其中曰究曰度看得天似有心曰者曰憎看得天似有情曰乃眷西顧看得天以有眼蓋惟其無心故當以莫民為心惟其無情故常以莫民為情惟其無眼故當以耆顧有德者為眼也程于曰耆致也猶言取亡如耆定爾功之耆孔氏曰言二國者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輔慶源曰式廓猶言規模式猶式樣廓猶匡廓也二章承此維與宅言之作之屏之因其死斃而去之也修之平之因其叢列而治之也檉椐凡材也則啓辟以除之檿柘良

木也則撮剔以理之蓋由豳遷岐於險阻無人之地特立開闢即此一事而精神震動已為荒岐開生面矣此豈循人事蓋亦有天意焉故大王之遷岐也非大王遷之實帝遷之也帝謂求民之莫故遷此明德之君使昆夷奔鼠滿路且又為之立大姜以配之既有明德又得內助夫是以受命堅固也命者上帝與宅之命所以篤生王季文王也三章帝省其山四字咫尺帝座目光炯烱寫來動人蓋木拔道通開國精神見端於此非有以省之而若有以省之也既作之邦又作之對天意揀擇詳慎如此此所謂求莫也作對雖未言文王而意實在文王蓋大伯之賢非不可對此邦然在求莫之意則更有所屬自大伯王季猶言自生此兩賢時而周室已屬之王季矣蓋使但生王季亦自尋常無奇惟既生大伯又生王季又生文王顛倒錯綜而後天心始見天若巧生大伯之賢以成王季天若巧就大伯之讓以畀文王他人之讓及

身而止惟大伯因讓國而讓天下因讓王季而讓文王此其間蓋有莫之為而為者故曰帝也維此王季一段委曲斡旋善於立言蓋孝友之道不可偽為可讓則讓可受則受因心而生非作而致也即使大伯未讓而王季之友如是及大伯既讓而王季之友亦如是故曰因心也下武之言武王曰孝思維則此詩之言王季曰因心則友蓋孝之所以無窮者思也友之所以無方者心也孝友之道一端而孝友之心與思則非一端而止也文王以服事為孝而武王以有天下為孝其不盡出於服事者武王之孝思所以無窮也大伯以能讓為友而王季以能愛為友其不盡出於讓者此王季之因心所以無方也惟因心則大初無形迹疑忌是不違天命不墜祖業蓋不獨篤慶於國而且錫光於兄矣設使大伯為季札而王季為吳際闔廬雖骨肉交爭不拎延陵之光然已足以薄句吳靈長之慶即使大伯為伯夷而王季為叔齊兄

弟交讓壘胎之慶未墜而父命之尊天倫之重而人分而任之伯夷亦不得獨有其光矣故處王季之時有心避嫌反不為篤慶錫光惟因心則友乃所為篤慶錫光也惟其如是是以受天祿而無失至於子孫遂奄四方而有之也奄有四方是文王以後事然大伯宜立而不立以與王季文王宜為而不為以待武王此皆所謂至德者此意又當於言外見之四章帝度其心猶言天牖其心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朱豐城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大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此語透甚貊清靜也德音本自清靜而曰貊其德音者歸其功於天也克明能察事之是非克類能辨人之善否克長以教人而言克君以治人而言故左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惠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蓋能為人長能為人君故王此大邦而能慈順親比其民也頌王季未畢忽以比於文王接去如長蛇渡水伸屈生動

而不可捉摸其德靡悔猶言無復餘憾也凡德歉淵多悔德盛則靡悔言王季之德傳至文王而愈盛是以受帝之祉而施于孫子也施於孫子與上奄有四方暗伏武王妙在無痕五章帝謂文王一節皆設為帝語也天何言哉誰為聽聞兩無然字天語諄諄焉得上帝頭類欲動奇甚妙甚畔背畔也援攀援也歆羨謂動於欲也誕大也凡伐人若一有畔援歆羨則功名之念盛而貪贖之事生無此二病乃可登岸利欲溺人如沉波如伏淳登岸則免矣所謂登岸者蓋以涉水為喻也惟王者無欲然後可以伐不順如身登於岸而後可以拯人之溺是以容人違命侵阮至共於是赫然以過其宗以厚周福而答天下皆此無畔援歆羨之心為之所謂至公而無私也六章依其在京謂文王未親戎事安然在周之京也文王在京而所盜之旅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進兵以侵密孟彼入我地而興之曰遏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阮密隣

境故既過之又進而伐之也其曰我者據後得而言故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所陳之陵即為我陵即為我阿所飲之泉即為我泉即為我池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者蓋其氣欲所攝如此所謂德威也於是相其鮮原而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且其所作新邑居岐山之前在渭水之側去舊都不甚相遠遂為萬國之所向而為下民之君也鄭箋云度鮮原者作豐也後竟從於豐焉孔疏則據汲冢周書謂文王徙宅於程紫陽從之未知孰是姑兩存以備考七章凡兩舉帝謂文王往復覼縷妙甚天無口而謂天無心而懷天無形聲彼此而曰予曰爾皆詩人點綴之奇也明德即帝則也以其在人則為明德耳不大聲以色不暴著於聲色也夏革之義亦然故呂東萊曰聲色謂聲音與笑貌夏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節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蓋凡聲色夏革皆知識也不識不知不作聰明而合於天道

自然之則此則明德之實也怨偶曰仇凡為暴亂於天下者皆我之仇也紫陽以崇侯譖文王為仇似不廣大同方文王之與國也文王為方伯故得率連帥之與國以伐崇鈎援臨衝攻城之具曰以曰與皆出自天語者見文王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文王無所與焉者也八章伐崇之事開閑徐綏如云意思安閑如不欲戰也茀茀強盛有必勝之勢也言言高大屹屹堅壯以寫其驕悍負固之狀也執訊攸馘示威而已不妄殺也類於帝彰天討也禡于所征之地遵舊章也致之附之所以寬崇民也伐者聲罪而不暴也肆縱兵而不掠也絕殄其世而已不覆其宗也忽滅其國而已不及於衆也夫始之綏攻而致附宜於名侮矣而四方乃以無侮及其絕攻而伐肆絕忽也宜於致拂矣而四方乃以無拂此則王者之師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序曰民始附也○虡植木以懸鐘磬也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直者曰虡橫者曰栒於栒之上加大板為業而業上刻如鋸齒以彩色畫之以懸鐘磬其色樅樅然為樅又謂之崇牙賁大鼓也列東序鏞大鐘也列西序論倫理也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者曰於論於樂於嘆詞也辟壁也廱澤也謂水旋丘如璧體圓而內有孔故此水之圓如璧也辟廱天子之學即澤宮也鼉長一丈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欲雨則鳴故以犯識風以鼉識雨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江淮間

謂之鼉更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其皮堅厚取以冒鼓埤雅曰鼉鼓者非獨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毛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凡詩皆使矇瞍為之奏公矇瞍以奏樂為公事也樂作必先擊鼓故聞鼓聲而知其更端奏樂也○此皆周民樂文王之語詩人檃括之而成章耳呂東萊謂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然孔穎達云辟廱與三靈同處想當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文王登臺而在囿觀沼因而幸學其民因所見而樂之詩人因所聞而紀之耳首章毛氏云神之精明者曰靈以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也蓋民稱文王之臺如此後世遂仍其名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則稱觀臺也作臺以望氛祲察災祥因以為遊觀之樂焉當時文王築臺之初民即樂而成之至於上惜其力下忘其勞蓋其君民相與之情如

此次章言臺成則囿沼皆成矣因而遊焉鹿適其性鳥樂其天魚忘於水蓋即物類之樂而文王之樂可知已三章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也古之教者不廢樂凡釋奠於先師必有合樂之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所絃誦者皆樂章也而大射亦先作樂於辟廱蓋有周盛時人主與賢士大夫甚親卽一遊宴而俊鼉僃焉樂固學宮之所常肄故敘臺池鳥獸而遂作樂於辟廱也於論鼓鐘二語換章疊用蓋當時咏嘆不盡之詞以見文王之樂未艾而民之樂其樂又可知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序曰繼文也口此詩序言繼文也武王能繼文王則有以纘三后而示子孫矣凡稱人之善必上及其父祖故稱武而本之文稱繼文而本之三后謂其所從來者遠也首章言武王配京也下武武王也下字不必强解闕疑可也哲王卽三后以武王追王故皆謂之王也配對也一代興土之業非人所造周家世有哲王其精神上與天合是以武王繼之實能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此王業所由成也二章以世德作求為配京之事也作求作而求以繼之也世德在三后而作求在武王所謂述而兼作守而能創常而能變也有世德而無以求世德[illegible]隤墜也久矣惟武王作求故能長言配于天命而成王者之信也興王以信為本但使天下有以信我則王業從此成矣三章言武王所以作式者以孝也能成王者之業故下土無不式之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故式之也則卽式也孝而曰思所謂世德作求孔子所以稱達孝也四章言人之應武王者以孝思也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者以孝為順德之至武王主其感則下必有應焉者也故後申之以永言孝思而又嘆之曰昭哉其嗣先人之事也昭哉謂其正大光明無慙德也五六章皆言其裕後也承上言武王既明嗣服如此矣於是來許之繩祖武者亦如武之求世德而永孝思將子孫萬年受天之祜不獨一二世而已也而又言子孫既受天之祜則四方皆來朝賀亦如武之媚兹焉則雖千萬年而其佐助我周如一日也蓋惟武王善繼善迹以配三后則後之子孫亦必善繼善述以配武王則祝頌之詞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序曰繼伐也○芑草名毛氏以采芑為萊糜芑為穀豐芑為草臨川王氏皆以為穀○此章前四章文王伐崇遷豐之事後四章武王有天下遷鎬之事也然言文王而曰武功言武王而曰辟廱又曰無思不服蓋言文王非不足於武而武王非不足於文又以見文王為其難而武王為其易故序曰繼伐也首章言文王之有令聞也蓋文王之道求所以安民而觀其成功焉爾觀成者文王所以急於求寧也成功必由於征伐征伐以安民為心則征伐之心卽視民如傷之心也此文王所以克君哉烝君也二章言文王受天之命而有此征伐之功征伐之功雖不止於崇而伐崇為大伐密作程伐崇作豐周勢漸大程邑不足以容故作豐也伐崇而作邑於豐既以救民之暴又以立國之基此其所以克君哉三章築城伊減謂城因舊溝不暇新刱也作豐伊匹謂邑稱其城不暇俟大也武功甫定城邑遽作文王豈急於成己之欲哉特以先世以來皆以安民為孝欲追而及之耳文王適追來孝在於伐崇武王孝思維則在於伐殷故曰達孝也王者追稱也后者本稱也四章公功也翰榦也文王之功所以濯濯昭著者以其築豐之垣而四方同倚為楨榦也蓋豐垣之帶礪有象而維榦之人心無象以無象之勢同於有象之勢此其所以為王后也五章以下言武王之事也見豐水東注於河則知禹之為萬世之功以水勢皆朝宗於東也見四方之同歸於周而知武王為天下之君以人心皆効順於周也皇大也武王有天下故大也六章鎬京者武王所營也武王既王朝貢輻輳豐邑又不足以容之故又營鎬也建國君民以立學為先故遷鎬而辟廱成焉四方之服武王非一日矣至辟廱成而入人愈深故曰無思不服也七章考卜維王所謂朕志先定也志定而卜所以定衆志也惟龜能正其決惟武王能成其事鎬京不拔之基豈偶然哉八章鎬京在豐水之下去豐邑二十五里故此章與五章言鎬必及豐且以見文武之業相因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武王豈不以澤及子孫為事乎詒謀雖不止於遷鎬然遷鎬亦其事也孫者無窮之稱也謀及其孫則其謀遠矣燕安也翼敬也翼子指成王也惟敬能安故不翼亦不燕此則戒成王之微意也王者為天下甚重而其自為也輕故謀及子孫所以為萬世之天下慮也漢武帝云吾居其勞而以逸遺汝似亦此意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序曰尊祖也○禋祀敬祀也弗無子求有子也弗之為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高禖以祓除無子之疾也玄鳥至之日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蓋燕以春分來其來主為孚乳故以為祀高禖之候祭以大牢者尊以禮也祀以南郊者重其事也禮天子所御者尊顯之也授以弓矢者生男之祥也也古所謂立高禖者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之至高辛之世有吞卵之事故改為高媒從高辛也變媒為禖者神之也但按帝嚳高辛氏元妃有邰氏之女曰

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有娀氏女曰簡狄祈於高媒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則是高辛三子一感神跡一感赤龍一吞鳥卵豈不荒誕也哉故蘇明允曰毛公之傳詩也以乩鳥降為祀高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玄箋而後有履巨人跡及吞燕卵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史之說起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也而楊用修亦曰月令玄鳥至是月祀於高媒以祈子意者姜嫄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祈子有驗故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此辨足以破惑矣然史遷巨人鳥卵之說相沿已舊而朱子謂稷契皆天所生非可以常理論之穎濱謂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且置之巷平林未有父母而忍殺其子者故後儒以為無人道而生子父母以為不祥而棄之是或一道也姑並

存之達小羊本草云物類中惟羊最易產荏菽大豆也毛傳云荏菽戎也按戎菽一曰大豆麻大麻者古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如蕡自漢張騫自大宛得油麻種來一名脂麻一名巨勝又曰胡麻以別於中國之大麻也麥有大小不同小曰來大曰牟黍之黑者曰秬一稃二葉曰秠赤粱粟曰穈白粱粟曰芑蕭蒿也脂胖膋也取蕭與脾膋合燒之使臭達牆屋也爇牡羊也祭祀不用牝也軷祭行道之神也封土為山祭之以牲既祭則以車轢其山而後去之木豆以薦菹醢瓦登以薦大羹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湆音泣肉汁也○此詩原周所以尊后稷以配天者以其道足以相天故曰有相之道而序曰尊祖也首章原后稷始生也厥初生民謂始生周民者姜嫄也有后稷則有周矣故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也履帝武敏毛鄭亙有同異紫陽翊武迹敏拇介大也見大人迹而履其拇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蓋介即武敏而止即履也其說特因鄭語而斟酌之耳孔氏曰左傳邑姜方震后緡方震皆謂有身也夙肅也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敬慎也末二句猶言及其生育是惟后稷所以竟生民維何之語也次章言生后稷之易有異於人也生而母不坼副則自無菑害矣此即所謂以赫厥靈者也上帝不寧以下則詩人追擬姜嫄禋祀之意寧康皆安也謂上帝豈不安享其祀乎而使我居然生子乎居然猶言易也蓋既生之時私揣天意有如此也三章述后稷生而見棄有以異於人也前章既以不坼副而信上帝之寧康矣今復見棄者以其無人道而生雖父母之信有時不勝其疑也腓字者足不踐兒以腓同護而過如相字愛也會伐平林者伐木者偶然而至也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防寒氣逼兒身也鳥去則人至矣人去則鳥至矣鳥去則呱不去不呱凡此偶然者皆天

也天之所生即父母不能殺之此其所以異也其對
覃訏而滿路亦見其稟受獨異於人也四章言后稷
自幼而好種植也岐者魁梧嶷者峻發也猶云嶄然見
頭角也以就口食毛云能自就食謂六七歲時蓋又
在匍匐之後矣此時已有種植之志則天性也此時
之種植而旆旆穟穟幪幪唪唪則已異於夫人之種
植矣凡此皆天也五章言后稷以穡事而受封也穡
者先人之事但以其始於后稷則為后稷之穡也有
相之道代天而開粒食之教是相天也蓋上帝生稷
與后稷配帝之原皆在此矣茀除也王介甫云草盛
則茀故治草亦謂之茀也除草以種穀土爰稼穡黄
土色也故五穀之生多黄黄而且茂則嘉穀也方苞
種褎皆言苗也發秀皆言秀也堅好穎栗皆言實也
所以歷言之者見穡事之難非造次可成凡經多遂
歷多候乃可穡也穡者稼之終事故言穡不言稼也
后稷所以相天者不恃天而恃人故自苗而秀而實
皆別其類而課其功所相者天而相天之道則盡夫
人而已故曰有相之道也即有邰家室蓋就母家而
封之不特以起后稷粒食之功即姜嫄亦自是廟食
無窮矣六章言種穀供祀皆稷之教也秬秠可為酒
醴糜芑可供粢盛皆嘉種也是數種者世皆有之惟
后稷能植之雖謂天降之種可也昔者魏文侯問於
子順曰寡人聞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信然
對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
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也后稷播種之
類不止於四者獨言四者以其可供祭祀故謂之嘉
種且酒醴不止秬秠粢盛不止糜芑言秬秠者以其
色黑一稃二米從其異者貴之也言糜芑者北方多
黄黍糜赤粱芑白粱從其少者貴之也恆之四句皆
民為之以供祭祀者糜芑亦有穫畝秬秠亦有任負
此則文錯言之而並見也以歸肇祀者后稷得國而
主宗廟羣神之祀則民亦以此為祀先祀神之禮矣

七章后稷祭祀之事也春揄歛蹂為饎事也謀惟吉
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燔烈獻尸事也軷者舉
五祀之一以例其餘也農事所以供祭祀而祭祀亦
以為農事既為農事而舉則亦以農事而迭舉故上
章曰以歸肇祀此曰以興嗣歲今歲所肇之祀來歲
嗣之是為後來無窮之祀也八章言尊稷配天之事
也祀天用木豆陶器質也香升而帝已歆格天之速
如是是豈但薦臭之得其時哉蓋自后稷肇祀以來
天心眷之久矣子孫罔敢隕越至於今日得以郊天
蓋惟稷配天惟天眷稷南郊之祭尊祖敬天所由然
也鍾伯敬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為言蓋
乃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
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合而一之矣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
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序曰忠厚也○葦大葭也初生為葭稍大為蘆長成
乃名葦其花遇風吹揚如雪聚地如絮以其在行道
之旁故曰行葦其葉初生則泥泥而柔澤也敦謂勾
萌之始也筵亦席也鋪陳品物曰筵藉之曰席筵在

下席在上設席於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緍御猶言更僕也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御也斝爵也毛氏曰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孔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醓所以濡菹有醢必有菹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以脾臄為嘉故曰嘉殽凡言歌者必扣弦以和之故曰比有琴瑟若徒擊鼓則謂之咢而已按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雕與敦同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鏃箭鏃以鐵為之也鈞平也矢鏃重羽輕必參亭而三分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乃得其平也句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搢挿也挾謂手挾之蓋射用四矢皆挿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既挾四鍭則已徧釋之矣孔氏曰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以謂大斗也台鮐也老人氣衰皮肉消瘠背若鮐魚也○行葦與唐棣同意但唐棣圖燕兄弟而言兄弟之樂故列之小雅行葦則言兄弟而因及於燕兄弟之樂故列之大雅彼感人情此敦忠厚其旨稍異故序曰忠厚也首章言行葦本有生意懼有以傷之兄弟本吾至戚懼有以遠之蓋兄弟相遠則疎相近則親既相親矣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有不容已者故莫遠具邇四字語斷而意連不遠卽邇也二章肆筵二句侍御之盛也或獻一句獻酬之盛也醓醢三句飲食之盛也或歌一句歌樂之盛也凡此皆所謂莫遠具邇也三章既燕而射也賢謂射多中也不侮敬也既以中多為賢又以不侮為德也者是序者豈以賢愧不賢以不侮愧侮哉特設法以盡兄弟之歡使之畢歡而已此皆莫遠具邇之興趣也四章見無窮之親愛也曾孫成王也天子稱為曾孫非必對祖考言之也天子為主九族為賓言意分也醻厚也以尊厚之酒醴而酌以大斗以求黃壽所以祝壽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壽而吉也壽而吉則景福之介可知矣由莫遠具邇至此祝望愈遠敦睦愈深此所謂忠厚之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序曰太平也○太平之世君臣之情洽而宗廟之禮行各盡其歡而暢其願十倫全而百福降雖言飲酒而意不在飲酒故不徒曰醉酒而又言飽德也大抵小雅為燕享而作故燕享之意多大雅為受釐陳戒而作故受釐陳戒之意多此篇祝頌之詞雖與天保無異而作者之旨微有同異故其序天保曰下報上而序既醉則曰太平也首章臣子飽天子德在平日之恩澤而不在燕接之殷勤然卽燕接之殷勤而平日之恩澤愈見故曰既飽君子成王也人君以壽為福者頤之壽百不一見而祝頌之詞動曰萬年愛君者無窮之願卽天子無窮之福也君子萬年則萬福可知然曰景福則祚胤無所不包矣次章爾殽既將雖淺於既飽以德然事愈淺而德愈深德不可見見其所以將德者而已所謂一飽不忘君也老至則耄及矣此神堯所謂多壽多辱也既祝萬年又言昭明光大盛著所以愈壽愈康也三章融者明之盛也高

朗則又自其昭明有融者而極稱之令終所謂考終命也猶言順受其正也俶始也令終而言有俶有俶則無終矣蓋臣子無窮之祝如月初恆如日方升但見其始不見其終也公尸嘉告嘏辭也若謂此非人臣醉飽之溢詞也宗祝傳公祝之意已以此告之矣四章其告以下至末章乃詩人代尸意以美之皆所謂嘉告也靜嘉者所以言其敬也嘉而曰靜肅然惕然無復有囂氣應之者矣靜嘉在籩豆上看出尤為微極傳曰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也此可言嘉矣而非靜嘉也靜者嘉之徵而敬之至也朋友賓客祭者也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漆是也助祭者各以威儀相攝則主祭之威儀又可知矣祭義曰以為主人則其視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此之謂也五章孔時者禮有先後節次各如其節也君子之謂王也君子既荐而子之子又孝蓋尸嘏成王願其有孝子以報成王也

孝也蓋天生孝子源源不匱君子能孝則天之所錫以類相從此不與之報也六章室家之閫紫陽謂居於深遠嚴肅言無有外患也似屬強詞室家之閫謂得賢內助即末章所謂釐爾女士也蓋天之報孝子也既錫以孝子之類必先錫以閫德蓋能成君子之孝首室家也既有內助故萬年不替而長以福祿與于孫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祚非胤無所承胤非祚無所藉故善禱者必於二者合言之也七章錫以胤者乃所以托祚也故必先後以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福之附身也猶僕鄭之附近於人故曰有僕景命有僕者祚也然言胤者必及之此以見祚胤有二者不相離也八章女士鄭箋謂女之有士行者也謂生淑媛為妃也賢子孫非女之有士行者不生故釐以女士則從以孫子斯君子不貴之孝而無窮之祚胤也蓋曰釐以女士則所謂室家之閫者非一世矣曰從以孫子則所謂君子有孝子者又非一世矣觀大姜之生王季大任之生文王大姒之生武王邑姜之生成王則子孫可以類推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序曰守成也○鳧大小如鴨青色長尾背上有文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鷗也鳧屬蒼黑色鳧婦沒鷖好浮潨水會也說文云潨小水入大水也鄭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毛云亹山絶水也朱云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鄭云亹門也○守成即太平之意故續序云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天子之祭取孫列之貴而賢者為尸祭之明日則燕其祭食以燕之以尊尸故曰繹也公者尊之之稱也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長享其福此鳧鷖之詩所以歌咏太平也鳧鷖水鳥以居水為安故茍言在涇繼言在沙在渚在潨在亹所處愈高皆以得水為安也公尸來燕則安而寧稱而宜靜而處尊而宗和而熏熏矣蓋釋為尸之致踏以就為賓之盤桓也酒殽者祼將苾芬之餘故既言清醑復言多嘉湑脯欣欣芬芬反覆以嘆其美也以祼將苾芬之餘而與公尸燕飲則福祿成矣成就之也為助下猶降也崇者積

而高也無有後艱言福祿永長無有艱虞所以克保其後也愛之愈深祝之愈遠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序曰嘉成王也○紫陽謂此公尸答鳧鷖之詩似出杜撰○詩之所以美君子者以其有顯顯令德也有顯顯之令德則受祿于天矣詩意至此已足故復以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明其令德受祿無有已也次節

美及子孫乃君子所以受祿無已者三章四章又復舍子孫而言君子舍受祿而言令德斷而復聯歇而復續章法妙甚紫陽謂後二章皆美子孫蓋以子孫千億一語直趨至民之攸塈耳不知詩人之言本無端倪如微雲觸石忽沒忽生如遠水赴源若去若畱忽言君子忽言子孫忽復言君子而及臣庶非可一律而論而其大指則歸本於君子故序曰嘉成王也○首章嘉美也嘉樂君子詩人美而樂之也顯顯光明也宜於庶民者教養得也宜於在位之人者用舍當也所謂毋得罪於羣臣百姓也有令德而人民宜之斯受祿于天矣故天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也次章王者無心于祿而有千祿之道焉故得百福也福莫大於子孫之多而且賢千億者言其多穆穆以下言其賢也穆穆者德之聚皇皇者德之充也故或為之君或為天下之王而皆宜也惟其宜故不愆不忘於心遵先王之法而無過也末世

之君狹小前人變亂攸生故頌子孫之賢者必以不愆不忘為至也三章抑抑者容止之無間也秩秩者聲譽之不替也夫人主而有私怨私惡則衆賢不為之用矣惟無怨無惡者老成是諏不參以意見委任既專不主以偏黨故率由羣匹所以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如此宜其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矣綱之大繩也四章承上章而言凡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君者臣之綱也綱舉則紀自張矣故曰之綱之紀燕安也朋友羣臣也不言羣臣者上下泰交則君臣之間有朋友之道焉天子安而羣臣亦安此太平之餘休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太平喜起之象宛然矣不懈于位此羣臣所以媚于天子而天子所以燕羣臣之意也天子所以燕羣臣者將以用之非以肆之而羣臣所以媚于天子亦將以報之非以順之也故惟無怠無荒則綱舉紀張而為民之所塈也塈安息也臣懈則民不息臣不懈則民息太平之世其

君安則臣安而民亦安而臣之所以安民者在有不敢自安之心故君之愛臣以燕及朋友為至而臣之奉君以不懈于位為先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

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疆者田之大界埸小界合之小田塍也積露積也餱乾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者干楯也戈矛戟之屬戚斧揚鉞也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舟毛云帶也謂佩帶也以舟為配古字有此解蓋周以前語也鞞刀鞘也琫刀上之飾也容刀容飾之刀謂鞞中有琫飾之容刀也三單賦法也徹稅法也按小司徒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大國三軍為卒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皆為羨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山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皇過二澗者兩面相對而居曰夾一面相連而居曰遡朱云芮水名卽汭也汭在邠地鄭箋云芮之為言內也凡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二說互異○周自后稷封邰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稷之曾孫也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蓋勢已微矣至公劉遷豳復振故周公陳七月而召公陳此篇皆公劉也然七月言民俗之厚故列之風此篇言剏造之厚故列之雅周家忠厚之慶世世以之故每章皆冠以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蓋自后稷之播種大王王季之肇基其勤文王之有二功業昭然耳目之間誰不知之獨公劉處衰弱之勢艱難之時而有忠厚之慶語衰弱於全盛陳艱難於承平遡忠厚於征誅革命之後是三者皆子孫所易忽故二公表而出之各舉一事以告成王且使之持盈而警怠其為戒甚深也首章言遷豳之事也篤公劉猶言厚哉公劉也當竄身西戎之時豈敢以所居為居以所安為安乎迺埸二句不敢安居之實也埸疆率民以治田疇也積倉者埸疆所出而餱糧又積倉所出也蓋厚於民者不輕於用民必有以蓄民之財而後用之所以由邰至邠而疆埸所貯在其封內上下無不足之患而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思輯用光思輯和其民以光顯其國此則遷國之意而匪居匪康之效也弓矢諸事以壯國威而防患侮然後啟行而去蓋一遷國而經理圖維以厚於民者如此故曰篤也二章相土以居民也胥相也廣平曰原相此廣平之地以居而邰民之從遷者卽衆且多其來居者既安而徧蓋其得民心如此其無長嘆也宜矣長嘆者念舊也雖有君王之令能使民有趨新之勢而不能使民無念舊之思能使民無念舊此則篤厚之至也蓋由公劉初遷之時躬親其事既陟巘而相其高者復降原而相其平者且以如是之劍佩而上下於山谷之閒其勞身以厚民又如此民服其誠而樂其業此其所以卽安而無永嘆也三章定都也上章既言安民王此方言相宇亦猶緜之詩四章言居民五六章方言宮室宗廟蓋厚民者必先民而後宇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瞻溥原以溥原在百泉之側觀其包絡則形勢定矣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高丘以高丘在南岡之下覽其拱峙則向背宜矣京高丘也京師者高丘為衆所聚也風雨之交陰陽之會人居稠盛故曰京師之野蓋山水環遶靈秀鍾焉是亦都會也詩中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岐也王配于京鎬也此則邠

也後世相沿遂以王都為京師蓋自此詩始也于時猶于是也處所當處以安家也廬其賓旅以承遠也言所當言出政令也語所當語謀政事也四章落成也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也于京斯依謂京師已成可依息也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開國伊始而羣臣蹌蹌濟濟氣象肅矣蓋太平之主體統不患不尊而患上下之情不屬故小雅之湛露蓼蕭務以款洽為先草昧之世情誼不患不聯而患君臣之禮大略故此詩之俾筵俾几必以躋蹌為重各有所宜也既登者登筵也乃依者依几也曹者羣牧之所牢閑也以豕為殽以匏為尊不獨新國殺禮可以昭儉蓋亦所以厚民也既食飲以勞之又為之君宗以統之此就一時之懽燕而綱維已振規模已立名分已嚴矣宗即君也落成之燕俾筵俾几同姓異姓皆在焉故君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也五章撤田也溥廣也羅氏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長蓋墾闢荑夷以為田畝故美其廣且長也景以審田畝一定之向岡以審田畝高下之宜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相陰陽使種植各得其性觀流泉使灌溉皆有其資養給其軍三單就授田之中而軍賦已寓矣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即授田之中而稅法又寓矣度其夕陽又推廣而言之夕陽山西也蓋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信迆人之居至此益大蓋贊其盛也允信也荒大也凡此皆厚民之至也六章合言之以結通篇之意也於迆斯館初至迆時未有定居如客有館不過寓焉而已及涉渭而截水横渡以取材焉又且取鍛以制器取厲以磨器而宮室始成止基有定矣於是廼疆理其田畝則爰衆而日就於庶爰有而日就於富且其所居之民有夾澗相望為廬者有連澗相次而居者其止其旅日以稠密乃復即芮鞫以居之蓋氣候漸隆生齒漸多周室至此漸有勃然莫禦之勢則又不獨度其夕陽已也以厚始者亦將以厚終天意人心

蓋已嘿有所屬矣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此戒成王之詩也而以頌美之詞出之蓋其頌美乃所以為戒也若曰豈弟則為民父母矣亦惟豈弟然後我父母也豈弟則民皆歸於我息於我矣亦惟豈弟然後我歸我息也言外之意蓋使成王深思而自警耳○泂酌彼行潦之水溷而不可飲也然挹彼注此尚可澄清而以之餴饎焉以之濯罍濯漑焉況君之於民也無遠近之殊無挹注之勢無彼此之隔寧有豈弟君子而不為民父母不為民所歸民所息乎蓋愷以強教之故民有父之尊悌以悅安之故民有母之親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惟豈弟君子兼此二者故父母之道全也民既尊之親之則歸往之矣民既尊之親之則安息之矣故雖有妻子未有不樂歸其父母雖當勞役困苦之極未有不以父母為休止之處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
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釋雅云鳳神鳥也羽蟲三
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
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
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類說略云鳳有九
苞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
伸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短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
揚九曰腹文戶註云周當作朱戶所由出入也又云
鳳有五德頭青戴仁也纓義也背亦負禮也胸黑向
智也足下黃蹈信也山海經云鳳凰出丹穴山形似
鶴京房易傳云鳳五采高二尺雄曰鳳雌曰凰○名
公元老大臣其所以戒成王者皆深婉以出之蓋於
喜起賡歌之中而格非之意保泰之圖皆在是矣前
四章寓諷於祝無限深情溢於言外五章以後則諷
以求賢用人而其言巽其音壯其旨遠使聽者油然
勃然自鼓自舞而不能已末章車馬四言之外蘊藉
含蓄詞已竟矣而意不可止故曰矢詩不多非不多
也告君之體微而彰約而盡固無取乎多也後世為
極諫直言痛哭流涕於太平之世者不可謂非忠愛

也及人主撫時繹思萬一有不若是其甚者則無乃
竊竊然疑之疑斯厭厭斯輕矣豈惟進言者輕弃聽
言者之意亦從此而輕矣而後知為大臣者不可無
體也○首章賦也毛鄭以為興則非也毛傳又以飄
風興惡人卷阿興德化失之愈遠矣大率毛鄭拘章
文義固不如宋儒之渾融也卷阿紀地飄風紀時也
成王遊卷阿雖竹書紀年所記不足盡信但繹詩言
則召公從成王來遊卷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
有歌遂矢此詩為戒也矢音與末章遂歌呼應蓋以
所欲陳於言者為王陳之也二章泮渙優游國家閒
暇此樂最不易得惟不易得故以保終之道祝之也
彌滿足也彌爾性猶言足其性分也養性者必善終
能似先公之善終焉則可矣蓋言先公所以善終者
必有其道也三章土宇昄章合畿甸要荒而言之孔
厚謂不拔之基也足於性者天地山川皆依之以為
主故曰百神爾主也四章壽命長弟祿康從已然者
頌之也純嘏爾常則就將然者祝之也壽考福祿即
所謂純嘏也壽考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實難故祝以
常有此純嘏也所謂常者本然之性足已我得其常
則壽考福祿皆有常也五章以下方言求賢之事蓋
當人主來游來歌優游泮渙之時而遽以責難陳善
之詞進則無乃扞格而不能相入惟先以壽考福祿
廣其心而後以求賢勗其志此大臣進言之法也馮
翼孝德之人皆人主彌性之資也大可為依翼可為
輔有馮有翼此非常之才難得之士也而繼之曰有
孝有德者蓋孝為庸行德乃庸德天下非常之才皆
於至庸至常之間求之也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
之則四方以王者為法則矣然但美得賢之益而不
及求賢之勞以諷為祝者必從其後效而言之也六
章言既以馮翼孝德之人引之翼之如是則主德以
卬而尊嚴圭璋而純潔令聞播而令望四方皆以顯
之為綱矣綱之者則之也以四方而則一人如以衆

紀而統於一綱也七章以鳳凰為興者見吉士為國家之瑞猶鳳凰也藹藹言其和也小人者乘氣之所鍾君子者和氣之所集也衆賢和於朝此休徵也故曰吉士和而且多多而惟君子使者有之足以為用用之必盡其長也媚於天子者愛天子也凡人臣而陳謨効忠奉公宣猷者皆所以愛天子也八章前言亦集爰止此言亦傳于天見鳳凰之飛而集集而又飛往來郊藪為王者而出猶賢者之翽翽於盛朝也媚於庶人者愛百姓也廣天子之惠以愛百姓則其媚於庶人者即所以媚於天子也九章高岡鳴鳳言盛世之賢臣也梧桐朝陽言治朝之賢君也以山東為朝陽猶以山西為夕陽也蓋前二章以鳳凰取喻吉士又終之以媚天子媚庶人其蕙已足矣忽復借喻作勢驟起烟雲游衍紆徐無限姿態而其點綴生動尤在鳴字生字并二矣字鳳凰神鳥也乃取其聲音性情與其所鳴之地所食之物而悉言之空腸幻筆遂為齊諧稗史開一生面且神鳥世所希有今曰鳳凰鳴矣似以幻為真梧桐人所常見今曰梧桐生矣又似駁真為幻古人用筆游戲不測如此末二句即就梧生之狀鳳鳴之聲收住作結不露正意與下章君子之車君子之馬若斷若續離合變化難可端倪此聖手也十章所指車馬即卷阿來游儀從所見者而言然則此外之所未見者可知矣車庶且多馬閑且馳帝僅以供宸遊已哉將必有以用之也所謂安車駟馬招來賢者之意俱未及言而即終之以矢詩不多其旨自深矣詩即矢音也若曰吾所陳之詩不多不過因王來歌而遂歌之而已而我所欲言者則非歌所能盡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亦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序曰召穆公剌厲王也○此詩序云剌厲王朱子以此為同列相戒後人各守師說不知戒同列乃所以剌王也厲王剛愎道路以目雖有憂勤惕厲之言擯而不用故召穆公托為同列相戒之辭以諷之此則忠愛之至也鄭箋牽合以為穆公進諫之語失序意矣篇中大意在無縱詭隨一語蓋君側之詭隨即下民之寇虐也從古小人未有不詭不隨可以蠱其君竊其柄而寇民虐民者然詭隨二者不合言之則小人之奸不成蓋羣小婦寺以隨為道使其不詭不過便嬖容悅常態而已巨奸大猾以詭為能使其不隨則人主亦不至傾國而聽之故小人之隨乃所以遂其詭也詭隨之小人以言其心則無良以言其口則惛怓以言其毒則罔極以言其惡則醜厲以言其奸則繾綣至於繾綣而詭隨之態畢露無遺矣故曰無縱曰謹曰遏皆當其未用而止之也及其既用則縱矣用而縱之為寇為虐此時雖欲謹之遏之其可及

乎蓋用小人之責在於王而縱小人之責在於大臣
故穆公以此反覆相戒且以諷王也○首章言民勞
易與為非此時不敢望太平也或者補救有道則庶
幾小康耳即此二語已自楚楚動人中國即京師也
京師居天下之中朝廷在焉故曰中國而惠此中國
乃所以綏四方也蓋小人播惡於朝自中國始君子
布惠于野亦自中國先此必然之勢也無縱者愼之
始也無縱詭隨所以謹之過之也詭隨之禍至於爲
寇虐而極矣寇所以盜民財虐所以戕民命此豈可
縱乎寇虐之人無所忌憚故不畏明命惟過此寇虐
無忌之人故可以柔遠而綏四方能邇以惠中國定
我王室以迄于小康也蔡九峰曰柔者寬而撫之能
者擾而習之也擾習二字妙解入微二章述聚也謂
中國者四方之民所聚也惛怓二字曲盡小人起[illegible]
生端謹諱無常之態惟其惛怓所以惑亂人主之[illegible]
非也上有寇虐則下有憂民矣棄爾勞猶言廢前功

也蓋同列之臣平日勤勞王室今以一小人亂之則
前功盡廢矣故凡為姑息優容之說於王前者皆所
以棄爾勞也惟無縱詭隨則不獨可以無棄爾勞且
亦可以息民勞而佐王之休美矣三章言小人詭隨
之惡縱而容之豈復有窮極哉及其罔極而圖之則
何救矣故無縱詭隨者所以謹罔極也無俾作慝窮
其隱也凡寇虐之人其心必有不可問者吾不能使
之無慝而能使有慝而不敢作則遏之之力也君子
小人不並立有德者近則無德者遠然威儀不慎君
子去之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以修身者親賢之
本而親賢者除奸之方也身修而賢親將小人不待
擊而自去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其道莫捷於此此大
臣所以正己而正物也四章小人在朝民情憂鬱閉
結而不可泄無縱詭隨則發可泄矣醜厲者深誠痛
絕之詞也無俾正敗謂無使先王之正道敗於小人
也戎汝也戎雖小子蓋老成謂其同列之言謂汝[illegible]

小子而除奸之責甚弘且大有所不能他諉也五章
繾綣者小人固結人主蔓延膠轕將不可去也前言
正敗者正雖敗矣而其道尚未盡反也此言正反則
無復有正矣王欲玉汝者告以主眷方重其責難進
也言之不已又詳
言之故曰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

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
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
天曰旦及爾游衍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鄭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為王卿士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一圭故曰璋判而圭合也○此詩序以為刺厲王朱子以為責僚友嚴華谷謂一章至五章責僚友六章至八章則責僚友因而規王而不知責僚友即所以刺王特從責僚友以及於王則詞更婉而意更深也全詩之意括於首章其餘皆因首章之意而痛快言之耳首章板反也上帝何嘗反常乎特因朝廷之上所為盡反其常若上帝有以使之以致下民皆病即謂上帝反常亦可也以下則言其致變之由者出話四句曲盡小人情態凡小人在朝必先設為不然之議論以簧鼓主聽而變亂人心而已乃得操其顛倒之權古今國家之敗嘗必由之撫今思昔可類推也不然二字所包甚廣凡借道理以亂道理假經制以壞經制進富強以擾民生事皆所謂不然之話也出話所以宣猶出話不然為謀安得遠哉小人所計者一時之利害所爭者目前之是非此其所以不遠也夫人惟知有聖人所以戒謹恐懼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敢不遠今也自是寔行靡聖管管則驕詐虛偽無所忌憚也豈能真實以歸於誠信乎管管毛朱皆訓無所依據不知何義竊意管小物也彼不然之話不遠之猶小才小慧非聖叛常猶小物不能成大小竅不能見大也故曰管管也末句又從其為猶不遠而反覆言之若謂爾所為皆狃近小而忘遠大致然此吾所以不容緘默為此忠告之詩以大諫於爾也二章承上言我所以大諫者蓋以天方艱難憂之且不暇況憲憲而安樂乎天方顛蹶圖之且無及況泄泄而弛緩乎又從其出話不然者以矯之曰爾辭能和衷而無違於衆則民情自洽矣爾辭能懽悅而無拂於人則民志自定矣既以天警之又以民動之反覆致戒者深矣三章承上章所謂辭輯辭懌者但能一矯其不然之話而已洽矣已莫矣何煩再計哉然爾尚不我信

也不知爾與我雖不同職而同僚故我言諄切如此奈何我就爾謀而囂囂然不肯相受乎又復叮嚀之曰爾雖聽我囂囂然我之所言實為今日急事慎勿以為迂濶而笑之也先民不云乎芻蕘尚詢況大諫乎真切痛快皆以深曲之筆傳之遂覺字字刺人肺腸矣四章又以危語動之謔謔較憲憲泄泄更可痛哭蓋至此直以國事供其戲具矣老夫凡伯自稱灌灌強聒也蹻蹻舉趾高也謂言者之心愈苦聽者之氣愈驕也描畫至此又令人且哭且笑言爾惟謔謔是以老夫以痛切之語強入爾耳以沃爾心而爾氣揚足高蹻蹻莫肯相下也爾蓋以老夫之言耄且昏矣不足聽也而不知匪我言耄汝實以憂為謔耳夫憂不可謔也以憂為謔憂將日多而禍將日甚如火燎原熇熇猛熾而不可救至此雖欲灌灌之言已無及矣五章方直言其所憂之故也懠天怒也夸毗與前詩詭隨二字皆為千古小人寫照蓋為侈大欺人之語者必有雷同附人之意夸言大矜人或駭而棄馬夸而又毗則人將以為親己而傾心信之矣毗詞大遜人或暱而忽焉毗而又夸則人將以為真能如是而舉國以從之矣故夸與毗合而後小人之志乃得國家之禍乃烈也故戒小人無為行此夸毗使威儀迷亂而置善人於無用也載尸語奇甚有善人而不用其謀則如尸之無言而已至於置善人於無用而民之愁苦呻吟可知矣亦第呻吟耳敢揆度其致此之由哉所以徒有喪亂滅亡之咨嗟而竟莫能用善人以惠我衆也蔑資毛鄭皆訓無財朱子以為蔑無也資與咨同似覺未解於殿屎句生一曲折為得也六章以下則規王之意已隱然躍於言表蓋欲其君臣交儆也言天之開牖民心固無難也今夫塤篪之以聲應也圭璋之以形合也取攜之以手得也皆其無難者也而天之牖民者如之且所謂如攜者謂求之即得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然則上之於下其相

牖之易則亦有然者矣牖民以善固易而導民之非
亦自無難因其易與為善而牖之可也若復以不然
之話不遠之猶導之彼民於困苦卒癉之後既多流
於邪僻矣而又立之僻焉是益之亂也七章言天子
所恃以衛國家者數者而已藩在垣外所以為限德
望之价人是吾藩也垣在藩內可以為衛億兆之大
師是吾垣也屏設於門所以為蔽大邦之諸侯是吾
屏也翰當牆邊所以為翰同姓之大宗是吾翰也蓋
德望老成所及者遠而民情次之方伯連帥又次之
同姓貴戚禍福相倚之人又次之也然是四者惟德
是寧有德則天下安無德則親戚危數者之中同姓
最近同姓貴戚為吾所資以立者是謂之翰同姓貴
戚為吾所恃以固者是謂之城王不修德則豈獨翰
傾亦致城壞而大宗宗子皆不可保同姓不保王無
獨夫耳可畏孰大焉蓋觀於厲王之世召穆公芮良
夫衛武公之言不用价人棄而藩毀矣百姓逐王於

彘大師敗而垣決矣用榮夷公為卿士諸侯遂不尊
獻奔彘之日諸侯坐視不救大邦離而屏廢矣大爭
靖匿召公之家百姓欲殺大子召公以其子代大子
以死大宗宗子受其禍而翰與城胥壞矣凡伯之言
久而皆驗凡伯同姓也憂國憂家其意尤苦故於宗
子大宗獨危言之又重言之焉八章又為專戒僚友
之言以結全詩之意謂凡爾所為憲憲泄泄謔謔者
皆不敬天之故也夫今日之天其怒與變甚矣所謂
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是俱未有艾也其敢
不敬而戲豫以自慢馳驅以自恣乎夫人之於天猶
水之於地無在而不與之俱也彼其照臨甚明且旦
爾一出而有所往而天已及之矣爾一游而有所行
而天又及之矣蓋雖至暫之時至微之事而有所不
能逃也當戲豫馳驅之時仍語之以無然彼且謂天
人之道甚遠不我從也今且天鑒在茲舉目動
念無非天矣故不復言無然而直示之以無敢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
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
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序曰召穆傷周室大壞也○蜩螗皆蟬也稗雅云蜩
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俗云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
亮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古云腐木化為蟬又云
蚕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所謂蟬者謂其變蛻
而禪也鬼方遠夷之國胡新安曰夏曰獯鬻商曰鬼
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其實一國而異其

名也○詩有諷諫之義焉變風變雅率由是也如此詩召公傷周室大壞而作也而通篇無一語及周室蓋諷諫之義至此始深矣賈山之於漢文帝也借秦為喻後人以為有諷諫之遺風今此詩之言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不言周鑒殷而言殷鑒夏則較借秦為喻更有進焉者矣且文王曰咨誰聽誰受憑空設想立言自妙彘之禍召穆公曰吾昔者驟諫王而王不用以及此難也今觀民勞之篇則設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蕩之篇又設為文王戒殷紂之詞以諷之其忠愛婉轉旁引曲喻如此則其咎不在驟諫但如厲王者驟諫諷諫俱不能用則所謂法語不從巽語不繹吾末如之何者也○板之詩云上帝板板蕩之篇云蕩蕩上帝皆以天之主宰言也毛鄭云上帝王也王反先王之道而廢法度也夫以天帝語君楚詞有之而非二詩之旨今乃以二詩為托詞寓言此則毛鄭之謬也且以蕩蕩稱天猶論語言則天而

曰蕩蕩無能名所謂昊天則毛傳所釋小旻既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矣若蕩蕩之名篇不過從發端一語命之召旻則因末章言及召公雖稱之以別於小雅之小旻耳無他意也漢人續序于蕩之篇則綴之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於召旻則綴之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而毛鄭復為訓詁以暢其說然則堯之以蕩蕩則天豈亦則天之蕩蕩無綱紀文章耶而小旻之旻天疾威亦幽王也又何以不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耶此漢儒續序之謬而毛鄭相沿而不能知也○首章原疾威之天以引其端也首四句無端而怨天中二句無端而疑天末二句又無端而代天解嘲宛轉低徊立言之意甚深言天本廣大而君民者也今乃疾威而多辭何哉豈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耶雖然未當不可信也人自有初而無終耳命即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是也惟皆受中以生故有初

然或能者養之以福或不能者敗以取禍則鮮克有終矣蓋疾威者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天命有初鮮終者亦厲王也不言厲王而言蒸民二者皆微詞也二章以下皆原鮮終之故也其設為文王嘆紂之言者不斥言厲王也厲王之惡有似於紂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與亡國同政者不可存也曾是者怪之詞也言此彊禦者也掊克者也而可使之在位在服乎且是彊禦掊克即慆慢之德也天既降此慆德以虐民矣而女又興起是人而力行之則亦不得歸怨於天矣彊禦言其殘掊克言其貪在位謂在尊位在服謂任事蓋已暗指榮夷公一流人矣三章亦借文王嘆殷而言爾當秉用義類之人彼義類乃愛民者也奈何反用彊禦乎彼彊禦者以殘濟貪以辨齊奸故取怨而多懟又且巧飾其惡而流言以對流言者取浮浪之言以惑主也人主惑其流言而信之則是以寇盜攘竊之人居內用事夫是咒詛頻興靡

有窮極也作詛也祝咒也居極究窮也蓋彊禦之人欲以其貪殘之術要君而固寵不難以一身任天下之怨人主喜其力能任怨也以為公忠無援是以排眾論而用之而不知漸已陰移其怨於上矣民之怨小人也不過多懟而已及其怨上遂詛咒而無極焉小人既敗而國亦隨之矣故夫懟者詛咒之漸而多懟者靡屆靡究之漸也可不慎哉四章炰烋言其氣勢威聲如虎如狼也借文王嘆商紂而言汝既有虐民之資矣又用羣不逞之徒盛氣以凌中國不啻以作怨之人為有德之人以作怨之事為有德之事歟聚眾怨積小成大至於靡極如積德者不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此皆不能明爾之德是以無知人之明無取人之則遂使爾之背無人焉爾之側無人焉非無人也有人而無賢故也且爾自有德而不能明則豈但背側無人哉亦且舉國而無陪臣卿士矣非無陪無卿也有陪有卿而皆彊禦掊克歛怨為德夫

是以謂之無陪無卿也五章因厲王沉湎於酒無異於紂又借文王嘆紂而言天未嘗使爾沉湎於酒汝自不知用人而以不義是從是法蓋凡以酒亡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從而法之夫是以縱爾容止至於明晦靡間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以晝為夜蓋飲酒失日故棄國事而不恤如此則小人得以行其奸矣六章借殷商言人情怨亂如蜩之鳴如羹之沸蓋盛世之民肅亂世之民囂此其善喻也人情如是則小者大者皆近於喪亡矣爾尚由此而行樂其所以亡而不知自改則民怨寧有既哉蓋不獨内奰於中國而且覃及於鬼方之遠則亦可畏之甚矣凡不醉而怒謂之奰蓋言此時之民善怒雖不藉酒力猶盛氣而疾視其上也七章借文王嘆紂言商今日之不時非上帝為之也爾自不用舊人遂致舊法皆壞耳使爾能用舊則時亦猶夫舊矣汝不用舊豈謂時無老成乎雖無老成而先王之法尚存可按而舉也惟其人與法皆莫有聽而用之者是以大命從此傾覆耳蓋當時必有謂滿朝無人之說者故召公就其辭以折之其實厲王之時如衛武凡伯芮良夫之輩皆老成也反覆抑揚總以見其不能用舊耳八章借文王言汝殷商今日之天下如木之仆且拔也揭然將蹶雖枝葉尚如故也而其本實已撥絶無餘矣蓋重國若安亂邦若治四方方帖然未有變故然生民元氣已竭不可救矣殷鑒二語總結前意然但言鑒夏而鑒殷之意已自躍然蓋廢興存亡千古一轍前人鑒前人後人又將為後人所鑒可不慎哉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故觀外可以占內以此喻有德者必有威儀也○全詩皆自警之辭故紫陽因引國語懿戒之言以証而以刺王為序詩者之誤耳但諷諫之術多端凡伯召公既為戒同列之言以諷之衛武公又為自警之言以諷之彼意蓋以為人臣必先能自責而後能責難於君故此詩自為爾女小子之稱而使人曰

誦於其側蓋武公樂於聞諫自卿以下至於工師瞽史無人不有箴規之言而值愎諫監謗惡聞其過之主亦將使聞而知之以庶幾其一悟觀前八章諄諄致戒而後四章則反覆求詳於聽言者蓋其諷彌苦而其意彌深矣然則謂武公以此詩刺王亦以自警可也即謂武公以此詩自警亦以刺王無不可也但毛鄭必以此為對王之言而謂武公以爾汝小子稱王是以起紛紛之論耳○首章言威儀所以觀德故威儀之抑而又抑者必其德之可畏可象而有廉隅者也世之自謂哲者多矣而其有威儀者少非無威儀乃無德也哲而無德雖哲亦愚故天下極惺惺之人即天下極曠曠之人也愚人之愚乃其本然之疾無足怪者乃號為哲人而亦不免於愚是亦反常之極矣二章鄭註競訓彊覺訓大言天地之間惟人最强但能盡人之性則舉天下無與之競者而四方皆以為訓矣有大德行則天下莫與之抗者而四國皆順從之矣故凡大謨必有定命非朝出而夕改也遠圖必以時告非慢令而致期也凡此皆敬慎威儀無敢戲豫所以四方訓四國順而為萬民之法則也三章曰今曰汝雖武公使人謂己之辭非指厲王而托諷厲王之意自見言爾今尊尚此迷亂之政以傾厥其德惟酒是湛但汝雖湛樂是從獨不念汝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德乎蓋至此責己之意始切矣四章承三章而言汝之所為如此此天所不尚也無淪胥以亡如泉流涌涌而不可止歟必當夙而興夜而寢細而近者自洒掃庭除之類凡可以為民章者罔敢忽焉所以為民章大而遠者自車馬弓矢戎兵凡所以戒作而遏蠻方者罔不修焉此則訏謨定命遠猶長告之實也五章言君德修則風俗醇故人民之質可以觀德也質爾人民以無失其日用飲食之則而又謹其侯度焉則不虞之禍可戒矣蓋守常之道即馭變之方也然其道無他

不過慎出話敬威儀而已蓋辭氣容貌皆德之符所以治民亦所以謹度也二者無不柔和而嘉美則其慎之敬之也至矣然是二者惟言尤難慎故末後以斯言之玷戒之如前章之定命長告後章之無易由言莫捫朕舌皆反覆於斯言之不可玷者也六章蓋上章慎爾出話而終其義凡言之玷自易心生也故慎言者無以為易而由己言之易則苟矣惟無以為苟則不易矣莫捫二句申言無易之故無言以下又再申之謂言之出也有如貨然物惡則賤售之物善則貴售之且言以彰德有德有報皆理之不爽者故能無易無苟至於柔嘉以順於朋友順於庶民小子則予孫繩繩不絕而萬民亦承奉而不違矣此德之所以報而言之所售也七章又終上章敬爾威儀之義言觀爾友於君子之時其類之輯柔無敢愆越於君子之前而猶自省曰豈不有過乎蓋其防身之密如此斯可以無愧君子矣蓋敬肆之間君子小人之

別也豈待友君子之時而後辨哉必觀爾於平日之居室也能不媿屋漏則其無所不敬可知矣故爾無謂爾室之內不顯而莫覯也以為不顯莫覯則屋漏媿以為不顯莫覯則厭射生矣夫鬼神體物無所不在爾室之中皆鬼神也彼且不可得而測度矣矧可厭射乎不厭則敬矣非敬鬼神也自敬而已故曰敬爾威儀謂爾但敬爾之威儀而已蓋輯柔爾顏以友君子即民勞之詩所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也爾室屋漏莫非鬼神猶板之詩所謂出王游衍莫非天也賢士大夫以精神遇之非悄德可親也上帝鬼神以精神通之非忘氣可乘也蓋威儀所在即精神所在此召公凡伯衛武公之所以三致意也屋漏語奇甚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謂日光所漏入也白字亦奇甚八章辟君也雖武公使人謂己為君然亦未嘗非暗指厲王也謂君乎爾之為德必臧且嘉慎爾容止使不愆於儀不至僭差以賊善則鮮不為民之則矣

如吾說者感應必然之效如投桃報李不能與也不如吾說則是以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此其誑爾小子如虹之變幻不測也可不察乎九章言柔忍之木荏染然則可被之弦以為弓矣恭敬之人溫溫然則可以為德之基矣蓋威儀者溫恭之達於外故抑而又抑者德隅也恭敬者威儀之凜於內故溫而又溫者德基也築室者基址繩直而廉隅嚴整則跂翼矣棘鳥革翬飛之象也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必浮氣盡去而後浩然之氣始全蓋所謂恭人即哲人也未有不明於理晰於事而能恭者維此哲人知恭為德基故告以此言即順所言而行之若彼愚人聞之反謂我言僭差而不信矣所以然者民各有心此愚人所以遠於哲人也此章以下蓋反覆以望其聽言故抑抑溫溫哲人愚人與靡哲不愚互相發明雖曰自警而諷王之意已溢露無遺矣十章又因其愚而深責之所謂小子雖使人謂己之辭亦未嘗不

暗指厲王也未知臧否愚之甚也手提面命長者教小子之常示事提耳則非徒長者教小子之常也蓋其詳且切者如此豈猶未知乎借曰未知也則汝年已長既有子而抱之矣蓋非知識之不開盈滿之為累也盈則出話不慎威儀不敬而柔嘉輯柔抑抑溫溫之意微矣使其不盈則哲矣哲則知知則成矣夙知則夙成矣蓋聽言則夙知聽言而行之則夙成夙知晚成不兮然之事也十一章天道惡盈曰明曰旦此其所以孔昭也天之可畏如此此生皆懼得罪於天之日欲求逸樂豈可得乎今視爾之夢夢愈令我慘慘矣誨者諄諄不厭諄諄聽者藐藐終白藐藐不以我言苦口為教反以我言逆耳為虐借曰未知則小子也倏忽而耄至矣由抱子而既耄石火電光豈可恃乎十二章告爾舊止者老成之見古昔之言也能聽我舊言雖有既往可悔之事尚可不至於大悔彼天方艱難國將喪矣我所言取譬非遠不過言天

道之常治亂禍福纖毫不差咸人所易見易曉者而已今爾之德惟回邪而適僻如此是以俾民困急而至於艱難喪國也蓋至此語促而詞迫已逆知有出彘之禍矣倘謂無關於王室則此與賓筵之篇皆諸侯詩也安得列於二雅哉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

生不長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
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
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鄭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穎達云芮伯周同姓○梗水上浮木也水有齗梗則壅○召公凡伯衛武諸詩雖同一忠蓋然反覆托喻尚有望其悔悟之意至芮伯則滿腹憂憤無可抒寫欲哭不能欲詈不敢惟有托之咏歌悽婉纏綿以吐熱血以洒涕淚而已蓋至此王惡已稔國難將作芮伯亦無復望其悔悟矣然則召穆凡伯衛武之刺厲王所謂諷諫之義也若芮伯之刺厲王則直謂之刺可也刺之道非一端而已也○首章憂民之病也桑葉甚盛所蔭無所不徧然捋采者不待其黃落則一朝而窮矣以比周室方隆今為貪殘之人剝尅立盡忽焉而喪下民病矣徒使我憂心不絕愴怳之意塡滿於中彼昊天雖明寧遂不我矜乎使其我矜則不至瘼我下民矣二章言民所以病者以

征役之不息也四牡旟旐太平之盛飾亂世之愁容民不堪其勞是以望車馬旌旗而心悲也征役既繁則亂不可平至於無國不滅無人不喪則又甚矣彼皆懼禍如火斯至於燼而無國步蹙矣此詩人所以心哀而長嘆也三章言亂極而行止無定也國步將滅亦可嗟矣何天之不我養而使我止既無以自安往又無所避禍蓋無能逃於天地之間矣此豈君子之罪哉夫亂世之君子亦或立名過激除奸大甚至於相競以釀禍者而今也不然則階厲不在君子矣然則誰生厲階乎遂使至今為病也蓋深罪小人之辭也四章極言征役之苦也我所以憂心殷殷者念我家鄉土宇耳蓋居邊則思內地羈旅則思故鄉此人情也所以然者生當此時逢天厚怒使我自西京而往征於東陲此身悠悠靡定多哉我之見病而有此勞勩飢渴之患也急哉我之在圉而有此戰鬪死亡之悲也土宇之念何時可已也五章答其不用

賢也爾非不好謀也然與小人謀之則謀多適足以亂政爾非不好慎也然與小人慎之則狐疑反足以藏奸如是則謀不若無謀慎不若無慎愈謀愈慎而亂愈生國愈削矣我於此時告爾以憂恤之計惟誨爾以序爵而已爵有天然之序程材授官無使賢者受役於不肖智者聽命於愚人是也蓋救亂必以賢猶救熱必以濯如是則淑矣而爾不能用我言則何能淑哉惟相與以及於陷溺而已濯猶浴也浴可解熱故左傳云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鍾伯敬曰考亭以執訓持今人以水濯手豈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言熱不可解此古人用字與處也六章言仕者必有禍也今天下遭小人之虐如人逆風而行風唈入氣不能喘息雖民之賢者有欲進而圖治者皆使之自云進無及矣夫誰使之哉虐政實使之也於是棄其仕進之志稼穡力田以代祿食蓋以仕進危而稼穡安仕進未必得祿而

稼穡可以代食仕進必至取殃而代食可以免禍去禍而就福是稼穡吾之實也代食吾之好也七章言不仕而在野亦不安也至此而維實維好又虛語矣所立之王謂厲王也立王未滅而言滅者謂其有必滅之形也國有滅亡之形野有蟊賊之害稼穡安能無病哉哀哉此中國也皆危若贅疾矣何地可以自容且盡為荒蕪矣何人可以自救此時憔悴垂死寡得有力以憂此穹蒼哉困念穹蒼病者常情何待有費力而後念乎然困極則不暇念病極則不能念一似乎無力以念天禍也論至此使人欲哭八章責其獨用小入也惠順也謂順民所欲也順君所以為民瞻仰者豈有他哉秉其虛心周偏謀度考慎其輔相而已蓋致治在於用人而用人在於任相任相乃序爵之大者故必考而慎之不可輕也秉心宣猷以為考慎者不敢以私心居之不敢以己見誤之也不順之君自用而不用人獨用而不用衆中尙既固外距

又堅以為吾如是是亦可謂之善矣此所以不能通天下之志而自有肺腸所用者特左右之私人徒使民眩然不解發憤為狂而已九章言在位不相善也彼鹿性尚且善羣豈在位之友乃相譖以爭乎譖則不能相善矣是以進則見排退復見構使我進退無地也十章譏其愚也聖人之明無所弗見即百里之遠亦無適情若彼愚者禍至猶狂且喜則雖近弗察矣我當此時豈不能言哉胡若斯畏忌而不敢言耶蓋自狀其憂讒畏譏當時監謗之事已畢露於言表却復以胡斯二字自相詰問作歌後語吐而後吞詩情自妙十一章譏所用皆忍人也良人者民之父母也棄而弗用忍人者民之寇仇也念之不已上忍則民亂矣民不避亂而反貪於亂亂之興也天下將受其荼毒而念亂者甘心為之蓋無聊之極趨禍如鶩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也十二章言君子小人本不難知王自不能知也隧道也大風之所從來其道在

空谷之中猶君子小人各由其性君子所作皆式用善道彼不順之小人凡有所往其中皆垢穢而不可問矣獨奈何棄此以取彼哉十三章言王用貪人僞言路不通也大風所行有道若貪人之行則非道叅故貪人必敗善類彼非君子之道安得不敗君子之類哉我以貪人敗類之語為王言之王聽則對矣然王必不能聽也不能聽則此語但吞吐於我之喉吻聞嘿誦而如醉而已蓋有懷不達不飲自醉也我亦悖眊甚矣然我豈悖哉由王弗用良人反使我心醉而如悖耳十四章責同列小人也朋友即王所用之同列者言爾今且以予之作此詩為不知矣然于豈不知而作哉子縱不知豈無偶中而弋獲者乎今以吾言往告於汝是猶陰庇於女也女反怨而赫我乎鄭箋云口拒人謂之赫是也十五章所以直窮小人之情狀也言民之貪亂而罔極者由小人大許似信人以為諒而不知其反覆善背貪忍殘害自利而不

利於民一似夫求勝於民而惟恐弗克者是以迫民至於此極也且民之回邪而適僻者亦由小人競力為虐驅民走險不得已而出乎此也十六章又言民生所以未定者亦由小人為盜以寇於民故至此極也彼小人與君子信諒之時亦未嘗不以小人為不可矣然而附正之言終不勝其護黨之念故始則以小人而非小人既復以小人而詈君子反覆譸張此其所以為盜也盜言孔甘必曲自掩覆以為詈我之言非予言也則我既已窮爾之情正爾之罪而作爾之歌矣然則謂我胡斯畏忌至此而有不復畏忌者矣謂我誦言則醉至此已有不止於誦言者矣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序曰仍叔美宣王也○續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云仍叔周大夫○漢天河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

漢○漢者水之精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稗雅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言水氣之在天為雲而水象之在天為漢今皆倬然昭明於上則非雨之候也又曰瞻仰昊天有嘒其星言旱久而繁星備見則尤非雨之候也按曹氏以雲漢為一物稗雅則又以雲漢為二物也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牲玉禮神之物如東西牲用青玉用青圭白璧南北牲用騂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魃旱鬼也孔穎達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為風其名為魃見之大旱一名旱母毛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此詩美宣王憂旱憂旱所以憂百姓也憂百姓

而至於展轉反側則君人之心也故續序曰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也首章言索鬼神而旱如故也王曰以下則以其憂之之詞何辜今之人蓋欲引咎於己也飢饉則天降喪亂矣所以重民食也於神無不求於牲玉無所愛而天莫我聽號呼瞻戀求其所以致此者而不可得也二章徧舉諸祭於天地鬼神而旱如故也蘊隆蟲蟲者亢陽之氣蘊蓄隆盛蟲蟲然燻炙而病人也禋祀相繼不絕自郊祀皇天至於宗廟凡牲玉酒食之屬既奠之於地復瘞之於土蓋無神不尊而奉之矣然莫親於后稷之神而力不能以勝旱莫尊於上帝之時力能勝旱而不肯臨降以至耗斁下土以憂吾民則寧丁我躬而已蓋欲代民受災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也旱既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畏天之甚而如霆如雷也靡有孑遺則民不可保矣民不可保君將安托是昊天上帝亦不我遺也如是則宗社亦不可保而先祖自此而滅矣安得不懼也四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親也旱既不可止矣旱勢赫赫旱氣炎炎我將庇廕無所民命近於死亡則何所瞻仰顧望哉羣公先正凡前代有益於民者既不相助矣而父母先祖親於我者亦寧遂忍于見棄耶蓋望之以恩之詞也五章無可奈何而望救於天也滌滌山川極摹久旱之狀山童川涸無復畱物如滌而又滌也羣公先正神之卑者既罔聞矣而尊若昊天上帝又不能使我逃遯於今日之世是此禍不先不後我實當之將如何而後可免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恭也言為民上者責所難逃去將何之是以黽勉而不敢去也然天何以病我以旱曾不知其致此之故豈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或不夙歟然既已孔夙矣豈方穫之祭四方稼畢之祭社神或有莫歟然既已不莫矣其敬恭如此明神宜無悔怒矣而不免於悔怒者此必有致之之故而曾不知其故也七章言羣工皆盡力救旱也從前章曾

不知其故而推言之曰豈羣工或不盡力歟當時諸臣雖饑饉之際職事散亂似乎無復紀統然其為憂旱計者衆正為百官之長者計慮窮矣冢宰為衆官之長者形容病矣以及掌馬掌兵掌食之官左右侍御之臣何人不以周救民生為事無有委之天數以不能而遂止者夫其勞瘁如此則其致此者非羣工之罪矣仰天而訴其如我之憂何也此與上章宣王引咎之意見於言外矣八章與羣臣交勉以同天也前既雲漢將同此復有嘒其星則不雨者終不雨矣大夫君子雖精神已竭而昭假無遺然死亡近矣在我者不可不盡也爾其無棄成勞益求所以昭假者而勉之若此者非以為我亦以定衆正也蓋民安則大夫君子皆安未有民困而衆正定者也於是又仰天而呼曰何時而惠我以安乎蓋雖不敢邀天而鄉不忍絕望於天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

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旣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續云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五嶽嵩為中嶽然毛傳云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鄭云四嶽者卿士之官主四嶽之祀堯時神農之後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然則

此詩所稱崧高維嶽非以崧為嶽也堯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是時尚無五嶽之稱也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之子孫也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作呂蓋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故因申伯而並及之以其同為四嶽之后也介圭大圭也圭大尺二寸曰玠圭蓋王圭長三尺公桓圭長九寸侯伯七寸無尺二寸者推為州牧則以王之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皆有介圭此非朝會及諸侯相見所執也名公司空營築城郭司空之職也○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王者不私其外戚故詩中歷敘其功業德望以及天子眷顧之隆周人欣幸之意其深美申伯之賢能稱此封典者即所以美宣王也首章言其始生之異平以之功也山之英靈實產名賢故旣生甫復生申以再鍾而愈奇也翰蕃宣功之已著者也維周之翰言能夾輔王室也四國于蕃言其保障侯國也四方于宣言其澤布百姓也蓋申伯入為

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以為封謝之基也二章敘封謝之事也申伯之先舊為諸侯故王以其亹亹勉進于德而使之繼其事而邑於謝以式於南邦所謂加地進爵也名伯定宅鄭重其事也世執其功謂申伯子孫世世常有其翰蕃宣之功也三章舉徹土田還私人分封後之事而言之也因是謝人因其民居稠密遂以為都也庸城也作城所以建國也徹治也言治其井牧賦稅也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紓內顧分封舊制皆於王命見其鄭重然徹土田則命名伯還私人則但命傅御而已此又輕重之等也四章又舉築城建廟分封時之二大事言之也申伯之功名伯是營言凡營謝以封申伯之功皆名伯營之也名伯雖有司空之任然以天子元老重臣而親董其事此古今異數也如此異數必有功德乃能堪之非但元舅之親而已有假其城謂謝故無城今創立之若寢廟則先宮室而成之矣寢廟成而望之藐藐

其深則就封有日矣故又錫之車馬以壯行色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擇重地以付之非漫與以國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侯圭之外別有大圭以為之寶非漫與以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則樹屏翰而懋蕃宣屬望殷矣此則圖居錫圭之意也毛傳云近辭已也鄭謂讀如彼已之子之已頒費詮解大率近語辭也猶言往矣王舅也六章王餞申伯之事也申伯信薦言君臣相得初不欲離至此始果行也餞於郿者孔氏云自鎬適申則道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還南者從岐周南還於鎬然後適謝也謝于城歸猶言城歸于謝即首句信邁之意蓋眷戀天子黽勉辭去至此則果歸於謝矣及其歸謝也無復道路爵滯之苦蓋當名伯營謝之時業為治其土疆歛賦稅積餱糧以待之故廬市止宿委積有備遂無畱行凡此皆王恩意所周匝也七章至謝而周人相慶也番番言其武勇也徒御

嘽嘽儀從甚盛也南番得人則京師根本愈固故周人喜曰汝今其良翰矣不顯申伯言申伯甚顯也文武是憲則不徒元舅之戚而已上言番番則其武可知矣然武非文不宣故又兼文武而言其全也八章重言申伯之德以表作詩之意也柔惠而不能直則近於諂隨矣柔惠而且直剛柔相資此所以文武是憲也揉者稱而正之之謂猶言治也治此萬邦四方之國莫不聞其聲譽蓋其平日之樹立如此不獨入謝而後聞也詩者工師所誦以為樂曲故曰作誦孔碩者氣象博大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吉甫自言其詩則傳大風則深長豈妄作哉乃以贈申伯耳蓋必如申伯而後不虛其詩古人作詩自愛自賞如此蓋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快意之詩苟誦得其人則言其中所欲言非匿情而順美故其旨易暢其辭易工也使當之者稍有慚德則作之者必有恧詞方且格格於喉吻間安能孔碩肆好也哉此子雲美新孟堅銘憲所以有媿於文詞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按國語稱樊仲山甫則是仲山甫為樊國之君樊邑在東都畿內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

祖祭故云出祖也○仲山甫不過城齊一出耳尹吉甫祖之揚厲德業遂成大篇此古今贈行第一好詩也篇中為仲山甫占地步處在將城齊一事全不入講僅於第七章末句輕點曰城彼東方而已以上則言保茲天子天子是若王躬是保袞職有闕皆冠冕鄭重若謂山甫重臣也自宜朝夕啟沃城齊瑣事不過偶以相煩耳故末以式遄其歸仲山甫永懷結之謂山甫身在東方心在王室而山甫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意已於言外見之矣大凡送人遠行詩不言行而言歸餞人出外詩不言外而言內皆題外波瀾也○首章以天生凡民之同以見山甫同中獨異也言天地間莫非物也有物必有當然之則與生俱來不可越也是乃民所秉執以為常道故於美德莫不好之而況天視有周周家先代昭明之德感格於天以保佑後之天子而篤生賢佐如仲山甫者乎蓋於秉彝之中而淑氣獨鍾所關於國家運會不小也二

章言其德也德之柔者患不能嘉是不過乎則者也柔嘉之見於外者令儀令色是也柔嘉之徵於內者小心翼翼是也古訓是式令儀令色以柔嘉為學問也威儀是力者令儀令色勤而不懈以柔嘉為進修也上以承順乎天子此柔嘉也下以宣布乎王命亦此柔嘉也故柔嘉維則之道即五章所謂柔不茹剛不吐者也朱紫陽曰人之資稟有以柔勝亦有以剛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是剛德勝者也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是柔德勝者也但柔而非一於柔所謂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是也若夫進德之功則剛健不息而已三章備言仲山甫之職也式是百辟冢宰之任也王躬是保師傅之尊也北斗為天之喉舌王亦有喉舌焉出納王命入而復之端揆之地絲綸之所出入者也賦政于外六官之長布政於四方者也發發以應之也蓋必有是全德而後命之全職也四章言山甫之盡職也肅肅嚴之意王命即上章所謂

王命山甫也王命付托重大尊嚴惟山甫奉而行之邦國之政有順有否惟山甫明而辨之此其人非明且哲者不能也蓋天下惟達於事晰於理者禍患所不得而犯也人惟誤以巧趨詭避為明哲遂誤以偸生苟容為保身皆其平日視身大輕所以視富貴勢利大重視君父國家大無情惟君子視此身為君父國家社稷生靈所倚為安危存亡之身愛而寶之敬而守之不以富貴勢利損其真而虧其氣則誠之至也誠壹之至明哲生焉明哲則保身不待言矣故繼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臣而以事一人為心此其所為明哲此其所以保身蓋天下智巧之小人每足殺身而誠壹之君子乃可保身則以自謂智巧者皆天下之愚人惟誠惟壹乃可以稱明哲也是故不重其身者以其身為富貴之身則不足以保身重其身者以其身為君父家國之身故足以保身然則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既明且哲之謂也功蓋天下而主不

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忌以保其身之謂也若夫揚雄之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此則讀明哲保身之詩以誤其身并以誤天下後世者也五章言其遇人剛柔合宜也吐茹者取喻於食物而言之遇人之柔者則茹之遇人之剛者則吐之此常情也惟柔嘉之山甫不隨人以分剛柔故常不茹不吐惟不茹故不侮矜寡惟不吐故不畏彊禦自守既定則非見物而遷者也六章言其德之至可以格君也德非可以輕重言謂之輕者以其為人所固有隨人可舉然而鮮克舉者物有所蔽斯力有所虧也惟仲山甫才全力厚故能舉至重亦能舉至輕蓋舉至輕者難於舉重以如毛之小見有所不能及權有所不能設力有所不能施也惟能舉則愛之矣愛者好德之本懷也愛而莫助愛之至也助生於所不足彼無不足我何能助既莫助矣而欲助之心猶不容已此其所以愛也德既能舉斯可以致用矣以己之德補

君之闕此格心之事而保茲天子之道也七章言山甫出往城齊也重言四牡征夫八鸞者繪其車馬僕從之盛點綴其行色也每懷靡及以惟恐弗勝任為懷所謂夙夜匪懈也城彼東方毛云去蒲姑而遷於臨淄按史記世家齊大公封營丘五世胡公徙蒲姑子獻公徙臨淄但在夷王之時與此稍異然諸侯遷都築城必稟王命天子親命重臣為董其事諸侯不敢擅也東遷以後天子若贅旒無復此制城邢城楚丘出自方伯之命矣宣王當厲王失政之後能行大典故全詩雖吉甫美仲山甫之詞而序以為美宣王蓋推作者之隱而言之也八章望其遄歸因以表作詩之意也式遄其歸欲其畢事而歸也蓋每懷靡及任事者之虛衷而式遄其歸好德者之顒望也穆如清風自言其詩意味深長如清冷之風足以開人之懷而暢人之志則以仲山甫身在東方心存王室凡夜匪懈以事一人無時不以保王躬補王闕為念故

以此清令之風暢而慰之庶幾不至永懷以傷其心
耳然前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曰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古人誦美大臣功德既不嫌自著其
名字且復自讚自評賞心得意如此亦以其所贈之
人足以不媿此詩所謂斯民
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
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交龍曰旂綏章者染鳥羽
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緌者即交龍旂竿所
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簟茀漆簟
以為車蔽鉤膺繁纓也毛云馬眉上飾曰鍚刻金飾
之今當盧是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鍚當盧
者當馬之額盧在眉上也鞹鞃車軾中兩較之間橫木
可憑者鞹鞃則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矣持車使
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幦幭字異而義同皆所以
覆軾也玉藻云有羔幦鹿幦春官巾車犬幭豻幭皆
以有毛之皮為之覆在軾上也鞗革轡首也以鞗皮
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厄以金為小環纏
搤轡首也搤與厄同筍竹萌也蒲始生水中取其中
心入地蒻大如匕柄生噉之甘脆諸侯一娶九女二
國媵之皆有娣姪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蓋嫡妻
有娣有姪二國之媵亦各有娣有姪則是一娶九女
也貔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豹似虎其花如錢而小
於虎又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借霧氣以成其
文彩也赤豹毛赤而文黑也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
貔言皮則豹羆亦獻其皮也○穆王之時荒服不朝
夷王覲禮不明下堂而見諸侯厲王失政諸侯畔之
故崧高之建國親諸侯此宣王中興曠典也韓奕之
除喪入朝見天子而聽命嗣位尤中興曠典也故序
皆曰美宣王也余以此推明作序者之意此亦春秋
微旨也○首章言韓侯入朝而天子命之也梁山韓
國之重鎮故美其山之貌奕奕謂之韓奕也韓為周
同姓武王之後也韓侯嗣位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
送之言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比以朝
周者也言韓侯而及於梁山言梁山而及於禹甸詩
入之波折委徐也王親命之重其嗣服之始也以下

則親命之詞纘戎祖考謂其繼世為諸侯也無廢朕命警戒之詞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勤而能敬也能如是則無廢朕命矣故又勗之曰朕命既出不復改易苟四方之國有不來庭者汝則幹而正之以佐爾辟可也幹者使之畏威懷德不庭者皆來庭也佐指韓侯辟者宣王自謂也二章述王所錫之禮也首二句從韓侯覲時所乘之車馬言之也介圭二句韓侯所執之贄也淑旂綏章王所錫之旂簟茀錯衡王所錫之車玄衮赤舄王所錫之服鉤膺鏤錫王所錫之馬而鞹鞃淺幭又屬之車鞗革金厄又屬之馬則言其備也凡此皆嗣服諸侯之禮也三章述王所餞之事顯父餞之王餞之也清酒五句燕之盛也路車乘馬餞行之時又從而錫之蓋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四章言韓侯既覲而親迎以歸也汾王者厲王奔彘之時在汾水之上遂謂之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也蹶父周卿士厲王之甥姞其姓也韓侯迎止五句言其親迎之盛也諸娣四句言韓姞來嫁之盛也不言韓姞而言諸娣之美又從韓侯一顧上點染生色此詩家趣致生動以閒冷為閙熱者也五章韓姞于歸也其實詩人專美韓侯耳今乃以美蹶父為女擇壻之能及韓國風土之饒韓姞從夫在韓之樂而美韓侯之意自在言外可謂巧於立說矣六章言王之委重于韓而勉其修職以終首章纘戎祖考幹不庭方之意也言韓城之溥大者召公昔日以燕衆營之也爾韓之先祖乃武王之子封之於此能因是百蠻而羇縻馴服之今王復錫韓侯以追貊諸夷奄受北方荒服之國而為之方伯其任重矣韓處北陲慮患宜詳實墉實壑以固其國實畝實籍以足其食且貢獻者諸夷所觀望也三獸之皮以其方物來供歲事所以表率追貊使之來享來王幹不庭方之功莫大於此故終以勉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永嘉陳氏曰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所伐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呂東萊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耳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爾雅彝卣罍註云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故曰卣中尊也○六月采芑與江漢常武皆宣王征伐之事也然一列之變小雅一繫之變大雅者不獨詩之體裁與樂之廉肉豐殺微有區別乃其文詞則小雅詳贍大雅莊嚴且六月采芑為燕勞吉甫方叔之詩耳而常武江漢

一則天子錫土一則天子親征命題亦自有大小也
○首章出師也前四句言兵勢順流也來求求其渠
魁也後四句言軍容已整也來鋪陳師致討也匪安
匪紓謂人心競勸不敢即安也即此精神鼓勵當出
師之始已有吞淮夷之氣矣二章成功也經營可以
告成蓋以謀勝非以力取也宣王之時北伐玁狁南
征蠻荊淮夷又定矣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成功告
于王也四方平則王國定矣時靡爭則王心寧矣此
其所以告成也三章平淮之後疆理其地也式辟四
句王命之詞也辟闢也徹疆土則式辟之事也甫平
淮夷而即治其疆土似乎病民而急民矣然而匪疚
匪急也以徹法者王國一定之制所謂極也於是疆
之以正其經界理之以分其土宇至於南海之遠而
止言南海則淮夷之地盡矣四章因賞功而述祖德
以勗之也召虎召穆公也召公則召康公奭也旬徧
宣布也十日為旬故曰徧也戎公謂爾功也言王以
平淮之事命虎徧治而宣布之蓋由文武之時汝祖
召公實為楨幹汝今之功毋以為予一人之故也汝
祖召公是似矣汝既開敏汝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矣
蓋勉以先業而又期以後効也五章言錫祉之事而
述其辭也釐以圭瓚秬鬯以供祭祀又告于文王之
廟錫以山川土田者祭統所云賜爵祿必於大廟蓋
所以榮之且示不敢專也且使王在鎬京而使召虎
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蓋岐周周室所
出與召康公英爽之所憑藉故使之就之蓋古之勉
勵臣子者無他惟動之以忠孝而已教之以孝乃所
以教之忠也若曰此山川土田非吾之有吾祖文武
之賜也而汝今日江漢之功亦非汝之功汝祖召公
之教也使虎忠孝之心油然而生思所以不負召康
公恩所以不負文王武王則必不負宗社不負朝廷
矣故虎當此時感恩圖報無以為地但稽首颺言以
天子萬年致其區區祝頌之私然非區區祝頌所能

盡矣六章召虎受賜而拜祝也鄭箋云此虎答王命
時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祖受成王
命之詞如此則天子萬壽以下皆康公之語非召虎
語矣豈不舛謬朱紫陽又謂四章策命之詞此章則
虎作康公之詞蓋勒策命之文於廟器之上而銘其
後也後儒沿之遂謂前之虎拜稽首者拜於文廟後
之虎拜稽首者拜於家廟但從來豈有隱括功臣策
命及廟器銘而可為詩者乎且豈有王言不答君命
未拜而遽拜文廟者況方拜文廟旋拜家廟當時畫
錦之榮後人何從見之憑空杜撰尤屬可笑不知三
章王命召虎以下詩人述王言也四章王命召虎以
下亦詩人述王言也其言未畢故以五章釐爾圭瓚
六句終用錫爾祉之意虎聞王言而拜稽首曰天子
萬年其語亦未畢故六章復以虎拜稽首接之皆一
時對王祝頌之語故曰對揚王休蓋君勉臣以法祖
臣祝君以萬年此颺言之體也古人文字典重質奧
作天子賞功語即似功臣策命作臣子祝頌語鄭以
鼎彝銘文紫陽因五章似策命遂疑其為策命六章
似鼎彝銘遂疑其為鼎彝銘耳豈必真有是事哉對
揚王休謂聞王言而對答以宣揚王之休美也考成
也謂王勉以召公是似又以先公待召公之禮待之
故不為召公作成以答王意乎作召公成謂召祖始
之虎成之也於是復申前祝曰天子萬壽而又望其
長享令聞且勉之以文德蓋忠臣愛君必祈以長久
而告以所不足淮夷之役虎以武功事王而乃云矢
此文德洽此四國蓋從出車設旟之後而欲進於干
羽兩階之化也令
聞不已此之謂乎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淮夷悖遠負固其為周室之梗非一日矣當武王既崩同武庚管蔡以叛者此淮夷也既而同奄以叛者此淮夷也成王封伯禽之時又同徐夷以叛者此淮夷也穆王之世又同徐夷以伐西周至於河上者亦此淮夷也宣王即位既命召虎以平淮南之夷矣又命皇甫以討淮北又命程伯休父副之又自將以親征之自親征一出而夷丕以來衰玩之氣忽如雷霆乍驚日月重光矣此召公所以為詩志美而首之以赫赫明明也○首章親命大將也南仲見出車篇鄭云南仲文王時人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而言及其祖者表世功也冢宰以下六卿也大師而下三公也王命卿士大師皇父蓋皇父以六卿而兼三公也然十月之交幽王時亦有皇父豈與此皇父為兩人乎未可知也赫赫言王命將隆盛明明言其光顯也整六師謂親征也蓋宣王親征淮北而命大將皇父整修其戎

事師嚴器備既敬而不驕肆既戒而不妄殺所以惠此南國而為時雨之師也二章策命副將也是時尹吉甫掌王策命故王命尹氏策程伯休父為司馬蓋皇父以六卿兼三公為大將而程伯休父以六卿副之也程畿內邑伯爵休父其字也左右陳列謂左右結隊而行也戒我師旅所以嚴紀律也率循也循彼淮浦以淮水環繞於徐故環而視其要害也省此徐土謂省視徐之土地以用師也兵宜神速師老無功毒民妨農故不留不處則徐人三農之事可就緒也命大將曰既敬既戒命副將曰不留不處師嚴而戰師克而敏大哉王言行兵之道備是矣三章王師在途徐人震驚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言天子親征威靈氣燄如此也雖以天子之威靈氣燄然必紓徐保安而後作而動焉蓋其慎也夫用師者急則輕敵緩則縱敵今匪急而紹匪緩而遊而徐方無不驛騷震驚有如雷霆之作於上而如是之震驚者蓋用兵之

法攻其心奪其氣而已今之繹騷震驚徐夷之心已駭氣已奪矣四章王師至淮而無敵也震者其聲也怒者其色也闞怒貌虎之自怒虓然非激而使之怒也鋪者盛陳其旅敦者厚集其勢仍執言其氣勢之盛大若就而執不費力也蓋極狀當時王怒於上將怒於下師徒衆盛屯集於淮浦之間其勢甚大執之不勞當時淮浦之上截然其不敢近則非徐夷之淮浦而王師之所也五章極言王師之所以制勝也嘽嘽槩言其盛也如飛六句是六韜中最精之語非深於兵者不能言之如飛如翰迅矯而疾速也如江如漢險阻而廣肆也如山之苞靜翕而難撼也如川之流動關而莫禦也緜緜不絕首尾相應如環無端也翼翼不亂左右相輔如翅斯張也不測者出鬼入神人不得而知也不克者握奇據勢人不得而敗也此所以能洗濯徐國也六章歸功於天子也王之謀猶信實不欺非以詐力相尚也而徐方既附而來矣徐方

既集而同矣此雖諸臣之功而即天子之功也蓋天子無功天子之德乃其功也彼諸臣之功不過奉行天子之德威而已向者玁狁蠻荆已服其罪矣獨兹淮徐未附耳今四方皆平徐方之人稱臣來庭向化不同則王師振旅而歸矣復何求哉蓋美不忘規慮其狃勝而喜功故於卒章首言允塞終言旋歸亦猶江漢矣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意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梟與鴞異梟音枵鴞音驕梟不孝鳥也梟鳥食母猶獸中之獍能食父也蓋梟賊其親者也鴞攫鳥子而食賊及他人者鴟怪鳥鴞也鵂鶹也即墓門之有鴞萃止也○小雅正月之章刺幽王也但褒姒滅之一言止耳此篇反覆感嘆無非指摘褒姒者惟三章兼言婦寺五章則指介狄以動之蓋從古女寵未有不與宦監相緣為奸者而夷狄之禍皆以女戎為亂者此他日所以有驪山之事也然當時設有正人在朝當不至此詩人所以痛憤於蟊賊而傷心於人之云亡也○首章言仰天而天不我惠我亦甚病而不寧矣且降此大厲使國人靡有所安至於士民皆病者皆由小人任事如蟊賊之害稼穡無有夷屆之日所以網罟之害至今不收亦無有夷瘳之日也填病也夷平也屆止也言褒姒而先言蟊賊網罟者謂此幽王昏淫之所致也二章又以蟊賊網罟之害而痛言之前四句削奪之不當

後四句刑罰之不中也蓋網罟之害如此此小人所以為蟊賊也三章蓋言亂本也哲者足智多謀之謂男子而足智多謀此國家所賴也故足以成城若婦人安用哲為哉婦人而與男子之智謀必至倒持男子之威柄而用之朝廷之政出自宮闈之內國家從此多事矣故哲婦必至於傾城也此以言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妖冶既足以惑主智謀又足以要君使吾君惟言是聽則雖此懿美之哲婦而實則梟鴟也梟鴟之鳴足以禍人哲婦之言足以禍國一而已矣所以然者婦人長舌為亂之階也然則昊天所以不惠者豈降亂自昊天哉婦人亂之耳夫正人君子之言教我者也誨我者也若長舌婦人之言豈教豈誨哉捷給以蒙其奸飾辭以亂其實柔聲以售其巧是維婦人寺人而已言婦而兼及寺者小人女子乘人主之厭飽以為譖誣其智一也故寺人必倚宮掖以成內援而女謁亦必藉閹宦以與外政內外相蒙

此所以至於傾城也四章極言哲婦之害也婦人之
惡能探人主之隱窮而究之以探人主之喜怒如鞫
獄者必窮其原本而後已彼其窮之之意不過忮害
與變忒二者而已彼始則譖人既而所譖不驗與其
前言相背在他人或自咎曰此無所極之言吾之愚
也彼則不咎其不極矣且曰此何足為慝乎蓋婦人
憑寵恃智以謂吾言縱背君知之而必不我罪故敢
於妄誕而不自以為慝也夫婦人之無與公事譬如
君子之不治商賈也今賈物而有三倍之利君子識
之此豈君子所宜哉婦人休其蠶織而有公事亦若
是而已蓋古者王后皆以蠶織為事世婦奉繭以獻
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
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使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
黻文章服成而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也五章言天
何以責王而見災乎神何以不福王而富之乎蓋以
王將有夷狄之大禍迨之弗慮乃以予之讒言而忌

是不忌禍而忌福不忌寇賊而忌忠臣也夫天降不
祥所以警王也王而弔之遇災知懼則不祥者反祥
矣今不弔不祥淫荒於色顛倒威儀大不類於天子
此雖褒姒為之厲階乎然亦當時無正人君子贊而
輔之遂使蟊賊肆其網罟婦人憑其長舌使我邦國
殄絕而痒病也蓋女寵與奸人閹寺夷狄此四者皆
陰類也一陰相召其類畢至寵一褒姒而奸人夷狄
閹寺皆乘之以為亂可不畏哉六章因上章入之云
亡而反覆嘆之言天之降此網罟也亦紛王而優多
矣人之云亡也殄瘁之禍亦我心之所憂矣天之降
此網罟也亦迫危而幾及矣人之云亡也殄絕之禍
我心不僅憂而且悲矣七章觱沸泉湧出貌湧泉之
源所由出者深循我心之憂所從成者久也亂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我適當之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天心藐藐不測雖極壞大亂之時無不可以鞏固者
王能同天而無忝厥祖則雖無補於前而亦可式救

而後蓋善後在於法祖而法祖可以回天忠臣惟不
絕望於君所以不絕望於天故始曰昊天不愍猶望
惠於天也繼曰亂匪降自天又曰天
何以刺皆不欲委咎於天之辭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苴水中浮草也棲苴謂
旱歲之草枯槁無潤如苴之棲於木上也按苴有數
種梅誕生云麻之有子者曰枲無子者曰苴又苴菜
又苴杖以竹為之喪記註云苴者黯也言其貌若蒼
苴也又苞苴謂藉也以果實相遺者裹而藉之已上
皆音疽而此則水上浮草音茶也○板之詩序云凡
伯刺厲王作也此與瞻卬二篇序皆稱凡伯刺幽王
豈凡伯之子歟若出一人則自厲王末季越共和及
宣王至幽王即位蓋七八十年凡伯已百餘歲矣然
凡為周公之胤同姓世臣休戚共之故三詩皆極其

沉痛而此與瞻仰則辭更危意更悲蓋幽王之昏淫於厲王而驪山之禍亦甚於犇彘也○首章言旻天疾威於上故喪亂之降爲於下病我飢饉至於民盡流亡使內之居與在外之邊圉無不荒虛矣然其致此者小人也故下章及之二章言天之降此罪罟於民使民手足無措者亂不在外而在於內如蟊之賊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訌潰也蟊賊之人自爲內潰方且昏亂其神志稼喪其精神而不思恪共其職業但相與潰潰爲邪僻之行耳此其人豈可靖夷邦國哉而乃使之靖夷我邦其可乎三章皐皐頑慢訿訿謗毁也孔填與瞻仰篇孔填毛朱皆訓甚久不如以甚病訓之爲妥蓋賢者憂時而病也言小人頑慢謗毁有玷於朝而王曾不知其玷至於憂國憂時之君子兢兢業業其心若有甚病而不敢即安者乃更見貶斥用者非賢而賢者不用則亦顛倒謬亂之極矣四章言民生憔悴如陸草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水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生意盡矣凡皆蟊賊昏椓之人傷其根殘其技以至於此故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於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蓋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其理一也五章俯仰今昔感慨情深若曰昔日之富豈若今日之病也而今日之病不意如茲之甚也彼賢奸之辨譬諸疏糲精粺區以別矣奈何不自替以廢避賢路顛使我愴怳無緒相引以長也蓋幽王之世賢奸倒置故詩人絶望於王而反致望於小人不能使君子登朝而但欲使小人退位明知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尚兾小人之或避君子蓋無聊之思不必然之詞也時與是同兄與怳同六章頻與濱同崖也言亂之所以甚者以人皆昧於亂之所由始也譬如池水必自崖而注泉水必由內而涌池之竭也崖無水

以注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崖泉之竭也內無水以涌之也而今也不云自內則惑之甚者也如是而其害天下也亦甚溥矣我一入豈能獨免故又曰此豈不烖我躬乎非專爲身憂也乃深嘆其害溥之極耳但誦此詩者不言如池之竭如泉之竭而曰池之竭矣泉之竭矣非比非賦吞吐含蓄意在言外費力詮註反失其旨朱子語錄云看詩不須索解只平地涵泳自得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如朱子此語斯真能解詩者也七章言昔文武受命之日不自爲治也所用多賢不止召公一人然有如召公者能令先王日闢國百里而今也不然此吾所以傷心而長嘆也然今之人豈遂無故老舊臣乎此章無限苦情舉凡伯所不欲言不忍言者皆以於乎哀哉四字發之且始但言先王用召公以闢國而不言今日棄賢以蹙國然言闢國之故而蹙國之故不言而自見矣末但云有舊而不言用舊然言有舊而舊之當用亦不待言而自見矣蓋詩人感嘆之意直露反淺含蓄乃深也至於瞻仰卒章勗以皇祖此詩卒章勗以召公瞻仰卒章望其救後此詩卒章告以有舊皆於大壞之後尚有不忍絶望之詞此則凡伯之厚也

周頌詩

頌之爲言容也治功成而頌聲作焉故[illegible]之形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以成功告於神明其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後乎故其頌文武也不專頌文武而頌其主祭之曾孫若謂吾祖吾父之功德此不待頌而後見也今日者曾孫太平之福實吾祖吾父所詒燕焉有曾孫如是以纘服而承祀則吾祖吾父其亦庶幾無憾矣是故頌者廟中之詩也然有爲祀事而作者亦有因

祀事之後而并及焉者訪落敬之小毖諸篇是也其皆謂之頌者其初雖非爲祀事而作既作之後大師樂笙取而被之絃歌以告神明後世子孫遂襲而用焉其事不一然其旨和樂其辭肅穆其音雍容悠遠則一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矣夫取朱絲而練之以爲絃則聲濁取瑟底之竅而疏通之則聲遲一人唱之三人從而歎之則其和寡聲濁而遲和者又寡此非極音也然其中有不盡之遺音焉蓋至文無文至音無聲無文者文所不能盡無聲者聲所不能盡聲不能盡而其冷然之韻悠然之情令人尋繹於絲肉唱嘆之外低徊而不可窮故曰遺音也是以風雅諸詩作者以能盡爲工而頌詩作者又以不盡爲工此不獨絲肉唱嘆之道亦可因文詞以想見其大略也

詩觸卷六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孫子翼父著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序曰祀文王也○續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呂東萊曰朝諸侯謂周公相成王以朝諸侯非自居南面也尚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按此周公居攝七年事也新邑洛也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而周公作此樂歌也言歲者歲必有祭也言烝祭文武而

頌止稱文王者父之德可以兼子也孔穎達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蓋祭宗廟之盛也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容也廟之為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故立宮室以貌之耳○大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此惟周頌為然若商頌則祭時頌先王之功非以成功告廟矣魯頌詠僖公之德特頌禱之詞如後世文人獻頌之類耳此詩告廟於營洛之後雖非所以頌文王然頌文王之意亦隱躍於言外蓋祭文王者皆秉文德謂祭者之德不可見即祭之者而見故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愾然如復見文王焉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之盛者也○謂於乎穆哉此清廟也祀文王者必於斯焉文王之德吾安得而見之哉助祭顯相之諸侯既肅然而敬雖然而和矣而執事之濟濟多士亦莫不秉文王之德焉所謂文德者亦惟是肅雝而已今顯相秉之多士亦秉之豈非文王之德所在哉故文王之神仰而在天既對越而如見焉俯而在廟復駿奔走而如見焉凡此皆文德所感者而豈不光顯承順乎信乎文王之德沒世不忘而無厭於

人心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序曰大平告文王也○周頌為成功告廟之辭故此詩言我其收之又言曾孫篤之謂文創始而我收成而曾孫黽勉篤厚以上慰文王之靈爽也天作篇子孫保之亦同此意曾孫指主祭者而言凡子孫主祭者皆稱曾孫故書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而鄭氏曰自孫以下皆稱曾孫也○於穆不已言天道循環流轉

而無窮也蓋凡有為者必有窮天道惟無為故無窮所謂至健不息是也不顯顯也純者無雜無間之謂文王之德自始至終無有間雜猶天道之運而不已故言於穆者從其不已之深遠者擬之言不顯者從其紀之昭明者擬之也舉天與文王並稱不言法天奉天者天與聖人為一非可擬而合之也紫陽以假訓何以溢為恤以收為受然不如鄭箋為妥鄭箋以假訓嘉溢訓盈收訓聚或曰假大也大以溢我謂文王澤及後人如水之盈溢而不止也我其收之謂聚斂而收拾之也以祖宗之澤與其在天之靈雖不肖孫無不欲啓而佑之但我無以聚斂而收拾之則溢我者橫流而無所歸故我必有以收其溢者始有以慰其在天之靈然其所以收之者惟大順我文王之道而凡為主祭之曾孫者又世世篤厚而不忘斯德澤愈衍而愈長矣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曰奏象舞也○鄭云象武者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熙卽清也緝熙謂常有其清明而不已也典猶則也肇禋始祀也自始祀至今有成皆用文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此所以為周家之禎祥蓋符命非祥而清明之德乃為至祥也奏象舞而歌文德明武功非文德不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序曰成王卽位諸侯助祭也○鄭云新王卽位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儀禮賓三獻尸之

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烈光也烈文猶言煥乎有文也辟公諸侯也以其為一邦之君曰辟又舉五等之尊者而命之曰公也祉福者天子所自有也諸侯助祭安能錫主祭者以祉福哉但以諸侯圭瓚之瑟趨蹌之盛因而獲福猶諸侯錫我以福也諸侯既錫我以福矣寧僅一時之惠哉蓋惠我以無疆而子孫亦世世長保之矣又言汝無封以殖貨靡以傷財則王當尊而崇汝且汝既有此錫福之功吾之子孫賴汝以保矣汝之子孫豈無所以美其報乎所以世繼侯封而益昌大也未復自規自勸兼為規勸諸侯之詞曰莫彊於人若能自彊則四方以為訓矣莫顯於德若能自顯則百辟以為法矣前王之所以不忘於人心者用此道也此語無限蘊藉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皆從嗚呼二字傳之妙甚○頌以告成功此詩似非告廟之辭振鷺有客諸篇亦然蓋獻助祭諸臣之樂歌也朱子曰古者之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酢之禮既畢然後亞獻亞獻畢復受胙唐時尚然今併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俱隔然矣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大王遷岐以避狄也遷岐之後周道浸盛則有似天作之也天者莫之為而為者也莫之為而為而所為必成故曰天作也毛傳云荒大也謂大王能廣大之也朱云荒治也二說無不可者既曰天作高山又曰彼作矣言大王之作卽天作也大王作之而文王安之言大王之業至文王而始就也徂毛云往也朱云徂者險僻之意蓋以徂為岨耳不如毛義為長言大王既往岐矣都會遂闢高山之

下遂為沃壤民歸者衆遂成平易之道而子孫世世保守勿失以無忘先祖勤勞也嚴華谷曰成功告神多言及子孫子孫能保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序曰郊祀天地也○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韋昭註謂成王卽位始郊見推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也而又謂成王非指成王誦乃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業則前後舛謬矣鄭氏之說與韋相合既屬承訛而朱文公則直以為祀成王之詩又與小序郊祀之旨皆戾至今莫有明其故者夫豈成王卽位郊祀天地以崇二后後世相沿以為故事遂歌此詩以美文

武并以道成王之德歟未可知也○言昊天祚周之
成命文武既受之矣文武受之成王又承之是以成
王卽政之初不敢自安必夙夜求所為承藉天命之
基而其所基命於夙夜者廣大而不為狹小是其宥
也靜深而不為疎浮是其密也夫此宥密之心豈有
間斷昏昧哉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故能安
靖二后之天下而保其成命也康安也靖亦安也必
有不敢自安之心然後可以安天下單盡也單厥心
卽不敢康之心也厥心既單則天下靖矣天下靖則
二后可質天命可凝矣歌成王之德於郊祀天地之
時亦所謂告
成功者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
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
於明堂也陳氏曰古者冬至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
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
卽帝也郊曰天尊之也配稷於郊所以尊稷也明堂
曰帝親之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蓋郊奉
古禮而明堂則周公以義起之也曹氏曰以天道事
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
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
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此詩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天雖言文王然以天為主而以文王為
配故首言天末章言畏天蓋法文王卽所以法天法
之不已卽所以畏天也將奉也享獻也右猶祐也儀

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奉其牛羊以獻天庶幾天其
祐助我乎然而不敢必也我所不敢必者天而所可
必者文王我所不敢必者我與文王音容之接而所
可必者我與文王精神之通文王之典文王精神之
所在也我惟儀之式之刑之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
則此錫福之文王既降而佑我且享我矣然而終不
敢必也我其夙與夜寐畏天之威夫畏天之威則其
儀之式之刑之者終無敢懈於是或可保天與文王
祐享之意乎夫保之則既祐之矣然我不恃天之能
祐而恃我之能保此其所以法文王此其所以畏天
也○考亭訓天其右之謂天在牛羊之右殊可笑
然訓其右之其謂其者不敢必之辭又甚有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戟
納弓於衣為韜弓也韜與弢同夏樂章之名九夏有
肆夏有韶夏有納夏此三夏者又九夏中之大也顏
師古曰三夏歌之大者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
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時邁執競
思文卽三夏之別名也故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
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鄭氏云以鐘鎛播之鼓磬應之
所謂金奏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
思文也○按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
望秩于山川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所謂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
以祀山川蓋五岳四瀆之神望而祭之故曰望也然
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則此時非
如周制十二年巡狩之期乃武王初卽位告祭而柴

望故考亭謂此詩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巡狩之禮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各以時告祭故曰時邁言王所以時往巡狩者昊天其子之乎其者冀望之詞蓋發端姑為是冀望不敢必之語此後即信其為天所子故繼之曰實右序我周也右謂佑助也序者帝王相傳之序也天實右序我周使我於諸侯薄警動之而四方侯國莫不震動而疊懼其所至方岳又能懷柔百神及於河岳使河不逆溢岳無騫崩蓋就河岳之懷柔祇之而百神可知也以諸侯則震疊以百神則懷柔人神宜矣故天下信王之宜為天下君也在神人則稱后在天則稱子信其為神人之君即信其為天之子矣於是復嘆之曰明昭乎我周也嘗巡狩而考其典章次其功罪以武序在位五等之諸侯且偃武修文惟懿德是求焉懿德文德也更始之際能消人不逞之志者惟此文德而已以此懿德而播之樂章陳於時夏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而有以副昊天子之之意矣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序曰祀武王也○此詩序言祀武王而紫陽謂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然詩中言無競武王不顯成康則考亭之說當矣蓋祭必統於一尊祀武王世室而以成康配之故父可兼子祖可兼孫詩言祭武王成王康王而序止祀武王不及成康猶清廟之詩洛誥以為烝祭文武而序止言祀文王不及武王序與考亭之意其實一也毛鄭不知序意而泥序語於昊天有成命則以成王謂成其王業於此詩則以成康為成大功而安之宜其有牽經附序之誚乃尊朱者駁毛鄭而并譏小序夫亦愈不知序意矣○執持也競彊也能執則競可知矣執持其彊競之心以勝怠勝欲故天下無可與之競其烈焉不顯顯也顯哉成康之德亦上帝所命以為君而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一也又言武王既以開創之功奄有四方矣乃成康又以繼體承緒而奄有之且其照臨四方又斤斤乎察之甚也蓋武王革商之暗以就於明至成康尤為明備故曰斤斤也由是而象功昭德則有樂矣樂大者難於和今鍾鼓則喤喤而和矣樂小者難於集今磬筦則將將而集矣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樂備而和且集功德播於上則福降於下矣而降福穰穰亦三后降之也既穰穰而多則簡簡而大矣此時祭者威儀反反自終而要之於始莫或懈焉故祭然飲福既醉既飽福祿之來反覆重複而未已也或曰醉飽指尸言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序曰后稷配天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秋種冬長春秀夏實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谷長麰麥形似小麥以皮厚故為大麥也月令麥為首種而冬至郊祀惟二麥生蓋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故謂之首種獨舉來牟者以其為五谷成熟之最先且當夏月缺乏之時能繼續絕匱其閒係最重也○我將言文王配帝於明堂而此詩則言后稷配天於南郊也文文德也稼穡乃閭閻小民樸節之事然經緯事業本之粒食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故思先世之文德不獨文王又有后稷也后稷有文德故能配於天而無慚以其粒我烝民莫非爾德之極也且遺我下民以來年二麥之種此乃帝命后稷偏

育下民使其教我稼穡盡於四方無有彼此疆界之
限是以陳其久常之功德於是夏而歌之也夏之屬
有九此則所謂韶夏也時與是同○朱註謂思語詞
陳常於時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國中前時
邁篇亦訓時夏為國中其
說相沿已久今並存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保介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註云衣甲也以保介
為車右而衣甲也而輔慶源曰保介助工耕藉田者
介有副意故朱子云農官之副也其說稍異畬三歲田

也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
三歲曰畬乃成熟也錢銚也鎛鉏也銍刈禾短鐮也
孔氏曰鎛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
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若其事立蓋錢以
啓土故五耕用錢耨以去草故五耨用鎛○此詩序
云諸侯助祭遣於廟而紫陽謂戒農官之詩但農官
非作頌之人戒農官非作頌之事當時周人重農因
諸侯助祭遣於廟而戒之以民事耳臣工者諸侯之
卿大夫也公謂諸侯也諸侯來朝於其將歸也天子
勑其卿大夫曰嗟嗟臣工爾其敬爾在公之事蓋有
周天子無事不有成法以示人是王賜爾以成法也
女國有事當來諮謀而茹度於朝無自專焉可也又
命其車右以時事曰爾歸矣春莫耕耘之時將何所
求乎將如此新田何蓋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舉新
以兼舊也而又嘆美之曰大哉此二麥也蓋莫春麥
將熟矣將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上帝又將賜以

豐年以為新田之慶蓋即來年之熟可為新田嘉穀
之占也於是命我衆民具茲錢鎛以治其新田畢錢
鎛用於莫春而秋成銍艾之穫奄忽之間已坐見之
矣此則敕爾在公之首務也天子遣諸侯而戒之不
斥言諸侯但戒其臣工與
車右而已此天子之學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周禮三十里為一郭一
吏主之其吏皆大夫又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有
川三十里萬夫之地也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
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
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是三
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鄭云耜廣五

寸二耜為耦一川之內萬夫故言萬耦胡氏曰萬夫
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以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
耦也○朱子以此詩為戒田官然戒田官無作頌之
理當依序為春夏祈穀之詩但詩云成王則是事始
於成王而頌則康王以後所作也毛鄭以成王為成
是王事謬矣○噫嘻歎美之詞噫嘻乎成王之為民
祈穀於帝也既為爾衆庶而昭明而感格矣於是率
是農夫而播厥百穀播必先耕故必有以大發其私
田蓋倡民力者莫如使民各私其私夫民各私其私
齊心並力合衆私以成天下之至公故民皆服其耕
萬人為耦而並耕也此昭
假之功而亦新穀之効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鷺水中之鳥埤雅云一名舂鋤以其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鋤也鷺色雪白頂上有絲毿毿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諺曰鷺絲相逐成胎謂其雌雄交逐目成則產也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辟雝有水此鷺之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言振羣飛之鷺集於西郊之辟雍其色潔白且復翔舞舒閑可觀也我客之來助祭也其容貌亦猶是已周家待二王之後加於諸侯一等故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也容者助祭時之容止也又言我客在彼國中則臣民奉之而無有惡之者矣在此王朝則敬以賓禮而無有厭之者矣蓋勝國之餘猜嫌易起攺玉之際厭棄易生今無惡無斁惟我客為然則庶幾夙夜循環無已與周齊休以永終此譽望矣此周家忠厚之至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序曰秋冬報也○黍禾屬而黏者稌稻也粳也○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下濕其穀宜稻豐年則高下無不熟故多黍多稌也○此報賽田祖先農以及方社之樂歌也年若非豐則旱且澇矣旱則無稌澇則無黍多黍而又多稌則百穀咸登此所以為豐年也由是高廩之內所入之穀有萬有億有秭而未有已以其廩之所藏者為酒為醴可以供宗廟祭祀而進予祖妣諸凡朝聘養老尊賢以及大小吉凶百禮皆可備而洽焉此則豐年之所致而神之所賜也故終言降福孔皆報賽之祭所以歸功於神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也○鄭箋云瞽矇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毛云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懸也刻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謂虡橫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懸也蓋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虡則持栒以載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樹以五采之羽皆以飾業也毛云應小鞞也田大鼓也鄭云田當作朄朄小鼓也蓋毛以應既為小鞞則田宜為大鼓鄭以經傳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奏鼓朄注云朄為大鼓先引故以田為朄也縣鼓周鼓也蓋夏后氏足鼓則以跗承之殷人楹鼓以柱貫之周始懸於箕虡故謂之縣鼓也

鞉小鼓兩旁有耳又有小柄持柄而搖之則旁耳自擊也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椎連底桐之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櫟之鞉以節樂也磬以收樂也柷以起樂也敔以止樂也簫編小竹管為之故曰簫管如笛併而吹之○鄭云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王介甫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宋詞云吹簫寒食賣餳天本此所云鳳簫亦本此○首二句言樂工備也設業六句言樂器備也喤喤厥聲以下則極言作樂之盛也雖則和矣然必本之以肅故肅雍二者合言之而後謂之和也樂記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和鳴則先祖是聽矣蓋二者之功德卽祖功宗德也故其精神與先祖交相投合而可必其神之來聽而二王之後至此亦永觀厥成焉則盛之至也劉安成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

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柷圉以上
樂之大者簫管樂之小者以既備乃奏安於簫管之
上鞉磬柷敔之下
章法不測妙甚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序曰季冬獻魚春獻鮪也○毛云潛糝也又作罧積
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而王介甫
以為潛藏之潛蓋魚性喜潛謂其取之深也鰷白鰷
也稗雅云形狹而長若條然故謂之鰷今江淮之間
謂之鮂魚性浮似鱒而白○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
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者明漁非
常事重之也冬魚之性其味潔美春鮪新來故思其
所嗜而進時物也蓋常祭之外另舉此祭以薦新也

猗與嘆美之詞漆沮岐周之二水也取諸漆沮者不
忘本也凡宗廟之祭四海九州之味無不陳也而此
則薦新於廟故言其與王之地所產之物而已即
一嘗魚而孝子告虔之心已順故享祀而介福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序曰禘大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
周人禘嚳而序曰禘大祖鄭氏又以大祖謂文王者
何也蓋禘者五年之大祭記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者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始祖即大祖也周以文王為大祖仍曰禘於大祖之廟
而推其所自出者為嚳而尊之故仍曰禘大祖也明
堂位曰大廟天子之明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
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大廟蓋魯以周
公之廟為大廟當時亦必以周公所自出者為嚳而禘
於周公之大廟而仍曰禘祀周公者猶此之禘嚳而
曰禘文王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朱註以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蓋既疑序
云禘文王與祭法禘嚳之說不合又疑詩中所謂皇
考為武王稱文王之辭耳然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
王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則皇考非獨子稱其
父之辭也且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又安知非禘
於文王之廟乎○諸侯來時雝雝其和至廟則肅肅
而敬矣此時助祭者辟公而天子則至敬無文至和
無象但見其穆穆而深遠而已於是天子薦碩大肥
腯之牲以告虔而辟公又相予陳其祀事大哉皇考

庶或饗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皇考周子孫稱文王
之辭也又言文王之德既通且知以盡人之道既文
且武以盡后之道如是則能安人矣皇天以安人為
心安人則天心安矣所以燕及皇天而昌大其子孫
也蓋天之福國必予之以賢子孫故克昌厥後乃所
為燕及皇天也又言厥後昌矣且安我以長壽助我
以多福者此豈獨見助於皇考亦又見助於文母蓋
我之獲佑文王考妣與有力也○蘇子由曰周人以
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之祀文王也曰克昌厥後
乃知諱其名而遂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然余觀
武王名發而噫嘻之頌曰駿發爾私然則古人臨文
不諱不獨子由所指克昌厥後一事其與後世秦皇
諱政改正月為征月漢高諱邦史記凡言邦者皆曰
國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啟以微子啟為
微子開
者異矣

戴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交龍曰旂軾前曰和旂上曰鈴蓋建旂於車上懸鈴於旂之竿也鞗革轡首也有鶬毛云有法度鄭云金飾也朱云聲和也三說各異蓋鞗革有金以厄轡首故鄭曰金飾也○此詩蓋諸侯來朝遂率之以助祭也辟王成王也王者之禮樂刑政自昭考時已奉為世守矣故因來朝辟王而重申之若似乎率求於新王之朝也龍旂三句言其車服之盛也休有烈光嘆其增輝於上國也昭考武廟也后稷為始祖自二世以下左昭右穆十五世為文王十六世為武王故武王稱文王為穆考成

王稱武王為昭考也率見者成王率之也孝者盡志享者盡禮天子之孝享合天下之孝享為孝享故曰以孝以享以者成王以之也孝享則可以之介眉壽矣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大且多之福皆烈文之諸侯助祭者有以致之是諸侯安我以多福而使我繼明於純嘏也純嘏多福之全也福本光明不繼則晦矣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祖廟周之祖廟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也殷尚白白馬者仍其舊也敦琢者治玉之名嘆其從行者之美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稱以客者不敢臣也望其馬則白見其威儀則敬慎觀其從行之旅則致琢蓋愛微子則無所不愛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故於其既朝而歸也猶冀其一宿再宿又托言欲縶其馬已去矣又欲追而還之且左右無方以安而留之則愛之之至也威等威也微子在宋得用天子禮樂則淫威於等威之外矣言天子所以寵微子者既有淫威則其所享者自然盛大而降福孔夷皆愛之之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序曰奏大武也○禮記明堂位云上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即此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也內則

成童舞象謂象用兵刺伐之舞也濮氏云左傳宣公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無疊章也或者後世互取而用之未可知也○言大哉武王也其功烈天下莫能競焉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之故武王嗣而受之其勝殷也不以征誅為武而以止殺為武所以耆定爾功嗣文德而無競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序曰嗣王朝於廟也○鄭云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即政朝於廟也○閔予小子哀慕不忘之思也

遺家二句正言其可憫之故遺家不造謂王業方成而武王没此國之無禄而卽家之不造也煢煢者失父孤特之貌在疚者去喪未遠心志未安猶在病也念我皇考武王長世能孝其念我皇祖文王也儼然若陟降於其庭者蓋孝皇考卽以皇考之孝皇祖為孝念皇考卽以皇考之念皇祖者為念無時不孝無時不念斯無時不敬矣夙夜敬止是亦永世克孝之謂也文王曰敬止武王亦曰敬止此所以繼武王而克孝也於是自念而嘆曰於乎文武乎我是以思繼此相傳之序而不敢遺忘也篇中焄蒿悽愴之神皆從閔予小子及於乎小子於乎皇王三句傳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序曰嗣王謀於廟也○鄭云謀者謀政事也○落始也曹氏謂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也言我將與羣臣謀訪於治政之始以率循我武王而武王之道則悠遠而未有既也將使予黽勉以就之而其所以繼續乎道者猶有彼此之殊判渙而不能合也蓋有就則有去有續則有斷若是者二之而非一也而又自嘆夫渺渺冲人遭兹多難此昭考所以愈不可不率也率之之道亦惟紹其上下於朝廷陟降於厥家也凡所以治内治外者無不循之庶幾藉我昭考之休以保吾身使無缺明吾身使不晦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已於訪落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聽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此詩乃成王在廟所作蓋與羣臣謀於廟而羣臣戒之故前述羣臣進戒之語後復自述其受戒之意又頌之一體也言敬之哉敬之哉天道顯然昭著其命無常至難保也豈可謂其高遠而不我知哉以為高遠而不我知則其慢天也孰甚故敬天者必視天之與我所顯而不易者曾何事非天所陟降何日非天所監臨若予小子則不聽而未能敬也不聽昏也不敬怠也由昏故生怠而治昏者莫如學我惟往而學焉日有所成月有所長以此學續而明之明明不已以至於光明而後敬之體始全矣然小子特願學焉而非曰能之也我所仔肩之任重矣所望諸臣弼是仔肩者而示我以光明之

德行蓋敬體原自光明彼示我光明之德行者與吾緝熙之光明相觸如兩鏡引光本是一光水月相涵本是一月而非有彼此之殊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序曰嗣王求助也○稗雅云蜂善採花釀蜜其房架脾今謂之蜜脾有兩衙應潮其王之所居疊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是也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詩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使也言使蜂而得辛螫雖小物不可不慎也桃蟲鷦鷯也陸璣曰似黄雀而小化而為鵰故俗語曰鷦鷯生鵰說苑云鷦鷯小鳥巢於葦苕繫之以髮稗雅曰鳩性拙鷦性巧故鷦鷯一名巧婦一名女匠一

名工雀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一名韈雀
其化鵰鷚蓋鳥之始小終大者○詩言毖而序言小
毖者天下之變未有不始於小者故此詩欲愼之於
小卽訪落之意也管蔡旣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
求賢以自助也曰我其劃艾於前事而與諸臣謹毖
於後患乎而將何以懲且毖乎蜂雖小而能螫人莫
予使也使之是自求辛螫而已其初但見桃蟲而信
其為小豈意其大而拚飛則維鳥哉我方幼沖處多
難之地旣已莫堪況値王室新造辛苦之事又復多
端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也蓋成王之時變生骨肉
實有不忍訟言者故但借蜂與鷦鷯以為隱語然而
痛定思痛傷兮之鳥其鳴凄以惻矣○當時武庚三
監業已授首而云集蓼者蓋病加於小愈而亂生
於初定此成王所不敢卽安而求助於羣臣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序曰春藉田祈社稷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周官
薙氏掌殺草柞氏掌攻草木芟柞未卽是耕蓋將耕
先除草木也耘者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
者則復耘之也麃亦耘也蓋新闢之田始則芟柞以
除地上之草及反土旣耕而耘則除土中之草旣苗
而麃則除苗間之草也毛傳云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强力也以用也鄭云彊謂有
餘力者以謂閒民若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曰能左
右之曰以蓋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酒之甜
者曰醴耜耒首也斲木為之胡考老也諡法保民耆
艾曰胡○此詩序言春祈而朱子以為報賽之詩蓋
以詩中多夏秋之事耳不知祈穀者必盡舉一歲耕
耘收穫之事而預祝之所謂頌也篇中自萬億及秭
以上描寫鄉村耕鑿樸野直率恬愉自得之狀如話
如畫後世陶淵明及王儲韋柳田家諸篇此其鼻祖
也此後忽說宗廟忽言邦家由小現大閃鑠光怪而
末復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望澤於神遂結一篇祈
禱之意章法妙甚○載芟二句反土之耕也芟土如薙
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也澤澤者凍釋而土膏
動故解散而澤澤也千耦二句反土之後耕而耘也
言千耦者衆也或徂隰或徂畛自田中與田畔無非
耘者農無惰夫野無曠土也侯主八句始播種之耕

也家之主伯亞旅以及鄉人之彊有力者賃傭者嗇
來競助也嗿者饁而羣飲食之有聲如嗿也又言思
媚者乃其婦也有依者乃其士也婦饁而媚其夫夫
耕而依其婦和樂之風也蓋有冀缺賓敬之森嚴不
可無思媚有依之親愛賓敬之中親愛寓焉然皆他
人從旁觀之耕者饁者不自知也有略者其耜也略
利也耜利則入土深而用力易也於是始事南畝而
將種矣播厥二句種也實種子也旣播則其實含氣
而生活矣驛驛二句苗生而未齊時也活則漸達矣
故驛驛然達而烏可已也苗生未齊其先長者傑也
厭者生意獨飽也厭厭二句苗齊生而耘也前曰有
厭則尚有未厭者矣至此則無不厭故曰厭厭也於
是可耘而去苗間之草矣緜緜謂詳密也耘不詳密
則遺莠得以竊苗之生氣故必緜緜其麃也載穫三
句穫也濟濟謂穫者衆也穫者在野積者在場實者
積之實也萬億及秭積數多也酒醴者積之所釀也

既可烝畀祖妣則百禮無不洽也飶香椒馨者酒醴之氣香如飶馨如椒也年豐歲稔嘉會設而賓客集則邦家之光也眉壽介而景福來則胡考之寧也皆稼穡之所致而神之所既也匪且三句感神休之遠也且此也神之所既非獨此地乃有如此之事也非獨自今日斯有今日之慶也自古如茲繼茲以往尤望勿替也此所以不容已於藉田之祈穀也○自載芟載柞至侯疆侯以序次耕耘文氣甚忙忽著有嗿其饁一句從閒冷無閑係處巧為點綴大有畫意思媚有依描田家夫婦歡樂之趣皆從天然中流出遂覺全篇生動如一幅桃源圖此二句則其桃源花想亂處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苗之情性備矣驛驛二字論苗尤為奇深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

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曰秋報社稷也○黄牛黑脣曰犉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祭方社各用其方色故言犉牲○前載芟篇舉一歲之耕耘收穫而預祝之所以為祈此詩亦舉一歲之耕耘收穫而追述之所以為報也若其始言勤苦後言逸樂則良耜與載芟皆然七月之詩亦然七月所以為勸此則既以為勸且以歸功於神也○此秋報之樂歌也農事既成不忘所自故秋報社稷歷述始事終事之勞以答神貺也畟畟二句始耕也畟

畟銛利也畟畟則良矣耜良始可以有事於南畝也百穀二句播種而苗生也或來三句饁也言饁在耕之之後耘之前以耕耘皆有饁也或來瞻女者行饁之人也行饁者衆非婦則子故曰或也筐筥饁器也黍饁味也其笠三句耘苗也笠以禦暑雨笠在首而伊糾笠之輕舉也鎛以去草根鎛在手而斯趙鎛之刺深也首動則笠舉手動則鎛深或俯或仰一上一下耘草之狀見於笠鎛笠鎛之動聽於首手也薅去也荼陸草也蓼水草也田有原有隰故水陸之草並薅也朽止二句苗盛也荼蓼害苗者也然草爛則土熟荼蓼既朽反有助於苗而黍稷得以茂盛蓋害反為利仇反成恩朽反助新草木之性有如是也穫之挃挃五句穫也挃挃穫聲衆也栗栗積之密且多也崇墉積之高大也其比如櫛言其鱗次如髮之櫛也曰積曰崇一堆之積也此則衆堆之積也開百室者開戶以納穀也四閭為族一族有百家一族同時納

穀則他族可知也盈止二字樂豐年也農事方勤則婦子不寧今農事已畢收穫又多故婦子樂而寧也殺時四句言祭賽也用犉牡者舉土方之色以例其餘也祭社稷之牛角尺故言有捄其角以見牛之肥腯也似者踐其禮也續者踵其事也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之我以此續古之人庶幾後之似續者亦引而勿替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二句大有畫意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序曰繹賓尸也○鄭箋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按此序繹賓尸也四字下有高子曰靈星之詩也五字孔疏云子夏作序惟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別論他事云後人引高子言以證賓尸之事故鄭箋

云高子之言非毛公乃後人著之也即孔鄭此說可見古序止一句此後皆漢人以其師說綴之之証也絲衣食服也孔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註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基門塾之基也門左右皆有夾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大鼎曰鼐小鼎曰鼒爾雅曰鼎圜弇謂之鼒注云歛上而小口者也主人所立在基與西階相值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兩降往於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往門外視牲反於基以告曰充矣又舉鼎冪觀之反於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也兩敦受黍稷器冪鼎蓋也鄭箋又云繹禮輕故使士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也○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此蓋於祭後舉

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此詩序云繹賓尸朱子謂此祭而飲酒之詩蓋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然繹祭亦士執事於王而旅酬者其旨可互觀也○首二句言士服絲而載弁也紑潔也載戴也俅俅恭順也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鼎鼐省鼏也蓋此時主人立於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為之往還也兕觥二句獻尸之後旅酬之禮也觥以罰不敬者其觩明不犯也旨酒思柔言和也既不喧嘩又不怠敖雖在獻酬交錯之後猶如視濯視牲之初敬之至也蓋主人敬則士莫敢不敬此胡考之休與天子萬壽相為無窮也○孔穎達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自羊徂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鼎及鼒不言自徂蒙上文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序曰告成大武也○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勺篇舞文舞也○朱子謂此詩之名酌如曰武宿夜也蓋武王至商停止宿夜士卒歡樂待旦故其曲曰武宿夜樂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也朱子意謂此詩有酌時之義是亦宿夜之意云爾蘇子由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及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於乎武王之師鑠然甚盛在十三年以前非不可以成功而遵守養高與時皆晦至於紂惡日稔周德日隆此時既純光矣然後用大介以伐商焉此武之所以為武也後之寵而受此蹻蹻之武功者將何以嗣武王哉亦惟武王故時之事是師耳蓋雖開創與守成其事不同而其所以斟酌而裁度者則一也故師武王之功者師其意而已介甲也蹻蹻武貌也公功也○按鄭箋釋遵養時晦為文王用師率殷畔國以事

紂養是晦昧之君晉王導保全羣賊謂陶侃曰豈非遵養時晦以待君耶侃曰此所謂遵養時賊也則滔鄭解耳紫陽以武王遵養時晦為與時皆晦紫陽之意蓋謂晦曰時晦熙曰時熙武王惟自晦其明闇而日章故熙也以晦為熙則其為熙也鑠矣此其所以為時也似覺紫陽之意為長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序曰講武類禡也○此頌武王之功而後世用之於講武禡也言武王之所以伐紂者非毒天下乃以綏萬邦耳惟其綏之是以和氣相召而屢豐年也夫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今曰屢豐年則天之命周可知矣然天之命周未有厭息以有多士為之用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茲多士使得以全其功名而用之於

四方四方定則周家亦定矣此德之所以上昭於天君天下以伐商也以用也皇君也間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衞大旱甯武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此詩所以頌豐年也○蔣茂先曰後世創業之主與其臣披艱掃穢出萬死以得一生而烏盡弓藏往往而是蓋刻薄之風熾保全之義微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響間至今誦威加海内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桓桓四方意微相彷彿然韓菹彭醢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得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有見其不相及矣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序曰大封廟也○續云賚予也所以錫予善人也又此詩朱子曰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與序合大封功臣武王之事而首言文王者詩分別在今日而所以致此者則文王也我皇考文王其勤勞天下也至矣我今有而受之不敢自私而敷此錫建之典於是者於乎汝其繹而思之哉又言我此分封者蓋往而求天下之安定爾然是周之命也新國報功其命匪易於乎汝其繹而思之哉兩言繹思重復叮嚀令人悚然○於繹思雖訓戒之詞然歌頌者朱絃疏越一唱一歎其音悠長故此三字即以合曲亦甚有吞吐轉換之妙漢樂府收中吾妃呼豨之類皆以叶諧為工但彼不可解而此則可解耳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云般樂也說文云般旋也巡狩而徧四嶽般旋之義也蘇眉山曰般遊也○毛云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朱云山狹而長曰墮蓋同一高山然其中有狹而長者則為墮山有高而大者則為喬嶽也翕河者河善泛濫河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然鄭箋云翕合也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似於序四岳河海之義為全存之以備參攷○言於呼美哉是周也當巡狩而祭高山以柴望彼狹長之墮山高大之喬岳皆陟而祭告之矣然此特祭一岳耳又由翕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岳焉所以然者以普天之下莫不仰望於周故聚而朝之於方岳以答所望耳然是祭告與朝會者是有周之命一王之制載在方策不可紊也爾侯國可不知所守哉猶由也裒聚對答也○大全黃氏謂此武王革命時祭山川之詩然余觀此詩與時邁篇同義若皆武王時詩則革命巡狩不應樂章重複如此疑時邁一篇為武王得天下時巡狩柴望之歌樂而此則成王時巡狩所作耳蓋時邁篇薄言震

之懷柔百神等語全是開國帝王氣象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等語則革命時止戈偃武規模也若此詩敷天之下裒時之對特子孫守成之事太平天子之語也請以質之高明

魯頌論

或謂周之有詩雅頌降爲國風此其說妄也風有周南有召南有豳是詩之作莫先於風也風作於文武之時文武之時有風而無雅頌至於成康而後頌聲與雅樂作焉及幽厲而雅變及平王而雅亡風之變也不自幽厲而自懿王雅亡之後變風之作尚未有已故詩之作莫先於風詩之變亦莫先於風而詩之亡則莫後於風也惟頌聲一作於成康之時後此寥寥無敢繼者是當

風雅未亡之時頌已先亡矣頌息雅亡既久至襄王時而魯頌與焉然則不獨風雅有變而魯頌亦頌之變也變風者風亡之漸變雅者雅亡之漸頌獨先亡而後變其先亡而後變者源流既遠沿頌之名而失頌之意夫名生於所不足以有餘之言覆所不足故魯人之頌猶祝也鄭氏譜曰魯自伯禽受封歷十九世至僖公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遂伐淮夷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遍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今考春秋傳則僖公特當時一庸主耳其詩皆生前頌美之文而死後請而播諸樂章者故其辭僅比於雅而體則已降於風其事僭其旨誇然則魯頌者不獨頌之變而亦詩之降也其仍爲聖經所存者蓋魯之大師既已被之管絃矣孔子能刪詩而不能刪樂魯頌者魯人郊祭之樂尤不能刪也且夫變風變雅可以垂戒聖人且不欲刪之況魯頌乎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序曰頌僖公也○續云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毛傳云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青黑曰騏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鬛曰駱赤身黑鬛曰駵黑身白鬛曰雒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彭彭有力有容也伾伾有力也繹繹善走也祛祛彊健也朱云彭彭盛貌繹繹不絕也孔氏釋毛云幹馬脅也驪馬白跨者驪黑色跨馬髀間也跨者言所跨之處也黃白曰皇者黃而微白色雜也純黑曰驪者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驪為純黑也黃騂曰黃者騂赤色謂黃而微赤也蒼白雜毛曰騅者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也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者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者桃花馬也赤黃曰騂者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微黃猶上云黃騂曰黃者謂其黃而微赤也青黑曰騏者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也青驪驎曰驒者驪色有淺深班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赤身黑鬛曰駵者駵為赤色若身毛俱赤則是騂馬故駵雖赤身而鬛則黑也陰白雜毛曰駰者陰淺黑色今之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者彤赤色今赭黃馬也毫骭曰驔者毫在骭而白也骭脚脛蓋膝下之名也二目白曰魚者以其似魚目也○考牧國之大政故此詩專以牧事頌之猶無羊之頌宣王也美衛文則稱騋牝美魯僖則稱駉牡各舉其類以見孳息之盛也薄言者畧舉之以見其盛也在坰之野適其性也舉色之備者有十六種所以驗其盛也以車者馬以之也思無疆非必為馬也思馬斯臧言無疆之思無所不通卽以為馬而馬斯臧此則思之神變也馬之泛駕奔踶者雖可致遠而行有覆惟馴良者行地無疆故驥稱其德言臧也思馬斯臧

者思無疆馬亦無疆也爲行有期非馬之才也馬之才者齧雲追風是也思馬斯才者思無期馬亦無期也作者奮起之新氣也氣竭斯厭矣斁厭也馬以氣用雖至千里而氣猶作豈有厭乎思馬斯作者思無斁馬亦無斁也人有邪思者往則易窮馬有邪行者往則必蹶馬正而不失其馳無所往而非康莊也思正而不出其位無所往而非坦夷也思馬斯徂者思無邪馬亦無邪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思無邪思馬斯徂惟心與思神變如此其視後世之赤岸成澤飛龍成廐大宛三千餘疋僅博渥洼數曲東封四十萬騎徒寵毛仲一官者何啻霄壤哉然

特頌者之詞耳未必僖公果能之也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騎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毛云駜馬肥彊貌青驪曰騎孔疏云今之驖驄也○此詩以燕飲而作頌頌之變極矣有駜二句謂來燕者所乘之馬肥彊而四馬皆黃也夙夜在公謂或夙焉而在公或夜焉而在公在公明明者修明其職辨且治也振振鷺謂舞者所持鷺羽如羣飛而振振也鷺于下謂舞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猶淵淵也醉言舞二句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毛傳云有駜者馬肥彊則能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鄭箋曰潔白之臣羣集於朝君臣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也

然朱子以鷺為舞羽情景悠然饒有風致此紫陽說詩圓通處也二章夙夜在公勤也在公飲酒惠也君恤其勤故與之飲酒而樂毛傳所云君有餘惠臣有餘敬也三章在公載燕載則也謂在公之暇則與之燕也有謂豐年也穀善也蓋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詒於子孫則無疆之休也然年豐尤君有以致之子孫必君有以詒之

君臣相樂而相儆頌之善者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
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
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
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
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毛云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雝諸侯泮宮辟雝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泮之為言半也半水者東西南有水而北則無水以其水半於雝也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芹潔白有節其氣芬芳而味頗不如故列子曰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茆鳧葵也一曰鳧葵葉大如手赤圓而滑其莖堪噉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絲蓴九月十月漸粗在泥中名塊蓴本草注云三四月後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味苦體澁稗雅曰一章曰薄采其芹取有香也二章曰薄采其藻取有文也三章曰薄采其茆取有味也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芹之譬也既至矣於是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也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觩弓健貌鄭氏云持弦急也周官大

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蓋以束矢當百箇也搜矢疾聲也鴞惡聲之鳥也所鳴其民有禍黮桑實也曹氏曰傳曰桑黮甘甜鴞鵲草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為美也元龜尺二寸漢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蓋龜滿千歲則尺二寸也南荆揚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鄭氏云大賂廣路也謂賂其君及卿大夫也○此美僖公能修泮宮之詩然在泮飲酒而樂上則述當時事因慶幸而賛之此下則頌禱之詞也僖公修泮宮之事不見於春秋蓋因舊而修故序曰修泮宮也首章思發語詞思樂哉此泮水也有芹生焉采芹所以為樂也然非樂泮水也非樂芹也樂魯侯能修泮宮也樂魯侯則無所不樂故當魯侯之至止於泮宮也車行旂見馬鳴鸞動魯侯之旂鸞非有異於昔日也及見其至泮則旂為之增色但見其茷茷而飛揚鸞聲為之悅耳但聞其噦噦而清和國人之環橋門而觀聽者小大皆從焉蓋一人

重學而舉國樂之如此其盛也次章蹻蹻盛貌魯侯至泮國人樂於瞻典忽逢遂覺魯侯之馬亦蹻蹻其盛也音德音也即下文所謂色笑是也德音昭昭然其著故其接人也假之以色笑循循善誘暴怒不形而敷教在寬也王介甫曰所謂德音即洪範而康而色是也或曰國人播傳其聲昭然於國中也三章在泮飲酒視學之暇因而飲酒也難老不遠老也長道道之可久者也羣醜魯國之羣衆即上所云無小無大也頌禱之詞不厭繁疊一端未已又更端以言之故藍言其飲酒居壽又願其長道服衆也鄭箋云羣醜淮夷也四章穆穆魯侯贊詞亦呼詞也敬明謂敬而明之也內則敬明其明德外則敬慎其威儀內外皆敬此其所以為民則也允文則非飾具也允武則非耀兵也烈祖周公魯公也二公文武兼焉故謂之烈今魯侯允武則可以對二公而無有不孝矣故雖烈祖錫以多福而實魯侯之自致也五章克明其德

此安撫之本也既作泮宮之後而淮夷服焉則文章修而武事亦飭可知也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其受成獻馘皆於學者先文而後武也馘所生獲斷耳者也淑問善問也所因虜者有善問如皋陶所以訊其罪之輕重也獻馘獻囚皆頌詞也六章濟濟多士將士之衆盛也克廣德心此功臣立功立名之本亦保全功名之方也德心者忠愛之心也人皆有此德心惟其不廣是以趨利避害而戰不能勝幸而勝矣又多忌喜爭嚣度詬訟以喪其成皆私利褊隘為之也今濟濟多士既有德心而克廣之矣是以能桓桓于征奮厥威靈以遏彼東南之淮夷且其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合而大也皇皇然不譁譁不輕揚師嚴而和無以爭功之事訟於公者惟以所獲之淮夷獻功於泮而已此克廣德心所致也七章角弓觩然持弦急也束矢搜然發矢疾也戎車孔博衝突利也徒御無斁士卒勸也孔淑不逆既克之

後有順命無衡命也式固爾猶審固其猷不為苟且之謀也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卒獲謂淮夷永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也八章言淮夷既服而貢獻修也彼翩然飛鴞惡聲之鳥也然當其集泮林而食桑黮則有時懷我好音是泮宮之教尚且及於惡鳥矣今蠢兹淮夷亦於作泮宮之後而憬然悔悟來服於我遂獻其琛寶考禹貢徐州淮夷之貢不過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而已其產非龜象也其地又非荆揚也今既服矣非其土之所有者亦用以輸誠焉如元龜象齒及荆揚之金無不大賂於我此則極其頌禱之詞也○僖公伐淮夷之事不見於春秋惟僖十三年當從齊桓公會於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當從齊桓公會於淮為淮夷之病鄫然皆齊桓之事非僖公自能服之也故曰魯人之頌生於其所不足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
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閟宮毛云閟閉也
先妣姜嫄之廟在魯閟而無事孟獻子曰是禖宮也

朱云閟深閟也宮廟也謂魯廟非姜嫄廟也蓋諸侯
五廟惟魯於五廟之上加周公大廟為六廟也從朱
為妥先種曰稙後種曰稺蓋重穋稙稺乃生熟早晚
之異稱非穀名也秬黑黍也山如龜蒙鳧繹是也川
如汶沂河濟是也土田如常許灌鄆是也附庸如句
須顓臾是也交龍為旂四馬故稱六轡也嘗秋祭也
楅設於牛角衡設於牛鼻鄭箋云秋將嘗祭而豫於
夏養牲楅衡其牛角防其牴觸蓋牛觸則不肥也公
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剛牡也
不毛不純色也周公雖賜王者之祭然不敢與文武
同故用殷人所尚之色也若魯公用騂剛則無所嫌
矣犧尊畫牛於尊也毛炰豚也爓去其毛而炰之也
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不和鉶羹
以鉶器和肉汁與菜而為羹也籩竹豆供果核豆木
豆供菹醢大房所以載半體之牲者房謂足下跗也
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朱英矛飾也以朱羽為之

懸於矛之上句也縢繩也以繩約弓使弓體正而綠其色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水虫有文者胄謂兜鍪以貝為飾也綴綫也朱綅以朱綫綴之也荊者楚之本號以荊山得名舒楚之與國也鄭云常作嘗在薛之旁左傳魯莊公三年魯侯築臺於薛而六國時齊孟嘗君亦食邑於薛是也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廟之地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蓋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僖公娶齊女曰聲姜其母莊公之妾風姓為成風黃髮髮未變白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皆壽徵也○序言頌魯侯能復周公之宇朱子謂此歌亦魯公修廟之事其說不同然此詩末章獨詳修廟之事則朱子所言非無據者蓋因修廟而歷叙祖宗以頌其能復周公之宇魯人之頌猶祝也祝其能復而未遂復也序特舉其大端而朱子則推其作詩之所

自也首章推閟宮之祖所由出也閟宮有侐惟其深閟是以清淨也實實盤基鞏固也枚枚結構巖密也姜嫄以下原其始也魯為周親周為后稷之胤后稷之所自出則姜嫄故先言姜嫄也赫赫姜嫄以下后稷降生之異也降之百福以下后稷功業之盛也奄有下國謂封邰也奄有下土謂稼穡之教適天下也纘禹之緒謂與禹稷平土數稼之功相為終始也二章推后稷以下至於周公伯禽也大王未必有翦商之心然周家王業以大王肇跡則若翦商之勢從此而始也居岐至也文武纘緒周德日隆紂惡日甚致天命絕商已極故伐商於牧之野而當時之人亦力贊其決皆曰此舉也王其無貳無虞上帝實臨女矣於是奉天伐商而此治商之旅者咸具佐命之功若我周公則元功也故遂述成王告周公分封之意而以元子伯禽侯魯以輔周也三章言伯禽至僖公而罔及邳廟之董典也乃命魯公四句舉伯禽封魯之事

而修其盛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明其為僖公也龍旂承祀謂伯禽既封而郊廟之祀亦於是錫故僖公承祀而有龍旂六轡之盛也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廟祭之誠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郊祭之誠也由是后帝后稷既鑒其誠而是享是宜降福孔多矣然豈獨郊祭降福已哉即周公皇祖亦鑒汝廟祭之誠而錫汝以福矣頻言福者禱詞也蓋成王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犧魯之借郊又甚於借禘矣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魯人侈為盛事而頌之此魯人之夸詞也然諸侯郊天其事非宜今曰是享是宜則又魯人之微詞也四章專言僖公祭廟而獲福也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言備牲也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備物也萬舞洋洋備樂也孝孫僖公也有慶祭而受福也熾而昌福之盛也壽而臧壽之善也俾爾者神賓使之也東方魯也常者久而勿失也魯公以元勳封大國當

貴已極無所復加也但願其常而已惟常故不虧而常盈不崩而常鞏不震而常靜不騰而常平且與岡陵作朋並稱三壽而常奠也五章頌公武功禱公福壽也公車千乘萬井所出也朱英飾矛矛必以二綠縢約弓弓必以重以是矛弓藝之於車則車之盛也徒步卒也貝以飾胄朱綅又以飾貝烝徒增增而眾則公徒之盛也千乘之車其徒不止三萬此特詩人偶舉之詞耳膺謂彼入寇而我當之懲謂我伐寇而寇畏之承禦也戎狄在魯西北荊舒在魯東南僖公四年從齊桓公伐楚遂至召陵與伐戎伐狄皆齊桓之事僖公非能專也以此頌僖公則尤夸詞也昌熾以下皆禱也昌而熾福之大也壽而富壽之永也富謂後日之日不窮也黃髮台背願其壽徵先見也壽胥與試願滿朝皆得老臣而用之也昌而大耆而艾又舉前言而反覆頌禱之也萬有千歲極言其壽之無算也無有害無後艱也既眉壽矣且無後艱福壽

康寧此則無已之禱也六章頌公保邦以服遠也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而陰則齊故泰山為魯國所瞻望而龜蒙則境內之二山也大東魯國極東之地也遂荒大東者頌自此開荒東土而愈拓之也既荒大東而至於東海之邦則愈遠矣而南方淮夷亦來同我會盟率而從魯則又不止於荒大東矣此則魯侯服遠之功也七章即上章之意而廣言之也鳧繹亦境內二山之名以其在境內則曰保有在境外則曰遂荒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所謂繹山即嶧陽也徐宅海邦連於東蠻貊淮夷連於南皆境外之地魯所未有者故以遂荒統言之也率從者率而從魯也諾者順令聽命也魯侯是若謂此魯侯之心而今得如之也蓋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來同蠻貊率從皆不必實有是事但出頌者之詞則若或有之也八章申言其獲福之全也言天錫者本上章郊祭言之也純嘏者無福不備之稱也國君之福其自有之

所不可知者壽耳故惟眉壽能長享其福也保魯者保周公之舊封也常見侵於齊許見易於鄭居常與許此僖公之事而頌者願其有之則遂謂之居常與常與許云爾居常與許則可以保魯而復周公之宇矣故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頌其已然而又蓋其將然也魯雖大國而勢常居弱故每以恢土復宇為頌所謂頌生於其所不足也前二章曰大啓爾宇此又曰復周公之宇復則無改於啓宇之初故曰保魯也燕安喜樂一身之福也令妻壽母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庶士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邦國之福也有即上文所謂保魯復宇是也知此則其受祉亦既多矣而天之錫祉猶未厭也更有黃髮兒齒為之壽徵此乃所謂純嘏也九章言修廟之事也松言徂徠柏言新甫者高山之上斧斤罕至故松茂而柏勁也斷者截於所生之處也度者量其制用之宜也尋尺者適其長短之質也皆所以致松柏之用也桷榱

也松桷有舄制之偉也路寢廟後正寢所以藏衣冠也路寢孔碩制之弘也新廟者廟本故而新之也新廟奕奕制之美也奚斯公子魚也蓋魯君命之而奚斯作之作謂董其事也孔曼且碩言其規模甚長且大也萬民是若順民心也興作而不順民心則怨讟生矣惟能若萬民則羣臣可知此其所以可頌也

商頌論

鄭氏譜謂宋國政衰散亡商之禮樂至於戴公當周宣王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三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錄詩之時得五篇而已然則商頌之作其來舊矣其與周頌迥異者周頌以子孫治定功成告於文武之廟而商頌則直頌其祖父之功而已蓋周自受命以來武王耄矣武王新崩武庚新叛天下猶未平也至成王即位漸久周室治平無事而後頌聲作焉若商

頌則成湯纘禹舊服凡十三年天下迄已恬熙又三宗迭興大平屢著故所作之頌皆歸美其祖宗而子孫不與焉大史公謂宋襄公欲爲盟主正考父賢之遂述契湯之所興作爲商頌嗟乎使商頌五篇果爲宋襄而作也則何以不爲史克之頌魯僖乎然則大史公之說謬矣且夫周頌平夷商頌奥險周頌和穆商頌嚴厲以辭考之一代大文自非宋襄以後所能作者蓋商人先罰後賞政尚威武故雖雍容歌舞之詞而殺氣飛揚聲容之間不能自已即作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讀商頌者夫亦可瞭然興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成湯也○續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考正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云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七世祖也○凡樂之成在於鼓故記曰鼓無

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鞉則鼓之小者故連及之然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柷鞉皆以節樂是樂之成亦由鞉也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則鼓從之置猶植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故曰置也鞉雖不植然貫而搖之亦植之類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則磬聲作盖玉聲和平始終如一無有隆殺故依之為難若堂下之石磬則所以止樂孟子所謂金聲而玉振者非此磬聲也庸大鐘也秉籥執翟文舞也朱干玉戚武舞也二舞合作則為萬舞也○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必先求諸陽故曰樂由陽成也首四句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之時○猗與嘆詞也那多也簡簡和也衎樂也美商之樂辭不能盡故贊嘆而多之也置我鞉鼓鞉以節樂鼓以統樂小大備矣由是滌蕩其聲奏鼓簡簡和聲所感固已樂我烈祖矣湯孫八句樂三闋乃出迎牲時也湯孫主祀

者之稱不獨太甲也綏安也和者諸音相濟平者高下適均也湯孫奏樂以格先祖精神相感如或見之蓋祭者所思必在祖考之居處笑語嗜欲如或見之則思成矣思成則祭者之心安矣我安其思一似乎祖考安我之思而成之也於時鞉鼓淵淵而深遠管聲嘒嘒而清和蓋堂下之樂既和且平如此而堂上之玉磬其聲清越非可以入力高下者最為難諧今堂下鞉鼓與管聲無相奪倫而依于磬聲焉此所以和且平也故又嘆美之曰於赫湯孫也就此聲音之道亦且穆穆而深遠矣況其功德乎庸鼓四句鐘鼓交作九獻既終之時也有斁言其盛也有奕言有序也凡祭將畢則鐘鼓大發也萬舞武舞文舞之總稱也蓋先是諸舞閒作至此為舞畢陳故奕然而有序也音容之盛如此卽先代之後來助祭於商者亦無不夷懌矣蓋以子孫而對越祖考以臣庶而駿奔大廟懽悅之情固其素也若先代之後斯已疏矣於

此而夷懌焉則子孫臣庶又可知已其曰嘉客者尊之之詞也自古在昔六句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巽之也謂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本之者則敬也恭必以敬非自今日而始古昔先民有作之者矣我且以溫恭朝夕無時不敬執事有恪無事不敬夫有所受之也如是則祖考庶幾來享以顧我烝嘗乎然孝孫之心終不敢必也雖然我湯孫也以湯之孫而將湯之祭氣類相接神所憑依或在是乎噫此亦綏我思成惓惓無已之意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序曰祀中宗也○鄭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
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
大戊後三十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
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
世不遷之廟但祖甲親盡之際商以國亡故未有宗
號也四馬則八鸞鶬鶬聲和也約軝轂飾也鸞在鑣
○此詩序言祀中宗朱子以為祀成湯故鄭箋從序
以及爾斯所句爾指中宗而朱子以為爾指主祀之
王故其說互異也烈祖四句本奉祭之由也秩常也
祜福也申重也謂嗟嗟乎烈祖成湯也既為天子而
有常福矣而天又重錫以無疆之福焉乃及於爾中

宗之所也清酤八句因陳祭時事而頌之也載清酤
謂載清酒於尊也賚予也賚我思成猶綏我思成之
意也儀禮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定猶熟也古公
以羹熟為速賓行禮之節不敢預勞賓也故清酤秩
羹皆祭之始也戒夙戒也言及其祭也酒之清者載
而在尊而中宗之神已予我思成矣然不獨清酤亦
有和羹也此時廟中之人既夙戒而和平其奏格也
肅敬之至無譁言焉無忿爭焉則又綏我以眉壽黃
耇永保於無疆矣曰綏我曰及爾明爾之為中宗而
我為祭者自稱蓋因頌而禱之詞也約軝八句亦禱
詞也約軝錯衡助祭諸侯所乘之車也八鸞者助祭
諸侯所駕之馬其聲鶬鶬然和也諸侯助祭以假以
享於中宗之廟合天下之懽心以祀其先則我之受
命也博且大矣是以天降之福豐年穰穰祖考復來
格來享而助天以降福於無疆也顧予烝嘗二句與
那章小異若謂中宗之惠然來格來享以顧予烝嘗

者豈有他哉以中宗湯孫而我又
承湯孫之緒者氣類自相接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序曰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
武丁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崩而合
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
廟而後祫祭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

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鳦也
一名燕燕色玄故謂之玄鳥也春分玄鳥至古者玄
鳥至日以大牢祀高禖意者簡狄於是時祈子有應
而生契歟然史記與鄭箋俱謂高辛氏之妃有娀氏
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而生契其
說相沿固已久矣祀高宗之詩本之契又本之湯者
原其所由始也凡稱人功德者必美及其先世故頌
文武者必及后稷大王王季頌僖公亦稱后稷文武
周公也天命玄鳥言契始生之祥有商興王之業肇
基於契故不言生契而言生商猶言后稷者不言生
稷而言厥初生民也契為司徒賜姓曰子而封於商
至十四世而生湯遂有天下而仍契所封之地以為
國故曰生商也芒芒大也宅殷土芒芒者堯以殷土
封契契宅之也帝上帝也武湯者以湯有武德故稱
為武也帝命武湯而曰古者由後人進言之也正域
彼四方謂帝命四方封域皆受正於湯也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謂湯能受帝之命而有以命其諸侯奄有九州也先后猶言先王指湯也武丁孫子猶言武丁之為人孫子也自先王受命所以至今不殆者得武丁為之孫子也使先王無武丁則有商之命豈不殆哉然武丁之為孫子也亦甚武矣武者精明果銳之氣中興之象故因武丁之號而亦曰武王也惟武丁之武無所不勝故能剿諸侯有天下如運之掌而諸侯莫不乘龍旂奉大糦而助祭於商雖邦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疆域所開已極乎四海之廣視武湯之奄有九有無有異也肇開也惟開域及於四海故四海諸侯之來至於商者祁祁其衆而商都景山之下四周皆河形勢又如此其盛也然則湯以武德受命於先而武丁又以武德受命於後殷之受命咸皆宜矣命之所宜祿亦歸焉故擔荷百祿無所不任者以其宜也景山名在商之都春秋傳云商湯有景毫之命而殷武之篇亦曰陟彼景山假王也員

猶周也
何荷同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序曰長發大禘也○大禘五年之祭也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或曰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疑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祫祭也其言亦有理豈大禘即大祫字以相傳而訛歟存其說以俟考訂可也○鄭箋云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按鎮圭者以四鎮之山為瑑飾也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或曰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

圭所謂輯五瑞是也凡旌旂之事曰九旒七旒蓋旗之垂者謂之旒嚴華谷曰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以天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韋顧彭姓昆吾己姓○全詩皆頌商家發祥之長也惟濬故哲聰明之人本於沉潛所謂亶聰明作元后也逆推商后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也長遠也謂商家有天下之祥非自湯始也洪水芒芒以下皆言其長也洪水芒芒則述有娀生子之初也外大國是疆言外大國本與中國隔絕自禹治水而埶土則外大國皆屬疆土之內中國之幅隕既以廣長而契之母家有娀氏始大故盛氣所集生子為契而虞帝立為司徒商之王業由此生也前玄鳥章生商謂生商人此生商謂造商家也[illegible]稷者必本之有郃頌契者必本之有娀見有天下者不獨宗德祖功而外家之源流亦自遠也言大任而曰摯仲氏任言大姒而曰維華川澤之藪蛟龍生焉鄧林之墟杞梓出焉豈

徒然哉二章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桓武貌契為司徒無武可見然其德剛健明決故能發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治也受小國大國者謂受帝命敷教於大小之國而其教化無所不達也率履不越猶言循禮而無過也視猶示也惟率履不越故表示其民而民皆奮發以應凡此皆所謂達也曰遂曰既則以言其達之之速也相土契孫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常為王官之伯而長諸侯惟其剛斷真武故諸侯歸之雖薄海以外之國亦截然整齊而向化也商道尚肅故雖以契之明倫而稱桓撥相土之繼體而稱烈烈蓋其祖德已凜然不可犯如此矣此皆其發祥之長也三章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謂自玄王以來上帝之命無時或違於商獨至於湯而天命始集也湯降不遲謂天之生湯適當商運隆興之日也聖敬三句謂湯作聖之德始於一敬今聖敬日以躋升至於昭假於天遲久不息而惟上帝是敬焉非為上帝而始

敬也其昭假之心無時不祇如有上帝臨之是以上帝鑒焉而命以為法於九州也四章受小球大球言湯為天子而輯五瑞也綴旒謂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若旒之綴於旗也如是則荷天之休命矣然其所以荷之者欲也惟敬急所當急而不失之競焉緩所當緩而不失之絿焉用剛而不倚於剛焉用柔而不偏於柔焉四累皆去而一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百祿之所由聚也百祿之所由聚天休之所由荷也五章受小共大共言諸侯貢方物而湯受之也駿厖謂以天子負載諸侯若馬之寵厚而能戴物也如是則可以荷天之寵矣所以荷天寵者亦敬也惟敬故能敷布其勇以敬為勇者臨事而懼神武不殺其無所不畏者乃其一無所畏者也一無所畏者外不攝於人而至於駭而震焉挂而動焉內不怯於己而至於恐而難焉懼而竦焉此其所以有天下而總百祿也百祿既總則天寵之荷信可知已六章武王湯也以其用武故稱武王也虔敬也有虔秉鉞謂以聖敬而秉鉞奉行天討皆上帝是祇之心也惟其威生於虔故如火烈烈不敢嚮遏其可得而過乎所以一本之苞與旁出之蘖皆不得暢茂條暢以肆其惡而九有截然歸於商矣夫所謂苞者桀也所謂蘖者韋也顧也昆吾也先蘖而後苞剪其枝葉而後及其本根此又行師之序也七章葉世也震懼也業危也謂相土之後成湯之先中衰之世當國家震業之際而湯以聖敬曰躋允為興王之天子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實維阿衡焉阿衡官名阿依也衡平也言伊尹者乃湯之所倚依而取平者也蓋湯降不遲湯之生適當帝命不違之後降於卿士伊尹之生亦適當中葉震業之會君相之降生皆天為之故湯既為開國之烈祖而尹亦得為佐命之元勳故曰左右商王蓋言伊尹配享之所自云爾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序曰祀高宗武丁也○孔氏曰周武王時始封熊繹為楚子不知武丁時楚君何人嚴華谷曰禹貢有荊州卽荊楚也又有荊岐則雍州之荊詩人故以荊楚別荊岐耳蓋楚至周而始封熊繹非至周而始有荊楚也氐羌夷狄在西方者漢志隴西域有氐道縣羌卽西域婼羌之屬也鄭箋云享獻也世見曰王孔穎達曰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其父死子立或嗣王卽位乃來見謂之世見言一世始一見也○武丁親盡當祧其所以稱高宗而為百世不遷者以其有中興之武功而其所以中興者則伐楚也首章言伐楚也殷武武丁也商自盤庚改國號殷故稱武丁曰殷武也荊楚雖服易叛商道中衰武丁以其醞積於恭默思道之三年而迅發於干戈省躬之一日故曰撻曰奮也罙冒也裒聚也荊楚左枕江陵右握黔中西負蒼梧北依涇塞恃其險阻以抗大邦今能冒入其險聚致其衆而俘之撫之且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此皆湯孫武丁之功也不言功而言緒者見武丁所以為武者祖宗之志也二章因克楚之後而責之之詞也言汝荊楚雖恃其遠阻然特居商國之南耳獨不聞我昔成湯雖氐羌之國亦莫敢不來享來王曰此乃商之常禮不敢廢也夫氐羌遠者且然爾荊楚猶聲教之所及也而敢失事商之常禮乎三章至服諸侯也蓋先時荊楚外叛諸侯亦多弁髦王室至是荊楚平則諸侯自服聲勢自相應也多辟諸侯也諸侯雖受命於天子而亦天之所命故曰天命多辟自禹荒度之後諸侯各得建邦設土故曰設都於禹之績歲事者諸侯所修之事也來辟猶來王也諸侯各以歲事來辟則可以免天子之譴謫矣雖天命多辟然不憂天之禍適而畏天子之過謫者恪共王命卽所以保天命也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故土地荒蕪則天子有譴以稼穡者尤歲事之首務也盡我稼穡而不敢有懈乃所以免禍適之道也四章遡

其畏天畏民也有嚴謂有威也封大也天雖高而其監視甚下民雖卑而天實倚之以為視聽是天下有威而可畏者惟下民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賞不僭而刑不濫兢業如是則其不敢怠遑可知矣以天子之尊而其對下民也則曰不敢怠遑此下民所以有嚴也天子能畏民則畏天矣畏天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下國而大建其福也下國卽天下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所謂福者卽平荊楚服諸侯光復舊業中興之事莫大焉故曰大建也五章極頌其中興之象也商邑王都也安內攘外王都既尊此商邑所以翼翼其整飭而為四方所表極也撝之風聲赫赫其盛發為威靈濯濯其光享國五十九年其聲靈之盛與年俱長壽考安寧至我後生而四方猶仰赫濯之餘烈皆此撻伐殷武保之也後生主祭者也對前王言故曰後生六章詳立廟之事也景山商所都也景山之上有松柏焉取其丸丸而直者斷之於山遷之於廟方而準之以繩墨焉斲而削之以斧斤焉虔而截之以刀鋸焉以為榱桷則有梃其長以為衆楹則閑然其大而寢廟既成高宗之靈於是孔安矣蓋廟以棲神神得所依則安而孝子孝孫之心與俱安也此詩與閟宮之頌僖公詞意略同但閟宮之頌祝於未然其詞多夸殷武之頌述其已然其語皆實禮曰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若殷武之詩斯可謂不誣而明且仁矣

思無邪論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言詩有美刺正變所以勸善而懲惡則作者三百篇之思皆歸無邪又能使天下後世之凡有思者同歸於無邪者也故東萊呂氏以爲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而吾亦以無邪之思讀之獨朱紫陽駁之曰否詩三百篇有善有惡彼以有邪之思作之而吾以無邪之思讀之紫陽之意以爲詩有鄭衛此孔子所惡而放之者也烏得無邪乎不知鄭

衛之有桑間濮上此則聲也鄭衛之有桑中溱洧此則詩也鄭衛之聲孔子放之鄭衛之詩諷一勸百所謂無邪之思者也孔子烏得而放之乎夫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思而無思也無思之思此固邪正二途之所不涉者矣然聖人不以是立教也聖人所以立教者則思無邪而已故三百篇爲天下之中人而作也彼二南者非文王大姒之詩乎使人皆文王大姒則不獨無桑中溱洧亦并無關雎麟趾矣使人皆宣姜文姜則不獨無關雎麟趾亦并無墻茨載驅矣蓋上焉者非待詩而後勸而最下者又非詩之所能懲也惟其不必盡然所以美刺生焉是故詩之有正風非以勸夫能爲大姒者乃以勸夫恥爲宣姜文姜者也而其有變風也非以懲夫宣姜文姜乃以懲夫不能爲大姒者也詩之正雅非以勸夫能爲文武成康者乃以勸夫恥爲幽厲者也而其有變雅也非以懲夫幽厲乃以懲夫不能爲文武成康者也今夫鑑以照妍媸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妍也鑑

修容者不以媸而惜鑑知設鑑之意固欲使之無媸也繩以準曲直不能使天下之物皆直然準物者不以曲而毀繩知設繩之意固欲使其無曲也詩以謹邪正不能使天下之思皆正也然作詩者不以邪而廢詩知作詩之意固欲使之無邪也無邪者詩人之思而使人無邪者詩人以其思坊天下後世之思者也夫人之去正而趨於邪非一日矣吾欲驅之爲正禁之爲邪此不得之數也有道於此不必驅之爲正但以其善者歌之咏

之使民鼓舞而自趨於正不待禁之爲邪但以其惡者諷之剌之使民慚媿而自去於邪其爲力也寡而其收功也多此三百篇所由作而思無邪一語孔子所獨揭之以蔽三百篇者其或在斯乎其或在斯乎